南園詩鈔十卷

〔清〕尤世求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園詩鈔十卷》提要

長洲尤世求念修

金臺草

尋樂軒

不知禹稷憂還尋孔顏樂嘯歌丈室中俯仰鮮愧怍淸曠無一塵志趣自灑落愛靜復愛閒終年此棲托

南園書屋卽事

逈無城市雜野曠盡原田風月宜淸夜雲山出遠天柳堤垂釣去草閣枕書眠卽目堪圖畫何須羨輞川

遣興二首

浮雲蔽白日遠風吹散之昭昭天宇闊爽氣生書帷散步西窗下呼童掃堦墀設我曲彔牀攜我手鈔詩久坐蒸炊中高枕乃相宜雖非懷葛民恍似羲皇時

夜深坐前庭情景兩淸絶感玆牛女星已屆素秋節長河橫西南箕斗正森列披襟受凉風舉手邀明月萬籟寂無聲浩歌振林樾

池河蚤發

客心悲蚤發悵望未明天野店更籌斷遥邨樹影連沙平疑月映石仆似人眠古剎鐘初動晴山散曉煙

滁州道中

雨霽滁陽道春風三月天小桃明夾岸新柳暗平川古寺泉聲近孤城山色連醉翁行樂處翹首阻攀緣

鄒縣恭謁孟夫子廟

咫尺宮牆亞聖祠入門古栢列參差事功未建齊梁國論贊徒傳唐宋碑手定七篇明正學身承三聖放淫辭仰瞻廟貌長巍煥養氣知言百世師

威縣蚤行

雞鳴驚客夢驢背戰西風野火明林隙殘星浸水中雲與月色澹霞散日光紅不識羊腸路停鞭問老翁

河間題壁

不作風塵客誰知行役難馬頭殘月冷鴈足暮雲寒壯志輕千里愁懷耿百端持杯聊自慰計日到長安

石鼓歌

我來太學歲戊寅整肅衣冠謁廟宇仰瞻聖殿何巍峩萬仞宮牆正延佇庭前古栢干雲霄戟門兩旁立石鼓面如盤盂腹如甕叩之無聲手頻撫推詳字句尋點畫幾行僅得一二語車攻馬同好且騎惟楊惟柳橐魴鱮其餘剝落更模糊摩娑三嘆多齟齬才非子雲心好奇有字不識等恩瞽傳聞在昔周宣王岐陽大蒐振軍旅會同朝覲開明堂伐石紀功表山塢蟲文鳥篆知者稀史籀不作後誰補榮光萬丈射斗牛嶧碑岱碣焉足數歷秦漢魏迄三唐淪棄陳倉委荒土宋從京兆移汴梁嵌金其陰遭剔取元時名臣稱虞集請置成均列廊廡神物顯晦有數存天公黙護疇敢侮惜哉雅頌未入編遂令儒生失訓詁韓蘇詩句闘雄健長篇險韻寄酸楚歐陽集古頗致疑工丞我遊誰能譜方今　天子允神聖遠臨絶塞殲跋扈姬宣功烈何用誇大德廣運邁三五封山濬川巡侯甸四門穆穆舞干羽辟雍聲教正洋溢諸生濟濟東西序圜橋觀聽以萬人樸棫干城集天府願將勳業銘景鐘與此石鼓垂千古

黃金臺

臺以黃金名黃金有幾許不爲黃金來黃金何足數望諸樹奇勳昭王成賢主俯仰感慨生臨風獨延佇

漫賦二首

姜西濵太史題余家園讀書之處曰遂初舊學家在滄浪亭子東山郵水郭畫圖中入門只有千竿竹依樹因成一畝宮長日吟詩移薤葉閒窻啜茗聽松風而今匏繫空追憶目送南飛冥冥鴻

祖德迢迢五百年梁谿廟貌故依然心傳直接程朱後詩品還居范陸前尤楊范陸號中興四將敢說肯堂兼肯搆尙思

希聖與希賢。文章本是千秋業。歎息遺經久絶編。公所著梁溪集俱無存者

立秋

夏去秋來又一時。寂寥僧舍暫栖遲。莫嫌烈日如宣子。且喜清風似伯夷。結客未逢燕市侶。思歸空負鹿門期。筆牀硯沼還依舊。排却閒愁强賦詩。

憶別

憶別家園又一年。行藏未定兩茫然。畏途直似春冰薄。好景難如秋月圓。臺上黃金無國士。山中白雪有高賢。東方索米非長策。何似歸耕郭外田。

扃戶

塵沙匝地起扃戶正相宜識路無黃耳隨身有雪兒放翁得貓名雪兒寒窗閒卷靜凍筆作書遲半炷香銷後簾前日影移

冬夜讀書

直北嚴寒地霜風正怒號更長燭燄短夜靜角聲高樸學嗟何用狂歌與自豪呼童煨榾柮佳茗勝郇醪

偶讀西堂集中家在江南楊柳郵詩悵然有感二首

蕭瑟西風感夢魂。空堂人去鳥聲喧。且看一片長安月。猶照江南楊柳郵。

遊魚抱子稻生孫。三徑荒蕪松菊存。最愛堤邊烏臼樹。秋深紅葉覆柴門。

御題鶴栖堂匾額賜家大父恭紀二首

白髮康强過八旬。迎　鑾此日拜　楓宸。問年蚤識　天顏喜。灑翰遙看　御墨新。捧得吳綾驚照耀。傳來蓬室覺嶙峋。同時侍從多沾賜。　帝眷偏隆舊史臣。

快覩　奎章出禁廷。鶴栖玉榜錫嘉名。豈惟　聖世崇文學。自是　皇衷重老成。金闕曾陪鵷鷺舞。丹山好伴鳳凰鳴。江湖那得酬　君貺。長戴　堯天詠太平。

過慈仁寺

欲上毘盧心力慵徘徊閣下訪遺踪他年歸去應相憶獨有慈仁寺裏松

西行留別同學諸子

寒冬風雪裏走馬入西秦慷慨輕長道艱難訪故人函關應望氣渭水自知津相別無多日重來及蚤春

眞定道中

青山綠水接平疇楊柳參差傍畫樓好似河陽花滿縣使君底事不風流

長途

長途騎病馬鞭策豈辭勤風急塵如霧山高峯入雲寒鴉棲老樹野兎走荒墳遥指人煙裏前臨衞水濆

夜過華陰有作

星回斗轉歲崢嶸一日程兼兩日程茅店停車無犬吠荒郊杖策有雞鳴僊人掌上霜初落玉女峯頭月正明嘆息高山徒仰止誰教鹿鹿過浮生

萬里橋

走遍天涯路方過萬里橋草堂何處是山色入雲霄

長安懷古二首

金城天府帝王都表裏山河寰與區韋杜林泉長寂寞

蕭韓祠廟久荒蕪

欲向慈恩登鴈

九州形勝說關中

竟無雞犬識新豐[illegible]

尚憶長安多勝蹟詠懷詩句愧難工

和康孟謀孝廉謁漢武帝茂陵詩四首

漢武威名震百靈東封泰岱禪云亭俳優豈合居方朔奴僕無端出衞青長孺公忠雖赦罪史遷尊寵已遭刑兵戈卅載窮民力難穰蚩尤天上星

軒轅百戰學神僊不遇洪厓與偓佺塞外將軍尊廣利房中協律貴延年司農已算舟車賦少府重更榆莢錢最是鼎湖堪墮淚茂陵松柏鎖寒煙

雄才大略古今誇功烈巍巍茂以加乍見白麟遊禁苑爭看天馬入皇家海邊蘇武自持節河上張騫空泛槎猶記汾陽禋祀後秋風蘭菊動悲嗟

昆明池水接瀛洲又築僊居十二樓誰料千秋能作相豈知卜式已封侯詞章漫說鄒枚富功業空思衞霍優嘆息求賢頻下詔廣川三策幾曾收

述役

仲冬寒氣勁朔風吹凜冽髭鬚忽生冰敝裘冷於鐵手

足盡包裹每難伸輿居千林鬖鬆花飄飄似飛雪天低日色黃遠山空巀辥河流入地中沙邊棄舟楫燕雀凍無聲狐兎悉歸窟飢渴困長途客懷愁百結張茅䃜石間羊腸最險絕馬駭飛鳥影疾奔不可掣性命在須臾驚定心猶慴始信行路難夜夢時吃蹶入關朗出關往返已踰月黃金隨手盡征車未停轍漫遊良足悔歸來莫彈鋏

家鄉

家鄉何處是南望不勝思日暮驅車急天寒策蹇遲空山餘古廟野火浸殘碑風景蕭條甚吾將泣路岐

烏嶺

烏嶺東西峙重疑過二崤雲煙生馬足氷雪積山坳寺
廢僧無侶林荒鳥不巢崎嶇端氏道小住望衡茅

太行山

太行之山何嶕嶢衆峯林立干雲霄一氣磅礴數千里
西連秦隴東薊遼上有金玉下碧水姬滿八駿常遊敖
石罅淸泥豈易得王烈僊去焉可招我來登陟値寒月
天色杳冥風蕭蕭詰曲欹傾勢峻岨輪摧車覆生憂憔
橫行直上石齧足雪深冰滑須持牢不然舉步分寸失
一落懸崖殊難料重障暫見於菟跡絕壁之間走猿猱

木石精怪靡不有山鬼白日常悲號遠遊失意歷危險
驚惶性命輕鴻毛振衣還上最高嶺雙股戰栗心旌搖
俯視萬山相朝拱隱隱城堞圍其坳中州人物似疋練
川原林木入畫描明晨已得出隘口越阡度陌皆平臯
馬蹄輕疾僕夫喜舉頭但見蒼旻高

遊通法寺二首

曲徑荒灣野水平人家高下列柴荊閒中何處銷淸晝
惟向郇南古寺行

車馬當時滿草萱而今誰復叩禪關烏啼鵲噪斜陽裏
只有孤僧自往還

旅居卽目

何處尋詩去行吟及九秋捲簾風入座出戶月當頭積
水前郇斷寒煙遠樹浮石橋連草徑彷彿故園遊

麥秋

冉冉流光去似梭麥秋風景尙淸和懷中久滅禰衡刺
道上常遭霸尉呵豪士從來憐識短文人自古患才多
要知窮達皆天命莫把陰符費揣摩

中秋過陸默存寓齋小飲

秋來燕羽久差池良夜招邀有故知天上嬋娟逢月姊
座間颯爽値風姨盤飧錯落難言儉杯酒沈酣易覺遲

久作旅人歸未得小山叢桂不勝思

作家信訖因書二律於後

作客緣何事淹留二載餘馮驩未彈鋏賈島尙騎驢骨
相由來薄世情終覺疎浪遊誠失策蚤晚返蓬廬

小園好在否屋宇近何如堤上須栽柳牆邊且種蔬庭
花常灌溉徑草畧芟除更有丁寧處臨池莫釣魚

旅中自述

我家在何許滄浪亭子曲郭外數峯靑堤邊一水綠茅
廬三四間嘉蔭得喬木新栽兩株松古梅及修竹頓此
歲寒友日夕伴幽獨南陔有數弓其地頗衍沃不辭四

體勤種藝富野蔌小摘供朝膳香味勝粱肉一飽便欣
然廪內尚餘粟平生好圖史架上列千軸與至即開卷
小須便累牘當其快心處高吟振空谷讀書兼灌園生
平願已足竭來遊京華三載易寒燠客久黄金盡御冬
鮮旨蓄剃風利如刀敝裘未能贖長饑而漸黄多病鬢
將禿翩翩諸少年冠蓋競馳逐素秉丹石心介焉異時
俗野馬不受羈方輪難轉轂終當返邱園閉門耕且讀
逍遥以永年無寵亦無辱

進館感懷

翻書譯字漫咨詢函丈從容有笑嚬弟子北方稱學者
先生南國是文人循環寒暑終難間往返朝昏敢厭頻
車折輪摧成底用空教炊釜作勞薪

雨後西溪小汎

野徑延幽步石橋來往通淺沙濕細雨新燕舞輕風近
郭平林綠前邨古廟紅扁舟聊小汎水色正空濛

憶葑溪菜花

朝朝敲得菜根香尚憶花開說故鄉澹蕩風吹芳草綠
陽和日照野田黄歌聲每愛流鶯囀舞影還憐粉蝶忙
南陌東阡來往近時邀鄰曲醉壺觴

齋中

齋中一卷日相親始覺詩書自有神淺陋未曾疑杕杜
麤疎何敢改金銀欲求奇論思齊士最愛清言憶晉人
十載寒窗成底用焚膏繼晷枉艱辛

與孫淇園話舊

小試淮南才未攄飄然襆被賦歸歟服官已作三河表
謝病猶存兩篋書儉德家門無製錦清風衙舍有懸魚
姓名定入循良傳暫向膠東返遂初

陪孫殿符同遊王氏怡園限韻

兩載居停綠野園長才賦手久推袁坐來月榭雲霞麗
行過風亭水石喧短彴橫斜依竹嶼修廊曲折繞花原
眼前便是神僊境遊戲時呼洞裏猿

遊金魚池

館課有餘暇池邊聊寓目文魚藏深潭一水靜寒淥此
地久荒蕪一朝建華屋首善惟京師興賢賴義塾學舍
及講堂鱗鱗萬瓦覆耳聞絃歌聲諸生勤誦讀養此咫
尺材他年作棫樸盛世方右文成均專教育兩齋師道
尊六館講席肅執經羣士趨角藝千人逐自愧廦腐姿
却令驂驔駼日踏東華塵月糜太倉粟每誦菁莪詩成
材若林麓今來池上遊百堵新版築文德既誕敷雅化
洽華數佇俟　天書來榮光遠近矚

促織 都人謂之蛄蛄冬月刻瓠蘆之置於煖處鳴聲不絕

野曠霜風急半窗澹月明寒雞猶未唱倚枕聽蟲聲

將歸

浪遊眞失策不覺四年餘已得辭京邑行將返敝廬炎天宜檜楫遠道便柴車髀肉消來久何妨策蹇驢

臨行留別二首

驪駒歌罷促征鞍涉水登山遠道難雙手不遮南去日漫言五月出長安 放翁詩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長安

河梁攜手黯銷魂他日扁舟肯過存說與諸君須記取滄浪亭北小南邨

艮鄉道中

襆被今朝出帝畿鄉心客思兩依依城邊官柳連平楚天半閒雲護翠微但得凉風能拂面何妨小雨便霑衣馬蹄已去東華遠不解塵沙猶自飛

趙北口

燕南趙北馬蹄忙數里池塘水色凉野店小橋深樹裏菱花荷葉似江鄉

江邊阻風

馳驅二十日辛苦到江邊未得乘風去還須聽雨眠濤聲京口急山色海門連遲速原無定蘆中暫可船

抵家

自別家鄉忽五年入門相見各欣然期頤堂上方重慶詩禮庭中幸再傳南園舊存三徑竹西園新放一池蓮眼前風景佳如許借隱何須泛釣船

過南園書屋二首

昔日林園裏蓬蒿石徑迷小松踰老樹新竹遶荒畦入室除蛛網開窗落燕泥藏書雖好在散亂未能齊

主人于役久几席自塵封曲檻藤陰合小山桂影重投林乾雀噪臨水子魚喁相對誰青眼門前有數峯

南園詩鈔卷一

南園詩鈔卷二

長洲尤世求念修

冰壺草

雨中往西山

山靈久有約鼓棹春風中佳晨過寒食郁郁花柳同無
端嶺雲合細雨時濛濛西南失青翠何由辨羣峯窈窕
入林麓頓覺煙霏濃竹栢垂纓絡雲霄搖杉松屏翳勢
未已澗水流沖瀜沉冥日將夕微聞遠寺鐘

空谷菴

一編書微風動松竹

放鶴亭

支公放鶴處乃在茲山中羣禮大士像孰識高人蹤石
亭何突兀斧鑿煩人工朝觀海上日暮聽松間風鶴去
幾時歸千載雲山空

料理小園偶成

繞徑蒼苔與綠蘿掃除一室作書窩圬牆欲覓王承福
種樹還尋郭槖駝但得涼風眠北牖莫教妄想到南柯
幾時勘破窮通理對鏡能銷煩惱魔

閒步

閒步長廊日影遲落花飛絮暮春時陰晴野鳥應先覺
冷暖遊魚可自知郭外青山供作畫溪邊翠竹待題詩
貧居頗愜幽人興底用絃歌三徑資

石門顧汝周見過

掩扉南田上心清境亦幽比隣無良友意氣罕所投好
風自南來吹子到林邱契闊欣會面情話悅綢繆荒齋
一尊酒庶足供淹留云何不小住遽起尋歸舟日入庭
樹暗暮色蒼然浮惆悵送君去離情秋水流

淮上

淮水湯湯日夜流洪河底定幸無憂風雷久徙蛟龍窟
沙汭新成鷗鷺洲烽火百年殘壘盡亭臺千載斷碑留
閒雲出岫歸何處漂泊清江一葉舟

迦河遇風雨

迦河之水渺無際積土為堤石為橋勢合三江并七澤
蛟龍出沒黿鼉驕微風鼓動雪浪湧環激化作千珠跳
我行堤外遠險阻波平帆正同遊遨茅屋數家臥黃犢
綠楊下繫漁人舠西南山色青不斷蒼翠入目手可招
當前佳景聊一快但苦烈日難遁逃俄傾空中黑雲合
電光閃爍雷聲高狂風疾捲埽煩暑凍雨傾倒翻天瓢

此時河水更震蕩如馳萬馬驅六鼇徑須放舟破浪去
一日千里亘足豪胡爲困守蓼花岸長繩牢繫愁銜飈
鯨吞鵬擊未及覩中心拂鬱焉能銷

送陳致堂赴任黔中四首

萬里巖程去驅驅敢憚勞未能舒驥足聊且試牛刀賦
薄牛猶感由多地不毛懸知冰蘗操勺水念民膏
菲䕫開邊後牂牁路不迷蠻苗蹲黑箐猹獠舞幽溪天
雨鳴銅鼓春風聽竹雞官閒登眺好絕壁日留題
昔年登虎觀筆陣掃千軍射策同張李論交比紀羣飛
鳧臨貴竹旅鴈滯燕雲莫遣相思切音書杳不聞

山海梯航集何須慮夜郎星文應參井風土接荆梁花
種河陽縣酒傾彭澤觴三年政成後粉署好含香

南歸

何意今朝鷁首東挂帆正好趁西風飯香不覺留犁滑
酒洌寧辭鑿落空瀟灑襟期看皓月飄零身世感秋蓬
潞河一望煙波闊綠樹青山處處同

濟寧登太白樓

海上騎鯨客高居百尺巓詩推作者聖人是飲中僊但
屈將軍手還登天子船凄凉夜郎去千載尚生憐

杜子美南池

城隅幾數武勝地識南池未拜先生像徒吟秋水詩麻
鞵千里急幕府十年遲無限低徊意蘆黃葉白時

仲家淺謁先賢衞公廟

聖門非易入仲子已升堂從政才惟果兼人德是剛片
言能折獄三載可知方地接尼山近名隨泗水長累朝
隆俎豆世族守蒸嘗銀榜雲霞麗璇題龍鳳翔高甍新
斧藻遺像凜秋霜未得陳牲酒空留一瓣香

渡江

長江一水分南北京口三山亘古今遠渚潮回無尺鯉
浮圖日暮有孤禽騷人漫作投鞭語志士當懷擊楫心

鹿鹿塵中緣底事蕭條又值蚤寒侵

歸家

離家二十旬征途七千里歲暮乃歸來一帆冰雪裏倚
閭慰老親候門趨稚子既得息風塵僮僕皆色喜高齋
方瞳翁天錫亭遐祉花月侍琴尊園林隨杖履河淸將
幾時人苦不知止但須二耜田躬耕以沒齒

送春日小集限惜陰韻二首

春去誰能留送春如送客綠暗紅已稀只有酴醿白天
氣晴且和宜蠶復宜麥邂逅素心人壺觴聊共適爲歡
雖偶然此景他時惜

來禽得美蔭時時送好音莫歎青陽去歲月常駸駸人
知愛尺穀何不競寸陰有詩皆可詠奚分古與今有酒
皆可飲寧論淺與深即事成彥會悠哉懷竹林
孫開文招同山陽邱洪巖飲翠雲堂二首
天章燦爛日華浮彝鼎圖書位置幽嘉客才名仰淮海
故人言笑蒞蘇州交情瀟遠還如菊心跡蕭閒已似鷗
美酒百壺好沉醉傳杯到手莫遲留
慚無雞黍邀良友敢借清尊頻獻酬鄉里張陳俱自得
門牆彭戴竟誰優十年車馬迷塵夢萬疊雲山愜壯遊
此別相逢定何日香銷燭炧話綢繆

杪秋漫興
愁雲絕塞飛征鴈澹日孤邨集晚鴉遊子昔曾吟落葉
閒身今得伴寒花常將脫粟貽書肆那有餘錢付酒家
寂寞蓬門且休訝由來親友似搏沙（搏沙用東坡語）
遊君山
草枯木落征鴻飛江頭客久心依依侵晨策蹇北門去
徐步岭嶅上翠微一覽茫然極萬頃煙波浩蕩洲渚屏
風帆浪舶渺相接南往具區北淮泗少焉潮生水沸湧
噌吰鏜鎝九奏俙踈松清響相間起又似笙竽鳴房闥
人言絕頂有刻石　天書璀璨星日輝山高水闊望更

遠海門京口皆可睎同行攀躋出木末吾尚徙倚亭之
碕登臨詞客每懷古佳句爭欲同珠璣仙令（郁京山詩刻石）才
高壓羣彥鴻篇鉅筆留巖扉往日暨陽稱險要至今成
守需戎衣岡阜連綿十餘里土堠歷歷颭素旂懸崖奇
石鷲鼻嘴臨流常作漁人磯欲往潮灣迷舊徑羣峯遙
望皆崔嵬日夕急鞭出林樾嶺雲四合山鳥歸紆迴遠
道入城郭兩家人靜燈火稀何當山麓結茅屋時時高
下窮煙霏江月江花作朋侶清尊飲罷瑤琴揮
過曹氏漫園
歎息雲亭廢無人載酒過徑荒庭石亂屋老瓦松多朝

雨山容淨斜陽鳥語和寒風吹洺水猶自起微波
金陵雜詩八首
鍾山王氣已銷沉六代豪華杳莫尋古蹟尚傳桃葉渡
清秋簫管發商音
過江五馬一成龍王謝衣冠兢與同淮水至今猶未絕
烏衣舊巷草連空
東甫諸人啓亂階清言底事輒稱佳石頭取節良多愧
死難忠貞父子偕
篡奪齊梁幾戰爭湘東一目竟無成祗餘嗚咽青溪水
尚傍宮牆到冶城

結綺臨春歎寂寥瓊枝璧月怨難銷當時狎客稱江孔
可奏新詞向碧霄

林泉何處最堪娛欲乞君王賜北湖南國尊賢如不及
偏教賀老舉朝無

花中月裏鬭嬋娟素襪凌雲舞態妍應鑒景陽當日事
還留一井在樓前

誰寫朱絲燕子箋音聲小部好流連恩牛怨李爭何事
跋扈將軍應自憐

江干阻風遊弘濟寺

誰知明月夜竟作白雲天風雨既如此江山背黯然幽
花清澗落奇石翠崖懸傑閣還登眺春帆繞寺前

渡河

東南地卑水所會最難治者淮與黃清濁既分強弱異
奔騰潰決須隄防搴茭下楗功不易十年宵旰勤廟
堂憶昔南過徐州道復由盟津趨北邙狂飈漲霧連天
黑臨流欲濟時徬徨潼關之下水如帶往來未得乘輕
航只今幸遇風浪靜朝曦倒影搖清光順流俄頃十餘
里何異駿馬馳康莊願借長風學宗慤恣遊溟渤窮扶
桑不然浮槎隨漢使往觀天孫成七襄何爲役役風塵
裏南轅北轍徒奔忙

張夏蚤發

古寺響蒲牢前郵雞始號風吹千樹曉月落衆山高不
爲關山遠誰教僕馬勞炎天愁烈日仰望首頻搔

出都

乍入長安便出都何堪六月復馳驅扁舟歸去秋光好
不汎三江即五湖

過濟南

停帆隨意泊沙汀齊魯諸山儼畫屏濟上名泉七十二
緣何第一是中泠

南旺

炎風烈日客心愁雨後涼生六月秋但聽蟬聲在堤柳
誰知帆影過郵樓兩山相對東西峙一水中分南北流
自此歸途較輕捷計程千里達揚州

沛縣夜行

明月照蓬窗悄然良夜靜舟行客不知已入江南境

立秋日至揚州

奔走紅塵非一載天邊日月幾盈虧已爲南北東西客
莫問春秋冬夏時暑雨未銷淮水漲涼風何處布帆遲
腰纏騎鶴終難事且聽樓頭玉笛吹

聞鶯

春陰散後日初明新柳枝頭立小鶯似爲幽人耽寂寞
好風時送兩三聲

孤山謁林和靖墓

我思林處士廿載隱孤山人是巢由侶詩居韋柳間亭
臺供嘯傲梅鶴伴淸閑封祀無遺冢高風慨憬顔

岳武穆墓二首

風吹雨散曉煙收徐步西泠弔岳侯自戰勳名垂竹帛
生忠義感松楸侯墓在東而墓木皆南向藏弓自聽權奸計屈膝
誰爲社稷謀莫嘆夫差竟亡國二年尙報闔廬仇
忠臣原不計身全留得封章千載傳祇有丹心能貫日

遂無人力可回天六軍南渡功推首四將中興禍獨先
開府江淮誰任使懸知抱恨在重泉孝宗時張魏公復視師江淮自符離之敗乃用和議

冷泉亭

煙霧疑霏籠白日晦如夜山高林木深澗闊泉爭瀉當
前佳景多應接殊不暇坐久春風吹飛花落亭下淸言
資茗柯賞心憶杯斝遠聽南屏鐘野鳥鳴桑柘

飛來峯

吾聞靈鷲峯本在中天竺不知是何年飛來武林曲深
竅乳泉流陰崖苔蘚綠草木絕根株分寸攢箭鏃蜿蟺
神龍蟠鬱屈老蛟伏常恐乘風雷奔騰出林麓

韜光庵

南山鬱岧嶢浮圖矗天半石磴計千盤屈曲脩蛇轉解
衣體自輕扶杖足亦健素無濟勝具何意躋攀便山門
杳深沉高閣聳輪奐下有金蓮池池深白石粲龍口水
飛流撇波魚可玩靜憩心悠然頓覺囂塵遠開軒望大
江煙雲乍迷漫衆峯失蒼翠連山中不斷颼颼寒風吹
松竹互凌亂陰晴任天公日夕幾回變

于忠肅公墓

王師敗績在土木敵兵北來勢莫當整頓乾坤賴人傑

武林司馬登巖廊決策捍禦闢和議手扶日月全危疆
鞠躬盡瘁七年內邦家再造功非常金牌玉符存故府
外藩之誣喧朝堂奪門迎駕偶僥倖悞信姦佞誅忠良
嗚呼于公死不朽千秋萬世流芬芳有貞失寵謫金齒
曹石謀叛膏斧斨孤忠許國天所鑒事久論定名益彰
憶昔建炎南渡日干戈不用驅貪狼岳侯忠勇冠諸將
力圖雪恥罹禍殃兩公偉烈著青史湖山祠廟遙相望
天生忠義安社稷遂與千古扶倫常上爲日星下河嶽
兩間正氣無時亡

吳山大觀亭

春宵美睡不知曉披衣忽聽倉庚鳴相約泛舟入郭去
且喜雲散風日清吳山十廟遊未徧探奇還上松間亭
西北高峯推第一兩目所及萬象呈湖山煙水接几席
錢塘井邑開畫屏登臨自昔有勝地誰能得此兩美并
大江東來將入海沙渾回薄㧞怒生雷霆初發風雨至
魚龍出沒蛟龍騰珠宮貝闕忽湧現素車白馬旋變更
舞刀弄旗眞兒戲三千弩射潮頭平臨安形勝甲天下
江上大觀誰與京何當八月十八日重來復向吳山行
此時光景更奇幻蜃樓海市空中成徑須乘潮挂帆去
往遊渤澥登蓬瀛

龍井寺

夜雨曉來止日出山蒼然一葦過湖外徐步風嶺前松
竹翠如洗澗水相奔漩曲徑遇岐路乍行却復還樵採
少人至遙聽鐘聲傳入寺訪古蹟老僧向我言指示殿
傍井昔日潛蜿蜒上有神運石扣擊生雲煙禱雨雨輒
應靈異碑版鐫翫意一勺水變化成巨川讀能少游記（壁間有秦少游遊龍井寺記）却憶東坡篇乞水洗病眼看字消殘年
公言定不妄持甌取清泉在昔熙寧時梵宇隆前大車
馬常如市遠近輸金錢二老既西去神龍不歸淵空餘
古靈湫日夕流涓涓

西湖雜詩六首

山外青山湖外湖柳絲花片點冰壺眞成一幅天然畫
待我三人入畫圖（時沈美初吳于丹同遊）

蘇公堤畔任閒行翠柳枝頭黃鳥鳴十景亭臺新建就
君王一一自題名

孤山小汎雨濛濛人在輕煙薄靄中便與西湖添勝景
瀟湘尺幅畫難工

瀲灧晴波徹底清風來鱗甲鏡中生三秋夜月三潭印
疑是天邊白玉京

尋山問水訪精廬美景良辰興有餘　玉輦不來春欲
去初成雲母藕花居

朝向西泠沽酒去晚從東浦看花還湖邊景象更新久
不解眞山作假山

南園詩鈔卷二

南園詩鈔卷三

冰壺草　長洲尤世求念修

陽春曲

三十六宮人一一望陽春浮雲能蔽日朝暮翠娥顰輦車過處聲轔轔那得回光照妾身君不見尙衣軒中恩寵私咫尺長門非昔時千金空買相如詞

雞鳴歌

庭樹無聲露華白雞鳴夜半催行客出門杳杳迷阡陌馬蹄踏盡狐兎迹高堂宴飲樂未終燭影朦朧旭日紅

白團扇歌

郎持白團扇清風來宛轉炎涼有幾時相棄還相見

秦淮寓舍三首

畫棟朱欄映水湄幾株楊柳綠參差秋風不比春風好却愛蕭踈月裏時

千金買笑祇虛名比屋珠簾貯燕鶯始信當年歌舞地夜深常聽管絃聲

細雨斜風橫釣舟清溪一曲有魚遊千年王氣歸何處潮落潮生水自流

金陵懷古二首

江上青峯劍戟森赤烏遺蹟杳難尋何人獨灑新亭淚有客偏知謝傅心戰伐千年留壁壘樵蘇幾處識園林霓裳法曲空傳譜惆悵檀槽金屑音

中原人物推江左南渡衣冠萃永嘉今日尙傳同泰寺當年誰唱後庭花詞章江孔徒稱艷功烈曹武惠劉忠肅亦足誇多少朱門零落盡却教飛燕到貧家

登燕子磯

振衣直上最高峯縹緲孤亭聳碧空煙水蒼茫裨海外帆檣隱現大江中六朝宮闕生禾黍四鎭兵戈化鶴蟲古往今來幾興廢蕭蕭蘆荻起秋風

金山

江流誰砥柱千古有金山水底魚龍靜沙邊鴈鶩閒嶸成險地縹緲出塵寰玉帶橋如舊高臺未許攀

遊慧山秦氏園亭

名園傍山麓邱壑皆天然參差林木秀窈窕棟宇連蒼崖白石下活活鳴清泉一泓秋水碧魚鳥同歡妍溪光及山色不隨歲時遷何當作鄉曲晨夕來池邊

陸子泉

山自何年闢泉因陸子名空亭黃葉裏坐聽竹爐聲

謁道南祠

程門高第是龜山吾道南來起懦頑學術雖分河洛派
心原直接魯鄒間英英六子常同座濟濟諸賢又兩班
先世典型皆未墜後人奮志好追攀

九日登揖青亭二首

獨上高亭倍悵然荒園彥會憶當年祇餘竹影臨窗合
無復花光向日妍遣興還思彭澤酒揮毫且擘薛濤牋
重陽自昔多風雨那得晴明萬里天
楊柳依依拂水邊西風搖落半池蓮詩名當代推摩詰
畫史何年寫輞川稽古空期車服盛傳經久望子孫賢
柴門寂寂堪羅雀佳節誰來草閣前

寄袁平湖靜孚二首

山中臥雪憶高賢忽佩銅章桂海邊砥道何能見駃騠
盤根始利用戈鋋新陳訟牒如絲理終始冰心等石堅
指日政成遷擢去重看截鐙及留鞭
當湖寧海浙東西枳棘終非鸞鳳栖十載淹留心未折
一官辛苦首常低詞章愧我楊劉後名譽推君卓魯齊
偶托雙魚來問訊窮交豈遂隔雲泥

得京中李尺扶書

不辭親朋踪跡疎寂寥惟與古人居誰知風雨寒窗下
接得三千里外書

偶書

鏡破釵分志不移綠珠金谷墜樓時侯門富貴如天上
可憶街頭舊餅師

京口渡江

未能遊五嶽却得到三山勝景長如此行人不少閒長
風吹巨浪明月照清灣誰識漁翁樂輕舟去復還

淮陰侯釣臺

劉項逐鹿誰雌雄淮陰歸漢天所使當時舉足成與亡
天下既定無反理功多位高身自危九江大梁相繼死
留侯亦從赤松遊相國年老幸免耳君本淮陰舊釣徒
致身侯王歸可矣何似披裘嚴子陵一竿終老富春水

蒙陰道中

于役炎蒸裏何時汎小舠鞭長騾馬病客懦僕夫驕南
望江天渺北征山路遙誰能遮烈日雲氣薄層霄

涉水

大雨掃煩暑山深谷亦幽忽聽人馬喧澗水衝平疇奔
騰勢未已日暮難久留徐驅學泗水隨波不自由有如
鳧與鴈汎汎水中浮黽勉及平陸幸免沉溺憂嘗聞之
王政道路以時修未建杠與梁宜具筏與舟奈何使客
子輕身涉洪流雲與雨還作前路能無愁

望嶽

岱宗五嶽尊居首羣峯聳立青雲端直指嶕嶢四十里鳥道斗折五十盤天門東西相對峙池頭玉女鳴崩湍足踏越觀及秦觀目望會稽與長安雞鳴日未出衆星光芒寒忽見海水飛天半如流丹心知勝地多勝景咫尺那能登層巒七十有二君封禪是何年高臺多寂寞萬石徒荒頑秦松漢栢幾存者唐碑宋碣誰在焉古蹟相傳未湮沒昔人遊覽多詩篇何當御風乘雲去飛上明月黃峴間華表無字那能讀流水有亭要可眠崔嵬碧霞祠莊嚴青帝壇白鹿遊巖際琪花生澗邊恍疑靈

境非人世置身已在清虛天山中有酒飲千斛山中有藥服千丸塵心妄念總銷盡沐日浴月成神僊嗚呼短衣疋馬近十載久苦行役思投閒名山有約終不負應留青眼他時看

秋夜枕上作

凉宵月色倍分明人靜空庭蟋蟀鳴頓使離愁攪胸臆可知江上琵琶聲

白翎雀

雪映書窗分外明冰天百鳥噤無聲耐寒惟有烏桓雀飛向檐前時一鳴

拱極城

斗城無數里雉堞亦雄哉山色從西去河流自北來難除道上石易染土中灰日日騎驢背空教旅思催

保定謁楊椒山祠

權相方張燄直臣半隕生敢言寧論位報國不求名化碧心猶在攖鱗志未成徒傳兩疏草千載氣崢嶸

定州

定州稱雄鎮佳名兩地傳（謂清風明月店）雲山來不盡風月往無邊陋室黃沙聚荒園碧草連（劉夢得陋室韓魏公衆春園皆有木榜表志）徒聞雪浪石尙載戟門前

七夕飲任縣畢畇亭大令署中二首

清言竟日坐冰廳香在爐中花在缾天上銀河空有影不愁風浪起高冥

移時澹月照疎櫺快飲良宵杯未停莫道年來多雨澤作霖原是使君星

涉縣道中

積陰雨未成吹籟風初起我行深谷中常恐危崖圮兩騎難並驅前行後接趾復虞溪水發沙溝成澗沚連山忽中分平壤曠數里林木既蒼然野花雜紅紫橋邊賣茶瓜原上走雞豕頓覺心目開僕夫亦色喜客遊良可

感塵襟亦稍洗雖因風雨愁却覩山川美行行佳景多宛在圖畫裏

上嶺

我行日繞山之足今日忽上山之巔西風飄飄吹衣袂六月頓覺生微寒青天仰面若可問巖際雲出如飛煙橫行直上十餘里俯視人物圖畫間清泉渾沸白石粲雜花紅紫相爭妍南望羣峯杳無極鴻飛鶻沒難追攀

黎城

偪側黎侯國平生所未經常看車脫輻豈意馬驚霆迅雷馬驚予幾墜地天宇雲開淨山光雨過青崎嶇三日路今日到

虒亭

途次有感

齊民樂業長官貧不解年來萋斐頻宦海風波竟難測瞿塘灔澦是平津

汾州沈平遠太守招飮

琴鶴風淸鈴閣靜垂簾竟日好談詩已觀百首驚奇句更讀三章綴贊詞時以自叙詩三首屬予題跋靄靄停雲香篆細蕭蕭暮雨酒杯遲優人似識娛賓意不唱陽關唱柳枝

井陘

淮陰非豎子廣武亦奇士歎息成安君身首分泜水我過井陘關石路尺有咫單騎難驅馳安得車方軌假臣三萬兵其敗可立俟惜哉謀不同赤幟立趙壘兩君刎頸交一生乃一死至今華山祠未聞有張耳山有淮陰侯廟

重過滹沱河

滹沱發源自繁峙南流遂至恒山陽漳滏既從淇衞合奔騰泛溢難隄防憶昨過此月離畢暴風吹雨何淋浪千巖萬壑水泉溢平地積潦眞汪洋東來貴人千餘騎同我踽踽停道傍臨流不濟待巨艦平時一葦焉能杭書生僕御非健者幾回欲渡猶彷徨人喧馬驚幸無恙得趁弦月投郵莊今日重來水方退中流一棹波不揚

僕夫褰衣欲利涉河邊騾馬思騰驤水哉水哉有如此坎行艮止悟妙理河伯海若差相似應展南華讀秋水

慶都謁帝堯廟

走馬黃沙裏風吹鐵鳳聲不知何殿宇氣象自崢嶸老樹淸陰合殘碑碧蘚生安能揚帝德蕩蕩本難名

淸苑道中

今日金臺驛朝飢夕未餔泥深防馬仆水大倩人扶但喜塵沙靜還愁道路紆臨風憶僊馭千里只須臾

哭彭力仁四首

病信初聞疑未然胡爲凶問又相傳關河渺渺三千里

魚鴈沉沉七十天那得同歸皆白首誰知永訣在中年
阮公兩眼無多淚今日頻揮几席前
憶昔常過古栢居蕭然一榻類逃虛沿階好植忘憂草
插架空尋致富書致富奇書言陶朱公種竹養魚事夜雨江皐相鼓棹
秋風白下共騎驢淒涼往事難回首毀壁摧柯亦自歔
曹子桓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
貧窮笑我尙清狂靜默如君餘慶長四葉通門成管鮑
兩家對宇睦潘楊雕籠每歎羈鸚鵡鏤象終教駕驌驦
豈料同途今異世幽明相隔總茫茫
商歌洛誦幾春秋啜茗焚香儘自由但使持身存耿介

寧嫌處世過和柔多憂未必如司馬有疾何堪近伯牛
蚤是修文歸玉局知君不向九泉遊

憶家園

留滯長安兩載餘何時得返故園居春風花草三三徑
秋水池塘六六魚啜茗清陰憐綠竹開尊瀟灑愛紅蕖
而今獨坐空搔首永日銷愁一卷書

李尺扶見過

李侯天下士丰裁自清妍筆陣推飛將詩名重謫僊銅
章猶未佩鐵硯已將穿俱作悲秋客誰留飲菊錢

中秋同顧汝周坐月

不被微雲點太清中秋月色倍分明一庭素景陰蟲息
萬里寒光宿鳥驚澗上曾遊歌舞地湖邊尙憶管絃聲
誰知並作天涯客寂寞良宵百感生

九日通法寺登高三首

寂寞空庭長綠苔籬邊黃菊幾時開月明九塞烽煙靜
露冷三關鴻鴈哀慷慨歌風懷易水蒼茫落日弔金臺
登高一望思千里作賦慙無宋玉才
窗前嘯傲獨憑闌城市郵墟得曠觀門第當年讓盧竇
勳名前代重張韓推敲莫說吟詩苦著述須知博物難
俯仰古今三歎息西山日薄暮雲寒

天上瑤宮白玉京雲車風馬繞蓬瀛漢家本始方全盛
唐室開元正太平顑頷自憐同季子窮愁何敢比虞卿
持螯斫鱠終難得冷落茶甌及酒鐺

往日

往日荆高酒伴無柴門靜掩守寒爐人嫌曾鈍呼檬子
天許清閒作釣徒講藝何能遊虎觀通經未願厠鴻都
綽然進退原優裕莫笑遲留似賈胡檬子見東坡集

自詠

看忙留得最閒身雪月霜風作主賓一盞雲腴常自足
好將酒肉餉他人

原缺第十一葉

弘深飽暖歡郵郭難忘　翠輦臨上諭賦役殷繁倍於他省朕屢經巡歷
時切軫懷
灾黎咸得所　睿慮復周詳欲使安耕鑿還須裕蓋藏
無丁不免稅有地卽除糧九域皆王土偏蒙　聖澤長
復蠲免來年通省丁銀及被灾州縣地畝銀兩
東南財賦地那可遇凶年　特沛寬仁詔都將漕項蠲
四十三年以前積欠漕項錢糧亦盡行蠲免虎狼一時息雞犬萬家全格外
加休養　恩波歌詠傳

次韻答顧汝周贈別二首
話別西窗各愴然停杯清淚落當筵陽關爲我唱三疊

京路問君留二年本欲趨庭歸輿番翻因問字客心懸
將方就館王氏驅車獨向江東去不盡相思雲日邊
凄涼客舍久相依友誼親情世並稀公紀方看遷粉署
謂默存農部彥先豈合返柴扉荒蕪舊業心常悔辛苦連年
計轉非跛馬重經題柱處野花林鳥送將歸

南園詩鈔卷三

南園詩鈔卷四

長洲尤世求念修

湛華草

登穹窿山絕頂眺震澤

赤松服食處傳聞在此山養成鸞鶴姿高摹入天關我
來訪遺蹟花石留跡頑舉頭白雲合俯視沙鷗閒七十
有二峯靈境杳難攀渟泓幾萬頃四郡相回環三江流
不盡萬壑日潺湲平生禽尚志山水緣未慳安得凌雲
翼御風時往還

句容旅中

樹屏竹戶野人家塔影鐘聲靜不譁偶向高原望城市
梅花錯認是桃花

雨花臺

高臺在何處尙以雨花名寶石沙間出晴雲天際橫日
斜修竹靜峯秀乳泉清極目春江上風帆箇箇輕

報恩寺

六朝名勝地首刹數長干但說眞如易能來舍利難梵
聲聞寺裏塔勢入雲端煨芋何時熟相逢笑嬾殘

遇嘉定呂庸五

一別無端二十秋停雲落月思悠悠相逢尙喜朱顏在

莫對江山說倦遊

江干阻風

江豚吹水飛銀濤日落潮生風益高低昂一葉浪花裏
長纜浮繫難堅牢天星如沙月初出愁人相對語啾唧
終夜不聞更漏聲四顧茫茫煙霧白何當南下乘長風
布帆一幅飛鳥同朝發金陵暮京口三山笑指海門東

題友人梅花卷後

世外高標逈絕塵文心秀句孰傳神羅浮夢覺空惆悵
不及孤山放鶴人

次韻和沈汾州自叙之作

西河太守政第一車輕御良馬足疾行行便入承明廬
台階晝省固可必朝端自讓獨坐三誰嫌中散不堪七
急流勇退世所希由來名利身外物父老攀轅童稚悲
襆被蕭然返家室誤落塵網三十年一年大半憂患日
難將河濟分濁清恥逐雞蟲校得失堂下那知有醜明
北方皆畏昭奚恤從今海鶴任翱翔留得明心與藻質
太湖魚白色勝銀若下香醪甜如蜜東園已栽百本桑
別墅還種千頭橘尋花問柳策蹇遊風月佳時扶杖出
故鄉親友多彫零不覺新知老更密偶向鄰家規數弓
小築三間接舊篳朝來炊黍烹黎祁一飽欣然萬想畢

珠蘭玉樹盈戶庭封殖何須陳夏淥曾聞治獄活千人
自有槐堂報陰騭平生著作高衆英長慶詩篇元和筆
犬子近從諸溪歸得親杖履最詳悉山中宰相地上僊
性定時遊造化窟

得京中友人書

長安有客寄雙魚讀罷閒愁轉攪予石室蘭臺運步武
銅章紫綬各遷除彈冠貢禹頭將白獻策劉蕡志已踈
一笑窗前聊自解松風梅雨稱幽居

雨中登靈巖山

風雨棹孤蓬山色空濛裏遙聞溪水香轉覺林巒美登

頓到上頭密雲濕衣履傑閣洪鐘鳴百步平如砥龍象
具莊嚴威儀尊瞻視明月識禪心桃花悟妙理當年館
娃宮美人在何處空傳響屧廊花草長如此具區萬頃
波便等恒河水

遊木瀆韓園看花

靈巖山下有園林種得名花許客尋繞徑芳菲羣蝶舞
盈庭璀璨五雲深纖塵不起風常靜翠幕初收日半陰
相對傾談須痛飲春愁暫釋好長吟

桃花三首

一株獨立在牆東薄靄輕陰試小紅灼灼穠華開幾日

無言還自怨春風

洞裏花開萬樹春霞明雲麗迥無塵天風吹落流山澗賺得漁人欲問津

野店溪橋處處開荒園也自發瓊瑰懸知不及永豊柳敢望移根上苑栽

小雨

隱隱聽輕雷浮雲合復開風從蘋末起雨向日邊來暫覺炎威斂懸知伏暑催雙桐花落盡點破一庭苔

披襟

披襟尙覺暑風輕梅雨今朝得乍晴水漲池中孤嶼小

雲開郭外遠山橫深林野鳥飛仍止細草幽花落復生却喜栽秧遍南陌耔耘計日待秋成

雜詩二首

石橋草閣依舊三徑蓬蒿未開放水池魚欲去拘花粉蝶還來

開窗便臨綠野對面已近青山常讀南華秋水會心濠濮之間

雖無古松怪石尙有修竹淸泉高枕北窗足矣凉風又是秋天

寄湖南潘振齋中丞二首

僊才淸節　九重知南顧江湘命保釐衡嶽還來探秘笥洞庭已復鎖支祁風霜慄冽微雲淨鼓角安閒化日遲聞說諸蠻歸版籍籌邊兩載鬢成絲

當年特簡任文衡化雨無私留頌聲兵衛俄看森畫戟鹽梅好待濟和羹封章屢上　天心格關節難通吏治淸始信儒臣才略遠荊湖草木亦知名

青山行 時有鄰舟被溺命舟人救之

大江東流浩洶湧海門浪捲三山動行客帆檣天際浮推蓬一望神驚悚今日何日水不波天光雲影相蕩摩吳舠楚艑接前後斜陽指點青山阿忽見鄰舟勢危逼

長年相顧無人色潮平風正人共知帆轉檣傾竟莫測驚惶性命只須臾坐視不救非丈夫豈必親朋方援手橫目一足皆吾徒其時被溺呼蒼旻適逢窗騰出若有神投以片板免飄沒九死一生爲幸人被溺者吳名入江濤華亭人世風波每如此殺身不獨深淵裏湘靈鼓瑟有誰聽落日悲風弔江渚

九日登高

雲淨風高天氣淸秋山緩步似登瀛操觚便可稱名士縱酒何妨引老兵莫插茱萸傷蚤白好餐杞菊得長生鴈凄蟬咽楓林晚極目寒煙四野橫

孫爾郃五十長歌爲壽

誰家喜氣盈門閭葑溪東頭君子居束修砥行矯末俗鄉黨咸謂古之愚四十餘年如一日五十日艾方寸虛登堂再拜爲君慶願君壽考南山如春菜登盤春酒美三隱六逸偕歡娛人生聚散寧有定榮華憔悴原須臾曉夢忽化蒙莊蝶靜觀可悟濠梁魚彭殤修短妄分別王侯螻蟻同邱墟眼前光景且把玩安心本分言非迂藹階纔傚綵衣舞鯉庭又值麟兒趨韡韡棣鄂交輝映玉昆金友五丈夫天倫之樂孰與並千駟萬鍾輕錙銖嘯傲高齋絕塵俗焚香還讀古人書得隴望蜀日不足

從吾所好常有餘遊偃或訪偓佺侶講道問奪支許徒湖山勝處飛短棹鶯花叢裏駕小車秋月春風迭賓主晴煙晦雨隨慘舒百年身在豈終棄逢時有日登亨衢詘伸銷長總天意要使老成垂楷模徵逐聲氣已可恥況飾固陋皮長裾有酒且復與君飲無酒可復爲君酤餘子碌碌不足數惟吾知君君知吾清狂故態每如此禮法雖設寧相拘衆賓告醉呼酪奴笑問白飯并青芻更酌三爵偕歸乎

元兒公車書示二首

公車此日赴長安雨雪霏霏正苦寒莫怪臨門無一語人情物力總艱難

得失窮通久信天持身涉世學前賢驅車歲暮尋常事我已風塵二十年

送族叔英三之京

握手停杯話別情鶯花二月近清明扁舟已似登僊去故里還看衣錦行翠巘滄波人意遠淺沙細草馬蹄輕仲容漫說青雲器騏驥終難及步兵

懷顧汝周二首

平生金石友一別忽三年秋水蒹葭裏春風蘭蕙前停雲思莫慰落月夢堪憐爭似京華日聯床聽雨眠

松栢才方茂柳蒲質易殘生涯甘冷澹世路飽艱難愛靜閒書帙銷閒把釣竿幾時趨北闕令我慶彈冠

病起

三庚入伏疾初平除卻簾幃短榻橫在昔不知天蚤晚於今始見日光明風吹梧樹繁花盡雨積苔階百草生鳥語蟲吟殊可喜喧闐厭聽亂蛙聲

庭前

庭前雙桂樹手植廿餘年葉不隨桐落枝寧伴柳眠移來小山下透過短簷前已屆中秋節花開月正圓

七業堂讌集呈慵庵叔祖二首

雪淨冰銷應候春開筵却喜值良辰笙歌自與高人適
花月偏於雅集親共說文章傳彩筆懸知經術待蒲輪
喬松古樁千年久偃木還聞有大椿

放懷觀化適彝倫難得康强長壽身堯率鉢衣時一拂
洛陽銅狄幾回新漆園魚鳥羨邁世渠里琴書懷葛民
甚雉肇麟寧足羨諸天甘露絕淸眞

題慵庵叔祖觀梅圖

紫芝叟白石翁八十餘歲方兩瞳攬煙霞親魚鳥却笑
塵緣空擾擾不坐筍輿不扶杖陟彼崔嵬似乎壤月明
雪滿遂幽尋脩然嘯咏寒香林

春柳四首

三起三眠最有情風花宛轉舞簷楹無端流落池塘裏
一夕靑萍水面生

飛絮何妨過石頭千絲萬柳綰春愁桃根桃葉人誰在
留得風枝拂畫樓

灞橋風雪送迎忙曲水江頭離恨長蚤是樂天詩句好
禁廷頻問永豐坊

繫馬章臺恥莫湔博塲酒肆總堪憐條枝布葉依何處
不是斜川卽輞川

春晚

浮雲富貴久相忘四壁圖書發古香飛絮落花春已晚
鳴鳩乳燕畫初長風吹綠浪邨邨麥雨過靑林處處桑
寂寞閒房何所作子賀切登盤櫻笋喜新嘗

讀史有感四首

九邊萬里限長城中外何曾息戰爭絕漠風高雲不落
寒沙雨少草難生鴈門李廣功何在馬邑王恢罪已成
將帥人人希衞霍老謀端合讓營平

中原百戰靜風煙弱水流沙是極邊周仲行師雖六月
商宗伐叛亦三年夜郞豈識天家大南粵猶知漢使賢
聞說禁廷多頗牧銘功還見勒燕然

九功七德底須誇六服誰能似一家春草圍塲閒戰馬
秋風戍壘少悲笳神兵自昔傳三矢奇陣從來法六花
遼水東征猶悔恨劍關西狩可咨嗟謂魏鄭公張曲江

白面書生妄議論未諳韜略徇陳言指揮精彩將無敵
號令嚴明兵不喧險地何須城水洛嫚書自合毀轅門
曩宵崛强終臣服韓范勳名靑史存

遣興

北戶侵晨啓南窗過午開風輕雲忽合花落鳥頻來遣
興思沽酒懷人欲折梅殘曦留不住皎月又相催

濃陰

覆屋濃陰署氣清科頭洗足遂幽情日之夕矣涼風起
月出皎兮宿鳥鳴夢裏似曾遊樂國醉餘不覺失愁城
嚴徐奏草鄒枚賦謁帝咸思向玉京

露坐

桐間露坐最虛清時聽蕭蕭絡緯聲暑退涼生將七夕
參橫斗轉已三更銀河好似榮光燭爝火寧如皓月明
擬向瑤宮乞靈藥餐霞吸瀣御風行

懷餘杭李尺扶四首

半生心內事只有李君知風雨三秋夢雲山七載思重
尋蘭訊札屢讀錦箋詩彷彿伊人在何時把酒卮

燕南薊北路車馬數驅馳蘐落嗟衰晚飄零憶別離情
懷孤月映蹤跡野鷗疑山水滁陽好登臨且自怡（近聞在滁州署中）

雪滿梁園後花飛金谷時鄒枚同作賦潘陸共題詩念
我居蕭寺多君過習池松筠及蘭蕙千載此心期

愛石常忘倦臨流可樂飢信書憐自誤見事恨誰遲駑
馬多騰躍方輪漸轉移終當守堅白豈復畏磷淄

寄汝周

嘉禾一水隔朝夕每思君況是京華去迢迢南北分秋
風吹落木斜日望停雲民社臨何處除書爰遣聞

出遊

城南一帶有林邱風日佳時偶出遊鍛矢誰能加海鶴
雕龍幾見閉沙鷗草深廢院孤花在雲散空亭野水流
自是中懷多感觸不因搖落獨悲秋

讀明人朱邦憲傳作

板屋衡門自索居朝吟夕詠意何如一生落魄朱邦憲
流涕猶緣趙尚書

扁舟

風雪冰霜裏扁舟何處行林空飛鳥絕日薄冷煙橫底
用開書卷偏宜近酒鐺天涯少知己況是歲崢嶸

雪後至西湖二首

西湖舊遊地不到十三年歲月常如此情懷自灑然堅
冰留積雪晴日照寒泉欲棹孤蓬去橋亭却竹箯

佳麗名猶在興亡跡已陳雪深山失翠風急水生鱗城
郭環如帶樓臺望似銀六橋及三竺夙昔往來頻

泊北新關下

千家雞犬噤無聲那見重關暴客行雪夜孤舟愁不寐
河亭譙鼓最分明

莽子塢辭墓四首

松楸列植似排衙盡說新阡氣象嘉入首辛龍環窟穴

當門天馬擁堤沙焚黃有日瞻雙表守塚何年置萬家
荒草殘煙空繫戀撫今憶昔倍咨嗟
月落星流十四春幾回笑貌夢中親看花南圃琴尊靜
授簡西堂斧藻新半夜聞雞頻拭淚寒更聽雨轉傷神
驂鸞駕鶴歸何處欲訪青華問紫宸
寶掌蓮花感托生楞伽偈語分明雲興霧漫心源淨
蝶化魚遊世累輕五嶽尋眞終未遇十年作賦竟無成
幽堂展拜難回首水色山光總愴情
小同司馬說曾孫餘慶還教蔭後昆草閣圖書悲已失
山園竹栢喜猶存行藏可信占三策銷息何從問九原
封樹嶺雲無限思誓將淸白報深恩

柬仁和沈南指

數載相思切今朝喜見君高談如撥霧豪氣欲凌雲已
結松筠侶寧嫌雞鶴羣緣何李元禮城外一舟分（同李尺扶王蘇尺扶卽往滁陽未入城）

再柬南指

荒齋一尊酒斜日上松屛湖海悲沉木關山感釆苓出
門頭未白相見眼猶青三月齊梁道遙瞻兩客星（南指進京由山左予從中州）

留別諸同學

相送東郊悵別離春風塞北鴈飛時孤亭野店人俱遠
曲[illegible]水回塘舟自遲齒髮何能追少壯煙波到處且娛
嬉巖花澗草垂垂發敢怨天高雨露私

留別諸親長

歌罷驪駒淚欲流馳驅不是爲遨遊鄴中貴客誰青眼
林下賢人盡白頭點點落花添客恨絲絲垂柳挂鄉愁
雲霄事業知無分七尺何須駕八騶（諸公屢以江副憲錢京兆相擬殊非其倫也）

南園詩鈔卷四

南園詩鈔卷五

長洲尤世求念修

懷新草

關山

二十年前記客程今朝此地又長征朱旗忽向林中見（山有漢壽亭侯廟）翠巘還從馬首迎沛泗龍歸兵火息淮徐日沒陣雲平千尋石坂愁嶢屼如在西川棧道行

絕句二首

古廟深林鳥道橫青山不斷白雲生如拔一幅營邱畫添箇征人畫裏行

萬澗桃源儼若僊蛇行魚貫下山巔詩家也有倪黃筆最愛樊川與輞川

臨淮感舊

五載淮南困簿書氷天分手廿年餘丰姿合著山巖裏家室還依水竹居堤畔人行思折柳城邊花落見遊魚高碑已足徵遺愛更向原田問荷鋤（謂舊令孫淇園）

過淮河浮橋

淮水湯湯日夜流南來北去有浮舟綠楊樹裏人家少一片荒原好牧牛

寧陵道中

郿酒三杯面色酡路長人困奈愁何荒原古墓羣烏集踈柳高槐數騎過吹盡東風時雨少生來野岸草花多紅塵那得清涼處喜見新渠漾水波

過睢州懷湯潛庵先生二首

濯錦池邊有所思先生往日撫吳時精誠已見神明格廉介還敎草木知士去浮華文體變民敦儉朴士風移荒郊策馬徒惆悵何處高墳奠酒巵

金蘭舊講同文苑（先生同先祖以己未薦舉修明史）桃李新陰在德門（令孫孟升太史典甲午省試）化雨猶思開府澤清名共識尚書孫吳會花草風流盡泮水衣冠模楷尊（祠堂在郡學內）民不能忘非一世甘棠遺愛淚碑存（士民於胥門外建坊鐫民不能忘四字）

汴京懷古二首

千載興亡孰與論荒陵古廟夕陽邨蚤知鼓吹繁臺盛猶說林園艮嶽存博浪何人雜屠肆梁城有客隱夷門空悲魏國佳公子風義流傳永不喧

河豫原居天下中三邦建置甸侯同池臺莫辨梁王囿禾黍空傳宋帝宮詞賦鄒枚才藻麗詩篇高李體裁工徵求古蹟多湮沒綠野青林落日紅

與陳新鄉愉庭

民醇政簡令眞僊河上神明譽獨先懷古蘇門臺尚在

採風沐土酒空傳愁予十載猶彈鋏喜爾三年蚤著鞭
報最還看馳傳去鴿儔鷺侶接班聯

遊百泉三首

策馬來輝邑川原未阻脩白雲升遠岫紅日照高樓栢
影千枝亂泉聲百道流賞心并樂事佳處在春秋
野店無名酒山園有小車荷風入座遠竹日到窗虛懦
弱方爲水優游孰似魚何當花月夜來續笑談餘愉庭曾以公事留此寓引
新中鋪脚地洪水及泉源沉湎餘風盡絃歌雅化存浴
鳧飛去急釣石坐來溫漫說歸途近平沙踏月痕

蘇門嘯臺

天柱正西北地維聯艮坤神山樞斗運日月相吐吞閶
風及元圃其東爲崑崙一氣所磅礴五嶽並稱尊神芝
出其芙石髓多靈源諸峯朝太賀凡共鎮蘇門孫登煙
霞客覽勝凝西崑披髮甘長往形骸忘靜觀無喜又無
怒不履亦不冠昊旻高無極兩手若可捫從遊嵇與阮
三歲絶語言光全火不用才詘身乃安長嘯聞鸞鳳直
上青雲端荒臺存舊蹟仰望登頓難羽翮笑凡鳥翠微
空飛騫入厭人間世採眞眘林巒沐浴百泉上白石充
朝餐學道鮮拘束寶訣誰討論我聞諸老子元牝修煉

根

蘧伯玉祠

祠宇何年建名賢德行稀一生惟寡過五十已知非出
岫雲常卷鳴臯鶴自飛直臣遺恨在頑懦亦歔欷

岳忠武廟

壞廈何能一木支勞臣想望中去與時兩河奏捷功推
首三字加刑禍最奇戮力原爲宗社計孤忠只有帝天
知而今廟宇長巍煥欲採芹蘋薦酒醑

韓魏公故里

五色祥雲護日端咸知魏國濟艱難忘身却敵封疆靖
赤手擎天社稷安月照高堂知石古閱古堂有雪浪石花飛舊
圃惜春寒園泉香恒山衛水長流峙那得軍中有一韓

靈雨寺

昊天降雨澤百穀皆蕃昌靈源在玆地寺外泉流長藪
風被林木葦荻時低昂我來倚橋柱日夕猶傍徨俯聽
波濤聲萬馬爭驕驤橫飛珠玉噴倒流冰雪颺大石盡
傾動沙礫隨奔忙觀玩意未足月出衆星光僕御促就
舍一鞭度林塘回望寺門闔耳畔聲泿泿

寓寺遺懷四首

今昔底須論是非此生只合守漁磯風前楊柳枝偏弱

雨後梧桐葉正肥皓月圓時人影亂幽花落處鳥聲稀
蝸廬跼蹐休相笑地迥天高逸興飛

齊梁秦晉及幽燕奔走泥途二十年疋馬自憐豪氣在
青雲誰信素心然浮華謝客難皈佛閒靜陶公久屬僊
竹月松風高臥穩故鄉尙有好林泉

貧病何嘗廢嘯歌愁人詩句說愁多蚤年不改狂兼直
近歲方知緩與和（予性急常佩韋自警）木石疲勞塡北海車牛變
幻夢南柯素衣已化緇衣敝博得微名鬢髮皤

林木參差尋丈餘材如梧栢不材樗鴻都獻賦甚無謂
光範通書寧有諸業境都銷身止止塵緣既息性如如

歸耕舊與親朋約三畝池塘二畝蔬

暑夜口占

童子思家涕淚流勞人也復動離愁風吹樹裏聲疑雨
月到窗前景似秋既痛羊求多物故還尋禽向並遨遊
烏雲苑鳥時閒暇偃息何妨我少留

秋夜

夢覺已三更燈花落復生凄涼聽夜柝月色半窗明

重陽

重陽辜負菊花期一盞清茶當酒巵識字何須尋獬豸
讀書豈必效皐夔寒砧曉角聲偏急落日歸雲影自遲
不作龍山吹帽客閉門黃葉滿庭時

送湯協昭南歸

社燕秋鴻素有期相逢未穩又相離霜華點鬢年俱長
柳色沾衣過並遲但羨淵雲工作賦誰憐郊島苦吟詩
秋山秋水歸途好時對黃花把酒巵

上武進趙大司農二首

一聲鳴鶴徹高天霧散雲開玉鑑懸列宿分纏環北斗
衆流赴壑障東川楷模舉世尊元禮松栢中朝識象先
出入勤勞三十載久知心事在林泉

奮武修文正太平躊躇國計阜民生伏蒲殿陛如魚直

行馬門闌似水清寧以風霜移本性肯將冰櫱博虛名
雲龍感名爲霖雨百物蕃昌百穀成

送近侯甥南歸

我去猶無日汝歸已有期白雲徒悵望秋水不勝思西
塞猨煙靜南天鴈羽遲到家多問訊莫忘舊東籬

咸寧孫子居以松鶴圖見貽長歌謝之

何人畫作雙株松。凌霜傲雪千歲中。盤根拔地絶垠鍔。
直榦聳日摩蒼穹。影搖春雨龍蛇動。聲撼秋山豹虎雄。
天門大夫非其擬。柜格五粒將無同。我來京國訪遺蹟。
蒼髯已久歸虛空。昆盧閣下三歎息。神物變化安能窮。

凉秋抱病臥深閤更餘月出光溶溶水流花開不知處
邂逅長身兩巨公衣冠甚偉鬚眉古面如渥丹眼方瞳
劃然長嘯彩雲起化爲白鶴飛雲峯侵曉故人貽書至
披圖快覩心怔忪夜夢所見勿乃是煙蘿勝景還追蹤
東籬清賞菊爲伴孤山深契梅相從寂寥到此破窗下
應念憔悴憐飄蓬天矯離奇世希有畫師意匠神靈通
靈芝香草間點染皮石皴皺邱壑工連軒二鶴如欲舞
滿院謖謖生涼風旅愁幽恨並銷釋霍然病已回春容
瓊瑤瓊玖不足報贈子福德增崇隆

出右安門

驅車出國門歲暮欲何之朔風正嚴厲拂面如刀錐無
衣又無褐載渴并載飢故舊滿京華相見安可期雲泥
既間隔緩急將告誰搖搖千里去中懷常自疑邂逅同
學子俯首顏忸怩問我遠來意口吃無片辭古稱金石
交所貴心相知一見猶飲醇寧待銜酒巵然諾久必踐
千金通魄貽毫末苟吝惜焉望仔艱危吾馬不須秣吾
車何用脂砥平復矢直大道容驅馳

固安縣

極知行役苦歲月已將殘四野清光合五更朔氣寒天
低雲黯澹日暮霧迷漫何處投荒店逢人問固安

與逸霸州萬青

清風三載海疆傳超擢親承　帝語宣北闕雲霞供斧
藻南山松竹寫詩篇案無留牘花還種室有鳴琴魚尚
懸千里邦畿五州牧輿歌蚤達　聖明前

容城道中

千里路迢迢荒林萬木彫天寒日易落地凍雪難銷入
耳風聲勁舉頭山勢嶢一枝容偃息野鳥比鷦鷯

雄縣

殘冬作客苦飲食盡艱難千里冰霜積萬家煙火寒銀
橋雲裏過玉樹霧中看咫尺高城是愁懷強自寬

辣湯

雞唱更闌滿地霜禦寒何處借裘裳茅蓬已賣三杯酒
又與行人喫辣湯

冰牌子

凍合寒溪水不流枯楊樹下有沉舟數錢雇得冰牌子
好似銀河一葉浮

慶都蚤行

月色初斜後寒雞已亂鳴纔辭茅店去又駕小車行才
短憐奴僕途窮仗友生西風吹未息冰雪太崢嶸

定州

州南古蹟泉春園何處逢人把酒尊駑馬爭如良馬駛羊裘可及豹裘溫鴉飛落日清風店雞唱殘更明月郵一片黃沙連白草寧知定武是名藩

呈畢任縣岭亭先生

使君高坐琴堂上百里張城指顧間政簡由來刑獄少官清不覺挽輸艱桑麻春後紛郊野梨棗秋初遍市闤十載重遊驅欵段西風塵土暗朱顏

郝橋

層冰堅似石積雪白如鹽夜月光餘冷朝霜氣自嚴所欣紅日吐最畏北風尖遙望郵煙近人家掛酒帘

客路

既爲飢驅去寧辭客路艱身寒冰鑑裏心賞玉林間野鳥鳴荒寺斜陽照晚山塵沙吹不起免上旅人顏

南新莊

那知天昏晚但視日東西科坎車難越縱橫路易迷風生枯木響月黑怪禽啼旅店荒郵少何妨簷下棲是夜無宿店借人家簷下臥車中

兗州

漆絲綺錦登篚筐草木緜條是兗州自昔龜蒙作東表於今汶水尚南流兵車萬乘雄齊楚禮義千年秉魯鄒水土平治田賦正三王功烈禹王優

西磯

五更星斗正橫斜明月隨車似泛槎行過山坳知日出寒林茅屋兩三家

嶧縣訪友不遇

訪友輕千里迴車越二旬飢寒徒自苦膏秣復誰親夜雨流泉急朝霞旭日新故鄉在何處終歲逐風塵

鄒縣孟廟下作

素王既沒道誰傳私淑宮牆出大賢正學崇時登泰岱異端闢處障東川寧同管晏分優劣只與顏曾較後先歲暮驅車過鄒邑廟門古栢正蒼然

滋陽道中

已遣冰霜常拂面莫教雨雪復霑衣停車尚識郵莊舊行路空悲歲月非曉日東山雲不斷寒風泗水鴈還飛故鄉相隔千餘里瞻望何時始得歸

魯仲連故里

先生天下士數語建奇功燕將書曾射魏人計已窮廉能讓千乘介不易三公故里今安在殘碑立土中

白家莊蚤行

夜半披衣起登車近五更荒郊無犬吠茅屋有雞鳴老

樹疑人立頹垣似馬行謂大路兩邊廢墻紅霞方現色頃刻日光明

大風

風從北來不可當煙霧四合雲飛揚大聲忽作獅子吼猛勢不異游龍驤猿狖啼兮猩猩嘯山鬼木怪爭跳梁我獨何爲在曠野欲行不行徒彷徨安得戴貂冠被狐裘駕騂騮驂驌驦千戟並列萬弩齊張密布四圍網廣開百里場發縱鷹犬逐狡兎指揮貢獲擒貪狼小豝大兕中刃簇昆騄巨鋋膏斧斯風毛雨血蔽原野論功課獲紛誇張膳夫馳騎燧火舉撞鐘鳴鼓吹笙簧吳謳越吟燕趙舞樂哉一飲百榼連千觴嗚呼北平故將常射虎上蔡公子思牽黃十年舊習見猶喜九秩詩老豪興狂車中蔽置不可耐搴帷時一瞻高岡

王家橋

五更殘夢尚依俙舉目雲山近帝畿霜重氷鬚結纓絡風生雪樹碎珠璣金臺寂寂人誰過易水蕭蕭鳥不飛北去何如南去好茅簷曝日掩雙扉

白溝河

當年經戰陣此日絶兵戈月下青燐出沙邊白骨多悲風吹古木殘雪映寒波無奈天涯客勞勞車馬過

琉璃河

沙深水淺草枯黃南北相通有石梁去馬來牛行不止幾時河上看鴛鴦

進廣寧門歸寓寺

離京一月餘計程四千里并州是故鄕入郊咸色喜今後免風霜登眠還晏起妄想有何益行行不自止顏面如凍梨人情等敝屣出門又入門徒受飢寒累那能千斛酒[illegible][illegible]并膾鯉寒暄總不知日醉茅簷裏

南園詩鈔卷五

長洲尤世求念修

懷新草

題張倩圖西征望嶽圖

秋雲盡掃金天開撑空太華三峯來蒼龍日月歷可數
僊掌獨出青崔巍搔首問天天不語五朝人物隨煙埃
文士好奇未爲過危巔狂哭何其哀張公騎驢過潼谷
行囊詩句驚僊才曷不發興登落鴈仰瞻帝座呼風雷
杳杳諸天但一氣茫茫大地苞八垓長揖青鳥狎白鹿
玉漿金液傾如罍爾後詩格轉清峭錢劉元白俱陪臺

嶽色河聲相契合神化莫測誰嘲咍憶昔驅車華陰道
雪虐風饕紅日埋寒雲浮合冒林麓千峯頭白同皚皚
舌强齒噤手瘫瘃有口只可銜酒杯那能著屐攬奇勝
竟無隻字慙嬰孩眼明見此好東絹儼然二華參斗魁
其時秋爽天宇淨凉風淅淅吹田萊萬木蕭疎未黃落
行傍榆柳穿楸槐青壁直上五千仞峯巒刻削雲端排
手摹目擊得眞境凌雲健筆空中裁畫師詩老兩稱絕
天寶右丞能兼該何用登涉效韓李還敎唱和追王裴

喜元兒至京限韻二首

征車此日到燕臺幸有良朋作伴來道路何堪多雨雪
衣裳且自拂塵埃挑燈不覺愁腸結把酒難教笑眼開
數首新詩寫懷抱朔風殘漏亦增哀（家大人以詩箋見示有窮極最苦諸題）
蒙山泗水各天涯（予近自兗州回）鳳闕春回感歲華北地猶明
江上月南枝好發苑中花椎琴市里緡安在畫壁旗亭
酒不賒渺渺雲飛徒悵望淹留何日得歸家

送戴紵齋憲僉赴任粵東二首

秋千花月舊郎中觀察新遷車服庸庾嶺羊城稱勝地
珠江香浦想賢蹤芳甘但盼靈溪水縹緲時看英德峯
政簡刑清瘴煙息三邦擊壤樂耕農

海疆何幸福星臨數卷圖書伴鶴琴黃木風清雲黍雨
紅蕉日麗憩棠陰辛勤運甓無留事貞白酌泉不易心
最愛淮南詩句好雙魚豈寄粵中吟

送顧汝周令陽朔二首

舟楫曾聞到桂林灕山灕水自登臨衙前舊植萊公栢
堂上新張宓子琴翠羽飛鳴雲影淨紅蕖開落石巖深
從來嶺嶠多良士無愧無偏共此心（用宋靜江令詹元善語）
才妙長康重凱之誰言邑小政難施一冬雪片碧山渚
萬里梅花明月遲對客陶潛聊飲酒憂民元結也吟詩
垂簾日轉南窗下又是椿庭覲膳時

贈天長殷桐高

久別珠湖友於今接笑談文名皆不及詩法許同參日倦營巢燕心跡作蔛鸞戎濤音問絶那得誤空函

題殷桐高詩集後二首

天然山水有清音皓月長松自古今滿斛珠璣憑拾取工師不用苦搜尋

絳淺紅輕粉本眞筆毫水墨絶無塵東南耆舊彫零盡誰識當年薰習人

飲酒二首

閒房獨坐夏日長讀罷陳編自涵泳午餘脫粟猶未炊

潑得郫醪動豪興三杯入口即陶然急觴連飲餅已罄長安久客愁囊空青州從事孰持贈滄易洺淶俱有名濁者爲賢清者聖生平最愛惠山泉翠濤軒中浮綠淨其間京口及維揚堪與紹興並季孟南客爭言南酒佳北人自謂北酒勝關西桑落來蒲城淡而彌旨養情性安邑葡萄味自甘汾水羊羔色如瑩漢州鵞黃眉玻瓈竹葉烏程類清勁而今把盞傾茅柴皺眉蹙鼻耐苦硬譬之君子與小人一見便可別邪正北酒多烈南酒醇色香風味終合併但得餘錢留市樓挈榼提壺百事屏儘教二十九日醉不輸二十九日醒

振衣千仞上嵩華去濯足萬里凌蓬瀛此間呼吸通帝座乘風破浪無留行元叔太白沒已久人物千載推豪英一身過合繫天定萬事倚伏相虧成今朝有酒須痛飲胸中芒角何時平常思投筆從戎去刺姦討逆須號名挾纊猶能懷萬騎流醪亦足飲千兵親射鬼章擒蠻結策勳飲至烽炬明西京美醞盈萬石駃騠爲截駝作羹摐金擊鼓樂破陣吹彈笳筑琵琶箏肉陵酒澠須臾盡如飲渴驥餐飢鯨別携參佐開清讌吳歈楚舞聽使令數曲鐃歌次第和千言露布磨盾成此時快樂爵無算一醉何妨十日醒於乎魏尙已失雲中守北平飛將

灞尉輕馬革裹尸謗誰辨玉門萬里空歸誠致求盈餘但自苦不如醉鄉掐麯生盡將書籍街頭賣松醪金露連杯鐺

呈張衡臣學士四首

漠漠愁陰撥不開城西佇立獨徘徊春風入座回寒谷秋月當空上嘯臺蔓草何能纏直木繁花未許點蒼苔眉間喜色羣相訝可是龍門御李來

金鑑陳書重始興文章經術得師承沙痕舊識趨朝路蓮炬同看歸院燈報國惟憑三寸管傳家祇有半溪藤鴛駘騏驥殊高下一顧還教價倍增

瑤池鳴鶴響雲端風雅先登李杜壇不競心情澹於菊
相投氣味馥如蘭三升敢望清華地五斗何如措大官
匏繫何時脫身去冰霜歲序又將殘
和平謹厚允堪師玉色金聲禮樂資鳳閣元僚媲瓌頲
蘭臺良史屬郊祁目瞻山斗歸心丞路隔雲泥識面遲
干謁曾經嘲閣匾閉門杞菊忍朝飢

贈吳乾玉

不向金門獻子虛還同洛涘賦閒居琴書澹靜陶彭澤
邱壑風流謝幼輿月下開尊澆磊塊花晨點筆注蟲魚
松筠結伴成三友疏影寒香好讓余（嘗謂吳子、吾兩人偕桐高可稱歲寒三友）

疊前韻酬桐高兼呈乾玉

日邊何敢說逃虛得遇良朋異索居參會常如三足鼎
相需又似兩輪輿南山隱霧終文豹北海騰波屢化魚
直上青雲聯步去寒林寂寞獨愁余

歲寒三友歌

吳子西方之學者殷子南國之詞人我得二子爲伯仲
歲月雖久情益親揮麈講德把酒論文心淨白雪志激
青雲長松落落蔭千尺四時柯葉不改易瞻彼綠竹節
自堅梅花標格更超然古昔品題推三友天寒歲暮終
相守我輩作朋已耐久度才媲德何慚恧曾聞陶仲景
聽響松濤眠晝永又聞王子猷時時嘯咏耽清幽孤山
處士林君復橫斜百樹香滿屋三人欣賞本無心妄生
分別笑樸樕不逐桃李爭春陽不隨梧柳彫秋霜清泉
白石、映帶瀠洄乎其下偃禽靈獸、飛鳴走集乎其旁和
調鷹鼎鼐樸斲施棟梁弧矢備武庫簡牘供文場胡爲
沉淪野水寂寞空山支離偃蹇白鬢蒼顏羅浮夢杳湘
娥淚斑吁嗟乎龍蛇蚯蚓各有時高車駟馬多傾危三
十六湖好結隱他年築室買田相約同耘耔

歲暮遣懷

風暖冰開五九天春曦已到小樓前不知肉味踰三月
齩得菜根又一年紙帳惟憑書作枕墨莊只假硯爲田
江梅雪後無消息悵望孤雲野水邊

寄陸式周甥二首

棲留經二載旅食儘艱難有酒何辭醉無衣自耐寒黃
壚懷故舊（王庭曙徐太初俱沒京邸）白髮感衰殘（鄭羽嶠病後鬚髮皆白予近日亦有一二白者）仕宦誰相似鮎魚上釣竿
知爾耽風雅冥搜已有年別來一千日未見兩三篇廣
大才難强清眞句自傳西堂宗旨在愼勿徇時賢

寒夜聽隣家讀書二首

寒燈閃閃夜沉沉戸外風吹雪積深長記三冬讀書苦莫教他日負初心

荒雞唱後漏將殘通昔咿唔不寐難富貴多從勤敏得誰憐羅隱與方干

送張灼然令餘姚

張星正照女牛東雲裏雙鳧入剡中作息常如堯舊俗耕餘可有舜遺風性光明處塵難染才靜深時事不叢西水峯青二百八芙蓉四面絶玲瓏

上巳後三日偕殷桐高遊王氏怡園小飲孫殿符齋中郎事次桐高韻二首

沉吟鎮日獨揞顧那識名園景物奇卜築已經三世業辛勤奚啻十年思迷離樹石遊多誤曩歷池臺到始知還似稽山相禊飲衝筵共笑客來遲江鼎臣適至故戲之

輪囷古樹占南軒庭中楸樹相傳數百年矣徙倚朱欄愛日暄種得名花常解笑籠來異鳥自能言一潭卵色風泉湧幾處雲根露地掀世上紅塵都不染暫時登陟爽心源

元長族兄招遊西山先期往蘆溝橋署中夜飲德風堂作

不到高齋已十年壁琴庭鶴故蕭然難教濁水爲清水喜見荒田變熟田月色流雲常朧朧花光映燭愈鮮妍

百壺且盡留洪量好向丹崖作醉仙謂在座諸君

進山

侵星過蘆溝山色空濛裏行行盡平岡互折復層累風生澗谷中千樹皆西靡後騎忽奔馳前騎渺山背常恐巖翠深失道落蒼耳老馬意解人迅足上峗嵑餘勇猶可賈何用著鞭箠

石佛寺

層嵒一片石刻畫菩薩狀老僧不出門安坐聽樵唱

羅睺嶺

登頓犖确難如過九折道白雲不歸山衣狗幻天巧長空紅日低四顧衆峯小峻阻忽平夷松楸互回繞時鳥送好音頓覺開懷抱同遊六七人眞率絶虛矯正宜班坐飲莫被澗花惱數觥固不辭百壺尙爲少長嘯招遠風高歌振林杪

古松歌

入寺忽見一株松支離屈曲環庭中紅日當天正卓午欻然飄颼生凉風合星漏月幾千歲幻化牛犬誰能窮離離翠實莫計數飛節偃蓋遮虛空此間疑是獅子座八萬四千如堪容嘉名天錫經兩代題曰萬壽之蟠龍承鎭殿門表靈瑞蒼皮老幹還麗麗似踵四王肩韋將

法筵龍象相稱雄欲尋好手作圖畫裝襯幢軸懸房東
一盞清茶日欣賞不須登陟攜孤筇
孔雀庵
日晚投何處雀兒名山有小庵塵緣能不染佛法豈難參
入室窺珠藏開軒對碧嵐樹頭兩黃鳥恰似聽清談
食櫻桃
臘珠一種說金丸此日嘗新萬顆丹山寺月明人飽食
空盤莫誤認瑛盤
岫雲寺舊名潭柘
出岫閒雲得暫停 宸章照耀賜新銘莊嚴妙相旃檀

海清淨琳宮貝葉經五蘊歸空如水月諸緣放下任風
鈴禪師數座蓮花下聽法還來大小青山中有善虫五百即靈蛇也
謝別元長族兄
天氣清和光景佳山遊兩日少開懷禪房盆盎花如海
官閣尊罍酒似淮魚膾從來爲美味魚出潭河葵羹原不是
清齋爲予病而設幾時得踐歸耕約吳市金陵杖履偕
同謁選諸君讌集限韻二首
地分南北與西東天下爲家遠近同爭長誰嫌滕薛小
主盟自讓晉齊雄千秋氣節推元禮四海交情重孔融
滿院槐陰遮烈日開襟且受快哉風

顧厨君俊接車茵自古交朋屬五倫縞紵雖緣情義合
金蘭還藉酒杯親何妨翳薈栖鵷鷺應許蓬萊步鳳麟
此日臺郎觀氣象德星相聚傍 丹宸
次韻和桐高雨後有懷
卷帙生魚蠹堂階畫水衣時時雲影亂忽忽日光微簟
冷身耽睡茶甘舌自肥江河隨地是正好掛帆歸
次韻和錢瑤圃農部西苑觀荷二首
積雨初晴伏暑中扶桑旭日玉華東亭亭出水葉齊碧
冉冉生香花正紅自識天池多上品那知野沚有芳叢
沿堤小酌長松下好詠微涼殿閣風

看花未醉肯言歸況是天香出紫微湛露晞時還的的
薰風被處始依依由來結實心常苦縱使重葩貌不肥
對景聯吟富佳句清寒敢道似徐璣
次韻和吳赤谷京邸遺懷四首
匏繫無端年復年江東薊北兩茫然秋風幾度槐花落
春雨頻經鴈陣旋絲竹盧傳安石墅煙波久待志和船
客懷鄉思相鈎鎖悵觸斜陽缺月邊
天街車馬滿塵埃遣却羈愁仗酒杯何處能逃三伏暑
幾時得上九成臺閒雲出岫難爲雨散木留林豈是材
脫略莫嫌疏禮法蟲吟蟬唱客誰來

江深海闊壯風濤遠望終教心力勞相對淸言如鋸屑
一聯佳句勝投桃 原倡兩度秋風吟蟋蟀三年梅雨摘櫻桃予極歎賞之 沿門洒
掃身猶困入市歌呼氣亦高鳧鶴何須較長短妍媸得
失任時遭

冉冉流光駒隙馳平生心跡少人知鯤魚擊水俄千里
鷦鳥巢林只一枝此日車裘懷季路他年農圃學樊遲
仁規義矩吾儒事莫說知雄及守雌

秋日偕王尼鄉張九野過孫殿符寓齋同遊宛
平文靖公怡園二首

素心相約訪名園得遇輿公便入門芳草閒庭宜水石
奇花小苑憶琴尊層層密樹藏高閣落落疎林隱短垣
共說平泉風景好居然城市一山邨

巖下稀聞桂子香欣看秋色滿庭芳雲霞變幻千枝麗
繪繡彰施五釆妝自有重樓能引勝 樓名 可無曲水使
流觴宋中池館多名蹟莫羨裴家綠野堂 兩君皆歸德郡人

九日李能一招飲登高二首

良友招邀得舉觴相隨緩步陟高岡山川大抵皆陳蹟
日月何妨在醉鄉尚有雲煙生遠岫已無風雨過重陽
紅車白馬紛來往野老籬邊菊自芳

此日登高遠近同於今北地似南中人逢舊雨頻賒酒

天放新晴好射鴻野草衰猶晞曉露幽花落亦受涼風
整冠休笑彭霜鬢英妙原輸賈與終 謂淑程能一兩君

送李能一歸夏邑

丰儀朗朗玉山行輦下咸知僊李名笑我三年遲短簿
多君五字擅長城望雲蚤遂趨庭志折柳何堪送浦情
日暖風和歸路好平臺回首轡紅輕

庚子正月五日李尺扶招同胡黃間納言鄭翊
端集寓齋小飲即事和陶公遊斜川詩韻

獻歲方五日結伴得三休乘車與策蹇共作城東遊御
溝水已泮玉河水初流掀騰看浴馬安穩想眠鷗陽春
一布令萬物升崇邱幸際昇平世輦下集朋儔有詩互
吟咏有酒交獻酬聚散須臾間能如鹿豕不淸朗良可
樂富貴每多憂相期守貞素身外復何求

閒步城南二首

蘆黃葦白蓼花紅萬木蕭疎九月風日影霞光天蚤晚
車聲馬跡路西東炎涼不信衡兼續得失懸知苓與通
自笑詼諧似方朔占星好問大王公

行到荒園觀古松 松在風氏園相傳金元時物 儼然馬遠畫圖中枕
流漱石愁能遣樵水漁山樂不窮 元末陳逸民語 洄巾角高標
懷有道酒杯逸趣慕無功人間寵辱須臾事一昔霜彫

半樹桐

望野

出門莫問路西東野色天光遠近同鳦至鴻歸皆社日

桃開李謝總春風銜杯那得沽三白(吳中酒名)炊飯何妨作

二紅漫道聕清須努力中書自屬筆頭公

清明

販魚鐘鼓寂無聲獨坐西窗短榻橫煙火萬家經熟食

風塵四載又清明春寒春煖花應恨人去人來鳥不驚

細柳靑靑芳草碧潞河一棹便歸耕

王兆棠有怡園之約旣而不果是日諸君咸過

敝寓尺扶有詩見示依韻和之

苦心爭說學陰何下里聊爲薤露歌啼鳥落花春晝永

關風伏雨客愁多名園好待尋紅藥美酒空思卷白波

相過淸談殊快意翛然踏破一庭莎

三月十三日李尺扶殷自牧偕遊拈花禪林蓋

益都相國萬柳堂故址也卽事次自牧韻四首

倦枕愁聽雨滴簷良辰樂事恐難兼雲輕郭外山增秀

霧散林端塔露尖花鳥當年傳杜曲鐘魚此日誦華嚴

前身或是龐居士栢葉楊枝信手拈

蟻鬥紛爭蜂散衙溪鷗冷眼看堤沙閒房可有聰明樹

廢圃應無富貴花竹下淸齋參玉版杯中灝氣飲流霞

幾回欲向亭皐去失路空思引路鵶(神鵶引路見黃山志)

永嘉太傅闢林泉萬綠叢中息萬緣賓客時遊上巳日

車茵每愛杏花天波稜贊得朝供餕鹿角攜來晚擊鮮

誰改芳園爲梵宇高僧不學辟支禪

危橋欹樹怯登臨枝上鳴禽送好音地近枌楡遊自樂

天當穀雨晝常陰詠歌只合宗詩史諧讔皆堪入語林

莫笑柴桑難斷酒車前對飮亦開襟(余欲飲酒不得故云)

送天長陳緒倫赴陝西軍前

元龍豪氣素無前快馬輕裘正少年渾脫旋看靑海月

天橈還帶合羅煙轉輸護將營屯地檢校蒙番牧放田

待得諸君銓敘日勞臣職位已三遷(緒倫就選倘蚤願往効力)

送家達三姪之官遵義

普天率土樂昇平捧檄何妨萬里行黑水寒煙宣慰第

碧雲殘照夜郞城蒙茶細啜鼠姑醱耶酒微酣魚舅烹

托諾烏通蠻語慣咸知少府有能名

立夏

昨日春風猶澹蕩今朝夏景已清和山蔬食棐皆成蒻

野竹生芽亦滿窠腹飽翻嫌茶味薄囊空怎說酒錢多

晴窗晝漏如年永讀罷殘編自放歌

陶然亭雅集送徐省庵之官昌黎拈淸和爲韻二首

嘉隆相業憶文貞今日來孫宰北平飛絮滿林愁折柳落花垂地喜遷鶯金蘭氣誼情何厚氷雪襟期政自淸觀海登山尋斷碣風流猶說謝宣城先祖任永平司理時一柱峯澄海橋諸處俱有題詩刻石

妙手烹鮮五味和盈尊酒色似新鵞趙仿濂治具風前酒肴甚佳脫幘頭班白日下彈冠面醉酡抱質懷文惟子獨論經詠史較誰多同羣一鶴高飛去惜別翻成懊惱歌

送張泗水令雲陽

天上張星分外明令君何事憚長征到來劔閣山方峻行過瞿塘水自平百里栽花勤灌溉三年製錦細經營鵑亭鳳嶺時登眺可憶吟詩大瘦生

與休寧趙仿濂兼似晉陶

喜君與致尙如前久駐高軒笑語便慷慨交情推北海縱橫才氣是龍川花明月皎酒三雅雪淨氷淸書一編莫以僧彌誇法護次公也有筆如椽

輓富平石衍尼二首

見面無多日俄驚訃信傳海腴難去病金液或延年祿寧非命茫茫莫問天今朝失良友痛哭寢門前

京華作客久辛苦爲微官十口愁長日三春忽減餐前程如夢幻後事儘凄酸旅櫬歸應蚤氷霜遠道難

和殷桐高詠物四首

側翅斜飛低復高身輕到處好遊遨澄溪十里鋪紈綺豈獨春風似剪刀燕剪裁波

水煖桃花二月餘層波疊浪暗吹噓忽從泉室翻新樣世上機絲總不如魚梭織浪

吸露餐霞序已秋氷輪皎皎素光浮天然自轉淸商曲一夜西風萬樹愁蟬琴奏月

鴻蒙一畫始開天八法雙鈎衆體全萬里長空任揮灑丹雪自有五雲箋鳫字書霞

南圓詩鈔卷六

長洲尤世求念修

沁雪草

恭輓

聖祖仁皇帝哀詞十首有序

歲次壬寅十二月初四日恭聞
聖祖仁皇帝升遐捧讀　遺詔悲哀號慟伏念草土臣
世受　國恩常思報効在監在部十有餘年近以
丁憂囘籍竟不獲一見　天顏少遂瞻雲就日之
願今　龍馭上賓追攀莫及而孤臣連際家艱陡

遭　國恤集蓼茹荼罕有倫比哭臨之後恭賦輓
詞十首雖才識淺陋未能頌揚　聖德神功之萬
一亦藉以誌遺弓墮髯不勝鼎湖之痛云爾

華封將請祝　遺詔忽頒來細雨諸天淚淒風萬壑哀
恩深感流蔡化洽哭提孩亨國高華后乘雲陟九陔
量合乾坤大心涵日月明巍巍雖有象蕩蕩自無名七
政懸衡定三危舞羽平　徽稱終不受至德盡歸誠
燭幽惟睿哲扇暍荷寬仁餽餉籌謀切徵輸蠲復頻齊
民德似草化國澤如春蠕動蠉飛類生成總大鈞
兩宮隆孝養　九廟備烝嘗祇事神明格敷施士氣昌
桴航通卉服旌鉞震蠻方夂克承天意云何返帝鄉
禮園既精粹學府更弘深作述稱明聖圖書貫古今絲
言垂訓典雲翰重璆琳堂上瞻題額欷歔涕滿襟
南巡西狩日咸得覲龍光繼續分耆耋詩詞採俊良耕
耘咨疾苦介胄問痍瘡水土平成後彌深未雨防
五福躬兼備憂勤七十年河山荒禹甸衢壤戴堯天九
族恩封渥羣工爵賞延車書洵届遠弓矢獨超前
撫夏開基正尊親受祚長鞭笞猶不忍補助尙如傷眷
命歸眞主驅除啟聖王　誓言流肺腑慟哭聽宣揚
動業同天峻謨猷與日升宮庭常翼翼帳殿亦兢兢物

阜民皆樂時和歲屢登不才愧椽筆累德竟何能
驚惶悲　國恤憯怛痛家艱留得殘生在還居堊室間
音徽傳玉几劒舄閟橋山無路追攀去空餘血淚殷

大雪日作

茂樹彫零芳草殘了無情思倚欄干大裘萬丈城都蓋（見香山新製綾襖詠）廣厦千間士盡歡（見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不信神僊
隨富貴莫教飽煖忘饑寒飲冰煮雪尋常事簑笠孤舟
憶釣灘

李尺扶淑配許孺人病没詩以輓之

蘭蕙吐喇花梅桃結芳實風霜萬木彫雹霰百卉厄餘

杭有李君遭此悼亡戚人生過中年哀樂時時集花月同壺觴一朝生死隔堂上吹篪塤牀前徹琴瑟黃昏晝簾垂遺挂猶在壁每詠二子詩情深欲雨泣矧惟許孺人懿行難縷述素性既寬和勤儉以爲德相夫與鼎子內政具修飭良人時出遊甘旨共朝夕翁媼相歡然如兒恒在膝同氣敦友于千指仰衣食支吾無怨言推解無德色親串頻饋貽鄰里通假借孤寡皆懷恩童奴鮮訶叱旭日躬蠶桑中宵效紡織唱和三十年靜好如一日緣何困二豎半途遽分拆修短數難齊年壽少至百五十非爲夭況又過其七篝燈兒讀書提甕婦出汲繡

絲弄諸孫竹馬喧諸姪含笑歸泉臺生者空哀恤不及待來茲不見君捧檄譬之操舟人風波正危急欹帆側柁間性命繫呼吸及乎衆登岸舟人忽淪溺轉念轉心傷老淚迸几席走也黜無文才疏寡學識誰能揚芳徽史通大手筆（沈南指太史爲作傳）

送殷桐高令太原四首

千里雲山近帝京飛鳧却在晉陽城繭絲自昔爲民累保障於今舉政平跡涉風塵常灑落心涵海月自光明令君才望誰能及丰裁還教一座傾

廣陵人物盡風流經術文章讓踐猷小閣凝香揮麈尾晴窗漬墨寫蠅頭當年虎觀魁多士此日琴堂邈寡儔十里芙蓉開晉水公餘載酒且遨遊

學古優優好入官那知數載滯長安濤聲月色勞鄉夢寶氣珠光湧筆端澹穆高情人似菊清芬逸致臭如蘭賞音時許爲知己鴈鶩焉能婉鳳鸞

欵啟終慚枉用心多君識古又知今衙前蚤著神明譽座上常書清白箴塞草山花供嘯咏魚泉石室任登臨他年報最來京邑車騎雍容衆共欽

蕭山道中

光景佳時少破顏舟行不住鳥綿蠻四圍樹木都臨水

兩岸人家總傍山宅石何能尋古穴流杯已久沒荒灣南朝義塔今猶在讀罷殘碑涕淚潸

過紹興

乍聽林間布穀鳴荷鋤人盡事春耕一邨綠水分前後兩岸青山管送迎簡傲誰知安道性疏狂尚識季眞名晝長倚枕蓬窗下閒數飛花過越城

龍泉山謁王文成公祠

姚江明聖學直揭致良知入室淵騫侶傳心孔孟師才名眞蓋世經濟足匡時仰止平生切龍山展拜遲

謁黃忠端公祠（公諱尊素餘姚人）

在昔東漢衰政由十常侍俊及儲顧厨牽連赴北寺誅
夷復禁錮善人鮮遺類天心遂改移國步終陵替有明
遺末造客魏相朋比鴟鴞生九頭豺虎予兩翅七君子
何辜贓罪出羅織拷掠無完膚梏拲十指墜忠端死少
遲成仁總一致碧血映丹心兩間留正氣疏草至今傳
感憤每垂涕見幾能保身不欲居明智談笑犴狴間畢
命乃遂志長夜忽大明耆艾復在位奸黨正刑書委鬼
先絞縊煌煌恤典優晉秩又加謚廟貌儼神明烝嘗千
載祀不聞漢黨人解禁邀恩例立朝大節同褒忠頌懋
帝拂拭庭前碑一字一歔欷

桐江

于役已兼旬愁懷誰與語日暖花欲然泉聲咽悲楚草
色青於藍茸茸麗赤土但聽幽鳥鳴山高不知處樵採
怯攀緣時恐遇豺虎風波晨夕多難覓綸竿侶轉念轉
心勞一帆疾如弩

嚴陵釣臺

高風邈難及千載仰斯人未滅狂奴態寧爲漢帝臣江
山還似舊祠宇却如新誰灑荒臺淚懷忠宋逸民

泊婁門

過家門不入客子又何之未效盧敖放猶餘阮籍悲停
帆燈火蚤背郭月光遲歎息囊金盡空思把酒巵

至崑山喜晤周錦天二首

風流懷老鐵常向玉山行今日扁舟去何人屣履迎殘
花隨水落倦鳥入林鳴幸遇同心友登堂舊榻橫

廿載重相見愁看白髮生炎凉知世態貴賤驗交情羡
爾孤峯秀憐予十畝耕銜杯徑須醉缺月恰初盈

奉曹德培先生二首

八十餘年强健身曠懷高致任天眞留香鄴架探書好
載酒雲亭問字頻祗有文章追正始從無筆墨到平津
聖朝求舊尊黃髮合遣輶車訪隱淪

馳驟騷壇久擅名凌雲才氣壓羣英文從已出方爲貴
事對人言盡可行鄭草江花常樂志嵇琴阮嘯偶陶情
傳家經術垂千禩況復門牆有戴彭謂廣平清河諸昆仲

出門

饑來驅我出門行路遠由來不計程收拾殘編攜敝篋
秋風一葉等身輕

嚴陵

嚴陵瀨下路勝蹟久知名百尺臺空峙千年風自清草
從波底活魚向石中行光景佳如此綸竿過一生

蘭溪喜雨作

雲霓望已久今日慰輿情共說苗皆秀還看穀用成山間泉活活溪上水盈盈好似錢塘棹江潮一夕生

西安

風雨西安路飄然一葉舟平灘人利涉亂石水爭流橋柚皆垂實尊鱸正及秋柯山僊蹟在翹首想遨遊

即日

綠陰深處一舟橫茅屋人家犬吠聲遠近山岡多赤土濛濛細雨點波平

與王江山兆棠

吾聞句曲三茅山茅家兄弟同學僊一朝丹成上天去空餘名姓留人間江家亦有伯叔季入山修道忘歲年化爲大石自奇幻屹屹不動山之巓其下城郭似蟻垤百里井邑桑麻川霞嶺秀峯望咫尺突星浮蓋東西聯僊人王子晉遊戲青雲端金爲帔兮玉爲珮吹笙一曲飛鳳鸞厯住清都太寂寞飄然乘風下九天欲施甘露濟蒼赤謁帝承明親敷宣鉛刀小試屠龍手雙鳧南指江山前江家兄弟去不返空山古木生寒煙問石石不語笑僊僊渺然一壺一卷聊自適目送歸鴻揮五弦清淨平易民可化水弱火烈無陂偏少需三載報最去攀轅臥轍留鐙鞭於乎巖廊高步致通顯瑤華重列僊官班

烏船行

我向江山去雇得江山船尖長而狹小厥名爲烏篷短篷僅足蔽風日薄版聊可供燕眠撇漩捎漬自便習灘高湍急多回沿篙櫓難施亂石裏或推或挽爭喧閧有時分寸不能上兩手力盡憑兩肩況復連旬旱太甚澗溪沙汀流微涓陸地行舟何乃爾不如棄置乘輿復於乎二氣有往復五行常變遷一憂與一喜二者循環然上水艱難下水易霖雨平添千尺泉側聽風聲響捍索片帆高掛同飛鳶瞬息之間百餘里兩日便到嚴灘前以烏名船恰相稱低頭曲體殊安便衢州橘香但過目蘭溪酒旨空流涎秋色平分風月好那知買菜愁無錢

將至桐廬作

意氣徒豪識見疎半生辛苦執知余窮途遣興三杯酒遠道銷閒數卷書過客誰尋皋羽墓居人尚釣子陵魚錦峯繡嶺如圖畫放棹煙波任所如

出瀧

雖名七里瀧其實七十里無風行自遲有風抑何駛山合水潺湲草香木常美雨過煙霞開幽鳥鳴不已捕魚有魚鷹一聽魚翁使小艇如浮萍出沒波濤裏吾心殊

灑然對景差足喜古來有桐君結茅隱于此姓名軼不傳採藥以沒齒誰人繼高風惟漢子陵耳

夜過藍溪枕上口占二首

乍見寒光水面鋪猶疑老蚌吐明珠浮雲掃盡青天出萬里空明月滿湖

數聲欸乃唱吳歌惹得愁人悵恨多底事秋來明月好乘槎可許到天河

客冬偶遊寶應爲吳明府留二旬邑中諸搢紳先生排日招飲欵洽備至旋里後扃戶齋居不勝離索之感因成長律四首簡寄并祈郢和以志不忘

正是殘冬風雪時孤蓬搖曳去何之人來江北衣常薄鳥度淮南影獨遲青眼相看憐舊好黑頭加敬喜新知高沙美醞占名久應許窮賓醉一卮

五桂三珠數弟昆（成劉兩家）嘉招次第舉芳尊芸窗竹靜書連屋蒲室香清花滿盆白傳池亭遊攬勝謝公絲竹聽忘言平原十日寧須羨步屧重來席尚溫

健筆當年賦上林遺編讀罷淚霑衿（喬石林先生集中有不河築堤四不可議）何辭痛飲過三爵詎料華筵直一金越石清剛休露穎季文通敏且鳴琴風吹月轉更籌急剪燭聊爲莊舄吟

貪泉不害隱之清曲直終難口舌爭蕭寺遲留冰未泮孤舟漂泊歲將更林園日暖寒梅放庭院風和快雪晴白飯黃虀愁屢空閉門還想出門行

寄謝吳明府四首

自古循良著漢京寬嚴得失細題評悠悠不信人皆濁矯矯何妨我獨清數月令行知欲殺三年化洽頌更生開尊喜遇喬家白淺量猶能飲巨觥

文章學術久堪師酌古論今左右宜史氏三長彪授固書家八法獻承羲風清宓署琴聲淨日藹潘輿花影遲

片刻便看官事了旁人莫笑令君癡

鉛刀自鈍莫邪銛砥礪寧須藉石磏判牘更長霜滿屋裁書燭短月侵簾陽回黍谷春先至凍合黃流客尚淹聞說豪强多斂迹願公此後霽威嚴

掛帆一昔到江東順水更兼遇順風作客何能留歲暮還家孰肯信途窮茅簷雪片春燈裏官閣梅花曉夢中日上南榮遲睡起醉鄉我欲訪無功

次韻題孫彌邵柳陰閒坐圖四首

數枝垂柳拂柴扉草長溪邊花落稀底事羣鷗不飛去幽人靜裏久忘機

雪竹霜松並作朋俗緣已息道緣增半生心跡誰題目
識字田夫有髮僧
勿勿浮生一夢中未曾頭白已成翁行吟戶外梧桐月
坐嘯林間楊柳風
一字從來易一縑唐詩晉帖故相兼畫圖賀老形神似
白也還教著筆添

偶詠

多病相如已倦遊囊空久典鷫鸘裘子虛賦就誰能識
封禪書成好待求雪滿梁園曾授簡車驅蜀道復鳴騶
漢廷多少才華輩可有忠言諫獵不

寄王江山兆棠二首

三衢皆櫂短篷船光景依俙在目前風急千重波裏月
潮平一碧鏡中天斜陽樵唱隨高下夜雨漁歌接後先
自別須江勞遠夢寸心特托尺書傳
風木銜悲歷四秋窮來無策可銷憂誰憐葛帔常衣任
自識荊州欲就劉狡獸能爲三窟計微禽不過一枝謀
泉山把酒如西望有客看雲獨倚樓

懷李榮經凡扶二首

濶別踰三載長途未折梅王尊能叱馭張詠自憐才曉
日山雞舞清宵杜宇哀大江葭菼揭鱗素幾時來

蜀道何云易一官萬里餘中申應詈女眇眇尚愁予向日
碧注郫筒酒鮮分丙穴魚邛山鷫詠日回首亦欷歔有疾

偶過目耕小築與默存比部話舊四首

歸來數載釣江濱不染關中一點塵笑我雞栖侵短國
影君鶴立隱長身微雲細雨花間屐白石清泉畫裏人
旦夕明廷思陸九徵書下及好投綸
莫說才華冠漢京丰儀亦足動公卿爽鳩晉秩年方壯
神武辭官世太平倚樹看雲三鳳集臨窗攬鏡二毛生
桃花流水幽閒地小築東頭榜目耕
添得香嬰爐火然一甌雪乳汎輕圓飛來伏頂華亭鶴

種得淩波甫里蓮白地明光裁袴服烏絲欄界寫蟲篇
高車駟馬原無意廉石家風素業傳
停辛佇苦總歸吾舌底銜枚手捋茶八口幾曾求二頃
十年何用賦三都沽魚酘酒生涯晚躍馬鬬雞材力殊
願與天隨爲老伴南園北寺共清娛

題畫

落落兩枝松亭亭一片石彷彿煙雲生風濤來枕席夙
昔有志遊名山羈縻那得超塵寰憬然一覺華陽夢留
得蒼髯圖畫間

送戴農部書升守桂林二首

揚帆直指楚江潯山水幽奇古桂林紫綬還看五章錫黑頭未許二毛侵三方政合鼎鐺脚令弟巢嶔通守肇慶綠濟分巡南韶兩省聲傳氷玉心他日明廷遷擢去雲龍到處沛甘霖

卓魯龔黃近世稀知君志不在輕肥春來雨露頻施惠秋後風霜偶用威鈴閣琴聲鶴自舞訟庭草色雀常飛荔山邑宰如相問爲道休文減帶圍謂顧陽朔汝周

題觀釣圖

坐觀可有羨魚情不執綸竿不釣名渺渺煙波千萬頃秋風何處少蓴羹

南園詩鈔卷七

南園詩鈔卷八

長洲尤世求念修

沁雪草

癸卯元日

天上龍飛萬國春傳來丹詔布寬仁皇輿不改山川舊景運重開日月新一統車書弘禹績兩階干羽格苗民田間預卜豐年慶三始今朝喜得辛

次韻酬顧樂冶先輩見贈

瑶箋一幅落蓬廬滿座春風慰索居笑我清茶爲美酒知君緩步當安車名揚偪仄留鴻筆學海幽深得異書

不識由來精藝事上醫醫國竟何如近刻有賣藥書

題石門吳孟舉黃葉老人遺照二首

蘆雨菰煙任所之溪邊艤棹日斜時西風落葉知多少攜杖閒吟種菜詩種菜詩和者甚衆

磨丹漬墨細評論師是虞山友晚邨歎息尤蕭無片字補亡僅有一編存所選宋詩鈔梓行後先祖始得朱竹垞太史輯錄文簡公詩文因刻遂初遺稾故未及入錄

牡丹

春來排日數花枝姚魏緣何開獨遲紅艷偏宜晞曉露芳華可愛胃遊絲艮辰彥會多欣賞薄靄輕陰好護持

一曲清平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時

堯子塢墓祭作二首

底用肩輿到岸頭岡陵陟過盡田疇山屏水鏡誠安宅月駕雲裝自樂遊肯信殘生心獨瘁難禁病眼淚雙流壽宮卜兆知長久多少祁連塚不留

培龍樹檟葺籬樊杖履追隨只弱孫葑里琴書陶栗里山郵車馬杜江郵千章有日連塋域雙表何年矗墓門莫忘西堂貽舊業享嘗安足答深恩

燕子來巢二首

庭花落盡落酴醾正是梁間語燕期頻去頻來千百匝

智鳥從來說鷾鴯巢成漫說子生遲羽毛豐滿同飛去

黃昏未放竹簾垂

簷下回翔有幾時

先妣三週述哀二首

稽顙靈牀淚滿襟追思嘔血轉傷心窮愁每歎生如寄疾病誰知口似瘖慘澹開軒霜露夕淒涼小院竹梧陰慈恩罔極難酬報謹守前人清白箴

板輿罷御忽三秋想像形容繪畫留訪道花姑爲接引尋僊阿母共遨遊常將寶訣傳忠孝不與塵闤結怨仇痛念孤兒貧困甚幾時抔土植松楸

韓范奉節希遠

一官何足戀遠道苦卑栖赤甲寒雲澹白鹽殘日低魂歸杜宇哭鄉近鷓鴣啼留得詩篇在千秋好品題所著有浩然集

憂旱

殷殷塡塡久不聞三江數滴豈難分南風鎮日吹林木但見青天起白雲

野步

天氣中秋好林間鳥雀喧人家葑水曲寺院米花村塔影遶高樹山光落小園過橋徐步去何處舊蛇門

彌郤見過

足音空谷喜跫然清坐移時簷影偏勒住黃花寒露後飄殘金粟晚風前南山隱遯徵明逸北地賢良舉廣川說與先生都不應但看天際起雲煙

題起東弟坐觀垂釣圖二首

何事寒江戴笠底須齊澤披裘垂綸自有童子目送雲行水流

科頭踞坐磯石一曲山泉湛然觀物還同物化南華便是眞僊

題武書弟秋林讀書圖二首

年少分陰是惜研摩舊史前經凉風已過梧院皓月還
來草庭
秋林一卷讀罷餘味時在胷中他日笑談揮麈羣驚吳
下阿蒙

不作

不作漁人守釣磯還如旅客掩柴扉鄴都應阮音書少
栗里麗劉步屧稀食澹久忘魚膾美烹鮮聊喜蟹螯肥
開尊獨對新秋月滿院淸光並日暉

秋雨

料峭西風又晩秋殘花敗葉滿荒邱平生不聽吳孃曲
暮雨蕭蕭也解愁

久不得京信

關山不少鴈南飛秋去冬來音信稀愁絶香溪漁隱叟
寒風鎭日倚柴扉

登揖青亭舊址

西南山色佳層層畫屏似遠樹隱浮屠日夕郁煙起遥
聽南禪鐘有懷蘇長史皇祐放逐人風流映千祀至今
滄浪亭軒車多至止東望香溪橋別墅築於此翠竹干
青霄紅葉出綠水莫笑輞川莊未歸摩詰氏江湖念京
洛元兒尙留都中山林跡城市居欲同木石遊將與鹿豕昨非

寧盡非今是未必是輿廢原無常成虧亦偶爾何年揖
青亭巍然復高峙

翠栢

萬木彫零百卉殘嚴霜急雪護持難亭亭翠栢還依舊
留與詩人伴歲寒

甲辰元日

栢葉椒花歲事宜屠蘇到我不妨遲三冬耐得冰霜苦
又是春風拂面時

壽孫彌郃六首并序

葑里孫彌郃先生吾黨之益友也居心誠慤制行
端方是非不惑於兩岐取與必嚴於一介洵所謂

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也弱冠論交忽焉六十
松筠孤峭晩節益堅薑桂芳辛白頭彌烈於其初
度之日因賦七言今體六首以介壽焉性情文章
之並美學問材藝之兼長往復形容流連感慨覽
蕪詞者知先生非今人乃古人也上春始和先生
掩關却賀若有深念然故勸以達觀要以參學庶
幾頌禱之義具焉不但陳九如十有而已也先生
能聽鄙言爲之逌然一笑乎謹洗爵斟醪以進

花滿瓶中酒滿巵耆年介壽底須辭庸虛詎意邀青眼

鄙俗猶誇識紫芝樵水漁山艮可樂蓑堂衆雨未爲痴
夙欽直諒同羣少過失終貧益友規
五年以長許隨肩英妙才名獨占先筆削陽秋安國史
推蔵零雨子荆篇四休已得逍遥法七老還將圖畫傳
美酒盈尊且沉醉莫教辜負好春天
狎鷗放鶴隱溪東長嘯雲山眼界空屈曲焉能效逋峭
是非久已付苓通人傳紈扇新詞麗我愛巾箱小楷工
椀茗爐香時在御北窗高枕聽松風
瀟洒風姿逈絶塵優游觀化任閒身長裙高屐空傳晉
白犬丹雞尚識秦煖老何須尋種玉調飢自可採懸蕁
幾時得遂逃禪約雪壯香南著兩人
一物不將佐壽筵但持杯酒祝華年賣針自詡詩騷雅
撥鐙誰知草聖賢貝葉蓮花時學道明童姹女小遊僊
春和衡宇欣相近往返無庸假竹篴
曷鼻黶顏莫厭憎鳶肩火色蚤飛騰寥寥那是山林客
碌碌皆爲粥飯僧篆刻難成千葉楮丹鉛枉費十年燈
於今結習銷融盡贏得心空福培增

喜顧桂臣可均二甥自石門至

兄弟年俱長欣看兩玉人摧傷悲骨肉離索念姻親北
去徒勞勩南行亦苦辛予將入都二甥欲往蜀中省覲幾時重聚首欵

曲話連旬

脩葺山房二首

憶昔經營日春秋幾改更九原猶可作一事竟無成竹
下看烏集松間聽鶴鳴從今墻屋好風雨不須驚
老屋深山裏欹危得拄撑莫教狐穴近要使鹿逃平檍
樹何難植槿條亦易生他年籬落外扶杖踏莎行

別諸親友

葑水門東話別離家鄉風景不勝思長堤步月還尋菊
曲岸看花復聽鸝文字誰傳千載後功名已悔十年遲
歸耕終踐諸君約蔡會吳苞是我師

錫山道中二首

閉門始信出門難方枘何能合鑿圓兩鬢秋霜年半百
一帆春水路三千晴煙芳草飛桑扈落日深林叫杜鵑
舊約山靈當不負塵中尚欲了塵緣
回首城南尺五天鴉翻鷗沒夕陽邊松筠寂寞三間屋
禾黍荒蕪數畝田仕宦人誰爲令僕馳驅我自愧林泉
閒雲出岫能舒卷豈若春蠶作繭纏

京口二首

離家纔兩日忽已到江邊出口容吾後揚帆讓彼先浮
生頻過此前路總茫然底事眉山老歸期但說田

日色淨江光金焦山色蒼往來限南北今古慨興亡寺宇何巍煥煙波正渺茫翻飛愁衆鳥遼廓得高翔

黃河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萬里何雄哉大聲出地撼山嶽高浪薄日乘風雷禹功既遠故道廢汶濟汴泗咸爲災淮揚二郡地最下人民飢溺誠可哀　聖主龍飛修六府平治水土咨公台怒濤不藉錢塘弩洪流未竭淇園材河伯效靈衆工集重鎮支祁囚黃能匏子歌兮宣房塞誰言氣數難挽回行人到此盡利涉南北一棹千帆開沿堤煙火成聚落塒雞籬犬啼嬰孩楊柳陰中麥麻盛從今田土無汙萊

宿遷道中

雲帆前後接轉運向燕京浩浩淮流順洋洋河水平三關客易過八閘豈難行蚤上天倉去歡呼萬室盈

蒙陰道中

柴車一道獨巡征露宿風餐莫計程野渡寧知水深淺徒行猶識路縱橫層層嶺阜良田少落落郵莊遠樹平鳥雀羣飛奚足數去來白鷺最分明

張夏蚤行

五更催客起櫪下馬頻嘶野宿愁聞柝曉行倦聽雞星明疑月上地迥覺天低一昔逢甘雨山田麥秀齊

趙北口

燕南趙北各分疆細柳新蒲一水鄉垂釣江潭鮮味足却來此地喫魚湯

送戴婿景庭省覲往韶州

留到韶江去高堂問起居鶯花三載夢椒葛幾封書薄宦投針似微名畫餅如客中還送客分手益欷歔

送陸甥近侯赴河上

好從單郊借前籌河上司空有夏周春水桃花防泛溢秋風瓠子備漂流搴茭下楗千工急築堰穿渠萬頃收參佐於今盡通儻　至尊南顧可無憂

送周天玉之官建水

盤江索嶺是滇中六詔由來南詔雄地暖三冬無雨雪天清六月有霜風猿鄉木合層層碧巒洞花開日日紅辛苦一官行萬里獨騎驚馬趁飛鴻

南園詩鈔卷八

南園詩鈔卷九

長洲九世求念修

逢辰草

七月二十一日　乾清門引　見恭紀二十韻

金風銷夏暑白露肅秋涼（了時交白露）雞唱千門啟鐘鳴萬騎驤重雲遲曉色細雨濕晨光詎意漁樵侶還同鵷鷺行羣公皆濟濟多士正蹡蹡日出晴霞麗天開灝氣昌同升丹陛左齊跪玉堦旁　聖意虛延佇臣心儼對揚覲明懸日月聲律振宮商（上向世求注目久之日奏　玉音洪亮同符　聖祖）進退郎曹引諮詢保相詳衣冠猶鏨肅步武欲翺翔此

日瞻　天表何年近　御牀微官初拜　命萬里已投荒疋馬馳齊魯扁舟放沅湘艱難經草峽容易上瞿唐德被峩山遠　恩流江水長文章悲李杜風雅慕蘇黃樸實承家學清勤累世芳松筠堅晚節葵藿向朝陽何事倖三異還希錫五章

出都四首

策馬南馳蜀道長衣冠猶帶　御爐香　君門迴首青天上時繫葵心日月旁

奮武修文靖八荒太平　天子正當陽過家閒話漁樵侶親到蓬萊見　玉皇

不如樂至與金堂猶勝長沙與夜郎昔日文翁能化蜀居官願學漢循良

竟成詩讖向梁洋（北上道中有峩山及棧道之句）骨月分離各一方落日哀猿啼不住三聲已說斷人腸

九日

今朝佳節是重陽何處登高可望鄉目送飛雲從北去身隨旅雁向南翔平林落葉餘空樹儉歲秋禾未築場却喜先期遇知己採茱萸酒及茶香（初八日飲滕縣　鍾明府署中）

渡江

皓月明星夜未闌一帆今已到江干蘆中鴈鶩皐棲靜

水底魚龍伏夜寒不覺三山倚枕過頓教百雉舉頭看興亡多少英雄恨橫槊高歌笑老瞞

過家二首

今日雖歸未是歸鄉心客思兩依依天寒已苦風霜重道遠常愁雨雪霏聽角聞砧腸欲斷看雲步月淚頻揮南來歷數隨陽鴈那肯回旋向北飛

帝德同天萬物春孤臣捧檄蜀江濱拾遺補闕原無分巫峽瞿唐亦有因（今春北行有落日青林叫杜鵑之句）羨彼閒閒是桑者憐予草草作勞人菽花蘿月（秋）光好何日歸來萬里身

出薊門登舟別諸親友

揮手別親朋征途向南指葑溪一葉舟萬里從此始昔
年懼遠遊今悲失怙恃豪氣猶未除饑寒久爲累有客
南浦來備述土風美水畜賤魚蝦陸產厭鹿豕秋粳甘
復香春釀清且旨毛毳盈機杼錦繡積筐篚僕從皆歡
忻妻女亦色喜身爲吳逸民名列蜀下士紱服雲龍章
末由戲階戺形容瞻畫圖愾息聞享祀鼓吹乘軒車心
悲淚不止事父資事君孝敬同一理奏對非虛言清勤
敢自矢他日叠歸來廬墓以沒齒

江口觀潮

聽說浙江潮未見潮頭大平生滄溟懷江湖尚爲隘今

出鳳山門寒雲正靉靆天風寂無聲水勢自澎湃吳越
忽興亡錢趙復成敗當時英傑人於今竟何在惟有伍
大夫忠烈炳千載職水奉天符揚旌建羽葢隱現洪波
中白袍裹細鎧生能報寇讎死能捍災害丹心爭日光
傳聞亦何怪微茫海門東橫空白氣靄非煙旣非霧如
練又如帶珠泉千頃飛銀河百道灑群呼潮頭來處處
相期會行舟皆往迎低昂迭進退奔騰蛟龍過飄忽風
雨屆絕勝廣陵濤奚數嚴子瀨錢塘王氣銷怒潮久已
殺及茲水落時百川失故態奇觀得未有客心良足快
海市與衡雲徵兆或不昧（店家云今日晚潮甚大因爲予稱慶）更乞一帆
風前途往無礙

七里灘買魚

日日奔馳費拮据長途水陸六千餘江山風景還如昨
七里灘頭好買魚

常山

離家幾半月纔得到常山下水何容易上灘甚若難宵
行憎月黑曉起怯霜寒坐守篷牕內低頭自寡歡

自常山陸行至玉山登舟

雞鳴披衣起月澹天微明篼輿出西郭一望山色青草
木皆黃落欣看橘柚榮紆囬上復下開路猶寬平肩挑

及背負來往鱗次行兩省界風關舊驛除草萍倦體忽
假寐恍如遊玉屏日斜尚不覺天風吹自醒斗城繞岡
阜粼粼泉水清升高有小閣天然畫圖橫問訊大姑堂
衆人多目瞪康山未能去省會終須經安仁六百里阻
淺須十程言語各近理三耳誰主聽決疑在斂畀陟險
推忠誠飽食武昌魚醉飲湘東醽半緘出漢口一帆過
彝陵

沿山河口

河口前灘險五更不肯行碧天星已澹滄海日將明野
鳥林間起荒雞岸上鳴遲遲方理楫欸乃兩三聲

貴溪

行路知何處貴溪接弋溪莫嫌鷓鴣叫可愛画眉啼講學無前哲(象山鵞湖)尋仙有舊蹊(鬼谷洞藐姑石)那能成絕句磨石紀留題

自瑞洪經鄱陽湖口

曉起打兩槳便已臨瑞洪雞酒祈湖神願分半帆風天際翔鴛鷺沙邊鳴鴈鴻我身乏毛羽何以脫樊籠暮觀新月白朝望旭日紅晴明少氷雪氣候猶和融飽吃魚羹飯遲速憑篙工放舟入湖口浩浩波流淙忽聽捍索響高掛數葉篷俄頃二十里咸歎神之功至誠感必應

冥漠尚可通乃知平生事人阨非天窮

舟遲寫悶

擊楫中流慷慨歌壯懷豪氣易銷磨時平欲作周張仲頭白還成鄭尹何道路於今豺虎少沙汀自昔鴈鴻多乘風破浪誠難事處處淹留半月過

滕王閣

霸圖王業總沉淪高閣登臨感慨頻簫鼓何年歸帝子詞章昔日過才人江山不改幾興廢風月如斯誰主賓收拾煙波付漁釣五湖四海任閒身

冬至夜泊揚子洲

遠遊底用計程期又是陽生半夜時一水中流分上下三冬圓影幾盈虧風帆易到滕王閣紙墨難摹薦福碑萬事由來有天意刻舟尋劍嘆人痴

投書渚

沉者自沉浮者浮洪喬不作寄書郵西來親友多相托肯向滄波一例投

吳城登望湖亭

千家屋宇接西東獨有高亭聳碧空舟楫微茫浮野鶩雲天遼亮沒冥鴻漁歌樵唱隨殘照樹影溪聲帶晚風那得匡廬訪奇勝玉堂金闕見仙宮

大姑塘陸行至九江登舟

百錢覓兜子穩坐過湖濱極目匡廬山遥青凌層雲兩寺絕人境三梁超俗塵更有谷簾水第一莫比倫但除謝客浮能任陶公眞便可入蓮社千載成逸民我無攀躋緣徒勞懷想頻前登兎雀嶺嵐氣猶氛氳小橋采樵路野店賣餳人宇下雞棲塒場上稻滿囷便是武陵源更不煩問津經過八里坡浮圖矗高旻汪州近咫尺一葦渡水瀕邂逅遇賢主握手言笑親蜀道誠險遠計程需六旬長風旦夕至底用心如焚相送登舟去門前霜月新

過潯陽有懷陶靖節故居

陶公有故里五柳列門前隱德同林類高風勝晉遷終辭彭澤令忍改義熙年謚法誠無愧清名千載傳

三江口

冬來氷雪少天氣日晴明遠岸江濤壯長天鴈陣橫揚帆兼舉棹吹角復鳴鉦安坐篷舟裏三程作一程

黃州

登臨懷赤壁遷謫說黃州昔作金臺客今爲玉局遊風霜諳萬里江漢渺孤舟月色連宵好寒光一碧浮

黃鶴樓二首

未上晴川閣先登黃鶴樓蕩胸雲日近極目水天浮月冷魚龍窟霜清鸚鵡洲漢陽通百貨賈客任遲留

擊楫思平賊投鞭欲斷流可知有天意原不在人謀逸興五湖客嚴程三峽舟也乘黃鶴去飛過曲江樓荆州有曲江樓張公爲長史時建

舟中

舟中節氣已頻更難得氷天兩月晴風急波騰漢陽渡煙銷日出武昌城鳳凰山上雲容澹鸚鵡洲邊樹影平何意白衣來送酒三杯也作片時酲

呂僊祠

黃鵠磯前黃鶴樓鶴去樓空僊蹟留我來登涉值寒月朔風發發雲油油夏首鄂城杳不辨長江檻外潮東流亭邊棗樹如鐵色仙棗亭結實常與瓜實侔心靈已讀東方傳緣慳莫向安期求一局碁枰尚未了數聲笛曲梅花悠相看惟有石鏡在隱隱呂字書上頭文人作傳最詳悉山經野史勤冥搜仰瞻穹宇致誠敬老僊游戲幾千秋孤生學道未有得何異騎牛還覓牛男婚女嫁幸粗畢欲訪洪崖從浮邱指示迷津証覺路丹成好上大瀛洲稽首問翁翁不語開窓一笑煙霧收晴波遠近帆檣繞翠嶂高低雲樹浮臨風對月憶開府酌酒吟詩懷

道州英名爭美周郎少忠節莫及陶公優覓婿誰能勝元德生兒庶用稱仲謀不料王敦竟作賊寧知杜預先封侯崔偃無祠薦俎豆禰衡有墓栽松楸對此茫茫百端集人間何處開雙眸武臣惜死爲身計文臣愛錢忘國謀車中旣可無七尺車前亦安有八騶平生正直棠天鑒不與俗子爭短修閒靜寧澹學元亮逍遙放達師莊周採芝欲隨商皓去辟穀還伴赤松遊我作此詩當息壤更問僊翁然乎不

均山月夜

今夜均山月孤舟我獨看無心謀什伯有字寄平安快

馬長驅易洪波遠涉難平生慣行路失策爲微官

嘉魚縣

嘉魚何處是聞說是荒城有路須從陸無風莫計程江平兩岸澗日薄一林明野鶩知多少羣飛萬羽聲

茅埠雪夜

雪從今晚落風自昨宵生衆鳥投林宿孤鴻失侶鳴停帆見燭影倚枕聽濤聲旅客何曾寐寒天未肯明

赤壁二首 在嘉魚縣石頭口

赤壁鏖兵處祭風臺在無使君能復漢老賊欲吞吳百戰分鴻業三分定覇圖誰言火攻好白骨劫成枯

帳內周郎曲尊前丞相歌天風終助順强敵竟如何不信奸謀短懸知妙計多石頭遺蹟是謬誤笑東坡

鼉龍

喧呼夜半逐鼉龍蘆渚沙汀盡激衝沿岸停舟幸無恙推窓一望水溶溶

荊州四首

浩浩大江流荊南據上游當年紛戰伐此日息戈矛莫問馬融帳徒聞王粲樓褒崇憶清烈享祀幾千秋 宋元豐初封屈原爲清烈公建廟

吳蜀婚姻國胡然成冦仇君王雖失策臣子豈無謀不爲疆圉慼還貽社稷憂敢言思法正萬一可安劉

南郡稱雄鎮舟車日夕過巴人皆善舞郢客總能歌宋玉悲愁甚明妃怨恨多陽臺夢自樂試問覺時那

天氣久晴和心安退病魔江山難刻畫風月好吟哦湘浦美人遠渚宮芳草多微臣非放逐萬里走岷嶓

鰍船二首

雇得沙城個半鰍龍身燕尾鷁爲頭乘風破浪非難事八日猶能到萬州

布帆數丈去如雲岸上猿聲總不聞棹手多時三十六凌波絶勝水犀軍

無題四首

桃花初放柳枝新彷彿高樓貯麗人但說能歌復能舞懸知宜笑又宜顰雲移水逝原無定璧合珠聯自有因惆悵濃華易零落重來可是舊時春

月影風聲漫自疑夜窓寂寂漏遲遲香銷寶鴨華衾冷燈暗孤螢繡枕敧楚國雲山終杳渺吳宮花草儘迷離紅箋小幅藏懷袖腸斷啼鶯舞蝶時

勝日芳園載酒遊彈箏鼓瑟雜俳優瞥成紺碧天猶醉淚化瓊瑰夢亦愁屋角漸看月東出門前莫問水西流紅銷綠皺情何限長向春風詰白頭

鵂鶹休將巧拙論眼看落日又黃昏玉鉤永閉珠襦質偃珮虛傳錦帳魂不是如皋誰解笑未曾滅蔡竟無言林間草木知人意也似湘筠帶淚痕

憶昔李尺扶謂予詩集中諸體已備獨少香奩一種守風荊州鎮日悶坐因爲擬作四首意鮮指陳辭多假托覽者幸加亮焉自識

過白陽驛風雪中有鄧東山來送茶酒口占一律謝之

風雪行冬令松筠耐歲寒世情皆冷落客路幸平安一盞茶非易三杯酒更難可知今日少應作古人看

彝陵州二首

郢中時候煖臘月尚無氷地險難驅馬天清好放鷹高堂名絳雪古廟記黃陵欲訪三遊洞羣峰隔幾層

至此人皆喜相傳至喜亭雲容常帶白草色尚餘青絕巘成金字危崖作虎形陽春歌一曲亦足動江靈

歲暮

歲暮冬殘後征途尚未休揹箕雙廟子拖板大硃頭水石徒相激風波不自由何能枕席上一昔夜也過夔州

西陵峽

已入西陵峽陡覺衣裘冷連山高蔽天陰沈晝猶冥一重復一掩層層發妙景那得董巨筆慘澹寫清迴岷江從中流廹束不遑騁怒濤勢難迴急湍力愈猛水如弩發機舟如弓就檄舟與水鬭爭進退心目警我自入楚來塵夢久已醒萬里一孤篷漂漂笑桃梗朊朝過新灘性命驚俄頃乘危仗忠信涉險戒徼倖存心與無心斯意莫解領已矣夫何言三杯醉酩酊

歸州峽

崔巍合更開崚嶒背復向危崖顯階梯絕壁施屏障飛動禽獸形變幻鬼怪狀武庫劍戟森猛士甲胄壯突兀覆盤盂坳空仰盆盎端凝弁冕旒整齊列几杖一線騰江波兩岸成巨防灘高多下梁尺寸不相讓十夫挽盤

車百人扯顆丈以竹篾接長與綷繩異製金鼓猶喧闐倏忽布帆颺嘆息瓜皮舟輕捷恣奔放轉捩偶乖違沈溺魚腹葬我欲呼巨靈更假六丁將平鋪南北流橫鏟東西嶂大牖來安恬小艤去容漾此事何能成臨風黙怊悵

萬流驛楚蜀分界處

艱難三峽路百折復千回水自禹王導山從望帝開林深談虎懼風急嘯猿哀驛使知何在江頭欲折梅

巫山峽

舟移兩岸山景象萬千變餐勝心自開觀妙目屢眩生成十二峯迤邐江之畔疑雨復疑雲瞻仰未及半是日止見

四峯層層崖谷深累累礦砎亂峭壁走猿猱老松巢鶴鸛灘高怒流奔澗曲迴波漩揚帆飛似雲擊汰疾於箭昔慕陶彭澤今作潘懷縣壁琴鼓何時庭花落幾片薄醉安鄉酒飽食固陵麪筆墨岑巖篇丹青都歷卷行事當有恆居心慎無倦公正得人和忠愛荷天眷此念未爲奢斯言倘可踐忽聽風濤聲放筆一笑粲

灩澦石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敢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敢下天生巨石江中央三峽門戶通荆梁永安宮外設蘭錡白帝城東修壁壘辛苦祁山六出師空餘八陣寒沙裏

入境

回首家鄉道路悠嶺猿杜宇不勝愁前身可是岑公侶萬水萬山到萬州

南園詩鈔卷九

南園詩鈔卷十

長洲尤世求念修

都歷草

乙巳元旦廣濟寺朝賀恭紀

虎旅鵷班慶賀辰星輝雲爛歲華新一官偶歷邊荒地兩世曾叨侍從臣敢謂循良能報國但知忠孝是完人熙熙皞皞昇平象布德施仁及蚤春

蚤過天生橋二首

五更月色尚朦朧颯颯林間起曉風忽向天生橋上過始知身在萬山中

到來橋上聽潺湲疑是匡山康谷間不遣詩人爲俗吏飛流十丈洗塵顏

南浦八景

金島中浮

中流誰砥柱片石是千金可惜鍾期去無人聽鼓琴

蛾磧印月

月出秋山白江波萬里明乘風放短棹如在鏡中行

魯池流杯

何處登臨好西山有魯池流杯傳手蹟披草讀殘碑

白巖遺蹟

由巖枕江流夜夜清光發有客騎鯨來弄此石上月

西山夕照

朝來多爽氣晚對更相宜一老斜陽裏閒閒理釣絲

石橋虹濟

苧溪一巨石百丈駕長虹雪浪驚雷響猶堪起耳聾

都歷插雲

孤峯雲漢上舉手可摩天衆鳥飛難越恒棲北嶺前

岑洞氷簾

未訪神僊窟芝泉蹟尚存貪看淸景字爾我兩無言

白兎亭

崎嶇路不平車馬總難行忽上高亭望煙雲遠近生林深山鳥集雨過石泉鳴卽午家常飯何須費大烹崔梁山遣人於此供應

分水

地勢高低異中分萬與梁水田如澤國林麓是山鄉着體春風暖無名野草香怪禽啼不住卽日已斜陽

道旁居民多以雞酒爲敬賦此志愧

婦孺奔趨父老迎敢言政簡復刑淸隻雞杯酒非難具慚愧民間愛戴情

長灘升

淵深百丈井瀏下每生鹽大戶方爭奪單丁畏幷兼愈燒人自急轉運法常嚴那得除奸弊當居在正廉

與富平黨先輩

芝蘭氣味本相投誰及先生齒德優美聼義皇常有夢獨醒魚鳥可同遊傳呼豈羡二千石談笑能輕十八侯莫道交情淡如水門前一派是淸流

淸和十日太府喬公過萬呈長律四首

誦芬揚駿振家聲　特簡分符魚復城政出風雲咸動色令行草木亦知名嘉禾同頴歌豐樂瑞麥雙岐慶阜成三日甘霖沛千里天心感格本忠誠

從宜從俗得弛張共服氷淸與玉剛但有謳歌來白帝絕無訟獄到黃堂香凝燕寢薰風暖花拂熊車慧日長一路郊迎歡婦孺爭看文黨過高梁

官舍從容奉板輿寧同潘岳賦閒居一窓花草王家晝數帙巾箱柳氏書膝下麟趨猶戲綵堂前燕喜正番魚天倫樂事誠難得列郡諸公總不如

南浦山高水復深耳邊鎭日聽淸音苧溪月朗雲生岫岑洞風微香滿林此際巴人猶訟芋向來邑宰只鳴琴欣逢召父爲邦伯定脚當門識苦心

簡孫守戎肇基

他鄉相見倍相親並是姑蘇臺畔人莫以寒慳嘲杞菊
還將勁正儆松筠關山有夢迷千里魚鴈無書杳十旬
每向天生橋上過想公揮扇岸綸巾

送王少府友仁赴任閩中

數載哦松志未攄今朝共喜得遷除江清岸濶濤聲靜
風正帆移樹影徐別後愁看蛾蹟月到時好寄建溪魚
荔枝品格憑誰畫莫對名山懶著書

題澄江秋月圖二首

巫山木落已秋桂老松寒竹色幽獨坐空階無伴侶
一輪[illegible]

南園詩鈔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長洲人官南充縣知縣
是集分金臺草一卷冰壺草二卷湛華草一卷懷
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歷草一卷
世求爲侗之孫故詩格亦與西堂雜俎相近

華鄂堂詩藁二卷附研山十詠一卷

〔清〕周彝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鄂堂集二卷》提要

華鄂堂詩藁卷一

周彝棄銘

詠史

子房人中龍渺小一孺子報韓計不成潛跡遊下邳天
授隆準公宗策投魚水指麾宇宙間廓清不一紀回首
顧侯呂千載屹鼎峙群蠢從赤松豈必求不死神龍凌
天衢夭矯藏其尾鄴侯歸衡山其意亦如此
子胥志復讎一怒終翦楚三戰入郢都休軍章華府鍾
建負季芊王逃雲夢澌雪恨在窮泉可以謝兄父秦庭

師一出憣然遂旋旅岳力豈不强志伸氣亦吐與友有
成言人各忠所主兹名庶已成彼事亦復舉兩行天地
間浩然並千古
信陵好賓客車騎過夷門睥睨立市中執轡色逾溫邯
鄲苦炊骨俱死不獨存屠亥椎晉鄙秦軍為之奔趙王
獻五城終宴不忍言迴兵救大梁國安名亦尊是時作
公子惟有一平原田文營三窟黃歇幸李園身死祚不
永齷齪難並論
季子黃金盡骨肉還見欺買臣困負薪伉儷去不歸一

朝綰相印匍匐多光輝煌煌會稽守故妻泣路岐富貴驕婦人恐爲識者嗤量小器易盈安能保高危功名究無成殺身亦其宜

南陽一卧龍三顧扶炎劉火井爐餘燼赫然赤光浮指顧定大計功豈蕭曹儔談笑揮白羽名士多風流當其受付託謹慎能綢繆才大心逾小智遠慮必周文舉亦人豪踈畧終見收後惟王景畧卓犖近前修儋父多大言璅璅何足謀

斜塘

粤昔神禹漸東海力驅震澤而注之歲久三江失故道吳淞一線安能支獨有歇浦供委洩洪流吐納若其遲蟠胸數里輙一曲兩岸腸閡多嶮巇偶駕扁舟出斜塘布帆高掛湉之湄須臾水聲忽趣怒惡風黑浪爭奔馳雷公憑憑玉女笑翠旗雲車紛陸離天地黯慘無顏色掀翻數丈老蛟螭人生性命劇可憐咎爾屏翳何好奇世間萬事難預料欲渡不渡將待誰石梁丈人恃忠信歷盡險阻乃可知方寸湛然終不亂雖有風波安所施不然磊落丈夫子不及斜塘一篙師

恭述　旌表貞節祖母張太孺人一百韻

貞行垂家乘清風動廟廊天邊今雨露泉下昔冰霜潛德光初發徽音矢勿忘粤稽我王母世系自文昌鸑鷟留占夢鱸魚即故鄉青錢原錯落金鑑迥輝煌畫飾紅椒壁聯居白玉堂青箕隱老鳳丹穴產雛凰內則嫻殊早閨中秀允臧開窓工組紃雅步節珩璜莫語桐絃折寧知栁絮颺十年貞不字二族定爲祥警戒星猶爛咨嗟夜未央鹿車堪共挽鴻案儼相莊婉娩羞蟬翼殷勤事蟹筐蘋蘩潔蒸嘗井臼靡寧晷機絲有報章家貧多鰔鰥親老劇彷徨述養糊饘粥安能足稻梁牛衣供綵服鵬翮困榆枋憔悴方營室摧頹忽壞梁方寧遇俞扁疢已入膏肓和藥心先碎焚香首屢搶此生何慘慘彼昊竟茫茫泣下凄風雨悲來絕水漿人間輕棄擲泉路擬徜徉堂上頭逾白懷中口尚黃一門吊形影三世苦扶將無毋嗟何恃餘生忍自戕慈言此最切痛定迺差強默默深銜恤依依各斷腸誓將狥節緩且以撫孤償晝荻聊當筆收螢每入囊蕭晨繙蠹簡永夜課青箱卜宅鄰鄰近移居歇浦傍炊烟冷野竈涯苧

岁方塘序肅驚寒雁村孤急暮蛩周遮蛛蔽牖町畽鹿
來塲徑茁蓬蒿滿庭餘松菊荒登堂遺縞紵連袂映圭
璋截髮張華讌烹鮮送遠裴佗山攻玉岐路得亡羊
窃識知英傑有聞共頡頏勉旃語久咽愁絕淚盈眶那
復丁時變中間更慘愴凶年多盜賊白晝刼衣糧天畔
連烽火海隅偏斧斨潛身竄荆棘避禍脫風檣獨力持
門戶驚心撤土桑拮据惟十指慮患有千瘡集蓼辛誰
喻茹荼苦不妨西鄰縱受福東壁敢希光畜我應難卒
寧親謝未遑凊温恪寒暑紞紉奉姑嫜北海思塡土南

陔代獻觴終然侍几杖猶自作羹湯婚冠經時畢與居
迨小康未曾披繡縠從不厭糟糠苦節梁高行憂勞曾
敬姜恩勤秉家計匍匐救民喪有剥旋歸復始從久克
彰壽當周甲子家並祝陵岡雖乏青麟脯還餘黃狗粻
含飴欣繞膝捧餟競牽裳羔雁紛交錯衣冠實濟蹌周
親歡有慶君子須無疆念昔方爲婦早年號未亡半生
幾竭蹷何事不悽惶趙朔孤終立于門澤漸長吾身頻
死地爾輩出蕭墻天意非云薄予懷詎敢望九原眞面
目卅載暫參商長夜夫何恨衰齡己自量刀圭餘藥餌

七箸置膏腴同穴盟方遂初心誓不爽翩飛青鳥使哀
絕白鴆郎雲霧沉西郭松杉暗北邙牛眠卜宅兆馬鬣
峙玄房歲歲歌黃鵠時時弔白楊　盛朝崇節義婍行
特揄揚下里欽賢媛當塗重義方令聞延黨族建議肇
膠庠熊軾標嬌閫烏臺達　帝閽表閭巍楔棹　宸翰
妙琳瑯日返虞淵旭寒回黍谷陽冥途如可作薄俗大
爲坊李密情何極皋魚恨欲僵不材慚孝笋餘蔭類甘
棠稽顙投諸地呼號訴彼蒼古人誰不死吾祖獨堪傷
有弟同悲憤窮途枉激昂比年梟木絕每憶野芹臺

負先留硯依稀舊繞牀何當少堅立敢自究倫常慘矣
維先烈巍然植大綱閨幃鍾間氣山岳挺孤芳淚結下
年碧心凝百煉剛了無巾幗氣須刻聖賢行金石光彤
史松筠照縹緗銜哀何以述珥筆未能詳

先王母太孺人姓張氏誥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先諱尚文公女天性明敏端恪幼習女工兼通孝經
內則諸書年二十歸吾王父食貧力作相對晏然後
八年王父見背時家嚴甫王父八歲叔氏甫六歲太孺人
哀痛絕粒將以身殉曾王父母諭以徒死不如撫孤
因勉進溢米朝夕勤劬延師致脯紡績是具攻苦數
淡經營婚娶中更喪亂流離轉徙門戶幸無恙皆太
孺人力也贈通議公憐念煢獨欲載與俱歸太孺人
以舅姑在堂義難遠離堅辭父命奉曾王父母僦居
上海之三林塘生事死養竭誠盡志安居鄉僻垂三

十年復遷郡城西郭時年巳六十矣又二年寢疾辛
辛酉冬撫臣上其事請　旨建坊　恩報可今巳
載在省誌徵入國書孫彛謹述梗
槩如左以俟立言君子有所採焉

秋海棠詩

小齋前遍栽秋海棠有紅白二種深秋作花參差
掩映雖兩美必合而鮮素殊觀假辭贈荅聊助歡
賞云

紅贈白

萬物求同氣結交恒相因爾我連根葉比鄰猶一身如
何各異色渺渺難並陳秉質一差池邈若商與參世人
取悅目艷冶每見珍胡爲獨矯分守眞含苦辛願君速

騰化永言復斯箴

白荅紅

天道崇自然古人斥閒色與子相遇來少長同形質繁
華中道變丹鉛事榮飾酡顏日既醉見妬寧終極淡泊
性所安詎敢矜奇特努力各自保謝君慰沉默

再贈

楊子遇素絲悲來淚未輟入染易爲汙守朴毋乃拙又
聞郢中曲寡和由白雪今子皎然姿氣與冰霜冽獨立
常違世安所得懽悅我親豈云工方子未爲劣子意何

太偏視子態彌潔一朝飄風至爾我同奄滅芳妍貴及
時念茲應騷屑

再荅

今日歲云秋白帝零清露所以廣寒宮衣裳尚霓羽子
生及良時任質獲天趣秋容宜慘淡春華何足慕大造
無私覆姿性惟所具我無厭子妍子無奪我故萬物有
代終一去不復住顧影竭陋姿無喜亦無懼區區致相
於披懷見情愫

次京口遇驟風雨維舟以待

馮夷使者來海沫衣白馬氣何雄兼天黑浪沉江岸
滿眼黃雲羃梵宮得水蛟龍終變化成群獱獺失虛空
須臾日影滄洲上天際垂垂一暮虹

春日

春日麗以和凡卉滋茂陰細雨滌塵囂微風來好音清
晨催我起樹杪喧鳴禽憑軒長眺望始知春巳深冉冉
去時速憂思誰能禁榮華一哀歇憔悴百相侵莫言春
日好春氣傷人心

寄懷永嘉廣文胡兼山先生

東甌山勢最嶅岧驛路希投尺一緘詩律到今加細否
蓬蒿滿徑爲誰芟綠蘋應薦文山廟青蓋時過謝客巖
我欲訪君看蜃氣秋風將掛越溪帆

謁孝陵

龍虎千年宅乾坤百戰功宏規開浩刼佳氣本青葱六
合歸隆準三泉築閟宮石麟秋慘淡金虎夜微濛古殿
颸飃鼠幽房熠燿通諸壇嚴從寡陪祀報群公隔代樵
蘇禁　今皇典禮崇御題標玉匣宸翰秘紗籠馬鬣無
新鬼烏號有舊弓神靈猶在沛文子竟遷豐北顧山河

異南朝門第空可憐伏謁者禾黍正秋風

燕子磯

清秋猶不去徙倚此何心古洞巢棲久寒江飲啄深朝
嵐濕翠羽斜日映紅襟豈獨悲王謝興亡自古今

贈鄭宣成

有美挺人瑞清眞備高深結客輕千里來此葺城陰伊
余久閉關兼爲夙疾侵之子幸不遺跫然空谷音所志
在古昔抗言非近今春華誰不慕歲寒良可任緬彼浮
雲翔奄忽踰嶔岑迅飈適相會邈若商與參起視庭雪

白庶以披素心終當慰離索常此代兼金

當秦中唫

予少長鄉國甲子乙丑間薄遊燕薊聞見所及旣
我寤歎戊辰季春雨窓無事忽忽入懷因倣白少
傅作秦中唫題仍舊名意或
别發聊以誌感不計工拙也

議婚

生女亦勿喜生女亦勿悲父母各自愛女生命難移生
爲富家女令顏世所期生爲貧家女戚戚將待誰富家
女二八窈窕美容姿雲衣墮馬髻照耀大路岐使君見
之笑蹇脩前致詞門楣兩相當許嫁恐後時北里貧家

女終日歛蛾眉膏沐不遑理日暮常苦飢摽梅忽已盡
嘉會何遲遲綠窓鑒明月顧影竊自疑人生洵有命良
媒安所施十年貞不字古人洵可師

重賦

吾鄉田賦重循漸由故明士誠據東吳數載始削平太
祖有餘怒遂之於民生官稅按私籍任意以取盈歲久
爲成憲後來孰能輕　國朝亦因之故事難驟更經制
定兩稅本以蘇愚氓溝壑有起色其奈屢用兵大軍儲
糗糧官府力奉行里胥貪嚴檄閭左人戰驚典衣逼我

納鬻子非人情所幸天厭亂宇内掃攙槍皇皇　聖天子如傷中心誠　詔捐今年租不謀於公卿父老扶杖觀感泣以屏營小民志願奢永永著爲令　九閽聞不聞負耒且歸耕

傷大宅

朱門臨大道結構山之麓中堂高拂雲粉墻周四角井幹窓交疏閣道紆且複洞房變陰陽冬夏移寒燠清池散朱英重岩叢秋菊其中有貴人鮮衣擁隷僕一讌幾十金華燈照絲竹門前塡車馬屋後連艫舳念彼公侯

家豈無貧賤族鶉衣不蔽體望風先匍匐登堂有榮光敢希分天祿人生無百年貨賄恣所黷不見顧家園滿地生苜蓿

傷友

栖栖陋巷士早歲苦數奇慷慨出門去短褐遊京師懷中刺漫漶將以投所知所知旣貴顯規操素不虧置身青雲端雨露惟所施朝從長安道側聞五馬嘶故人上頭坐望見顔忸怩故人與我厚更須愼其儀須臾倏遠去匍伏空爾爲在昔刎頸交干戈輙相隨今日膠漆契

棄捐固其宜歸讀李吾傳㳙淚長吁戲

台致仕

俗士據要津暮年戀遠途主恩未放歸垂白多歡娛浩然欲抽簪臨去還躊躇往在漢西京東海有二䟽青宮重保傅乞身歸田廬賜金日置酒賓客盈庭除老臣終惠養止足不願餘多財累後人無分賢與愚清風高蟬冕斯人今則無千載東門外遥遥二大夫

立碑

巍巍南山石取置古道旁上稱功德茂下序謳思長祇

節洵氷蘖撫字誠循良言言皆實跡前無龔與黄受者無愧赧爲之非怵惶去官未云久功績胡相忘丹篆赫炫目大篇誰能詳童豎競推仆顚倒入方搪崔挽立高岍後官事表章但改姓與名善政具芬芳懷昔峴首碑對此空彷徨近聞貴官去父老喜欲狂一碑不可得默默更自傷

輕肥

意氣薄雲漢車馬照路衢挽弓下鴻鵠入肆傾醍醐手中垂玉鞭腰下懸錕鋙白非金吾子毋乃馮子都道逢

七香車目挑千金軀白晝恣刼掠殺人不須叟杜門讀
書客自笑大匾匾

五絃琹

吾里有金叟寂寞真高士清夜撫枯桐高山與流水一
彈止自娛不入世俗耳近日鼓琹者侯門躡朱㡢小聲
續續彈低語隅窓紙大聲忽聞作勇士赴邊鄙宮商非
一音顛倒由十指座中聞此曲咨嗟再三起金叟未死
前名高正不爾北窓久寥寂古調亦云已

歌舞

黃鐘鳴北里鼎餗陳西鄰冠蓋相追索良會及芳辰將
相盡投轄中有驚座賓妖姬家本趙艶歌聲自秦山横
壓翠黛香發啓朱脣柳枝何嫋娜白雪迴輕身倪膝非
所禁目挑若有神更闌見燭跋四筵樂方新是歲江北
旱道逢餓死人

買花

繁華洛陽道三春車馬塡豊臺號尤盛芍藥互爭妍嫣
紅間深紫素白色相鮮一望竟數里馥馥春風前當壚
列酒肆帷帳環水邊內家携女伴戲遊若神仙盤桓輙
移日雜沓遺金鈿一朶復百朶酬値不計錢若復連株
移泥封同固然年年成故事人人競往還花間一老翁
揮淚獨潺湲家中甑生塵此花姑舍旃

石鼓歌

有周定鼎十葉後中興英哲推宣王鑾荊來威鴻雁集
垂拱坐治開明堂金舄赤芾會東洛千乘萬騎蒐岐陽
焚林搏獸捜鹿虎決水陳魚登鯉魴鑿石作鼓紀駿烈
馳驟三五億載強從官才調風肆好珥筆撰紀工鋪張
詩成雕鑱鈔體格昆吾躍冶銛鋒鋩云是史臣史籀筆

儼如鳳翥鸞騫翔驚潛動蟄鎮山岳金繩鐵索相扶將
秦漢以來不好文千年奇字埋山邱雨淋日炙霜雪打
幸以厚重留天荒昌黎嗜古有淫癖對此不啻珍球琅
濡染大筆盤硬句關軌造化開渾茫聱牙佶屈喩者少
直與此鼓相頡頏皇祐年間置太學神物不壞登巖廊
憶我往歲遊京師塵坌襪雜徒蒼黃蹣跚跛躄騎不得
徘徊鼓側同鄭昂斜睨文理手捫摸欲讀不讀口蛣蜣
是年甲子冬十月　天王大駕巡淮揚爾時滇黔告洗
甲天戈東指掛扶桑登封不襲梁父禪巍巍直欲躋羲

皇詞臣學士如麻列磊落百十遥相望定當代山斷巨
石摩盡 聖德扶天章丹書盤結如蝌蚪永與姬室爭
輝光曷爲此事寂不作使我拭眼空徬徨吁嗟鼓詩雖
剝缺參倚心目難遺忘安得摹搨數本貯錦囊下視燕
然之罘等秕糠

遣興

陰寒不信有今日今日淒凉豈偶然梅子熟時晴亦雨
竹窓坐久日如年漫愁容至迷三徑且喜囊看有一錢
聞道前溪新水漲明朝好上釣魚船

雜咏

孔雀東南禽文采紛葳蕤高冠旣嵬峩錦衣復陸離翠
屏一以開璀璨世所希延頸忽長鳴俯首向我悲自昔
棲海嶠赤霄任委蛇虞人置籠中萬里遠致之幸無飢
與渴毛羽日彫衰奮志欲凌雲一擧䎘四垂世人雖見
珍不如歸故坻

盈盈析木津浩浩流素波迢迢牽牛星渺渺隔歲過天
上苦離索良會今如何鵲橋雖沓塡龍駕紛逶迤緬彼
閨中女惆悵停金梭永夜設瓜果初筵綺阿儺蛛蜘徙

營營酒醴惟所羅拜跪不惜勞天公靡有他勿復與人
巧人巧亦已多

中庭有茂樹綠葉蔭閒房炎天苦鬱蒸習習來風凉玄
蟬鳴其巓聒耳不可當仰承甘露飲呼吸日月光所居
洵要地意外詎能防舒翅發高唱奮臂越螳螂呼童驅
之去不忍見殺傷

天際垂雙虹雌雄互相似容色奪鮫綃碧落紛旖旎式
云樞星散俯首飮澗水陰陽非時交穹蒼胡乃爾形質
倏然成下民咸仰視仰視復誰何觸之斷一指皇矣赫

鑒觀弭謗良有以

炎暑久蘊隆皇天豈膏澤淸風颯然至陰雲倏已積阿
香推雲車豐隆投燹石叱火復施鞭宇内紛激射俾閃
震古樹茅屋頓毁折無知亦奚辜巨憝未云獲號令毋
乃乖赫怒竟何益

屋前有隙地學種邵平瓜盛夏齊結實早秋復含葩宿
草纏其根膝間相周遮入眼甚芒刺牽衣恣騰拏祛除
務殆盡勿復留萌芽自顧懸歎息手中無鎮邪

步出城南門蕭蕭多白楊修柯拂雲漢垂蔭滿高岡動

揺生清風老大氣飛揚下有曲欄干四面繞方塘淥池汎菡萏凌波雙鴛鴦地勢既雄傑洵美殊未央惜哉雨露恩豈能耐雪霜願彼梗楠姿慚愧棟與梁

用韻爲楊下人少府題潛竅軒

凤有談玄宅翛然雲水隈花因穿蝶舞酒自換魚來故墅一年別蒼烟九點開遥思題壁處永夜斷鴻迴

冬月桂集陶

歲月將欲暮清朝起威颸凝霜珍異類百卉具以腓我屋南窓下卓然見高枝亭亭凌風桂氣力不及衰於今

甚可愛獨樹衆乃奇棗氣寔所諧高風始在茲深得固窮節誰謂不知時長吟掩柴門一觴聊可揮

二月十八夜觀燈

今夕何夕孤蓬窓酒闌燭跋睡未得條風乍颭月乍高比屋千人萬人出掀髯縱步一相就長衢燈火明於日芳苡蘭膏最絶倫龍涎豹髓爭奇特琪樹初開四照花彩鸞將塌雙飛翼寶幕文屏不夜城石家錦幛無顔色此時百姓望霓旌此夕燈光未應熄越水呉山樂事多閶閻鼓舞無終極舉頭莫愁雷雨翻哀絃那顧鬼神泣

著處繁華暫相賞歸來長吟獨抱膝挑盡銀釭夜未央春來草長韓蕭瑟

玉蘭花

昨歳玉蘭開故人款我戶今歳玉蘭開蕭然翳環堵昨歳故人來窓前滴寒雨予時苦伏枕談笑首屢頫當軒聊命酌乍傾村中酤此花正憔悴相顧氣亦吐憶別何草草顧影恒踽踽蕭辰撫繁英玉立有誰覩永日惟坐嘯春言對佳樹有懷宜成長史

孔雀行

孔雀五載毛羽成色與華蓻同敷榮赤霄玄圃莫來往毚項金尾徒崢嶸籠中顧影無儔匹俛首側立心怦怦須臾縮頸揺雙翅錦花翠羽迭縱横大眼連錢小貫珠短者玉屑長金莖恍如石家錦步障齊紈蜀錦相兼并復如晉帝琉璃屏風前月下光晶瑩一步兩步屢徘徊此鳥警急由天生繁華精妙世希有背面不與人相迎君不見象以齒就焚又不見虎以皮遭抨光芒早自知韜晦紛紛世網誰能攖孔雀顧我兩目瞪塌翼宛轉長悲鳴孔雀孔雀弗重陳古來取禍由指名

落花

白日杲杲天氣濃繁花無數向春風輕寒細雨過踈林
飛來飛去亂殷紅蜻蜓偷晴蝴蝶舞遊絲牽惹隨虛空
春來無事倚偷閣數遍花開與花落花開樹樹競繁華
花落空庭悲寂寞繁華寂寞兩不存眼前得失何須論
獨愁吹入青冥裏飄泊何時歸本根

閏上巳

鋪徑楊花白不盡入簾草色綠全舒窮愁歷歷難驅遣
猶喜今朝再祓除

重送張長史入都兼寄俞蒼文八十韻

往事傷寥寂新顏黯別離君行無計住吾意獨含悲江
介春光老天邊日影遲戒程雞喔喔載道駟騤騤舞絮
輕於雪飛花亂似飾水田喧播穀古木囀黃鸝修竹雷
柚笋荒村屋覆茨濁醪聊命酌秬米薄供炊岸東黃河
急雲封太岱移夕陽連野燒廢寺沒殘碑鵰鶚離三伏
驊騮騁九逵丹山翽鸑鷟溟渤徙鯤鮞奚事嗟蓬轉只
應憶路岐計程君到日屈指夏初時落日金臺好長離
王蝀垂鎮山晴駿騠內苑水漣漪芍藥開餘圃金魚躍

曲池隔年從未到好景尚如斯邂逅首重聚友朋手共
持驚看疑是夢回首詫相思燒燭攤書卷開筵捧酒卮
客身日闘徙鄉思夜能支良會知常有崇情倏若遺蒼
茫南與北惆悵子同彝憶自初連袂相于未佩觿金蘭
千載契肺腑立談知分密膠投漆情親鍼引磁風騷敦
夙好藥石茂良規麗日明雕檻溫風過澤陂露華凋碧
樹雪葉滿丹墀晝炙齊丘轂宵燃漢閣藜學山終起簣
測海漫持蠡絆驥思騰躍飢鷹待指麾秣陵幾度走棘
院得頻窺路暗空投璧囊堅竟處錐曳柴成敗北著矢

墮登陴序肅飄槐葉霜嚴落荳萁壯心三尺劍冷眼一
枰棊未敢傷遲暮何須苦鬱伊高朋儼北海盛事亞南
皮月下筵相屬花前帽屢欹蒼苔拂地坐白袷信風吹
刻燭藏鈎巧分闈得句奇卷波徵令急小戶併籌疲往
往塲能擅飄飄與未衰飛觥愁轉劇逃席罰馬辭勝賞
良難久歡情未易追一朝雲雨散五載電星馳子歲方
陽月予時乍解維天南目悵望渭北路委蛇寒燠他鄉
隔鶯花舊約虧出門刺已漫索米手無貲但得來禽奇
還悲欵段騎無能回谷黍止合採江離之子推才俊同

時遇有司芳詞貫金石古調協塤篪國士雲間望才華
筆下摛虎闈資潤飾鸞翮接參差遇敵心無怯封侯數
尚奇愁添潘鬢髮瘦減沈腰肢雞肋原非貴鴻磐實可
儀確然無悶日應是大來期涉世凜懷璧成名類摘髭
有才必挺拔而我竟孤羈千里嘶跛鼈三年拂卜龜黃
楊仍厄歲白般輒吹疵生意終疏放人情強喔咿知心
思管鮑躍冶仰工倕數折江南柳頻迁塞北詩索居嗟
巳久含意欲爲誰陳子長洲幕咋嵐張郎洙水湄趾華論文
惟弟鼎軒三講學但焦熹廣奇易水悲迢遞燕雲望渺瀰石
交原自素塵袂恐爲緇神物行焦尾雄心豈守雌身名
期共泰言行務兼危東閣三秋雨南鄰九月絺緬維昔
縞紵雅奉古盤匜自顧窮愁盡如公努力爲書成將附
鴈吟畢代歌驪

送陳咋嵐客長洲

陳子結束之長洲雨絲搖颺天光浮柳條老大有誰折
花枝饒笑空我愁咋嵐元于詩云請從此去煩君贈折柳之謠未免有情爲予弁浣花之集
相逢忽漫成離席此去清狂豈倦遊別後應須各努力
那堪兩地總悠悠

贈蔡瞻珉

蔡子氣勇決讀破萬卷書下筆良有神揮洒不須臾文
力彌強健輒與韓歐俱作詩追三唐雅志盛與初君既
高郢曲胡不棄吳歈鄙姿本燕石咄咄稱璠璵予曰此
不然藉君能吹噓君曰未易易相期十年餘兩人各努
力毋徒守區區古道在贈言此語令人無珍重久要意
使我長欷歔

苦熱同樓叔仲史岱巖作

長夏苦鬱陶日色熾如焚皇天屯膏雨四望彌火雲凡
案既焦灼林皐亦龜龜擬操一葉舟泛彼泖湖漬綠樹
無鳴蟬青草有聚蚊層冰安可踏擬思徒紛紜遠念荷
戈士萬里行從軍鎧中生蟣亂隊伍編成群近覩田家
子三伏力耔耘日出久作苦日入負餘曛　至尊軫此
輩減膳矢憂勤桐魚到處削疾雷空砏磤中宵疑滂沱
詰旦仍昕昕腐儒憫時艱相對語前聞雲漢呼何辜牂
羊首已羵幸無當世責胡爲憂孔殷造物忌晏安廹我
以熇氛一坐再三起憔悴力與筋安得靈雨降宇內舉
欣欣

錦石小如錢

錦石來何處皎然白玉盤芰荷水汎汎榆莢露漙漙笑爾同朽貫慙于非奸官奚囊正羞澀留取若爲看

百憂集行

男兒有才亦有命躡足青雲意氣橫不然入山求神仙脫略塵網何須鐃憶昔十五志詩書整頓乾坤雅自信即今三十不稱意與時俯仰非本性環顧四壁轉蕭條堪歎衣兼食常併羼軀多病需藥裹瘦妻臥床封塵鏡生涯憔悴槩如此百憂俱集心怲怲顧我百憂百不憂

人世得失如雲浮鴻鵠垂翅渾野雀騏驥伏櫪隨聲牛君看古來英雄人終日坎壈老即休

集杜送張子趾肇北行

威鳳高其翔非無千里姿白崔久同林未忍別故枝飄颻風塵際聚散亦暫時秋色正瀟洒遊子汸所之握手淚再滴不得相追隨明日隔山岳各在天一涯迴風吹獨樹慘慘中腸悲發聲爲爾吞開懷無媿辭烈士惡苟得丈夫重天機知名未足稱更須慎其儀于負經濟才綱紀正所持時來展才力豈年孰云遲此行既特達當

念居者思

張起田夫子歸自大梁見示近稿

白日色杲杲黃河鳴濺濺久客寡歡趣命駕且言旋入門三徑就荒蕪歎息兩載空纏牽亟進門下老侯芭雨窓撿點烏絲牋上言別後長相憶下言世路何偪仄飢來驅我心惶惶襆被欲歸歸不得大梁道夷門側朔風吹黃塵四顧轉凄惻朱亥屠者耳人固不易測侯生送公子死所亦奇特楚漢距廣武轉戰不遑息俎槃博浪錐祖龍魂戰慄翩然凌入垠大索空十日英雄事安在

憑弔淚沾臆操舟近南下暫憇荊山傍艮壁不世出于載埋光芒胡爲自炫鬻刖足再罹殃抱璞處亂世韜晦固其常嗟乎師言乃如此風塵擾擾枉爾爾惟有山川好風景收入奚囊供驅使夙昔所歷恍見之如遇故人慰調饑案頭殷殷聲金石文采珊瑚光陸離師今更放越溪棹留得遊梁一卷詩

君山翫雪

玉龍下天關盤旋猛超軼舒身雷霆走掉尾雲氣襲大塊神黯然陰精任呼吸北風鼓寒威太空游颼颼同類

互感召閶闔遼幽壘東君鮮光燿鬱華自沉匿窅蒼非
無眼奸位失其職犬吠空狺狺虎豹若羈縶幽虬謐然
喜翮翺凌入極爪牙倏卷舒鱗甲恣蕩逸緣高善窺伺
附物成否塞出門無亨衢問途迷雙展引領意不愜北
山艮可陟行行強逍遙兀兀若偪仄高高氣凌虛下下
心恐踣盤姍登其巔四圍峯崒嵂天地本自寬環顧何
太逼渺哉芙蓉城恍惚脚下失飛舞方未已萬象皆改
色或皎如凉月或明如初日或輕如絮颺或比如髮櫛
或亂如花篩或激如水衝或環如垂虹或迥如舞紱或

淡如飛烟或凝如墨磧或縷如刺繡或紊如散帙或違
如相背或近如相昵或靡如相摧或止如相抑或聯如
珠排或劃如帛裂或仰視天表紛如機中織或俯視江
流汎如弩前鏑或近覩效山卷石如戴笠或遠矚金焦
黛色如點漆曲磴自岩嶤或如澗下沕古木自輪囷或
如架上筆或如樹始介昂然挺而擊或如鳥始飛矯然
驚而華或如隨風舞纖纖掌中立或如小窓語呢呢情
好密或如遊海眼雨過多瑟瑟或如起草根秋夜光熠
熠或自上而下乘勢如建瓴或自下而上回風如轉綃

或如百萬衆鎧鎧列斧鑕或如數千耦紛紛藝黍稷或
如太古器情狀未鏤刻或如方春花果木皆華實或如
恒星隕或如鮫人泣或如遊絲浮或如卿雲靄或如白
馬馳或如素車轢或如卷緗簾或如植玉節或如穿雲
鶻或如受風鳦或如廻岩電或如垂天翼或如畫工幻
或如劍鋒拭或如飄落梅或如吹殘荻極目宇宙交誰
爲自傑出緬彼天際松千尋挺勁直鐵幹與霜皮後凋
洵奇特爾乃壓重勢千霄猥曲屈扶蘇少生意枝葉類
枯桎安得數十株支撐同突屹呀呀中林鴞啄腐矜飽

食狐狸穴丘隴鸚鵡氣亦得黃鵠遊四海浩蕩無與適
天邊少稻粱腹餒不得吃所以堯時窒沖舉竟塞默千
載乃一見世人詎能識天道至今日生理毋乃熄盛夏
苦亢旱原野遍榛棘嘉穀久焦灼顛倒委溝洫入秋既
無禾來春愁無麥腐儒憫時艱中情恒紆鬱豈惟爲身
謀竊恐耗物力凶年無寧宇四郊鮮生植沍寒忽洊至
挾纊難爲德哀哀窮簷氓比歲何以卒乘風叫九閽杳
冥不我即以茲罹百憂輾轉塡胸臆大道猶轉環否泰
朕兆析稽非陰寒凝安得陽和入豐年臻上瑞何能辭

凜冽蓆帽雖云困栗烈差可敵鶉衣縱然敝猶未至袒
裼惟是囊無錢自頗覺羞澀登臨空發興豪氣此少戢
安覓貰酒資同志展良覿憶昔春申君張楚炫傲績外
假得士名奸宄幾竊國殺身非毋望取禍自回感一朝
歸黃泉千古終寥寂白楊何蕭蕭荒草彌惻惻不如生
前樂逞恤隙陰疾對此清世界庶以沁心魄繁憂來無
端情志未蕩滌觸景暫驅遣浩歌難盡悉

泛泖遇順風

仙人冉冉乘雲軿攜我汗漫凌滄溟乍看日照浪花白

不覺天隨草色青鷗鳥浮沉亦自喜棹歌欸乃幾時停
回首昨日不得意惡風黑霧維沙汀

往鄧尉山探梅爲雨雪所阻

風有探梅約茲行奈若何船頭浪乍急雨脚晝偏多衣
冷宜堅臥酒醒試浩歌山靈應笑我蠟屐可能過
薄暮霰先集陰寒雪更加爭春未衰歇老眼亂周遮雲
護千株影岩垂六出花行行高興盡放艇且還家
昨夜月明下良朋話勝遊暗香疑可挹冷艶孰爲儔雨
過半塘寺風吹羈客舟今宵憶佳境有夢到羅浮

傾耳雞鳴後驚聞鳥語喧花期今縱好山路滑誰捫世
事盡如此差池那可論賞心在人境不異問桃源

送春

九十韶光曾不少惟餘今日最堪憐春風次第辭鶯粟
花事離披到杜鵑
欲留春住渾無計強送春歸可奈何梅子雨肥仍帶苦
原蠶絲盡不成蛾
百舌枝頭何語巧楊花池畔獨身輕顛狂只合隨流水
婉轉無如終失聲

早笋上番看成竹小麥初蘄不作花懊惱東風太無賴
將春吹去到天涯
畢竟惜春成底事獨愁春去老相催可知今日猶春色
博得須臾笑口開
懶惰經旬不出戶閑來獨坐手揩頤雄心盡付三杯酒
花信消磨一卷詩
三月已破將四月明朝應不似今朝天邊春去誰人送
故倩狂風折柳條
物理細推行樂晚風光流轉恐相違三春此後無消息

好向江頭盡醉歸

登虞山絕頂

虞山高出吳山裏却謈雲屏突兀起地軸橫維廿里餘面面青巒照白水劍門以上尤奇特鳥道翻空峯崒嵂石磴惟留雲氣通山泉時洒客衣濕傳聞拂水過殿角今見懸崖垂石泐扶笻直上最高峯決眥天際開鴻濛便欲浮槎凌溟渤掛席馬知清興終

虎丘

昨日亦虎丘今日亦虎丘山形削如畫樹色清且幽劍池深無底講臺在上頭其中巍然者云是萬歲樓時惟春三月士女齊來遊椎髻飾卷髮粉黛艷明眸綺羅弱不勝長裙頗修修酒肆間茶鐺位置多風流林杪發高唱好鳥同輈輈盤桓惜日短落日蕩扁舟涓涓二三尺通津成小洲招手喚鄰船前溪有水不答云淺可揭約畧與此伴昨過崑山脚百里無清瀏味鹹色更赤蒲藻鮮遊鯈或云海水入居民滋隱憂或云是旱徵水怪見有由去歲苦愆陽四郊禾不收江北大饑饉拾梠充乾餱 皇仁施粥糜救荒畫良籌民氣未蘇息天災毋乃稠吳儂好遊冶飲食靡財求歸來三歎息浩歌寫我愁

丹陽道中口占

丹陽路高高入雲石磴樹杪不可分車塵馬跡空紛紜勞勞亭南古如此我獨何爲心殷殷
火雲如傘日如血驅驅肩輿炙身熱牛溲馬勃何時穀此月不雨田無禾觸目四野念騷屑
自顧此生三十強飄蓬無根隨風翔爭似誅茅三峯傍青鞋布襪拾瑤草玉真攜手看相羊

金陵雜詩

不踏金陵道秋風動隔年艱難舊客路惆悵好山川去去辭家燕蕭蕭抱葉蟬淹留此萬緒搔首意茫然
傳道朱衣使斜穿淮水通非關氣可壓直爲意無窮方丈求靈藥枌榆起大風微聞地脈斷終古鬱葱葱
六代繁華地淒凉有故宮須臾看失馬若箇善藏弓蒼蘚平臺在浮雲舊墅空彝懷謝太傅把酒對西風
佳話聞桃葉扁舟蕩槳迎至今問渡處猶與美人名窄扣蠻靴穩長嘶玉勒輕風塵時澒洞淥水獨盈盈
宿草荒荒白楊旗獵獵紅韉門初置艾太史正吹銅西

北兵戈急東南杼軸空鯨鯢辛息浪薄海祝堯封
虎踞依天塹龍升傍鼎湖不聞改朔服下詔禁樵蘇謁
水尊文祖周庭拜禹謨江東舊耆老涕淚灑平蕪
舊肆寒江外當壚大道旁石欄回曲砌繡幕疊垂楊金
粉朝朝麗華燈夜夜張千秋貰酒處空說落星岡
莫謂客途倦玆行多賞心玄風暢焦贛健筆愛陳琳發
興自我始裁詩共爾吟日攜予季往到處有清音時與岸嵐廣期舍弟同遊
最愛臨江勝無如燕子磯秋濤來易盛山翼塌還飛躍

吼因風急魚銜逆浪歸遊雲何處宿點點落征衣
解纜告促迫秉燭何逡巡路迴弘濟寺殿插大江濱石
角留微月山腰絕點塵何當結茅屋地僻往來頻

和借上人華亭雜感原韻

涼飆颯颯吹庭樹老去逢秋不耐驚鍛羽孤鴻號舊侶
過時反舌闕新聲貰心有夢迷春草高會何人續夏盟
三徑久荒少過客非關懶惰薄浮名
從來不識高僧面雲水飄然蹤跡奇款我柴扉寧有意
投人詩卷亦奚為道心欲訟庭前柏世路空沉水底碑

留滯此間破雨月蕭蕭布衲朔風吹
揭來重訪華亭路欵乃前催蕩槳船風雨恰當九日後
交遊不似六年前擅場書手留殘壘陳彥達細律詩人剩
短箋董梅亭最是荒原多宿草殖歌一曲恨綿綿
我亦涼華常旅食秋風欵段賦遄歸參差渭北千山樹
濩落江南一布衣四海風塵鴻鵠倦故園螯賊稻粱稀
可知客路多憔悴錫杖於今莫浪飛
上人性癖愛山水瓢笠來往峰泖鄉到日楓林未全赤
去時菊蕊仍留黃可憐握手臨岐路相思明月照短墻

區區此心何以致詩句不足贈奚囊

和陳岸嵐客歸過訪見贈之作

飄蓬昔逐浮雲去朔風吹之墮我前到家似客非虛語謂我到家反似客岸嵐舊句也此日相逢豈偶然對君不敢作白眼顧
我何日老紅泉蘭絲牛毛復何有慚愧荒蕪到硯田浪打蓬飄已十年暫歸冷語草堂前頭顱老大還如故兄弟相逢亦偶然眼見長鑱荒稼圃夢思短褐傲林泉石墣夜半誅求盡猶喜曾無負郭田　岸嵐原唱

華鄂堂詩藁卷二

古婁周彝策　銘

放艇

季春餘寒氣風雨時瀟瀟桃李乍舒英柳眼垂長條明發放小艇將泝浙江潮東颿從此去千里不憚遥此身困泥塗所志凌雲霄開多佳山水可以滌煩囂登臨饒逸興一葦任飄颻

曉望西湖諸山

結想二十載脉脉不可親推窓矚天末今朝見故人

登天竺峰遇雨

將赴天竺峰健步若超距行行至山脚回首復延佇蘿緣石磴攀鳥共松風語盤桓曾幾時日色巳亭午樹杪寄雲興谷口迅颷吐須臾驟雨降溪流亂飛舞沾濡客衣凉佳景不暇取躡屐彌逡巡趦趄痒筋膂歡賞未云畢樂事多所苦古來賢達士獨行恒踽踽窮途不須嗟先則庶無忤

湧翠堂坐雨

敝裘難禦三春冷客裏家中一例看莫怪今朝天復雨由來吾輩骨常寒

白雲堂在天竺峰頂

白雲本是山中有素衣忽變爲蒼狗山中之堂號白雲烟霞戶牖嘗相守我登白雲堂偏怪白雲多淫潦漱松壑巨津連山阿西湖咫尺不相見過眼韶光轉瞀眩欲誅雲師手無刃朝夕群遊飛片片白雲來兮嘗彌天白雲去兮若流電山頭蒼蒼新月吐詰朝和風弄鳥語青鞋竹杖重回首白雲之堂自終古

飛來峰

遥望靈鷲峰山色何崔嵬嵌空太古石雜沓成雲雷老松披龍鱗長根走其限下有無底洞白石四角揩鍾乳晝夜滴雲氣常瀠洄得非金泥簡守以老蛟螭恐是桃花源俗子何能窺仰視蔚藍天劃然山頂開始知造化功剞劂無鑪錘相傳自西域冉冉空中來神物不可知乍信還復疑欲去不忍别徐步恣徘徊

冷泉亭

步出深洞口有亭復翼然隔澗絕人行危蹻未可攀信足回舊路溪聲何潺湲非風松偏籟無弦琴自彈坐久

客衣凉沉思俗慮湔安得炎暑時赤脚踏流泉睎髮讀
離騷少飲即醉眠寄言熱中人此處得神仙

靈隱寺

招提跨崇岡山門俯遠壑神境天上開弘規世不數虹
霓迴棟頭雲氣生殿角微升蔽日月高飛墮燕雀璀璨
列金碧輝煌飾丹雘世尊坐獅象古佛垂瓔珞兩行挨
長廊左翼竦傑閣曲曲氣蟠空巍巍勢若削寮房皆止
靜白日足寂寞洪鐘鳴朝暮方丈地寬綽步入香積厨
驚看古銅鑊炊飯可十石責羹有萬勺是節届清明衆
僧禮幽魄喃喃並膜拜默默自忖愧若無師主持焉得
寺恢廓德謂巨白業克不朽緇衣如可作至尊駐玉輦
野外供茗杓賜名曰雲林御墨光於爍配此氣槩雄無
憂象教弱吾聞色即空何分豈與約入山不用深無眛
安有覺回身好風吹閑數松花落

放生池

沿湖白石赤欄橋冉冉凌虛勢穴寥應有老龍潛海眼
空餘落日映山腰悠然自適江河永若箇翻愁雲雨遥
即此便知極樂處濠梁日日好相招

孤山

山中昔處士寄情梅與鶴超然致不羣世網獨脫畧茲
山本名孤千載而寂寞

六一泉

茲泉名六一雅爲歐公有英俊處下僚道廣志不偶寄
情山水閒不啻若敝帚後人有餘思傳說不去口兼祠
四賢人落落與之耦有明當末造厄運在陽九清流半
屠戮烈烈爭貿首俎豆名山中繩武先哲後當時失意
人千載竟不朽忠魂萃一堂儼然若師友百世而上下
庶幾兩無負

虎跑泉

性空演法地僧衆苦病渴杖錫將遠遊永與茲山訣夜
夢神人語戒行師無缺山靈久眷休胡爲輕棄絕當移
南岳泉至此供飲啜詰旦有二虎拏攫山阿裂清泉倏
迸流湛湛香且潔有僧自南來覩井心恍惚衡山童子
泉近者忽已竭始知至誠感覺夢了無別我來山中遊
下流聞幽咽方塘涵遊鱗蒲藻半明滅清源可用汲客
子情歡悅寺僧頗解事知我中氣熱烹以龍井團味此

彌清洌捫讀坡公碑詩句非詭譎東坡詩有虎移泉眼趂行脚之句刻石存焉薄暮離山門前溪印明月

遊湖心亭

波光瀲灔山色青客子放棹湖心亭昔者遠眺不得至闌風長雨水冥冥西湖風景夙緣淺昨非今是心叮嚀舟人欸乃蕩槳亟四天無雲日初昃錦纜牙檣一葉輕蘩花細柳情何極水氣英英浸山盛膚寸倏與長天亘對面不識浣紗人當窓頓掩凌粧鏡蒼堤宛宛起臥龍樓閣影動隨天風海客槎犯斗牛渚瀟湘夜泣帝子宮

晚來霽色少空濛扣舷四顧且推篷人生行樂安有恒頃刻喜懼頻相仍

山頂松

森森山頂松淅淅澗中水挺出能幾何頹墮竟如此高下隨所命努力從今始參天亦分內磊落未有止

泝江

大江之水日東流洪濤沆漭無時休來如萬馬注長坂洄如飛雪舞山頭怒如猛士挺霜戟迅如天末卷蝴虬乃今始知四瀆外功力豈不爭相侔是時霖雨輙旬月水勢泛溢春江樓野田漂没浸廬舍居民咨怨聲啾啾我謂雨師何不仁如此豈獨蒼生憂雷聲憑憑日色死天公黯慘爲之愁恒雨肆虐非細事疾召屏翳不少留穹蒼四垂靜如洗山色青空頻素秋舟人欸乃棹謳發好鳥遥和鳴鈞輈高浪攤錢白日穩惡灘捩柁一葉浮雲水蒼茫何處宿側身天地此孤舟

富春渚

扁舟泊枉汜寂寞若空谷杖策思躋攀四顧鮮平陸油油岫上雲森森水中木瀏瀏澗有泉浩浩山無㰍氣候

昧昏旦兀坐苦羈束緬思昔遊人風景殊肅穆奚事多感傷眷言媚幽獨

釣臺

子陵好名人隱見桐江曲羊裘動物色倨傲加帝腹比踪箕潁間毋乃恐局促何事千載後虛聲震聾俗荒臺無人登蕪碑不敢讀怛悼逐風塵赧顏對芳躅子陵得其清世人居其濁清濁雖異趨名心共馳逐古來考槃人獨寐矢勿告

獨立

獨立蒼江上悠然歷翠微灘邊漲野色山外卷天衣春日半去住鳩聲有是非明朝渾未定相對惜殘暉

白鷗

白鷗冉冉去羨殺野情高無復凌霄漢終然惜羽毛銜魚啄古木没水立前皐世上多矰繳紛紜漫爾勞

廢橋

曉發金華道問津澱水傍洪流空浩蕩欲濟愁無梁借問此石橋毀折何無良云自十三年寇盜聚此邦中宵刑白馬歃血氣飛揚據險拒官軍焚橋以自防維時李

中丞仗鉞臨岩疆車中無絕轍行間有缺斨脅從不盡殺群小什且僵流離得復業民氣漸樂康廢蹟難驟舉綱紀日以張至今麾渡處遺愛猶甘棠嗟彼東陽民胃然春陵行

遣興

山中有古松一旦化爲石鬱鬱自後凋岩岩無改色懿此變態殊本性固不易

天際有蒼鷹一旦化爲鳩人猶憎其眼彼不虞有秋變而之不仁嗟哉復何尤

雨中春樹萬人家永康道中賦

碧嶂層層合青溪脉脉斜山原無空大春色自周遮久雨過寒食蹊林帶落花蒼皮潤氷雪修幹走龍蛇荏冉綠將老扶蘇翠欲加銜泥濕飛燕聒耳鼓新蛙棟宇生雲氣庭除接水涯偶然開錦繡終是鎖烟霞渭曲人如此輞川興未賖長途變朝暮留意數桑麻雞犬空中吠籓籬靜不譁行行越山頂隱隱即仙家

由黃龍山至東渡

衆山皆陂陀黃龍獨崒嵂翠屏天邊開石根雲際立深

洞廣萬丈風磴通門闊緬彼山阿人薜蘿手自緝白日松風寒渺渺不我即路過縉雲縣山色尤秀出萬木箐林下俗呼架山箐陰陰蹊復窈一泓山脚間曲曲流不塞崇岩杳而深古道紆且直茅店三四間居民何逼仄數年前喪亂盜賊此其窟吁嗟乎蒼生到今未蘇息野田半荒蕪荊棘生溝洫客子挹清暉莽然餘景色去去登前途日暮投宿急

桃花洞

漸漸洞口多欹石冉冉山頭起亂霞引得行人入迷路

等閒何處覔桃花

過嶺喜晴

毎日陰雨愁不歇今晨淑景忽相催千盤黛色明於畫百道泉聲吼似雷徑昃人從天上過花香風向日邊來巖前茅屋如堪結汗漫何須遍九垓

石帆

片帆高掛大江滸擊汰中流破瞑霧鐵鎖銜沉兩岸山漁歌唱徹千岩樹仙人鼓枻指蓬萊織女廻車引征路雲來冉冉凌滄洲日出猶然古渡頭便欲乘之汎溟渤

長風無力空予愁

石門

重門詄蕩天中開路紆徑昃雲水隈偎疑岩頭懸疋練有時蜃氣成樓臺橋州田土無磽确桃源人家絕塵埃雨過階除凈如掃白沙錦石縈青草安得移置几席間極目蒼茫看不了

青田

青田有佳石丹篆供鏤刻珍重璠璵姿規模太古式初時藏深山磈然雜瓦礫當世無識者誰爲愼剖析古來英雄人脫畧少物色徃者劉文成仕元鮮奇特提舉久浮沉嘔血幾自賊一朝遇英主勳名首開國帷幄借前箸折衝無強敵薄賞縱不酬丈夫志已得感誦趙公語千載淚沾臆

華蓋山

杖策尋勝地絕壁依城隅俯瞰大江流勢與風雲俱嵐擁失古樹雨過叫老狙雲梯洵可登樵徑倏若無巍亭冠山巔翛然氣凌虛憑欄四顧盼羊腸多崎嶇宇宙自廣大何地置腐儒毿毿竹解籜飄飄花妥鬚此焉足靜

觀萬物樂有餘人生貴適意何事長欷歔

蒙泉

清泉迸石罅鑿鑿同盤盂氣味芳且潔香美勝醍醐居人持木瓢斟酌隨所需一日輒數石澄鮮有餘儲惜哉處僻遠洵美徒區區茶經留品藻大約在通衢行潦供挹注潢汙人共趨玆泉不得地棄置等溝渠淸流自涓涓湛然終不渝

春草池

越中名勝地山水相鈎連崇崗迭起伏淸流互洄漩雲

門吼瀑布百丈落紅泉兹池本細流位置亦天然曲曲
抱危巘依依對中川孤嶼別名石橋帖水面差通蕩槳船居
人遠其隈得非近神仙流觴久寂寞青草徒芊芊石壁
過雲見松杉倒影懸賞心竟安在揮手謝清漣

謝客巖

步屧訪名巖遥矚若卷石徐行到山腹層巘頗逼仄磴
紆鳥道隱徑轉蚕叢劃攀緣至上頭回首纔咫尺石理
方且碎突兀見山骨廢亭址尚存廣衍草可席漠漠川
色黃油油雲氣碧潛虬姿多媚飛鴻響未歇放情宇宙

間俯仰自怡懌嗚呼昔遊人千載良不隔

題別駕俞公官齋壁

大地此將盡客途與轉長釣竿拂東海樽酒對西堂堂在郡
治出岫雲窺戶補籬花殷床相看足幽事天末意難忘

醉歌行呈廣文胡蒹山先生

憶別先生近八年辰星梁月心惓惓永嘉孤嶼鼠瀕海
錢塘怒濤空蹴天今夕是何夕把臂共浮白四筵列華
饌舉箸頻勸客當食忽三歎欲語氣塡臆水心堂前荊
棘滿堂在婁署東偏婦翁昔爲燕寢之所予自己未與先生周旋其中至甲子言別鸞凰翩翅

遭彈射爭似先生苜蓿齋左圖右史對青壁風流雲散
少經過且須痛飲靡有他先生矍鑠猶如此賤子老大
當如何

海舶

丁丁伐木甌江上入水新成萬斛舟惡浪黑風應不作
今朝鼓舞醉陽侯
異縣頻年愁米少此鄉歲稔米嫌多浮江越海尋常事
盤石村前白晝過
吳絲蜀錦杳不至日日輸粟出江灘故老爲言昔遭旱

居民無處覓盤餐
飄颻麥信風無定捩柁長年態自如舉網滿船皆石首
錦鱗撥剌一鰣魚
縣官榷鹺有常額居民喫淡不嗔嫌煮海熬波無用處
却教漁戶販官鹽
眼見二舟同入海一舟今日獲生還家人個個倚閭望
捕得魚來索換錢
黃柑紅橘天下無風俗賤近無人須乘風當致大都會
何爲隱約困泥塗

我來永嘉苦跋涉水陸經月離風塵故鄉鄰人忽到此
屈指出門不一旬
入山舊諳行將踐浮海今朝路欲迷避俗竟須甘猛虎
乘風底事畏鯨鯢
斺醬蠙珠常作貢扶桑弱水欲浮槎頻年窮島妖氛靜
薄海車書正一家

遊江心寺一百韻

辛未三月睇我遊江心寺寺在大江中倉卒不得至渡
船小似梭洪流疾於駛清晨氿一葦萬頃任騰沸擊汰

凌晴空長年力鼎𨬱漸去闠闠遠頓覺耳目肆孤嶼落
天邊峭壁雜青翠招提橫中間面面臨水次旁有兩浮
圖嶁嶁簪插髻杳然入雲漢決背難平視維舟山脚下
徐步歷廣砌入門何軒昂靈境豁幽滯僧舍分兩行寮
房儼拱衛玉殿蟠虛無朕帶有餘致丹墀石髮長碧瓦
魚鱗細僧云是禪院爰自唐初實寺前有海眼老龍久
藏閉無端風雨交爛熳騰雲氣居民遭掀翻雷霆猝崩
墜金碧爲塵埃千載興復廢往者王龜齡弱冠於此憩
老僧禪定中知是龍再世晦明相周旋饘粥結恩義學

成將遠適匍匐求廢庇言此數畝宮君家舊有地祈發
捨宅願片紙留贊劃王公妄許諾要言誓不貳泊乎先
生沒深潭復爲厲梵宇倏震蕩浩刼安可避喃喃呪洞
門舉火焚約契中川始晏然潛虬終古睡世尊蓮花臺
窟宅是其位聞言重狐疑錯愕神惝惝方外類齊諧誰
能究根蔕簷前清暉額有宋高宗賜天章爛榮光丹鉛
永附儷翰墨臻絶妙獨遺天下計長城輕自壞航海日
陵替子孫坐逼仄繼統立且蹶皇皇文信國秉均奮忠
毅丹心炳日月隻手奠大器時命天不與奔走重顚躓
九死不一生從容非慷慨我來謁祠下載拜肅冠袂松
杉陰風生棟梁白日曀拂拭碑版詩大書甚堅緻文山
勒石祠右朗吟未及終泫然出涕泗誦讀聖賢書如是始無詩蹟
愧砥柱立中流狂瀾障東逝懿此一卷石瞻仰等泰岱
忠魂棲危嶠億載不相棄遵途躡左翼巍巍高標植樞
衣登其巔氣象殊拔萃南望城郭中烟雲迴靉靆居人
數千戶廬舍狀櫛比東顧極滄海蜃氣空中積或奔若
車馬或立若旗幟或竦若樓臺或偃若坪垙山崗亘西
北星羅與碁置青天遊白雲黖染同浮黛一面羅崙闢

千攢劍鋒剸崇崖劃然斷鈎連仍迢遞翹首鵬蒼穹春
光頗明媚鴟鴞登雲路顫肹矜猛鷙白鶴無風翔皎皎
空委翅鳳凰不相待沙岸慙失勢側頸訴九閽文采見
顦悴誰言視聽逼忽忽其如醉俯視江流水濤瀧日夜
繼一往何時返盛勢忽如寄捨紛辭舊路接武忘勞勩
古樹蔚交柯水滸彌幽邃冉冉野花飛齒齒巨石綴下
下鳥道翻高高鰲叢銳西偏多寶塔遠道心恐泥上階
賈餘勇勝覽期必濟風景自清和岩壑極深閟指點頃
所覩一一畧相配壯觀合兩美彼此無軒輊放情宇宙
交吾意庶幾遂不期暮景逼更值迅飇熾木葉自下搏
黃沙從空翳高鳥墮之墮羽毛縮如蝟恰衣乍飛旋襲
足傾摇曳況聞須洞擊弭節輒奔潰山椒增回磕谷口
澿飇颸得非瀟湘翻竊恐天柱毀翩然覓前途解纜即
鼓枻雷雨不復來風濤亦差退瀲文互洄合綺霞光炯
碎好鳥啼未歇輕舟過水滙古樹死間生行人經復緯
金盤青玉案落日萬山際蕭瑟客身涼盤桓筋力瘁人
生半順逆隨遇皆得意不見朝暮間陰晴多變態山水
有本性惟此常不敝耿介契夙尚臨風發長嘅豈徒弔

古今傳說聞見異登臨結夢思擬撰名山誌

登郡城

千盤萬折赴東瓯城郭烟霞處處幽作客昔人皆潦倒
杖藜此地亦風流岩前霽色餘青草江上閒心對白鷗
却恨歸期太匆迫奚囊風景未全收

惜别

三月之二日解纜谷水濱冉冉離瓯江屈指復此辰奔
走逾千里風雨過三春清晨頗和霽水石光粼粼野花
牽客衣山鳥解留人客子不可住欲别彌逡巡天台及
鴈蕩覩面隅風塵纏牽坐惆悵夙願何由伸廣文胡先
生老至情更親數載一相見後會知何因劉生實俊才
寓人詩句多清新一朝兩分手念此驚心神行矣各努力
異地猶比鄰贈言及臨岐古道今未湮

海門玩月憶舍弟

忽忽月初出纖纖輪未安清光猶好在中夜共誰看驚
鳥繞死樹洪流亂急灘扣舷久獨立自惜客衣單

蟋蟀

蟋蟀何太早發聲自岩扃高下相倡和囚依無時停盂

夏盛陽氣陰蟲出非經天邊變風俗異器同發型不見簷溜間箇箇添流螢將毋行役苦枕畔頻叮嚀勞人不能寐攬衣起復聽

採桑

初日照柔桑顏色殊沃若佳人執懿筐盈盈出閨閣轉盼流素波藻翹戴金雀紅裙間縞衣雲鬟半約畧晨起畏蠶飢窈窕匪行樂邂逅目乍成逡巡步反却微詞不敢通高義自束縛遵途入重幃默默理曲薄

苕溪

碧樹籠烟合斜橋跨水低閒來倚短棹到此近前溪艷舞寂不作清樽晚獨携浮家隱桑苧咫尺白雲迷

雨中過泖橋

日色杳冥照東皐晨雨揺颶輕於毛燕子接蟲飛乍起漁艇吹煙濕不高小麥將黃浪千疊新蒲正緑水半篙驚花轉眼今安在風檣轉側恐徒勞

研山十詠 以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為韵

雲間周 龔寒谿稿

明月峽

岷江之水穿三峽而下層巒疊嶂廻清倒影七百餘里畧無斷絶而明月峽尤勝茲石中峯高三寸許左二峰相連右一峰亭亭獨立廣與高等兩旁多小坡細澗䃂加三之一厚殺其半石理純黑右峯之頂白石一弧大如豆質極圓潤非假雕琢其外褱有黑石相啣似微雲承月狀因以為名

岬東羊腸廻波跳虎豎濕桂樹影團團山尖宛戴笠湍船不可載鼓枻從此入

旃檀

予得此石於五溪之碣灘疑數千季楠根濤瀧澆嚙而成骨理瘦削絲縷透露以刀試之不能入方知其為石也廣二寸五分高半之嵌竇玲瓏不可悉數色黃而黑嗅之微有香氣故名焉

薰陸鷄舌根奇芬自西天千絲復萬縷結構空中烟衽林多幻相想此亦偶然

穿山

辰沅之間有穿山焉重巘架空寛比廈屋旁有石柱獨立溪滸相傳即馬伏波所穿石窟也玆石意像與之酷似大如拳而虚其左偏右偏無竒峰多細竅云

穿山狀何似雲水相綢繆溪流中貫之一棹恣夷猶咄咄相告語別來已三秋

獨醒石

昔李文饒平泉莊有石醉時倚之輙醒楊康功藏一石如醉道士狀東坡為之作歌

同一石也或醉或醒其不同固如此歟是石滄洲陳太守所遺高二寸有半凝然端立如人之拱而翼者滄洲飲酒多而不亂爰錫玆名以誌良友之贈云

王績戀二升淳于嗜一石石丈咲而言嗟哉餔糟容小户鮮看人至理不我易

獅巖

巖長一寸高得三之二焉乃諸石中最小者回頭掉尾酷肖獅形

食帰負殊能搏象有餘力蹲伏不一試苶然帶睡

色虚谷将投老爪牙誰能識

青鸞

鸞之為狀鷄頭燕頷蛇頸魚尾玆石最為神似色深青故以青名頭高一寸有半尾二寸周身有紋茸茸然頸細而縮翼垣而垂尾翹而直殆鸞之棲者歟

女牀有竒鶵佐鳳太平年和鳴黃鍾應妙舞青雲穿槐根縱堪栖欝欝冷踈烟

石芝

東坡石芝詩二首所歎詫為希有者乃肉

芝而石芝情狀初不之及予所獲信為石芝無疑葢厚一寸有竒廣倍之下有曲莖如葢之厚色正紫又名石桂英云

仙家有大藥玉芝變神水生乏超凡骨詎敢希不死煌煌九光姿摩娑儘足喜

積翠

一石色純綠視明月峽差小而與之符空中秀外幽巘邃壑不可摹繪中天積翠石勢参差杜子美寄興漁樵便思終老于廡幾神遊焉

陂陀湧翠徹天際一螺髮海風吹神山雲霞互飄忽予欲從之遊壺中伸手挐

鷄背嶺

黔中鷄背嶺險峻極絕曩予[illegible]於登頓作詩紀之至今追憶猶令神悸何所愛而以之名石特取其形似而已高廣二寸餘首尾胸翅纖悉畢具足立石上挺然屹然惟不露爪距耳

十日餋未足五德昔所聞何時腷膊聲高唱入青雲塊然尸鄉叟朋朋爾爲羣

小飛來峰

高不滿二寸廣稍殺中峰秀出而空其腹後別有峰障之旁列層巑瀑布界[illegible]窈窕勢絕復通其巔左實右虛嵌[illegible]石尖倒垂如滴乳狀殆遍得之最後故以爲諸石之殿

何來一卷石附土無纖根夭矯龍蛇盡蒼茫雷雨翻買山計未就爲卜小丘園

華鄂堂集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周彝撰彝字策銘婁縣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詩喜作長篇如送張長史君山玩雪遊江心寺諸作皆灑灑千言才鋒橫溢然律以和平之義往往有乖後附研山十咏別爲一卷蓋刊成之後又續入者也

圭美堂集二十六卷

〔清〕徐用錫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圭美堂集二十六卷》提要

古者不得已而後有言道德之腴發為菁華筆於書啓牖後世非徒期於不朽也巧文麗辭極其工亦足驚炫耳目然無裨於身心而適以害道立言者弗貴已宿遷徐魯南先生蘄志於古之立言者也奉座主安溪先生為依皈沉潛篤寔好學而精湛於思性孤介非其人不一語惟晤對朋輩誘進後生則忘形引心證據今古上下其議論娓娓然日夜不知勸子朱子稱河汾懇惻而有條理殆庶幾焉其為詩也用意深遠調古光淵古文雜體屏斥浮蹶一歸樸雅蓋以道德為立言之本雖單辭片語鮮有不根而無實者然未嘗汲汲以立言自標也故著作富有大都散在箧笥既歿後令子念詒及門族子楓亭周子汝峯相

與蒐而輯之折衷名派汰存其半次為
二十六卷楓亭復欲獨力開雕以嘗學
山左未遑嗣出守雲南卓薦來都迺捐
奉果其事屬汝峯挍刊而請序於余〻
憶與魯南同登第同事館閣洞親炙安
溪先生魯南齒宿望隆推為執友自己
丑迄於戊戌情好日密而魯南竟罷官
去講學圭美堂不共晨夕者垂二十年

上御極之初魯南蒙
名命超補侍讀余亦起在九列從容退食
握手話平生魯南逾大耋精力益矍鑠
脩飭益懋名山之業益夥未幾引年去
即乘箕尾余悼惜恒不自止今讀圭美
堂集其性情風範口畫手指者粲然在
目殆不啻疇昔之晤對魯南馬集中所
收謹嚴深有合於古之立言者之微意

風範口畫手指皆究如晤語時集中所
收甚嚴深合古立言者之微意是魯南
不僅藉此不朽而此固堪不朽也楓亭
既還任汝峯董挍刊將告蕆事爰脫稿
貽之俾弁諸簡以諗夫世之願闚圭美
堂集者長白年眷弟阿克敦拜譔

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其族子楓亭及周君汝峯從學久且專先生歿二君裒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峯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委鋐共商搉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桑文勤公同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鋐昔以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里居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聞及詩文嵩泱津津有餘味焉

今上即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鋐亦先後蒙
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矍鑠如壯年人鋐以晚進末學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懷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
朝重熙累洽吾得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豈堪久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為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關於文貞公者皆已筆之於書不復自見諸著作其自持嚴毅凡詩歌序論書牘雜著碑版之文無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與其人其文之不可磨滅思深哉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鋐何人烏足為先生序顧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寧化後學

雷鋐拜撰

圭美堂集

目錄

宿遷　徐用錫　晝堂

卷一
詩九言古
卷二
詩五言古
卷三
詩七言古
卷四
詩五言律
卷五
詩五言律
卷六
詩七言律
卷七
詩七言律
卷八

詩七言律
卷九
詩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十
詩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卷十一
序一
卷十二
序二
卷十三
傳　逸事
卷十四
記　碑文　碑銘
卷十五
墓志銘　墓表　行狀
卷十六
書
卷十七

雜著
卷十八
詩說
卷十九
字學劄記上
卷二十
字學劄記下
卷二十一
跋一
卷二十二
跋二
卷二十三
書後
卷二十四
祝文　祭文
卷二十五
引　約　呈詞
卷二十六

賦　銘

右圭美堂集二十六卷吾師下相先生手著也先生遊安溪李文貞公門淵懿純粹學見本原其傳習心得者富有纂記公諸海內所自為詩古文詞不急人知而名也憶嵛與楓亭太史同侍函丈請薈稡成編不許世講純園見背鈔又不許泊先生騎箕後共蒐遺衍俟京州如干猶思別擇不審重違先生志迺商之先生高弟李少宗伯穆亭先生未卒業宗伯謝世嗣得張君氷璜厲君太鴻删存十之五六銀臺雷翠庭先生復覈訂次第之稱完帙矣會楓亭由滇入覲議鋟版於京邸歸損俸錢屬嵛以校勘之役閱數月工甫竣竊念先生著作信足傳世而行遠嵛錄錄鈍根追隨二十餘年之久於墻仞萬一未闚凜典型之宛在悵歲月之遞更躊躕三復怵然恧然

至知識所限或致亥豕之譌則罪尤不可逭焉乾隆戊辰夏受業周毓崙謹識

圭美堂集卷一

詩 五言古

庚午季秋偕吳季舒尋菊憩觀音閣歸而有作

酬應不適俗閒行偕所歡出郭到村舍秋色滿籬端迴從顏色外皎如玉露溥主賓忘姓字瀟灑成盤桓循堤臨野水落日銜遠巒疎柳墟烟上居人風景寒忽見雲際鳶搏擊迅其翰攜手過橋去野寺愜躋攀空堂足小憩閴寂無往還幽嘿意有得閒見心無關歸休坐吾廬月光入窗間暗芳時相襲樽酒興難刪既醉為長吟自得非塵寰

哭姊四十韻

文官果花落盈盈積如雪隨風散復聚終與故枝別昨聞吾姊病詎期遂長訣哀哀鮮民苦痛此腸百結自昔失恃時吾年方四閱伯兄就蒙師出入無常節汝長吾四年提攜吾蹩躠煢煢不知愁觀者泣為啜雨餘采石戲撮土假藥設四聲韻分調千家詩互揭吾父乘醉歸角立試誰傑汝實性聰慧朗朗吾父悅三年繼母至汝遂嬉戲絕中饋短臂親釜缸兩肘熱鐵線時自縫空堂

孤燈閉帷稱母也慈彌縫備曲折未幾適張門室家樂弗輟薦荒熟凍餒劬勞艱莫說吾父患喘急相對汝幽咽慷慨頷穹蒼刲股恐或泄中庭月慘黃藥鐺沸腥血昊天終無情徒使爾性滅高堂兩莫依同氣忍相忽汝家嗣析産村居生事拙終歲無刈穫長日莫餔啜關心舅姑衰饘粥盡瑣屑減食慰兒啼抽絲為堦蘂補綻備大小饑寒一身切我常過省視兒女兩行列計將成婚嫁桑榆樂更迭不謂棠棣榮狂飈忽摧折汝家無上下長號雲霄徹賢聲浹閭巷聞者泣倉卒縈縈視諸絪嘻

嘻猥衰經覃然呼阿舅如吾幼孤子彼頑則長年貞淑偏顛蹶常疑荼反甘汝境真一轍同母吾三人何當一中缺淒涼令殯辰胡忍臨其穴閉門作哀吟哀吾命蹇劣

卓氏忠烈遺事詩

通經以致用所貴荒年穀往者金川禍揖讓拯回祿無術九鼎移坐令十族哭磊磊卓侍郎汶汶先秉燭同爐混頭焦失算輕突曲仁者宅鼎鑊初何與讒兇誰云能造命厥後帝所錄十世見闡孫衆芳聯卷軸顆顆丹篆文歷歷青史目提戈並揮翰各不貽祖辱豈期鶴歸晩正值馬化促八口共一井碧血飛霜雹又傳海東魂叫閽使命復公私議僉同忠貞果世篤平生厭藻飾蕪詞絢高屋豈比報國誠竟為傳家蠲吾友許結隣竊欲移鄉塾

送喬無功省覲南歸

我適邘江來綠翠爭衢路魚龍何幻出島喬迷舊處前年坐迴廊天香隱日暮銀鉤錯金薤珊瑚交碧樹自君騫雲翮疵賤猶道故鈍騃誰參尋訂會每勞豫委蛇鷁

鶯行婉孌琴書趣客裏依如歸深情不我顧鳳遺清池輝鳥戀庭柯哺覃鶩九萬程獨殷五十慕悠悠濯長纓心難寫毫素有懷焉自聊無計挽君住潞河水淫淫時雨傾盆注隨地有驚波臨流慎輕渡

送家霖蒼倅汝寧

古樹久連理誰復知異身酌水有至味不必醪醴醇憶昔執鞭始轍迷下風塵東海無分流南枝托共根君時未及壯氷玉暎高門斷金薊邱道掉鞅潞河濱騎驢擺滑滑濯足貯粼粼善謔屈滿座野飲困狂賓爭馳無乏

足得意愛前屯人事焉可定長飈剗重雲君為出籠鳶
我困陷笱鱗隨宦念飄蕩半刺豁輪囷方欣展騏驥不
憂老我昆孰知風木感又踏京華春起来得佳郡狂倒
快初聞汝水肥米脂嵩山足松薪魴鱮溢陂塘楊柳夾
岍津人情中土厚風物江南親聲聞可四達常得道里
均況復屬閒曹責輕望亦分潛身事回斡何地非慈仁
是非不到處可以安吟𩣺東風捏前旌草色動征輪王
程自有期無計贈行人交情非市道勿念我賤貧中腸
結有屬送子以心神

安溪先生晚悤限韻

亞雲閣曉日虛牖耿微明頫歊踈雨過屋尾琤然鳴先
生調元暇高館秋思生劇譚書共把拂素茗同傾塵勞
𤇾一洗物外有餘清盆魚亦知樂庭花為誰榮綿邈江
湖心東帶苦營營一發廿澤謠喟焉耦而耕

新火和京江先生韻

禁烟冷欲絕韶光開令序木德啟重黎陽燧方具舉已
曾送餘寒尚未逼炎暑故事檢遺文綸閣傳溫語緬窺
燮理心示我前修矩用汝調梅羹聿可分黎炬東風靜

野燒春社思雞黍雕胡起輕烟蘆筍供雜茹和煦盎鈞
陶陰陽自得所敢忘燧火微仰煦吟儔侶

蔡絜齋水部於慈仁廟市購得戴滄洲畫竹卷前
後有王孟津題識重裝索題

白日到幽崖懸泉落叢篠常疑風雨聲磅礴瀟湘小想
當下筆時氣全心無擾滄洲劇有作孟津題其表何時
風壓騎敗楮烈日爍市儈自不省觀者萬草草蔡侯目
貫胡薄鏹獲至寶我来三歎息所貴睇子縢蒙茸砂石
中豈乏揀珠好萬事須自足寧患終潦倒惜哉兩尚書

聲華徒窈窕君看尺幅中勁節霜天曉

戊子夏日移新寓掃除書室與諸子勵志讀書漫
賦依韓吏部薦士篇原韻

驟雨驅炎威戎衣頒大誥暑勢驕莫回早覺寒飈到部
署入藝林渙汗其大號南薰塵盡祛北颸凉先導情高
愛蓮說香遠幽蘭操而我懷舊居滋榮謝枯耗湫隘氣
不舒暗室窺奧窔冀公鄰好去謂張仁趾陞任臨清八達添聒噪
既無刺姦官孰免胠篋盜改轍不再謀如避水火蹈高
堂清且深火行失其暴開闔文字飲賦詩探靈隩宗工

坐主席深叢兀雄鰲咽晳學成音聞亦出婉好臣手[illegible]
勁鞅輕儇恣橫彔機流勢俱下千峰灣秋潦任爾玉尺
罪伊誰瓊琚報氣餒堅瑕攻智迷增減詭我力竭喘汗
廢然坐昏眊豈如理舊業不慢亦不躁古來稱席聖豈
不在耋耄炳燭既未晩日月那容冒後生勵如今莫以
年富慠老大足傷悲小子貴有造昂然七尺身恐嫐殺
且肅去日如去波懲予空自悼新屋入秋凉暉暉明凉
縞先寒預繭絲免以無衣告酸凄感疾首悽風欺破帽
孜孜向簡編短檠堪婣嫪脩德礪明神顗檠亦可[illegible]

贊進為山齋楚臨邾鄗有頹他山石足攻盈尺琄紛紛
感為蛇須視元戎轟先覺卓延平仰止慰久禱豈有感
鳳穴猥出凡鳥苑豈有神龍居僅通一勺潤空手寶山
回後時何及懊力張千鈞弩不用十牛擣功成知不負
默默天所勞

中元後一日小集芙蕖秋水軒觀荷分韻得支字

殘暑㿉殘葛塵鞅煩莫支步𩦺到涼軒好風叶心期歟
天三間屋紅衣五畝池有懷幽氣接無語清香知[illegible]
繚斜照夕嵐入深巵踈柳漫成陰閒雲有餘姿[illegible]

外遊淺言不及私吟風有真樂明月詎曾齡

賦得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入林恐不深趨榮鶩不止達者自超然去來焉有倚溶
溶滿東嶽非為南畝起蒸林何翩翩天路長無比在昔
陶淵明方仕忽遄已詎忘三徑資莫禁五斗恥閒雲不
作霖短翮辭萬里動息自有時澹蕩固如此

咏墻隅新種小竹用杜集贈韋左丞韻

出門懷有功恐負百年身苟非同志者胡然逝我陳自
從容東閣粗知安形神楞櫟雖不材芝蘭幸與親虔循

桐子命敢云王翰隣後軒闢講堂本欲鑿池津計工亦
重貲即事朴且淳土砌羅雜花危鉢貯清淪雨洗樹庭
綠風送草寱春尚嬾君公隅時起元規塵揭來賣花翁
荷篠亦苦辛解擔植且洗泪没一朝伸已能亞荷崙漸
可傲松鱗下飡肉果俗罥楊嫩誠真況復江漢容繞去
河陽新（時安溪先生仲弟安卿先生以赤魚令報最入京候補部[illegible]）名雖御屏艶風
彷雨袖貧棠蔭原思召桃源不計秦别切峨嵋老夜雨
遲頼濱銘勲端付爾把臂致為臣不知六逸末可許弟
子馴

己丑榜後送綺園下第歸

君向遊天都尚未舉鄉賓志已出層霄身詎染半塵豈不来幽諾山靈不爾親羣鶴舞長風雙龍走祥雲送子上皇路而作觀光人於今已八載三帳京華春鼓行尤簡淡齒晚德彌新不疑衆有司不怪新郎君欲詞氣色靜刊華沃其根杲日上客衣羸騎扶雙輪告我將潛跡逝與擾龍馴吾雅把蔓茅不須問靈芬氣專而容寂揚聲務蘊真齊翺將利器乖厓方救焚直麻本性得隕瓜自天申鴈塔有級次如子豈沈淪謂予言不信寄語黃

山神

新會梁貞女

人生本純粹大義無古今不虧父母體乃見天地心烈烈梁家女綱常固其任自矜紫玉貴誰畏黄巾侵決裂委形骸凶暴反沈吟同驅覩與故叮嚀語愔愔哀哀恩未報高堂知我忱天風駕洪濤白日慘陰森赴此得其安浩蕩起雷音一朝等萬古魚腹孰求尋蛟龍不敢伍湧出碧海濤花容照蘭湖香骨出桂林而我聞英風清霜凜寒襟旌揚應典禮條格何商参哀歌為感激淚下

散秋霖

文安王孝子詩

天風集流雲枯木有遺烓我聞王孝子英聲落韶濩伊昔官政苛猛虎驅黎庶家家有仳離孝子獨孺慕當其父去時孝子方在乳就塾有觸問欲往不可忤百端母譬止對母揮章句移家就八達開設餅湯舖所餘市布縷日為輟履具畚視往来人往往相贈付父貌與鄉貫深心托寄語十載耿茫茫八紘知何處一朝拜堂下新婦供掃除父已無家別兒亦新婚去燕趙徧魯齊傭乞

覓音素形似多參差堅忍甘錯互自分難生歸數年徒瞻注路或過里門垂涕潛身度累日幸一餐及酙無完袴日凝聴不交跡穿胃已露無人仰天呼向夜詣神訴荒林古墟宿豺狼為呵護血淚迸天荒魂魄墮烟霧廻向東海東風濤搖天晉舟航皆斷絕去来迷沿泝孤島何嶕嶢名以田侯署岍旁小荒祠假息覺不寤瞥然入寶地逢僧沙米哺其時日正午肉滑重相呴莊周幻我形君乎侯我著一老嚮然臻求占細箋疏許以父子會發覆似有據事窮来鬼神誠竭有智慮翻然西南征沿

漛一葦渡洪流漾釣竿嵩雲劈晴絮相望堯夫廬難得
壽昌遇天寒遠人村飛雪無烟戍空乏邪投宿老寺門
阿住仰聯夢覺頷疇語或神助風威不相舍齒擊達天
曙開門有僧雛訊延如夙晤愍勞陳籍里高座起長吁
典厨者同鄉盍與相噓噢至問父姓名告之為驚顧無
乃小字其孝子言不誤相持晝一哀移時蘇昏仆遂令
巽教人亦與促歸路白日破蒼烟寒山靜遠樹烏鳴殿
角深雀噪村邊暮相將還家園驚看萬擁聚姑婦羅酒
漿親隣趨如騖頃刻喧都邑四極溢稱譽色養二十年

四世孫猶覿村謳競為誇吳歈漫相附巨榜煥天章達
官不索賂至今孝子名永為王家布雲仍天所酬純氣
覺彌固源深流自長冠蓋慶永祚爾來三百年津津美
無斁巨公走毫翰名章似花雨薄材廼天良喘汗強奔
赴緬思東廣微千載凌高步

題魏孝子呈鹿太公百韻詩後

憶昔過易水寒風生古戍北海想遺尊西江緬荒渡蕭
心弔英魂瓣香無著處琅琅孝子詩虎髯出鳳咮孝子
作詩時太公家無故刼壓肩昏風悲詫詭天步城頭上

花腥血碧秋草暮更有銜恤人毀向泉臺赴有若雙黃
金異鎔同一鑄忠節易嘉名恰與嘉善附乃知太公心
造化同培護君親人倫先至今風聲樹綿綿五色瓜顯
揚坦皇路高鼇伊誰銘吾為書其句

冬夜簡洪秋厓

遠齋結空端何須去闤井吾友江海人城隅遂清景門
餘秋草閑面帶寒林靜學輕四禪寂味知六經永山月
皓一簾荷風渺十頃揆予本散秋牽涉少暇整冬宵澄
萬慮青燈栖孤影不遂居息安復謝趨譽猛依約懷人

心薄帷鑒耿耿欲命花源舟還恐迷靈境

壽父執高翁不危先生九十敬和安溪師韻

馬陵帶雨河山縣浮如瓜靈奇不擇地未覺虎龍差高
氏得競爽平陂各聲華孤情付海嶽逸遁不足誇難兄
敦孝友經緯政於家百里隱敵國熏金躍雜砂英義啓
蒙敝瞽目水毋蝦叟鑠今九十行成齡方退盧敖空俱
往同歸路豈賖

壽王遜功

崔嵬望千仞畚土以為基一滴真泉脉江河御障陂翻

翩華縟士未若拙訥為吾友河汾君朴厚吾所師好讀儒先書晨興乏烟炊彳亍如病鶴寒濕成偏踦和緩比鄰住躊躕百錢資知交婉有贈謝不慣那移謦慰亦勉留報之過所施春來陽和轉行步初祁祁授餐與我近有如望衡楣過參聽緒論往往乖時宜常行遵古制舊說露新知昨見隨朝謁張拱趨玉墀體氣益溫和顏色藹康怡　萬壽過兩日逢君當介眉好風高燕羽輕雨過花枝笙歌走村豎彩繡迷路岐（禮萬壽節至廿一日）才賢方湏征皇路正清夷我已果棖過君正強仕期大行竊屬望

正學起衰遲講明與充拓精詣畧毛皮利濟天所篤顯揚聖所推韋出大賢門況肯負明時

送沈頻谷為汪學士抬遊浙江

沈子有清文淵源美所自砥礪雖云工亦本千將利南巷北阡閒居近尤數詣三逕無雜賓六籍有餘味敢後踏雪遊時同賞月醉奈何楊柳風吹轉春鴻翅客行憂百端主人韋同志大雅日就衰誰與扶顛躓朱門宏敷澤越國各風氣文柄既有屬翊贊豈不貴潛斡大化權儒生亦持世風物況復佳鄉邦迷壞地本業即所司不足恤勤瘁方今道化揚明經必高位松標白雲上劍彩入斗次明年正此時看整踏花轡

贈黃尊古

賤子旅西華君為侯門客六法工仿臨騰聲兼數驛訪謁不得通幽夢懸青壁遲我十六年過君春風陌卷軸奏公卿所見過於昔林壑具性情蒼秀潤欲滴逮觀獨往圖粉本乃雙屐羅浮盪心胸瀟湘濯精魄奇懷不自禁荒入大庭績昨訪趁初吉朝日明屋脊為作竹趣圖贈我逾朋百示我欲治裝三月有行役驪山嶺雙繡峨

嵋雪久白逝由秦入蜀險絕資蕩滌啼鶯送滿路飛花過輕策古人師造化萬里論咫尺去去莫復問山川無窮蹟

聞友人稱李剩水有文不遇詩以悼之

西江李先生高才終淪棄嗟哉澗底松誰為搜根柢聲聞起宿草意寧金石敝所悲右丞詩吾賤不及議

直所與同年張趾肇約晚同義門何前輩過怡園看杏花義門牽於他事余久侍師座趾肇遲予輩不至遽歸至花下者余一人而已賦呈趾肇

並獻何前輩

鄉思春草生閒羨野鶴警回回上直頻勃勃遊心併澣暮趁餘暉留連盍當請仲言中紆轍季鷹久延頸人生事故多即此變俄頃晚風吹我屐笑較趨營猛桃留塗頰紅柳弄舞腰影隔橋緣小蹊扶石度層嶺方澗一間靨綽約三株杏錦綵剪綴枝臙脂碎攢頂坐憑竹榻高坳灑銀餅冷欲行不行雲將晡未晡景歸市上燈燭那用游人秉携手豈不歡獨往意方駢還山失幽諾誰先占箕穎

老樹

鄉社古枌榆蕭條秋風裏天上玉衡星何年落帝里清籟滿庭除翠色沾衣履夕陽掛其顛磅礴西山紫憶我昔聯床霜月如寒水牕影照不眠葉葉皆可指幽心句易成吟聲猶在耳憐君未改柯五年疾流矢未知樹邊人幾回共徙倚

題盧六以抱經圖

百家鶩泛濫吾友專會史不須泯異同志惟究終始子駿世芳風長康奏神技深心懷抱間清聠剪秋水吾師潛神久磊落明大指解結工利錐析薪妙隨理深燈風雪時清酤花月裏心愜眼翳開王法人情耳三桓與七穆亦注蟲魚比我老之凤楨懶慢鞭不起幸同侍講帷衣鉢自屬子

題楊又東歆器圖小照

弘農佳公子英聲蜚早歲跌宕裘馬場磨淬千將利聯事虎觀來頗與所聞異舉足無疾行發言如有思豈尚老氏柔並遠鄭公媚手出宥坐圖乃悟學所自未敢繪聖師貌已拱而侍虛受執其中滿覆壞一切簡編蹟未陳懲窒良根柢振矜九國檇譓吉六爻備鼓茲風雷勇旨厥山澤味浮競不自持慙沮劇相對藉以砭愚頑凜若春冰畏

題程偕柳擁書圖

十年隔風塵塵中果何事媿君山間人昨忽聞君至兩訪成空回披圖如把臂牙籤富連屋尚看捆載繼黃山三十峯淋漓青蒼氣憶我客京口蒐討恣幽闕薄醉杜鵑樓長吟鶴林寺雨蕉森孤清風竹落寒翠俯仰空感歎對此如夢寐況值春陽辰蒙茸九衢騎江南鶯笋時

山花壓蝶翅俗狀走未已畫舫爲誰繫短牋告我歸領
君示我意

詠東方先生

衆口豈不畏金堅常易鎔蛾眉兒嫉怨戒之莫入宮闈
酒下漢書心傾曼倩翁聰給兼數子傲弄褊羣公不知
嚴徐輩何以得相容詼達固多端其道幻蛇龍我欲訪
其人千載邈難蹤

餞秋

性頗愛高賞節物趁遊宴自從走職役冬春幾莫辨朝

來見氷澌始訝秋將換我友折東來向晩衙餐散點勘
經義餘揮巵互相勸短歌餞金飈商聲和離鴈零落短
鬢絲強插黄花亂前歲尋秋歡叢祠蕉葭岸今日與秋
別已發隔年歎蟋蟀賡太康隙影如驚電明日添書程
宵長膏火便

送陳季方南歸寧親

春陽蘇百卉氷雪尚未已澤蘭澀抽莖窨花烘滿市東
風颺鞭絲之子戒行李學成師道南名高帝親指持此
慰北堂蔬盤五鼎旨所悲同術人落葉秋飈起心源闊

海真素業無遠邇姑蘇佳麗區幽事尤可喜閒移聽[illegible]
床淨設讀書几山當酒盃綠花駐夕陽紫芋求不乏人
盡意蓬蒿裏何堪失羣翼剪翎懸對此語默當路難誰
爲鉏荆杞飄飄歸岫雲滾滾東流水人惜將鱗潛吾羡
勝鵬徙忠告誼交諄聚散亦偶爾道在經味充德禁亥
語始君年遠知命且莫决行止會看萬彙昌好音憑雙
鯉

曹仲經久不至秋夜東寄

多雨濕蒿槐陰黑客亭夕螢影明殘潦風梢散餘滴螞

心耿若悸懷友重脉脉相見本無聊相慰是良覿出門
屐齒滑徑滿蒼苔積苔積少飛塵悵沒君行跡

題方石川尊甫先生課孫圖

吾友方石川秀令揭文藻曉烟籠初花宿雨沐新草竹
西聲利場藝成何其早珠胎出圓流淵源由厥考一卷
課孫圖芳飴含緗縹丹山開靈穴應見雛皆好風流俯
仰間毋乃倍探討前望太邱賢後有長文小江上素業
懋敢使迹如掃舉華及春媚落實慎秋老佑啟與丕承
看君鴻世寶

題古松流泉圖

儲氏有五龍輝映荆溪水楚壁俱連城最良難爲僊潛
躍雖有時彬彬文行美年来瓊樹枝次第芳風起叔子
官京華金閨爛錦綺少君上國賓懷抱風雲裏仲季志
觀光不辭塵陌縈乖隔惟長公王事歌勞止何意蒼梧
雲飛来會萬里日共楊氏餐夜同姜家被眷此寳國禎
豈惟家多祉一時黃金臺星聚占太史圖成各肖神松
古泉流馺憶昔文賢鼻江濆釆蘭莚坐爾九峯樓風雨
閑秋晷松籟挾懸泉清聲湍幽耳今夕耐披尋畵在

一紙風景何人裁暄妍生手底况復集天倫樂事昔言
旨嗟予念陟岡老不勝杖履討偕予季来日報烏鵲喜
又隨秋葉飛羸驂薄行李高天送孤鴻長河滯雙鯉凄
咽小宛心執卷誰能已

乙未秋送安溪先生歸閩

水石不相入針磁有本性夫子數仞墻未易覔梯磴伊
余鄙鈍人意此可立命三千豈皆賢所幸親見聖殷勤
俞扁心門肯卻疾病春風十八年坐卧探名勝不知市
宅勞但美譚經聽况更哀樂多喜戚同紛併胡然望歸
舟長河寒日映布帆倏若飛獵獵北風勁
人生在三節近爲縞紵厄夫子師道立巖尊仍輝赫日
用洞三才諧謔紛六籍精思固知新强學直廣益晦晦
千古疑一一揭重羃小子生而蒙夙昔不自克善誘得
無方隨事領鞭策談言鉥心疚汗浹面久赤有時截旁
歧無聲出霹靂峯逼路已絶瞥然闢廣陌包荒易玫絃
曠蕩泯瑕隙春花秋月揚光霽延紅碧念之不能忘歷
歷銘肝膈
夫子造就人川轍非一路道大而能博責望頗平恕習

之在精熟莫爲多所誤嗟予鈍復雜習染悲深錮功淺
輙易忘愛博自難固官骸貴爲人篤好物自聚今未名
一藝胡尚論根據豈關歲月遲何曾脊骨樹本是冉求
畫空煩顔回鑄親炙憒尚然豈况睽趨步媿歎意匆匆
徬徨劇四顧
夜雨凄孤燈離人耿秋館向枕眠易醒起坐情復倦寢
食詎無所意似風蓬亂余先本莆人反始竊所願相城
泉水衝十年五徙岍夫子原鄉鄰約言猶旦旦榕陰撰
杖辰離支執經畔飄揚歸岫雲空羨南征鴈縱復應詔

來星霜已再換盤回慮百端誰能加餐飯炳燭或未遲
昔人豈余謾僻熟一卷書知味廼努彛勉使素業脩毋徒索居歎逝未肯磷緇瞿瞿保歲晏

丙申六月廿八日同年集寧先寓齋送坤掌歸沛縣以韋左司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凉為韻分賦短章效左司體得雲字

秋初金當伏炎凉詎可分來雁殊杳邈胡我愴失羣山雨高館暮整齋日未曛祖筵前班馬鳴聲不堪聞蕭條徐與泗念子尤慇懃流想仰若迷斷續屬天雲

餅中荷五花丹素不曾分人世聚易散乃為生戚忻子來非所意子去前日聞促盃駐征車亟聲集屐帬策策各努力輕陰非斜曛君看田間雨多出無心雲
十人籍六省天涯為同羣簾櫳罨陰沈别醉各醺醺離思入行觴對面欲憶君德義互敦勸歲宴持馨聞不信世人薄動乃比秋雲

和得天秋意韻

禦寒無重裘自覺凉生早董公幃可下陳君室不掃默默省愆尤非關口耳少雞鳴何喈喈雨聲催秋老

歲暮送蔣子遵南還用古韻

古人重言别君何分手輕寒霾北地寬回首向南征三年石交来巷南巷北情柔恭向我真清文為我程春花秋月塲不放酒盃空意外得黯然淚落風鐸聲席車有四馬揚鞭勝高旌梅花踏瘦影歲釀味可馨豈獨感離索媿羨實交并君看觸藩羊何似隨陽鴻

題郎甘来滙水村居圖

西渚有先疇鴨塘雜漁市自從抗塵容釣磯沒秋水一竿滙水風吹我遠心起昔我遊虞山君時在帝里今春

聞君来過踏藤花紫掩關不得面披圖毋努是君方志任公廣下連鰲餌𢱢絲颺枯槎看上天河駛喧閙判渭涇胡為勤繪事念之五内煩素衣久塵滓寒林畫紈扇（用東坡與毛國鎮書歸去辭跋語）何妨炎氣裏非為跡異心瀞蕩固如此

詩 五言古

戊戌夏歸路述懷

客行憺無慮曉來山更青田家雨既足日出荒雞聲西
墅先人業廿年闕躬耕子季屢見招久負春鳩鳴褐來
逐歸雲肅肅有晨征黃河九曲流如何直道行栖神美
良夜回轍頼途窮女孫不識祖出世踰十齡想前海棠
花盈把過觴甍歷歷親與故存者如晨星滔滔東逝水
應識滄海情海濱鄒魯書元命孕精靈淺涉嗟晻𣍐炳

燭勝冥程呼雛命儔侶老馬揚前旌里兒有英翅何必
吾家生水鄉無登歲㪅㪅徧哀鴻昔儒𢝊社約亦使天
行平閒中事業與蒲俗鶩公卿君看日夕烏舉翼何其
輕

聱陽曉行

初日澹流雲輕風得小濟露林䳘餘青平岡互迢遞延
緣沙路虛烟火西南際耕人語微茫蓮宇影𧇊敞田家
新雨足雞犬知芳歲天末視鄉園三日便可至

己亥八月二十七日同年李巨來奉使祭告南海
畢歸途枉顧話舊通宵詰朝即席贈別賦短句
一章

天遺輝南極迴飈下釆輪隱約草堂間今夕生華烱晚
風雞黍香朝陽鴳鷟伴新歌激故歡俯仰非一歎我老
泒師恩誰念濯江漢藉揚金石聲仿佛聞雎亂高燭跋
夜闌明河向曉判肅肅趁 王程又隨秋籜散去年曉
朝鞭遲爾不可見天風婉轉吹飄飄成一面以茲永夜
留緇起隴蜀盼殷勤荷勗厲百里九十半良士役車休
瞿瞿保歲晏

憶丙申歲臘月廿九日京師大雪澧南邀同寧先
及余携酒飲陶然亭醉後復步過封氏園看偃
松劇飲始歸澧南口唱云歲暮小除夕雪中看
偃松期俱以此為聯吟起句唯寧先成短章澧
南與余成夙逋矣適丁此日悵然感舊補作一
首簡澧南並呈寧先屬余新買山一區欲葺屋
投老訂兩君宦成經過劍合有日晉人所云得
果此緣亦一段奇事也

歲暮小除夕雪中看偃松三人飛逸興跌蕩兀爭雄手

庳尺五天麾盃跨蒼龍銀鐏逐縞帶鬢眉各瓏璁如何
三年來零落參商同前年君秉節餞歲香草叢去年我
歸田偃卧迷蒿蓬黎子似孤注何人參遊蹤今我尤奇
特衝寒走雪江真州上船來廿日三開逢爆竹碎鄉心
腰鼓漫兒童頑雲掃不開夜雨淒暗釭天末控鶴樓（謂湘）
並豈況刲愁峯（謂綱齋）何當營菟裘草草一畝宫前碧繞
曲曲後翠羅重重山鹿飲厨烝野花撲簾櫳穩鋪三洞
翠高枕五華鐘（峒峿山後有三仙洞五華項）賢才聚北關談笑無西
戎村墟雞犬靜杆機羃火通脫小新芻成里社多顏紅

歷落蒼髯叟千尺舞霜風有時皓雲妝頭戴白芙蓉雙
雙胎仙子恐難謝軒籠有時經過便一來醉逋翁

庚子二月十二日同曾麟書頤嗣宗繆朝儀金召
詩遊洪山寺十八韻兼贈繆學使潘明府兩同
年

未過一百五青春喜方壯趁晴東郭外洪山並楚望千
尺磴道懸一片南湖漾初更點也衣輕拄容兒杖傑構
前落留回頭沙界曠攜手二三子詞翰稱哲匠聞知耳
目尊靜識行生暢岡松羅髙標陂麥翻淺浪欣欣桃李
蹊熙熙春耕餉神堂小憩餘意愜難名狀陸弟與周郎
風流誰相向褰衣絕壁亭塔鈴和清唱兩姝孤小來杳
影纔澹蕩始悔怨春寒小勒為我放遠江天欲浮雙池
碧可釀下山尋荒寺端為戀青嶂怡暮星輕陰猶矜足
力旺歸來素月流更憶層臺上

二月十八日夜澧南呼同登黃鵠山踏月尋梅達
曙始歸用余遊洪山寺韻成詩索和復叠前韻
奉呈

三年失清遊興如宿火壯我友呼我起四更登臺望前

山翠濤翻滿地金波漾私開銅魚鑰潛曳桄榔杖從憶
石門幽不數斜川曠誰作冠霞亭山骨營巧匠虛明自
流芬梅風況和暢記共陶然飲酣歌舞銀浪天公久見
妬今復貽清餉肥香乳烟月言詮莫能像萬籟何悄然
孔皐聲相向閑閑引幽步已發晨雞唱詎比世冠纓磷
緇銷澹蕩頗似乘風來陋說開籠放意適醉醍醐安用
撚春釀多少熟賍人白雲鎖丹嶂看君築詩壇旗隊神
彌旺一笑指金盆猶挂榆枝上

別澧南

南山有豫章枝葉何紛披柯條隨洪纖所美齊根柢與君同門友綴綴晚逾知咫尺榮瘁異飛蓬止草次遠聲揚清芬藉汝洗錫鐙誰知朔颸長（謂綱齋約介江夏）江漢生飛梁鄂州一笑後山水充詩囊相從襟抱豁七圓青天月論文坐夜沙浮盃戀野樾青嶂走銀濤驚奇不可說太和固名勝步與猿猱競寒溪及蓼池歷遊最清與樂事難孔皆鷹羽天邊來檐前烏鵲聲化作吹塤哀荷君骨肉情委曲慰伶仃為我謀雙槳將發欲涕零君為高山雲我為潭下鱗潭深不可出雲來或有因四海終為遠寸心托弟鼻回首意茫茫秋風吹離羣

送梁環中歲暮歸淮陰感舊述懷因志昜厲

人生重嚶鳴恨多白楊秋誰知美音華談笑起冥儔翩翩騏驎兒文彩珊瑚鈎豈必息天衢藝圃耘先疇河淮生飛梁歌聲落屋頭北城得還往奇興窮雕鎪偶從訪朋舊悅驚房與婁歲月不可居春醪俯寒流重陰散氷澌送君上孤舟再來未有期一倍添離憂御冬足旨畜衛寒藉重裘角髦赴館時一冊抱登鄉慙愧逐浮名潦水盈澮溝宮墻限堂戺跂予邈十洲閒似乞鄰食難為

氷齏誅兩眼著玉花沒身霧中遊宦成學不成緬維昔者羞（謂其尊人實長）看子駕騂壯結束五槊輸疾驅就熟路務得莫廣求回首炳燭人嶽立嗤浮漚一點信心明萬刼照九幽殷勤贈行色矻矻敦古脩

陳滄洲舟行即事有作和韻奉贈

昆侖共淵源派別出九河壯君掀洪濤熟經灔澦波豈不慮直木丈夫無唯阿攜手大河上晚風揚清歌

題陳履仁別駕問天圖

同門黎長汀曾說華遊幻捷足翻飛猱騰身跨汗漫遂共月光子累飽璚屑飯賤子武當遊未知孰後先歸來步青螺節候忽已換籬落黃河沙時與春風亂一卷問天圖誰歟步葱倩幾朵綠雲濕飛來墮几案五字瑇瑁軸七絃錦繡段無心掃室人丹顏與道貫真人粲玉齒說見圖南面卓彼志學者肯晝中塗半敬問躡蒼龍胡此局壯觀或是留懸思靈秘乃悠緬相如既至後非復庶幾見毋亦高世情從古乖纓弁急流期退勇救焚正焦爛何時最上頭功成畢可願塵墜玉女釵嘶落蓮花瓣君家五龍風借恭雲霞伴

澹士以寄懷詩意寫畫見寄依韻題此
憐此興州月照我峒峿嶺竚立久懷人寒生堦前影故
人憶我畫竟是憶君景
孤月流青天寡鶴唳高嶺畫中有兩人定是一人影對
畫不成酌奈此獨夜景

虞姬冢
英雄營營極何曾占抔土遂次拜姬墓壯姬殉一主白
日照荒原清風肅遠浦韓彭既坌集四面變徒旅美人
無感容楚歌訓劇舞樂傾指顧間委身知所處亦邈史

筆垂窈窕壓龍虎青冢眷故鄉草芽今未吐存亡別有
真緬思迷仰俛人鬼死難求馬嵬羅莫數當時鸞雉附
巍峩妄求壯家索赤其族幽宅秘辛苦春風步縣來環
珮儼如覩雖乏藻薦虔遺宮尚環堵置風吹浩刼陵園
無一縷豐碑粉黛香樵牧孰敢侮荒哉楚王臺行雲徬
行雨椒漿及桂斟騷歌詎不厲（湘君娥皇大人女英川雄騷新解）英露
君夫人堪鼎峙湖澌忝余生王里風俗喜存古巾壺薦
烈多頗訝歲運武於兹悟其端實姬掐邋鼓何當廟存
貞姬爲不祧祖

騾夫行
陽烏催曉裝昏鴉噪高柳駸駸盡日程感此僕夫厚迎
勞衡陽鴈辛苦澤中久借問衡陽路廿日能達否流冗
何方來故業不能守嗟哉況瘁人道路為隴畝豈謝胼
胝勤鞅掌甘囚首日暮謹騾驢般勤到勃溲劇疲不自
知焦渴復何有先領之水泉沙場滾抖擻三更僮奴鼾
摧秣明新櫪五更篝火呼已復揮鬃鬛亭午盹頓含饑
腸蛟龍吼到來皁櫪間忍汗料升斗芻豆未登棧糗糒
忍吞手諒乏汧渭術詎或五羖偶問君果何為四蹄寄

八口雖無三百禾聊免素餐醜小人食其力異類如昆
友矧民吾同胞混然大父母重以　皇王命刑賞隨其
後云胡草土視恨聲吞八九赤子委井中獨不惟索朽
既分虎竹符懲兹牛馬走世有孔距心庶將警座右

過確山憶衡園
道路喜坦平風埃頗昏瞀朝來豁塵襟愛此南山霧初
日耿鳴雞清潤石橋路杳杳隔林鐘曖曖遠村樹夙昔
敦古懽沉吟邈孤慮經道漸就荒千里少衡杜吾友中
山君所學非章句文豹澤其毛醴酒豈所慕風雨安舊

巢吾竊愜吾素川塗詎云緬雲鶴摩天去手攀越鳥枝
身跼胡馬步衡陽送歸鴻為我款情愫

過確山悼魯田

吾友劉魯田舊籍在確山今來過其里清淑實蜿蜒嘗
年駿蹀躞英氣壓河關多材嬰世患所學渺人寰八部
五千言河決正瀾翻諒無金石固竟為金石煎（以服金石藥亦發死）異術殲我良胡為昧上玄潮陽有謫徒亟請火其篇

路次信陽閱楚牘畢

汝漢揚清波土俗近江堧上有青松岡下有秧水田竹
樹不復辨人家上朝烟我來采其秀媚睞及瑤編倡歎
重文翁傍友實聯翩廓清膚末盡氣色何潑鮮尚遠三
戶楚已把九畹蘭既知根閩洛亦不詭王錢清溪洪派
別當仁五百年有美韓門徒未肯絕微言好鳥諧春鳴
此聲非偶然周南原風首屈騷未或先大雅扶王化幸
茲鼉鼓宣般勤嗣好音予衿有遺篇響赴而景從躋攀
望來賢

次韻訓斗文年兄見貽並呈長汀同門

嫋嫋春畹蘭紛馥蒸湘湄江流有合時豈不幸光儀當

年桂水夢勞勞使心悲況復殊霄壤延津恐余欺汀洲
赴杜若（謝長汀同門）千里忘癃瘝南紀珊瑚網芳馨慰驅馳
得隴且兼蜀造物何我私露君百寶筒惠我時一窺君
尚六月息疵賤顧安施深譚雨聲破頹醉月影移獎借
漫十朋攻瑕煩六師矻矻信所閉前脩以為期不必山
海羞取齋季女飢鷗鵬與斥鷃高卑笑何為

用斗文見貽原韻贈寧先同門

憶昨禮衡嶽維舟清湘湄高樹魏元君烟霞敞丰儀羽
駕紛將騰迴風吹我悲迴風不足悲朱陵恐余欺真文
與寶籙往者神空疲眷我同門友形隔魂久馳離方柄
文明冰玉不及私愛我無畦町幽隱兩相窺周行為我
指鞭策為我施他生固安知此生信不移豈不離欲詭
主善以為師知君萬里程馬瘏難前期一心綿精魄千
載等渴饑人生感意氣金石亦何為

衡州使院送陶柱中歸常熟

陶子秋鷹姿廓落出敏妙一瞬了卷帙頗亦領其要前
年整霜翮仍捧謫僊誥帝乃庸玉汝磨礲入理窽今年
采蘭來重披春風梓聽君理七絃泠泠微改調摩空俊

氣收深穩研道與踽踽喧啾羣鸞凰同清嘯定知虛相
愛迴懸鬲甸蹈海濱鄒魯徒晨星悄相邗屈指半吳中
又驚南山豹虞仲數為推言游神所勞季方久孤撐得
君雙旌導風雨荷殷勤往復互傾倒羈娩跛脚羊快看
追風驃澀囊知無餘瀌以言歸告洞庭波忽瀾衡雲愁
難掃高高五峯尊幾時與同到以茲非意別秋期誰敢
料廻薄萬古心湘月留清照

衡州使院送黎元公歸長汀

黎子儒之隽幼學熟至老遊獵娩無得[illegible]句好世

鮮真龍愛誰廻狂瀾倒君家惠連才湘與春晴曉蘭啼
聯蕙畝采掇盡江表雨深對眠床歡及伐木烏六胡廿
日留已動歸思早還知下灘船仍復夢春草

遊浯溪觀中興頌石刻

磨崖中興碑夙好縈寐寤青峽天南陬胡由展良晤朝
來卧雙楫瓊琚已當路不須照扶藜潚瞻美無度宿雨
沐新沙初日御高樹輕風敞吾襟碧蘚淨吾步謹嚴祖
麟經雄盤森武庫天教神物合風雅開氛霧山僧指亭
臺導我要邀去木杪挂石林檣竿拂芒屨雷奔石溪縈

靜意入韶護久閟究尊名疑是糟床注叔世多淵潦賢
哲啟華輅何必井竈存依然松竹處下山赴招招恐逕
舟子怒行行過蒼崖且睾朋好住昔人秉燭情況迫齒
髮暮迴船雖有約或為陰晴誤當兩公秉筆時尚豺虎
聚詎有宣光烈聊志來應惡維彼貪亂人公等實所妬
誰知忤俗者歷刼光唐祚江流閱廢興英姿儼彩塑疾
風稀勁草君子挺多露詞翰豈不工忠貞增慨慕山坳
太平心偏為吾黨護未能移家來登艫猶還顧

重遊浯溪簡諸友

立譚別偉人胡由罄縕抱入門謝佳客昧我室家好昨
來賞浯溪羈牽實草草使君眷補遊迴舟青瑶島廚傳
已先行夜雨直達曉稍歇又須洞維憂堪用老豈隆不
妬娟省躬觀穹昊縱復強著屐坳曲恐難了元顏豈無
鬼德輶安可禱所向多不遂吾友神所保溶溶衡岳雲
誰使跡如掃
順流百里短所憑夏日長停午雨忽止望望吾軍張白
鷺導我前飛步千仞岡雲影既披絮松聲亦鼓簧迢遞
羅諸岫逶迤俯清湘匏印苔蘚綠衣上蘿薜香前賢留

高躅一一踐遺芳石窌類人鑿階址或古堂臺亭火銘
篆山僧不能詳迴思雷雨盈一飲累十觴勇臨柳木杪
醉躡輕劍鋩夙昔夢見之倍足發吾狂豈弟諸君子山
靈降汝祥我託丈人屋亦得共翱翔
紫綠入尊罍夕陽紛泱漭醉趣如清夢醒者焉能賞雙
虹蔭灌木寒碧落幽響珠斛走雷霆玉龍蜿森爽坐生
遺世心淵淵非外獎西橋得兩字深崖開巨牓浯溪雄
整勢中興筆無兩千齡委蛟涎一朝濟德朗命工搨之
還疑揭軒楣上前脩不可期回杯送俛仰臨發上仙亭

誰即掉歸鞅昔飲窊尊人曾此數來往

芟榴枝

榴枝冗如蝟官舍那訾省丹實多枯落朱華覺瘦冷頗
若蘭當門詎比木有瘿斧斤不在掌巡撫薰莫騁朝來
斸藥闌刀頭得鋒穎一柝眊僕夫立談畢脩屏瓊筵逗
涼飔壁月流疎影焉知汝欣欣似解我耿耿十日別汝
去閒雲飛亂嶺誰為後來人嗣音欲有請何必植吾庭
聊用慰俄頃拱把有餘思顧躬發深警

壬寅八月五日得義門先生凶問

官齋借息偃陳編數蕭晨伐鼓通朝報秋雨闇將昏吾
友久膠疾　褎邱展絲綸失聲我何為俊氣無斯人中
宵追平生語笑忽如親歲月淹天祿名山能幾存恩雖
損粉書光不到青燐人生誰長世後死得苦辛涼風鳴
腮鑄肅肅傷我神
鄒氏固無師毛公有所授君學謹派別虞山切講究一
目下十行毫髮悉穿透微言洞竅會善發昔人覆楮墨
鑑古刻滅燭能辨臭時嬉讙浪虐終得芳潤漱詩文妙
指畫森森羅俎豆愛憎不入時針石起頹踣以故韓門

徒六七挺英冑書翰雖小道勁入唐賢轂纖媚昧小學
一洗元明陋士行重大節五十終哀疚友于亦敦持蕉
介無苟就驕勞貝錦多蟣孔山河漏天馬脫羈銜爰居
驚金奏豈乏不掩瑕未敢同俗詬是非有千秋吾悲吾
所厚
駿茂重一言有道蔡同舟寒鄉采片牘有如凌十洲春
風吹上國友聲容我求未幾餞　帝郊託我於德州德
州溢奬借引上昆侖垢觀海小潢潦敢自昧源流識南
忽渾合洛閩恣冥搜旋限雲關迴每旬書我投及我謬

承明偏送楝人輸零落殘花雨夏月如冥秋燕吳三千
里自慚塵鞅浮豈意下　徵書共事西殿頭雞鳴扣魚
鑰鴉啅下龍樓不曾畀門籍五年獲綢繆青天霹靂下
赤曜纖雲收尾波盪微風惠我歸田疇豈不分東笠知
未鄙蜩鳩藉君蒼蒼翼解我滔滔憂飛黃未一騁胡以
賦鷦鷯士林吾道嘵文事誰鴟俟刈我平生人痛若肝
肺抽恬死君憂盡高明且脩脩芝蘭尚餘幾又復碎琳
球少雋不我覯生趣盡松楸歡戚竟往事歷歷閑雙眸
若或善顧慮我敢生慾尤斷柳揷地生蟄虫復暖遊夼

何宿草隔無地說離愁靈輀過我廬恐闕薦庶羞寢門
僾一哭賓寮不自由疏茹聊三日私以志同儔片言告
我哀遑計君知不

前村行

前村有高門樓觀鬱雲興良田迷阡陌高廩雞海登家
有偉男兒才貌兩崢嶸賓僕歸遠譽道路生光風去年
纔加冠歲雞孔雀屛姝妁塡門至高門煩不勝反先詒
具索意或息罷矜後家賤翁媪求壯廿所屑黃金耀朝
日大珠散明燈齊紈疊魯縞文馬隊縱橫高門秘偵探

雙鬟亦娉婷女家怵我先偃蹇忍足恭自盤嫁時衣來
造君子庭大姑乖繡幕小姑閉綺櫳厨丁與婢流徵聰
溢笑容新人不自聊低眉和湯羹誰爲羨霍都祇覺悲
梁鴻豈不致恪勤胡爲紛見陵合姓以齊體陽施而陰
承古人通大道六禮迺天經

長隨行

羈宦捧除書蒯緱不能續何問千里糧晨炊已無粟宕
宕京城子流塵逐輕轂導言且致金願齒輿臺錄自從
上路來百端竭勤劬隨方巧鑿枘相人輭犢轤侈口趙

杵臼居然霍子都主人時自賀財力兩[illegible]平日恩樸
流羞縮向一隅秋風破牕紗一隙通中外此輩闕諱言
鳴鼓暴奸獪昨夜金百鎰今宵錢萬掛子母權進身取
息已千倍兩岐麥不生四馬門將壞主人憑軒怒鼠可
敢吾賣意氣看春容談言緩相對君誤索忠良初交本
以利

澧州蘭蕙十月華

昔聞澧水蘭今雜叢草青尪礫委墻隅根浮瘦玲娉何
人見摧剝太息千秋名日日徃一顧顧見紫羅莢長者

蕊纍纍已抽碧玉莖瓦盆封宿土灑水移前榮籬菊影
既殘嶺梅香未生同心誰相許當門無復驚走客去已
遠似有向予情
我家大河濱芳馨結肺腑憐君為寓公顧待力頗努出
入分節候燥濕量晴雨沃以漉豆汁篤以陳茶滷（茶味濃至）
（者謂之浦）蟻穴與蟣疥一一勤爬取猶謂眯成法訪谷繙藝
譜何意君孤僻終不受媚嫵一年得一花三年成宿恭
今日爾胡為泥溝花自吐麗色宣敞繒宏鬱出妝鼓豈
忘夙見凌驚心弔失所歷茲榮悴故悅若[illegible]仰俯胡馬

南枝愁越鳥北風苦物理有固然人生宏鄉十
夏蕙冬初榮人謂花開早毋乃夏來花[illegible]何秋風老菁
華不曾吐寒歲焉能嫣肯逐雨露妍爰輕霜雪飽孤芳
貴所稀何必及時好

送吾宗伊匡歸金壇

尋師良常遊歷歷猶在眼河流抱城深山色帶郭淺相
送向此歸寒風生悽惘昔歲黃公壚盡入山陽管大江
日夜東滔滔誰能挽與君眾月歡藝蘭看九畹況生鄉
族家公侯復不遠當仁莫自疑古義在所勉陽爻非夜

飛霜月當頭滿盈盈摻手情洞庭春一醆

送吾宗晳次歸宜興並訂中子同年北上

霜落洞庭波看君倣嚴去離唱無緩節聲飛漢陽樹蘭
言豈不懷切切倚閭慕吾宗固多秀又此輝球璐公侯
當復始（晳次為靖後裔）次華文良可據理脈自有真炳蔚貴所
附明年丹桂叢姓字團香霧闡出季長門久擅盧生譽
絳帳羅經籤黃河少尺素為我問平安何以啟迷誤何
當執塵鞭同上春風路

九江別巨州兼簡令兄巨來同年

吾友有惠連文雅多情愫願言展燕婉摻手春江路聯
帷燈火來首冬青陽暮老我原伯魯看盤凌霄步何以
申贈言新知溫其故甫田莠莫驕荒年穀易布帆挂[illegible]
俙風村漲桃花霧黃塵悲人深青山寧我誤猥遠水雪
姿彌盍棣華慕池塘草生夢應落潯陽渡歸鴻有斷行
幸一託音素

江上謡

東行遇東風西行遇西風眾目枕篙眠舟子懊噥噥請
看來者船笑歌鼓僂逢巖嶶青不去鷗鳥白從容造物

非一節人事儘窮通譬如汎宅人遂作信天翁東行遇西風西行遇東風篙師發長謌安坐飛艨艟江頭卧楫人怨天非至公青山奔馬去白鷗沒浪中上突巉頭石下伏虎牙峰歛袂吾有戒莫引十分篷

贈錢牧人

文章基道化俗說汨人頭一言幾乎是何論恩與讐與子累月歡正議膠漆投櫝板一以按清切變巴喉諧暢入雅則天籟非人謀摛華別葉流佩貫紛琳球言動温且理春風有和柔重君青雲器豈為鼎彝儔桃李蹊不言蘭蕙谷方幽新傳閩海徒此外頗悠悠

黄州逼稧飲同登青雀舟倚玉半月來花影媚春流江風披我襟江月照我頭新文縱陳編賞析破昏幽鎮山龍虎地送爾蟠兜鍪射潮霸氣在爽競珊瑚鈎昨宵過蕪湖月滿海潮秋風使一日耳無說可淹留甕中鴨頭綠爾去誰與酬別且緩須臾不作逆風愁

慈光西樓懷赫尚書

五更一雞鳴犖山岑正寒娟娟曉月輝乃在牕戸間我友斗極下閉戸理冰弦山水發五指何處是成連謂予

策輕杖天明駕青鸞臨路忽躊躇印須云胡先安得命白鹿縮地無山川迎君泰霄上浩然拍我肩天都與蓬華風雲相往還畫纓濯清流夜筆揮紫烟不問軒皇訣寧咀容成丹雷雨足下生瀛海眼前乾即事欣所往長嘯渺塵寰當其得意時相視兩忘言豚腐呑腥人與汝不相關

蘇州旌門蔣節母王太君

孫蘭秀南國芬藻艷天庭豈獨翼子勤作求本巌孼摧芳及稱節兩珠一未生劬勞五十載折軸度井陘誰期徭鑿姿雙標插天青遂啟金閨彥奇雋不可名爵紱世所有文將作代英　天章賁綽楔烜赫里門旌賤子有祖母盛年亦毀形藜莧寄外家針刺課孤穖欲聞不及年寒月照幽扃薄劣慳　王綸叔寞媿一經至哉純氣滙嘆羨天人作

黄茅岡石

黄茅岡上羊躑躅三百犖天人揮彩筆磊塊生烟雲初平叱不起子卿牧難馴風流五百年卧起各天真吟壇與酒社沾溉到今人封之竟無血一朝失嶙峋丹堊美

輪奐紫翠亡精神蕭條空石床詩史訏云云草埋亭鶴
骨月冷石狗魂孰謂其名在不與形似倫本無角濈濈
只是口津津孔氏留餼牲其禮曰千鈞一卷曷足貴昔
賢咳唾存倉卒柳州柳野火相與焚鹵莽召南棠牧兒
摧為薪後夫豈所責吾黨須諍論我歌非此悼時世輕
先民

書懷

陰陰無消風夜雨開早荷鱗鱗駁曉日疑雲生層波借
問此何時投林養微痾高高千尺松我意殊蔦蘿列缺

忽奔騰飛動壁上梭蝶無去住心因風一婆娑非茲不
繫舟胡以祿天和

乙巳歲序將終成日照以詩寄鮮鰒魚西施舌依
韻答和

纏子掉如簧决明介于石茸茸筆莖黃寸寸點蔥白忽
驚儷卧人起為饕餮客故人海鴻來歲暮勞相憶竹枝
雪未消梅花春先逆寄語探玄翁應此窮太易
齊頭去魯尾山河邈盤帶以我廁同術膏田出秕稗東
望王子喬玉清敞香界問我得仙藥胡失掌中芥宿昔
卻穢蟲嬾散宜無賴昨來脫羈銜恰如癃始潰重萠燕
廊才衆器俟般爾何日揚鴻聲箏琶收雜碎小草煦春
陽不在九垓外

待抑堂

乾草又窮歲氷雪助寒沍無多念索居長河邈雲樹間
當挂帆來望望飛鳥去詒我赤玉漿沈吟醒孤慮留酌
圩回軒流景未云暮

此編

積雨曉來歇駁霞明高樹倦容耳目醒繁憂掃何處人

古千金軀擾擾墮塵霧人言寸金陰浪擲隙駒去文武
道方墜尼山弘顯祚百歲孟子淑終日顏淵鑄孰云此
編陳心源已手付守字銥我肝新驚破深錮慇懃炳惱
翁動色前借箸乾鵲乍一聲輕風摇花露

夢詩

薄薄雲際月英英白玉槃流颸爐臙靄片片化彩鸞清
光不自持四極浸廣寒鴻鈞混一氣蔽虧本無端飄塵
何奄忽久待良獨難冥心付千載坦然出人寰誰為校
形影局促窠籥閒

旌節程母潘太君

雛鸞漭稱孤不識菱花鏁地下連理根緊枝競出土皎
皎潘娥節震驚難爲腐娸妁乃片言死得我儀所余鄉
無貴賤指不可勝僂俚婦師歌唱誑言喧朦瞽茲焉更
奇特居然篤世祜始才告納徵甘誓柏舟苦入室原不
寧鞠育原不乳至今孫及曾叠階扶玉樹六禮雖未全
一貞以爲主先王制有節豈非人倫譜自屬賢智過根
源禮法祖況娥尊父命姊道躬所撫孝友全所天天德
孰敢侮晩末負義多鬚𠕀背若父 國恩近許旌何異

搊羅鼓休父瓜瓞綿俎豆應千古

壬子正月廿一日從族孫塡乞言壽其節母許氏之請煎以示塡

栢酒燈花鬧東風開陽位草色小雨酥梅蕊明霜霽塡
也壽其母乞言窶自媿攀衮一字褒覈我百無賴試居
吾語汝事親守身大母歎黄鵠時汝生尚未晬機聲悽
夜月熊丸和血淚汝今而立年母今大衍歲汝身類宮
中汝子十齡外天貺亦云優天行何足怪安貧聖所矜
可蓋約而泰士遴百行程書債五十債表宅古今同顯

揚經首戴寒門綽楔少豈可語 聖代尉哉惜居諸日
月看征邁

擬陶

清風能自來蘭香得我心閒庭肆游衍俯仰若鳴琴疎
桐下秋影薄雲不成陰乾鵲引雛飛往復浮與沉褰簾
閒書讀其語何愔愔昔賢云道喪母乃欠侵尋莫蔡高
我腹春醪滿我斟寤寐光油油此意良所欽一枕坦千
載何者爲古今

今日好天氣紙牕何鮮新戴日紅薇花遊蜂聲四隣驅

驅不肯去嚮落屋梁塵竒茲渺忽質天工贊人倫崖家
赴嚴程未敢辭紛綸樂餌息老物豈獨溧主臣且用[illegible]
游惰咄哉四體勤

馬半查生子詩

帆落邗江潮友聲轟酒觴吾家石麒麟德門自天下用牛
語以昨夜震一索歡逾閒兩社乾鵲引我來湯餅杯適把
吾友山館關芸編插千架魯鄒閩洛宗豈獨揚風雅又
好行其德孤窮萬間廈惠迪豐其源流長自不舍碩茁
沃厥根京坻納禾稼樂善永世澤代興券可寫寧馨果

有託定是後來者元方吾數名文行鄉自許或壽先五
福大耋取純嘏春風入我懷飲若百泉瀉目𪋻祥烟生
面熱花露灑萬類一呼吸主客有憑藉脢翁歎蹇乖六
詣多弄兎一朝笑轉運入門熊羆諓吾本積悔尤動亦
隨訕罵醉卧推蓬窗庶兹磊砢寡

丙辰八月廿九日候楊江陰病回次日作

旭日上屋頭四天何青青褰幃視君病鬚眉未改形君
力可扛鼎僂目如懸燈對面若無覩欲言不能聲君思
箕尾去天地竟無情失聲不自禁淚下如珠繩王文震夏
宗淵我新知感切骨肉并神魂遞昏惑幻若迷火氷延存
秘府參醫者誰國能歎息古人言忽若風吹塵回坐肴
輿內飄搓臨滄溟言歡六閱月非意荷　聖明滇海雖
天末終勝隔九京叨長君三歲君庚我惟丁我應久褒
糧胡先送君行納蘭絅齋閒燕齋惟君同江東轉愁天假
年何以聊此生勿藥豈無妄喜還側耳聽
交河髫年交君後事與訂白日極覼縷夜深評縱橫忽
然塵霾狂霰雪雜雨零據案我端詳交河細抄謄不知
誰為作不了奇詞情古今備搜羅洞徹詑幽明赤文緣

字頻胡不下仙靈浮雲既無力罡風太猙獰鵂鶹不我
諧何以稱使令孽狐與殘梟中道定憑陵拂我珊瑚鞭
吾親討不庭
塵沙擊紙窗北風何慘厲分明眠中人倏忽川上逝明
知嗟何及理數亦自至安溪適齊年尼山少四歲萬里
竟獲返哀榮　君恩備亡者既全歸不了生者意三殿
學術深六堂人材地太平須醖釀戎行視旌旆

題兒子藝經圖小照

我家本業農爾祖開經畬余負勤敷菑亦復荒點勘魏
昂閩海公謂安溪先生細魚悠喁噞寒日駛幽巖線曦乍明
闇忽見失學兒荷鋤抱鉛槧與粻雖過時作志無久弊
四術六府朕西疇東壁熖經正景前猷穀似符後驗詒
厥欣有誅聿修得無念敢望九餘三美茲石與瓶

吳太宜人賢行詩

昔侍文貞久庭闈多所聞安居來說變絕行出常倫輕
生鵜鶘原滚出虎豹唇謂蔡肖先生野燐兵鍊鬼亂時夜登樓見野火無數作進退行陣狀靈卜珓移神賊待祭以問之關神廟中私禱如得北還珓卜全成賜成不自信又祝求還狀移神廟於湖頭凡二卜擲珓俱得全成至今神廟現移湖頭鹽丁不滿百殲

賊三萬乇晩忽詫閨貞孤兒是門孫襁褓失怙時厤算
西學新牛毛殄轇轕贈公偏軼羣精穎騁猛厲窮搜迷
遺昏好癖遂成疾嘔血幾盈盆文貞贊襄務伯子徃來
頻上臨兩代姑膝下雙珠存勢劇不可藥哀哉太宜人
無計禱上蒼倉卒失精魂掇吞盡嘔血焉能辨腥羶觀
者膽欲裂忍覩口角殷緣是痼不解葳增罪其身至性
千變化古無此茹芬竭力事祖姑曲能謝涼溫五載覩
抑搔易之輒嚬呻臨化摩髮膚握福賜酬勤內外推閫
器已貢兩 覃恩侼高祖節配草竊燬數村奔避謊落

後槁立得淵濱文貞奏 當宁天章頌倬雲今又士沐
重邈鼓巽 王綸爵命世恭貴君家天人固精誠帝所
眷孝義奇德門

圭美堂集卷三

詩七言古

甲申春初仁趾留榻闇署盡夜深談子將南歸漫歌贈別

與君訂文十年餘舟車分逐兩不易結懷風期空怦怦
倜儻英音遠自至銀潢九曲濯肝腸霙龍千尺標位置
喧啾百鳥鳳凰孤下燭天光騰虎氣維時黃淮初底績
六御省閱籌終事君署頭銜仍白衣猛將徒手搴赤
幟兩河陻疏陳多端三策上下明精義變幻滾滾導詞

源倉卒班班羅腹笥虎賁雲乇鬱三千龍旂日耀赫十
二髯公條對朗鏗鏘欽舒隨機渾膽智 天顏開處萬
籟寂 一人叫絕羣驚異滑稽常忘 萬乘尊譎諫還
收一德利便隨豹尾入明光旋蹕蹋冠領京騎新嫠三
門換壁壘肅清九陌凜權貴果能實際見經猷不比口
舌窮明試頃來邂逅劇笑懽莫逆於心聯輕轡下馬呼
酒跋修燭高談細語無迴避男兒身名貴有立爵祿浮
雲真不啻君穎已脫無流行余拙方藏決隱計朂哉努
力報明時看射猛虎酬鄙志揮手不覺重躑躅磊落春

星龍薄醉

孫節母壽詩 并序

余交虞山孫髙貴汝州最久為人不侵然諾臨財不苟取能勤恕下人客人家雖臧獲皆懷之以此遊公卿間多信愛焉然以賤貧傷其祖母馬太君六十年貞行格于官吏不得旌丙戌冬予返里舍汝州留京一旦得安溪先生為其祖母作紀與詩工千里外郵書見示所謂附青雲而彰顯是誠足以為榮矣孫子寒鄉下士以立行致名世大人之言不朽其家門之

節義士豈必貴富而始能顯其親哉今寧覲歸稱其祖母明年八十母六十乞一言書卷冊後因為之歌

一粒一珠忽年豐鳳將來下竹實叢是年江南夏大水秋忽大熟竹實皆多有鬻于市者遊子歸時乘祥風畫錦不妨衰紫茸繅囊展將飛彩虹桂馥蘭臭腐甘濃翟茀魚軒如蟣蠓區區綽楔任冬烘名章照耀青史同字曼玉球叩金鐘驚徹眾醉與俗聾五百照乘懸天中取信亦不由三公金石可泐此無窮何須青鳥舞黛攏報劉大孝冠江東千秋華袞兩世雄髙堂氣色敵崋嵩

己丑八月十四晚同劉蒞侯納言大山前輩及戴禍夫儲禮執黎寧先同年登黑窯厰髙臺玩月成子綗齋攜酒肴至飲至夜分即事一首用禮執原韻

南郭先生舍西臺罨頭塵裏兀清曠林疎雲護白於綿山晩烟生紫作障九十秋光將半過誰挽回鑣使我向主人愛秋劇於春會取鮮新多情狀有約不約任客來欲飲不飲邀月上須臾雲破天無遮推轉金輪見摩盪躍踰藉草足盞盤萬里清光取相餉未知明日是陰晴

忽擲今宵不權暢雲葉微微點袂衣露華的的澄寒釀相逢況盡冰雪人不須物外標孤尚天空淨洗洞庭波欲倩劉郎歌蕩漾三百六十皆滾滾今夕何夕覓神王由來風月無主客早遣羈愁為一放醉扶便是芒鞋隊何事君王靈壽杖拚使中秋夜無月茲遊業不辜丹嶂歸來九陌是香燈空明已作懷人望

和巨峰歌

吾家馬陵八百里蜿蜒東連海上青海山何者不可登就中巨峰與雲平孤撐下疑鬼神會變化晴看雲雨

應時挺出王夫子千年寂寞鍾幽靈春風花麗屬維歲
鼓吹頻聞子晉笙細流恰聿通洪源門生門下見門生
夫子忠鯁時之傑龍門一拄矗天閎當關虎豹劇搏噬
賁育熟視誰敢攖狐狸燕雀紛畢買達官各各老成情
夫子憤懣塡胷臆手搖封豕戲長鯨方命亦須九載試
謇諤何妨一士爭只今日月揭高衢不煩異代入美評
丈夫事業日有富就此堪與山嶽盟鹽瀆宋生頗好事
巨峯歌出金石聲猥承下風亦繼作高山仰止行景行

再望風雨限韻

日前赫曦卓中午陰氣方長何忽微張吻坦腹不知虎
炎官焚惔逞兇威高堂會作催雨詩箕畢排突閶闔扉
須臾銀海眩金蛇傾盆飄瓦孰依違明朝納涼聖安寺
雨脚灑灑尚紛飛就中詞客循故事雷轟電掣空巍巍
鸞鈴收響屹不動東望屋角明斜暉自是天公惘回駕
不使泥塗霑霏霏今日發狂欲大叫風伯雨師曷月歸
猶記昨者有成約愼悵得無食言肥速懲嬾慢廻雲車
忍使焦枯遍九圍喘汗何由瀟湘岈如望故人想依稀
除煩救暍頃刻事老龍愼莫從䐗草乃知大旱急雲霓

古來沛澤貴當機但得及時去煎熬今是豈復思昨非
扱筆訝或鑒明神已覺凉颸生纖衣

贈秦南沙斧形石硯歌

月中桂樹不受斫天風吹落吳剛斧鞭龍駕鳳苦搜尋
不知何年涸市賈我昨緩步慈仁廊抖擻塵沙形製古
由來神物石為質潦倒文房伴迂腐購歸望舍呼洗磨
十斛清流千細楮須臾皴剡露精神炯炯清瑩堪對語
池中墨銹旁光澤魚子薰燒鏡出土玉泉波注龍香九
不待研磨已媚嫵他時南沙笑我頑斷石零磚堆成指
是日突來色愼悵口不言愛手勤撫春光淡泊墮瓶花
坐視脉脉我心許屢見廟市依形求饑疲空歸日亭午
脫手相贈如償負不比元英陳大呂我愛何必為我私
但須是物得其所君文雅健書格清視我齊晉臨邾莒
曉牕開後弄秋晴夜燈孤處深春雨蠅頭筆飽掃千枚
擘窠汁濃盡一庫短歌為餞結石交雄製韓碑摹石鼓
擂榮平步掌絲綸雲流電掣墨花吐玉堂材大難久用
好注丹經鎮巖洞爛柯一度輕千春疑君本是看棋人

雒生贈英石研山賦謝

我友報我老硯贈一拳英石形欹斜山開支順醉卧央
天邊上漢張帆槎長餘二寸高不足勢俯崑崙走流沙
幾道泉鑱太古痕微茫有路思移家婉我几開之長物
硯旁一旦添豪奢潑墨遥翻青海霧研朱欲落赤城霞
憶昔定州見盆石那知雪浪生靈芽此石亦黑質白紋似雪浪石低
頭顛客整襟帶回首風人詠木瓜東坡好事貧骨相空
唱壺中小九華

題雅雲筆藏蔣西谷畫牡丹册幅

長安豪貴醉紅裙酒塲歌席羅氈叢雅君亦本金張叢

文字飲足張吾軍請酤數盞布菲几卷帙索題訝填委
六法細區三品餘虎氣直騰牛腰裏惟余閣得畫亦工
牡丹雙枝粉蒙茸筆花舊屬同門友西谷為余鄉試同門天香猶
惹玉堂風分頭正斜不相附勾絲向背何曾誤濃淡
牽初日籠輕霞似帶曉風度豐臺王園殘金塩王相國園芍藥最盛天壇道院褰錦幃常道士家牡丹最盛香車寶馬不知數俄見
池荷換故衣交鶯花隨時節競誰能留得風光靚過眼
繁華不耐看知君於此保全盛

丁酉二月寄壽高尚友七十

六十我纔過慶君度七袠城南城西赴館時乘影相携
如昨日東風一夜破春寒桃花流水迷人間堂上蹁跹
白華養膝前冷落彩衣歡尚友以其尊人特騎先生遯跡不返長日不受介祿嗟
哉忠孝人倫首水之江漢星之斗即此堪誦難老章何
用南山祈不朽少同術業與君親可憐蹤跡逐浮雲心
向黃犢不輸健羨生白鷗誰能馴無因介君酒我能為
君歌黃鵠高飛不顧雛丹厓碧落乃其巢雲濤萬里須
臾遍黃流浩蕩唔嗟峨龍吟鳳舞紛先後月明羽衛影
羅羅德門清業有弓裘金格玉局未足多寔寔止止在

靈臺吾聞至人與世常委蛇腰間一瓢懸流霞錫齡惟
夢聊顏酡君不見君家伯父九十八神明不衰繇天和
棲神守真豈世人徵實莫謂吾言訛

戊戌初夏泰安道中

鵜鴂聲燥麥子乾黃蝶亂飛衆花繁青嶂千仞籠紫烟
清溪十里照碧天我頭無韁繫我脚無索纏何為僕僕
塵土間初日射山曉霞殘晴雲度水綠蒲鮮垂鞭且信
馬蹄閒微風生凉一灑然

新泰道中

高樹臨危路影落長河流樹影無時移河流去不休青山閣人得幾回悵爾東西南北憂

松陰草堂圖歌

夏潦秋熱酷不止喘汗思挽天河洗牢落天河渴無津素壁互雲忽然起覆屋松陰移晴晝動地松聲入幽耳飛瀑百道落前軒奔雷濺雪駭心顔雲流淋泱失其源但見龍脊鰲背幾處留蒼痕要東乘風去耕烟亦難遇豈第近今無與訴真宰直應董源夏圭拍肩相披露終日設設坐其旁開尊問月迷行藏我本山中猿鶴人十

載誤踏輭紅塵西風剪開纓金轡籠鶴從高萬里志茫茫醉眼小八極莫信此身在此世受倩老子昔與今河汾先生跡判心靈臺一片清涼地自有桃源深復深

九月偕次衣同年舟泊鎭江同遊城南鶴林竹林二寺時送安溪師粟輿南還感賦

帆落潤城南羣山晴可數我友抖擻換芒鞵相攜尋我讀書隝（予曾讀書鶴林之蘇公竹院）當時醉月吟風場師門零落黯宿莽彈指三十七年間老大僧雛話辛苦舊來門徑松杉深踈陰冷翠日亭午苔花半蝕寄奴泉棘籬尚護屋山主（鶴林東有陸丞相祠）修廊嵌石亦斑斑蘇米遺刻無一覩何人知有遺可愛猶向頹垣墁新土（鶴林西有周子祠）徘徊更作竹林遊小村遙見孤烟吐叢篁蔽日樹梢雲履躋欲濕山門古循磴攀欄傑閣登黃鶴依然吾故侶勞生何處不埃塵佇立靈泉欲掬乳春花宴後各茫然盲風弱絮不禁舞我喜羈羽乍脫籠君自卧龍終得雨從來廊廟妬山林看逝寒流對秋浦清游片晌娛閒身鄭重茲行神所予

已亥除夕舟泊大通驛長句寄贈澧南同年

戎忠文翁在楚疆歲云暮矣棲葦航山長水遠望不見短歌一發聊昂藏熊封本是騷雅地誰歟泥波爭汨揚鄉隣糟邱歌後鄭連車盈篋九結蟯（睢寧邱僉事邳州鄭副使相鵬爲兗學政邱善欽故名）自後青青鞠茂草蘭畹蕙畝無餘香海陽先生萬夫特清聲藻色吾軍張豈惟繼美李宫相幾挽江漢披秋陽（謂座主安溪公督學京畿）逞知辛盤點萬麥卧雪不異袁安僵平生無事頗好飲餅餳恐亦醒而狂縱臨暄庭問詩禮（謝光隨侍）空對寒衾留驌驦（澧南罷居已廿二作）君不見跳踉五兒帝所恥吾曹未易遨相將韓老初亦不解事祖行束

船載粳糧嗳嚶薄怨轉屈伏前倨後恭欠周詳既乖於時與天通容不芳沐浣蘭湯上占從來重茅茹王制數先崇膠庠姬宗藹藹吉士多衛山駪駪胄子行如詩化作千億身聖祚萬年鞏苞桑近聞詞臣間好事也學卜式芻牛羊漢家天子振長轡寧於紙墨徵餱糧設儒派直真頗牧壯猷潛懾淮南王使君於此果不凡[illegible]以自豎鐵脊梁汝輩豈忘思廉立直以身謀鬻朝綱嗟哉何從洗腥穢潛潛淮水流清湘

飛龍洞

杜陵祠前日忽夕半天晻晻如鐵積互雲委地走金蛇崩石激波兩霹靂角鼠撐披疑有物夜半星河仍[illegible]歎詰朝片帆落蒼尾陰陰古穴濕蔓苔廻知昨蘇龍飛去洞門無主重重開主人亂把青藜杖榮光贔屭齊奔烈老龍何年自洗髓髑鸛膏流湍洞裏象笏巨挺排霜衙鯨牙長劍森雪壘秋濤萬從天幕翻冰綃遥漾風檣起月娥窺人羞半掩銀靈出地驚復止姑射仙子定相過經臺蓮座爭紛羅百圍華表玉晶瑩十尋羽葆粉婆娑忽然容光引天[illegible]蝙蝠驅人撲衣袖出[illegible]惆悵發之歎

野鶯笙簧花錦繡龍兮龍兮汝何功賀地琳宮帝汝封卷舒一任天淵判呼吸還須閶闔通西戎蠢爾不修貢封狐妖鳥私相鬨警備泰關尚未撤輓輸楚服亦勞送汝莫徒作絳霄游努力當堪霖雨用藉汝為我挽天河淨洗甲兵始歸洞

太和雞

太和雞何其肥此豈秋風黍熟時銅盤溢出黃金膏霜刀亂落白玉肌賓客動色嗟香軟主人勅廚丁好為一一籍記留取充吾私我家亦有矮脚種鱗色沙鳴骨相冷胡為登庖味澀梗定非族類異鄉井廚丁前睢盱言或宮雞飼養殊里媼卵抱伴棲居斟酌飽以流匙餘鳳鴻梁黄百廛禾鸚鵡粒銷二頃租我聞心惻惻貧家貴雞果不直飢啄豕牢殘渴飲牛涔側祝氏老翁罕一呼淮南丹粒胡由得墻下糞土溝中泥苦爬虫蟻食其力不曾盜我倉間一稊米尚忍霍之索枯肋貧家雞不足食

嚴陵釣臺

昨夜雷雨起龍湫金電旋掣黑雲毬我來江風為我秋

披榛直坐釣臺頭三百丈深竿何投任公一餌下百牛
所得之魚定吞舟山東男子披羊裘桐江今日洗巖幽
公靈在世如泉流隨地有莫拘方求人生遂志即勳猷
從來大德固無儔吁嗟夸毘競通侯一絲九鼎非私謳
末季節義端誰由權公詞雅珊瑚鈎即此已為故人酬
山巍巍兮水悠悠天清日朗散我愁

阻風後行舟

貧家肉乃香宦家裘不煖天上白玉盤安得夜夜滿下
臨碧澗深無地上瞰摩天矗翠巘東來掛歸篷三日而

東風波頭𩆍几窣浪花碎蕪櫳岸上青山推不去卧閏
舟子洗船聲雷輪找轉天吳舞靈吹滿旗位當午龍團
方畫一花磁已報鄞鐵百里許楊花如烟衝柁飛意得
身輕長毛羽固知伸屈相翕張今日歡失昨日苦

題表貞編

天地初闢百度新赤曜燭照無幽昏當年寡鶴委荒翳
啼烏夜夜向　九閽誰知曠典光復後普天血淚洗
王綸中天巍巍高祠宇農曹不敢惜萬緡春秋霜露嚴
祀事拄撐肥腯把蘭孫榮名雖非死者意聖猷扶義正

乾坤天語小言破詹詹有如咸英陋陽春感激磨礪登
皇路吾知孝者忠之門非黠其語雖不傳心事朗月揭
秋旻盛世笙歌鳳凰鳴何須華陔補亡人

穆堂中丞去年過訪以紫薇花歌見贈依韻賦寄

今年紅薇拗時令麗質偏與秋風競一枝兩枝破祥烟
忽然朱鳥來醜正五月六月旱魃驕勒轉猩紅成寂靜
搥門排闥看花人低顏懊對妝臺靚去年人面想丹渥
惆悵桃花不相暎已臨金候斗建申露彩雲峯空吟詠
誰知夜氣起滃潆一雨焦枯出明淨蓓蕾纍珠萬顆圓

蓄銳截流能造命柿院輝搖火傘詩楓亭晃發霞漿興
每從蹇蹶得所便我願與子葆真性天高氣肅敞茅齋
幸逃熛怒炎光迸乃知伸屈各有宜休將久遠區忠佞
籬邊早菊霜前桂取次貞香肩相並社燕吟蛩未忍負
耐得涼飈尤可敬春花不與歲寒期滿眼譙譁戒繁盛

黃山快遊圖歌贈汪胥原並簡穎谷

汪君圖我黃山游直跨玉鸞鳴啾啾平生落落不相見
天與東陽為蹇修歸舟乘夜過草堂解裝展軸絳蠟光
長得卧遊足感激又況千秋置我萬仞之名岡上欲無

天下無地盤紆萬壑騁筆勢形雖蔽虧路可通鳥穿猿掛入雲際叢刺石上太古松高不逾丈成禿翁飛梁絕澗臨四座天紳雪蚪洗雙瞳前後千林碧玉削空翠紛來撲簾櫳恨君未同上丹磴恍若攜手蓮華峰驚問何能爾作者非畫史兩騎黃鶴躡天都直追所見固如此就中本領進乎道連屋牙籤恣探討寶會樓中漱芳潤餘事丹青豁懷抱我聞三歎息近來六法少心得同描時樣元四家幀幀一律無鮮華君自信貫胡披鍊百寶無一差汪君獨開荊關面一振希聲掃筝琶高髻細腰

誤人世要須盡滌俗垢養靈芽嗚呼盡滌俗垢養靈芽萬事總出書卷嘉

朱海行

雍正三年六月半朱家海子水平岸岸火一勺試可撲司事乘夜正荒宴河決一百四十丈貧弱男婦死幽莽可憐　天子不知誰敢數豈止萬家田廬隨漂蕩君不見邵陽人民誤死兵賊臣隱匿八百名赫然之怒廑按問一一賜卹合邑胥免徵此地死者自安命獨詑生者重不幸當事愛惜大農錢抑配槀秸萬牛送哀哉牛乃農之天餉餉凍餓哭霜田虎胥鷹役忍不顧驅迫留索巧萬千薪蘇踴貴不可說高門白日突無烟歲宴堵築合龍口向夜流澌掃復走蟻附夫役隨斷綆水面紅燈甫脫手平時腰鼓燥春雷相逢面面如死灰凝向犁鋤事東作定看溝壑轉飢羸中牟武陟決後河身高今年例較水實尺寸不滿槽朱海已下高增倍況復搜刮各工儲料無秋毫杞人之憂非一端洪澤洪流逾半年淤塡淮泗何以容淮揚一髮千鈞懸苦憶園林動春事柳暗花明成錦綺去年柳陌看花人轉眼潛深泥沙底滄

桑陵谷在達官咫尺　君門信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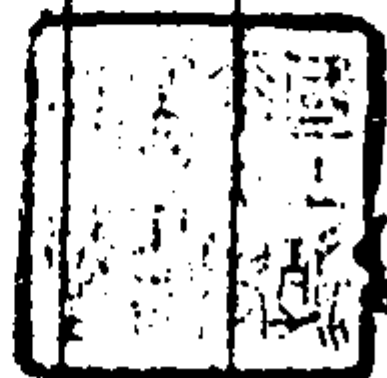
題汪弘瑞所藏雪山圖

黃山汪子拭朽絹閃出玉岑驚天半是時七月尚炎暉斗然冰雪生當面怪松不見老蛟舞傑閣揞牕納銀甸鞭策不前襄陽騎凍澌如拽子猷舝平生孤僻愛高寒何處瑤林矗千片往年策杖上天都森爽秋光踏零亂木蘭仙蔭雖已過奇峰不絕雲湧見霞堆綉錯巖谷間豈異春莫羅葱蒨惟思冬景悄絕境飛瓊振縞廻風扇危磴始信望後海攢螺天女琪花散憶得茲遊神所予

陰晴相我苿巧變（文殊院雨嫩丹臺風勢皆暴烈臨行倏止）尤奇黙丐小硯屏洞天掌握出江岸高僅滿寸長一倍橫嶺側峯帶古澗衆牙肌理柴窰色月窟雲竇窺星漢南唐寶晉秀氣輸壺中九華粗材看年年伏臘奠蘋蘋敢忘微誠報幽贊汪君素非塵外人胡然倏此冷光薦留之經年不遺還似有夙生緣業戀乃悟神潛驅部民藉償遊逋奇一段

圭美堂集卷四

詩　五言律

甲戌暮春齊河道上

山斷齊河口徘徊觀遠岑長橋跨淺瀨近郭帶平林白墮日中市黑甜碑背陰亭亭沙磧柳拭眼滌塵襟

三月十四宿留智廟

頓觸故鄉情全然風物更繭絲手自旋土屋眷多平樹落新陰重驢投晚店輕蒼黃風色月亦到榻前明

朝發留智望景州

向晚征車動孤城早飛函塵如屯宿霧塔似湧高帆獨墨寒生柳蕪田雪曝鹹相看憐海燕無事語喃喃

任邱曉發

故鄉纔夢破又復戒征車高柳明星動孤城曉月斜功名羞攬鏡詞賦陋春華赴館何家子垂髫起我嗟

與吳季舒宿容菴齋夢歸家門前徙倚眺望口吟云遠水仍依浦飛花不過林醒撼季舒告之遂足成律

夢裏家園近逢蒿三逕深憑高山郭外涂纖竹籬陰遠

水仍依浦飛花不過林覺來吾友在話起十年心

題黃退思祖阡圖

誰繪牛眠麗飛來虎踞青重巒爭作勢複水鎖真形瑞合金門策神縈玉髓經本源饒孝思彌益妥先靈

過高尚友十畝園

舊墅經游過東田小曲隈幾時聞斲鑿到此儼池臺樹引風聲動花搖日影開寄書招我隱京雒首重回亦有軒楹敞孤亭對面斜柳青低戶檻草綠上窻紗開甕傾荷盞聯吟美棣華（令兄暎侯別業相連）更憐投轄意信宿不

還家

何氏客重過陶家門莫關親情雖黍外幽意往來間池沼深宜雨蓬蒿滿似山不知城郭近桑者好關關

避世人何往（尊甫先生以鼎華長往）編籬著意長門臨官道左地接運河旁消息時探問林巒盼渺茫憑高愛落日蘆荻晚生涼

臺莊待閘

八閘春光滿停舟小市隈氷花𨈆子飯蘆秫土人醅柳溢愁仍結塵飛眼倦開不知天庾艘何日擁帆來

原缺第三葉

枕畔茶聲細琴清宿雨收新堤楊風正輭初麥上方柔村酒隨時買河魚不遠求只疑桃李外別有晚春留

儀真官署簡左唐有

放艇山城暮官齋一榻留孤燈昏夜雨高枕下更籌歲月依人晚江湖旅鬢秋友生真可仗已覺動離愁

自儀真歸揚州府署簡程有聲

黃葉三秋別清言送我歸思君一棹下春月滿城輝坐對梅花落還驚柳絮飛憶同修竹裏細話息塵機

丁亥九日張仁趾兩姬各舉一子喜賦

歟有神光照（後漢應樞生子神光照社）傳歡勝事殊佳期同九日靈蚌吐雙珠（孔文舉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車杖行堪託（陳太邱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杖）熊羆夢盡符年年湯餅會爛醉插茱萸

藍田玉必雙（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謂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又貴誼見陸曄兄弟曰不意衰亂復從雙璧）令節恰重陽更艷徽蘭紫萱宜帶菊黃自然齊兩到（梁世祖贈到溉到洽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且喜恰三張（三張載協亢與機雲齊名時曰二陸三張仁趾已共有三子故云）清賞須臾事（阮籍通王渾儀順輒去過其子戎良久始出謂渾曰阿戎清賞非卿倫小吳崇賢人生子詩曰兮添丁泮防珍流阿戎清賞祇）

須烟樓好固防

留題舊寓屋壁並呈同學諸子

欲别思方至天星倏過周連帷燈火近啟戶麝蘭幽柔
下何多感寝中總若浮燕知臨社日情為故巢留

題吳尚志遺照卷子

秋籟遺民散悲傳季子形吟蜩催露冷初鴈減山青逸
事堪徵史純言間說經淒涼聞笛淚並為故人零

題鄒環西桂園行樂圖

誰氏丹青筆留君物外顏何妨任我嬾對此令人閒宦

況闌秋景孤懷落小山江南無限好幽夢尺綃間

同年張得天雨中見寄依韻奉酬

幽意耽離居檐聲滴瀝餘典裘鍊寒骨掩戶補程書帷
下燈華瘦屏棲菊影疎煩君同病問挾纊欲相於

已丑九日晚晴分賦得陶字

雨餘成夕霽坐久意陶陶雲散菊作影風清天倍高傳
幾徵酒戶（憑芳千不至）迎客得詩曹（連茹功卿來）月色新如許誰
云問夜勞

得天以湖穎十矢見貽置肩輿中失去其半戲作
短句為謝

剖半鴻溝約中山壤地長禽飛疑管氏才盡怨江郎試
已慙三葉（徐季海家三葉能書）餘猶過一床（南朝謂筆四管為一床）囑君譽
華日勤檢富平裝

宋滋蕃以王石谷所寄烟竹畫扇將付其次子珥
收藏索題

江南老畫師叢篠遠相貽悵望烟深處躋蹦月落時翠
梢翔鳳子錦籜抱龍兒與爾盟寒歲凌雲會有期

賦得秋菊有佳色

陶家籬下菊紫淺與黃深即此有真意對之生遠心酒
中饒得趣弦上不勞音誰復乏三徑欣傳空到今
秋雪何妨早（今年九月十日大雪）幽葩競灩閑塵氛來澹上風景
稱閒官酒榼吟情具燈屏畫稿看殘年書幌側將護晚
香寒

春深有事 暢春園

局促春城裏晨趨别苑西清新山裊裊緣靜草萋萋日
出長人影沙虛溜馬蹄誰家出墻杏向客一枝低

壽趙總憲七十

總憲武進公應聲惠政直氣讜言國之元臣士所矜
式茲以癸巳六月十八日值古稀初度之辰共等續
貂亦榜附驥長公屬在予行尤深祈願特以公奉使
粤東無由陪賀猥謀私祝章課小詩雖詞媿不文要
義取徵實云爾

恩賚南天遠星軺嶽降期神功丹粒小福曜老人隨夏
日誠非比甘霖正及時慶尤符健德歌舞趁堯巵

閭閻通德舊文行啟祥新孝義張公藝紛綸井大春萬
言應上第百里已無倫漫說牛刀試聲名動紫宸

晉地秋官重孤行勢易韋何曾容淑問只合賦歸田斥
鹵春耕早清槃夜課專冥鴻心自遠不復問朝賢

啟事山公入徵言早到家（安溪先生以冢宰撫畿甸薦公即日起用）幸因魚
水契未覺陛堂賒慶合王褒頌遲來漢武嗟分符不淹
晷浩蕩見無涯

吳越雄藩地提綱十部迎鄉隣聯譽望童孺信平生琴
僕猶難得鶴糧不易營家聲清獻後清獻也輸清

稽城開府便牙纛仰孤標禾易惟除莠桑音始變鴞清
盟鑑湖水名滿浙江潮宵小浮雲整天風一陣消

穢鎮冥貪俗孰云江漢清心方寬後效威已播先聲一
掃城狐跡何來澤雁鳴飫聞祠版貴家奉二天名

自古熊湘地難潛豕突蹤　王師聯犄角儒者竟橫衝
卒舞虞廷羽堪酬魏絳鐘班師洪　帝德眷問極春容

赤手鯨牙拔青天鳥影開（公勦匪帥始內陞）無欺操秘籥多福
集靈臺省掖雄班貴朝參獨坐裁鵷雛仍刷羽奪得錦
幖回

封事時清少脩詞體要難何須行讜議已足厲忠肝流
品從知正朝綱未可干尤聞焚諫草九鼎一言看

使命每天邊長程匹馬前日行燕數驛供頻幾文錢陶
甓時時運羊魚處處懸立身觀本末苦節故恬然

名世弧懸日論年五百同魯侯諧吉酒申伯竝嵩崧平
格三霄接貞恒一德通軒轅圖錄應問道合崆峒

八月八日夢何義門柬扎中有詩句云文明分泰
乙三逕有繁華足成寄蔣子遵

文明分泰乙三逕有繁華通籍不求仕作文能滿家座
環耽酒客門擁賣書車無度東南美幽通信未賒

穆益之四兄九日雨中貽花糕二種賦謝

雨裏花糕節良朋贈滿盤傾杯宜泛桂試茗欲吹蘭色暎黄囊淺香分菊蕊寒故園秋黍熟風物喜同看

一秋夜自嘲東趾肇同年（趾肇館城南王氏有二子講誦）

寓儼淚鴻廡猶難著孟光果應水號署何處玉為堂雁唳催砧急鐘聲引夜長多君尊酒興時自詡清狂

宦況同飄梗匆匆夏又過荒庭秋意早容枕雨聲多時續還鄉夢空思對酒歌鯉趨紘誦好燈火夜如何

題畫

月暎臨漁浦鄉園舊野塘龍吟孤遠岸虎落暗翠芳天

近林梢細沙虛草露光勞勞何處所尺幅九廻腸

乙未春日敬賦梅候宮中樹應　制

上苑梅千樹幽芳入　聖情瘦能閑鶴影靜不和松聲冷蕊御春淺疎枝帶雪晴天章高麗日句裏欲香生

丙申二月十五夜東灉南

餘雪墻隅在虛齋滿月臨几光夾漏盡霧濕院庭深對酒當歌夜千金一刻心層城文讌邈思爾短長吟

六月送裘庶常引年歸慈谿

遂作歸田賦名成節亦完論年隨例有廿退決機難臘

釀紅浮盞江魚白入盤塵銷清夏景已當早秋看

共欣承　詔許得自主行藏好事時彌少鄉賢與有光武陵非避世逸老再名堂巖壑皆　君賜何勞剡一方

湘芷約同寧先步至東關門看荷花巨來後至和巨來韻

東關荷朝靚花攢葉未歛畫屏裁直岸錦簾方池微雨銷塵後輕陰緩步時欲言同調客往復意遲遲

回首看相訝誰來步屧疎笑迎添上客同復繞清渠茲地賞難數一年秋不虛焉能謝蕭散常作挂鉤魚

丁酉秋初寄武夷貢茗與赫公濬士

文籐緘建茗秘惜未輕嘗寄遠應同賞心清得早涼盡分巖嶂色琴發水泉香為問盧仝渴何如阮籍狂

青霞先生寄贈疎林碧嶂圖併惠短詠喜賦有懷

秋光何處好半幅落霜紅翠岫繞經雨疎林淺受風晴雲低靜檻奔澗響幽叢會得拈毫意羲皇在眼中

居想紅螺妙圖開碧嶂成意真山欲語勢合水聞聲著屐眠雲嶠臨流倒酒瓶何年隣可卜一杖往來輕

戊戌夏日途間和竹霞贈別原韻

初作歸田賦堪誇九萬程息交書味厚隱几世緣輕竹
葉沾衣媚山花傍戶迎丈人垂斗耳沙上與鷗盟
萬齋銷夏好幽韻罕能儔修竹疎疎冷高雲片片秋七
絃和綠綺萬壑掃丹邱仰憶壓襟外東山最上頭和詩時正行求省

半城道中

自覺烟巒嫩偏憐露草新疎星迎陌柳殘月趁墟人耳
順鄉音近身閒嬾意真風埃渾不厭知是到家塵

宜興吳霖蒼言其祖諱某殉勝國末死柳州部曲

將歐陽起鳳為歸其櫬索詩

社屋原無統祥興止紀年共知歸帝命何礙剩忠賢季
路冠能整嵇生血尚鮮英魂還葬處應傍孝侯阡

己亥秋夜懷黎寧先同門

涼夜雨新晴風來秋有聲非關搖落意自動故人情載
酒生衣健尋花信馬行請看離月影已是隔年明

齋望

霧重連朝暗晴空喜四望平江千嶂雪初日一帆霜異
到憎程曆殘年臘酒漿不知春遠近時有野梅香

聞絅齋已至江夏自德安來晤抵漢口有作

涓水方闌夜關津出遠溽人烟江市曉山靄楚城深候
館知將近懷人轉莫禁相攜上黃鶴喜不為登臨

絅齋邀同人遊黃鶴樓贈別二首

人靜臨黃鶴亭高坐白雲屢遊真浩渺今夕更清芬月
色新晴見江聲向夜聞小傾銀釀後莫遣話離羣

嵐翠當筵落滄江到砌流偏將離合意閒惹古今愁漏
柝嚴城靜漁燈遠岸秋不知從此去幾度共登樓

庚子五月八日同顧嗣宗繆東崖游龍山寺登落

帽臺和湯院長西崖壁間韻二首

陂陀西郭寺小閣水風寒入牖荷千頃扶階竹數竿名
亭合荒齋舊有落帽亭今廢佛火冷雕闌懷古荊南威香蓀滿
把看

夏日荒臺望風來落帽寒是日風狂同人皆脫笠子迴汀紆馬跡深
柳渡漁竿勝事人何往幽尋意未闌斜陽有五色待向
晚潭看

送喬鶴羣赴京兆鄉試即用鶴羣和澧南小河口
阻風原韻

瀉竹摧簷溜雜聲向午稠似嚴京國路醉憶漢江舟僮
僕諳塵鞅風雲入壯遊相看尊酒意無復越鄉愁
幾輩王陽在彈冠且莫先籠金輕上舍藥玉醉仙船清
論非阿好聲英覺汝賢桂香春浪暖休忘對床眠

新晴和澧南苦雨簡劉襄陽

鵲聲喧後院蛙部失前陂幾度疑郇伯終然倚杜詩桃
笙收積潤雛燕掠晴絲風日簷間好何煩醉習池
颿色平新漲流痕減故陂秋陽應有賦雲漢漫工詩小
翠明書幌江光入釣絲太和帆影近無復歎差池

野葭灘夜飲岸上和澧南同年立秋日有感見簡
原韻

平野臨觴濶驚心又一秋晚林翻紫照淺月媚黃流翠
掃湘雲脚凉生漢水頭風濤原有定不礙泛虛舟
看涉風波裏氷心夏日寒須彌終有柱山鬼本無端巖
谷留新蹟(予陪澧南新游太和山)琴尊接舊歡使君雲路迴莫忘
過灘難

歸舟至崔鎮

寒歲經沙岸頻傾醬酒觴誰知秋又晚不見菊新黃容
跡憐鷗片歸心妬鴈行(時有兒役)昨宵驥子信聊得慰悽惶

庚子冬楚游歸里和汪千波集杜見贈原韻

遊殘知道遠茅舍晚依於牢落長風志溫醇下澤車雲
霞誰伴侶雨雪笑虛徐孰向氷澌內還傳尺鯉書
十載青門住蕭然旅食人不妨窮趙壹何處得汪倫樓
角深宵雨花枝小院春感君投轄意時藉避囂塵
玉國衡材器伊人最著膺如何搖落去敢不下風承雲
護龍疑卧波明驚久朋報君慵泥酒日日拆黃藤
聖明無黨禁仰止歎頹山北斗光猶在東流逝不還丹

砂原箇裏雞犬孰雲間歲晚蘭蓀佩芳踪許共攀

辛丑立春寄潘鳴韶兼示勸學

好著安身論絃歌春晝長豹文含霧紫木秀上鶯黃柳
帶迎風軟蘭芽傍日香應嗟原伯魯分寸惜時光

得亮直弟書知其子貽安將北上詩問貽安行期

跨海人歸里芒鞵滯楚巖音書開短發生事念長饑詩
禮趨庭濶芝蘭望眼饞知頻吟岵屺何日挂春帆

幽居即事

五月茅齋淨朝暉帶早霞露蟬鳴樹短乳鵲過檐斜盃

母墻隅草宜男屋角花山妻將稚子摘果問烹茶

極樂菴再晤僧海天出示詩句

隔歲湯休話蘭芳入祇林松風疑謖謖（同看書松）竹翠晚沈沈
沈靜對耽吟意還知不垢心寧愁蓮社遠毎報曉鐘音

看雪憶赫尚書

曉起髙軒坐山河玉宇看烟生雞唱遠寗護雀聲寒江
表梅花易山陰桂楫難懷人雲水外何處凭闌干
雪憶髙齋曉簾旌上淺春自宜詩格健併入畵痕真老
我漁簑外知君鬢髮新殷勤朘素好愁絶折梅人

壬寅初春赴楚學使抑堂同門招晩宿歸仁集宗
人携酒肴來有懷抑堂

土銼初程次吾宗設小筵春風雞黍外客意漏更前衾
薄穿䆫月燈昏遠浦烟何時沅澧地一笑蕙蘭天

歸仁途次

累日春陰破升阜望遠空草霜濃受日隄水近含風塵
鞅歸鴻外人家野馬中方看千耜動犂索正春容

永城道中憶抑堂

委宛雞聲好初程夜嚮晨風酸帶霜樹月冷衫墟人汲
宋期瑤草汀洲望白蘋紫薇壺可佩一掬洞庭春

商水客舍題梓桐老樹一株

喧甲十圍大壓中自物華漫勞枯樹賦何必老夫家殘
雪仍孤幹春風已作花紛紛栖息伴髣髴認宮鴉

途次

道路好春光晴來即艶陽麥如鴨頭綠柳作麴塵黃歸
竹聊煎酒油葱任潑湯殷勤逋尾鳥早暮節行裝

抵上蔡懷謝先生二首

路轉潼橋過風鳶曳柳絲輕塵澄水岸可意小山陂村

暖危樓近城斜落照遲東山明德在步屧好風吹
伊洛流風遠先生自羽儀道情飛躍活敬德吏人知車
服存何處登臨慰所思盤巾通德里惆悵夕陽時

宿確山懷劉衛園

裊裊確山道籃輿西又西柴棚維繫馬村樹遠鳴雞荷
蓧耕烟晩頽陽客屋低懷人無賴句灑墨掃墻題

武勝關道中

武勝雄關近風來雨後消草先生水脚雲半東山腰古
樹持危磴清泉嚙斷橋心知前路險輿已出林梢

小河司道中

一夜簷頭雨淋浪遂滿庭何妨泥滑滑却長麥青青霧
宿巒頭活風遭水面靈埃壓不知處外酒自然醒
雨過林巒好晴遲囮亦佳平岡疎栢影斷岸綴桃花霧
抹山眉淺風從柳帶斜氤氳作優渥次第問田家
靈府閒尤適韶華雨後新思勤遂初賦駘蕩遠游人草
有還看色途無半點塵行行前去好直問武陵春
田作樓梯堰泉通綠渺瀰催花經夜雨向客小桃枝樂
歲無徭候春耕正及時前山雲色重蓑笠牧羊兒

楊店道中

行騎春陰裏濛濛晚霧霏村迷千樹暗路入四山圍吠
犬藏花塢鳴機掩竹扉移時雲破處微日淨暉暉
坳曲人烟聚周廻萬疊山鳥巢低竹屋雞棲上柴關麥
艷鸚哥綠塍規寶帶彎鄉園西渚舊春事莫闌珊

賈家鋪道中

旅夢雞聲破閒閒束早裝日紅懸曉霧草綠謝陳霜糞
壤犧牛貴雲天海鶴長夙興誰氏子抱牘赴書堂

二程子皆誕黄陂行縣西道中敬題

嶽降先賢地乾坤兩曜懸淵源欣有錄風月本無邊一
綫綸脩綆迷津楫巨川東城祠尚在仰止暮雲天

洱口早發寄江夏宰潘賓夫同年

未破沈陰路支津喚小船風猩疑帶雨草綠自生烟蘭
佩薰江渚珠投問漢川河陽春信近對酒百花然

漢口道中

春曉氤氳路川途自委蛇遠風生麥浪細雨弱楊枝茅
店留杯酒蔬盤把卷詩閒游無事事也與懶相宜

登岳陽樓故址

樓已乘風去層城尾礫寬登臨自詩句今古任波瀾會
此乾坤淨由來舟楫難東南乏民力何以復雄觀

牛馬田晚泊

霧闇前山重風過後艣長程遥依戍堡伴久信隣檣筆
筍薑鹽汁葵雞黍稻香心迎南嶽近指點見蒼蒼

同抑堂憩郴州驛亭用杜陵秦州今日明人眼一
首韻

郴州馬嶺驛何意共前亭酒漾波間綠山添雨後青幾
年燕梁月一笑換春星他日勞清夢還應賦在坰

舟過耒陽余以暍熱卻張令篠山之招移致華筵綴句以謝

一棹湘江晩春風僑札前文看京雒舊政聽曾英傳已誤池臺酌仍移藥玉船不煩燈火夜買酒白雲邊

耒陽謁杜陵祠墳二律

祠抱寒沙岸詩人名盖汾平生弔屈賈寂寞同江湘東下魚梁涸西飛鳥路長達官仍酒肉（杜詩高馬達官厭酒肉）終古浣花堂

祠後復樞衣旅墳春已老未孤楚客魂尚宿唐年草薄霧自餘寒斜陽何處好生涯盡國憂誰忍譚天寶

寶慶道中和斗文同年韻

界嶺籃輿入盤回深復深溪喧千嶂个路裊萬松陰暑退無人境幽生向道心桃源應有處我意正沈沈

寶慶使院抑堂貞叔同坐月

幾日檐頭雨當庭月正圓望空渾似水光厚竟如錢烏鵲南枝夢蘭蓀夜氣大清言殊未已徙倚露華前

月上天尤迥簫言結隊初壺觴魚鑰靜文史綺櫳虛院落何無際風懷各有餘他年應共憶今夕是仙居

寶慶郊外

早稻豐收處山川繡錯分清泉寒赤日碧嶂界黃雲雞啄房櫳靜蟬吟竹木芬猶閒　丹陛切覲下恤農文

東塘舖

晨光猶未辨多向稻田行荊火開林徑山泉瀉隴聲自然心驚惕不許路屯平默記前賢語春冰寄此生

百子橋

雨後濃濃露沿谿早稻香泉聲寧辨壠樹色不分行深杏孤厖吠清圓細鳥吭遠游山氣曉何異北窗涼

西橋舖

風土原堪記迢遙嶺路通田如臺子級村少梵王宮峒狗盤山虎秋雷殺稻蟲古荒蠻獠地今日畫寰中

荊竹舖

滅燭肩輿上危如控斷銜河聲傾細路樹影突層巖汗氣圍蕉扇嵐陰到葛衫賴行清絕地詩思未曾芟

楓門嶺

莽莽猱升路盤回磴道青烝徒輕虎陘微雨起龍腥誰授黃金籙空圍碧玉屏溪流弄瑤瑟還欲扣湘靈

闗峽早行

闗峽蟠青嶂東方尚未明蛇紆高壁路雷走大河聲燈
火天星落橋梁地軸傾一夫何用守阨塞失時平
文教同邊衛崎嶇轉驛亭巾捎溪而白鞍踏樹頭青一
逕高低劇千夫喘汗并西征念勞費何以答　皇靈

將至綏寧界

繖服誠荒瘠何妨富采擕高門雙架屋百里一鳴雞樹
補青山闕雲連白水低未知何所向驛吏改籤題

雙谿客舍

過嶺風光好彌看隴稻賒未曾斷溪壑容易見人家居
有軒牕屋門開院落花頗堪小睡足隨意領茶瓜

黃石田家

物色田家古香凝稻秀齊犢黃肥緣草鴨白漱清溪剪
樹因苗近（道旁樹恐苗民藪以行刼故剪去之）開田就水低村中迷早暮
公養報時雞

綏寧歇勝力寺

暑氣山坳聚炎天日馭徐寧心謝煩暍非分得清虛風
過搜輕笠雲來蔭小輿郵亭十里近掛席到禪居

勝力寺

暑暍將疑病駐旌山郭旁未堪居士室聊得贊公房皓
月峯巒靜樓心竹木香夢回軒戶敞小坐佛燈涼

黃石

高下勞登頓塵中歲月銷何妨耽草澤無意窺雲霄鳴
鳥沈湫谷吟蛩上斗杓盤回迷飢夢莫認鹿和蕉

竈岩道中

初日沾青嶂盤回步步幽飢僧業茶樹孤戍倚山樓壯
轂侵門長懸泉占道流雞鳴林壑靜衣上有雲浮

輿夫

乘輿憐況瘁詫已屢經坡敗屩凌危棧漸裳踏湧波無
因僑惠濟聊助管囚歌即日公旬畢寧妨刈早禾

岡口

小倚籃輿倦邊方寓目新俗傾儀仗貴渴少洞庭春水
響能勾睡山青欲浸人郵亭望疎豁贏得稻香頻

烏龍坡

燎火開前路陰森度石門霧岑俄鐵積雪浪激雷奔殊
狀非真見平明始定魂居常此康樂游自闢乾坤

靖州道次

霧重難辭夜烟開已嚮明來身青嶂過散步白雲平彩翠松篁色風琴絡緯聲前聞山郭近何計置柴荆

靖州使院示抑堂

巖岫連程路雲淵曲曲通舉頭天幕外盡日水聲中雄塞開青鄣高闉落采虹（城外大河有長浮橋）西南得朋好清興與與君同

甫至靖州大雨

雷雨冥昏甚行裝盡卸時此寧人力及合是帝心私旋

蟻泥坡窄懸蛇石棧欹天休仗吾友回首懍艱危

秋熱喜雨簡泰巔

瀉竹連朝夜魂清賸暑中飈辭宜子日準到故人風溪淨禾黃茂腮寒嶺翠通對山堪把卷吟嘯與君同

斗文病滯

迷望漳濱處蒹葭極湖洄掩書頻翦燭罷酒一登臺雅謔隨形肖新詩脫手裁不知秋雨夜襟抱向誰開

德山對岸晚酌

送我仙源水秋光遠泛清雞聲人外靜鷗影艣前輕斷岸青林意閒雲夕日情晚來開小酌還對一江平

泊青木港

迢遥沅澧路一棹北還東老我江山在回頭歲月空寒雲深草澤宿霧下簾櫳迴雁峯南雁相看遠意同

青草湖

舟出湖當面蒼蒼極目寬雁天雲色凝魚宅草香寒鷗受微風浪檣孤細雨灘京江芳醞在先泛澧之蘭

出澧州城往津市登舟

曉色城東去江津自物華荒橋乾碧蘚古塹小黃花晴

引與夫健閒生野意賒檣竿疑望處也似到山家

舟泊高田洲

中宵當野泊黯淡洞庭西酒散童眠熟帷清燭影低波聲連夜雨客夢警荒雞欲促賓朋起分牋到曉題

舟泊斷金山

累日檣竿住湖天慘澹中魚龍腥鬧雨山岳起衝風鼓枻漁人少揚靈帝子通（柳堂禱神）親交相慰藉冉冉夜燈紅

洞庭湖二首

靈府空明像茫然萬頃齊漫相驚海若何處論山蹊天

淵原無岸雲橫塹似隄風濤徒說險恐未識端倪
晴日開帆路逢䑸別樣寬唯須仗忠信不必有波瀾軒
樂雲中静沙鷗鏡裏看最憐舟子意香醴賽平安

新柳送清源應癸卯加科鄉試

橋邊官柳細送客故盈盈欲動春江色難勝夜雨情染
衣催燕剪吹笛引鶯鳴何限依依好揺鞭看祖生

前題送泰顒

柳上寒方盡折枝故一經春風輕別苦送客不曾停絲
鬢憐烟草開眉倒玉缾驛亭隨計吏猶唱半天青

舟行寫意簡改堂同年

帆飽風如歸山行草亦飛懷人豈知遠客意不曾違燕
暖多嬌語鷗情有素衣閒中天地濶不是要忘機

題汪祓江紅欒橋邊吟客圖

披圖似吾友步屧認來真自得江山意知非草澤人輿
飛虹彩近語麗欒欄新日日堪相對睽携已十旬

當塗道中

日出三竿上人行萬綠中輕塵經宿雨平路有清風藕
節新塘嫩魚鰓早市紅太平遊事好處處報年豐

村樹濃濃綠江風入鬢毛秋如呈畫稿隱欲買魚舠㸃
立波偏静蟬鳴柳更高浮生閒趣少領取已云叨

蕪湖道中

行子意蕭蕭新凉度石橋風疎秋柳葉露塌熟禾苗輿
逸前山近情因歲事遥不須驚鬢髮物外若相招

石櫃道中

河上高堤路延緣半野塘荷花餘小白柳葉下疎黃美
酒新題版行歌閒繞梁前應有巖桂風過是天香

南陵縣

輿裏續殘夢荷香撲醒人過橋漁浦近帶郭芋區匀村
舍黃雲稻帆檣綠樹津何當慈惠長來作太平民

南陵

人家巖壑秀生計亦清新抱甕辭春穀傳經向蔡倫高
林羅紙臼懸溜激春輪回首青山在詩情謝朓真

林溪

空自懷仙嶠雲鴻此日親溪聲還撼路樹色欲埋人讓
道逢樵女棲巖認葛民忽聞雞唱午隔嶺有村隣

嶺路

無事習重險巉巖逼大溪鐵鑣裝馬脚芒屩上牛蹄想
見淩雲棧還思削壁題艱難杜陵詠今日步丹梯

吳山舖

山居際時康樂事自相將牧唱無腔短村花入髩長檜
松樵斧綠荷芰釣舟香穡事家家動還看刈早秧

塘抹

水木清華處迥遭鎖翠微人依金澗住屋競粉墻圍書
閣封藤蔓旌坊繡石衣道邊茶榭好小立弄秋暉

同汪青城過佛子嶺晤敬典大師賦贈

小嶺穿雲上陰森鬱靄間清言隨至友白足敞禪關拂
檻干霄竹推牕滿眼山素懷於此愜不是偶然閒
飛閣潛通處匡牀小有天煩紆猶戀戀書畫竟翩翩溪
雨鳴茶竈山雲護硯田新詩可以賦彌覺已公賢

宿慈光西樓

鳥道盤迴上羣峯聳寺門自悲黃髮暮始仰老人尊梵
唄雲流響齋心月印痕西樓燈火近茶罷欲忘言
明月諸峯見清風敞半軒不妨塵世隔尚有鼓鐘喧夢
與煙霄近心期靜者論會當凌絕頂岸幘俯兒孫

別僧紹宗

勝却平生好同來五日遊仙山香草木下界莽蜉蝣誰
果空塵事君堪號道流他年應有意攜手碧雲秋

往齊雲緣大溪

一碧秋光裏長溪到底清魚依松影聚蘋漱石痕生釣
艇橫梢渡舂輪取勢鳴住山心有託到處聽泉聲

遊翰光贈山止老僧用白傅原韻

未閑康樂興仍到遠公家石洛真浮檻金蓮尚著花召
章餘浩劫秖樹孕靈芽不盡江湖望閒情只味茶

杭州郭外曉行

寒露節將近湖干曉路斜陵離金橘子斑駁石楠花雷
塔嵐光媚雲棲竹色奢誰能閒歲月次第問山家

寒山

暎涸無鶩水寒山轉路逕菱烟生遠浦村日下長橋未
厭從高展言歸起信潮出江前去近燈火問漁船

十月十六日得絅齋書

驛使將書至霜晴淨遠埃一時重商訂千里破蒿萊冬
日和人暖黃花命酒開相看存道在未覺歎摧頹

送兄柩葬峒峿

山路年華晚鱗鱗夕日霞風聲翻白草霜氣老黃花新兆牛鳴近孤飛雁影斜池塘無復夢佇立向寒沙

圭美堂集卷五

詩 五言律

甲辰春日讀書

幽事無篇好白生虛室光袖餘沾墨潘衣動惹花香閒得年忘老春來日向長經籙超上界堪笑覓黃房

初梅

開府園堪賦孤山句欲工節移花有信梅綻夜來風散步何微馥疎枝上小紅飽經霜雪後凡卉可能同

遺興

隨時開卷好花放一庭中滋味千鍾粟年光五色風兒曹代人事歲計稟天功唯厭留餘習童心篆刻工

天賜閒難得乇途却是通卷書成穉穢世事本冬烘搜贈憐香草枯榮看轉蓬般勤頭上日早晚過腮紅

小園

廢圃憐幽事安居戶不扃挑葵新菜甲種樹老園丁容喜迎三益詩疑學四靈小樓無力起愁負遠峯青

陋居

陋巷隅山縣俗淳身可容心情殊世好親友恕天慵花

滿開三徑城頹達四聰空思營小閣西北看晴峯

三月廿日得南省試錄武進秦龍光常熟陶村中

獲雋沈穎谷汪師茗京闈信尚未至

進賢應上賞騏驥始連鑣命羽原穿葉呼盧竟得梟驚聲爭奈老燕語正含嬌京維音華近蹌蹌賀聖朝

清興

鍵戶得　新思冥觀養拙尊雨蠅攢屢壁喝雀飲荷盆物論無非是人間有所存炯心能自照何處著煩言早眠還早起生事少無求老至能三樂閒來假四愁原

無技可療惟有道堪憂天上長河近朝朝活水流

幽事

事減亦心退幽情孰與誇客同看鏁戶妻學辦園茶小僕駛栽草娃孫盜摘花歡聲疑訝久作意報蘭芽步㵪清陰後湘簾障午曦園荒生野菜草腐出芸芝謝容苔痕長攤書日影移拂除涼簟久新月故遲遲

九月八日奉柬韓城張淮徐憲僉

下邑湖河滙秋濤祭蜮親閒鷗馴候吏哀鴈宅勞臣雲護人烟遠風香黍稌新知憂民力竭寧覺往來頻

素舸防河至柴門枉駕前秋風懃子意晚節菊花天契瀾蘭言合開明藻鏡懸杜陵逢九日不用寄嚴篇上客貧家媿高軒竟一停由來存舊雨不覺兩忘形廚儉無兼味譚深奉二銘近聞移節駐（聞欲駐剡吾邑）花徑望時經

初冬掃墓

掃墓臨津渡寒颸上野捋葦凄排凍雁原敞啄霜烏晴隴孤犁唱陽坡歇販夫逾時秋漲隔攬轡一踟躕后土香燈薦人言玉髓蹤迢遥明一水窈窕枕三峯白

日餘荒草寒雲結晚松兒孫知孝德永念若堂封

十一月十有七日李檢討廣卿終養假旋枉訪贈別

綵鷁衝寒過清風敞素襟暫辭丹地寵長遂白華心雪舞梅花槳春迎竹葉斟只餘雞黍意悵望嶺雲深

贈許我鑑

戚表高陽氏凡夫未可蹤亙修應鸞鶴稀壽得淵龍（句丨）（舉丈夫子）牧笛三升酒漁歌六尺節節堅誰比似家有挂瓢松

乙巳七夕吳兢忱過訪奉和見贈原韻

空腹無書曬敲門得舊游花當百日艷紫薇花一名百日紅月好半輪秋拙謝蛛絲喜譚深麥秀愁兢忱哉桃花扇劇辭廿年今夕意不負漆膠投

幽情

初心未可負冉冉自年華貧是安身地閒歸有道家分籤曬藏藥編竹護殘葩　睡起前覺娥輝滿碧紗朝來執卷好清事滿簾幃薇色初陽艷蘭香曉露肥千人非所意知我未嘗希萬里秋風下轅駒正脫鞿

疏食晚能飽輕風坐席前短墻見新月隣樹寫高天味在囊書後香生露草先誰能舍閒興走馬著塵鞭

九日放懷

此日無風雨高天任雁斜不妨苛酒政還要鬭詩葩題補劉郎字醉眠陶令花誰云秋節晚吾已忘年華

送蔡公錫學博常熟

君秉虞山鐸此行吾道光規條安定法文物子游鄉屏入浮嵐翠簾開拂水涼東南何限美杷梓滿歸囊

三弟自西渚村莊送菊十本

堯年自洪水陶令擅秋英真意心相寫頹齡眼更明層層雲色近的的露華傾飫酒滄波外空尊亦有情

寄汪鴻儒

李白花潭舊韓康姓字知如何別易久不信見無時黃鶴秋帆遠青藜鄂州使院閣名夜榻移料將香草意永與歲寒期

寄曹竹澗

苦樂非形跡行藏共歲時蠟梅寒裏艷尾雀雪中飢寶獻惟私曝珠擎誰探驪鬧君北行役春酒華門期

丙午清明掃墓示三弟

掃墓清明節晨鐘一騎前月明人踏影雞唱樹梢天碧岫仍三出春風又八年　皇恩終隴畔日味蓼莪篇科第延芳訓家聲共一編露華憐去日河水誤流年三弟伏河西每為風阻　腰鼓吾知愧驊騮汝可前來春如健在同拜杏花天

夏夜

茗椀爐全亞宵深卻睡魔花香清枕席更點轉星河舊卷經思妙新詩可改多小人無貴步有幸守烟蘿

適意

適意簾櫳近秋陰澹可嘉晚風噓茉莉清雨沐蘭花鄰架何須滿庾園寧取奢坐看簷影落棲穩舊巢鴉

歲月閒猶促秋聲又井梧吟蛩瘦燈影賸蝶冷花鬚思苦生佳味眠深笑嬾夫高梁燒釀酒不藉步兵厨

偶題

老人宜秋色不覺異春光把卷添新課拈毫向早涼尚餘月榴艷正發露蘭香放意閒消受籬邊菊飲長

答金星軺

風雪袁安夕蠶歸獨繭眠無人題鳳字有客到魚牋歲暮憐香草春芳入舊年何當臨剡曲一刺子猷船

冬杪邵店途次聞朱海決口堵塞

軋軋肩輿路蕭條似海隅村中誰爨火泥裏亦樵蘇凍澤風鳴鴈霜田日影烏何時瓠子塞花柳問前途

民力新竭今聞合水門飢羸牛賸骨野燒草無根冬暖天時會巖綸 帝德存定當春汎後烟火萬千村

過蔡莊舊讀書處題壁

舊館重來日別逾三十年塵蹤何擾擾沭水自潺潺雪爪飛鴻後金城昔柳前徘徊認荒徑再覓武陵船

贈胡生信輝公車啟途

鄉薦扶搖上衰顏為眼明頻年虛問字萬里看初程賢路方魚貫和音叶鳳鳴五峯家世舊素業有崢嶸

丁未清明掃墓

春冷山行早悽悽欲踏霜犬聲隔村塢鴉翅上朝陽粉白新添候松青舊若堂東風遲度日顧戀重年光

夏五送仲經北上

僑札棠襟契於今已卅年高人踈老計雅好作貧緣舴

艋流金際塵霾跨衛前健能輕故里熟思欲潸然

極樂

極樂太平久 君恩孰敢忘歲時消翰墨家世坐農桑花鬬氍毹種奴稱壽母觴晨興祝 明聖一炷萬年香

竊歎

瓠子新防後新竭比戶窮方親荷樵斧直欲爨雕桐客至空尊冷謀成滅竈工誰延伯益火畏說夏王功

秋日

自得生衣健風櫺入小涼井梧踈舊葉岩桂逗初香坐

覺拈毫興翻憐夏日長清吟雖月上未敢負鳴螿

閒興

蟲吟不擇地日夜作秋聲靜理深忘世閒心每向晴露濃花意足月朗竹陰清取次中秋飲重陽又菊觥

牽牛花

晨葩旭照斂引蔓附千尋偏揠凌霄技從無向日心勾絲能斧桂團翠侮籬金竊號明河宿服箱非爾任

留飲抑堂

並馬燕臺下還舟楚水前久憐砧杵晚相對菊花天往

事教無寐清樽可假年年來不易醉自笑一頽然

偶書

才誤長沙放詩成太白顛古來固如此世事豈徒然莫漫盟三物無煩正九天銘心懼終始送老一韋編

戊申春日得曹竹澗信

喜把瑤華至翻思去住情遷鶯無定木春鴈有嘉聲柳色餘霜淺梅花點雪清庚家蓮幕盛為問幾知名

適興

乘留聲已歇雛燕任讙譁占夏忘憂草聯秋耐久花河防韋無恙麥事未全差喜色眉間動勤民又詔麻

花草隨時過與人佳興同荒園風偃綠舊砌雨疎紅藿原多味文篇最有功窮蒼思一飽也作信天翁

秋懷

澄懷無一事物候入閒觀竹受微風好花宜曉露看燕情秋戀壘詩意晚憑欄風雨吾巢在嘵嘵亦自安

和復庵見贈原韻

雲霄矗高誼草澤老閒身花色迷三徑蘭言辱重臣顧慙眞薄劣彌敬古咨詢土銼藥燈夜情深與道隣

學脉關中遠期難五百逢方將看獻納無復恨孤蹤夜雨移衾枕深譚罇酒鍾斗山詒訓在湖安湨師惕若玩乾龍

九日

昨夜何風急今朝免雨愁凭高寧擇地悲意不關秋種菊逢無歲菊為雨烟開樽舊有儔尤欣佳節月十載總當頭

移菊

霖潦荒園菊搜羅亦數叢陰森四野外次第一庭中花重難勝雨枝柔易舞風鄭公原嫵媚不與品流同霜下偏佳色商聲莫入琴晚風閒客過涼月一籬吟采

采意終靜年年秋易陰歲寒期自守不用雨中尋

登城

邑里晩雞鳴扶藜上敗城近山看易小遠水望皆清估擔花無主風帘酒有情誰家勤誦讀老屋出書聲

閒意

神清秋更好短日也能長新冷蛬無語晴風鴈幾行移花䟺夜氣讐字趲殘陽不是求閒散端因底事忙

睡覺忘身世翛然物候秋宿花蝶成夢蠹樹蟻封侯選友深譚醉緇躬把卷蓋瞿瞿良士意歲晩未云休

閒興

簷日移花影文枝接葉低過墻隣蝶好入戶野蜂迷畫靚初鑴版盤香晩食虀荒園閒步後選竹細行題

初日臨花淨晴風逐鴈高文容辭錦綺酒面息波濤身世從烟水雲霄自羽毛所求與人少何處得勞勞

閉門非謝客自與琴書親餘事為詩事求人恕醉人拙除小災厄閒算大經綸擊壤誠何有吾將任我真

石氏花連幕陳遵酒閉關一株聊滿目三盞取酡顏上古書中友遥天畫裏山終年住城市吾已非人間

樂意關門得鷦鷯自穩棲陶常甘酒誤孟偶為花迷硯治五雲滿書聲白雪齋十年不知老何處是丹梯

項書存訃音至不寐成詩

多故嫌身健良朋又訃書生年遂止此令德重欷歔夜雨深更盡離顏五載餘兒孱母未葬何以慰泉廬

門戶君家重泥塗我力羸戈矛正銛銳氷雪又枯萎惟倚鍾祥厚終當造物私吟摒送遠使臨路更凄其

己酉立春前一日盆梅初開與良書小酌賞之賦和未幾風雪逾旬陸續成五律十餘首雖詞慚

不文兼乏倫次要亦委懷處順念舊省躬崇明德而愛景光竊取義於比興焉

梅信催寒盡春風一歲先微陽來皎皎初月故娟娟賞勝年光好逢芽物色偏涷醪同嘉客於此正陶然（杜紫薇梅花詩偶同嘉客見似為涷醪開）

晴暖閒書讀寒英得自新物情如有向我意亦無塵淺粉能驚鬢（驚鬢出朱子梅花詩）輕香欲著人相看生事少拍拍滿懷春

得得清無偶盈盈澹有神野塘翹縞鶴深谷儼皇人汎

掃堦除淨溫醇旭日新誰為勞驛使別貯小庭春
陪覺晨粧靓尤憐夜氣清拂塵長几淨瘦日小窻明暖
鴈難成陣春禽乍一聲無心臺鏡裏疎影也斜橫
寂寞憐香草芳榮重歲時春陽原自到雪霰未相虧雀
冷憑偷覷蜂晴漫許知孤山訂心賞永與遂幽期
梅邊雪累日人意亂陰晴半放寒禁久全開暖易傾自
成金鼎味徒怨玉關聲粲粲橫枝近閒窻最有情
應候何曾晚難將卉木倫由來清近道怪得淺御春鬧
苦空庭雀交深閉戶人心知爾不厭魂夢也相親

芬芳來硯北丰骨想墻東粹德屯亨外隨時冷暖中但
疑清惹雪惟祝晚禁風人作和羹望君方陟崋嵩
意得常無語從容晝日看香生孤坐久影怯一燈殘醒
作游仙夢詩思換骨丹同心誰有贈髣髴室中蘭
硯沼新枝亞丰容誰比清詩璵陳伯玉仙客許飛瓊人
易閒中嬾天能雪後晴花磁擎茗處香逗晚烟輕
十年春水舊江路楚帆輕又得巡檐笑還能照眼明問
渠調鼎興知我跨驢情脉脉忘言意相攀伴此生

掞藻宮梅句 乙未侍直恭賦梅候宮中樹應制

皇穹玉案旁自經天
上賞終勝世間香磨礪氷霜意雕鐫鐵石腸江湖深舊
德感爾不能忘

同友人出城看花

半月未窺戶楊枝蘸水齊步行隨友健村徑向花迷近
郭鶯聲少穿籬蝶翅低輕陰塵不起閒意著丹梯
城外無三里園開得異芳疎籬明遠水深柳見新堂麥
逗微風浪茶生宿雨香歸飢甘五鼎芼并點鹽虀

看花有所悼

出郭就紅芳高原極目長河流孱楚塞蠶事冷吳筐藉

草鶯兒嫩將雛燕子忙一花朝委露不及待殘陽

不寐

月影殘秋夜寒衾到五更支床龜久靜喧耳蟻還爭帳
鼓先通曙菴鐘遠入城十年安汝止心跡許雙清

閒觀

大抵蠅頭利紛然蝸角爭閉門吾道在反己物情平雀
占寒梅艷霜添曉日明老安天地濶拋杖也身輕

自適

纔打通晨鼓俄看報夕曛身名過一霎蠻觸鬨三軍已

逐桑榆暖何煩虎豹文羊裘抱蠹簡虀菜壓羶葷
卷軸三生業酸寒一畝宮愛閒似天授好善有家風書
味深思後花情淡醉中靈臺本無際何處問窮通

偶題

遲數巡檐步花前日幾經燕新朝旭紫雲疊數峯青趨
世迷先著攻書走慢程夕陽蘭葉倦薄駐小蜻蜓
嬾與閒相引恩和韻闘先誠難為世用贏得是神全驟
雨荷香出清風竹響傳柝聲連月起夢不到鈞天
魚遊盆水濶心踞畫山顛惕若疑無地寬然別有天閒

人茶氣味詩客酒因緣隨意無求足餐餘一小眠
寂寂幽簾下恬然識化工養花無驟雨鳴竹有清風味
道求仁近思從尚口窮百川歸宿在滄海自來東
累日無閒齋長雷東復西琴書遺世事草木養天倪畢
濬澄簷溜雲昏誤午雞欲招尊酒客吾已厭深泥

偶題一首

敢說陶元亮誰甘馬少游但知嚴爾室何暇悵靈修盆
供松風勢軒開竹露流嚣嚣不著處六月已高秋

詠紅薇示周生汝峯

不似貧家樹烟籠錦幔城攢紅浮漲綠夏晚發春英霧
雨擎初動簷風舞欲輕菊前牡丹後賴爾一崢嶸
影落炎宮傘光搖赤鳳翎旭陽新小檻霞綺晚閒庭桃
頰驚秋鳥娥輝亂聚螢隨時相對好野老眼還青

寒日

冬日何曾短閒居儘放懷遠交人代札深賑曝為媒詩
句擎茶引寒花沃酒催紆徐西照下凉月上墻來

庚戌正月十六日喜雨同三弟

飛雪三冬少當春細雨零麥根抽宿綠草色認遙青夢

入無聲潤身輕夙駕靈家家出耒耜努力爾田丁
累日復陰森膏流入土深凍枝輕冉冉老樹鬱沉沉忙
動移花事狂生釀酒心對牀燈火夜喜促棣華吟

哭繆少司寇澧南同年

二月塘抄裏驚哀殞國良自邀　天語重詎止寢門傷
望已隆鈞席年猶未杖鄉春榮原湍地不到九泉芳
劉宴壽齊日文翁化楚年致身原有術芳譽欲無前賻
有傳經策終虛負郭田　聖明思禮備京兆見新阡、
驚駘誠何用龍媒許共槽強余充酒伴附爾作花曹松

樹黯眉雪蕉溪風雨濤髙情付蝶夢一望五原蒿
觀化年除夜奇余亦病中固知同害氣反訝折肓風頭
角諸郎在勲名巨碣崇所悲臨水奠花遲一尊空

澧南長公藝圃道其尊人在秋官署辦事至二鼓
就寢猶與厲尚書約成除夜齋宿白雲亭詩明
早朝元後呈稿寂然化去不知何時

盡瘁臨除夕白雲仙夢長年隨生事盡春到夜臺荒箕
尾新開路謳吟舊斷腸泯然丹壑意何處說蒙莊

二月晦喜雨

艸樹收天澤無邊稻與粱金膏乘霧遍銀竹落雲長顏
駐青銅鏡神怡白木牀西征歌杖杜喜共洗兵狂

清明前三日上冢

望覺村房矮來知地勢髙雲情紆草徑露色濕松皐繫
馬門當樹飯牛花覆槽墳丁曉朝曝紵戴有兒曹
后土陳椒糈風掀畫燭灰青留懸劍樹錦碎蝕碑苔日
冷流鶯澀雲深晚鴈哀太平松檟在餘歲幾回來
共說牛眠處歡言種德偏枕峰參鼎峙案阜疊星圓島
接前村樹湖明一色天子孫藉形勝百世溯心田

路賽重河渡春風隔歲情雞聲茅屋舊牛唱柳村明穩
帖碑陰坐遲回松影行三山疑翠望歸厭馬蹄輕

春雨

細雨春雲覆寒餘出窖花青痕猶帖土紅顆未成芽潤
入琴書靜聲希鳥雀譁欣欣吾意足物候在山家

老懷

扶衰嬾是訣出處似同科唯有閒真肯原無事可多雲
風觀物化草木養天和默默殘經媿餘齡勉切磨
閒人識夜氣動物歸塵蒙雀兒噪庭宇燕子嘲簾櫳新

鮮唯曉日次第有清風誰攜廣成手相與話崆峒

吾廬

風雨巢仍在園中竹木疎芸編為世業酒醆未空虛日
下旁求　詔年方大有書九州皆樂土吾更愛吾廬

書懷

雙懸日月照無路可淒迷但遣躬行厚何難物論齊早
蜂生細響春鴈落行低淺草無邊意郊坰緩杖藜

好懷

城角樓閒處嫣然一院春迎花書在手藉草蝶依人澹

醉風輕吹清言月半輪太平文史客何地惹埃塵
誰成嘉遯卜遂擅碩人薖地小臨春媚身閒納氣和竹
歌鶯宛轉梅舞蝶娑娑敢意明年健春風又一過
息心輕羽駕樂意得天倪酒熟風噓面田乾雨透犁書
蟬吹字粉巢燕墮花泥阮詠讀將盡仍看日未西

樂意

静照無求意瑟居唯道隣涉園日成趣行樂吝鶯春雨
氣生青靄晴光洗黰塵閒牕一展卷飲水也津津

情話

治水唯行下重門暴客防漫扶無病藥應積有年糧婷
女難同面敦弓不久張迴環歸自得物理儘商量

繩躬

不斷浮雲過從來滄海東弩沙機智短衾影効彈工正
柄前脩在賢評後世公（歐陽公語）青天陽彩近日日舉頭紅

九月二十夜聞雨

水荒新地冷又苦暌難耕彷彿三更過淋浪到曉聲鳫
丁尚栖野天意或終平殘夢無聊際橫生一飽情

辛亥正月廿四日送劉主簿墨林還清河贊府之

任

符换何曾遠情深一葦杭歌驪新柳細嗅座早梅香松
發藍田翠雲流瑞日黃（用占書）通經將顚用且上長官堂
（用後漢張玄徐業事）

曉起

蕉捲茸茸草春寒亦可人響風鼓牕紙肥雨健花身樂
志閒非嬾清心夢也真眼前生意足何用說靈椿

即事

春花入夏覼夏節尚春寒晷影長尤愛芳情别欲難書

燈遲減課飲榼久憑欄老大兒童與嗤同一樣看
太平四時和静咏碩人薖正笑釣天夢誰聞扣角歌餐
花馴雀近抱砌野芳多一息原無際鷗情萬里波

秋意

全鴨名香注心清眼莫遮園空森直木天浄出明霞竹
動聲逾静鴻高影漫斜誰能遊八極海國一山家
漫說居何陋清寒愜所遭臺憑孤岫麓池即老城壕新
茗花香静閒牕鳫語髙秋情蕭野意已自解天敔

歲晚

萬物皆陳迹一心誰鏡明寒花憐草色冷鴈老蟲聲寵
辱何曾到炎凉自可平海南香縷在默默念勞生

寫意

昨夏黃流湧今秋紅稻炊陶鈞應早定馳騖亦何為誦
讀愆尤寡壺觴俗垢遺棣華歸報近歲晚日怡怡

短日南牕下眼明心亦遐荒園樗散木幽事腐儒家香
篆烟常直書朋字故斜闍人報佳餉酒瓮欲專車

近寺鐘停漏隣官鼓報衙朝陽新瀲灧夜氣尚高華花
色迷筐幣吟聲壓部蛙年光如此足得意在山家

讀師札記意

隱者文焉用高僧心欲冥誰持無上呪竊附少微星閱
世空塵刼收身老聖經坦然一日夜師訓座隅銘安淇先生
示札云一日夜坦然便是畢世千秋形影

書意

閒遠塵氛外亙修未是仙安身資小忍學吝補荒田樹
影龍書讀花香伴月眠雙清心與跡日日永和年

物外誰攜遊塵中少應酬遠觀恬失馬無怒任呼牛已
若真能反人原未可尤靈丹輕九轉魂夢也清修

閒吟

歸田成賦後陋巷碩人邁幽事閒無賴愁情睡有魔花
磁茶銹古衫袖墨痕多誦讀聲誰和門前樵者歌

望弟與兒歸

歸近望尤切客踪何處霜驚心成夢短寒日小年長不
避靈氛潰偏憐喜鵲狂家人常負戴笑誤認行裝

老悔饑驅去弟入幕漸學遊煎療病遐兒就醫共門孤帆雖有伴
暮歲不還家情恐氷㳍岸陰疑雪釀花何當新瓮撥圍
坐夜歡譁

送吳學博原朗請老歸

博士非榮路抽簪高尚同兩辭全去志前年已歸檄還職深見
古人風愛日堂護茂雕章夢草工豈徒離俗物氣類惜
冥鴻

會意

進退憑何局妍媸今古通諧謔償鬼債拙效出神工天
渲雲容白花迎酒面紅習成無事惟默默到鴻濛

各有惺惺地軒牕八面開蘭香米謝粱雀乱不勞媒苟
得財非利無因謗卻災坦然一日夜蔚古護根荄

題汪聖陶放鶴圖小照

心跡原相判仙禽結聖胎偶然騎汝去不用駕軒來赤壁聊同夢孤山欲伴梅鄉園黄海近千載好音回

秋凉

暑雨遲秋信天高似欲晴凉風明菊蕊薄日細蜂聲抖擻生衣健徘徊小樹清臨池兼把卷誰謂一無營

歸來

羊求皆勝侶許史已田家袖手中原萩丞徒上漢槎耳喧無静蟻林晚怡歸鵶八尺安眠地從今有歲華

早起

高天澄宿雨滿地響秋蟲淺草流雲翠初花印日紅歟名龜虎外呼應馬牛中氷炭隨時有忘機入化工

癸丑立春前一日中夜

女與姪何在傷心節轉陽春光無兩分寒夜比年長農事慳衾雪　天家截漕糧惟應曝背處花蕊認時芳

無事

坐惜塵勞擾誰云静有涯閒階風動草隙地日籠花一卷乾坤大萬年方寸賒明牕樂意在老我忘年華

閒來

靈府空空處閒來物論齊竹陰書罷歌花路醉邊迷纖月抽蟲語明星獻鳥栖相將幽事裏日日躡丹梯

挽曹竹澗

僂指三年别箋函時與通金蘭無替日翠柏折盲風嗜古看留贈自今悲斷鴻絮雛塊長物猶是一詩筒

七月李侍講穆亭浙學差滿枉過喜贈

彩鷁明川楫高標厲素秋三年真坦白於古見風流毣士　君恩重傳經祖德優汝今兩無負吾老復何求

丁巳四月十五日將曉夢移植盆梅

移梅春事後曉夢暖牕迷瘦秀無妨直虬蜷不取齊峯深洞古苔腳遠天低早日清光動欣欣認照藜

吳江沈真崖年逾壯便不為科舉之學鍵戶讀書博聞彊記嗣君彤承其家學有聲士林應博學鴻詞科試畢而歸以今年五月稱先生八十之觴余忝文久喜作小詩贈行即以為先生壽

羨爾趨庭去祺年五月間貯書看曬腹頌壽欲移山桂醑誰停手榴花可駐顏陔前遲日影長愛舞衣斑

題杭可菴遺像

永世趨庭近舍毫意有餘乍披渾味道靜寄儼箋書神邈鵬雲上輝生鳳仞初（嗣君世駿堇浦以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流長源自遠海若一腮虛

歸舟留滯丁字沽示兒孫

明時逾耄去水驛任淹留獨恤殘年　詔真成畫錦遊淡烟村影靜輕舸浪聲柔文史紛綸夜兒孫勗古修

圭美堂集卷六

詩 七言律

寄倪建平先生

耆碩風流誰鴈行每欽高躅儗柴桑看花約至隨時去載酒人來消晝長幾度俱同王子棹茲行須拜德公牀匆匆又是言歸別極目蒹葭水一方

癸未春榜後與谷公至崔家莊用壁上吳履吉見懷原韻

仍循前約踏清溪也覺春風促馬蹄到眼雲山如舊識

誰家桃李自芳蹊小橋流水垂楊細濁酒鳴琴草屋低鄭重壁題吳質句更書紈扇手中攜

夜雨柬顧紉鐵王兆侯

帆落梅開官閣東送春尚未轉歸蓬那堪竟夜催花雨空負連朝到岸風貧骨自應無藥換友生誰可仗途窮長康癡結王喬伴苦羨丹砂粒粒紅（王兆侯精於丹學）

寄程友聲

銜杯結契緣槐天邪上風光在眼前戰藝旌麾難燒尾踏花時節又經年松龕到處安茶臼竹杖閒行數酒錢

我欲從君轝利外黄山白嶽老漁佃

丙戌中秋前四日同松坪崑繩甘泉燕叔偶集朱東浦寓齋分賦得涼字

重陰偏覺酒瓶香不速同心恰滿堂落葉天邊雲片片擣砧聲裏鴈行行西園肯負風前醉北闕徒銷日下忙趁向桂圓秋未老他年應憶晚軒下涼

極熱望雨限韻

黍稌盈疇高下新炎歊累日漲埃壓益知汗滴甑餐苦何處涼生殿閣春仁壽雄風秋塞徼上避暑口外江湖駭浪隱松筠江南大水但求一雨三農足漫說層冰寄散身

送湯孟升庶常覲省歸睢州

僧寮花發散清厄上苑春光獨占時舊雨已如紛解籜好風何又颺歸旗每思院供懸烏哺一望嵩雲薄鳳池祖德人皆歌念甚東山仍盼莫遲遲

戊子正月十一日夢與大兄期田廬聚居爲餘年之樂漫成

十載歌聲咽陟岡故山草色隱池塘小闌伏枕心千悔勤盼家書手一行惰慢此生真歲暮用王建語歸來三奏負春陽用韋蘇州語今朝有喜誰知得細話田園夢對牀

立秋前一日陪安溪先生遊楊園限韻

簇簇雲山起近坊公餘綸閣就壺觴誰從載酒至言處可似開襟綠野堂風磴小穿花蕊淨池亭初受葛衣涼莫嫌晚照催歸甚此日猶然夏日長

望西山雪

昨夜風花走素虬西山望作玉京遊寧知寒色離重郭盡放清光貯小樓一角晝如懸水月半邊天似湧沙洲十年對面何曾到慙愧同君早白頭

海寧夫子教習己丑庶吉士以長句四篇示勉同館敬步原韻

文明喬喬煥天經瀲灩光涵壁二星恩降黃麻崇舊學班聯紫闥拜先型喬松直上千尋秀泰嶽飛來萬仞青又說五雲騰繞處朝來特見覆寒廳

威儀再佩帶裘英入座春風拂面輕三殿文章徵道氣兩宮恩禮副深情訓詞金鏤千回鍊語義珠懸四照明自顧麗才知感激願分藜火到青熒

飛樓分占上林枝執卷躊躇每三思刷羽今來儲相地

餐韲猶記受書時苦中磨鍊心常泰熱處趨蹌足敢移
九萬鵬程須六月從容亦得上天池
誰言峻望邈如仙莫放兢持是善緣冬日自然溫可愛
春冰真覺履難堅通經妄意規韓子博物何心景茂先
點點梅花逗桃李程門雪候即春還

送朱海士同年寧覲歸廣陵依儲禮執贈行原韻

畫錦行軒逐鴈羣倚閭得請獨榮君秋山作伴輕千里
江月迎人足二分緘得宮花簪社宴滿將壽酒注慈雲
瓶罍偏感南陔賦説著寧親茁蘋芬

賦得菡萏溢金塘

纔見田田御苑東旋驚初日錦叢龍平橋覓路迷丹地
曲沼無波覆綠叢搖曳只容游鯉戲搴尋已礙小舟通
朝天昨早朱欄過十里香清曉露中

賦得抱葉寒蟬靜

點逗微霜碧翠天疎林清寂黙秋蟬高棲却耐西風緊
守獨宜隨瘦日懸一任孤鴻捎晚籟不同羈客聳吟肩
何從語黙知時節宿影收聲覺汝賢

賦得紫禁風高露滿盤

范中鐘鼓報秋晴纔下疎桐露已清樹葉光垂仙掌燦
荷珠影帶液池平遥臨桂宇鮫人濕恍落銀河玉女傾
莫道夜涼天闕迥胎禽時警九皐聲

送朱乾御隨張中允督學粤東

霜蹄蹙蹙尾寒旌計日梅花嶺上行水漭雲昏韓子意
珠鐘落木長公情丹砂難壯羈人色朱橘空懷萬里程
只勸主君勤訪士揭陽還有趙先生
海香一縷薦清醅萬里離情皓月來黄木幾時逐北鴈
白雲長自駐南陔游遊身養從容去初路人情子細裁
媿我通家無贈藉臨行只與撥寒灰

又和劉大山前輩韻送乾御

漫從遊子悵巒烟萬里風輕快馬鞭蝴蝶巧回鄉思夢
荔枝濃醉晚吟天舊題蘇句尋山寺新搨韓碑趁海船
更想歸時説景物懷中朱橘動經年

送息溟之任棗強

秋山明淨帶花封一試弦歌扣大鏞共許端能行所學
不知何以亢吾宗朋交數去邑應壯父母呼來聽必恭
若向澹臺誇得士滎陽兄弟定雍容 訓鄭以伯若洲泥冲

庚寅正月十一日與泰南沙夜話聞誦近詩卽次

其韻

不須歲事酒杯仍夜聽淸詩可以興去日已憐同逝水
此生相最履春氷香傳爐火猶餘燼月退牕櫺又幾層
越諸吳山成二老他年莫負話殘燈

和南沙移居原韻

鶯鳴高木賀新遷又見淮王載酒偏坐上遝吟招隱賦
林間且省買山錢避風小院消塵慮初日高牕散帙前
只恐圖書無亂地故應腹笥貯便便

中秋後晩集薫訂買菊限韻

輕陰欲落酒巵中漫任秋光過晩風到眼疎花霜未早
經句催月句誰雄中秋夜同人賦詩催月常憑雅事爭操落莫遣
鄕心感異同計揷茱萸能幾月離英壓擔市門求

送宋蘭揮同年終養假旋

寒風獵獵曉旌偏一望萬雲促去鞭宮錦袍仍萊子戲
玉堂人果大羅仙鶴鳴雪滿梁園後鳩杖春生洛社前
更說西陂詩法在鯉庭開得寄新篇

壽安溪先生

眞儒名世耀前修五百年生定有由蠟表忠勤輕李鄴
義經講授起文周心傳朱氏神山半香發韓公老圃秋
直爲千春欣嶽降不因眉壽暫浮甌

寄高尚友

通家孔李又朱陳硯席髫年已倍親每自離居傷老大
翻從別境憶淸新披襟隴樹風當面移酌山泉月滿輪
聞榜松楸成小築幾時相伴作閒人

辛卯九日庭菊不開爲季方天山下第作

歲歲金英不計錢望開佳節每期愆舊時春艶全垂子

苦賦霜威與作緣賸把茱萸聊莞爾都無風雨也凄然
明知自有寒香日冷落重陽又一年

賦得御溝泉合如環素

九天淸影下銀河幾疊氷紈見委蛇自有寒風隨曲岸
全無落葉點輕波澄江不羨玄暉句碧漢還停織女梭
待得龍騰懸匹練爲霖原是液池多

送潮陽周丹山同年假旋寧覲

錦衣欲點彩衣輕臘盡春還賦別情東觀幾時同校字
南陔只看促揚旌梅花正引江風煖橘樹常銜海日明

遥想上堂嘉慶樂憁前草亦向　恩榮

雨足喜晴呈安溪先生

應候陰陽掌上收商霖纔遏感新秋風高仙範欽元禮晴麗牙籤富鄴侯坐對斜陽簾外靜行披滿月鏡中遊等閒不信調元化試看桑麻徧綠疇

石川移居招飲疊韻

玉溪空唱覆盂安未比高軒受日寬檢點書籤移永晝逗留香篆弄輕寒笑求鄉釀先嘗買索得新詩就稿看只恐酒懷吟興劇往來未許號閒官

疊次衣韻送張趾肇歸里

得請遲回心未安朝來始覺海天寬眉間黃色雙輪健江上青峯一棹寒魯酒難辭殘日醉菊花約共隔年看時平不是秋風駕漫擬蓴鱸傲大官

壽胡朏明八十

南極分芒霅水明伊誰稽古比　恩榮原將宋法留安定未覺傳經老伏生白屋掃除垂　聖藻絳帷指授富名卿來年周甲　千秋節看促蒲輪備五更

趾肇同年怡園邀余看杏花詩義門前輩稍遲使面見貽實如合璧喜用原韻志之

誰憑懷袖播仁風任道瓊瑤未許同河内自工吟眽眽（用義山杏花詩）山陰不復厭忽忽莫愁草放無邊綠倍惜花飛一片紅把玩流光成好事深斟日合對芳叢

癸巳立夏前一日送程偕柳南歸

因人蹤跡總如浮無計相留莫強留顧我久羈空素食多君速去算清游銀鮮羹趁蘆芽嫩粉蝶風翻麥浪秋惟悵會稀歸又促柳條別綰送春愁

八月十五日　恩旨截江南漕糧三十萬運賑閩省皎月竟夜安溪夫子喜而命賦

夕陽猶掩碧雲隈晃漾金波洞九垓自有絲綸消晻靄不煩絃管為吹開巖更踏步渾忘返向卧推窗尚幾回只愛調元清興老南樓永夜對銜盃

送劉省菴憲副之任雲南

見說羊腸五尺纔丹崖翠溜太平開池清曲轉行旌影螺黛旋深候吏杯中壘文章諸部仰相如風教百蠻回遙知竹馬喧迎久取次春陽一道來

送彭閒學館師假旋鄧州

賢達從來惜去國依依祖帳首歸途栖神且碎留侯穀
盛世難求賀監湖驛路輕寒雲滿岫社醅初暖燕將雛
沙堤築起渾閒事只悵春風隔座隅

送澤州相國　予告歸里

明時優老乞閒身累歲留行眷紫綸但藉桑榆疎寵利
不妨龍馬湛精神經籠誰似韋長孺鶴駕從高賀季真
莫訝宮墻歸更峻由來並邦掃門人
謹身致主太平還晝日鄉閭煥錦袍黃髮纔收台望貴
青山只有太行高竹枝抽後新題句槿木榮時品舊醪
但恐臨雍徵憲老未知旌旆幾回勞

高高士

吾邑高士姓高名踰駢字特驄幼警敏嗜學未弱冠聲噪庠序試輒冠其曹持身介特自命甚遠謂伊呂可企也乙酉後棄諸生學養生術便欲出世棲遁父母在遂巡授徒於湖東陸氏月一省覲不入內即返夜下紙帳垂地坐蒲團上先清臒後充悅或數日不食食可兼數人常夜摘髮繫皂繩成貫天明示人為戲丁亥一夕別鄰僧曰吾占六壬尚有一子當歸了此事僧笑之明年生子晤丙申父母大故七月著麻衣不巾襪去居宮語人曰人每辭家老為子孫蹤跡而歸者已尚欲歸也君輩看我去何如今五十八年矣其子嘗求之匡廬嵩少間不能得兄不危翁以儒俠稱年九十五猶矍鑠子晤結廬司吾山之陰立生位奉馬安溪相國額曰望親贈高士扁曰紘垓壯志而系之以詩凡館閣中有文者皆和而詠之余既同里閈又辱世好高士去之歲為余生之歲因繼以五長句而不獲以不文辭

九霄健翮付枝節頓判升沈甲乙逢巢許何妨當盛世
羣禽本自愛潛蹤從貪絲服承幡髮遲還青年伴赤松
悵望湖東游止地帳紗深處草茸茸
惺惺安用守庚申夢斷華胥二十春累日充腸惟瀣露
中宵懸蝨亦車輪兩拋哀杖方無著一徙空山別有因
流水桃花人世裏不知何地問漁津
我生除歲君秋去（余生丙申除日高士以是年七月去）五十星霜又九年
鄭重絲蘿成世好（余子婦為高士女孫）殷勤硯席想前賢（先君與高士為同學生友）不教白鶴臨城語何處黃龍枕水眠（用曹唐詩）愁煞尋

親旌孝子芑蘗難踏大羅天

祠版依依結數楹司吾螺黛暮烟横望雲空羨劉安犬對舘疑聞子晋笙伯氏篠和輕鼎鼐鉅人表德重垓紘命風縮地尋常事一室能留萬古情

雲璈徹地邀歌聲不説蓬壺便玉京證道由來惟五典騰身何處是三清最憐抱朴先忠孝竊笑昇玄計死生獨行誰堪高史牒他年應得入芳評

送汪千波罷官由浙江歸黄山

羨君勤職惜君還天脱羈韁出上閑朝議暫輸公論允遂初曲賴仕途艱秋晴恬視濤奔馬夜夢先疑海幕山多恐是龍霖雨用雲來未許卧塵寰

送沈頳谷

客居相望市南同已限輪蹄尺五中折柬誰教常碌碌歌驪又覺太怱怱秋山晚眺詩添健早菊逢迎酒不空只有鄉心隨斷鴈數聲嘹嚦隔西風

甲午臘月九日雪中送杜端甫歸柘城

衰顏清瘦道充肥鄭重離尊歲晚歸絶學看來孤詣最中華數去舊人稀天心月脇持籌細土銼寒燈屑玉霏無計留行思轉切梁園雪亦戀若飛端甫授經梁邸故云

乙未春雪

楊柳方青落絮驚紛霏逾尺見宮城暗添池水渾無迹亂上園花倍有情愛惜明朝愁霧重留連深夜覺寒輕誰家樓上東風醉齊唱陽春不住聲

三月寄戟横川先生

十載心盟念所親少微清尚迥無倫殷勤幾日來新簡冷落西風哭故人黄海一笻成夢想先生嘗約遊黄山墨池三折與誰論先生精書法嘗示余心得蘭言書舫長辭日記得魂消亦

暮春

訪絅齋賦贈

日闇吟鞭入早凉彎環小築鏡芳塘城中難得蓬蒿路坐上時聞葦荻香秋薦昔同憐總角新篇今見喜升堂懸知長者車頻到只媿無能附老蒼

題張慈長望雲圖即送之南歸慈長年七十矣

盡小人去儼登仙鴈陣初高歇蘇蟬尊酒贊成今是策萊衣奇得古稀年秋山黛秀開眉處霜葉花明放眼前不換三公輕萬里只愁分手各風烟

恭和　聖製餞李大學士暫歸閭中原韻得詩四章

五百年來命世儒全從學力展訏謨行非一轍心惟正道在無言氣已敷每自艱難生大業不離繩準運璣符悠悠名跡憑人說聖域賢關有路途

羹墻夢寐見前儒允執心源證禹謨布帛大文知尚在彛常至教喜重敷一誠貫處天無外四術傳來道有符從此江河周孔路不教佛老數三途

事業伊臯本是儒洋洋寵錫　聖皇謨孝思曲遂三生願　恩命仍依五典敷行止自關天下計去來真合古人符江湖廊廟心懸處說向旁人總道途

廣受今看亦腐儒揮金命酒豈良謨席間化雨隨時灑杖裏春風到處敷經藉外無不了事行藏中有自然符從知天壽重來健捧日原輕萬里途

送李荆輝同年隨棗陽令邱洪巖之任

鑠金炎日促行轍忻戚紛來攪別愁所過當前稀故物相知作伴即清遊受風楊柳條條弱出水芙蓉面面秋最憶竹林歡賞處仲容獨對感西州令叔閣學先生下世鄖城棠實相對話舊感歎不已

乙未十月十四夜夢歸舊廬料檢殘書忽霰雪飄零家昆喜促詩句醒時猶記尾聯枕上追憶仿彿足成

謝家庭院小歡譁幽事相牽颭六花梅影乍如舒曉砌月痕將次印平沙閒排亂籍明書標頻笑催詩叶棣華更訝迴風成驟雨不知牕外是煎茶

贈曹仲經

飈縮流塵鬢髮凋為憐風格雅蕭蕭客囊每為文房罄

磊塊時憑笑臉消隋岸爭騰千鷁首秦碑磅礴兩牛腰丁亥春過仲經於維揚舟中時上駐蹕高旻寺龍舟喧闐士女擁岸仲經邀賞共析搨陝碑兩箱致為佳事搜奇舊事兼新賞屈指唯君是久要

依韻答涂履吉

龍章鎖鑰五雲低文筆高流罕與齊才舉應雄滄海北家聲原占大江西散衙每共衡栖鳥稱籍時同趁曉雞自媿冥昏天祿上可能分照老人藜

懷履吉仍依前韻

客懷常鎖兩眉低句律思君哲匠齊殘月牕櫺人遠近

秋風樹杪毀東西淡交漫許膠和漆獨立誰分鶴與雞
安得布袍烟水畔往來同把一枝藜

丙申八月六日夢得首聯覺後足成贈同門黎子
寧先

建陽山色落春低影入澄江五采泥精舍何緣題翠壁
華胥忽已接丹梯雲連仙掌家還近莆田有仙掌峯余八世祖自莆遷宿遷風送湖頭路不迷他日櫂歌環九曲與蘭應在鳳城
西

秋夜同侯赤飲宿中子齋夢中得第五第六兩句

醒時足成示侯赤並索中子和篇

十載升沉盡與經藤床又共一燈熒虛牕夜色霜侵鬢
獨樹秋聲月滿屏紫海功名收浪迹黃壓事業托浮萍
吟魂欲唱無家別慙媿鄉山幾壁青東坡紀夢詩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

八月十六日別容菴入城雨後見月却寄

草樹糢糊曉霧籠踟躕羸馬土城東豈年愁作雲遮月
斜雨晴占鴈過風曉雨方歇容菴云有雁過北風即至今雁過矣午間雖細雨風已北至晚遂晴晚霽對山尤綽約新涼近酒更冲融姮娥不是愆期

至望日尚光秋始中

丁酉立春日答同年曾虹受見謝問病即用原韻
並簡同年張蔚石

共酌殘芳餞鴂鳴懷人掩戶厭將迎紛綸已喜乘鴻藻
汗漫何煩刻壯荊自有靈臺隨海潤不須辟穀始身輕
無心雲任天風過解得人情總道情
問訣靈氛從與違人云今是恐仍非須知浮世同飄梗
未必流塵礙素衣牕上方將驚霰集簷前旋已看花飛
充然促展歌鐘晏為賀朝來戰勝肥

雅詠清言豁百憂倍憐賓主共仙舟南豐鉅筆疑三代用朱文公語平子同工賦四愁虹受與蔚石同寓半院好風消歲洒
一年初月上簾鉤因緣暫借陳蕃榻塵尾蘭分几勝流

送李周來歸櫬

一夕狂飈玉樹休文光譽望鬼為讎也知佳事終蕉鹿
不信奇觀忽蜃樓衆友醵來纔爲櫬小童辭去止孤舟
親稱大耋兒皆幼地老天荒萬古愁

陶年兄迎養壽讌詩

半歲風光落炬蓮遠迎車杖敞華筵望雲免向先生柳

愛日常移學士艉老壯猶思稽古力(年伯積學仍欲赴試)思榮旅
想授經年吾曹六十餘人在爭羨班僚第一仙

戊戌初夏竹齋先生聞余將歸促與話別草草相
對悽咽盈襟分手後馬上口占先生亦往晳腊
事所在矣

歸歟好賦恨匆匆誰與論心彼此同望雨偏當無雨候
看花頻值落花風高情満貯離尊綠深話難回晩日紅
隣笛一聲齊感舊(客卷公方遠遊)可堪馬首又西東

杜家廟

圀門出後果身輕漫說人間畫錦榮揚葉聲中鳴雨過
棗花香裏逆風行良苗被野真宜目閒鳥穿林倍有情
早得月餘歸更好三春天氣較清明

張夏道中

物外纔知有歲華身輕燕燕往來斜數程曉月行忘遠
一路青山看到家真假漫分狐作虎嫵猜從訝雉為鷮
安心便道漁郎誤何用桃源始見花

途間依韻和竹齋先生扇頭贈別之作

潸潸緣淚點清觴斷續春歸鴈幾行轉悔當年從識面
苦敎今日嬾還鄉道情別館同心結晩歲勤求不老方
他日延津應有處杖藜烟水正蒼茫

哭安溪師簡揚賓賓前輩

廿年有相用持危倏忽搥膺哲匠萎經籍萬年應俎豆
典型何處覓威儀狐嗥蜡舞饒多狀地老天荒不自疑
歎息洛川雲散後箇中誰有道南知

謁彭門座師

師門契濶十餘載解組相從未惘然歲月那堪追往事
風波笑似有真傳霜嬌紅樹羣羊醉秋湛黃花放鶴天

兩日程途殊不遠西來撰杖定年年

安溪師靈轝自恩波亭至江口上船

緣轝雲黯似山頹披拂靈風麗日回南嶺徒憂凌險過
西湖無分盼重來彭宣菌髮餘三燃傳說星辰照九垓
天未喪文期後死江干慟罷重遲徊

舟宿壜垣風雨中有懷中子同年

霧色連朝變齋和竹莊松樹黯烟波市坊映火訛題版
沽酒誰家帶晩裝夜半雨隨孤客至年來風笑石尤多
荒維聲解懷人意為和瀟瀟達曙歌

京國十年舊游零落歸聞清江浦雪巖僧尚在記
其春秋七十有六矣口占長句簡寄
十六年來契闊人欣聞齒髮尚如新素衣慚逐流塵化
幽事難忘小院春淨拭香甌盆選樹秘蟠名蹟雨迎賓
已公茅屋留詩地容我輕舟拜八旬
去年春暮同年方近雯以詩贈行今週一歲依韻
和答
世事浮雲莫問渠從前緣木強為漁身輕楊柳風吹後
影入梅花月澹如自訟貪惟貽好釀不嫌忙是理殘書

巖魈氷弩桃源路敢向蓬山認舊居
憂患安恬奈若何人間惟恨別離多世途如我真膠柱
友道看君未改柯舊雨數來誰綠鬢佳人空自邈銀河
去年今日蕭騷意併入花風與酒波
寧先同門用石川贈行韻見寄依之和答
流水桃花失舊渠自迷舉壑武陵漁塵心何處非千劫
樂意相關便九如　帝賚最難閒歲月天傭偏信古詩
書采芳苦詠憂傷老時幸音華到索居
可奈前歡苦憶何金蘭知契本無多倪生花客遲晴步

封氏松棚弄雪忖邪共夜燈譚古劍又驚春浪歎長[illegible]
經時竟發東風醉夢裏常同卷白波

詩七言律

己亥春日過尚友望親廬

青粉牆圍琵瓦鋪春風步屧曲尋途巢成不見將雛燕
樹老空啼反哺烏望裏三山迷到處胸中五嶽有真圖
月明每看香燈晚會待遼東鶴夜呼

過尚友十畝園同陸次狂小飲

壓中歲月似流星十六年餘冉一經叢竹已侵人面綠
小山猶枕屋頭青暫存舊日題詩句呼得隣翁共酒瓶

誰道軟紅香氣在唯君不負草堂靈
三徑開來十畝園羊求舊好又窺藩注莊閣筆從行樂
種竹留賓慣閉門消日何曾閑用買養生只有拙為尊
玉堂不要扶犁手好傍桑田共一村

宋滋菴令鄢陵寄贈

毋近百齡兒近耋河陽初鼓不齊琴壯圖勇破懸車例
識者同悲捧檄心忍忘臺萊三疊好知銘忠孝兩言深
口碑便是高堂祝何用心經萬本臨（滋菴曾臨心經以祈母壽）

馬母汪太君未字守貞立嗣昌後　恩旌合典感
賦長句

雲章高揭表門閭奇節全貞世所無未匹舞鸞愁對鏡
最憐孤燕義將雛冰天力轉陽春脚冷爐能洪造化爐
首奏鄘風崇矢死難憑今古定嬴輸

追和須鳳苞去年贈行二律原韻

負郭田荒已晚歸空教事事與時違幾聞奔豕常堪服
漫道祥麟不受鞿物外辛勤爬蕙畝篋中熨帖製荷衣
年光但覺閒來好何用淮南戰後肥
共賡吟箋玉為堂偏向頑夫取寸長自顧終嗤膠柱鼓

同人聊說善刀藏花場已負三春艷月榭猶分萬里光
他日逢門存五馬盤龍小徑認雲莊

贈納蘭綱齋奉使安南

安南冊使王孫貴（納蘭為業合國王裔）乾鵲聲中邸錄來龍節自
天雙簡重（封弔新併為一）麟袍照地八騶開三廳舊說雋書罷
上日新傳拜冢回想到　恩榮成獨笑春風吹我上高
臺
玉堂日日戲丰容典冊南交海國同（冊封琉球遣官同此）雨露榮
收稽古力衣冠遠播右文風羣推經學殷員外肯羨歸

襄陸太中江漢秋陽人來渺(湖安漢師)好從鵬背運天空
雙旌小隊鴈行過漫道途長譯語咙戶版舊收揚部內
聲靈遙跨越裳多寒芳應贈汀州句(胡寧先)送遠還徵澧
浦歌(胡澧南)第一流人去專對王三錫命頌時和
戔戔銅柱漢時功何似車書萬里通定有郡人從應奉
不勞蒟醬引唐蒙詩消椰酒騰騰醉梅艷丹砂粒粒紅
遲我周南婉留滯不隨泛月大江東

無年不能買舟投趾肇札告不赴重九之約長句
猥貽次韻有答

一水時懷詩酒儔長松謖謖竹修修送窮我笑空三揖
望遠君工寄四愁魂夢尋盟應早到江山知狀待來游
范張計日何人事定向朱涇信宿留

九月十日座主韓城張大司寇奉使浙中經過吾
邑侍側候館至夜分喜賦

秋際軺星入楚懸讙譁索處老彭宣遥空北斗云胡近
綽有西風未覺寒聽樂後堂霄漢外移情碧海黍雞前
城頭更漏知多少嶺月窺人欲向闌
先憂元老采風過事事咨諏問若何當路望能宣 帝

閒居人只祝時和天邊鴈隊催寒近籬下花香向晚多
且喜不材啟蒙陋深宵戀戀派靈釐

同年德孔昭按事浙中過吾邑枉訪贈別

記羨燈聰弱冠時興公方擁絳紗帷(孔昭時及孫我山先生門)鄉賓
原落驊騮後(丙子孔昭發賢書余為榜副)國士端於鼎鼐宜不道山
王林下過敢生車笠路旁疑願君霖雨膏流徧也潤鷦
鷯一小枝

培風中翰使節過敝邑候館中夜話賦別

皇華巧與接音輝悲喜交塡敝客扉秋驛論心千里近

京塵回首廿年非羊曇風烟西州路(令外舅容菴公已下世)石建
新瀨于舍衣(嘉尊人司空公無恙)燈火話殘今舊雨夜涼青靄夢
依稀(青靄司空軒名)
清畔書塾記猶真龍節翩翩出後塵祖德正深棠下蔭
(令祖總督漕運至今人思其惠)門資偏重道南貧(尊大人以清介稱)長淮一碧
風帆飽晚渚分香卯酒春家是世臣思報稱扶揺佇慰
老閑人

重陽後三日曹仲經北行見訪

江湖渺渺滿秋思恰我懷人共酒卮一夕寒花風雨過

廿年征鴈稻粱遲相逢閒況矜天賜借問來端盈鬢絲
帆落殘陽沙岸迴隨人行止更淒其

巨來別後復成二長句

多謝山王隻騎還林中木葉下蕭蕭蠻烟瘴海詩千首
秋草閒門酒一瓢天使猶看高馬骨（巨來在京騎一馬留林不繼還其主）（常舉宮清馬骨高裁之）書裝還笑重牛腰同人若問新酬唱此夕
清風蟲斗杓
莫向閒居問寂寥故人三徑有良宵歸裝鴻寶探韓碣（云有拓得南海神廟碑見貽）老硯鄉情認醉樵（夜半聯吟出儉介之硯起草儉亦臨川人）

聊此盈樽同笑傲也虧衆㕙駕風潮他年佳話堪留記
漫說蓬山定九霄

寄答成日照乾夫

停雲懷思有秋宵齊地文翁際海遥近日風猷憑變魯
起衰詞筆恰如潮連天黃茂琴三弄照眼丹楓酒一瓢
曷月同君邀蜃彩爲予樓閣結烟霄
秋春兩度惠來鴻賤子心情野鶴同改屋前邊頹壁雨
落帆時節打頭風安閒投老矜天賜孔哺遺經報祖功
只有懷人拋不下徘徊菊影短籬東

胡岱源丞如皐贈之

海陵壤地真清地安定家門便一過土物算來饒貫鶴
圩田勝處半栽荷長閒巖得交無負破寂全憑日有哦
更富丹青餘事業籬邊圖就野花多（岱源善繪花卉）

宋向高丞吾邑

顯胄猶稱贊府華還將清事傲豪奢脩脩已挺藍田竹（居有脩竹數十竿）種種添栽潘縣花（向高多携家中名花贈貽士夫）汝楫自囊
三道策巖金蓋闢五書車山城記取風流在不媿韋平
說世家

冬夜枕上

先子三冬課我忙五更燈火問茶湯浴堂雲板敲殘月
極樂鐘聲般曉霜脆疊芽飴鬆拌麪（飴以大麥芽爲之故云）爛煨
山藥滿鋪糖眼昏慵起音容杳一聽晨雞一斷腸

簡儲中子

幽人問我近行藏生計酸寒意味長旋點蝨鹽黃豆粥
親調油醋綠葵湯沒錢又欠鈔書債之僕新添種菜忙
傳得坡翁治病訣安心是藥更無方

高母葉君七十壽詩

葉君年未四十吾友高子凝旭棄世子惟善方五齡惟信則遺腹生也時歲祲賦重内外窮戚君痻瘁拮据諸艱備歷今兩子婚娶含飴膝前田屋視向者且滋殖矣復償凝旭夙負銖絲無遺真不媿地道代終之義焉明年正月七十嘉慶二子預徵壽詩因為之賦

寡鶴雙雛一未生木饑水毀際㥄㥄方危寒歲孤松節已盎春暉寸草情甕裏兒餘留客酒塾間孫滿讀書聲壽言猶乞扶犁手為寫芳徽代　國旌

澹士以安溪永逝爾我遠離為第一字成詩見寄依韻答之

先生箕尾跨寒芒後死屯蒙倍愴傷憶別苦言當漏盡永離何處仰秋陽大千世界羈思滿從古山林歲月長那共玉人成夜宿新悲舊恨話羊腸

答澹士

先生不是苦悲秋辦數晨昏共勝流已占風潭貪百頃何煩奴橘富千頭游盤雲鶴憐無際退遂藩羊感未休誰道人寰閑弱水西山東海漫悠悠

登舟阻雪寄程松門

銀盃逐馬帶隨輀鶴斃情思古勝游望去自迷僵卧處興闌誰剌訪人舟玲瓏素宇峯千疊晃蕩明砂月一洲無限松門殘畫稿江天次第為君收

舟次阻雪飲顧南原學博所贈名酒寄懷長句

雲漿激灔破寒威正想先生擁絳帷座客誰來同一盞庭梅恍復踏南枝猶憐玉樹扶氷叟南原館甥龔裴二生俱芳茁來坡和子南塘王子京句云揭從氷叟來游宜何用樞槽按雪兒凝待明年芳草路對君香汎藻芹危

先還甫自維揚來真州期與相晤大雪不止余迫登楚遊之舟因寄長句

結契真堪第一流雪花零亂遠游舟方從遍室攀青眼空仰高山怨白頭程子已虛臨路語孟卿終待廣蹉求澧蘭沅芷寒芳地應為思君不少留

舟中獨酌寄贈項澹齋

米顛書畫雲烟過清賞逢人說未央細雨梅花勤檢曆良辰詩客滿堆床一江旅思消丹液萬斛誰家貯夜光預遣洞庭春色夢騰騰仍到玉淵堂

十二月二十三母忌日舟中作

四歲遂無母氏憐素冠作忌倍凄然算來風木悲都有恨是音容記不全一紀香燈羈宦外滿天氷雪楚吳邊傷心寸草今宵甚螢影堂空六十年（母棄不孝乃順治庚子也）

夜聞梅香訃家中盆梅正放

斷山平野夜江荒枕上清馨喚月黃疑是芳心傳故國早銜春色報他鄉（明日立春）蘆簾人弄嬌娃眸彩服兒拈臘酒旁盡日巡檐齊念遠幽葩應有暗來香

大通驛

古驛前邊儘滯留眼前風景亦清遊曲依巖岫成烟市半隱檣竿出戍樓坐卧已同三宿戀笠簑何似五湖秋閑氷凝向江天老一任東風不掉頭

庚子元日泊大通驛有懷澧南

荷葉洲前兩槳閒寂無柏酒照清顏何來黃鶴耽吟客空對青蓮贈號山（九華舊名九子太白易今名）燈暗江聲連夜雨雞殘鄉夢到柴關不知能及燈花節蘭茝薰人一榻間

元日懷絅齋

相期命駕敢愆期蘭槳容與節候移雪裏夜光生曉色雨餘樹色弄春姿倒傾甕底賢人酒爛煮盤中上客葵只少王孫同一笑文談磅礴古皇時

大通驛元日

未許年光爆竹催九華山色共委蛇村頭花信通細勝樹杪春生颭酒旗譫笑漸忘鴛侶舊心情應許釣徒知平生未歷誇新事一葉空江薦歲卮

積雨逆風舟泊湖口寄懷澧南

累日江頭不掛篷艤舟帖岸昧西東梅黃預釀朝朝雨潮信先來習習風（東風謂湖信風）彭澤令君悽酒斷江州司馬

悄僧同（湖口在彭澤九江之間）只餘夢逐山翁醉又破霜雞與雪鴻

過蘄州寄澧南

荒松野竹點山蒼路入黃州應接忙江碧遠連千隴麥嵐青深護萬山桑金閨自昔親瑤草石室從來有辦香藉爾文光聊卜隱一犁烟雨與同行

上元日舟泊巴河感舊

執經好趁放衙齊小閣從開西第西鄉味品雖參海錯山厨清不厭霜螯破寒茹酒隨人酌分韻牙牌集字題

最愛先生譚易久毵毵花雨夜闌雞
蠣虆衰茗蒲桃釀風味清疎氷雪腸諧謔紛來亦瀟洛
簪裾謝盡對游楊山泉滿眼談鄉井簫鼓誰家隔院墻
回首羊曇千斛淚一江烟雨黯孤航

正月二十日遊赤壁

雲夢南州江浪邊步尋赤壁倚城顛曹公自發星烏識
蘇子來叅水月禪未許雄圖留尺土多將靈境屬名賢
欲沽斗酒無烟火一棹春風灑雪天

二十日游赤壁止見坡翁漁父詞刻近時祠字撐

拄碑碣林立感而有賦

坡公偶濯水曹纓臨眺猶深萬古情顧歎誰攜誅婦酒
出門恰憶女王城揺村江梛銜春碧入夢胎禽向客鳴
適聞鶴唳清響零落韓陵碑一片叢叢豐碣任縱横

二十日舟泊赤壁步坡公友人送至女王城韻

大塊囊風憶土門孤篷斷岸倚江村空巵喜盎春蔬氣
寒雨難抽宿麥痕糟袋破除員外冷雪堂空待桂斟温
君才應惹天公怪一笑能招楚客魂

疊前韻

短轅一駕出青門侯鳥秋蟲委破村退角繙羊新兔腦
摩天雲鶴遠無痕優閒何必浮家好冷落真如挾纊温
細雨梅花江上路不煩楚客斷吟魂

二十一日舟滯黄州先使奴子往澧南處摂棠以

舫來迎喜賦

乗潮聊與報來期五日黄州駐足時面隔便同千里遠
信回纔繹百端疑酒痕怕似春波灔山色愁開翠黛歆
苦盼世情風一到故人久立楚江湄

初春喜晤耘渠於江夏和元日韻二首

草色芊芊破賸寒廿年重喜舉杯寛文譚記向　堯天
近癸未蘇集保定撫署官路聞諳蜀道難醉面纈紋開絮語清眸
春綠老儒官每愁花事愁中盡一夕梅芬結古歡
憶從文戰技常窮赤驥龐羊自不同燕石竊知什襲誤
面墻誰演二南風頗驚冑子來安定終把人間號敬通
遺種算來行可數君宜鄭重大江東

黄州江船與時齋夜話並懐令兄絅齋

官舺連宵話别悰君家伯仲共平生回思隴畔尋芳日
不盡江邊對榻情赤壁游來清夢好黄州駐足落花輕

相携頻向岡頭望細雨春帆何處行

黃州道中即事簡鶴峯嗣宗

江岸籃輿路不岐同人次第有肩隨留連莎軟文談麗
愛惜春深野釀知時見叢筍藏古屋偶聞吠犬隔疎籬
新陰樹下清風好折得山花贈一枝

春季過黃陂不晤高鴻旻簡寄

軋軋肩輿露早香孤城迢遞晚蒼蒼新翻柳浪山千曡
舊憶蘭言水一方望隔埃塵淹薊國夢餘烟月滿雷塘
向晤維揚往還頗久何時襟素閒相對應作西牕夜話長

三月晦日飲太白樓贈澧南

城上樓高太白名遠聞鶗鴂送春聲青莎雨沐明砂擁
綠樹雲連秀黛橫已稔年華催暮景可堪吾輩正鍾情
惟君不淺登臨興醉向湞流更濯纓

同人登太白樓送春並餞別敬亭楚材歸海陵

東皇回駕且逶迤太白樓前惜別離賴有清流延暮靄
相看華髮倍春思蓋圖平遠臨雕檻文藻風流膩酒卮
客裏年光今日醉綠陰青子記他時

絅齋邀門人月下登黃鵠磯憶澧南

不換芒鞋脚已輕到來街鼓尚無聲山涵夜色天然靜
月向吾儕分外明樓曳長江千尺白亭臨古郭四圍清
高陽憶得同遊伴短檻梅花坐五更

坐大適軒簡澧南

五日徜徉碧玉壺案堆黃鵠綠蘋糊檐牙直訝遊人度
山色渾連砌草鋪聽雨乍傾松笔酒析酲新品萊花鱸
神仙自古多官府輸與閒身擁畫圖

漢口送絅齋北歸即赴澧南荊州之約

又飛彩鷁迓荊襄綠樹青帘競拂檣秧水有情連草潤

柳花無主藉風忙一行鷗鷺窺同侶滿把蘭蓀嗅古香
到日不辭龍楫會三閭澤畔醉端陽

襄河道中簡澧南二首

自是出門交有功故園春色謝蕉櫳麥芒猶見侵鐮白
桑葉誰教膩盞紅舶趠風來帆影外水車聲在柳陰中
明年此日應相憶漢上何人唱雪鴻

路向龍舟一棹西麥殘天氣紀重黎黃花粉蝶平疇畫
芳草垂楊板屋題豐樂年華人語喋太平村樹鳥巢低
等閒籬落文翁化不斷書聲沸小溪

荊湖舟行

帆檣徐引麥秋天翠繞澄湖水荇牽秧鼓聲消紅日暮漁罾風起絲揚烟九歌何處寒芳草三戶于今際盛年太息陳編多紀載風流終夕憶前賢

日暮過閙喜亭僧以土中掘得歐陽公刻石詩索題即用原韻

韓陵片石真堪語六一雄詞孰與攀休把沉灰咨曼倩滿懷清興有高閑池頭新雨明疎柳樓角殘陽帶亂山愛趁晚涼攜石過衣巾撩得古香還

蘭揮典試黔中喜晤於襄陽使院賦贈用歐陽公和韓學士襄州閙喜亭韻

軺星光照漢江邊天際雲芝得手攀三館舊歡雙旆近兩年絮語一燈閑楚風歌杳銅鞮陌夜雨青添峴首山滿棹尊綠歸悵望驛梅香帶小春還

襄州喜晤邱備菴同年即同遊峴山尋沉碑潭賦贈用前韻

六載常思折柳邊郡知襄鄧有追攀驚看化蝶騰騰夢誰識眠鷗个个閒風物幾回悲岸谷丹青當日照湖山灃平不見沉碑字千仞岡頭一笑還

至襄陽不晤李郡佐安公雨中奉懷並憶孫前輩峩山

聲駿題輿踞勝流回思吾道復何求陌塵久隔文譚麗峴首仍添夜雨愁即看雲霄凌健翮却慚歲月負前脩琅琅金石天台賦記得城南赴館不

小江口登岸野飲贈澧南

勞歌輕汎楚江濤彬雅移風掉彩毫三峽倒來鳴澗壑五丁開處走巖嶅印文綠淺生閒興酒面微紅上斷皐

最是白沙青嶂地他時應記月痕高

和澧南同遊蓼池

一夜淋浪湧翠濤芙蓉千仞露秋毫早馳飛鷁尋雲岫却訝驂鸞度海嶅謝客孤吟登絕巘蘇公徒賦步林皐同君物外耽奇意不道溟池九萬高

瘦骨蒼龍面面涼青瑶千尺浴蘭湯雲深怕失丹文篆風過疑聞石髓香倚醉拜來呼作丈何人移去入歸裝足輕五嶽君休笑看斷懸猱上下狂

重陽日舟泊江口憶澧南即依送別原韻

微茫黃鵠夢魂知滿把茱萸寄所思幾處漂萍成聚合
斷行征鴈又分離臨風誰發山公興對酒難消宋玉悲
蘆荻蕭蕭秋意晚青山閒煞夕陽時

曩從雨香菴僧徹源得交胡棟居先生時胡年八
十餘余覊宦二十年歸來問知徹源無恙書示
寄此

三十年來紫陌塵音華隔斷獨園春空思貧病胡居士
賸有茶瓜（用右丞語）已上人花弄雨天香細細門迴隄閣碧
粼粼何時一棹西風便還向蒲團話舊因

辛丑立春前二日東赫司空澹士

氷消又見水東流累日懷人疎酒籌散地歲華春易到
浮雲人世鬢先秋踟躕蕙草猶抽乳早晩東風自轉頭
可奈青天涼月影年年照得兩邊愁

元日

貧家也自覺陽亨東柄還能認斗星蘋藻師儒新設像
（齋中祀朱子暨安溪師）雞豚與竈舊通靈蠟梅疎影日流砌尨作
一聲霜滿庭似是休徵關歲事河湟計日報平寧

正月二日同尚友携酒率兩家子姪登玉虛觀看
雪憶庚午冬與髙凗吳季舒詩老作此游風景
在目愴悼盈懷因賦長句

三十年前上玉都重來風物一躊躕繞河山色如雲合
帶郭人家著粉鋪蠟屐已携春服侶白頭同佩紫微壺
醉歌灑墨人何在悵望烟波冷石湖

輓趙司農恭毅公

遂無清望暎朝班黃壤猶酸報國艱懸磬空餘三畝宅
寒旌遲向九龍山從來賢路何妨澀到底朱絲未肯彎
贏得名臣佳傳在史家直筆不能刪

書戍口占並寄時齋

題襟漢上淚縱橫隔歲蕭齋歎轉蓬去日猶思江岸雨
懷人已落海棠風遠公橋颺龍團味屈子經翻蠹尾工
幾度登樓君憶否天邊陣陣看歸鴻（時齋為余鈔安溪先生謝躡注故六句及之）

和秩亭六十生辰卻賀原韻

上巳遥思軒蓋繁魚書長望水潺湲臨岐海燕纔將了
一別庭闈再見孫時過呂安思命駕學疎楊子歎焚魂
年來辜負雲門奏冷落孤鴻挂月村

路亞鈎陳羽衛槍悤然委棄變名場（余六十生辰當內城有蒙杖役）早
春靁欲回氷雪（余誕辰除日）來眖清尤沁肺腸（以湖頹宜決見泚）馬
齒憨君多四歲鴻冥私我已三霜遥知蘭芍同人會徧
插花枝少一觴
何須美宅與良田黃色新裝襖子綿鵰翼算來原可笑
瀛洲離却轉成仙長吟青幄書堂柳薄醉紅衣野水蓮
不是辭榮王內史人間那有永和年
柱史騰輝紫氣關靈禽寧待倦時還東封七鬯安宗器
西畧河湟齎　聖顏便挽奔流辭北闕何妨扶杖頌南

山解嘲賓戲真閒話除賦歸來一筆删

五月十八日滄洲枉過草堂即席見贈和韻答之

六載牙牌逐隊行孤棲野鶴傍荒城豈期月落三秋思
又見風廻一路清醉日晚花迷夢蝶成陰喬木暗遷鶯
傾壺那論升沉事只畏明朝悵別情

壬寅正月和陳軒戍別駕雪夜原韻

旱魃從今氣欲降雪花歷亂照銀缸已滋霡霂前朝雨
（元旦雨）又得輕明半夜牕書客還思臨曉案笠翁何處釣
寒江孤清意況年華好風靜時聞吠遠尨

書齋

累夜花燈戶不扃踈梅點點帶華星寒辭帷帳風初軟
春到門闌草自青嬾趁斜暉開白墮已親曉日仿黃庭
誰知蘭茝熏人處又引征車別草亭（時將楚行）

過宿州

楚漢久銷爭戰塵仍無花柳媚通津天開中土原全勝
候轉東皇尚各春公廨旁皆畦菜地嚴城中有捕魚人
聖門記得將車問誰復綢繆未雨頻

宿楊店憶澧南

驅車梟梟認通津未到清明尚一旬昔過記從三月暮
重來悵別兩年春帽簷猶受山花麗盞底誰傾竹葉頻
頗怪夜深渾不寐機聲聊答苦吟人

楊店

荆楚人家紀歲時徘徊堪為補豳詩布機鳴處燈光小
牛鐸聲中月影遲樂意何煩花柳報太平唯有雨風知
還余初服真多幸一片閒雲造物私

衡山香蕈

衡山菇味鮮腴甚香積鹽梅百不如芝菌將無三秀並

天花取次(工)臺虛問知小樹毛枝嫩生向南風帶水初(傍古春分後穀雨前南風帶濕氣謂之水南風使生毛於樹上)自笑平章慳骨相芋魁敢拾嬾殘餘

衡州送春示寧先並嘲頳谷柱中

手把東皇未忍分尋歡且挾使星文擘茶吟就彌明鼎命酒晴開吏部雲愁向綠陰淹晝晷弄殘紅藥愛斜曛衡陽峯下春難住試看歸鴻不戀羣

觀音巖

大士石龕漫碧淪蒼龍瘦骨迴嶙峋鑿穿敢說山無鬼

名狀難教筆有神兜率崖(在郴州)通仙草氣洞靈源(在耒陽去北六十里)接佛燈春身輕便是奚囊貯何用漁郎再問津

寶慶使院六月望抑堂邀同王子若濟孫子斗文醉月漫賦

空庭香霧傍檐開蕩漾金波共溯洄素影仍堪披鶴氅清言還擬賦天台印床寂寞秋先到羅帳分明夢不來萬里鄉思知共減天涯猶散故人杯

七月朔遊周子愛蓮池敬賦

城角孤亭取逕斜綠雲深處彩虹遮來觀可是同予者到此真慙君子花涼葉未收清夜露初陽已閃半天霞千秋一滴源頭水(池水源泉終歲不涸)誰向靈津問漢槎

遊五臺菴晤金陵雲海和尚

邵陵郭外富烟霞曉色沿江一徑斜芒屩生香盤露草籃輿拂樹落岩花空將清意傳雙水(雙清亭已廢以資邵一水取名)誰向禪鋒闢五乘問得巳公新句好鄉情纏纏對茶瓜

拜濂溪先生祠

東岩高處拱神靈一盤蕉巾肅典型雙水自圍蓮沼白萬山齊帶草廬青愛遺欲接甘棠渡(先生曾署府事今城西有召伯甘棠

渡)宮近宜傳畫卦經(山下即先生攝篆時所遷文廟)料得北歸仰止意天邊記取老人星

七夕荊竹舖抑堂相對

七夕荷風候館香畫眉聲裏解山裝惟堪憤鼻懸牙仗莫憶雲鬟拜酒漿宦拙未甘從乞巧夏炎且喜入秋涼清言多處村酤少坐對銀河一倍長

過楓門嶺將出山有岩澗勝絕

鳥道能先鼓勇行謝公游興際時清但堪禾黍開山堰間有茅茨傍戍兵岩樹森人龍虎氣瀑流終古雨風聲

枝節停處思今昔吳越何曾是夏氓

九日武陵使院和江幼曾韻

武陵官舍重陽節滿把茱萸萬里餘岑斷鴈回疎錦字
江寒霜早亂銀砂帽簷風認參軍會盞底香分處士花
料得明年思此日桃源春水隔漁家

雨後天高此會嘉盞簪渾忘授衣餘臺邊勇擲鳩頭杖
盃底霞飛鳥爪砂清影半籬浮桂魄晚香一縷泛籬花
去年爲菊猶堪憶重結柴關始到家

且布瓊筵激落霞沅江滾滾鴈行餘摛辭匠意爭黃絹
分韻纖牋膩絳砂堪笑長鬚勞送酒不妨短鬢強簪花
醉鄉便是桃源路何事茰囊問貰家

陰雨連宵惜歲華朝來霽色片雲餘涼風快似并州剪
初日紅於鶴頂砂世事從看落地葉人生須插滿頭花
衡南不是無來鴈何用音書苦憶家

見韋泰頴和江幼曾九日韻復成一首

一宿輕颸凝露華登臺莫悵故鄉賒解人自有詩兼酒
海客何勞乘與砂楚國秋深猶似夏霜林葉老反成花
菊英到處清風在何必東籬處士家

武陵使院小集里句猥先索同人詠菊二首

官舍叢叢浥露英封泥洗盞曉風輕低窺簾影和人澹
滿貯秋光似水明對酒何妨開口笑巡檐猶有見山情
暫違籬下莫惆悵心跡還看依舊清

采采黃金傲泛英晴光拂袖露華輕冷風獨訝今年晚
好月還逢累夜明影上雲屏疑畫稿寒生碧醸惹詩情
諸君共有柴桑興一度清吟一倍清

詠菊依前韻並贈抑堂

殷勤楚客重餐英不用丹砂體自輕日暖繁陰終灑脫
霜高麗色轉分明問誰能解忘憂意非此難堪落木情
最喜使君詩酒會晚倚回傍印牀清

宋清源愛養菊依前韻奉贈

聞精藝菊編成譜肯把韶光一擲輕有客餐英懷正則
何人泛酒和淵明高華莫擬枯僧相修潔還憐靜女情
況是君家吟誦處悲秋時節楚風清

武陵郊外

武陵野泊似幽尋風物清鮮漾碧潯冬筍班班從琢玉
秋花點點尚鎔金漁郎久斷仙源信新息終埋瘴霧深

對酒當歌共如此偶來江上一披襟

晚棹

何處飛鴻振遠音閒情歷歷楚江潯背霞幽嶂千年鐵（韋左司詩千年上中兩小鐵）踏日遥天一線金蘿隝魚罾蹲白鳥笠兒牛背入青林揭來禽向無邊意誰道桃源深復深

津市登岸

輕軟籃輿入曉寒一年好景又江干水多秋草還凝翠霜淺林楓未盡丹圩蔗新收猶帶葉園柑初市僅盈盤太平澤畔無吟客且逐香風問澧蘭

長沙贈糧驛副使王樹先同年

曲江憶共踏花人棨戟光摇楚水濱詞翰蒸來雲夢氣謳歌消得洞庭春韋家經術知無替劉宴功名媿大醇老我漁蓑無事事乘風一過話蕭晨

長沙晤宋方伯揮佳

又向周南手重攜人生踪跡本難齊宮中劍佩隨龍尾（宋先藩引見曾同朝渴）花下機雲共馬蹄（宋兄弟皆余榜友）湘瑟於今傳玉籟雪鴻何意踏銀泥滄浪亭畔頻年別莫負請襟剪燭題

癸卯三月自黃州與牧人同舟至江寧送赴鄉試

半月韶光劇可憐烟波同泛秣陵船海留無意皆清賞領略隨時付短牋柳絮白來天漠漠鷺兒黃處草芊芊玉人翔步雲霄近江上春風記此年

挽陳河道滄洲先生

失聲天柱忽云摧帝監於公未易猜半世黃楊逢閏歲誰雕寶玉竟烟煤頭銜只博銘旌換袞服聊光錫襚來中夜朋儔人物論可憐一代濟時才

三徑難忘駟馬頻那堪凶問果然真塘開朝報章猶匕袖裏來書墨尚新歷歷湘川無見日悠悠泉路有歸人傷心累夜平生夢詩酒情懷向我親

久別清河會公音耗杳如邂逅令倩劉長公知其解臨賴組六年矣稀齡有五尚蓄雲藍欣愴交并遂寄長句

消息無聞月照梁誰知曲折話東牀陶家長物琴聲在計相閒情乳食香文會久疎乘戰湫酒懷只憶共仙航（謂余閣學公凱先生）去君一日蒲帆路欲傍梅村置椰莊

巨來同年奉使催漕過敝邑枉訪紫薇盛開依其

舊賦紫薇花韻和之

誰教踪跡久差池古驛黃華到未遲人共清風來北戶花妍紅粉鬬西施座間紫氣雲霞近墻外輕香蛺蝶疑記取當年綸閣静殘燈夜雨對牀時

木龍亭途次徃游黃山

小撥籃輿萬慮空黃山神似一誠通漏天翠滴偏無雨曷日雲遮又有風長路藏於花影内新詩成在稻香中散材幸免搜林斧畢此閒身扣上穹

新安道中

唐魏遺風似可希新安景物貯清輝山叢賈客他鄉易田慼農家情者稀婦饁肩鳴輕竹去女樵頭截重柴歸（負柴皆縛炎頭）尤看聚族村居好綠樹雲連草色肥

贈江青城約遊黃山

燕婉蓬居泥澧湘緣延兩處識賢郎（謂貞叔）正奇聳壑三珠樹見說流風百歲堂開徑求羊來舊雨垂簾班馬入濃香門前雲海神仙地可許肯轙到上方

遊黃山訪程脩馭同年賦贈

上第聞辭百里封循陔畢事尚從容頹風庶立原酬國超世音華已亢宗堪陋鄉人甘下澤偏能無語坐高舂閒鷗自笑江湖濶為訪天都第一峯

宿山口

下社前趨十里程烟籠山口解裝輕危樓疑與寒雲近就枕頻令倦客驚嵐氣排牕衣被濕溪流終夜雨風聲荒雞啼亦無倫次錯遣深宵認五更

宿雲舫贈僧廉峯

浸人綠色翠螺天不道雲濤蕩海船山鬼何曾多巧伎毒龍隨處可安禪貫休能畫猶餘事齊己新詩定幾篇

試看岩嶤岩上屋終身高卧有前賢（令師雪莊築室岩上）

階口道次

螺髻攢空碧瀏灣一帆風物滿情川危梁時有垂藤護斷嶺還多古木連輪水磨舂舟作屋耕山燒樹火為田徘徊真欲移家住不道人寰別有天

桐江

無數水名一道通碧玻瓈内行冲融青山綠樹夾相送雲影天光戀此中頫面百回軏忍喚醒心對此凡慮空石尤鎮日會我意愛煞清江不怨風

徐州

天上河流帶郭長鴈賓聲裏捲衣裳誰言蘺荊叢芳晚正是國葵壓擔忙海客難教亭駐鶴坡公空認石爲羊石爲某停祭處年來五度奎山塔又看高層挂夕陽

往白雲樓感懷即呈彭門座師

蔥綃鳴雞催短檠酒場詩社兩淒清孤懷自厭餘年健舊感偏從旅夢生山閣寒雲猶認影河橋秋柳不勝情最憐戲馬臺前月霜夜還連曉日明

成日照乾夫書來卻寄

江湖歲晚獨銜盃靜裏光陰春易回蝶夢不關青瑣闥鳧蹤方離白雲隈余游黃山初歸推排填戶求書至蘇頻那花詭日開誰踏閬階蒼蘚破海東仙吏一行來

圭美堂集卷八

詩七言律

甲辰首春友人自鹽城至得滋巷手書知其祔葬事畢喜賦長句

春風錦字破蒿萊馬鬣成封慰泝洄代國何勞乘槖贈鄭代公在國學有告貸誅葬者令以車來錢四十萬錢付之石卿堪笑挽舟回新年吉夢頻占鵲好客臨門正放梅爲爾身輕禁不得夕陽把酒一登臺

幽興

雲水心情豈有涯飄飄初下紫鸞車清宵短咏輸桃葉空腹臨池艷韭花纔放梅梢銜淺月新開堈面落輕霞朝來喜色眉間動又說仁明播詔麻

三月六日即事遣興

占盡春光傲紫虛捲簾清潤曉風初貧家易到無懷氏長日能銷有味書婢貢園新諸葛菜兒懸江餜鱠刀魚朝來又見眉端喜千里蘭言惠索居

安居

轉從寂寞見精神擾擾將車莫問津入座半爲求字客

敲門多是贈花人端居閒占書田富夜氣清銷酒國春
敢說道心容易長玄州紫府不須論

一暖茅檐荷　主恩誰將樂事付閒身唐詩看到僧無
可古隸摹從蔡有隣文字路途羞老馬雞豚鄉社拱親
臣石田辦得催租吏蕙帶荷衣日日春

春游

乾鵲檐前報曉晴郭門纔出眼先明一年春景成忙事
今日風光為野行塘水淺教難作浪山花好在不知名
歸來臥聽雲英奏夜課兒孫誦讀聲

題鹽城卞氏牡丹紀異

仙人漫上清平調才子休誇錦被堆五百年無新色樣
（棗疎辦單）十三世守舊根荄憑教異質渾如土只此丹心未
肯灰富貴從今題品誤忠貞門戶兩萑苑
香閣雕欄過眼空年年疎落對春風羞推冀國平頭紫
敢道楊家一捻紅百尺龍鱗輸茂節（移植便枯仍歸復活）千齡龜
筴並神功（冬月再花必作災祥）誰知卉木堪扶世不與齊諧志怪
同

芍藥

牡丹開後見繁花又覺風光拂檻斜失喜錦鋪連樹色
不妨春去正年華輿銷邗水圍金帶夢斷豐臺爛彩霞
誰壓晚芳成洛譜相期歲歲守山家

彭門座師以五月廿九日七十稱觴余將有都門
之役寄呈長句為壽

河朔傳觴自一軍後堂絲竹儗平分冰弦竟隔移情海
霖雨空慚出岫雲只想荷香飄舞袖徒勞柳翠拂征裠
十年門下還來客共把龍彫解縣文

夜坐

客去黃昏蜂散衙湘簾垂地掃晴沙晚風聲動琅玕竹
新月痕生茉莉花取次蟲吟偎砌草依微螢火上牕紗
誰家怨咽高樓笛滿抱秋思冷露華

盆松

遠心偏向後凋君盆供新從泰嶽分石髓一拳堪作伴
鶴空獨立想為羣茶聲認落澗根水香篆疑生覆頂雲
休笑支離短實甚蚍蜉欲撼徒紛紛

仲冬喜李廣卿館丈偕令弟上卿輿卿暨姍表鄧
幼季孝廉過訪留飲賦贈

齋尾雀噪簾櫳有客臨階禁步同中表並時稱顧陸
通家一笑是脣融襟題繭紙霜華白籌插螺巵夕照紅
韋得嚴關留雅會不須祝願石尤風

乙巳元日贈劉縣尹愚菴

報政新聲衆口傳陽回律動武城弦三農雪瑞盈殘臘
十日春光入舊年（元旦前十日立春）梅蕊香先金鼎麗酒波清
暎玉壺懸家家膏雨桑田徧不憶蓬萊近日邊（尹曾編纂啓聞）

清明前二日朝食罷貽書賴谷漫賦長句

野老盤餐日易消索居物換又餳簫頭虀脆截黃金段

辦豆森抽白玉苗舊卷温尋驚夢醒故人音信隔江潮
春風春雨年年有顏巷襟情共一瓢

閒興

何須種橘滿江洲可似山中萬戶侯墻下春叢諸葛菜
園邊露摘馬蘭頭腐餐一飽閒天地醫酒三杯卧斗牛
唯有睡餘羞嬾慢九歌訛字不曾讐

凉至

桑榆逐暖得閒身暫憶高冠辱侍臣未必流言全貝錦
須知投杼乃慈親風棱曲遞梅花信霜氣能生竹葉春

最是茅檐烘背日　九重欲獻道無因

贈菊

秋花浥露未香殘錦繡還從籬下觀高賞名賢題作隱
含英遷客比於蘭何曾經雨原如洗縱有新霜儘耐寒
最是東皐舒嘯處徑荒猶得並松看
歸去壺觴菊可人紅薇開罷竹籬新誰曾冒雨尋高致
自泛忘憂結古隣搖得輕枝風瀲蕩散來疎影月精神
莫言晩節香無幾直逼梅花占早春

偶成

多情樵斧喜搜林透網金鱗影自沉至味偏鍾晩食肉
天聲倒在無弦琴墻邊易見忘憂草耳際時聞解語禽
閉戶先生成獨笑東方一士寡参尋

詠古

天風吹嘯落塵寰鸞鳳遺音似可攀南國佳人空皓齒
東方一士好容顏椒蘭芳激千門厦齊魯青遥萬古山
耿耿不能盈一掬逝將枝葉與全刪（用朱子句）

十月得竹霤書並貽自畫山水二幀

袖中香草本無塵歳晩離思迹易陳白雁過來天遠近

黃花開老酒逡巡心遐諒少晨風翼門冷宜踈舊雨人
賴得南金雙有贈山堂掃翠滿懷春

甘懷園新築有贈即用賤辰枉祝原韻

風流上佐劇丰容新築城闉最後重矮屋彎環連洞壑
小山縮地九芙蓉臨池坐舞游天鵲潑墨晴飛破壁龍
老我杜門時欲往路迷多恐白雲封

歲序將終成日照以海鮮見餉並示三詩既和五
古二首復依韻酬其長句

鬖髮婆娑隙影侵輾勞飛札話升沉鑾金䏰鼓原無事

瑶海氷絃别有心自合凡夫迷綠字幾時百兩嫁青琴
春來報我登車信翹首蓬萊五色深

項濬齋歲暮以札幣來問却寄

顧影何堪日昃離江湖歲晚結愁思誰能命駕輕千里
恰喜梅花寄一枝曖曖曝綿春有信霏霏香篆字還奇
驪珠懷袖無窮意酒滿琴清月上時

寄金南廬

摩空翔鶴海天姿脉脉關河寄所思自有白雲輕衮繡
誰能青鬢抑蓴絲閒中事業千花麗忙裏光陰萬卷知

儗買漁舠隨畫舫吳山越水泛春時

丙午三月晦日答王遜功同年兼餉炭米

蹀躞東皇歲又賒金蘭常歎楚雲遮採懷復喜擊珠照
顧影俄開著眼花香艷紅羅炭名上方排鴨背飯抄白粲沁
靡牙懸知飽煖三冬足努力殘編報歲華

三弟以並蔕紅鳳仙花來寄次韻

名花來自白鷗鄉堯水猶難洗艶粧新葉臨風翻翠鳳
鮮衣濯雨並紅鸞紅鸞見韋莊詩雙飛社燕窺還住合蔕池蓮
老再香丘是蘭疤堪佐賞晚涼遲爾共相羊

同髙子奇暨三弟尋菊至盧氏卓氏黃氏家

秋賞還同春事忙尋花隨地有年光盧家門閉雙桐樹
卓氏籬開舊草堂錦爛全欺霜色冷泉澆猶帶露華香
城南叔度蹊間滿笑憶宗風第四娘

丁未六月暑雨獨坐

東嶽行雲去復來兀然物外且徘徊空齋半闢還從蟻
昨夜蚊聲竟是雷積雨易教蒼蘚合閑風猶攪紫薇開
晚涼盡醆玫瑰釀集木臨淵一放懷叶

答寄江幼曾學博

瑶札聯輝重講堂憐余息影逐榆桑知廿首宿空盤意
肯負風雩胄子行（用杜工部倣山縣學堂詩）玉軸新秋臨海嶽（來頗在湛
（水有崗刻）金英舊句艷湖湘（前在湖南多咏菊作句）門前東望長河水
渺渺何時一葦杭

秋眺

秋風一縷入枝節古觀高層最眼明賸有悲心輕楚調
愁無多興繼唐聲帖霞鴈陣長河影帶耶人家落照耕
歸嗅菊香三徑在壺觴深對酒痕清

偶書

毗蘭洲芥本天經娛母蛾眉豈定形那用蘇烏頭更白
何妨嬙冢草還青歸來未枉征夫路寂寞猶存問字亭
銷得山花和魯酒十年不守轉娉婷
空山雲起雨將成半畝廬間有八紘向予探經貧勝富
韓公得意老尤明洛中風月原無價海上絲桐別有情
會得員行方止趣休將棄世枉君平
閒中事業也崢嶸堪幸餘齡擁百城長日一庭花爛熳
狂書幾紙酒縱橫棗梨啖抵八龍鉞鼎飛看飛六鷁輕
敢陋東封云報國竊崇仁讓答昇平

誰能無事一牕前從賦歸來已十年梧竹文陰香茗夜
院庭清曉露蘭天塘抄日見勤民　詒家塾時新課子
篇唯冶太康良士戒盤盂几杖貴銘鐫

詠蠟梅

翠盃芬芳莫外尋孤山名號體鎔金無花時候香尤遠
積雪堦除色轉深詎我寡儲懸若磬重君晚節素為心
年來僵卧踈朋儔歲酒融融共一斟

戊申元日詠蠟梅

東風一夜轉韶華梅冷仍看蠟作花踈影日揺新橘柚

攢枝香綴小枇杷不煩驛使傳芳遠休把逋仙贈句誇
打疊歲寒心事就敢矜餘力冠春葩

自嘲

五載盤旋半畝居　清時禁網已云踈十洲幽探方輿
紀萬里程遥聖哲書自可山阿歌赤豹未妨河滸逐文
魚連宵更被莊生蝶幻引騰騰徧八虛

七夕陪王復菴同年旅館夜話時復菴晉副憲赴
京為贈長句

蓬門七夕正傳觴鵷鷺猶然問舊行已兆嚬乾作霖雨

還憐寂寞仰秋陽同歎安溪著作之精宦途久信揮蛛網別意何
煩駕鵲梁此去太平欣一德老民無復歎榆桑

中秋夜雨簡令民姪惜其悼亡

桂魄圓來聽雨聲東風吹斷西風晴原知事事心難遂
安得年年月盡明竹葉有情凝綠闇蓮花無語墜紅輕
姮娥豈忘游仙客一隅浮雲夢不成

和抑堂見貽原韻

龍行蠖屈自開收語嘿何分與道謀盡卷由旬同結夏
行河緣督似防秋枕流自分成嘉遯利涉真堪穩作舟

減得離情忠孝意簡書畏併倚門愁

抑堂小憩臧氏園亭約往夜話暢然有作

勞臣旌旆息塵囂候館臨河未覺遥飲吸蓮莚拋玉璲
戲撐絲網放銀鯈所得白魚悉縱之深篁不認常來路穩步能過獨木橋花窖松棚久寥落曾與抑堂聚飲處賓家花窖封氏假松殷勤
又荷夕陽招

秋意

辦得長鑱與短簑人間何事勝烟蘿少年好作鈞天夢
老節惟親擊壤歌夜半喬林風響厲朝來茂草露華多

一簾秋思從今古不礙閒聰貯太和
閒居觀物見時和往事騰騰味淵阿草木花時生意足
院庭空處太陽多雲堆晩夏偽峯石月淡中天錯彩波
最是遺經不相負春氷虎尾下平坡

對菊

漫天霜氣糝黃金采采籬花老故林半榻遠香清晝迥
一簾疎影夜燈深應呼野客臨風醉那負先生冒雨尋
鄭重無弦琴在壁知君能譜歲寒心

書意

自笑原無憂可埋我生何事待安排石泉幸未辭幽耳
田父從來有好懷客至微嫌花礙路坐慵翻愛草侵堦
書聲誰遣多酬唱滿地吟蟲半部蛙

菊歎

金英花爛聳高枝桃李同芳笑滿蹊近日名園爭窈窕
向來野客自棲迷可堪捉徑盧藏用怕有移文孔稚圭
眷我籬根殘瘦本寒燈細雨對吟嘶

書意

家在陵山第一隈誰將心事惹塵埃書中文綺花千本

檻外長河酒一杯容自不來加雨謝門原常閉偶風開
安居久斷游仙夢不信蓬萊勝草萊
幽處誰將塵事除桑榆歎擲景光虛迢遞使至催回札
宛轉人來索拙書避日灌花教早起迎寒釀酒看新儲
杜陵老大妻孥戀空說禪房心地初
守分安閒即隱淪城隅風味一荒村羊裘老子星猶爛
蠟李先生井久晉蝶瞑烟寒棲菊檻雀窺簾下飲荷盆
人生位置煩天定漫把潛夫仔細論
八極神遊未有涯九州閒處是吾家蝶迷花影遼遼夢

鴈帶晴風字字斜把卷疑團墮烟霧懷人霜氣老蒹葭
莫教草次頹陽去炳燭容與問歲華
自是時中聖所臧世間榮辱豈行藏求人到底為謀淺
反己由來取味長簷菊攏枝迎雨氣牕蠅彈紙趁曦光
小車行處能觀物安樂從來在洛陽
坦然斗室靜紛拏何必雲峯讓泰華清夢久同花上蝶
無疑寧見酒中蛇齊諧志怪都常事老子韓非任一家
閱盡世情心似水虛舟日日泛靈槎
顧影桑榆歲月虛生涯渡落幸樵漁從來不道事功易

到底難回心地初蠖屈情關天下士蟫枯老殉篋中書
龜頭陋室堪銘處漫笑雲亭與草廬
自笑扶犂手不倫折揚一曲頌　皇仁久從豹步迎山
鬼靜玩蠹經養谷神草箔縷香金御氣鑪坡鶴草拂煤
塵心疑鼓腹含哺詠本是唐堯老侍臣

答心友代柬

江湖渺渺結愁思欵乃書來問者誰秋月易孤恭語亂
寒雲不動鴈行遲世情曲折原多故吾道艱危定不疑
新酒熟時菊正放人生只合老東籬

己酉晚春

又是東風好歲華全疑春色在吾家竹長影外飄新燕
茶熟聲中掃落花西討羌戎恬市里東治江海奠桑麻
太平擊壤心何事駑馬還矜勝渥洼

田家

田家氣味近巖阿倍覺年豐景物和麥子黃時蝶翅粉
棗花香裏牧兒歌炎風茅舍村沽軟長日陂池柳蔭多
只笑邠人少庶讓千倉百室祝婆娑

曉起

添衣五月覺凉生曉起雲陰障碧空傾耳有聲簾外雨
吹書欲動硯頭風誰憐餘夢還樓訟 且喜疎花尚逗紅
漫道閒居閒不了紛來詩思滿房櫳

閒興

十年不泛斗牛槎上下林狙任獲拏正以坦夷酬險仄
誰從枯落見芳華堦前易長妨行草廊下偏開不穉花
唯有蓬心危獨處一經準當倚叢麻

幽情

山堂似比水尤明最是閒居見物情酒伴強人先自醉

碁兵舍已只貪羸雨餘蝸度銀泥路風過蕉鏗玉磬聲
漫道奢華貧士少還能插架擁書城

庚戌立春日口占

閒逐東皇隔歲來節在己酉十二月二十七日石欄淑氣醒枯荄粗
能人境無車馬倍覺歸身贍草萊硯沼氷從幽幌泮梅
瓶蕊就煖窗開尤私展卷欣欣意靜裏春先萬物回

立春次日閱塘抄喜賦

寶訓雷轟傾耳仁雕金編貝豈堪論九幽不漏三光照
一紙能回萬國春久訝鸞凰狎狐鼠縱餘豺虎化麒麟
堯天舜日桑榆暖自換頭銜號古民

題齋壁

舊巢風雨守淒淒桂醑芸編老屋低蝶賦尊前沉金粉
蟫埋書裏煥銀泥愛閒真是憂堪忘寡怨原無怒可齊
客去歌吟聲滿聽東家知在隔墻西
倒翻海浪拂埃塵蘭佩蕭然閉户身鸞鶴已從排羽駕
蛟龍何用還梁津熱爐灰蘊疑無火冬萼開遲反遇春
最是絳雲舒卷在不妨領畧獨閒人

答汪少司農荇洲先生札問水災並志懷思

老屋猶揩枕隴頭感勞飛札問陽侯立看周禮行荒政
徧荷堯天失淪流夢舊尚同花事識懷人空對鴈來
秋最憐淮浦陵山月一片清光兩地愁

偶感

七尺昂藏狎五湖枝求息處盡平途離禪自有須彌柱
反已當輕六甲符處賤由來工玉汝不躬恐已失金夫
西城半角荒園樹穩帖寒巢下晚烏

辛亥二月朔繙閱書帙得安溪先生保定行臺元
夜同孫莪山諸子觴月八柏軒詩僕指與末座

時已三十三年先生騎箕尾十四年矣感愴追

和用韓吏部原韻

赤文零落隅音塵憶上仙航賀紫綸柯斧不存看未了
海山猶幸到曾頻徒充聖籍三千數多占人寰十四春
有味閒年宜炳燭當時元老羨收身

九日閒居感懷

今朝霜淨益淒清難遇重陽一日晴籬菊蕭疎淹蝶夢
院庭空寂厲鴻聲累編學字臨殘照應客求書命短藥
莫羨登山呼酒興十年閒得本崢嶸

秋末書齋閒坐聞流丐乞食

巡檐亂菊也生姿簇簇頹黃暎短籬楚地秋來多感興
堯年水後減花枝老懷較向淹中切衡眖偏當若下私
賸有驚心鴻羽過鳴聲易惹上穹知

記師訓

餘年佳興正從容蕭遠閒身占海東社酒如傾仙掌露
官船章阻石尤風澄懷有觸多書味訟過能勤近聖功
日夜坦然形影在千秋畢世與今同（末句即安溪先生札內語）

自讜

十載詞曹抱犢耕誰開堂以賜閒名鄰齋氏族原東海
帶郭方隅笑北城喜雪生來寒骨相愛花不似老風情
怒猊渴驥吾宗事日日臨池愧不成

冬至渡漕河掃墓

堤閣沿洄疊斗門蕭條欅栁認前村霧霏雨屑迷山影
氷剪霜棱壓草痕疏水功遲劉老澗贈花人近沈家屯
懷裏過後陽來復岳牧端能播 聖恩（謂撫軍尹公）
晷影初長氷未堅水荒民氣復 堯天重陰鴈過知無
雨上冢人多驗有年慶縮虬松村塢靜歲甤驢袋草橋

懸歸歟晴日霜田斸花放茶梅正午前

望弟與兒歸

骨肉思還望遠頻凍雲寒月少精神正當稚子迎門笑
不見征夫適語真冬尾全疑無歲事足音入聽總歸人
圍爐想是明朝喜夜半燈花穗穗新

壬子初夏偶題

百卉芳菲庶子觀一年一度再華難人情熱處忙奔馬
我意閒時漫倚欄入夏尚留全樹錦三春多賴勒花寒
後先冷暖君休訝早歲何如耐久看

題齋壁

曳險寧妨一節身蕭然三徑想先民則年春益農桑老小院風清竹栢真失馬原無瓢瓦怨同心不少斷金人惟餘嬾嫚中宵媿六籍何曾算問津

余謝館職十五年矣三弟癸巳雋後家駒無入秋闈者兄子韶之次子學清今方往應鄉試七月九日小具盤餐一堂合酌午過雲蒸大作雨勢俄而陰翳全消月輝布席喜成倡句索三弟和篇

傳薪豈問不然灰坐看乘槎興復回同氣芳猶聯桂萼晚香風又動蘭荄殘編世業三支競接地雲陰一笑開來月戰文原此夕娥輝先已湛深盃

依韻酬同年須鳳苞宗丞見寄

升沉擾擾許心同再過蓬廬僻海東　聖代共瞻麟鳳日去年鳳見易州今年麟生鉅野此身原任馬牛風酒狂莸壺長沙策鳳苞曾言而征應用僉城方累余喜所見略同面熱慚呼太史公謂自閉户課兒天所賜車無輪轂舸無篷

也甘靡靡俗流同遞挽江河不倒求老我守林存夜氣壯君見獵露英風竟從息影雲歸岫不數凌烟爵上公最是秋光聊賞汎小溪舴艋一蒲篷

夔龍巢許將無同野飲籬閒賸菊東改屋前邊頹斁雨住船時節打頭風無勞文舉藏張儉漫向陶朱認范公漁艇寒江簑笠好恬看海艦鼓高篷

癸丑正月六日夜夢室中榴花初開與黄楊同作盆供朦朧得中兩聯醒後足成四韻

朦朧幽意忽相關花事參横斗室間熜靚晴搖紅灼灼帷深雲疊綠斑斑偶然客過能勾飲時引文思不耐閒

懷抱未開年節換今宵粗識好春還

歸鍾別駕所藏唐子畏畫卷奉簡長句即依子畏題畫原韻

馳毫灑墨見前修心手相師取徑幽野水鋪光欹柳畔遠山叠翠禿松頭不容言說充然意正敞軒楹一片秋趙壁誰云歸妙跡醒時思味夢中游

方石川同年令姪洵遠以所畫山水寄贈並系以詩答謝

㥯友方干想令儀清門蘭玉復華滋仲容並世原林秀

庠詁前身又畫師佳客賞酣無事酒閑門飽作遠游詩
兒曹更欲搜東絹王宰難留水石奇

答宗元春國

札辭兩妙儼唐蹤世好從知慶所鍾字勢流風動金石杜工部稱李北海句詩葩出水蒨芙蓉太白詩如出水芙蓉丹山有穴雛皆鳳雲氣常噓種是龍宗哀九原含笑處浣溪酷愛汝陽封

偶書

日行髙度蔭虛廊簾捲眉閑底事忙名集縢緘新刻樣

賢臣塘報謝　恩章幾枝榴火炎天色一朶蘭花滿院香最是微凉消受處薰風陣陣讀書堂

甲寅九日依韻答喬介夫

吳苔詩格配王灣對菊懷人秋水問花徑好賓成隔歲綢繆舊句憶看山去年介夫招訪淡次及余罷官時往游兩山溶踊有詩見贈未寄因書臆留玩為別繼無風雨誰爲會笑把茱萸映醉顔鄭重巨卿千里約月明且莫閑柴關介夫詩有仍欲扣關過訪語

乙卯午節姪男韶家盆荷忽開一花揆之氣候早半月餘英仲子學清將應試秋闈觀者或以為瑞觴際成詩索三弟及汝峯和之

一朶猩紅午日蓮魁芳蒲艾酒盃寬朱鱗光躍榴花艷秋兔祥徵桂蕚丹漫道文人誇玉井先幻游客駐金鞍即今出水初陽麗堪憶當年太液觀

丙辰三月廿七京師邸夜夢書齋盆中水菊一朶穆亭見過呼小奚問云此是曲江紅種乎小奚諾之未幾即寤

斗室晴牕暖意烘孤撑猩血點芳叢歷經寒歲千崖雪何處茱萸一捻紅叢稱南榮傳貴格菊以叢盛置南然受風日開春種之

炊烟西泛總融風宵來我友香心晚共認濃春造化功

令民姪登第喜賦

昨夜春陽入鬢絲朝欣蕊榜放佳期十年風雨譚經久三世馨聞食報宜椰陌齊開八駿足梧岡高刷九苞儀祖宗功德原叨廕大耋來同宴後卮新乘泰運倍明昌莫比儕流鵷鷺行閩海文規儗鄒魯令民年來篤志安溪之學江陰表薦壯巖廊楊江陰指名上薦遂選詞林簪裾敢負詩書業姓字須標史冊光老幸雲程看萬里贈言不覺露肝腸

九月末旬送絅齋往易州

恩湛餘齡結古歡髫童知契尚金蘭文章猶待磨礲定
尤悔相規樂石難秋老幾曾經月别歸程遥擬小春殘
却思行役關忠孝下馬擎杯帶雪乾

圭美堂集卷九

詩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送宋山言督學兩浙

敷教原家世觀文播 聖謨 恩光優舊德經術煥新
圖井野纔徵士吳山又領儒茲行宣典訓不日雜榛蕪
書義彛倫繫心聲禮樂俱燕臺先市駿滄海莫遺珠猶
憶同桃李今憇别驪駕文章為案牘縱拔占宮牆似剪
溪山賜尤便詩禮趨清風原有闕藻鑑已名湖橋古方
酬力初心詎肯辜政成膺上賞麟鳳際軒虞

都統趙公以勲冑累建戰功與平吳逆遂留鎮滇
南勤瘁以卒蒙 恩優卹未荷易名嗣君總督
河道積誠陳請 予謚襄勤為紀盛四十二韻

聖治先忠義人閒有孝揚易名崇追錫鴻典會重光家
勞山河在國楨杞梓良終軍雖弱小祖逖竟昂藏猛士
知神駿材官失蹶張大都開股慄伊孰並肩行虎嘯騰
風力星寒拂劒鋩汾雲邊幕黑朔吹塞沙黄烽戍連巴
子車書走夜郎門庭容莽伏蛇豕更陸梁專閫雷轟耳
乘鋒穎出囊軍容新虎竹戰格舊龍驤惟有横衡過蕪

能決勝長子龍擠漢水充國制河湟浪靜昆明地霧蘇
劫火埸遺氛芟草蔓作鎮固金湯鑾服銷頑梗虞廷肅
拜颺人欣冬日近天落將星忙忠武全無恨文淵已返
喪　帝恩誠悼卹天意想徵茫不待公侯復旋看似續
昌父書羞漫讀先訓見於墻聳壑昻千尺超羣臨八荒
長驅輕定遠小試類王祥成績環江國高牙盡海疆名
聳依泰嶽寵重寄宣防春漾桃花靜秋平鍬子狂共稱
為代傑即此是家慶報本惟精白陳情向上蒼淋漓言
怵耳哽咽淚潸裳愁乃勲猶在欽哉篤不忘當年　遂

葬祭此日　予勤襄緣字宣幽宅丹心炯太常鼇頭知
不朽馬革轉生香潛德孚公議明徵煥　國章法同貞
悳合榮比順平強（趙雲追謚順平侯時論榮之）　興國森貔虎靈山穴
鳳皇義峯何嵂屼孝水自汪洋寒雪陽和釀紹庭青史
芳風雲推兩代日月麗三綱受者銘金石聞之滌肺腸
聖朝留盛事千載永相望

　恭賦　御製吹律考中聲十二韻

表影剛如度葭灰動一陽書雲摽令節迎日爛　宸章
因識天心正從知　帝道昌休徵符太史乙夜見羲皇
侯變黃鍾合音調翠管香潛雷冲地氣互酒味天漿希
淡無為像平中有道將心原印周孔聲自叶宮商履節
眞相應吉禎未可量御龍回舊蹕儀鳳下新篁幸際河
圖見何須寶鼎祥禹陰方愛惜午漏正初長

　鶴羽扇

鶴羽堪為扇編成意已幽參差還比翼轇轕自騈頭緝
雉文方亞披紗薄共浮元規塵障少諸葛羽儀留本叶
占風性應無執熱憂南薰長在手不羨五湖秋

　詠新竹十二韻

渭川遺種在淨直出牆隅自有千尋勢何堪一日無凉
生風瑣細影帶月扶踈籜委文蛇蛻碧齊翩鳳梧參天
雖有待拔地不嫌孤截管雲門奏垂竿任子徒已能持
節槩漸可繞鵷雛憶昔栽移始辛勤畚鍤殊封泥平幹
本築隴護鞭鬚醉日仍探曆禎方預作圖平安勤有報
嘯詠始能俱雨露園翁手時時仗爾扶

　賦得齊河千里曉橫銀

天際靈潮近無聲落九垓斗杓斟不盡風力砥難迴浩
蕩晴霄麗空濛曉霧開榮光分露掌素色接天臺濯錦

和雲亂浮槎舞雪來為章徽吉壽考多士仰昭回

送同門李思亭聞母示微疾歸省

需次來京邑淹留歷歲時每因文酒讌欣把蕙蘭枝方擬過無度何緣去有期眉黄鄉國盼心動旆旗隨雪舞梅花糝江寒竹葉危雲從望中近日向愛邊遲萊服誠堪慰潘輿或可移清平祿養好為誦白華詩

紅苗歸化恭紀二十韻

再見堯天大纔知禹服長紅苗隨下吏赤縣到深篁雖是寰中地難稱腹裏疆于今始開闢自古未馴良景運

關成命深仁見我　皇檄休傳父老策不用河湟慎重持兵力從容固禮防惟移今鎮筸誰問漢辰陽紅苗本漢地舊以五寨司為門戶康熙年改鎮移沅州總兵駐劄鎮筸遂爾千村出何煩五寨強摯拳誓歸化斷髮永尊王恐後傾幽峒爭先躡複岡雎盱猜漢語顛倒著冠裳近壤依夔子雄心失夜郎猿猱奉丁帖鵝鸞詩封章巽事滕書冊新聞詫職方天甘呈輿衍地敢任包藏昨喜　恩無度　嚴綸官有常清風共知輿戴日不分光保泰寧屯潤凝庥定繫桑從茲看德讓千羽舞行行

春雨從心期　上躬禱黑龍潭甘澤應時恭賦十六韻

未覺從心陽久深欽　軫邮頻疚心憐庶正典玉肅明禋尚顧齋宮逸仍催法駕陳桂旗前電繞芝蓋引雲屯曠野暄無際靈湫儼有神誰能限三日便似應當旬繁密初臨夜淋浪竟徹晨鶴鋒高氷溺龍骨徧通津桃荚隨時淡槐芽一色新清和宜導夏薄冷欲留春霧護青畦嫩風披碧浪勻祈年先示兆樂歲定無倫舞學雩陵燕功輕版築人殷憂開化育生意滿　皇仁饒有絲絲影

遲當杲杲辰萬方將獻壽會淨九衢塵

恭賦　御製烟輕柳未絲十韻

烟柳迎初候風光似有期等閒吟眺遠到處物華滋天際憐新靄臺邊認故枝差將青淡漠胡尚靜乖乖拂曙低小郭撩寒對水湄村炊任抵直草色並依遲薄霧猶嫌重柬風且漫吹濇於騰野馬瘦莫鬬腰肢轉盼籠花潤旋誇弄日宜氤氳油蘇膩爛熳釣綸隨回想春陽始彌欣大化熙希聲符太古侍臘靜無為缺

初秋　上駐蹕口外湯泉恭紀十二韻

秋省留温谷邊垣駐耿光每從　天仗過彌識地靈長
雲護丹砂井烟含碧玉漿蒸騰龍虎氣歆薄蕙蘭香樹
接離宮影（去熱河行宮不遠）旌分獵騎行樂聲雜番部上俗問
名王睎髮臨魚檻風衣倚石床五行兼水火四序併炎
凉新德宜靈液寒垣即　帝鄉茸茸幔城地簇簇羽林
郎背起驪山殿寧同洛水觴仍聞大風咏河漢仰　宸
章

西山積雪

瑞雪經時在西山入望匀眾風吹不散初日照逾新松

粒留天界雲容失地垠樓臺爭氣色水月亞精神幾道
泉為玉雙標闕是銀静堪參太古清稱卧高人一簣勤
依案如坻兆取陳陰森生意足青碧釀前春

送許海寧宗伯致政歸里二十二韻

越棹輕千里堯年正五旬懸車明盛事樂志太平身有
美　恩華備無慙本末純　睿情留振藻儲翼選敦仁
化澤南邦雨官聯北闕春績成兼内外器利一專屯自
上河平頌旋司地部緡六卿專爵秩再命典神人顯鐵
希聞論文章擬返醇隱之無媛席叔達久嬰鱗稱得名

儒薦（薦自安溪先生）完成下榻因（先生初下榻於鄒蔚州先生第）方儀感鳳瑞
遠與片鷗馴學想甘盤舊詩榮賀監新湖光鑑毛髮松
色上衣巾醉入耆英社閒乘渭叟綸詩書當歌舞禮讓
狎鄉隣客命舲翁報濤看戰馬馱棟華鮮鼎照前氣滿
芳津廊廟深懸戀烟波　賜老臣引年符古義仰範重
洪鈞躑躅宮牆仞蒙茸藥籠塵願徵三老近早晚御蒲
輪

賦得潤物細無聲

微雨乘春令紛紛向夜陰已能宣木德不用借雷音影

落明缸小清分遠漏沉新塘舒柳線舊隴認秧針帝力
催三事田家抵萬金陽光雲外照隱識化工心

怡園楸花

舊德空齋迥繁陰落半區高花羣冉映危榦曲欄扶蒸
粤輕疑墮清芬濃欲無點脂匀蝶粉抽絮吐蜂鬚碁響
球簾碎藤垂別架虛城南餘咏在不覺酒傾壺

梅定九先生壬辰年八十大壽安溪師祝嘏有作
同人繼聲余經歲補獻三十四韻

文望北樓近靈源宛水長巨人寧世出絶藝得明揚憶

昔燕臺畔常依泰嶽旁大文彌亹亹陸緒起茫茫榮祿輊三緃中西貫九章賦言驚紙貴（先生有璿璣玉衡賦擬作一時競傳）儀製重金相（先生自製儀盤十數面妙出歐邏良工之上）思至神來告疲因樂此忘發蒙工啟鑰開誨必傾囊異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場棠蔭三間屋（蔭棠軒在保定撫署）荷清十畝塘（保定城西有蓮花池）藉糟如戀戀嗣句亦煌煌鄒衍談無忤弈秋局對張寃徒設精核到處有和光但覺餘歡愛何曾見否臧逍遙榮啟樂擺落接輿狂諧世原無意潛修自日彰上船　天子召操筆冢卿行（冊次給草札與安溪先生）

同時試詩律

帝謂憐龍馬雲書舞鳳皇身名隱猶見志業老逾強別後山川闊塵中日月忙慇懃新夢想歷落舊心腸奉　詔元孫至欣聞八袠康紅藤雖在手白日不依床祠壞貧謀徙困空餓救荒感歎真不已酬報那能量宗黨今安堵新宮已上梁家鄉來且藉異數　賜賢良鷹隼辭絛鏃驊騮始服襄勞生遲祝頌期月念旁皇道氣瞻猶紫秋花看又黃年頭過渭水僭面換昭陽逃譴誠無計排嘲或有方少微承朗曜欲趁萬年觴

癸巳十二月廿八日　上躬祭太廟恭紀

聖祚垂衣久神宮合饗誠當時敦本始備禮答昇平鑾路風威靜齋寮雪意清班聯齊象隊更點趁雞鳴連扣霜鐘徹雙移蠟炬明從官徵辨影步輦肅無聲玉瓚三登獻雲門九奏成星光低劍珮松翠上旃旌香任壎邊繞曦從殿角生嘉祥臻歲晚泰道際陽亨純嘏三才會歡心萬國傾仍聞祈穀　詔親祭下春耕

安溪先生讌集命賦陶然亭秋望限韻

勝地公餘憩尋秋躡此亭流光隨蟋蟀遠意有榛苓雲去山皆見飇生樹可聽已當辭燕社何處得鴻冥斷水

懸孤岸高城落半坰鳥馴時下砌魚靜不開渟氣識函關紫眸留阮籍青露寒蠅掃跡風緊鶴梳翎意自無言喻杯難到手停甘紅繙荔譜香碧試茶經豈是芳時短渾忘明德馨清言各領取座右足箴銘

咏牆隅小竹用杜工部贈韋左丞韻

無心直節見不是虛空身除地何言陋栽根多用陳渭川千畝種湘水二妃神弄影臨風好初移得雨親抽枝將計个出笋不分隣碧管垂華藻青漿漱玉津斗標誠灑落意味亦清淳自可銘勳伐何妨寄隱淪評茶開若

褰釀酒賽梨春掩映籬縈蔓輕飈榻掃塵興言從有斐
弱植忘艱辛肉食千種鄙寒梢萬丈伸漫裁黃帝管倚
釣太公鱗王子期同愛文家覔寫眞入林誠不厭改歲
喜如新歸動淇泉思餐憐大守貧楚吟雖戀趙趙璧且
留秦蓼岸南山曲盆池漢水濱高松堪作友鄰卉總爲
臣良實雖嫌晚還期鳳下馴

壽父執高翁不危先生九十和安溪師原韻

耄齒欣初度賓筵浮綠爪土風雖稍變耆舊未全差褐
服三親賴儒冠百里華猾胥聲色歛貧友意言誇小諾

猶盟券常令總法家頗如逐鳥雀疇與拔泥沙金鏤河
塘鯉紅鮮海市蝦晉觴方足繫祈壽敢心遐百歲吾歸
祝誰云杖屨賒

送逢麿菴視學秦中

夙是王孫貴西掄帝里英玉堂　恩禮重寶䕺孝忠并
聖意同謀帥賢材合彙征陽春占候早（以十月啟行）氷雪向
人清國士先秋賓泰風本夏聲況當無戰日（正有西師）應際
獻囚榮胄子來佳氣（用杜工部衡山新學堂詩）霜葭識古情（用詩注周禮
采泰係）政成齊樂菩思服詠周京

庚寅十一月廿九日瑞雪霑洽安溪先生首唱命
同門諸士和韻

微陽七日後（冬至至廿九纔七日）應候六花眞一色寒雲醸同看
大地新空明幾玩月清影未凌晨盡踏羣山玉旋消萬
斛塵牙籤仍闇夜氷署且閒身何自回溪棹徒偕立雪
人近瞻鋪冀野遥想徧江濱定以無爺告寧關秉火神
風先高栁絮氣結曲塘銀寒沍疇方若恩膏易不屯儁
芙鹽可儗郢客唱誰因高調韓公在鶩看賀及民（韓魏公有忽驚盈尺及民寃之句題云玉
子十一月二十九日時雪方洽）

再和前韻

應候恩方飫凝寒氣自眞清空心不染晃耀眼全新晦
夜疑生月嚴更訝早晨千山都有色九陌倏無塵殿角
迷烏影籬邊隱鶴身調羹鹽作味瞨讀玉爲人道峻程
門裏思輕剡水濱魏公同得句田祖預稱神昨降蠲除
詔籌分帑藏銀　廟謨無或闕天澤亦難屯後樂鈞衡
意吹豳雅頌因　鑾輿東望去猶復省窮民

送張志尹前輩歸櫬常德

嶺表文星爛江鄉教澤留龍泉看利器鵬海絕中流疑

訝成朝槿功名祗泛漚春風號萬彙秋水失雙眸貧業
淒孤櫬羈魂下片鷗惟餘公論在清漢與揚休

贈同年尚錢塘衣亭

御李慚聯璧分符羨拔鯨一經原逸足百里又英聲冀
野應騰駿苕溪好濯纓用廉公作本乎上下惟誠孫幹
千尋直真鋼百鍊精自憐癒慶癖特重潁川名言領冶
平要秋看景物清孤山梅韻古湖水鏡光瑩開濟高鵬
上聯携朔鴈鳴海濱鄒魯近用安溪師一節勉忠貞

排悶

天門客有夢已作十年醒淺障扶沙堞長河抱草亭高
鴻無近爪威鳳刷修翎香裊飛雲篆花開集錦屏卷中
味留黍身外事浮萍五石瓠空泛千頭橘未青名安薰
人籍隱占少微星感物畦香草收心刻座銘芰荷衣粲
粲風竹韻泠泠天立無言教心輕卻老經醉從止酒得
琴向不絃聽神會原無際當前意萬齡

安居

半畝藏頭處羞人翰藻誇有衣空點墨無地復容花稚
僕塗娸字娥孫護草芽露香盤剝棗氣寫器茗茶逐友

來魂夢殘經老歲華占疑行有尚絃譜思無邪陋質誠
黔技奇情忽嗜痂影勾沙際弩幻惹酒中蛇皓月當頭
見浮雲未眼遮回甘親諫果不食玩匏瓜警枕鷄晨噪
薦衾蜂晚衙寶存平旦氣清夜足丹砂

聞鳳苞歸信

君歸期已定信至為陶陶海潤原霄漢身輕自羽毛月
移雙槳近風入一帆高久別髭鬚換端居寤寐勞護霜
留晚菊臨甕選南醪玉筍排姬頰金花亂薛濤所言非
世事得意共蓬蒿好客貧家過風流早自豪

喜雨

大德歸鈞軸甘霖勞鼎司今春何重幸雨雨總知時杲
杲頻徯望欣欣倍覺私輕雷抽宿本餘霤濯新枝復助
雲陰潤還邀霽旭窺擎看深盞滿拯驗一犁奇農腹應
高鼓廚婆不冷炊秋期為麥報彌眺盡揚旗

庚戌二月晦喜雨

雲漢憂何極青稞不肯長連朝空作勢漲響忽鳴廊疎
寄終蒙霧虛徐已浸塘巽雲崩陣馬蹴雀哄饑粮續蠟
聽更永添裘伴夜涼沈沈滋潤意直欲理倉箱

春游十六韻

閒身真富貴春色大才華嫩栁離人態寒梅静者花換裘風拌撒輕笠雨欹斜鷗影猶藏樹蜂聲欲向衙女筐蕨芽短村塾竹門邪帶郭籠山霧遥天帖水霞驕騮破新緣側燕剪平沙背錦虛叢句頭綱想試茶詠歸樵唱斷暖塢酒旗遮疎落殘行鴈高低亂點鴉慵情得緩步好事轉貧家羲麗蒸移榻娥黄厚潑葩竭喉凉杏粥傅火耿總紗松菊陶潜戀梨桃庾信誇隣居東魯近遯宅西城嘉意願隨時足風光不用賒

辛亥冬夜偶成

十四年旋過時聞蹶蟻譁疎狂宜獨處閒散似浮家更事恬亡馬探經勝倚麻點衣偏滌硯刺手復修花天道常恢網人生詎有涯荒園纔半畝穩棲舊巢鴉

冬夜書懷

陋巷無多屋清閒不是貧家門城北似郡氏海東親儀帶文堪賣堈醪月可賓世情今若古書味舊能新訟過碌章泛高稱嬾病真江山空有憶儔輩殆無人發興漫天悲懷　恩大地春遠溟吾友在欲語道何因以上五言

暢春園啟奏内閣部院諸臣　賜食於澹寧居恭紀十韻

官聯喜向衙朝早天上傳餐賜從臣豈有和羹參造化只欣調膳播陽春香燈欲落千盤麗絲勝還沾百果頻花萼樓中烟正裊茅茨墻下草將匀從容委佩留青瑣步屧晴曛帶綠蘋山黛遠銜梅尚淺地光欲動栁方新歡憑淑氣聯行袂飽看斜陽趁去人賤有歸遺矜滿橐何妨隨侍濟芳茵三登已報豐年日四海恰逢無事辰叨飫　聖明何以答遥風無逸競前陳

九日成絅齋招集友人黒窯廠登高限韻

中秋把盞渾如昨步屧重陽約再申市遠已無灰作洞臺空隨便草為茵盤筵絡繹斜千嶂林樹蕭疎老四隣烏帽緣尊臨晚歲黄花白日暫閒身何妨小卧支殘醉莫試先行慈共嗔已近寒涼難後會恰無風雨亦前因羈懷怯報雞聲遠鄉思遥有鴈字陳定拚衣單凌冷露如吟花落餞餘春歡情又得逢開口好句誰歌換主人向香山九日有滿把黄枝歸步緩年來發興此為真當筵擬主人句

鍾别駕洛聯偕其兄進士勵假見贈濁酒白菊口

占六韻招之來賞

勞勞戸外滿塵埃自守枯蟫昵草萊何地有花詩在口幾家無事酒盈杯松醪甕餉兒鵞色霜蕊叢分老蚌胎晩想山公騎馬醉預邀仙令駕鳧來（勵暇詩除邑侯）胸中流水琴心遠屋裏青山畫卷開倘幸明年羞好客（太白云貧家羞好客）雪前還共一登臺（以上七言）

圭美堂集卷十

詩（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寄暢園十詠

宸翰堂

錫山錮靈府佳氣團山楹雲章蟠太虛果然天下清（古銘云有錫爭天下兵無錫寧天下清）

嘉樹堂（在池上）

素從生秋陰古木羅階礼山靜夕陽時月落滄波裏

清賞亭（在澗上）

時采山水音吾自有幽耳昨日縱孤遊朋來亦可喜

三疊泉

淙淙石竇響何以喧孤吟有時月明中來聽無絃琴

鶴步灘

獨行印鶴跡明砂亦綽約夜來羽衣人轉問吾游樂

知魚檻

魚樂即我樂莊生猶彼此莫問濠梁人知魚毋乃是

卧雲堂

片片觸石來坐對檐牙迴須臾風吹開掛在古樟頂（堂下）

古樟一株為數百年物

天香小閣

不知桂有華與襟開晴翠夜來登小閣閣中月露氣

清川華薄

素波去可即雜花遠難象叢叢生烟霧出沒風波上

大石山房

太湖家邊石開簾得蒼筍當時醉吟翁辛勤移五片

題蔣西谷同門畫蘭

誰作幽人操竟為王者香清馨知竟體偶自寫風光

田家

池面高楊柳園頭翠竹枝遠山橫淺黛小閣最相宜

幽懷

庭宇沐清陰曉起澹無慮捲簾苔草香日日瀉蘭露
永日垂湘簾淵默入太素偶然紫薇花蜂蝶閒無數
畫家貴寫生新篁影修修風來月下時反說文湖州
昨風吹花開今風吹花落開落花年年春風那好惡
桃花女郎嬉花落實繁疏冰盤薦青紅何如花時色
三月無雨澤垂簾更掩門花事豈不惜春風多埃塵
隣翁早欵户野蜂先到廊牆垣遮不住風攪露蘭香
新芻揭河防爨木毀成器借問周子牕生意猶存未
園邊千樹紅狂飈驅飛絮扼花隔重帘落盡無風處
澗谷遮幽芳山中人始見細石俯前流自洗春風面
新製萬里聲殯者泣鬼語道旁牧羊兒聞作歡場舞
兀上古城頭遠草生微綠東風最關人不須儂歡曲

臘月九日夢中絕句

木榻閒閒神茶餘睡常知三漱九扣齒聲響臨牕煖

題陳軒成禪悅圖

輝赫宰官身儒佛不同調繞復悟因塵曾惹天女笑

題金北山雙桐小照

君殆示地文我恍聞天語閒是大經綸請看棲鳳處 以上五言

送張竹坡入都兼柬友

霜華菊蕊一籬新偏苦離情促去輪寄語主人花下別
何曾頻憶海棠春

京邸題董思白畫冊

憑隱西河屋幾間數株松柏拂闌干故園隔在千山外

細把林巒畫裏看

海淀紀事

金盤擎得出　天家苑外傳呼飛鞚斜明滅雕鞍深樹
裏黃門分遣賜枇杷

宿芙蕖秋水軒步何義文韻

微風纔度柳梢頭幾畝荷香一榻秋記取淹留清賞地
月輪東挂火西流

迎　鑾曲

一縷金風萬寶成雲屯露積暢　皇情吹豳只訝豐年

雪不用來春再省耕

黃幕朱輪山翠長白雲紅樹滿秋陽懸知景物歸詩料
聖藻還添六六章（御製有熱河三十六景詩）

荊南式廓有苗平舜日堯天再見明行樂應誇新部好
太常初譜舞干聲

鴈聲斗上送新寒直北霜飈到塞寬累日自南吹不斷
天風偏亦解迎　鑾

次第司儀禮上穹黃門飛鞚過壓紅預知心近螭頭日
先覺春生豹尾風

贈寧先瓶荷時餞坤掌南歸

丹日扶疎麗五枝吹塵疊水汗凝持那堪折向同心客
惹取離情入斷絲

癸巳夏日安溪座師蒙　賜玉泉山泉水日兩器

謹次湯院長原韻紀事

滷水曾驚驛使煩春波併注沸湯溫（師前歲恣假溫湯泉又命馳驛）
（取冋水流之得無）那知東海無邊澤又酌西山不竭源
真贋還能品別無中官　嚴詔下行都（古敢攙入別水者罪不赦）
故知綸閣氷心在日日雙清照玉壺

微傾似滴千花露滿注渾疑一片氷簾外碁聲乚棙過
應教六月失炎蒸

注鼎流匙溢玉漿薰風高颺教忠堂（御賜堂名）別看點易
酬　天眷和墨研朱倍古香

題西谷畫戾（恩理口外所繪）

龍蹄虎掌豔沙庭翠碧堪思沁鼻馨應陋漢皇氷谷賜
新分哈密兩九青

題秋山畫幅

寒清骨相更穠華林晚憑君絢彩霞試看霜枝含万名

莫將秋樹認春花

穆孟之四兄天姿英挺閒過喜動顏色余閱人多矣此真畏友也冬夜不寐口占兩截句奉贈並以自嘲

人人護疾自膏肓二竪因能避扁倉今見霍然無所心
孔門高峻看升堂

緣鏇前軒未解鷹鶻碧霄萬里羨君能講堂落盡天花雨
却笑遲回蹇步僧

白溝河雨後題壁

柳行濃綠麥畦新紫燕輕颺云國人莫道浮雲空蔽日
春林一洗十年塵

早行

野草香生帶露風一輪曉月萬山空雞聲獨報前村靜
無數居人在夢中

京口憶舊

康熙乙丑余負笈從金壇高嵩齋先生讀書鶴林北固閒今三十餘年矣江山在目舊感盈襟因賦五截句

常隨童冠狎風雩棹撥丹陽酒一壺記得橋頭聲樂館
鮆盤閒有八鮮無

高氏甥孫虎兒十歲

小字還應魯直題百年電影過旌倪勤脩須應陽元相
肯道巢兒類鎮西

清宵白日莫蹉跎十分期齡一分過漫道讀書千萬卷
身心容切本無多

舟夜

夜深江冷透衾裳板縫條條雪月光夢覺不知身遠近

枕邊時見一痕霜

連夜夢安溪師絅齋寧先湘芷義門大山立侯感賦

聚散存亡來去風知君若箇賦幽通平生師友淵源意
盡到蘧廬一夢中

口占

昭昭何事信心銘漫向人間說玉京白晝深宵無兩樣
只愁當境不分明

贈絅齋侍史色勒

蠻竹名鶯澀勒聞（東坡詩倦看澀勒暗蠻村注澀勒嶺南竹名）攢枝短節靡
烟熏奚兒恰應南交識小字還應贈劉君

上元簡絅齋

牙牌六載久追隨只向王孫怨別離老去東風渾忘却
紅牆碧砌小桃枝
海螭葵盂荔子杯潭潭東閣爲君開六街簫鼓燈花鬧
細聽先生講易回
老去花燈嬾與親犢車煩駕短轅春踏歌隊裏金波滿
艷逐香輪碾暗塵

滕上冬郎坐擁扶歌聲已解辨吳歈鳳毛麟趾原英物
近會拈毫著句無（謂嗣君伯原）

楚遊每過名勝輒懷赫尚書即用見寄原韻

寒谿

黄州對岸果幽尋坐看雲容聽水音獨向遠公橋上望
非君誰共愛山心

赤壁

夢裏猶尋鶴化人春風棹與長公隣何當細雨梅花夜
共汝寒燈對討論

峴山

重君五百可當仁峴首青來際九垠若使管簫江上駐
亦應墮淚有荊人

嵩山

杜公祠畔富山容竹露拈毫似此峯潭洞碑沈無半字
淡雲籠日過踈鐘

習家池

四山撲翠遶江秋白鷺窺人踽踽愁惆悵此生逢此地
同君一醉復何求

復真觀

雲深古院滿詩思遠落甘泉桂樹枝月上想君同坐處
調琴烹茗爇香時

武當山頂

蛇盤鳥道鑽雲上碎礫千山線巨川不敢層霄共飛步
知君怕近九重天

無題

荳蔻籠怱鎖笑譁雪飛萍合未還家朦朧昨夜燈前語
怕向風前紐夢花

武勝關道中

山翠重重帶晚烟故園春色想花然半枝纔放山桃小
爲報風光到馬前

羅山

紅山綠樹僧谿畫斷岸江流蘇子文最愛先生讀易處
一帆落處坐高雲

湘潭道中

一路溪山縱嘯歌淹留是處好盤陀無端向夕乘風便
多少林巒夜裏過

初秋夜

吹殘燈焰月朦朧清沁芽茶夢不終披得生衣香半冷
荳花雨氣入簾櫳

癸卯夏日遣興

瀟瀟風雨友聲殘一卷書開九畹蘭插得餅花聊稱意
隔屏呼出老妻看

清光一片守靈臺鎮日無人破綠苔尾雀聲中花影坐
隣家蝴蝶過墻來

宿白門城南樓

龍虎頻騰王氣重金陵文戰憶遭逢麻衣三十年前夢
又聽南朝寺夜鐘

武定橋頭曉望情初陽塔頂霧中明小樓半夜朦朧月
疎雨時聞碎瓦聲

慈湖道中

太平景物霽晴暉擔子行來擁翠微塘裏荷花塘上藕
老農閒看稻苗肥

楊柳風來草綠平堤亭苔印槿紅輕農人萬寶無餘地
荷葉荷花礙路生

入績溪界

琉璃屏障綠如油中有懸泉百道流龍尾硯材何處璞
玉波時見一泓秋

拾菌

青林宿雨曉糢糊一杖清風路有無松菌雲根擎五色
何人解作采芝圖

宿星岳寺樓

一撮靈鼇擁翠螺琉璃千頃浸盤陀何緣白日丹霄夢
直踞蓬壺弄海波（一名小南海）

宿煉丹臺示王不字

萬仞靈空雲海闊雲歸並見海波還勸君名教無邊樂
只在三山二水間

和靖先生不易攀鶴聲梅影至今閒孤山靈境人人有
漫說何方可閉關

題黃山僧柴村畫幅

雲海茫茫望若真桐江西去碧嶙峋分明記得前宵夢
我是圖中策杖人

題雪莊大師遺像

孤雲寒月仰高蹤遲我芒鞵竟未逢五十餘峯公面目
更於何處覓真容

不獨河淮稱郡人瞻翁先子本同聲通家孔李空相憶
只見青山與白雲

曉過甘懷園

軒楹敞貯露華光曉起人來滿院涼隔舍蟬聲喧座容
平疇草色到華堂

松門精畫理酷愛赫司空作以為不在丁晏東下
余轉贈枯木竹石小幀並綴截句

高尚書後赫尚書粉墨紛紛總不如檢寄松門兼別意
年時落木九秋初

陸冲霄先生題東方偷桃圖壽髙袁禹戲題

名章家寶仰前修避世金門誑道流我有蟠桃不滅種
憑君億載莫能偷

乙巳初秋遣興

夜夜輕風颯露華誰將寒意到山家朝來耐得秋容瘦
爛熳紅薇一樹霞

小園

過眼雲烟閱歲華朝來物候訝山家紅薇疎蕊秋將晚
春海棠開一樹花

秋深餘熱得清涼靜向高天數雁行襯貼黃花明晚節
多勞昨夜一庭霜

題赫尚書寄著色大幅山水

雙眉開處夕陽斜一棹懷人下遠汀渾似移家江上住
當門常對數峯青

又題小幅水墨山水

竹叢藤織到山居水色峯容落木初氤氳小窗空翠滿

髙尚書後詠尚書

夢一友似向日曾在吉水李宗伯幕中别去寄詩

與友言同客時一韻事為歎

内侍宣盤恵果來絳帷寒處畫屏開仄頭唤盡人無兩

一曲春風自撥醅

夢中句

自是青天在上頭人間萬事總悠悠雲開一片千山月

常向胸前掛到秋

丙午春日偶書

光陰應向五湖寛汲汲常驚歲易闌最是連朝忙翰札

杏花開滿不曾看

長日讀書

龍團香破眼朦朧一卷殘經味不同墨似漆光牋似雪

隔簾時透棗花風

題松門為余作畫

堯年洪水氾崔嵬何處山堂失溯洄今日含毫開面目

故人排闥送青來

題觀瀑圖

獨立蘘琴倚赤城誰來高望濯塵纓天然寂靜忘言處

雲湧雷奔萬古聲

松門畫折枝淡紅牡丹贈吾邑守戎祥符劉介祉

索題

輕霜抹得趙昌神何似香風起玉津十二闌干鄉夢短

小牕時占洛陽春

惜陰

雖無塵事也忽忽不向研經嬾慢同小睡驚鶯簾外影

薇花又是一年紅

貯水

瀹茗天泉子細收𣂏（音掬把也）揚味在熟中求（揚至千過味久不變謂之熟水）

朝來倒瀉銀潢罷靜聽兒童唱水籌

題金北山藏王石谷畫冊和原韻

貌得家山是輞川芙蓉面面倚湖天開牕一接風光好

已道塵中蛻骨仙

七月伏汛水小退二弟新號水村嘲之

西望兼天海勢翻漂搖猶幸一枝存堯年費爾删粧點

疏取幽人號水村

年來高唱度滄桑例作詩人笑欲狂五鳳鸞牋應寄汝
新銜抵署水曹郎

題安東茂宰念峯先生課子圖

公餘經課竹牕虛雛鳳翩翩繞玉除胸次瀧湖三萬頃
琴鏗鶴夢掃花初
閒常鄉思入雲亭金粟叢生訓鯉情雛誦鏘鏘風過耳
玉球一十六枚聲

題曹仲經小照

世情厭老莫傳真荷葉楊枝幸共新記取初逢花啖肉

於今俱是白頭人

友人有為明妃詠者用其意成一絕句

青冢芳名千載垂也應多謝畫工私當年買得椒房寵
面面春風是阿誰

幽意

鎮日無人鎖戶幽湘簾不動几光浮誰家白蝶娟娟下
半院黃花掃地秋

丁未春書意

緊陰青子過東風孕育深深造化工最是人情徇眼色
不看濃綠只看紅

早起

春深睡足心無事殘夢迷離眼似遮乾鵲一聲窓有日
汲來新水注瓶花

首夏

簷下風清乳燕譁輕曦先照野人家膽瓶新水朝牕淨
自折堦前帶露花

秋意

蘋末風吹初瀹茶小窓閒靜月痕斜女娘預戒兒童戲

自數庭前茉莉花

秋日題四季花畫扇

金粟黃收火燄紅蜜房香引點硃叢殷家頃刻無邊巧
都在先生掌握中

種花人詞

城東十里沈家屯我住城中似比隣自有幽情來結契
太平時作種花人

沭陽張茂節令大興歸工蒔菊流傳吾邑遂為方
物詩以紀之

納幻新奇別作畫張園流水紀勳勞鏤金錯采天裁錦
怪說秋風似剪刀

閒坐

茶烟散盡一庭閒九點青來畫裏山細雨作聲微撼菊
檣隅風在有無間

戊申春盡

春去尋春共說遲陌頭心緊柳絲絲歸來竹屋銅瓶裏
猶有緋桃三兩枝

簡張喆士

無聲詩和不絃琴自有移情擲地音說與旁人誰得解
轉疑聾瞽是知心

北苑南宮繪事傳心師造化是真詮分明大地河山在
坐老宣毫粵硯邊

枯蟫銀色印殘行方寸靈臺無際光舊事由來盡新得
滿天明月一簾霜

閒意

臘到門中日退行數龍欲展課書程誰知老眼朦朧處
纔對梅花字字明

己酉立春前一日

欣欣草木已知榮明日蒼龍整駕東唯有皇穹無世法
自朝吹晩餞寒風

曉起

湖雲朝晻雨疎疎夜氣充然一卷書最是青蓮著句好
幽簾淸寂若仙居

程玉亭以監賑來吾邑報績而返出照索題爲占
一絶

把卷叢琴百慮先竹光蕉綠柳陰天到來堯舜溝中意

本在吟風弄月邊

胡良翰惠潯釀二罇旋寄絲牋六泉謝之

若下雙瓶玉色多簾光雨歇泥晴和紅薇一樹人何遠
故夢空思巷白波

寒鴈初過河鯉回故人緘素重瓊瑰江郎昨夜雙毫去
媿爾蠻牋五百開

辛亥夏日題馬嶺谷渉江兄弟家藏倪高士竹木
小幀

占得玲瓏小館淸秖陀竹木午風生游神果與天相會

萬古寒烟夕照情（即用雲林自題竹木韻句）
天香妙蹟枕函留（予家藏高士秋林野興圖真蹟吳文定題句經俎堂前水犀黃何人發坐聞天香）
訂似前身閟閣游六月蒲葵無處著山堂又借一
痕秋

即事

秋鶴難禁警露聲萬鴻去去與雲平城中只少青苔路
獨就荒園踏月行

壬子六月十五夜夢友以海石三片合為小硯屏
以贈㵎紋沙脚色色宛然醒後補成絕句

神峯三出硯屏新海若靈飛縮地頻蝴蝶夢中風引去
桃花流水自秦人

立秋

火山赤坂喘無休簷影南深一尺優葵扇暫停初夢穩
半牕涼月一痕秋

寄唐益功司寇

濡毫把卷壓賓筵客裏春軒敞靚天紫廠風清今並老
紅梨花下是何年
浣花溪畔思嚴武鴻鴈天邊問達夫待得調元愜歸與
可能倚棹話菰蒲

寄穆益之

相知意氣果相傾四十年心不變更上馬石邊槐樹老
西華城角夢中行
裊裊鞭絲歸岫雲戒臺特往話離羣西山面目應如故
十五年餘不見君

書李樹菴篆書册子後

薤葉芝英體製紛君家丞相本凌雲嶧山磨滅徒形似
鋒勢今看玉筯文

題汪上章觀鴈小照

萬里秋晴一鴈知霜颸欲下晚江遲詩豪湖海無邊意
滿岸蘆花倚棹時（以上七言）

歙縣四詠

江村

綠樹青山石砦板橋竹屋人家不見冠纓綺縠各勤井
臼桑麻

高橋

場角雞冠更紫籬根龍爪偏紅流水聲中細雨稻花香

裏湫風

漁村

隴畔黄禾一片岩間緑樹千重茶竈就溪魚過機蚙旋

磨雲封

小溪

屹立巉岩千仞清寒潭水一一泖雨沐鞏松歷落雲間流

岫峥嵘以上六言附

圭美堂集卷十一

序一

片雲集序

丹子省試以所占經爲一同考薦者謂同門視同年友尢親密余丙子試京兆及副額同商邱宋子山言以毛詩出左鹽吾夫子門已卯鄉薦則同出行唐張夫子之門者有常熟蔣子酉君山言酉君俱以詩名海内余不能偪一語則余之陋也今年正月探梅至姑蘇山言侍府公讌余于署館酉君在焉不數日山言歸商邱别余以小詩甚工酉君約余遊山比至而新刻片雲集竣事遂命余序之余不能詩烏能序酉君詩雖然酉君言之矣謂立言者宜讀書貧兒逸諺不事生產而無名之費日有出而不見其入勢必至於踵決肘見而不可掩又古人文必相題乃言有體式等尊於卑則褻加親以疎則滴處憂患若歡娱則悖推此而論則呼吸微眇變幻恍惚當其情事相觸類物相肖形真有兔起鶻落稍縱則逝者故言有物而機緒日新未有茍於是而能自存者今讀酉君之詩見其材之富則取之武庫大府而不

窮擇之精則匠人入楩楠豫章之林而拔其尤詞之達則萬斛源泉放乎四海而出之不竭及按其質文相儷言必稱情意不浮事婉不匿言直不傷雅馳驟而中度蘊藉而多風雖難於立說者亦莫不俾其曲折而合其節度乃恍然於酉君之語曰嗚呼盡之矣酉君所以為詩者蓋學之博而問之審非偶然也豈耳傭目剽襭頏粉澤而徒游光揚聲以欺人者哉余以酉君語序酉君詩始終見余不能詩且期他日學詩將奉之為科律不敢頑然以不詩自別酉君越月即北上當先晤山言舉

此諗之知必不廢啞然一笑也

送成陸鄉令南安序

鹽城成子陸鄉高才有豪氣盛年魏科筮仕得贊皇單騎招山中錮盜導
天使入飛馬夜馳嶮巇仄道無所懾盛暑七日夜不解衣遂竣事以出初
天子以令書生
勑大吏視材者調易至是使者言於大吏得不調俄以同考
京闈罣吏議去今年用例復職補福建泉州之南安南安山海輿阻俗譎而悍猾魁多產其鄉地大於贊皇而鼓稱難治夫邑無大小難易以陸鄉之勝氣何事不可然余獨不欲陸鄉之恃此氣也氣合乎理則出之有緒而應之不窮氣逐乎事則意念擾雜而機變紛起方陸鄉之治贊皇也今相國安溪先生實廵撫畿甸余累年侍先生側見其廉靜寬慎銷華剗名就循常規格中斡轉為利益訖有成績而人不知時陸鄉發弁卒之奸牒訴不已先生頗訝其刻露今南安與安溪接壤陸鄉造問土風之宜政事所急先生酌古今度時勢而為之言

陸鄉折服即投贄固請為弟子愕然忽喪其所有皇皇乎如有所跂而弗至余於是歎賢者果不易測南安可恢乎游刃而有餘矣歐陽子曰吾寬不為縱簡不為畧文中子曰恭則物服愨則有成平則人化皆不尚氣也夫氣下則心平心平則細入乎人情暢通乎物理必能廉以約己儉以持家感人不徒以言馴暴不徒以刑昔子賤宰單父夫子問以治狀最後乃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夫子歎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然則陸

歟聞先生之緒論而施諸其鄉則孔子之所歎者也先生為賢為國自其鄉始如黃頳川賜爵加秩入代丙吉為相余於陸鄉有厚望焉彼道山川花木之美人物之繁盛土宇之廣濶皆所以頌俗吏非吾徒之言陸鄉視余厚不鄙余之不文導之使言而因以衷懷進

賞詩閣小集序

今入仕之途甚賒而士子既業帖括率以出身科舉為遂其初志故挾冊試京兆者人既浩穰而渝濫之弊開出不得者濡遲羈孤中類托吟詠以舒其悁忿不平之

氣觀者往往疑其干澤而釣名為修諸己見其大者病焉惟吾友陳子季方手一編示余乃新錄詩五十九首即唐人所謂夏課也今讀其雜詩如賢哲豈無憂慷慨非身圖日月不待人為君惜居諸古人重名家所貴有專門卷局固難大蒼翠得終古貯為雜佩贈勿輕羨多珉本無汲汲志豈為晼晚憂三月一日作企古有真賞茂末培其源榮華茍眾芳顑頷非吾悁病足作雖然僩僁遲亦致修途躅爭先豈無意蹈險非吾欲題紅毛刀子平生恩怨少好好匣中收送蔣子遵云好友頻來書滿屋人間得失總悠悠芍藥絕句買取一枝瓶裏供井花水冷少塵埃皆厲志讀書息影畏人若於東塗西抹外尚別有事在余與季方游最久悉其愿樸少緣飾非駕虛說以自高也至其根柢講貫既專且久而淵源哲匠周旋於鉅人先生之側故其成就者超然自遠他日賞詩閣全本問世讀者必能辨之茲特論其小集之異於時俗者如此云

送張仁趾總戎之任威寧序

不次之恩必得其人則予之受之非私且倖予之者非

私然後可責之以盡職受之者非倖然後有知己之可感張君仁趾之得總戎事於威寧也備斯義矣余貫宿遷仁趾徐州為同里壬子歲同受知於簡謙居先生屬博士弟子員籍至訂交則丁丑春二十年情好日密如同懷然仁趾頳而虬鬚偉軀幹篤於孝友好義輕財喜立事尤善譚論余初見於京師鹽瀆宋子稱恭寓說其遇饑歲貸官粟開河數十里一方賴之其畚鍤錢鎛皆有方畧程度掀髯抵掌之次鋒勢四出莊諧竝用風發而泉湧與人訓對工為翕張伸縮取其機翕而抵投其

間隙擘斯得理洞然中的巧捷時出意外聽者洋洋然
神舞色飛有窮日竟夜而惟恐其說之盡也會試屢報
罷劾乃兵部考滿隨河道于公出今冢宰張公遂任用
因貂璫猾孔文泰見嫉於淮揚道王謙又所管董陽營
災鐫級追賠進退窮蹙癸未
上南巡走伺
行幄會選閱河嚮導官輒挺身自任
上一見稱能
命為前驅

問水道源流閘埧廢置之宜悉稱
旨免其例賠物料尋從入即授京營遊擊許於
鑾輿往來得接送益異數也余丙戌抵都仁趾陞參將見其
汰疲癃覈假冒除戎器練卒伍明賞罰凡捉捕救焚自
出心計皆精密提敏發姦摘伏人莫知其所自豪猾倚
恃與援橫肆於市者能用剛柔操縱得其機要而折其
角苟所不可雖上官莫之奪要其卻暮夜之金於士伍
之餉絲毫無所苟賞慕一捐己俸故人畏而悅之而訖
免於禍也戊子陞臨清營副將今年春乃有是

命余前輩德州孫侍講曾提學於貴州急走問之云威寧與
山叢立面皆西若背中原者故為蠻夷君長之地官其
土者一無所事總兵受苗民詞訟貨賄所出理於知府
者反少近知府以術鉤致文武方相水火而余亦北歟
矣仁趾疏請
陛見
天子允焉凡所以涖威寧者業
廟謨而行之足矣要領在於潔己而愛民不利其所有則胡
越一家至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民吾民也兵亦民也苗

亦民也養之教之地有中外俗有善否人之心無[illegible]也
天子兼容並包一視同仁故幅員之廣亘古未有近復以提
督為總制合文武而為一不欲區兵民而為二大臣任
封疆識其遠且大者在仁趾勉之而已
本朝文武均重總兵之選
帝心所慎雖勳貴之胄仰望終身而不能至又或束髮從戎
身經百戰名登壯士之籍骨無封侯之相如腰鐮牧豕
形諸歌詠卒之槁項黃馘以老牖下者何可勝數而仁
趾一武舉人望百夫長如天上況負弩數十萬求為

安居貧民將不得今擁八座之尊建牙吹角兆鍪擐甲弓鞬服矢插房俯伏道左趨走而唯諾者皆將也倘始終不一節措置乖方人將笑仁趾以口舌得官不中大用上累

聖天子知人之明其可乎仁趾行矣王右丞送李睢陽詩曰布衣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請為仁趾誦之

送汪荇洲學士視學浙江序

令仕宦多途而人率以進士第為榮進士由館閣出典鄉試及視學為尤榮益嘗業於是而涉其事焉故也獨

於出身之制義則鄙而賤之以為無與於學而不足傳士大夫所見類然韓子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凡文學皆如此而況制義依四書五經以為學肖聖賢聲口以為文者乎雖然如時人所謂制義亦無異乎其鄙而賤之也制義自洪永逮嘉靖初義理恪守集註取材於五經性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後以詭說汩之人為講義而文亦佻小破體至啟禎間怪雜昏悖妖淫愁怨之意作而國事隳矣我

朝制義凡數變尚未能復成弘之舊安溪先生闡經書之奧精心於周程張邵淮朱子以集其成而制義持論反所自為一以成弘為則總憲武強劉公讀先生書深信篤嗜之年踰六十精進不已遂登堂而入其室荇洲汪先生於兩公有通門之雅深潛純懿講切劘好登第已二十年而制義日程月課如兩先生之為者去年

萬壽開科列典試浙江大臣舉先生名

天子允焉既得士有聲而程文為十五國冠冬復有浙江提學之

命士林以仕宦華貴為先生榮而吾獨慶正學之將盛也夫

士學之不正由於制義制義之不合由於亂朱子之說亂朱子之說由於姚江王氏浙之山自梅嶺而東北勢逆而力厚其人多偏駁好異而不軌於中庸故節義事功文章之士不乏而學術未純不獨姚江王氏也呂東萊陳同甫葉水心陳止齋輩當朱子之世且有齟齬不合者其他無論已今

皇上親纂朱子全書躬自讐校書中發明四書五經者

命禮部先發各省照刊頒布知先生必能令浙之人士講貫孰復發而為文力追經義初製安溪武強既為倡導先

生順風之呼出素學以正士趨令其所好尤易從將見
天下正學之興自浙江始而浙江正學之興自讀朱子
書以正制義始余忝同館末行風沐先生教令謬行有
日不敢無一言以獻又
御刊朱子全書不肖承乏校守與有榮焉庶亦不忘職守之
義云爾

送陳秋田任長寧序

余早歲聞秋田以能文名今知其令於荔浦凡七年蠻
獠化外之地農安於野兵易於伍椎髻之童子向學胥

吏皆彙緣就學使試而深林窖箐頑獷之盜盡誘其黨
摘發鉤致之入版籍帖帖然與秋田同事於其土者每
臚舉而羨其能不獨秋田述之亹亹而有味也秋田容
寂靜而氣和其言語詳緩有條理精神收歛而警發與
人若泥愛實悉知其性情材力之所宜故與之文者各
得其意之所欲其臨事也亦能有所不為以此知人之
稱其理荔浦也不妄服闋補四川叙州之長寧險遠荒
瘠與向之荔浦等送之者為秋田悒悒以窮困蹇躓有
不可一日處者夫秋田以寒畯起家進士其窮困不由
荔浦也則自今以往之窮困豈由長寧乎至所遇之通
塞有時目前所值胡遽以為慼慼哉人之所處未有無
所當為之事者一父兄之所命一朋友之所委就此一
事尚難以言無負況百里之民人社稷豈無吾職分之
所可為與吾力之所能為者益事莫不有不易之理而
理之分量本無窮理具於心逐事而求其合則心亦盡
於是故嚮道而行常有躍躍於前者引之而莫能至則
身亦隨之而不能自已久與之習巧智有所措庶幾機
應於心不挫於氣者其苦也茲其所以為樂則外之憂

虞艱阻視之漸輕漸無韓子所云若築河堤以障屋霤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
飛之聲孟子之必有事焉大易之安土敦乎仁皆謂是
矣秋田倘以長寧為慼慼而視為一日不可居則不應
以所以處荔浦者亹亹為人言之也余知秋田不慼慼
於荔浦故因以是續之

南厓集後序

虞山陶子師先生甲子舉於京兆戊辰成進士時先生
制義行海內余驚怖其文之才氣婉莫之能學繼聞今

珍之邑化諸所蘊負百未一展而竟卒於其官嗣君貞一登壬辰榜與余同館未幾以覲省去今廼得與其仲子貞靖相游處因獲見先生所為南屋集者集中申牒書疏皆為子遺請命語附以與人簡牘之有關乎此者並及邑乘雜文數篇而以浮糧考終卷盖邑中之蠹害多端而最大莫若浮糧世之牧民者其意率不相關或有其意而選愞畏難又或考之不詳言之不中類不能有所為今先生於其職有不容已之心有必為之氣有能達之辭況淑荒徼遠陬蠻烟瘴雨十無一生自知必

不能免而於求去不得之日呼籲哀禱不啻身在湯火斯亦異矣古人夫浮糧為害百年之久官徵已蠲之課民輸無田之糧邑將空矣官斯土者上下恬然先生請命不得勢窮力竭猶撰浮糧考一書遠稽旁搜鉤索研覈至荒渺之情事瞭然如指諸掌益有來者焉將旦暮遇之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推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先生之言曰上下相遁於文法之中上姑以此檢下下姑以此罔上是固不止一時一方之憂又曰天下之事有治人而後有治法天下之法有實心而後有實政雖古人所常道而出之警動此豈徒文人之言哉嗚呼其可敬也已先生著作尚多謀先雕此行世固善先生在官凡五年而浮糧考則殫精畢智盡二年之日力於此當其求明佐不得踽踽徒步於北城荒寂處忽於蓊翳榛莽間得徐令斌暉之碑似有神告者貞靖云

送蔣子遵之任廉州序

吾友蔣君子遵以戶部郎中秩滿得守廉州歸壽兩尊人因訪余於河濱懇懇乎回路之請贈也蔣君自束髮從學於義門學士及計偕又游安溪先生門為經義唯

先民是程沈靜溫良博通史傳要以經書為本講切尊且久在戶部數年以清慎勤信於曹長而聞於
天聽以為士之用世
上所以敦厲之者甚至而下之術業不明率謂所用非所學其用之者又恐非所習與非其時君行矣廉處蠻徼中山嶮瘠薄上官無所誅求
朝廷不采珠椿蠶萱茂晷谷影俯長君優游暇裕以平日之謹潔為化導基發簡讀舊書即以己之治經義者為治棟所屬士子有才行夙望及幼而聰敏醇厚者數人教

之治舉子業講明四書及傳注讀宋儒切要書為文法
俗濫趨雅正本經外通二經或四經務使真知所決擇
果心悅而意得只一二人便足為種子冀滋蔓於無窮
也夫舉業者誘之以進取則樂從投其所素習則為之
不難士者民之標準也文者士之精華也經書者文之
根柢也而經書之所載則聖人之道而人之性也道者
職分所當為而性者人生所固有當為者體順心安而
不可易固有者善同類應而不容已潛牖其愚蒙而黙
致其頑獷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孔子曰速於置郵而傳

命豈不謂是哉前年余游荊南銅鼓趙孝廉烱為余道
黔楚之峒苗近皆知延中土人教子弟以詩書日供米
薪雞卵及節候誕日亦餽餉俱有品致豐豐甚悉雖其
俚鄙雖盱可笑然欲其子姓通文義知理道一也今民
不見兵革三四十年道化翔洽
當宁崇闕孔氏之教本之躬行心得而鉅細顯微靡不周備
傳所云洋溢施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茲非其時乎
自秦漢迄吳逆之亂此方被蹂躪荼毒者不可勝數韓
文公所云撞搪呼號草薙而禽獮者非今之時也及其
自至潮乃為牒置鄉校請所部趙德秀才為衙推以師
之可謂得其要矣以君之文行奉
寵命以徃適際此時似非偶然者君乘時為之用其所學行
見政成
內召過吳門綵服春酒為親演說教化之行人材之興風俗
之變洋洋盈耳余雖老尚庶幾及見之

顧嗣宗帆湘集序

為文者欲文之進於古而弟於文求之恐終不能至昌
黎於此言之為詳人必志其遠者大者篤於人倫務正

學明其理博覽精思通古今經世之要區別人物之高
下復講切于文之體律與所以修詞之法及為之也必
有為而為所以為之者緣物稱情而毫無所溢飾庶可
企及於古之作者惟詩亦然不爾第以詩論太白之才
力豈出杜陵下哉吳門顧子嗣宗余向嘗晤之於京師
見其詩歎為雅音今年春相遇於同年兆學繆子澧南
鄂州使院中澧南以公明冠十四國其幕友極當時選
顧子與焉楚地廣濶西入秦蜀北界豫東北至江左右
西南際滇黔南抵桂林象郡矣澧南善為詩使車所到

几山水之曠邈靈奇古賢豪之遺跡題詠殆徧率與顧子俱五月下旬顧子將歸省覲赴秋試乃出其楚游帆湘集索余一言弁其端讀之累日情文斐亹意適而辭洽雖有豪宕之篇秀警之句一歸於從容泳游瀟灑自得令之工詩者未能或之先也顧子年逾異[illegible]尚困躓諸生中寬兮綽兮無幾微悒鬱無聊之色筆耕硯穫以奉親而教其子其鄉之先達何義門每為余道之陳子季方余家季瀲齋皆與為至友江浦劉前輩大山昔亦屢稱焉似不徒以其詩也於戲此詩之所以彌可貴也余在荆州與顧子同游龍山寺休憩後閣中解衣磅礴為余論詩與余所謂求進于古不當僅求之詩文語有深契由是推之其所學詎可測而所詣烏可量哉辭之不獲聊述所聞於師友而可以推闡顧子之緒言者以相質云

圭美堂集卷十二

序二

偶然集序

彭城先生歿之明年嗣君杜緘先生偶然集詩屬余次第而叙之且曰先生遺命也余為先生門下士無可辭因莊讀卒編拜手稽首而言曰詩之道難言余烏足以知詩然嘗聞之知詩者詩有意不在詩而詩者殆於心托於物以鳴其不容已乃詩之所自出有意在為詩而詩者不溢乎情不飾其事肖其所值以為言乃詩之所當存由所出而論之則原本乎性情關乎人倫物理以達乎天之道由所存而論之則猶可以知其人論其世得以考見其生平先生庚午鄉舉後余即識之甲戌自輦下送之歸丁丑臚傳首唱時幸親覩其盛己卯秋登先生主試京兆榜庚辰出闈走別於國門外道雖遠音書未嘗絕還時迎之河間旅次余罷歸十年中三拜候先生於里第今其詩具在出闈前作余見者頗夥皆不載先生之所芟削者多矣故今所錄見其同忌聲病興致繁富約句準篇不軼規繩加以才氣鼓盪允足挺冠

詞林弘長名流要皆得之出關以後亦昌黎所云千厚
不斥而窮雖少出於人必不能自力以至於此然則天
之所以玉於成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之所以為詩
者余不足以測其根原就而玩其詞繹其指其可存焉
奚疑竊嘗私論先生才高氣銳不喜以醇儒之道自律
忍尤攘詬嬰人道之禍取巍科而不究其用有似宋之
陳龍川遭天下太平內外清晏無可為龍川之建白然
少濆汸決藩之險論則其長於龍川者使有徽國文公
為之友切劘成就焉知其不俯視龍川乎先生少嗜飲

中年殫精於揣摩科舉之學旋以憂患崎嶇息影園林
殆將炳燭於桑榆而目眚數歲幾致文昌之厄廿守境
之止於是非先生意也先生門下士布列中外月名位
詞華兩極烜赫者先生不委以編校之役而特於孱庸
樸遬如余者見命豈非以余為粗知先生者故質言之
邑志家乘將於是取徵焉

李耕愚詩序

李子耕愚自弱齡即日事筱术然喜為詩余鄉舉出殿
撰先生之門與耕愚為世講耕愚方刻殿撰詩存於家
而以已詩附欲得余一言論之耕愚曾大父廸堂先生
以天啟甲子雋京兆聞有詩惜未見其大父與先贈君
同選扳後遂棲遁得肆力於詩有集行世所謂忖菴先
生者也其詩冲澹清贍卓爾成家深所嘉仰然則耕愚
固以詩世其家者余前見耕愚懷古作今且十年增十
餘篇豈以善病減吟情歟抑知其難故惜墨歟若知其
難而不輕為庶幾古人之云厚積以薄發者余固知耕
愚之詩之必大有成也夫詩言志非志乎詩也志乎詩
則所以為詩者僅矣雖然志乎詩不猶愈於羣居纖媟

之為好乎必由三百沿流於騷選唐宋人之為采其華
文而擷其精脉先求激奬於藝林至有所自得用以涵
養其性情其裨益豈淺鮮哉昔唐李百藥幼嬰疾辨稻
時已以詩露頭角卒用之名世能傳其父德林之家學
百藥子安期三世皆掌制誥著在唐書耕愚其有意乎
余懶慢將隳先人之素業故對耕愚而羞縮不能多出
語耕愚異時年高齒宿集成之日鏘鏘洋洋必有互宴
鴻製而余聊為之引其端云

高氏族譜序

邑同學高子晤奉世父不危先生命輯先世所編族譜增後生者而授之梓且以代遠族繁有依托其姓者尋將弗別也故自始祖以迄於今著其派別源流不待更有裁斥而自然不紊既成帙請弁言於余曰舊譜載鄭君詩有云嫺亞異姓歸本族此承先人意也余惟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周禮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國語曰司商協名姓蓋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知所自出與所同出乃仁孝道生而恩施有序自人不知其義而僞作其為譜也或托古賢豪裔或竄當世華顯以為高

望附人者人亦附之附入既久懼淆別嬰怨姑相濡忍逮盛衰好惡形勢觸撥陰陽合離搆扇者乘正閏水火以害於而家卒至兩受其敝嗚呼其亦辨之不早辨哉今高氏譜斷自濟寧來代次相衍皆據其真者以書庶幾譜之不悖於古者歟昔扶柳侯冐姓呂漢書明著其為長姁子與贅其祝茲別張孟蒙姓灌史記不諱其為舍人與賴陰別重族類也唐以前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柳城李氏出契丹不必與隴西趙郡合營州王氏出高麗不必與太原瑯琊合則同姓不害為異族士君子貴自立耳拔出於寒畯尤可尚古賢者之出身贅壻豈少哉祖父託於人之姓本非子孫所能及其子孫而為仁人孝子也灼知其本姓則復之不知即祖蒙姓者各為一族亦宗祧有緒而本支得理余故許高氏之譜能清其本而又解諸依托者之萬一有所不釋於中及輯譜者或有所懼之意如此若夫宗法之立祭祀婚喪之禮郵睦之事則存乎祠與義田而不關乎譜至譜之由來有舊序在皆不具錄不危先生名躋性嚴介輕財好義不侵然諾晤字尚友惇謹稱長者俱廩貢生不危先生

弟名踰駢字特騁高才好學甲乙後遂棄家習靜父毋歿長往入山至今不知所在晤其子

文瑞樓書目序

挾貲者亟入仕版而士子率以進賢冠蒙其目自俗流帖括外甘於苟陋至論者謂科舉廢而後古學出雖其言過激要亦非無謂也浙桐鄉金君星軺壯年擅清才又多所韞負乃謝斷棘闈好蓄書籍以先世詒存廣購而貯之一日渡江越淮涉大河訪余於愛牧堂出示簿錄所藏書目兩帙細字密行厚二寸許屬余為叙余受

而閱之係稿本未經檢別然約計已五萬餘卷尚未艾也金君自桐遷太倉近復移居蘇州吳中遠者不具論中明以至於今如葉文莊公吳文定公文量陸氏孫巷張氏元敬都氏君謙楊氏以至錢虞山徐崑山皆以藏書稱浙秀水曹氏朱氏多抄本書金君其有意乎吾聞之君子之於文也博觀而約取書之有關於聖道者尤當加意蒐羅猶記乙酉丙戌間有客為安溪相國言家曾有翁季錄益晦翁手記與蔡季通答問語微辭奥旨累世寶愛惜兵燹失去安溪於乙夜獨對時以

聞下

詔武英殿編校諸臣共訪之卒不可得後余讀朋溪季氏所纂宋道學名臣言行錄蔡九峯沈事實內載翁季錄知其語非妄江浙地大故家嗜學者多必可廣訪得之此繫於德藝不小然則藏書之家豈嘗雕蟲篆刻漁獵之資已乎端木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金君勉之哉金君名檀其元兄南樓先生名樟庚辰榜進士官至部郎予告歸遂不出家居十年而年方逾異粮閉戶讀書獨標雅尚一門之內自相師友益東南之秀峰雙峙不可攀躋者余跂仰在下風久矣故樂為之序

觀海集序

康熙己亥家編修徐葆光奉

命副冊封琉球使歸而著中山傳信錄六卷實稱詳覈雖前明使者如陳君侃蕭君崇業夏君子陽及

本朝使臣張學禮輩皆有錄而傳信所感推為典實少謫外援據獨多者無如康熙癸亥使汪檢討臣楫所譔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汪以鴻博舉入翰林富於文學士林所稱為悔齋先生者去年秋先生之孫塤祓江

緘先生觀海集見示以先生舊刻皆未通籍時詩通籍後獨近刻京華詩而此猶後者以中有微文諷切之人恐引尤詢其先尊命姑緩之今無所嫌忌而急於開雕以當日為其第四從父婺源君手付屬刻奈閒不幸下世今以成其志也且以敘言見委余讀之盡卷絕去輕儇浮縟之習格既高矣詞則理明氣直情殷懇而意歸於和厚進汲汲於靡盬無非欲尊國體播王化迨而屺岵興懷徵於夢寐原本乎忠孝人倫此誠風雅之流裔豈徒為海乘之稽徵而已宜乎傳信所載先生自琉球

歸近四十年其國於先生改訂之禮儀不敢忘先生所許可之詩僧宗實年幾七十尚誦先生之篇章不去口其朝端之金紫大夫阮君維新猶溯源於先生奏許留駐讀書故送別

朝使之詩惓惓自白其爲中朝之太學生也其殆韓子所云行得其宜言適乎要有不盡存乎文學者耶祓江與余交最久雖細事必有終始好古嗜學東南之名流多與游其於先世之澤勤篤如此則念修可知皆余所嘉尚者盍先生之詒謀遠矣

榕村語錄後序

先生文孫清植鋟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來且纂記之功推用錫爲多自念文行不足得挂名簡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爲寵榮然當記錄時非意所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類隱隱欲見己意抑或用功有所得力不覺流露于朱子謂伊川語上蔡記者便似謝定夫記者便似游伊川無恙時尹和靖以朱光庭記語進伊川謂之曰苟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某在何用讀此書憶用錫年踰三十於道理一無知識若甚面墻歲甲戌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勷介子從先生遊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灑掃之役嗣是而督學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洎入閣留課孫植句讀先生居官精敏於職事鉅細不遺凡所興除率因時隨事順其機緒張施不外形而多所裨補至談道講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先生於經書儒先要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領受之下無一不氷解的破洞徹心脾如瞽目之刮障瞑餓夫之飫芻豢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恐少遺忘

差舛如失異寶當是時已原無所見況雖欲參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緒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檢去冗複寘鈔胥謄清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每讀先生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歎其精要尋玩此編雖用錫所錄不及師友條記之妙但義理所歸似由于朱子以上泝周程於其微詞奧旨實深有發明私念歸去擇子弟有志力者以此開其聰明正其趣向又懼學識弇淺或謬於先生之大指因以誤人爲先生病則與贖之罪也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閣下二日

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予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疑尹氏注一條幸爲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爲予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爲何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歎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錫惓惓不忘者匪僅以不至如伊川之訶光庭爲幸亦緣此附知大指庶幾不謬於先生論讀是書者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眩瞀或並累及他友之所聞故爲書其後

胡邑令七十壽序

古者封建諸侯世其土地人民所以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非止天子賴其藩翰以爲故國之助而已蓋久於其地則與民相習相安無朝夕更變之擾故教化行而風俗一及罷爲郡縣以易其所處爲黜陟去來無定惟漢之守令有加秩增祿而不遷其官得以久涖其任差爲近古吾宿當東南孔道舟車之驛如織新舊丁田額銀夏秋麥米之征又有帶征鳳陽淮倉折色諸款目紛雜不可究詰加以河工防汛捕險盜擾歐殺之案牘俱有考成一有乖失輒罣吏議以去是以自前明至本朝三百餘年吾邑令君罕有五年在職者今公自康熙丙子受事至今凡二十有三年矣實從來所未曾有政成民理適當公七袠攬揆之辰公之僚屬與邑之紳士耆民樂相醵金製錦屏徵余文頌公之德美爲祝余惟豳民之愛豳公躋堂稱觥曰萬壽無疆君燕其臣推本於能爲民之父母而曰眉壽曰黃耇曰保艾爾後豈其不衷於義而聖人錄之則有及民之德者稱而願之以抒其忠愛之忱禮也余嘗讀中說文中子見牧守屢易曰三代之興也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也牧守有子孫焉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吾不知其道子朱子之論封建曰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而其規條度數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之朝成而暮敗也今觀公之涖吾邑雖不得比於世守之業特以二十餘年習而安之不待鉤稽籍記而於邑之族姓姻亞士大夫之性情好尚居産之腴薄風土之順距閒於閭閻噢咻嚩喈微曖瑣屑之故無不周知

閒於判決竹不必縱毅晰白而陰有以中其曲折其效之成至於天行不妨時遇扞網之民亂萃之士小遂至殄絕即一時一事亦或不愜於人心嘖嘖煩言迨每遇公催課下考鐫級當調時則羣聚而號呼匍匐涕泣籲大吏留公倘不允則冒斧鑕固求屢上章必得請而後已至部選新令已至邑復挈回民之愛戴如此在地方逋逃日以歸汙萊日以闢城市之屋多以瓦易茅衣冠之家少肘見而踵決田價之昂倍於二十年前之五六鄉甲科斷絕至七八十年近登賢書者二雖以余之固陋而獲捷於南宮忝厠

禁近此豈無故而然哉於此見王道之流風遺韻合於鄉一者亦具有成効而王氏子朱子之言見之於公者非其明徵大驗歟大抵公之治不矜察察之明不務赫赫之舉不立皎皎之節以慈惠爲本以寬柔容忍爲用不動大役不興大獄訟牒至兩姓多委里正鄉保同姓多委族望平易以覆薄懲不良者不輕引盧律令剔抉根株刻覈而窮治之善政多端其最大而實利於民者二一曰預買漕米爲急困者墊兌而緩其償使商賈不得居奇以踴價一曰督鄉夫以浚潼河故道之壅塞捐借口糧數百石隄車路口泛濫之地皆工亘數十里民田賴以穫者無算一曰清丈田地不加額賦而租稅均民忘瘠田賦重之苦尤利之在久遠者凡此必將詳載之邑乘余不具論論其久涖職任之合於古封建雖不可復大將永公之年由是而耋而耄而期頤尸而祝之於社以爲將復兩漢久任守令之符契云爾

高夫人陸君七十壽序

誕日用禮幣爲壽始南宋製錦屏以文辭詠頌至前明而盛近日輿臺臧獲有中人之産者率放之成風士大夫苟且相狥操筆不問所由來識者以爲笑余是以慎之擇其見聞確實有關風教者不辭而序之雖非古猶於義無害余友高子尚友明年七十而其配陸夫人先一年十月六日爲七十設帨之辰兒象賢其壻也將鄉中姻戚之命來乞文陸氏爲邑鉅族尚友爲吾鄉高高士子其太夫人即夫人之姑高士游五嶽去年未四十尚友纔十齡太夫人伶仃撫一子爲擇婦以無有踰其兄之子者遂聘夫人焉高士本寒畯不事生産太夫人

緜蓄粒聚以至有田宅大小事皆決之夫人雖于歸如處女然無可以自見尚友食餼於庠有聲且名貢成均田宅日以廣其伯翁不危先生年日以高門户之事日以多縞紵燕會日以盛郡佐邑令下至丞簿待以諮議夫人所職者惟縫紉滫瀡是飭太夫人七十餘即世夫人已年五十餘子且攝衣冠游黌序代尚友治辦家事子婦亦能代夫人理厨饌夫人襄大事惟謀其大者家人祇稟成命而已今又十餘年二子所出男孫十餘人長者已婚娶五女所出甥孫女至數十不可辨識尚友屏處北山丙舍或入城偕夫人率其子孫女婦候問其伯翁又或花時與夫人挈家遊南村三世一庭綵服雜遝鄉人嘆羨之以為僅事余觀人世福澤類多鍾祥於閨門之内而婦人以不見才為德以安常為福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又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禮曰必敬必戒詩曰窈窕曰温惠曰淑慎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而班氏女誡曰卑弱曰敬慎曰專心未有以出人之行赫赫之名為爵者今觀夫人冲静純一經德履善若無可稱述然姑存無忤容没

則成禮尚友年七十敬愛之如初不畜媵妾至閒或逮役而家無廢事不聞其教子而子之祇服也如其父余新婦是夫人最少女憐愛之尤篤逮至余家於舅姑曲能承順備極勤慎則夫人之不可及有可想見者

國家方隆盛時不獨朝列醇龐壽耇雖草野亦多齒行俱高之人今尚友之伯翁年九十七其從兄龍馭亦年八十尚友與夫人又同躋七十聰明強健行且未艾大年萃於一門而尚友與夫人更子孫衆多田園清娛豈非太平之瑞且尚友去年危病而起輕健如常時猶記尚友與夫人少皆有咯血疾余與尚友同學時日見其合製藥餌以療夫人自謂恐不能以偕老而今七十矣是皆可書以為慶者余故書之寄歸以侑觴

陳母金太夫人壽序

海寧陳氏登朝著躋膴仕以勲名有聞者至不可勝紀康熙庚子春郡別駕軒成先生以名孝廉受今職署於吾邑之南城西偏甫下車邑人士稱其公事之暇謝游讌掩關讀書史課子弟為文膳羞被服從儉約偶有聽斷不行請託據理法劃然開解合於人之公是非然緜

豈不愜者嘉平別爲其尊慈金太夫人設帨之辰邑僚屬謀所以稱觴爲祝而屬余爲文以侑之余嘗疑四牡之詩勞於王事感懷羈離三四章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何獨卒章止云將母來諗雖傳者以爲省文或父之道期其子生而志乎四方敎忠爲義岵瞻念子固不能忘而所以紓其憂思者尚可以理遣母則旣望其子之祿位功名一時赫翕而又欲其不離於側其顧復綢繆不能自解有較甚於父者故上之人探其情而申重言之歟別駕抱華蘊秀少濡遲於場屋掇巍科踞淸要若

摛領底之髭乃念太夫人春秋高汲汲就一職以印綬娛其親可謂善養其志者古之天下幅員不廣卿大夫軍賓之役不出於今之內地其時楊柳雨雪蟰蛸果臝所以慰而卹之者無不至後世方域廣袤際日月之所出入戴極之下赤道之表雕題鑿齒渡筰懸絙之區游宦者籤得其處雖有烏養之私窮於險遠無所控愬今太夫人就板輿之迎其地雖塵埃湫陋然去其家不過旬日之程江鄉之滋味姻亞賓友皆一帆可至與昔之它鄉郡以便養者何異可不謂仕宦之榮幸而難得者

歟且諸君子稱太夫人以望族歸名門事家翁必誠必敬篝燈佐讀相夫子以成其業丸熊晝荻敎其子至於今疏食浣衣泊如也余雖無以徵其言然以別駕文行卓卓如此川流之紋圓者內有珠吾知其必有自矣然則諸君子之所以壽太夫人者豈徒以遂其慈惠之愛爲難得與受孝養之隆而已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七十之年古以爲稀有比年以來以壽辰徵余爲詩文者七十八十以至九十者不絕余於無因者雖槩以不

能文辭未嘗不歎雲章壽考爲重熙累洽慶而信錫極保極之驗其不可誣也如是余豈獨以庇別駕仁宇之下分宜致其頌祝念自通籍十餘年與海寧陳氏同朝者不論同館者五人同年一同門一今大司空又余之館師也今於太夫人之當大年不啻鄉鄰婣戚之好其可以辭乎歸有光熙甫之論曰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敎孝之道今其言猶信

傳

王獻我傳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曆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曆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

本朝兵圍文安城勢甚劇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偕逃可乎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凜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曆城次礪燕三添丁曆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娶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說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微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茹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余識公

族孫坦道其事未有紀述懼其久而湮也因為之傳坦質愨非妄語者坦以康熙乙卯舉於鄉由中書典籍秩滿謁選得同知雲南永北府事

贊曰戊寅去甲申國亡尚七年公非守土官仕不登朝列分可不死縱其身曾膺一命子若孫獨不可脫其一二以存宗祀彼以其家再世祿食義不得偷生死守所見甘為傾巢破卵而不顧雖賢智之過要其篤於人倫激厲廉恥所以伸正氣而翼世教者關係非小也聞公好讀書端居如神明買書歸雖數百里必令人端拱奉持不得傾側戒治田灌園者不以糞汚吾穀疏歉收不悔也其固僻嚴潔出於天性非故矯激以收聲宿名者公之高祖原為孝子以父早逃苛徭不歸七歲便欲往尋母苦禁之勉至娶婦數日後即出門誓死不得父不還艱辛瀕死傭丐十餘年卒感神祇得異夢與父俱歸然則公之風義固有所自來矣明季高陽孫相國定興鹿太常皆以家居赴縣守城死明亡清苑張光祿殉難舉家投一井中死或倉卒就義不傳於世如公者尚有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流風所漸遠矣哉

孫翁傳

外王父孫公廷玉字無瑕孝友好善勇於為義不避阬阱十九歲始就塾二十九為諸生四十二歲捐貲入太學又八年為餉部中軍官踰年即歸康熙丁未卒年七十七別名惟赤乃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假編氓臚本邑弊政害民者赴京叩閽狀名也其弊政凡九條一民養驛馬受害酷毒請歸官養一漕兵沿路淫暴請召募於本城設營守防即以護運一河工濬淤夫役料物俱有額設工食價值今工食半給而工完復追還物料民買價值或少或無猶責令裝運交廠廠役勒詐至朽爛仍追此原買人請專歸河道官自行募買不累州縣嚴禁工食價值不足之弊一差船包攬客貨多擾水驛且驅馬趕縴至沛縣千餘里馬多倒斃請永行嚴禁一請復舊例民田行糧以四百八十弓為一畝大糧一頃許自開荒地為副不得過三頃一請禁漕米私立大斛淋尖吏胥又盜賣正數復借貸加派累民一漕船頭舵水手百千為羣恣行刧掠請嚴飭運官籍記花名年貌鄉貫日夜稽點不許無故登岸一姦徒揑造人贓罪件繫鑿

鑿險賄上官用事者發其事云訪而得之謂之窩訪甚冤抑及捕胥借盜害人均請嚴禁一各省解京銀應付火急每那正項以致拖欠請令各省錢糧自備腳價解京庶清拖欠之源又宿邑既為淮安府屬又受邳州兼轄請免州轄以減吏役挾勢橫暴之患具疏由登聞以上下部議部臣科罪以聞奉旨孫惟赤所奏未必無當時事且又未嘗指名害人何得遽議發遣訖無恙公幼嬉戲村童有詈其父母者輒號哭不已十齡聞趙良言殺牛有報遂蔬茹終身家事農業將弱冠見巾履書生自恥蓬垢在泥塗乃猛烈向學晝夜鑽礪年餘了四書本經三年便能應童子試無師則就玉虛觀真武像背所誦文梗塞則自長跪反復必熟而後退子及孫曾皆有庠生遂為士族公啟之也妣吉氏生二子枝芳博士弟子員枝喬武生福聚張氏婢出張旋歿妣鞠育之殆愛過所生痘癧久躬親奉持忘其與穢淋漓雖愈猶跛一腳先贈君每歲迎妣至吾家夫妣所居三十里踰日輒念其聚兒飲食誰為理淚承睫下便歸不可挽余兒時猶志之公次孫振先吶吶謹厚君子今年八十三矣

其子亦諸生欲余述祖德以示子孫之不馴者余不可
以辭故為之立傳並以外王妣之慈淑附焉
論曰當前明之季宦豎勢重狐鼠憑之為利所以箝桎
人者甚厲九天之顧倘先事語洩自立杖下斃即萬一
下撫按勘實亦糜爛無餘公之行亦自分不復生還者
廟堂之上竟貰其罪已頌聖明但云未必無當時事而
止不根尋其所以而施行之我
朝受命幾八十年回視公所陳之害已十去七八似一一
措其言於事豈非興亡之明徵歟夫惠民奉天以配上

帝自莫之為而為弟事釐剔者必周咨黎獻博采成議
則公之闒懫或亦未為無助雖謂公之功在邑之社稷
焉可也公欲出桑梓於湯火非苟健訟忘其身以及其
親公所以開大門族者不過篤志詩書後之人夙興夜
寐陟降在茲世世崇其先猷稱為繩武而可哉

吳學士傳

學士諱本植字篤生直隸真定安平人曾祖諱尚法鄉
飲大賓祖諱從晦崇禎庚午賢書任曹州崇祀名宦
鄉賢父諱恂以公貴贈如其官母王氏封太宜人崇禎
戊寅陷深州贈公被難公四齡太宜人攜避得免公稍
長隨曹州公於任曹州公歸公日課農夜讀書內舍中
太宜人痛深州事每垂涕教之公刻厲勤學誓有成立
戊子入邑庠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
吉士時年二十五己亥春再行會試公遂以庶常充同
者官蕊
特簡公所拔士如歐陽鼎房廷禎崔華輩率稱得人庚子春
曹州公艱如禮遺産盡讓諸叔父服闋補官迎養太
宜人於京邸癸卯授內秘書院檢討己酉晉國子監司

業未幾攝祭酒善教誘絕贄餽有求教習暮夜投金者
立揮之要人貽札相屬榜發後始開書是年冬丁王太
宜人艱壬子補原官尋晉翰林院侍講癸丑侍讀甲寅
為侍講學士乙卯
御試高等丙辰侍讀學士即於是年
予告歸公兩朝侍從奉
詔纂修
太宗
世祖實錄扈

篤隨獄
賜宴賦詩
賚予金幣
恩命甚渥家居凡二十有七年與當事概不通問雖門生有
嵯使於鄰封持節於本郡者不一言及私于清端公撫
直時高其爲歲時候問訖不報故人軺車過者請見率
逃避有大僚奉使以公事謁曰此非野人事也堅以病
謝攝司成曰有羊君琦者老而戇爲博士湍祭酒欲甄
別決去之公力持不可後分巡井陘經安平請謁卒不

許予惟出處不同道公仕已顯又未嘗不得於君而遽
歸貧困自守遂與世絕若不類然者蓋居其位則行其
道翰林職文史成均司考課未與國之大政講讀學士
以上則游歷卿貳自公
予告後二十年操魁柄參機密者表裏相結馴且搆煽旁午
交軋互勝白黑間雜機穽無方而詭其利者繼之掌偃
波瀾莫知所措幸
明聖當陽張弛以時卒致清平公見機而退身勇又守之
甚固不可撓奪有大過人者及天以出矣而天不慭遺

君子爲世道悲要其進退以正用意深遠後之論世者
宜有考焉公家居屋不能蔽風雨食糲衣敝戚友間咎
其過執公一笑而已客有以詩規其宜少脂韋以自潤
者公知之有好向山頭收景勝羞從蕉尾覓殘存之句
其課子孫爲文先令通五經大義曰文章根柢在是苟
得速化非所望也又曰聲色貨利之根俱於靜中搜得
出晚嗜曹月川胡敬齋書曰人率厭其平常不知平常
中皆過來人語子弟有譏陽明者公曰渠亦煞是用工
夫體認出良知二字今所謂良知皆隨口說出箇生之

謂性耳有請其著述者曰讀書期於身心受用標榜非
吾志也自戊辰春悉斂生平詩賦酬應文字焚之曰此
不足存吾也或見子弟爲詩賦曰此非爾輩學問歸宿
處速燬之公之自立詎偶然哉公先娶門氏繼娶馮氏
皆封宜人公卒年六十有九子三人玢辛酉舉人璠癸
酉舉人辛巳十月先公卒珊庠貢余未獲拜見公獨得
交公長君玢玢清苦質木不黠壓埃徒步千里奉狀屬
傳公三辭不得乃據狀爲傳而附以臆論謂有以窺公
行藏之意於萬一者其世系姻黨及公生卒年月已載

志狀中不具錄

竹礀先生小傳

竹礀先生幼以大臣子充侍衛幾三十年擢領内務府秩均外部尚書數年補工部尚書仍兼内務府丁酉罷官令提督熱河
行宮事性廉介知忠孝大綱生數歲家無一日離纓紱而雅好山水譚巖居川觀之樂輒津津流涎先是就外傅嗜咽不能下樓其太司空太夫人摩其頂曰兒畏讀書耶曰非也不忍離父母耳聰敏過人長而精藝事學詩

及書法能琴畫入妙品家素饒先生不問家人生產又扈從勞費遂貧落有一室久封塍偶過之問貯何物無省者啟視乃繭紬充棟理之應手朽裂將灰矣内務府司
皇莊所入及各宮中支用出納又擇匠役於世家大族曹司衆多黠陟在手一無所私至為大司空諸織造河工銷算皆關察奏至餽歲例進鉅萬率卻之蒼頭倪客有以無害敦勸者先生曰重遺何為以為分其所得於官者是吾與共贓私也以為吾受計時不刻覈而酬之是吾屈法市恩為受謝地也求其說不得輒愧恥務於中面赤背芒負入其室爐香茗椀琴書筆硯楚楚如書生尤任自然去雕飾有柽其庭中石鋪屋角菊花荒冗者先生曰余意隱逸之花須朴野治之使肥艷與富貴爭麗此園丁所為陶靖節恐不如是人以為名言先生言與流俗人語終日不解渠所云渠亦不解余所云因大笑又嘗自言奉使保定或出口赴
行宮不喜循官道好傍山行入荊榛遇巉巖危逕下馬攀藤而上備歷崎嶇勇氣倍生聞溪澗淙淙奇石磅礴離

落間雞鳴犬吠則心開目怡銜
命至江南有名山不近驛置歸時令大隊如常行獨襆被攜一二奚童騎已馬紆道遊夜宿古廟中酌山泉餐糒脯領畧其勝仍兼程與副貳會欣然自得也先生女適
尊所壻以法入禁廨余一日坐先生軒嗣君為女請曰不謂得
命同入永離塍下特展訣别又言哀哭不勝先生慷慨謂嗣君曰與汝妹言夫婿主也一醮終身婦人之禮新
命如此甚善義命自安悲感無益人生情不能遏須裁以義

如父子平日相依為命設汝輩有鼻城之守遇變棄之
逃歸吾惟有手刃而已聞者竦然先生嘗自嘆吾於琴
與畫實心知其意恨不得屏居閒暇專精以詣其所欲
至著有琴說於畫山水獨心折婁東王少司農麓臺謂
虞山王翬工力亦深婁東於繪事少所許可為先生首
屈指焉想其葬合有不在楮墨閒者先生常笑語余曰
琴以寫己意非以悅人耳不知者輒以見命竟慙不能
下指不特不成聲而已惟畫亦然吾非以此徼名射利
者聊以贈知交取同好也分既疏復不解畫理亦宛轉

來請殊無謂余見有求之數年卒不得韋不以余為盧
溥累幅相貽曰吾有畫輒喜致之君今得兩牛腰觀此
先生之得諸心可知矣詩雖不深詣至關朋好真情流
露於佳山水倍有精色而調亦諧蓊天合也先生為弟
植竹百餘竿取野竹分青靄之句額其軒曰竹靄余因
以號先生不稱官以先生有超於官者先生名赫奕字
濬士滿洲正黃旗人

論曰太司空督漕駐吾郡時余應童子試見先生方十
齡隨太司空出坐川湞小馬鞍上設闌架甲戌余至京
師主
國宗容菴公家容菴乃先生姻友至好余始得握手為計
相識至深交二十餘年或數年一見及同朝近十年亦
歲不能再面豈非以游異處官異局乎夫厭糟糠者願
胥梁日讌會者困酒食積歲悄勞而思閒曠豈必冀土
榮利情或類然獨先生之結好山泉似不能自解夫子
以配仁智文公精舍於武夷其宅心在塵埃之外故先
生之風軌有足述者容菴為余道先生從允罷相為內
大臣領侍衛先生隸其下不能謟事雅所不喜久受斥

辱及從兄敗反以此上受
恩知其總理內務府也既不撓於勢權亦不詭為暴訐六宮
諸邸下及宦寺皆稱其無偏陂數使口外處斷平允
上率可其奏為大司空在九卿班富有昌言先生既恥自誇
述所長容菴公語之亦不能詳衆故無由件繫先生之
政蹟議論然先生之門族勳伐自當賅載
國史余別為小傳特次見聞之所及者

跋梁村先生小傳

余年五十三始成進士同梁村先生己丑榜時先生二

十八歲鬭文氣盛詞㫒又一本之於理謁座主李文貞
公後先生就客舍去文貞第止數武往來不時時余在
文貞家塾中為童子師文貞向余曰蔡子益嘐嘐慕古
者先生來或不值文貞則坐余塾閒縱談其志行大致
以讀書毋視為空言為文必歸於有用奉濂洛關閩書
為正鵠以遵行家禮造就人材為務余聳然畏其姿器
謂絕不近於世俗規榮利之所為其成就將有不可限
量者或問故余曰鄒國不云乎其為人也好善夫善者
天之生理好此則萬皆有根物莫能外非然則已私之

外一皆膜視雖一材一藝之長其措而施者幾何出文
貞門惟江陰楊先生與余時勤問業故知梁村先生亦
余二人為深先生庚寅歸丁外艱癸巳冬再來已滯於
例不欲以官牒投吏部乙未又歸戊戌余亦罷職家居
文貞是年亦箕尾去矣後四年無復闡問雍正元年先
生蒙
召命過余家余以游黃山未歸留所刻鼇峯講義學約及祠
堂規條益示以累年居鄉之大畧後一二年先生以長
札見寄余暇時計馬齒長自先朝露擬託諸墓或[illegible]

異候不敢以疑先生忽得凶問不覺趺足失聲後先生
門人雷君貫一南歸訪余樽酒閒述先生
內廷所以講切者非學究訓故之常至
皇上御大寶首
召楊名時繼亦
召用錫余以乾隆元年正月至都歎所聞見直績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脉非漢祖唐宗之為區區者而惜先生之
不及見也先生儉約自飭雖卿貳若寒素分俸贍族不
爾胸臆如梗教人必懇篤為實學及門佩其訓若沁於

肺腑者然壬子年先生病時
世廟褒嘉其學問與為人之直遣醫調治越年卒
恩卹甚渥
今上凡兩以詩問疾
御製二希堂文集序直溯源堯舜以來至於濂洛關閩摘抉
克復胞與以推本於天命之本然擴充於用功之極致
聖謨洋洋此豈三代而下所得聞歟高安朱相國云先生在
講筵剖晰排闢據經引史湛酣暢暢雖宵含[illegible]御不遑
文字者亦累足靜聽不能去殿廡闌若無人可以想見

其積誠蘊義故聲情激發感人之易庶幾功在薫化之源可不敝天壤者彭殤不爲久暫矣豈復可以限量乎哉先生名世遠字聞之號梁村其別號所居漳浦梁山之麓也官至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勤卒年五十有二識者歎息未究其用云

楊凝齋先生傳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

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

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

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

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閩所未備先生幸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爲依歸不止以登第爲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厲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憶余初從文貞公遊即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至詩文之華艶歷代史書之淵博俱不在其意獨經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胷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

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

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及涖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棨疑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自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羣笑其自取苦也胥小小有喜鑽營者自疑當繼文貞公爲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爲

恐已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餒者充考案釣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爲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至州縣竭力鋤遺得利不貲且數年後老人皆物故而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朝廷不得一用皆特巧宦臾蠱國之尤者差竣發南河効力焉已

聖祖六十萬壽自

暢春苑御輦還宮道臨江南巾祝處

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

命入直
南書房甲午
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授牒補
官叩其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寧張公云君與他學差
不同有財者効財力無財者効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
查料閱河事只路費須自辦耳此非遂寧主張實
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斂營葬畢事無憾
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便補官支俸乎閱旬日
乃有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姦弊不可究詰先生爲吏胥於
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讞
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
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遽止之曰今不同余非僅視錢者
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向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
辭無從而知即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
由是貪賕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硐齋翰林曰
過保定聞鄉語傖音呼先生爲包公再世
聖祖一日謂大臣曰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己亥陞貴州
布政使次年冬
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卹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百
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爲雲貴總督管
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賠銀數萬擬罪卒蒙
恩免居滇六七年爲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
憂畏
皇上纘承大統卽述

世宗憲皇帝意宣
旨還朝
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
南書房課
皇子講誦甫及朞遽一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
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
聲可謂生也榮死也哀者矣先生邃於經書言學指要
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
遇謗毀無所慙沮接物不爲苟異持己不爲苟同詰君

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共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
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隣於刻薄其聽言也
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所至多有聲績而未嘗矜
詡盖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也積學養德以
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
物格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
兵民洶洶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
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聽讀奏疏是夜雪
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為疑而罷治

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向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襁負
以酒食餞者相屬於道余問曾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
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
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斂之民賦稅原無多
贏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贄以為常官民卒不
相識民亦以為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
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
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為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
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
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次其傳不
憚猥縷以竢後之論世者考焉

逸事

雙烈逸事

雙烈者山東堂邑人楊秉核子妻妾也
國初直隷有葉小岡者應募自招兵平賊例以兵多寡為
署銜小大葉時銜副將挈其孥領兵往湖廣楊隷馬先
是葉曾遊吾邑日事飲博及是駐吾邑養馬城西益欲

矜銜於向日之狎客也楊悔而請歸葉不許楊遂以其
黨遁葉遣追及之於沭陽之石榴樹楊曰吾思鄉非叛
也且吾何負於將軍吾部曲留者尚多又資以軍械無
算君等急去追者不聽楊乃攬弓據鞍發矢令曰先射
馬應弦倒數騎呼曰吾為恩舊耳不失將及人追者懼
遂罷歸楊曰為我語將軍吾行迫不能及妻妾倘有敢
無他請殺之葉怒其語召其妻妾告之曰虜不義負若
若輩何罪吾麾下勝虜者如林試擇嫁焉即以辱虜其
妻其妾慷慨曰楊某誠不良嘗聞之女不事二夫先自

辱以辱人非計也賴將軍大德勅軍校賜一窖生瘞吾
兩人感且不朽矣葉乃慰解固爲請幕友嫉葉曰佳事
也盍成之遂坑於城西門外南坝火星廟後坑成其妻
其妾盛服飾倩人布衾裯妻先下卧妾廼下互理衣裳
之拳斃者畢徐號曰可下土矣竟掩之時觀者傾城率
隕涕焉吾邑高文學云聞之蔡翁可仕蔡乃目覩者又
云他日語及陸武庠逸堂曰吾孩時隨祖母開後門望
其地去吾後門僅數武果信又云曾邂逅一同舟人及
此事曰楊棗核子吾里人也歸後無聊久復以爲盜死

其妻妾之姓氏無所考人因楊頭銳足小而腹皤故號
以似之文學名曜字星軺好識嘉言懿行多不妄此實
奇節固有裨於風教者爲書之又吾邑一貞烈夫病危
無子女貞烈決死夫曰吾有弟然不能養母汝所知也
汝復死將委此病母於何地是重吾罪也貞烈遂不死
姑篤疾十餘年在床蓐貞烈跪床前門扇上進飲食門
扇上雙穴宛然其着膝處也姑死貞烈盡心力成喪營
葬既竣事謂其叔曰汝兄歿吾應從固託以養母淹遲
至今大事就矣尚留人世胡爲耶其叔以爲悲怨語耳

其夜貞烈潛起潔衣裳紉綴其縫際赴家後池水中死
吾童時王君孫述則茫言之蓋其親串也酒闌與聞者
皆聲咽涕泗不能止王既下世久訪貞烈與其夫家姓
氏卒不可得聊具梗槩附書雙烈逸事後以待知之而
能文者詳載焉

記

御賜周易折中恭記

易爲卜筮作亦以卜筮存理於是極用於是神順時位以權中益人不可須臾離者

天子學貫道器用之以脩身理人事神妙有心得矣纂爲此書以覺來世知大學士李光地深於易

詔領焉說經者於易最多傳義出燔火而已以今書觀之傳義之漏畧未明者具在私以爲萃編以來實至是而大

明也孟子溯道統斷以五百年孟子後建武貞觀兩丁之再値宋之末造而朱子適出其時朱子歿五百餘年至於今其在斯書歟其在斯書歟刻成

頒賜自大學士下至六部主事謹於衙門以例領得康熙丁酉正月十三日也此書忝膺校勘之

命榮幸有加因拜手稽首而書其端翰林院編修臣徐用錫恭記

御纂朱子全書八十三卷記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正月安溪先生入爲內閣大學士遂被朱子全書之

命先是左都御史吳公涵司其事總裁則大學士熊公賜履也吳以篤疾歸熊亦以引年去其次第門目二公悉仍舊書之繁舛而未暇正旣奏定熊公又不許徵有異同後畧爲移置皆出

上裁就其中聊附綴近理而刪倂實少其采取頗寬者欲合全書之義閱八年癸巳始繕鈔進呈畢共八十三卷命工開雕安溪先生奏薦翰林院編修張起麟舉人成文充校勘官而用錫亦忝與焉次年竣事

上復命加節汰爲六十六卷大抵禮存舊稿十之六內外任奏牘宋朝事實人物則敍辟殆盡八十三卷版未毁時亟刷存數部今一取其精一取其備皆不可少六十六卷書成乙未正月自大學士至主事俱蒙

頒賜而有此帙者余家而外唯安溪先生及編修儲在文中子繆沅澧南成文絅齋檢討馬益忠我而已康熙己亥六月曝書徐用錫記

嘗聞之吾師宋史蕪冗欲重修之亦須以程朱文字議論爲標的蓋義理明白處心以平而考核實也此書經

吾師釆輯應更精審後撫史筆者將有取焉可不寶諸

用錫又記

登杜鵑樓小記

康熙乙丑余讀書京江鶴林寺之蘇公竹院五月十二日午飯後同金壇于子天根丹陽江一水僧溪月遊寺之禪堂約登杜鵑樓禪堂後有墨刻佛像二石宋高宗書偈其上入內山門方丈前東轉客寮三楹庭有墨刻米海嶽城市山林四字石嵌壁間仍餘破石一角數字亦米書佳筆處如帚廊懸陳眉公所題小扁內額云逢

僧處蓋取因過竹院逢僧話也中懸密雲和尚真頭角方聳髮直上牧雲和尚贊云白髮堆堆覆頂門伽黎搭著坐當軒　杖拂子生平用更沒家私付子孫寮後即樓也蓋杜鵑由殷七七開頃刻花花傳其事鶴林故基在磨笄山麓杜鵑臺在焉寺因焚移今處臺遂圯明季郡守程公响九屏建此樓亦補亡意也憑欄望南山竹林隱隱可見溪師云冬天看雪尤佳也

看山樓記

維揚馬君嶰谷及難弟涉江英年嗜學好古與其友汪子芳江搜揚幽遐重雕宋槧將湮廢之書修治別業貯經史子集及法書名畫藝林所稱為小玲瓏山館也今年夏涉江舟行五百里訪余談次述馬君於山館左右掘井泉蒔花竹翼以軒楹前起小樓扁之曰看山蓋取啟姚秘監題田將軍宅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山樓句欲得一言以為記余迂陋無似獨愛看山與居閒趣寂為宜馬君處烟花迷離之場可娛目者何限而喜看山乎詢其所看之山涉江笑曰過江山色亦雲烟杳靄間取其意而已余曰有是哉看山一也得其形不

若得其意得其形以山為主而看者遇焉則有局乎山者得其意以看者為主而山會焉則有進乎山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得其形者似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得其意者似之憶余平生途次所看之山自齊魯至燕出居庸北抵晉由趙魏歷襄荊郢西界蜀過嶺南逼粵西黔中矣若往遊可指數者如京師之西山房山保陽之嵩公山黃州之赤壁樊山襄之峴首鹿門龍山習家池山永州磨厓刊中興頌之浯溪山柳州作記之鈷鉧潭西山秀與若新安之黃山壯偉峻

礴若武當五嶽陟嶽者二曰泰曰衡徐泗吳越近地不與焉歸八年矣終歲兀然一編盤旋一畝之宮宅旁隙地兒子種竹木十五年鬱然成林儼構小草閣西北六十里外望邳之岠山卒以貧不就雖遠山一簇不能為我有也於馬君之所起能無概於中乎雖然余平生所看者多矣曾無一能為我有何必岠山若高下遠近淺深清曠夸坦秀與瑰詭之狀其賞心盡在閉目時則凡平生所看者俱為我有而岠山烏足道哉人心之無定也局乎中而蔽於前一拳可以障泰華中有所得而觀

其會通方寸可以運五嶽我與馬君得其觀之者則進乎山矣得其所以觀之者又進乎觀矣於己取之而已聖人象兼山而名卦陽上陰下止其所當止而極乎靜體立而用行艮其背所云者廓然而大公也行其庭所云者物來而順應也馬君不獨笑余昔之局於形也而且有會乎意之表怡神定性以與道俱則其所看者遠矣詩曰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

淮徐道署移駐宿遷記 代

分臬憲之職以巡淮徐徐州為要地遡其初本為兵備設故建署而駐劄於此若河防則郡佐領之前明久太平崔苻息警而黃河日東南徙又漕輓出清口藉之以行桃源宿遷二百里盛夏濤瀨壯猛往往為害康熙二十年間河督靳文襄公請導荊山口微山駱馬諸湖清水避黃河之險開中河以利運而徐邳以下清江浦以上水淺澀則官艘不行漲決則民田失業南通於江東注諸海河湖兩岸日多險工急汛其勢然也國計民生之要樞所關甚鉅以故視此篆者幾全任河防重寄既不能舍近就遠四五十年竟寓公於清江而徐署乃廢今

聖天子宵衣旰食無內外大小百廢具舉宮保大學士嵇公適攝河督事欽承一德創因互施既整振條綱而又補罅搜微靡有遺漏至道署宜移駐於宿亦疏陳得請茲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一切登降考卜審方揆日逾年始定而鳩工庀材以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經始距十二月十五日落成依原估支帑銀三千九百九十三兩零建上下房六十五間外添造餘房二十一間墻垣一百零十丈則某捐俸為之稱完備矣地勢墳爽負山

帶河重務疊栱朴以取堅華不為侈計職事之所宜及
者前後左右道里無偏畸之累往來使趨赴之勤其於
今作六月初十日始入而涖事念
國家選建賢能兆工興績後之君子如詩所云攸芋攸躋
攸寧者何有窮極而以某之譾陋幸際
昌辰首臨條構敢不敬勸
盛典詳志工程之起訖年月之久近並犀宇貲財之數若
與作屬員與謀議董率工役之文武將吏碑文之書丹
營建之相宅者皆得列其姓名爵里於後庶使來者有

所考以毋忘
聖君賢相臨照之遠綜理之周無非為國計民生因時制宜
以永利賴居其位當思盡其職以懋厥勳焉

碑文

董公生祠德政碑文

今
皇帝至聖至仁與天並覆涵育庶類澤潤生民東西朔南無
有遐邇靡不沾溉道化既洽求寧益勤念江南地大人
衆財賦所出供輸絡繹政務劇煩非忠誠素著才德兼
懋者弗克以任總理之職二十六年四月
特簡董公總督兩江
錫晏
賜衣以寵其行
天語丁寧
眷予稠疊益倚賴大臣畀付要地其隆重有如此董公銜
恩受職矢志匪躬期在興利削弊振刷積惰乃為條章刊諸
木以榜徇郡邑禁火耗止私派絶餽送緝衙蠹懲奸民
理稽囚去酷刑息刁訟戒濫差革保歇平倉收究苛債

飭武弁清胥丁稽賈餉恵商賈寬行市杜奢靡凡九十
有八條雖前此上官亦嘗為之約束不必果行特文具
而已公正己率物本之以誠行之以斷雷動風發抉隱
扶疵千里之遠若在庭戶武夫悍卒横胥墨吏聞之膽
落心掉十八郡之人異口同聲莫不曰自明季迄今大
臣涖江南未有如公其人者也而宿遷之民愛公尤深
宿遠界鄭沭壤地墝埆産瘠食艱又黄河横亘其中漕
路是經堤岸歳築此坍彼漲靡有定所今歳所耕來歳
沈汙倏忽之間已同荒鹵實皆民田而非浮土議者以

為地有閒曠可以興屯將收其利以益儲蓄而奉行不善過為煽張取民舊業民不得耕地失糧留且慮後患人心驚惶路嘆室吁雖犬騷然有如沸羹公適來宿宿民擁公馬泣訴公目擊民苦慘發於中不覺隕涕乃溫言以諭曰

天子仁聖愛民深切我當入奏民其無憂已而疏入

皇帝可其奏弛屯以予民民僉曰非公言之吾民安得有今日哉公實生我公何可忘是宜垂諸永久傳之無窮使世世子孫知公實有德於宿也乃謀於陵山之麓兆公

生祠刻其事於碑以伸小民思公之情以貽

皇帝用得其人而活我百姓之恩甚大公諱訥字黙菴山東平原縣人丁未科進士

殿試第三人原任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為兵部右侍郎

高貞女碑文代

貞女高氏宿遷人歲貢生躋之女孫其父聊太學生貞女許字同邑文學臧高飛于歸有日矣而飛以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暴卒初秘其事後語洩貞女容毀悴其父母慰勸諄復又迎其外祖母陸嫗伴之月餘貞女乃言笑如常獨飲食不欲對人陸嫗偶歸其夜貞女遂自經死蓋四月十八日也死之後其家人檢枕衾始見其臥草下褶疊數巾皆血淚漬遍而貲下僻處所委棄食物成堆貞女之祖父如其志為合葬焉邑之人以其事聞於縣有以格於例不能丐旌典辭者事遂寢大中丞宋公聞而題額獎之邑簿于君請於令謀於僚屬出己貲礱石以表之而徵碑文於其邑之徐孝廉用錫

余偶過宿徐轉請之余因言其地之貞烈幾歲無虛而二十年間張貞女後又有高氏余惟女未共牢合巹而其壻亡於禮可以無死明歸有光熙甫論之甚辨雖然末世女子不知書史所知者貞而已夫至以死守其貞豈復知世有所謂禮哉嗚呼此禮之本也夫人之死義多在卒然驚悼之時經日而平經月而變意散而氣餒矣貞女一意決死久而不渝尤人所難宿遷陵山拱峙黃河繞其下壯瀾不凡故自古多英奇魁傑之士而其餘氣猶鍾於閨閫之義烈如貞女者豈非其家之德義

所叢萃而風土之美事予衛君好義其意亦歸於扶世翼教皆有可取者故不辭而書其事衛君名展字孟成河南通許人

碑銘

蔡烈婦碑銘

吾邑蔡烈婦臧氏武生爝之女歸邑儒童琢琢里耆毓麟嗣子也歸三年而琢病烈婦刲股療之康熙丙申二月初四日卒烈婦不食數日決死氣垂盡其舅姑泣曰他端勸釋固不聽爾忘爾有身予倘男也汝夫不死矣

忍使家無炊火耶烈婦崛起曰家翁言是雖然亡者柩不得歸土若生女雅不欲家翁重一喪葬費也允之而後進食六月二十二日娩乳幸為男而殤防衛者罷懈偶疎烈婦遂著嫁時衣自經死益七月十一夜也其舅憐其志節請於令君建家祠立主以祀烈婦死後蔡氏臧氏及其姊家曹氏皆時夜見其至且言笑見必有光閣夜固如昧爽也既立石祠宇之下謁余紀其事系以銘銘曰二適攸誡一醮前聞寧謂世典天秉維鈞懿厥烈婦系魯臧孫荒遠末冑爰為士門桂棟金芝凡草乃根從容魯鄒取義成仁義者正路死殉疑湮仁為生理殺身奚存心跡之判形殞性真心性滙徹深淵高旻壁碎其性瓦全其身不有貞淑孰覺我人藥錨沸血雉經升魂維石可轉比金尤堅新宮有作過者滯漣吾山嶫嶫沭水沄沄原有翟兕潭有魴鱮溪毛野蔬雜薦蘭蓀鸞鶴祥風軿輜香雲英光靈感昭爍氤氳東陵聖母湘浦神君荒忽誕謾邈焉匪犖柏舟流詠黄鵠傳篇引斧臂斷投繯尸還或矜其耳或露其筋其趨既一同軌殊輪義以辨類仁不瀆倫人道之綱震發乾坤孰謂忽諸

伯道兒殲流風所被蟄蟄後昆冶容之婦抱布之民夜行犯露有靦淫昏諸不孝順細及反唇肅肅環珮巍巍明神謂予廷女視此貞珉

陳烈婦周氏碑銘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材九年三月二十日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死一也烈婦獨靜且安焉貞夫一而五性全初不亟久不沮嗚呼異哉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若其父隔江來白

其志訣別焉抑何仁也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
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其妻謀再醮去於辱
孰甚羞惡嚴故取義決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
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毋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其
守禮凜然如此吞金至五錢不死藏㥁久餌大黃若干
與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
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以遂其志
而立其信或謂盍存身以撫望立之後烈婦智者也智
者不以未來失當機夫人情莫難於死古來學士大夫

勇壯男子轉身懸崖者何限烈婦匹婦耳惟見一死如
奉大君之勅令不可易也如火之熱如冰之寒不容已
也似陰有撓之者以標其誠崎嶇延迴而訖不失諸正
鵠天之命人之性可以觀矣天經民彝不於此焉信乎
烈婦上元醫士鑑侯女國材江都縣民葬有誌矣余舊
史氏也宜書其事銘諸墓上之碣用微顯而闡幽焉銘
曰怒風拔木兮而為血四海水立兮霹靂咽腐鐵石兮
光日月路繩直兮天地潤閉目心怗兮萬古眠

墓志銘

尚友高君墓志銘

吾友稟貢生候選訓導高君尚友名晤雍正癸卯正月
十一日卒得年七十有六吾邑西北阡高氏遷自濟寧
傳世二十餘無顯者生人多強果尚氣間有英姿卓行
可稱述者如高士特騁先生其尤也先生名瑜騁甲申
後棄諸生學辟穀術遂欲谷館巖栖一往不返以父母
在還延授徒於湖東陸氏月一寧覲不入內即去十餘

年不設牀蓐並紙幃坐蒲團上盡夜以為常先清臘後
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人丙申父母大故即著麻
衣去授徒時忽一夕別隣僧曰吾占六壬尚當有一子
須歸了此事次年戊戌生一子即君也君食餼於庠甫
弱冠一再覲於匡廬又求之華山以傳聞有鄉僧於此
故亟往皆非也既念其母陸太君之倚閭亦遄返及陸
太君葬事畢復闢於神往滿少不可得便欲從太華入
峩嵋歷滇黔不復限以歲月其子顯祖等挽族叔星軺
偕行牽挽之以歸卒不果而君之年已六十矣因於安

墓旁築廬門廡楚楚立生位奉高士安溪相國題其堂曰紘垓壯志而顏其廬爲望親亭以詩表高士之行而惘君之意一時館閣中有文者率詠歌其事余彙次郵致君悉刻石嵌廬壁間廬去邑七十里歲時伏臘奚獻有嚴君必躬親雖祁寒暴暑非大風雨無不至者高士去時君方九齡賴伯父不危先生勤劬以有立不危先生年九十九乃終君孝養之維謹晚罹大獄又竭勞貲相營救不危先生亦畸士好義輕財而不苟於取以儒俠聞江淮間所行多有過人者君娶陸氏太君姪有賢

行今年八十視聽聰明生子三長念祖上殤次顯祖歲貢生娶陸氏次型祖娶卓氏前卒一作歿女五長適庠生王貞前死次適吳承煥次適陸承乾次適陳之憲皆監生兒象賢其第五壻也孫十二人顯祖出者八型祖出者四孫女七顯祖出四型祖出三曾孫二曾孫女二俱幼君以丙午二月壬子葬司吾山之新阡君所自卜也廬之原陸太君墓望之若懷抱然顯祖謂余知君者求乞銘銘曰維君醇質行亦茂闢治田屋貲自好振族姻以忘所報廉恕謹身雖與竈卓詭奪羣非至教維君近儒樹冢蕭嶷石摛丹納幽窌刻鐫相先永相告

項夫人墓志銘

夫人羅太君項耐菴先生之繼配吾友絪之生母也耐菴先生凡四子長公綸元配王太君出育與高則絪之同母弟也太君初以國氏在襄之宜城從荊之枝江今世居歙之呈坎則五季時自豫章而來遷也自宋吏部尚書贈少師公以來代有祿仕越二十五傳而至禮部儒士文華公實生太君太君以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卒距其生順治十年三月初三日得年七十有三適

同耐菴先生迹其一生富壽康寧子孫多而賢曰凡五代福以德集人世之所難逢其

封典與子孫之名及爵秩已見耐菴先生志者不再出長公綸孫道煦先太君卒道昈葬前卒惟孫道瞭道聩皆高出在前志外前志孫女八人今九人曾孫前志六今至二十五人道昕出者三曰敦曰敬曰敳道煦出者一曰文瑞道暎出者四曰文珮曰文珽曰文璣曰文瑾道暭出者二曰文璵曰文珣道暟出者二曰文琮曰文琰道暭出者二曰文瑗曰文琛道暉出者二曰文瀞曰寅

龍道暹出者三曰文瑶曰文珍曰文璞道聰出者一曰文珏道晞出者三曰文琯曰文理曰文瑱道暘出者二曰文珙曰文璐曾孫女十一人前志二元孫二曰朝棟曰朝柱皆文瑞出世俗乞志類多取名位煊赫者辭浮謏以相張吾友力能致之而於耐菴先生之志石文則請之先處士著壽則屬之顧學博藹今卜於雍正五年仲冬之吉奉其考妣合窆於新阡而又以太君之志文與書合以命余余之學業豈能比先顧而吾友之所尚則卓殊於俗遠矣是不可以固辭爰據行述銘之以著

其德曰羅肇荆楚柯散豫章數遷至歙族耀南邦懿厥太君維廸維祥婉懸來歸維項德行於婦曰孝於夫曰從母止於慈既愛能公眷兹家男實出前配同仁均養且繩以義外內多口與其莫畀家君終身不知出二前配天椓宗絕嗣人挍支續本夫于是敢嗣人既立謀永後昆有家有室不已恩勤翦夾修治兩世荒墳如此宅心匪聖孰開彼攸忌者私拮其身寧啇女則吾屬與仁享堂欲搆歲役之憂飽備趨事太君良籌肅賓承祭酒漿牢羞孔多且旨應卒能優助婚給襮成梁掩骼堋卹六親朝不閒夕修舉廢墜尤重先澤教兒承家好行其德坤道取良均而不嗇我觀監盬逐時易起勃忽何常敗多修靡倖彼項門再世清美牙籤璘軸寶畜書史至於我友味之彌旨孝友敏慎式廓是似我過其家繙玩窮晷全豹一斑孤陋內恥兼明示公雕棃刷紙讐勘宋鋟訂訛傳是書樓敵靚素琴文几花藥紛敷白石齒齒兒不傍筵奴無昂視維揚濁俗曷克洗滌太君守寂樂居故山里媼絮語吹竹鳴絃綈衣疏茹避喧十年豈無醲觴超自性天翼夫廸子悟有由然禮本于昏書欽試

緜女崇士行祚麽其綿順承資生貞廼起元經義所垂天地昭焉信諸千億視此幽文

墓表

廬州府知府蔣君墓表

廬州太守蔣君諱杲字子遵篁亭其別號也君與李恭人已合葬其子元益方威請余志其墓而銘之業應所請復因君之學行欲廣其義以為之表則不徒以其子之請也竊嘗謂人皆天之所生而以與聞道術者為貴如君其一也

本朝安溪相國李文貞公學業所至應五百年名世之期
所謂見而知之其舊誘人多在於制義然當文貞標表
正學知之者恒少余侍側廿有二年粗見天人端倪義
門學士何焯操選事於吳下倡輕新靈之譚庠序風靡
後至
華下一見文貞所為猛厲偘道遂有程墨行遠之編可千
古不磨君從義門學毅然惟先民是程辛卯雋南榜文
貞見其作謂余曰直躪錦泉之室何還雅之易也壬辰
被放歸壽其母文貞作詩贈其行為其母壽士林榮之

癸巳成進士墨義酷似正嘉文雅飭入彀者實為君首
屈一指文貞適承修周易折中擇人纂校君與焉文貞
稱其勤敏曰同事盡若此修五經易易也乙未文貞假
旋君亦歸養己亥仲兄以通判需次者歸而侍親君廻
父命謁選庚子三月至京辛丑補户部廣西司主事旋
陞本部山西司員外郎雍正元年春監糶南城親督料
量胥役束手侵欺無所入給發不苟稽候廒幹之聲大
著有
旨各部院保舉賢能官時怡賢親王總户部事司農孫公田

公皆以君名列奏蒙
召至乾清門
殊典優賚又兼浙江江南兩司八月調雲南司十二月陞本
部山西司郎中仍兼雲南司事凡部務關重大者悉心
經畫王大臣九卿會議時假以屬稿君一無瞻顧有不
可力爭得當而後已仁和沈少宰蔚州李少司農尤改
容嘉獎乙巳冬循資俸除廣東廉州府知府先是邀
覃恩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至是會高安相國有移封祖父母
之奏得請君由郎中轉官逢冊立中宮

覃恩封兩世正五品丙午二月初十日請
聖訓
召對良久
賜上方物及
御書墨刻謝
恩赴任過里門椿萱方茂其仲兄得判辰州
國恩家慶一時無與倫比越月留長子元燕代定省八月至
廣州楊中丞留決庶獄八月抵廉州下車與屬吏約誓
潔己惠民貪墨無狀者立劾去之脩城垣葺倉廩課學

校讁斥堠恤兵伍禁苛派革陋規皆時弊件覆亟一年
治行稱最丁未兼攝高州篆石城多盜縣令罷不以聞
即參揭解令職盜少息戊申正月視事雷陽旋奉檄赴
省承審大案三月復攝惠州有博羅村民入山伐木炭
死於虎其家已認屍掩埋土豪脩隣甲宿怨嗾民婦控
甲讐殺豪証之吏賄仵以刀傷報令逮隣甲兄弟囚繫
多人久不決君察其冤親鞫訊覆檢屍骨皆齒牙痕釋
隣甲置豪於法郡稱神明制府又専委剔廉之蠹弊治
以郵竈户為先捐俸製鍋勾稽股引平衡出入商民均

利而敗奪者無所措廉屢饑君請於大吏發粟平糶比
熟籌預備倉積米穀十萬餘石廉人賴焉高廉僻在海
嶠郡守歲科試類以苞苴竄易高下君始秉公前茅者
多為學使甄錄士子感奮至勒石以勸後來丁未坐譴
一謫君以事關人命係風化即據縣詳申報後大吏以
他故紀釋之君以不及覆覈落職百姓供米薪呼天籲
神計為保留君以嚴諭止之而後定將行祖餞塞路甚
有饋贐資行李者率笑却之乃設生位於三賢祠從東
坡諸公之次以志愛戴君素脩潔不名一錢在部有公

費錢拚于同官與省養廉例由所屬按季繳君以饘粥
粗給還之州縣以急公事而修戰艦補倉穀時捐已貲
前高守虧倉儲不得代謂之曰公長者能援手乎遂慨
然為償二千金平生遇義舉不計有無皆以身先貫祖
父分産幾盡初撫殖後之匱自廉旋不能具裝中道假
貸至己酉正月抵家仲兄亦歸自辰州天倫聚樂不少
見沮抑之色九月長子元益領鄉薦庚戌禮闈下第亦
喜慍不形惟以淬厲學問為諭誡坐貯書樓手披新舊
唐書終其編時浙江制府今宫保總督直隸李公舊同
官户曹知君才守深摺奏起廢奉

旨協督海神廟工即往監工事冬杪請省親假辛亥首春樂
兩親七十雙壽禮遂以二子行九月工將竣命長子元
益先歸仲子方威侍十九日感微寒服藥得汗熱遽止
二十日尚詣工所二十一日治具招同事暨同年友尚
強坐至夜分二十二日早猶語仲子曰吾二十三四日
當死人以病中語不之信二十三日果疾篤二十四日
黎明呼仲子曰夢上帝命吾為廉州府城隍神以親老
辭不允今迎候人及曩日隨廉之童僕已故者皆齊集

君恩未報親養未終奈何且吾治庶亦殊愧朱仲卿之當夫桐鄉也又勉仲子力學為正人并令寄屬長子為處分家事遂不言至戌時卒君讀書慮舉得名師為依歸文體一軌於明初前賢經書而外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皆可背誦以故鄉會闈墨或賞其為先正正脉或兆其後塲淹雅自刻有志雅齋時藝問世究其所施則孝友稱於內義聲播於外部務信於僚友動於長上臨民愛之如父母敬之若師保洎其卒也人多諱其隣於鬼物不知昌黎所言生能澤其民死以食其土為衆中庸所云

誠之不可掩有一道耶余故排本其道術之源流臚其科名官行始卒服其信而有徵表於墓以質之天下讀書以事其君親者

行狀

林靜可行狀

公姓林諱寧字康侯號靜可福建福州長樂人為漕標後營中軍守備康熙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於署距其生順治丁亥九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曾祖宣祖春與父正嵩以亂離失考其職掌即名字亦待[illegible]近年訪致之殘譜云守備署舊在吾邑余又辱公交好故知公行事熟公子尚孩不能以狀請於當世之顯者狀非余為之誰為之者世之武人鷹擊虎視惟多近財色氣怒豪而力蹶張言語粗鄙居常事遊獵觸其忮忿則鬬爭立見好估兵為腹心爪牙而讐視吏民雖號稱職者罕能明大義與士民為一體即陽慕雅飭者知款曲人亦不能以實惠推施至於仁聲所及戚疏遠近如一口生愛之而死哀之也公受事至吾邑五年餘其於職事勤慎如戢兵不侵偷催逋緝盜不以論至吏民有疾

苦小不平事不啻負芒刺為達之有司伸救之需金錢者捐資營脫之力所不能復廣為之醵以成其事而後已雨暘愆則設壇禱求徒行於赤日泥淖中或有司不從則位神已署長跪虔禱賑荒則詳為區畫廣設方畧蓋其性好利濟出於真誠細至醫方之驗者亦錄之成帙合藥不分貴賤皆為療治刀圭必親匆遽中亦不辭煩也又尊禮士大夫屢乃讌饋如隣里姻黨然以其暇蒔花竹對人問書史及古今嘉言懿行則津津無倦容殆恂恂然若儒生及慈惠之文吏絕不類自童齔生長

軍伍中者公生七齡海寇至刼之去一村殺傷幾盡海
上歸順復隷我兵駐防籍中駐防營裁遂投吳逆藩下
以材武官至叅將吳藩叛公策其必敗於康熙十七年
十二月同總兵陳華首先謀獻岳州益岳州襟帶江山
為荊襄巴蜀之會大將軍貝勒察公統固山總督提督
重兵屯馬兩軍持久不決得公私為往來游說竟至成
功大將軍給總兵劄支全俸疏上其姓名十八年正月
陛見賜袍帽鞋帶等事二月大將軍題授遊擊四月部給叅
將管隨征岳州前鎮左營遊擊事劄十九年二月公領

兵進攻辰沅克取漵一洑清浪北溶各隘又恢復思南
府龍泉湄潭遵義府真安州等處大將軍上其功議叙
加署都督僉事銜二十一年天下大定汰隨征營缺公
諸部補授而部議十三年以後投誠軍功未至八等者
槩不得用公遂滯倒京師中凡七卯閱
上亦悉其勳勞異等然竟束於部議會二十五年發兵羅刹
公請行
召見給甲馬弓刀銀兩仍以原銜領籐牌兵隨征五月二十
八日大兵至羅刹城下公爭先斫拔欄馬木賊憑以火
牌燒船二十九日公在河上游安置滚江木並水屯以
防之六月初九日督兵安屯挖河打礮占賊要地絕其
水道十二日賊乘隙突出公隨梅勒章京班公領兵追
殺賊衆敗遁七月八日賊兵復出奪占礮臺復敗之公
有力焉十一月羅刹降班師歸二十六年二月部議叙
用三月奉
用四月補授今職八月涖事公自幼而壯出萬死一生
之地承平時復困躓於文法崎嶇危險而得一職又嘗
不償功而遽止於此命也雖然公固未嘗死也去歲公

初度之辰邑之衣冠聚而製錦稱觥幾不容於庭百姓
投萬民衣以荅德惠雖邑令之賢者未有此而歿也里
婦村嫗皆哭之失聲人生百年瞬息耳王彥章云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名存則不死矣公娶某氏湖廣某縣人
生子女各一女幼未字側室某氏生女一亦幼未字子
六隆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未週歲呱呱在襁褓
遂稱孤子可哀也予家距其署不數武憶公六七月間
病中苦勞煩常持團扇屏騎從過草堂疏笑相對輒盡
一日時坐匡牀短睡足寒愃話其在岳州閒說機密常

獨夜行江上烟月朦朧僵屍齟齬步履私默以錢紙相
弔祝邏卒巡綽驚起草礫間使人䰟散至其處則縮口
鼓舌低聲作鳥吹以爲號少誤即陷不測矢石矛戟所
傷人時仆於旁自指其額上刀痕可數也入都後部議
格沮人情嶮巇噂嗒陰陽頃刻相排相責備極狀態及
羅刹風氣寒沍六月尚披羊裘秋冬夜以皮褥被氈藉
全身縮其中猶呼氣冰澌沾鬚眉諸可駭愕之事予聽
之慄慄怦怦不能自持嗚呼豈意其爲今日獄中之行
賓哉痛哉

書

答蔡聞之書

天都徃遊遂三十年所夢想然失年長兄之晤語覺所
得不能相償也家居曾三蒙穆堂見顧深談達旦未嘗
不歎師門英邁進取如外長兄之志行斷不沈滯草澤
已而果然真成不寐之喜不敢驟達牋素者恐職在宮
切或不欲通候於外致煩躊躕裁答自爲穉檝子也弟
讀書近一二年間始覺心上畧畧明白但前路無幾徒

嗟日昃之離大耋蠡峯學約字字純慤祖廟規條切合
情事有他䙝假示毋以昏眊棄我何多幸也吾師制義
之聖前選宗傳乃抉世翊教之書嚴省提學清操不乏
而文事類荒資望相近者年長兄與對初耳望之目穿
次之便是古學辛丑會試第一非穆老不能位置仲儒
連任彬蔚可知然年長兄所處固天下本根昔之大賢
至自幸不意之遭所冀積誠隨方納約自牖一寸之光
便可照徹九有此又非區域之效所可比論中子二年
餘不通一問未審所造若何有彼處設帳吾邑者訪覔

寄札當並及年長兄古道不忘故人之雅穆老記問多而氣盛其忠讜尤可敬在議事班良佳至治民察吏恐畧粗疏讀書知古誼者難得長汀中懷坦白唯年長兄勗厲以成其美質不在目前榮利也

聖祖深仁厚澤淪浹肌髓及

龍馭上賓又為天下得人

今上仁孝英明守喪復古可武三代如永停捐納除各關新加稅額免蘇松浮糧馭大臣以功罪為恩威絕無紊制護前之意有不便於民者不日即知知之即改雖成湯

之不吝何以加焉且萬幾在握沛然有餘處斷精當細入無間每閱

綸言直令人五體投地殘年遘此於願足矣年長兄輩值千載難逢之世乘時努力謹身行義明體適用以應名世佐昇平扶犁老朽不彈貢禹之冠而效王褒之頌致為快事至穆老去年饒舌弟自視如蟣蝨何足以關重輕平生自問唯硜硜之守可以自信至經世之務實無絲毫把捉使馬耕而牛驟豈唯非所習且恐敗厥事雖言者或少過然緣此免七十老人萬里瘴鄉之行得藏拙而樂安閒

聖恩於此渥矣凡

皇上之位置人皆天之位置引分自省帖然受之便有佳處生於太平長於太平死於太平擊壤殆發吾覆豈榮啟期之三樂所可方哉師集校訂須盡意謹細滇粵亦未是綽綽時俟之而已立侯入館已不媿韋平門戶然能繩武經術乃稱世家也所恃良友之直諒多聞有以策勉而警發之多方為道自愛臨楮馳結

答汪篪先書

前使者促還未盡鄙懷太鴻文甚雅令窺豹一斑不負所聞幸甚幸甚古今禮制惟士庶家立祖祠為難處四民中士非有官祿者自七廟以至一廟世數有定一以為敬愛一以嚴名分故鄭氏儀禮注云士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意謂非無田祿者也傳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朱子論祭極詳細大抵皆為應廟祭者而言雖伊川謂服制及高祖祀享豈不可以及高祖而猶云庶人可立影堂則無田祿而廟祭之嚴可知故士庶家祠堂文字宋元猶少見明文人近儒者為之必推出於禮經之

正始周旋其意出仁孝禮以義起若徑以此為復古而可為法徵似議論無首尾又宗法難行古今情勢不同其說頗長非無傳也禮經言之備矣況下君為世嫡以此收宗睦族非宗法乎以故畧為增節使少周備而活絡其辭弟於此事極荒謬粗淺不敢不盡所見以吾四兄之委之也謹書二本亦唯四兄平心決擇用之而不必弟言之退至書法猙劣不足稱屬君之文尤可媿風便希示近履並及政堂新政為慰諸不具

復張喆士書

王姚江答羅整菴札稿手蹟卷子承委書其後此刻全書傳習錄中卷內最有關於講學者其大指如致良知也格物不依朱子也其公案如大學復古本之舊也朱子晚年定論也至斥朱學之害甚於楊墨過於洪水猛獸亦具此簡夫朱學之嫡嗣孔孟也由真魏而下經許魯齋薛文清葉都無異辭至吾師安溪李先生出折衷闡發至精至當其致良知是所見如此朱子格物之說終不可易然亦無礙於大學古本之復獨晚年定論被整菴詳考年月件繫其非晚年者姚江語塞乃云中間年歲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云云此誠底蘊盡露根株顛撥無復可置喙處矣夫自云年歲有所未考又云不必盡出於晚年不知著書時何以謂之晚年又何以名為定論後云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則公言之而已矣如此不知何所用其調停乎何所用其委曲調停乎況委曲調停者又甚於楊墨過於洪水猛獸之學術此其為公乎為私乎其進退無

據不過以己學原與朱合幸人不加考而翕然從之也此何事而可參以絲忽權詐乎其病固萬倍於楊墨洪水猛獸之為言矣若其筆力之英銳無前能達其所欲語恐明代以古文名家數公未能或[illegible][illegible]也驟看卷字體段頗似中亦具有筆法但對勘刊本[illegible]落數處恐闕漏未較出者尚多或吳人技獪作贋跡以射利固不足與辨若題以為真是自誑以誑人也故不敢虛成命畧布其所見而並白其不欲著語之由潘兄因水後館事離披遽歸失寄今覓便緘上原卷及匣驗入不備

與劉縣尹書

比聞明府欲毀董公祠為節孝祠其初以為必無此事後有言其事之必遂者某以為即有此意亦必無以董公祠之顛末為明府陳之者耳

上諭生祠之建大抵皆紳士里民之姦貪者獻媚於見任官長以便鑽營網利如此等自宜毀為公用若實有功德於地方為士民所愛戴者仍舊存留如董公祠者信

聖諭所云實有功德於地方為士民所愛戴仍應存留者也憶康熙二十五六年間督河靳公興屯初意何嘗不善

誤用屯田縣丞于宣駱龍友先屯湖之涸田繼屯未涸之水田如魚蝦菱芡蒲茭等菜皆索屯稅而貧傭失業矣繼屯荒山草地而燒烟乏矣繼屯墳墓餘地而隴冢平矣末後有里猾韓文廷者出首民戶糧有餘地遂栽割為屯莊而糧地亦屯矣甚至招徠游閒無籍之輩為屯戶將所領於官之牛種博賭一空侵耕民地日朘月削民日減而屯日增又姦盜橫行間有訴俚者于駱庇屯而虐民至於佃逃田荒地去糧存控之河憲置若罔聞人無生路唯千百為羣聚大道旁過皇華往來隨之號泣而已此時京徒通國若狂亦復妖異並作晝夜靡寧忽董公總制兩江以公事到宿邑生投詞告屯官平其祖之三墳公即發令箭勘實既得實公怒甚裂其衣捽其冠足踏之誓不與此輩共生聲淚俱下立鎖于宣駱龍友收禁其親見小兒拍手曰于駱挐矣相與跳擲於道為樂貧家亦典衣沽酒相慶靳公夜半單騎小燈籠至門求面者三董公堅以寒疾辭五鼓本發

聖祖仁皇帝盡以屯田還民一時歡呼若死而復生乃思董公不顧利害為民請命

聖上始得聞知因為立祠而書

皇恩於石使宿之人世世子孫不敢忘也未幾董公以閲河事調入京聖吏議鐫七級為侍讀學士次年

聖祖南巡祠當輦路鄉民數千執香祠前謝罷屯還民之

恩且呼曰求仍放董為江南官俄使衛士飛鞚來問董何名鄉民以公名對

聖祖頷馬及同

鑾董公隨大臣迎

駕

聖祖遣招董公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為汝益一小祠矣
因大災旋即有總督漕運之
命是此祠者稽之古禮合於有功德則祀之之文撰之
新綸又合於民愛戴則留之之諭且
聖祖皇帝鑾輅之所駐開
天語之所褒嘉在地方光於河山宣載邑乘以為名蹟即推廣
聖孝光應于萬斯年以存典故夫人心風俗浮澆者多幸下
邑陋壤念甘棠召伯之遺重以前王不忘之美明府涖
任以來從未聞有咈百姓以從已欲之事詎獨於此而

忍為道路之口遂謂明府與董公有宿怨此尤無稽不
足論其故曰欲毀祠者必非明府之為即有此意亦無
有以祠之顛末為明府陳之者也董公之學術人品立
朝居鄉宿之人不知知有大德於宿關宿人之存亡故
祀之昔趙清獻為杭州請立表忠觀以旌錢氏之舊德
東坡先生為文以張之西泠湖山於今為烈若此祠存
雖邑之故物實明府之新恩風誼豈出古人下哉董之
後人其長公已謝世餘俱無能自立者近聞其居第皆
拆鬻一椽不存其此言不由於結納請託可知其歸里

八年未曾為私為利拔一刺於當事明府所稔知獨於
此剌剌不休為公義也祠成時董公已去暫公見督河
勢頗赫烜其年方逾壯即知慕義為碑文直書其能屯
事戚友咸危言相勸沮不為動竟勒諸石名於其上今
碑見立祠大門右可覆按也若董公在時不避禍患為
作碑文今於其死後以明府之和平愷悌無毛髮嫌釁
可畏憂而噤不出一語是其乃趨熱避冷改柯易葉之
徒明府必且唾而麾之矣恃愛瀆陳不勝悚慄

答汪荇洲前輩書

帶水理應趨謁憂患中多所顧畏想老先生亦諒其宜
爾然此心馳依固不殊左右動定也山縣奇災呼吸間
田廬一空流屍無數杜工部所云聲下鬼神勢逆人代
親歷方知其不虛荷蒙
皇恩浩蕩即報水奏中想見難民委曲慘狀絲毫不爽不待
題請便
予蠲賑且已完錢糧仍許留抵明年荒春首夏半年又得安
帖併力謀食而官吏中飽之弊復絕誠視民如傷聰明
聖智無微不到

旨下十日告示已張從來無此神速士民抃舞感極而泣萬
歲之呼震天
仁聖至此草莽之傾戴刻骨鏤肝身任夔龍者其爲萬年之
慶當何如也流言例議
聖上不欲歛法而
眷倚之重共信其有在格例之外者可以理決叔月時苦吟
長句雷門前竟敢布鼓意在逑貢一笑亦見康衢鼓腹
不爲昏墊憔悴至盡堯民之樂如是併耤少釋老先生
乘念之般切也水後又値賤荆危病甚敗未卜翁皇中

書不盡意續報匪一臨楮悵然

與錢邑倅書

久闕謁候以嚴例新頒非敢疎慢也敝邑慘變奇災老
父臺仁心惠政起仆蘇枯人慶更生而閉糴之禁尤爲
吃緊弟慮傳聞太過商販恐定官價至於傷本是以觀
望不前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若得明示張掛城門坊市
許以不定價値聽收三分之利則來者日多多則穀價
不期賤而自賤此理勢之必然者昔朱子救浙東之荒
首先招海商販廣米許不收其雜稅錢船到依價小糴
更不裁減於是商米輻輳民賴以濟此救荒之善政而
無弊者望高明權度行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也或有
獻議喚縣中一二小販面諭速行者旣恐胥役騷擾且
愚民驚疑謂報大戶則懼而逃匿者有矣諸不備

答李顯道書

自媿愚譾叨蒙
聖恩超補館職瑤華惠問益增虛糜之慚悚也伏稔起居康
泰商民感悅實慰且欣
聖皇視民如傷百僚庶務仁恕精明日誦
綸音二典三謨寢食其中不知身之在三代下矣且知人善

任使老公祖自應不日峻陟至鹺政年來頗少振飭曾
聞一友人持平言之以十餘年前鹽觔錢三四文今加
至十二三文鹽梟重於得利輕於犯法而外面轉委之
皇上之寬仁雖巧於卸過實究設淫詞也老公祖素推弘毅
才畧如神自審時度勢將之以明信不掣肘於上而始
能風行於下其本却在恤商前院有李君名陳常者時
縱舍其文法之細使其迎機以赴利日計於公庫似不
延歲計於公私皆大有餘至今猶感頌之若渠徒執伏

對敵者自當於首惡加以重典令其警懼萬一如昔年
孔文泰之徒却宜厚賞偵探人得其頭目難化者或才
有可用竟用為武職徵官奏
聞而責成之反得盡其黨羽而淨其巢穴曩曾有用此以治
海寇而得之力者此亦老生常談聊資一笑豚兒暫歸
省之便附請福安小孫乳臭謝勞齒及臨啟馳注之至

圭美堂集卷十七

雜著

論語首章義說

天生我為人所以異於禽獸之幾希而高出於庶民者
學而已矣論語首章聖學大指已全揭出慎勿以常讀
而忽之學始而求諸己久則有得焉得諸己便要公之
人公之人仍然反之己此不易之義也考亭夫子云學
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本皆可以為聖賢或氣稟拘之
或物欲蔽之或習俗汩之則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為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也為此者皆求明善
而復其初其道在五倫其本在五性小學有成規大學
有明法藏脩遊息無少間斷所學既熟中心自然喜說
則得諸己而為德矣得諸己必說遠友來而樂何也乾
父坤母所生之民物皆吾之胞與也大傳纔說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即說吉凶與民同患纔說智周萬物即說
道濟天下孔聖敎脩己以敬便說安人安百姓故中庸
言至誠盡其性必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胞與有虧便
是德性受病可見人到贊化育參天地皆性分所固有

職分所當為樂字淺言之則朋友講習樂多賢友深言之則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凡此者旣為我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則人之知不知與我何與是人之知本非所求則人不知亦復何慍由是到無悶到不悔聖者能之則聖人所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可以自信天知也然在此處說却要說得卑近不須說得高遠若慍人不知定是要人知要人知便是務名務名必是圖利心乎名利是自絶於君子而為小人之歸矣豈為己之實學乎所以大學首言明德即繼以新民而歸於

止至善後言格致誠正修齊至於治國平天下而結以修身為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末章自闇然為己之實心說到篤恭而天下平直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仍是闇然實學歸宿處豈惟聖學此亦天德乾卦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乾始為物不二也美利利天下生物不測也不言所利無聲無臭而於穆不已也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以此言之天亦有工夫工夫亦有節次理即中庸無煩說互說妙論語首章好在平平說出而極頂道理包括無遺此方是聖人語以壓論語卷首豈偶然哉

孟子不動心章聖字義

或問孟子拒公孫丑以養氣知言為聖引孔子折子貢之聖而居學不厭敎不倦夫孔子不厭倦而不居於聖與孟子能養氣知言而不居於聖同然則孟子不幾雖辭聖以名而居孔子以實耶曰孟子葢云孔子之道如是吾學孔子如是而非聖之云也曰由子貢之言孔子非自知其聖而姑嫌以聖自居乎曰聖人皆不自知其聖也向道而行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聖如文王猶

曰亹亹曰勉勉曰翼翼烏乎聖曰已聖矣自居於聖不可乎曰居於聖則厭倦矣曰聖上有路乎曰有希天也天不已而謂聖已乎能不已便是天當不已時烏乎聖曰至於聖永不至於凡人乎曰惟聖罔念作狂曰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何也曰較省力耳生便知聖之當學謂之生知安而為學聖之事謂之安行駁者便為生而無所不知安而無所不能何以謂之知之行之耶曰孟子地位不能過顏子何以曰姑舍是曰問所安安乎此則是所願學者非孔子矣不安於顏子者智之事也未能

踰顏子者聖之事也大傅曰知崇禮卑朱子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篤實

說曾子問一則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姜慈谿師論此甚辨其大旨極合禮意微覺其害於辭至疑非夫子之言過矣竊謂禮生於辭讓其儀文雍容不迫人事之曲折寓焉而其措辭輕重

行回經權具備則知非聖人不能婚姻人道之始其禮重矣權〻父母之喪尤爲人倫之本計男女兩親之喪爲日幾十年萬有一之相繼而不相仍女子二十而嫁猶可男子能待之乎何以處夫擧丈夫子晚者之父母也玩其文則受辭於居喪之初曰弗敢嫁遂使人於免喪之後曰請夫女既待之三年壻已免喪矣女氏來請婚而壻弗取卒不許嗣爲兄弟此豈人情之所有故弗敢嫁而請而取者經常也然必云許諾及壻弗取而後嫁之者所以存此禮以待事變之不可知如前所云相繼不相仍之說又或再朞之間歲月亦多壻或他故而不取有所託於昔者之言以不出惡聲未始非忠厚之指故曰經權備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云有故非父母之喪而何可以知曰弗敢嫁曰請而取者之爲經禮曷疑且曰壻弗取而後嫁其語更曲折明盡然則壻亦何爲而弗取哉其不他嫁也決矣聖人權喪禮與婚之重輕或大不幸寧通融於未同牢合巹之壻而不忍決裂於創鉅痛甚之喪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婚禮一納采終身弗改較嚴於古而遭喪辭

謝之禮久廢於是有女煢煢無所歸壻年不可待至親尸在牀女來弔而留婚有及未成服而婚者有七日內而婚百日外而婚者人道至不可問而士夫家或靦然行之不爲怪此與通融於未成婚之男女何如哉是則聖人之制禮其爲慮也遠矣

字學音韻辨

字者孳也取相生而謂之字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能強字有形有聲結繩畫卦形之所由生也廣之於象形會意指事諧聲而形備人墮地則有聲聲之所由生也

開發收閉於喉舌齒脣而聲備然有聲而後製形則聲居形之先矣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沈劉勰曰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元周伯琦六書正譌曰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和為韻大約漢魏以上謂之音晉宋以下謂之韻音與韻一也夫形易考而音難知由偏旁頭尾以類相求由篆籀而分隸變不失初其體制顯然可據音韻則喉舌齒脣開發收閉轉移於輕重低昂之間又南北土音之殊古今轉變之異欲使井然有條確乎不易而歸於至當難矣音韻書最多而

其可讀者莫如等韻與皇極經世之善通乎此則於音韻庶得其宗曰等韻列字母三十六經世分為二十四又析為四十八互為參錯令人何從曰尋其端緒一而已矣音雖不同而喉舌齒脣無古今南北一也以三十六字呼令見有之音牙音止有見溪疑舌頭音止有端透泥來舌上音止有知徹孃輕齒音止有精清心重齒音止有照穿審日輕脣音止有非微重脣音止有邦滂明喉音止有曉影而已此二十四音等韻經世之所同也經世之四十八者即二十四之每字有清濁兩聲不論有字無字而並存其音之位也等韻之三十六者於二十四音亦分清濁但去其平聲之有音無字而存其音字俱有者止三十六也曰如此則三十六字母必有有清無濁者必有有濁無清者必有清濁兼者然則可指數乎曰清濁兼者十二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邦與竝曉與匣影與喻也有清無濁者六溪透徹清穿滂也有濁無清者亦六疑泥來日明孃也曰或謂羣字另為一音不與見溪為類定字另為一音不與端透為類澄與知徹

從與精清牀與照穿竝與邦滂皆然其說非歟曰即以字彙之韻法考之如先韻以見呼為堅繭見以羣呼為乾件健今北音尚以見與健混為一聲如何謂羣不與見同母乎如庚韻以端字呼已為丁頂定謂定不與端同母可乎如東冬韻以精字呼則為蹤慫縱以從字呼則為從○從抹去今北音以從者之從與放縱之縱混為一音如何謂從不與精同母乎如蕭韻以照呼為昭沼照以牀呼為潮鼂召今北音以照與召混為一聲如何謂牀不與照同母乎如陽韻以幫呼為幫榜謗以竝呼

為旁○傍今北音以謗與傍混為一聲如何謂竝不與
幫同母乎大抵吳人口音帶濁未可以水土之聲竝字
母而變之也曰清濁衆之聲於二十四母中皆取清聲
明無清聲故存明至敷微則去敷之清存微之濁且敷
亦似與非類而不與微類定為微之清聲何耶曰古敷
字亦不讀如夫當是無烏切非與奉已具清濁聲不應
復使敷字重出其存微者如今輕唇音多用下平如文
無之類皆是下聲故存微之濁聲也曰疑泥來日明信
無清聲矣至有清無濁之六字旂非溪之濁頭非透之

濁轍非徹之濁晴非清之濁傳非穿之濁旁非滂之濁
乎曰此則有南北之分矣如予所云則北音也今南音
旂則見之下聲而非溪之下聲頭則端之下聲而非透
之下聲轍則知之下聲而非徹之下聲晴則精之下聲
而非清之下聲傳則照之下聲而非穿之下聲旁則邦
之下聲而非滂之下聲曰安見南音之可從乎曰康節
似用北音而各韻書中原雅韻及洪武正韻似多從南
音如韻母之羣字廣韻渠云切而其去聲則郡也其字
頭從君則南音近是卽頭之偏旁為豆而廣韻為度侯

切定音雖南北恰同而定之平聲為亭北音已訛為亭
本特丁切若北音則定當為聽矣晴字廣韻疾盈切而
其上聲則靜傳之偏旁為專亦與照類竝字南北適同
而竝之平聲為屏北音已訛作平如此則竝當為聘矣
故曰南音是也曰等韻與經世孰優曰互有得失而等
韻似更密經世以疑字鼻音與曉字喉音為同類明字
唇音與影字喉音為同類自當以等韻為正來字本舌
頭音日字本重齒音等韻以為半舌齒而列之於後雖
古今或不同聲然以今韻準之似又當以經世來附端

透定泥之後日附審禪之後為優也至其安排字母則
等韻尤簡明精細如見溪清聲也羣疑則濁聲端透清
聲也定泥則濁聲知徹清聲也澄孃則濁聲精清清聲
也從則濁聲心清聲也邪則濁聲照穿清聲也牀則濁
聲審清聲也禪則濁聲邦滂清聲也竝明則濁聲曉與
匣影與喻皆然且見溪之下羣字端透之下定字知徹
之下澄字精清之下從字照穿之下牀字邦滂之下竝
字皆具南北兩音羣字北音則區云切為溪之下聲南
音則居云切為見之下聲定字平聲亭字有特丁忒丁

兩切忒丁爲透之下聲特丁爲端之下聲澄亦有低陵
㮽陵兩切而知徹分從亦有粗容租容兩切而精清分
牀亦有卓王綽王兩切而照穿分竝字亦有逼映皮映
兩切而邦滂分皆位置在第三字甚精細若無兩音者
則邪即心之下聲禪即審之下聲奉即非之下聲微即
敷之下聲匣即曉之下聲喩即影之下聲無復參差矣
曰經世首歌而等韻首見何也曰歌麻支微齊魚虞皆
元聲也其字皆無頭尾以本聲起以本聲收
本朝十二字頭篇首四字阿䫿伊烏由喉而鼻舌合口展

轉相切而萬國之聲皆備阿即麻也䫿即支也伊即微
齊也烏即歌魚虞也魚虞古音如吾吳古無出口音如
今之呼於也小兒出胎胞便有阿聲能轉舌則有䫿聲
能學語則有伊烏之聲啞子諸字音皆無而影母字獨
存可知音韻之本
本朝於韻部以此爲首於字母以影喩爲首獨得天地之
元聲故可以齊萬籟之不齊而脉絡分明誠千古未發
之秘惟邵子以歌韻首列而詞曲家如度曲須知近時
毛稚黃以古韻爲六部收聲皆歸影母爲得其遺意夫

邵子之首歌誠精當矣然等韻由鼻而舌舌而齒齒而
唇以歸於喉以五行言之爲由木火金水而土萬物歸
土之義以四德言之貞下起元之義也豈漫然者哉曰
等韻舌音端透定泥是矣知徹澄孃不與照穿等同乎
曰此古今異耳今惟孃字尚有古音然亦有順知徹澄
而讀若穰者知古讀若低今讀若支徹古讀若鐵今讀
若赤折切澄古讀若登之下平今讀若懲故曰舌上音
自端透定泥爲舌頭知徹澄孃爲舌上精清從心邪爲
輕齒照穿牀審禪爲重齒邦滂竝明爲重唇非敷奉微

爲輕唇皆分兩類今閩音尚於知徹澄孃一如古呼不
爾豈舌音少四聲而齒音獨多四聲斯亦不倫之甚矣
曰等韻字何不皆取平而間以仄聲使人難曉何耶
曰此正等韻之妙也每字有入聲平上去入皆有上下
也今人知平有上下者十人而九知入有上下者十有
三四知上去有上下者十不得一二今等韻見字即上
去堅字去聲也透亦上去偷字去聲也定即下去亭字
去聲也徹乃上入若轍則下入矣照即上去昭字去聲
也審即上上深字上聲也竝乃下去屛字去聲也奉乃

下去馮之去聲也曉乃上上嚚之上聲也匣乃下入咸
之入聲也影乃上上英之上聲也喻乃下去俞之去聲
也其分析上下無一錯亂者用仄以見八聲俱備也後
人事不師古私意增減穿鑿臆造錯戾而不能通者甚
多而坊間妄庸所刻曰通曰轉尤多膚謬六書之云轉
注一字而轉別音如多少之少為老少之少長短之長
為兄長之長陸深書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
令長之類是也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
是也分別最明非此韻部之可轉為彼韻部也俗說曰

古韻如東冬江皆可通用東冬一音可通矣而江音如
姜非通也乃轉也不知江字之旁為工其中偏旁從卡
從龍從匆從空皆東冬韻中字可以知其音之所近唐
以前皆不與陽通不知何時始讀江如姜　元人作曲
遂釐為江陽韻即以古音六部考之如東冬江陽庚青
蒸通用者以音皆收穿鼻也支微齊佳灰通用者以音
皆收齊齒也魚虞蕭肴豪尤通用者以音皆收合口也
歌麻通用者亦以音皆收合口也真文元寒刪先通用
者以音皆收舌抵齒也侵覃鹽咸通用者以音皆收閉

口也豈其以東冬不與江陽同支微齊不與佳灰同魚
虞不與蕭肴豪尤同真文不與元寒刪先同歌不與麻
同侵不與覃鹽咸同可轉而用之乎且古人亦無所為
通也古人用韻皆有部居門類何通之有後人自為區
分而以古人之詩校今人之韻為其韻通其韻古人豈
有是哉又喉舌齒唇不分有以舌抵齶音之真文而通
穿鼻音之庚青與閉口之侵者有以舌抵齶之元寒刪
先而通閉口之覃鹽咸者有以齊齒之支微而通合口
之魚虞歌麻者葢以南音無庚青韻而讀庚若根讀青

若親豈可以水土之音而變本字之韻又風字當為閉
口而編韻者誤入東部興字古人侵蒸兩用有古在魚
虞部内之字而後人誤收入歌麻者不得以一二字之
淆溷而遂謂通部之可合也亦有古人不及後人與未
善而當改者切字自當以清聲切清聲濁聲切濁聲而
古人溷用又切字古人以平切仄以仄切平今當以平
切平以仄切仄無字可切者始通融取本部字切之又
古人切字必用尋其等母韻部始得本音不若
本朝切音直以字頭字腹合呼便為一字之簡當而易曉

邵韻首歌是矣然諸部不能盡合度曲者知收聲矣不知其為生生之本近時惟崑山顧氏炎武所著之音學五書考據精博

本朝字頭之書得其真源讀音學五書其於古音一字必有數十證佐瞭然若指諸掌帝舜皋陶之唱和五子之歌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與三百五篇之詩上自商頌下逮陳靈年代之久遠五方風氣之不同而其韻皆若貫為一條蓋聖人在上建中和之極好學修古自唐虞以至三代踵承不廢典樂陳詩官舉其職自家塾以

至庠序所謂養國子教之六書與夫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者必有一定之科式出於一則淆亂息行之久則師授廣故數千年而如出一轍今顧氏之書宜將其詩本音列之學官為聖人之韻書古音存矣即以

本朝字頭之篇首四字喉舌齒唇宛轉相生衆音皆備如夫婦父子兄弟孫曾之相衍而君臣朋友粲然有理皆可尋其派別著為一書字之形則考篆籀分隸之源流以正其點畫至於聲雖以諧俗為主而古音仍存其舊反切必確異同並載譌者辨之削之以古韻正唐韻之失以唐韻正宋元之韻之失於今韻部有宜併者併之有宜分者分之有彼此部之字而竄失者各正其系屬而歸其族類以巨儒之精於音韻者領其事書成載之令典頒之黌序倣漢人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方得為吏考試文字有大謬者輒劾黜之不許坊間私刊小本以生淆譌庶幾道德一風俗同比隆唐虞三代焉可也

詩說

古詩臆說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礫室

凡張羅者多於叢薄灌莽險仄之地今艾除草木而張羅夷平也又商度乎何地而張之如象典之設既不於深秘之處誤以所不能見又不於險隘之處迫以所不及避光明坦易如此行而成功有不仁德洽而協氣應

者乎但亦有不能刈除草木之地如高山之羅黃雀是也然其如不入羅之雀何哉如蠻荒遐僻文誥不能喻時有寇攘姦宄無不掩捕之理若能改行革面閙而知畏亦相安於無事而已凡所以為刑法者專以待倚恃情慾肆行貪昧之人耳有罪者不能漏網無罪者不致濫刑乎允之世誰不遊行自樂而肯礫室以處乎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首三句言死必為烏食也為我謂烏四句言死者乞人語烏且因客乃豪士姑緩其食以待其腐而食之或未晩也其情悲慘甚矣水深激激四句明以蒲弱喻駑馬葦強喻梟騎言方戰時強者弱者俱在戰塵昏冥之中戰後則見強者鬬死弱者偷生騎而曰梟馬而曰駑明言寧為梟騎而死不為駑馬而生矣況人當危難當以義命自安如築室津梁之間水至則截胥及溺豈分南

北亦承上水深激激意人處必死之地尚能擇足而蹈乎所謂生死向前去也且死亦何必戰場年荒絕食亦可死人等死耳死無名義求為殺身成仁者焉可得哉但忠臣誠不如良臣耳朝而出者夜不歸矣其傷痛何如耶○舊本作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近本改為何以北而穫作不穫倘解畧可通且應存舊為是若解為津梁之中而築室何所取於南既是津梁矣又何所取於北亦可通重頻梁字意更分明又詞調較古禾黍而穫言行軍遇壁壘清野禾黍俱為居人

刈穫而去無從得食亦當餓死豈必戰鬬可以死人乎
似亦可通且於戰更切也○梁築室三句有解作亞夫
以梁委七國築室禦寇或南或北人皆不得耕種與上
下文不粘合似牽強如此解則闕疑為允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平時讀此詩苦其別離一意曰萬里曰天涯曰難會面

曰南北迢去遠曰不返似繁複無味豈知細味之乃見
其層層剝換以致其情之極而他作所不能及也先言
生別離矣然或路近猶易一見乃路萬里將奈之何萬
里路長或不險阻猶可命駕不過費時日耳險阻而長
故會面難期然路雖阻長若遊子有定方我可脫身往
不過辛苦艱難無不可至乃胡馬依風北行未已越鳥
巢枝南居不動相去方遂日加遠豈能不憂傷瘦損乎
然遊子知我情切或有返意世事多端浮雲蔽之何能
顧返所以維憂用老而覺暮景之逼恐難久存人世思

至此窮矣始自寬解曰如此則遊子雖返亦不相見何
益之有不如且忍心棄捐勿道勉自加餐留此身在會
面尚可望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此詩全意只在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二句言閭里
斗酒歡會便為恩厚若思壯遊上京結知豪貴豪貴日

以酒食相徵逐第宅宮闕彼自佳麗宴樂彼自歡娛而
敝車羸馬戚戚無所入果誰迫之使然歟所謂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也解者以通篇皆為行樂則語意澀
淺不相屬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篇說所願謂富貴也殊無味此篇詩格頗奇前四句言

新聲悅耳之易中四句言古調賞音之難令德之人而
唱高言識曲者方能聽其真非古調而何人生二句承
上意起下文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結上四句無為
守窮賤轗軻長苦辛結中四句唱者識者同調相知故
曰齊心所願謂振起正聲也終不能得志行道因作戒
勉之詞以見其守正而固窮也前四句曰宴會曰歡樂
曰彈箏曰逸響曰新聲中四句曰令德曰高言曰識曲
曰聽真曰意未伸兩相對照字字激射始結出本旨勉
其何不逐時好以據勢位可見其不逐時好以據勢位

矣戒其無為守此窮賤之業自取苦辛可見其守窮賤
以取苦辛矣立言婉妙此詩難讀者以前四句歡樂說
在上新聲說在下中四句古調說在上不得意說在下
文勢參差無從索摸然古人文法多如此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玉臺新詠以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
采芙蓉庭中有奇樹東城高且長五篇為枚乘作必非
無據以中有難解如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二首無
從置啄唯勘之枚叔則情事逼真與諫書合符詩亦遂
成絕調矣青青河畔草古注以為草生河畔柳茂園中
喻美人當牕牖也如此亦少味益曰青青曰河畔以其
滋蔓興蕩子不歸也鬱鬱不得志也非鬱鬱蔥蔥之謂
如所云洛中何鬱鬱也曰鬱鬱曰園中興蕩子婦守空
牀也下樓上牕牖皆承園中意盈盈皎皎質也紅粉飾
也素手可以縫裳藝也猶騷云內美修能也妙處全在
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二句為娼家女已身未有所

屬人人可通媒妁不嫌擇木而棲今為蕩子婦此身有
所屬矣而又置之空牀不亦難為情乎怨已委身事人
而言不見用難守空位其枚叔為吳王郎中切諫而不
聽而有悔遁之心之時乎後亦遂去梁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此言苦言不蒙知音託於杞梁妻之哭其夫悲而切矣

結出頗同心高舉以出網羅乃本旨也高樓指王家也
隱東南而曰西北風人之義也舊說謂西北乾位指君
亦通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此詩最難讀者纔說采芙蓉而夾一蘭澤多芳草句正
說所思在遠道而接還顧望舊鄉而悲道長殊不可解
蓋枚乘與鄒陽嚴忌等時皆在吳以爲不可反吳王不
聽反信應爲之流邪說故云遠涉而求殊色不如蘭澤

之近原多芳草也采之何爲吾知其欲貽遠而不可致
之人以況遠而不可成之事也所思者未必能至而去
舊鄉日遠舊鄉即蘭澤離居者欲引爲同心而同心者
今反成離居同心即芳草祇見其憂傷以終老而已夫
踈帷幄之英賢而受外廷之蠱惑諫書所云讒諛之臣
以爲吳禍者也讒諛之思諫書所云有吞天下之心難
於上天者也舊鄉日遠自取憂傷諫書所云大王雖欲
反鄙不可得已者也此詩通篇一意只說忽近而務遠
將徒勞而無功詞意深婉比類切至甫田風人所嘅千
古同轍也。安溪先生嘗云凡讀書有一句黒暗難通
者多是作者注意處如此篇蘭澤多芳草是也通篇皆
從此發意初讀卒難曉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所思謂王也所欲言者甚美何由以達又自言此亦非
奇謀高論但別王久或有悔心之萌而可入乎其在枚
叔既客梁聞漢已殺鼂錯又致書吳王以勸罷兵之時
乎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辛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起似言吳封強大勢連七國風塵震駭而蕭索之象何
速晨風之欽欽蟋蟀之瞿瞿亦有感於佳人之悲歌沉
吟不忍遽去而思同歸命於朝廷也或枚叔以賠鄒嚴
輩上文所謂多佳人前篇所云多芳草也鄒嚴旋皆去

氾矣。舊本亦有自燕趙多佳人離為二首者皆苦語意不完備合之又病前後不相貫如此解未知何如於文理近順耳

讀詩偶說

蘇武古詩第三首黃鵠徘徊為去者言也胡馬失羣而思為居者言也雙飛龍當我彼此俱遠役也弦歌八句欲以此申所懷而道其所吟音節之悲愴也展曲四句言欲為別者歌此一念及其不得歸而淚不可止不能竟此曲舍同去固無以為情也

第四首為行者語懷遠路戀故鄉兩意領起寒冬四句懷遠路也良友四句戀故鄉也江漢去難返也浮雲無定處也嘉會四句言會面雖未可期然世事難料或有歡樂之日惟望崇令德得一節相終始愛景光毋憂思成疾疢而已

李陵古詩第三首觴酒綢繆欲其醉得少延也

擬李陵四首惟第二第三似言己之思歸而悔向者之喜功名餘二皆送子卿第四穹廬子或指子卿在海上時納之於穹荒誰見其清濁然惟其守貞於不毛之地自然聲施後世也洗耳或指有以富貴說降子卿峻拒之故微其詞以托意

陳思箜篌引似以朋友喻君臣所以獻酬者期久要而戒薄終磬折所求亦以謙讓乃君子之德欲始終一節耳年命朝露華屋之榮終歸邱山自古有死惟知天所命之正理庶不憂忘言負義而被惡名於身後也

陳思贈丁翼嘉賓填城闕一首末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解者以滔蕩為大節而不必拘守故常竊以為不合似言滔蕩之時正宜固守

大節而時俗多拘鄙見乘時趨利以擴功名此其不能通大道而齪齪為世儒也拘字與兩大字相照不與滔蕩相照滔蕩若作好字面似亦不穩

張燕公喜度嶺詩津童夜櫂舟詩紀櫂字作濯字濯洗也似亦佳但洗舟是維舟時事非行舟時事然乘夜濯之則日行不暇矣語意頗紆曲有味

杜工部謁先主廟詩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安溪先生解云叙廟守長存人懷舊德而發之以錦江二句亦言蜀與秦楚接壤通道故四方之慕義者皆得瞻仰而

祠廟因以不廢見非一州遺愛之私固所見者大但上
承覇業雄圖歇屯而下舊字遺字似錦江原過呉劍閣
復通魏不肯以中原之地予呉魏方與復漢意合而曰
秦楚覺得並言之妙非工部不知出此又見地不屬蜀
而祠廟惟先主也原字復字與上下文俱關會醒發矣
又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㢶無鄰
婁溪先生言當日誰與關張並力扶漢而鄧耿中興之
勲俯仰垂成乎蓋雖氣歇運屯而中原之界可以不負
所託故歎息先主應天之才不小而得士之㢶無與爲

鄰也已妙合情詞鄙意又欲於孰與關張並二句即貼
先主而功臨耿鄧所以美武侯應前文者即在其中似
少一周折而上與對揺落久風塵下與帷幄飄零一意
逗湊蓋關張宿將同起豐沛故三顧時關張頗不悅而
先主以魚水之相得解之與者許也並者不以新舊有
間也言孰許並關張而得竭其股肱心膂中興垂成幾
不亞耿鄧乎可見先主應天之才不小以其得士之㢶
無鄰也孰與與無鄰一氣轉合卒幹到善任使之君雖
得以致已淪落之傷真筆力萬鈞而其中前後照應實

主井然字句身分銖黍不差又只四句間提聖手而文
更鬱勃沉厚不露筋骨此等處雖太白閣筆矣三國帝
漢綱目正名分此詩分社稷復漢自曰中原曰舊數曰
耿鄧古跡曰窺呉幸三峽伊呂蕭曹不見帝魏呉一語
識見豈不直儕紫陽而推高諸葛亦與洛閩合符吟咏
家尊爲詩史信不誣也

詠懐古跡内如宋玉一首格律頗奇客有歎服此詩之
妙者以爲李義山一生摹倣只此幾首余喜而問曰正
苦不解此篇今質所疑豈非快事客曰何疑余曰大指

不知歸宿處已自昏悶而字句更有一二嶢崎如風流
儒雅亦吾師若說是吾師有何可疑曰亦吾師何說也
又悵望二句豈非悵望千秋而灑淚者正以蕭條異代
之下恨不與生同時乎客曰然余曰如此則異代即不
同時不同時非即異代乎其爲句妙處安在客沈吟久
之曰正是然則君作何解曰不同時同字或是同流合
汙之同悵望灑淚者同宋玉無知已也不同時者不與
人同而欲引宋玉爲同心也客以爲然又問亦字云何
曰私意從上句生來且是一篇大指所在發明宋玉忠

若愛國之心原非以詞人之風流儒雅自命而已故曰深知其悲不僅已之摇落而以文詞自見也然即以摇流儒雅論固亦吾之師也燈下與吳中沈孝廉虹論及此流曰今思此詩正工部懼後世以詞人没其忠義而假宋玉以自標表余躍然曰此語破的矣觀下空文藻見人之仰企止此而已雲雨荒臺不過警其淫惑豈真有此夢思乎最可笑今並楚宮無存而舟人過此尚指點不已者徒泥其文詞之美而誰深知其悲歎之故乎自己俯仰疑畏全在空際盤旋起以深知二字綰合而以亦字撇開風流儒雅頸聯將自己攙入下只說宋玉而寓意自然飛動格活變而意脉甚細甚醒故曰奇

辛延年詞林郎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安溪先生解云賤軀輕於紅羅幾如鴻毛矣語及新故貴賤之義則重於邱山也甚妙鄙意裂字却似毅然拒而碎之下句即承言微軀之可捐也以裂字與起正意真立言之妙視死輕於鴻毛者以義重於邱山也不惜何論關照渾然是一氣說下語

朱子稱太白詩不盡豪放如古風太雅久不作篇何等從容安溪先生選詩默之嘗記論及曰末語絕筆於獲麟何等說至此就是在詩人中立極難道便是聖人余謂如此論駁雖朱子當無異詞大凡詩之妙以溫柔敦厚纏綿悱惻為宗除疾惡去讒外未有不以譏和蘊涵婉約得之以奸暴矜肆失之者況尼山之尊如何可犯以河汾著論不免吳楚僭號之譏至涑水編年雅擅舍經繼傳之美即援上仰髙自有分寸何至無狀況詩以落句為收果一篇成敗所係下語吞吐操縱之間大都先遏後寬放教鬆活便不迮迫鈍滯無餘味如曹子建

薤露行可以對看此篇希聖如有立原無差處至曰絕筆於獲麟則使遏過分矣薤露則曰孔氏刪詩書王業粲以分是大識見語謂自聖人刪詩書之後王業之在上者分其權於下果然曾思孟氏以逮濂洛關閩接堯舜文周之脉下云騁我徑寸翰竟欲以繼述自任矣下却推開一步說流藻垂華芬僅以詞華自命而已退而就卑小一路此立言之體詩之教也

太白詩匠心體察下筆便有軌則特其天才卓逸意興語韻遠宕詠奇讀者愕駭耳至其比興雜發風騷正的

脉絡相承宗系分明學者 取宜讀味朱子論太白深知
太白者學語人妄尊子美不知李又焉知杜
太白興逸思銳氣盛才放筆力又騰踔無前故是駿異
樂府真超絕古人五言詩特擺落時體古雅邁倫
玉林詩話云蕭千巖立春作半夜新春入管城平明銅
雀綠苔生浮澌把斷東風路訴與青州借援兵黃白石
雪詩瑤林中有驕桀兒鼎貴生涯不救饑顛縮天人散
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白石學於千巖此二詩未易伯
仲也愚意就詩論工力悉敵但此二作却是江西習氣

詩刻厲求新姿韻減便帶俗氣當與知者道耳
大抵近人詩不如古者多在比興不能離用敷陳多而
感興少風趣減則意味蘊畜便不深厚不能動人全失
詩之本體非格例皮毛之謂也
陶靖節結廬在人境李太白我來竟何事杜工部江漢
思歸客今夜鄜州月次之如王右丞夜靜春動息皆情
事適合如天地偶逢其會為之作聲即作者不知其然
而然凡大手筆集中皆有此
顏謝體相沿久柳惲文暢少鬆動吳均叔庠則變矣何
遜為雅王籍文海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得名其
實亦只蟬噪句更佳齊梁間任昉詩有篤厚意
古人詩造名句如康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自佳
但抱字媚字著意便嫩不如王文海蟬噪鳥鳴句逾字
更字之自然警醒也但二句景情是一樣又必如風聲
動密竹水影漾長橋泉高下溜急松古上枝平清風吹
麥隴細雨濯梅林荒城高仭落古柳細條疎累樹疎遠
風廣庭麗朝日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斷雲留去日
長山減半天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朔氣凌疎木江

風送上潮之類方佳耳後見蔡寬夫詩話亦以蟬噪鳥
鳴句上下一意為病
律詩八句只做得一句意格局方渾成一句可作數句
解字眼方圓活一以首尾體局承接顧盼言一以磨礲
字句用意深厚言
詩須穩須新須真須句句相生須句句似不相粘
詩做得字眼典贍驅遣生動新秀有詞致者固是名流
然畢竟以比興雜發寓自志意情思懇到止乎禮義關
乎風化倫常者為上擊壤另一腔調斷不可用大都作

詩先從覓句起者多於此求工便氣脉不貫語少倫次
甚至不顧題目言失體裁者都由於此如畫家只描字
樣不筆筆寫足意先筆後者多無下梢二病余皆犯之
故知之為切也

字學劄記上

論書法

書家務圓熟者易滑弱而少骨力務勁健者易板滯而
乏機勢蓋用筆雖要使盡氣力然不可使煞須以意運
用之筆筆要有起止不爾便是魔道

安溪師嘗云鄉前輩王恥古初閱其公車時聰課極稱
工夫深到但微不足曰骨節尚大問曰骨節不得大乎
曰大不得因思文家理脉不細氣魄不斂字句不琢鍊
便骨節易大合而言之生故也又思學書亦苦骨節大
不特點畫要細處小處學即結字亦是愈熟愈不相礙
便覺小文章蘇大於歐歐大於王曾王曾大於柳柳大
於韓書家亦然蔡蘇米黄大於歐虞褚薛歐虞褚薛大
於獻之獻之大於羲之

東坡書似肥却當知其瘦處以有筋在内元章書似粗
却當知其細處以遂筆集古過蘇天分高米工夫到

書家力量風神俱到者惟二王後則力量多風神少宋
之米明之董皆天姿高欲自振整董學力不如米遠甚

晚仿楊少師為勝馮定遠云董却藏鋒學董者俗董却
不俗
力量自要字中筋骨勁挺而學習則自練七十二筆始
七十二筆到手所向無疑膽能生智矣風神只在大小
枯潤疎密長短取之此關乎才分而態與韻生焉則直
根乎情識矣
小篆有橫直而無點撇捺勾挑八分有點撇捺勾挑而
無尾出鋭鋒者楷書作而八法具策掠啄趯或如刀削
如棘刺如麥芒皆以出鋒為妍亦如聲之起丹田由喉

而舌而齒而唇遂出口亦勢之必至然開發亦必收閉
鋒中而藏則後天而不漓乎先天故大家作今體篆分
皆備
平生聞友人論書適有會於心者不敢忘何義門學士
云古人用筆鋒勢亂跳如鹽醃蚯蚓常熟瞿支遠笑其
寫字尚不知提筆即自命書家耶字却要時時將筆提
起纔好家孝廉位三云作字須倒繞過對面下筆行筆
方無偏扁之病高淳吳季舒隱君云聞祁豸佳止祥學
書於董叩以訣曰無他只筆筆給足了他便是病都在

這一筆未寫完就寫下一筆宣城梅勿菴先生云聞右
軍愛鵞正取其頸長屈伸自如有似提筆運腕不露筋
骨也
書法結字要鑲嵌的緊方能布置的寬凡有形者皆不
能離陰陽字法欲長先短欲短先長一切輕重燥濕大
小高低疎密肥瘦之類皆然
詩文書畫皆須換骨隨手所為時體俗様都不好如何
能換日日澤於古而已做聖賢定須言動依著成法令
人一望無慢易輕躁之容一言一步不敢苟始得

筆前有一種鮮華之意書家自是難得覺得不由習成
然不習亦不能成如東坡吳興可見近日如董宗伯亦
另擅此若鍾王則英秀奇偉下至歐虞顏柳皆骨脉相
傳尤高
書法運用提起按下輕重之間呼吸頓挫之由不可少
離要換筆又要筆筆起方是一筆一筆寫行草俱須繞
上迎面下筆方能圓勁得勢順筆溜滑多成垂頭塌翼
之狀全無精采力量不復具體局矣
讓左側右不徒說手臂每字體勢須皆如此雖字體不

同亦有左昂右低者而勢多取趨右古人字右肩多聳可想其故蓋執筆者右手不如此不合局不得力矣理勢然也

古人書自以沈著精健爲主又不可無逸韻沈著精健由於講求法度學習點畫法力俱足始能若逸韻則緣於姿骨心知其意好尚雅格不爾子發彥修不免斥之門外李西臺尚爲東坡所鄙棄楊少師則雄強變化雖高流無異議矣

蘭亭之妙固是平時巧力俱到而此日景情心手交悅

意到神隨筆能副之却用正鋒而偏側伸縮天然自具逸姿變態不可方物遂使行款體形盡堪繩準

米元章對徽宗蔡襄勒字蘇軾畫字黃庭堅描字臣刷字當知勒字之妙

草書欲化去横畫而體取員本於篆也楷書欲竪畫短而體取方出於分也蘇米常真字使可見黃庭十三行畫讚始有長竪畫二王之變古於此可觀

字樣不可等勻楷書始於魏晉間人看其體勢宣示黃庭曹娥雖傳摹久點畫失真尚可想見其用意至行書則蘭亭聖教當字字玩味其製撰之妙心精所注筆墨俱有形色造化鑪鞴在掌指矣却又非雕刻牽強山谷所云庖丁解牛梓慶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同一樞紐不容一物於其中東坡所云直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須與知者參之

草書要字字可以數得出筆畫方好許多夾雜冗筆便是外道雖顛素狂草亦如此余故云正書要有筆法不是要無筆勢草書可以減筆畫不可以減筆法

書法下筆便覺鋒粘紙上像推不動鋒陷紙中像拔不

起方好逆頓放收疊回每筆皆如此著力要勻足不要盡鬆緊者筆之呼吸也結字之展促如之

東坡書天分最高得筆後便能觸手生勢自然成體海嶽却從王大令褚中令陸東之等着意翻反撰造騰挐之勢遂成雋拔之品似工夫較深於蘇蔡君謨天分雖畧亞於蘇工夫雖畧亞於米要其工力所至楷本平原行書宗二王體格大方獨傳單微正脉故東坡在當時便謂書法君謨自應出執牛耳何讓抑過當乃知此老心眼定而能公山谷與米老互相訾謷蘇公却數於山

谷書有微詞至米則稱之為超妙入神蘇黃之交固密真鑒者豈得以愛憎入之蘇又極口稱楊風子一洗五代以來衰陋之氣李西臺等俱不挂眼至周子發則戟手罵矣若張顛醉素趁筆調笑其意謂壞鍾王家法則可要其用筆未嘗絲毫走作固亦楊凝式類也風韻滅耳至市娼眩兒童文人口快語當分別觀之

朱子書字銘云明道先生曰吾書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吾思摩詰畫山時

見山不見畫寫字時只見點點畫畫及成箇形象即古人所云心畫也文徵仲題藏真自叙云藏真書如散仙入聖雖狂怪怒張而求其點畫波發有不合於軌範者蓋鮮東坡謂如沒人操舟初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若此自叙帖益無遺恨矣

每筆還他起止住筆收鋒回內莫帶出餘芒草書是索性聯絡不是沾帶其中點畫波發起止仍須還足他

晉家學歐須飛動不得徒求之緊勁方知其血脉流通學米須謹重不得徒求之沾變方知其工力深到

筆正鋒藏不露芒稜如兒鶩掉頭游魚盤波其下筆也紙墨相交深陷發貼如利刀入肉其行筆也滚跳擲翻勢不自已每筆皆具起止又轉令鋒正自然如此如蚯蚓中鹽一般

學書在得筆得筆矣臨書時用意安排得筆者筆直下使力勻齊鋒中而藏不走作至熟極而巧生焉用意者記法帖字之式樣並字裏行間之遲疾疎密肥瘦大小皆閱玩之然後自已結構之不失心准而目想者

昔人稱右軍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須玩味一陽一陰龍跳者言其使筆力勢圓軟而勁健夭矯而遒緊虎卧者言其體質安重而有威神

一幅字筆筆著實而位置有體勢運掉有機鋒殊不易易

凡下筆一點一畫沁紙稱意精神炯炯似在天壤間有此一物事方得丟筆浮墨終寥落無成

鋒正管直一點畫不得牽率輕易用力須入紙所謂畫沙印泥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也使筆力要遲要勻要

只是本領筆有輕重轉換按下提起及呼吸頓挫墨有
濃淡燥潤字有肥瘦長短疎密是風神大抵用筆盡之
鋒中結字盡之展促臨摹古人觀玩法帖熟得其意法
自己運然後能用本領而風神生焉
學書只一眼看定筆鋒在中不走一筆定三折便有頓
挫騰踔之勢藏鋒要熟轉折處不露想董思翁云迴腕
者即提筆耶筆筆足能用意覷而古人不難矣
氣力要使得勻有不到處便是病刺得入提得起行得
鋭留得住展得開拍得緊轉得斷收得淨只要凡不要

盡喜雄勢忌平穩柳誠懸云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
得卻
學書一字訣曰遲二字訣曰鋒正古人云盡一身之力
而送之自不能急每一筆着眼覷定鋒在中往復幹轉
皆恐隨勢傾側柳氏謂心正則筆正不虛也近時人笑
海寧陳奕禧子文作大書遇變鈎趯脚身逐筆行以為
裴樣作態正其得法處
真楷筆勢縱橫開發處直而含曲行草筆鋒轉換處折
而不斷乃工夫火候到手之驗只藏鋒熟使鋒到耳

書法下筆有橫有直直者雖橫亦直橫者雖直亦橫直
圓而橫方篆直而分橫至鋒中則一也虞出篆柳出分
大略如是亦非判然為二
雙鈎懸腕讓左側右指實掌虛意先筆後四語本要訣
雙鈎懸腕指實掌虛俱言握管讓左側右意先筆後俱
言結字雙鈎者食指中指鈎管也懸腕者腕不著案也
指實者食指中指鈎管大指抱管名指小指抵管俱要
撮緊所謂實也掌虛者名指小指不可掐掌心也讓左
側右者字之體勢大槩左低而右昂益右手作字不爾

便不發揚意先筆後者要筆筆寫足則遲遲則能於其
間用意結搆大小肥瘦疎密高下長短離合推挽著意
排布運用而筆隨之也讓左留右地也側右側向左也
顧盼在其中矣昔人論郎官記抑左升右正是如此
錐畫沙印印泥皆言筆鋒入紙欲透紙背也何以能如
是鋒中正而沈著也筆鋒入紙則兩邊勁淨如水洗如
錐鋒入沙如印文入泥筆鋒欲出不能最善取譬綿裏
不中不正便不能如是所以狀沈著者惟逆撐急水灘
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最妙東坡云世俗筆苦驕衆中

強嵬峩驕字最妙不復能入矣至唐人又出屋漏痕亦
妙屋漏行壁委蛇曲折而鋒藏於中觀漏處乾兩旁有
暈則中痕一路不偏不倚顯然可見如善書者看其所
作映日照之中間行筆處墨瀋墨俱推在兩旁宛然不
二綿裏鐵於此可想壁拆路亦言深透不異畫沙印泥
也折釵股言竪也筆從下逆上折而向下則藏鋒而中
故云折如此則中而圓如釵股也
文徵仲書本元俞子中王雅宜本宋邵𩡷王百穀亦學
部趙孟頫本唐蘇靈芝歐陽率更褚河南皆源於隋丁

道護張公禮要精熟一家方可貫穿衆家書家以為秘
要朱子論讀書亦然
歐陽率更與虞伯施字體皆長固是欲變魏晉短扁舊
樣而結構亦微不同歐於橫竪畫作長短以為展促虞
於戈波點橫拓斜攢容以為展促雖變化無方陰陽互
用大約歐多於上下截作斂散虞多於左右體作趺宕
歐用正而以偏合勢虞用偏而以正成局無不以相稱
為主此錢穆父訶米顛曰須得勢米遂緣此大進也要
之虞尤於魏晉法近

虞伯施廟堂碑或側頸拖脚或昂左墜右極伸縮取勢
而一歸寬綽得魏晉人奇巧而機軸能新可云鴻製
龍跳天門以圓勁騰挐活變不窮言虎卧鳳閣以體局
穩密盤踞得勢自然威重言宋人皆欲自出結撰未嘗
不新都不似右軍極縱放處無不雅相有韻也如米黃
習氣處便惹厭元之趙明之文董學之不俗者少大王
之黃庭像贊曹娥行書之蘭亭聖教草之十七帖淳化
閣人人精習至今轉相摹搨失真多矣仍未見有流弊
推而上之即大令便難比並如鵞羣帖已開習氣之門

真如尼山文章至十翼句句滴下天髓來皆從心坎中
流出性命膏液不得不萬古心悅誠服也聖人到時中
却無定體自聖出之即皆定體也所謂變動不居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
趙松雪云書家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結字隨
時變易用筆千古不易用筆者柳誠懸所云筆正也筆
正則鋒中又行筆遲遲則墨隨鋒入紙矣此其不易者
八法與二十六七十二皆用筆式樣結字隨人具體偏
正輕重展促則須用意布置宜示黃庭樂毅畫贊曹娥

蘭亭聖教淳化十七帖學之到手唐宋大家名家俱不可忽所謂亦須用工也

用筆要轉不轉恐鋒順行而偏也或迴或翻或倒下筆都是此意

結字要得勢斷不能筆筆正直所謂如算子便不是書到字成時自歸於體正而行直至執中而無權筆筆要正則書家之子莫也顏柳體方者方長者長各字結構亦不是板定死法

元人書惟鮮于伯幾饒介之不大依傍趙承旨他如虞

伯生袁清容周景遠鄧文肅等率不能離趙

魏晉人多生動唐人多平正宋人多縱張元人多類唐

凡詩文字學要深厚如書法至元明便甚淺薄下面生不出甚麼頭面來故馮鈍吟謂明人書一字學不得

虞書固不平匀即大歐[illegible]其楷書布置俱當求其展促處各有結體不[illegible][illegible]路便知生動之由

近書家江浙人數三家姜葦閒陳香泉何義門姜學晉人用筆蘊藉吻[illegible]不露結體亦高雅不蹈時蹊唯筆筆拆開看有未足處陳知用筆點畫有功只好古字及壂

河北氈裘氣又從襄陽入手任學晉唐骨胎自露更覺可嫌何臨仿唐人甚熟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少

埽著筆描字不是提著筆寫字

無論真行草點畫無絲毫混過自佳

筆鋒入紙便是藏鋒鋒正故也轉處皆正書家重筆筆起又貴換筆都由此

十緩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古人語也盡之矣起伏尤宜體認

提筆熟方少稜角草書尤然

懷素聖母帖全是王子敬法筆圓鋒正是真脉

蔡端明沈厚有操縱蘇文忠秀發姿態足米顛學力到復能奇變黃山谷刻苦李西臺少英分周子發則努目金剛矣

用筆圓轉而勁中邊皆到不露稜角如魚游於水方是古人妙處黃山谷云右軍書圓緊誠然大令便別

書法即一點亦須有操縱之勢所云三折所云頓挫所云迴斡斂疊等名目皆是總之力要用得處處匀齊而足必如此方能盡其勢故云如撐急灘船用盡氣力不

離故處又云若顯醜蝸蚰也就呼吸吞吐間討消息若一筆徑過便與古人隔膜只是筆不可用煞要刺得入又要提得起鋒不偏則入鋒不屈則起刺中便提不是兩事刺者正也提者直也古人畫沙印泥之云正爾用筆鋒須中結字亦要從中排布用筆之中實在畫心結字之中虛存空位實者絲毫不得走作虛者移步換形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書要風神灑落結構妥當筆畫勁淨

執筆緊而高則運動有力收放得勢鋒長而意自如古人所云掣打動利也若到熟境則智聖集成義獻覿面矣

書法要鋒正趙吳興所謂千古不易者又須一點一畫依法使盡氣力有起有迎有收篆分顏柳帖熟臨時又隨手用意未下筆先有形象在目前久之儗議以成其變化便可以語佳境既有意使筆又莫死煞須含蓄不盡即為逸韻

學趙易熟而俗學董易滑而弱又多平犯冗順四俗筆書道難成此馮補之語今世之針石也

行草書凡注下牽上筆必從下掣上滯上轉下筆必逆上回下總要使其筆鋒用足則勁而有力也

書俱描字樣詩只打腔口此弊不自今日為然而今日尤甚書無點畫何問法與骨勢詩無意思何問性情關係

運意使鋒蘭亭為極聖教佐之畫沙印泥折股漏痕須一一自己識取有所得古人覿面也用筆輕浮不得力用筆當推不生機勢均之是病

之秘須學其渾厚莫學其方板先學柳次學顏便易分

明浮俗多生於鋒不中

東坡論書大約取機興風神姿韻故云天真爛熳是吾師為天姿不高局於矩矱不自立家失之傖重者下一針砭於周子發痛訶並李西臺亦屢却即黃魯直亦有微辭如題顏尚書草稿以為黃金不如厄注雖魯公猶不免則諸碑版亦在所不滿義門學士遂謂米元章用蘇體故東坡以超妙入神許之而魯直殊不肯屈下為有品恐亦涉文飾鍊東坡於蔡忠惠謂其應出主壇坫而無讓太過又推楊風子字勢雄強一洗五代以來衰

陋之氣二家書體與東坡不類平心而論魯直與米雖氣類不同互相訾謷只姿致工力黃豈能比米惟東坡醜詆張顛醉素返逐世好至妖歌嫚舞肱兒童觀素之自叙首載魯公明認師傳谿張至云口訣手授又以爲雖姿性顛逸而模楷精詳轉爲真正况素之用筆全本大令第盡改鍾王之形體雅製由此日遠不得以張長史千文之僞跡爲高閑彦脩輩北筆流蕩怪陋輕滑人藉口耳至長史千文直斷以爲妄庸子所假冒實不曾見前人議及爲臆說幸識者正之

馮鈍吟論書平實公允勝姜白石遠甚但斷學旭不如學素似亦以千文爲張蹟不曾見素自叙開卷溯魯公傳派綱宗耳素用筆未嘗與古人絲毫差池恐東坡亦偶見顛素之僞帖便著語多聞見而闕疑殆所以爲聖的也

文氏所刻停雲館不全本黃庭樂毅論像讚十三行皆以越州石氏帖重摹上石而樂毅論以長容住石帖尚有節通者短行一應海二字各一行即宋人所推高紳家所刻火毀存餘海字本也停雲曹娥則另本非石帖也石帖刻至精其筆鋒纖毫皆到文刻呆笨百不能存一矣

楷書神氣須如草書流行草書筆法須如楷書嚴整

蘇米書皆有逸氣不主故常然深於筆法故所論皆非耳食者所知須知偏側之勢出二王外不獨指草書也與逸於繩墨外遂革合轍固非虛語

冕服須自己是君卿方好著若梨園子弟龍章被體人終不尊貴非其真也董思白書比之古人有間然尚是官著衣冠吾儕終不免劇演也此義門先生語並謂華

亭有自己面目運用得來不爾傍靠別人門戶豈能久長然須如米海嶽筆筆集古再自立家方有成就若野而狂以爲我用我法反不若守定規矩猶是階中耳

大年真草千文用筆圓健提換頓挫篆隸古法俱存結體極蘊藉雅馴又能立家洵鍾王嫡嗣也

書須爲己有悅心處不要徒以悅人鋒中筆筆透紙寫足這一筆再寫那一筆此是要訣結搆要自己主張卻又各家臨仿識其意趣方得橫生姿態外法度而内性情如鳥雙翼

筆墨俱要入紙是書家要義鋒正則筆直入運遲則墨沉入鋒正則心無旁岐且勁淨生焉運遲則有暇用意且頓挫生焉筆入所謂錐畫沙也墨入所謂印印泥也雖筆墨不相離而體認不可混

學篆小篆倒搶下筆藏鋒行筆屈筆轉筆提筆駐筆收筆廻鋒緩運速垂凡直皆玉筋懸針少墜露多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若正方扁楕圓肩帶方左右帶飄玉環犀廓搭鋒無痕小作偃仰不尚高卑長短狹濶緣形成勢亦無定局大都篆取收斂有衣冠瞻視之威無驁

張劍拔之猛但具直横尚無撇捺八分則横亦作飛全體成扁趨勢向右梁柱間梲左右翅翢仍篆之貫惟住鋒齊縮至於出鋒隷楷之點始尖啄取顙長挑起則銀鉤圓上雖棘刺之短亦銳利可畏

二王草書不欲筆長不欲筆直不欲筆撇不欲長者要還他筆筆有起結不許徑過也不欲直者要使筆力頓挫無已也不欲撇者要知上顧下盼踈密濕燥高下正側相睽帶也

趙吳興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盡之矣

真行草各有體製皆須用工習熟而筆法則一行亦出於真也草亦出於真也點畫波發無兩法也姜白石謂率更平原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以行為真則狐禪矣謂古人有專工真專工行專工草者是矣謂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為不知書則非也蓋言行草材料皆具真書中也特行有行之體勢草有草之體勢不容不博涉而精習之耳大要筆須正筆正則鋒藏七十二筆鍊熟在手平時臨摹細倣古人自書則用意具體裁而神氣行乎其中矣

大抵古人著書畧而實盡後人詳而多浮如論書則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東坡大難於結密而無間小難於寬綽而有餘何等確切至若上下左右前後肥瘦長短高低大小踈密稍加商度亦足以資布置若隨步換形心手相準亦不能必造化生物一一都稱量過也至數大家名家且用師法漫相方較如率更嚴整何曾太拘顏栁用筆何曾一偏唐人書碑板亦如隷分碑板不能不整齊也謂魏晉各盡字之真態語極有味虞永與智永勻圓圓則有之勻則未也虞之廟

堂永之千文雖橫直相當而形製變動却無方體與趙吳興固不侔矣

白石論草謂古人作草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其筆皆輕張顛懷素最號野逸放而不失此法數語佳又謂橫畫不欲太長直畫不欲太多是門內語又謂書須襟韻高亦好但此不可強

折釵股謂用筆逆鋒而上倒折而下筆鋒正中圓勁到末謂懸針也印印泥謂點畫凸於紙上勁淨如洗也錐畫沙鋒透紙背推墨旁舉也屋漏痕滾圓直中而下墨彩偎鋒而行也折壁路筆鋒陷於紙中深險而淬利也

白石原云筆正則鋒藏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亦約數法為言而皆不必則未免語過急促也至云無鋒人以無鋒以全其氣味則亂道矣無鋒則筆不正無書法可言矣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白石此語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則初學時便須遲攤運熟而始能速也如一點與畫相應而點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二帶一應之類如何可速若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指運而腕運手不主運腕不知執皆古人定法不可易者

字學劄記下

閱古帖

稧帖余私持論當以潁上石刻爲第一弟定武名尊未嘗見不敢自信後於何義門王蒻林處見之漫漶全無鋒勢不見佳妙義門書宗極唐賢考校碑刻有端緒亦不肯輕妄下語後見其駁董華亭謂思古齋稧帖近年出自井中爲甲詭不實楊東里集便有思古齋帖䟦云潁上令餉二本矣又云定武率更纂嚴重有餘風趣或減此刻褚摹宋思陵刻於大内米南宮稱爲轉折毫芒備盡與真無異爲天下蘭亭本第一洵篤論㫖南渡後士大夫競尚定武此遂爲其所掩思翁稱之名始譟崇禎間潁令張俊英恨上官索取碎其石義門考訂不誤而評語宗尚銖兩無忒余亦藉之以自壯

書法用筆鋒正力足是本領用意全在結字上下左右疎密長短輕重收縱體勢風韻都出於此蘭亭妙蹟原足稿本無一筆不着力無一字不匠心撰製此大王所以爲八法聖手馮鈍吟謂董宗伯全不講結搆乃近人

時習大病此處一失而欲及古人韓文公所謂由斷港絕潢而求其至於海也此與用筆鋒不中不藏謂不須印泥畫沙皆根柢糜漶非標症可以藥物扶者

法帖中習而不察有似最沒緊要而亦關文義至令人失笑者如蘭亭不知老之將至上添曾字語意方足與崇山添峻嶺上一例因字痛字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用改良可二字竟用塗此蘭亭當日之爲稿本無可疑者落字處今用雙筆從下一字首起左微右勾下古人却用雙筆從上一字之半起右向左至下一字首折筆而右勾下有似字之人旁不知何時曾字添注以此勾而行筆短摩勒者誤爲僧後人穿鑿謂徐僧權爲裝卷軸内史書名鈐縫又以一本上有察字爲梁姚察以証之姜白石至入蘭亭考故諸本添僧者多又或以不繫文義並僧字去之白愨谿姜氏家藏稧帖石背面高低一字兩刻本出始見低一字本崇山與曾字兩處皆用雙筆勾下而尾極長幸崇山勾筆曲處當崇字之半若止落山字則人又須從仙字生解矣高一字本崇山如他本無勾曾字雙勾中竈尾細撒鋒宛然項氏祖本正

同宋人真蹟余過吳門何心友假視鄭所南心史出井本其落字添處俱與此絲毫無異可知僧字魯魚亥豕信而有徵而曾之添亦不必懲噎而廢食矣跋姜氏此帖者如竹垞先生葦間座師自記頗詳俱不及此特為識其小者

余平生見定武蘭亭三本何學士義門王翦林給諫二本剝殘尤甚俱不及新安項澹齋家藏本有周公瑕錢牧翁題附裝麻姑仙壇記有錢及馮定遠題皆毛子晉汲古閣中物康熙丁亥客揚州新安吳劍宜荃曾以宋

麻紙搨仙壇記索題實平生所未見似出項本上然錢尚書已稱僅見三本汪仲淹豐子录及此余家舊搨與項本似一刻而年又遠後半石下方裂文二十二行

定武亦曾兩見之率漫漶不可尋求其筆意而賴刻曾借閱於金壇王給諫翦林新安項君書存比常見之本為清炯大抵端勁出定武而生動出唐摹續雕率淵源於此獨唐臨絹本未見翻刻以他本字字比對方見其妙益本領既足又情景諧會觸與迎機心手相發隨意流形而一塵不動歸於閒雅結筆態韻流溢非若他書

可以魄力智匠入也莊生所謂泊然遭之進乎技者右軍復作不能爾矣

稧帖筆法字法章法俱精極入化固推行書聖軌乎風神氣韻則惟絹本為獨絕

問賴本蘭亭之妙曰靜曰細曰得勢曰韻曰骨不凡

賴本蘭亭結筆處皆有琴音

賴本稧帖結字用正局者少

鋒斂而意足機應而神閒惟賴本稧帖有之

他本較賴本持矜莊者失其瀟灑露鋒勢者失其閒雅

收鋒多出鋒少結字讓左側右其筆勢虛秀作姿字中用方角硬折者少

宋理宗庫蘭亭便有百一十七種今所見不下三四十本而同者頗少惟先贈公所藏周嘉冑江左惠貽唐摹蘭亭亦稱神龍本為初搨鋒勢精足嘉善曹三才希文一本類唐摹而稍端莊精采是宋搨闊今歸其同鄉俞前輩兆晟家

葦間姜先生家有蘭亭刻石兩面高低一字二本鐫亦精絕若論運用筋脉如見伸紙揮毫極益習者只聖教

字樣太多稍失之縱他如監本東陽等本可置議論之
外潁本出而凡馬空矣
潁本蘭亭定是真右軍手跡勾摹上石不是唐賢臨搨
本潁本是天界諸本是人境本領既足興會復到心手
相從所以展促合機抑揚盡勢意趣觸引活潑變化意
匠百出而氣靜神閒矜張不形運用無跡自有水窮雲
起官止神行之妙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韻不可學
書家作正局書便是第二格如唐蘇靈芝輩力亦到滿
足有之去李北海尚遠而評者謂如北海此不知書者

也右軍便少正局書伸縮無方高下盡勢皆由心準目
想盡態極妍不以意運何緣造極
潁上禊帖應機斂鍔有官止神行之妙無手舞足蹈之
形
有云潁本為褚書不爾不應勝歐陽定武本如是之遠
恐即右軍真本上石不屬唐諸家摹勒蓋字字比較詣
極入聖無得而踰也
見定武蘭亭本義門一鵲林一項書存收有錢收翁跋
周公瑕跋及麻姑壇小字後馮定遠題名蘭亭馬嶰谷

有邢太僕愿中借摹手蹟與上皆五字鑱本原是陳香
泉藏本有史胄司查德尹題語又書存手卷前宋仁宗
臨後何端禮圖後高宗臨賜陳康伯紹興十九年夏五
月俱絹本後有刻本似定武五字不損比前諸本俱較
清楚
據所見論禊帖欲質所疑蘭亭有塗改增減是草本不
是有意書以示人者潁本第一疑右軍源稿上石未必
是登善臨摹以較武定不應勝大歐若此其遠潁本快
改快下小曾字皆小兒戲作與前唐臨絹本似一人書

姜葦間座師家藏刻石兩面分高低一字亦鐫手善書
中多聖教字樣及觀曝書亭集有懷仁集本始釋然此
帖添崇山有折鉤筆不知老之將至上曾字亦有折鉤
尾甚長乃悟僧權之附會可笑如此姜師謂其石為唐
刻得觀儀徵項潛齋收一舊本已是高一字本祖刻矣
定武本薛道祖另刻石貯庫取原刻石歸恐後兩石無
辨遂鑱損湍帶流右天五字為別五字損本曾五六見
皆止帶右流天四字而無湍字以為或是羣字然未損
本羣字亦損又未必然趙孟頫十三跋竟謂五字未損

本尤難得是指未鑱前原石之搨道祖恐兩刻久而不別故損以別之則別刻亦善本可知然則五字未損焉知非後刻此文公所以謂不特議禮家如聚訟也誠亦難辨此洪景盧謂只當以字之工拙論為簡當翻刻多於牛毛焉可究詰惟頼本不見兩刻

蘭亭家藏不多平生所見不少大約酌中而論頼本第一定武神龍(即唐摹)次之監本東陽俱本定武神龍鋒勢稍露却祖頼本明萬曆廿九年項穆勒米摹亦祖頼惟類與類不同類惟頼獨也諸本最頼者以機神湊泊意

韻閒雅他不能兼耳刻本雖多肥瘦體格固各有機軸至字之行楷形狀大小左右長短不甚相遠惟姜慈谿葦間先生藏石面背高低一字兩刻中多聖教字姜白記何義門臨摹朱竹垞跋之皆不及此惟云側掠弩趯不為成規所局極其飛動而已至跋開皇蘭亭本云明胡祭酒若思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敘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始悟姜石本所自出懷仁集聖教多采蘭亭字今集蘭亭自應多雜聖教字云集則知非原書也第背面

兩刻皆爾亦間有不同處後從儀徵項書存之子道暉處士借觀蘭亭三本內有宋拓是姜氏高一字刻石祖本姜亦重摹上石不及宋拓之生動遠甚未知低一字本何如也神龍本周翁嘉胄貽先贈公一冊竟是初拓項氏三本內有一本亦此本重刻以拓用烟重滲入鐫溝較纖弱然鈎勒不失真固佳刻非近日顧貞堂重刻可比

壬子夏借閱吾友項書存家藏蘭亭三本內有定武本後裝曾公小楷麻姑仙壇記蘭亭跋云定武蘭亭本在

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者此冊僅損一角猶是舊搨須寶愛之學書必取途於此方得晉法壬戌夏日周天球記按舊傳宋景文帥定武日有士人攜此石死營妓家樂營吏以獻宋官滿寄石府庫及薛向來帥其子紹彭見而賞愛之摹刻一石留府而攜原石以歸恐久之二石所搨無別因鑱原石湍帶流右天五字以別後庫本此所云紹彭刻僅損一角者是也趙子昂十三跋中云鑱損五字肥瘦適中刻中至寶是道祖攜歸原庫石本也然吳興又云五字未損本尤難得自

指原石未鑱時搨却又恐後刻亂之所云難辨者以此今監本東陽本皆闕會字一角自是重摹道祖刻而重摹鑱損五字本實未之見

借項穆帖三定武外一穎南原題爲宋搨者乃[illegible]氏所藏高低一字二石刻高一字本祖刻也刻實精於姜本又一乃唐摹本亦號神龍本因有神龍半印也刻亦謹細不失形神勝於顚貞堂重刻遠甚

定武蘭亭相傳熙寧間薛向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道祖將宋景文貯庫本携歸長安另刻一石充庫本又恐

久無別鑱損湍帶右流天五字爲識携歸原本而碑目又云鑱損再刻松雪十三跋云鑱損五字本而以爲五字未損本尤難得是以熙寧前本爲貴也以余所見何義門王蒻林兩之本及項澹齋所藏錢牧翁周公瑕馮鈍吟有題識者俱五字未損癸丑甘泉馬嶰谷半查兄弟以定武本來索題後有邢子愿借摹手簡而跋者謂王廷尉購自留都徐中山邸中賢嗣李輔君寶若拱璧者却損四字乃帶右流天而湍字不損北監東陽兩刻皆同此豈湍乃羣字之誤耶如云原只鑱四字松雪臨本不應云五或是羣字松雪未注姜白石蘭亭考或論耶又借得澹齋家一卷前有宋仁宗高宗兩臨本後石本似勝邢借帖却未損與邢借帖又似非一刻豈熙寧前搨乎損者果再刻乎

金薤琳琅云酸棗令劉熊碑集古錄作俞鄉侯季子碑且謂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金石錄引酈道元水經注酸棗城内有漢縣令劉孟陽碑則所缺字當爲陽又引李利涉編古命氏及唐宰世系表皆云荆王生俞鄉元侯平平生彪襲封則熊當爲彪之弟乃光正曾孫

而曰玄孫碑之誤也隸釋謂歐陽公不知碑在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而引王建題此碑詩云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而又疑其非中郎筆法余則以爲建生於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非鑿空而言洪氏不當於此而疑之也義門云張祜題酸棗驛前碑云蒼苔古澀字彫疏誰道中郎筆力餘長愛當時遇王粲每來碑下不關書今人但知有王建詩耳

淳于長夏承碑銘辭積行勤約行字訛本是德字原本

德字雖損然行下心字可辨即翻本亦作德字

金薤琳琅云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因治河得之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隸釋云字體奇怪宋鄭僑書衡云漢石經諸刻乃隸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元王文定公惲跋云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義門云未嘗怪譎王公自罕所見耳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余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義門云以為中郎者始於臨汝帖洪丞相以為不然見隸續中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伯喈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跋此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余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余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義門云今翻刻者非唯筆法全不可尋求并字形亦失其太半為絕可笑也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義門云子擴名充號燕山先生著暖姝由筆三卷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余與此絕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義門云初翻者亦作勤約今人唯以此一字為辨亦易失之也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獨完好則其僞不俟乎余言義門云近者余得丹陽孫仲墻藏本所剝損者僅二十餘字又在子擴所得之上矣

漢西嶽華山廟碑金薤琳琅云按徐浩古蹟記以為蔡中郎書義門云此碑亡於萬曆中詳石墨鐫華今商邱宋太宰所藏最善也

漢丞儒先生婁壽碑義門批金薤琳琅云華中甫所藏宋搨有豐道生題識後歸邵僧彌今在顧氏憩閒堂似比之太僕本為勝惜闕碑首四十八字耳吳門陸嘉穎子垂批金薤琳琅唐洛陽令鄭府君碑闕文亦見近得石刻舊本填補一十三字疑應山閣門哀陟篤加弔鶴在岵義門云當作山閣篤加弔鶴在門哀陟岵而逾毀今翻本掇拾叢殘故致斯倒謬乎亟不能辨也婁壽碑今已歸義門

華亭王司農儼齋太清樓帖價三百金購之孫北海內尚不全有以他本補者何義門學士時同余謫晉安溪先生撫署中偶以事至都索觀王氏歸而道其美不容口義門傳虞山馮氏法議論有端緒以故安溪長公鍾倫世得豔羨宋搨帖見託購覓余甲申南歸至淮揚及白下觀閣帖不下數百本皆不足留目宜興儲雄文汜雲遇於江都約過其家觀太清樓帖殘本余自白門回揚復渡江造儲氏九峯樓此帖質於山中遣人裹糧往贖取至撿之廼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八卷澄心堂紙

澹墨搨迴異常帖遂償值携歸抵舍即來保定是年冬
先生
內召入閣而世得病篤丙戌進都借華亭藏本適義門至同
閱不數行狂喜大叫曰王氏本都成麪條矣丁亥余復
至揚州以二金得太清樓淡墨初搨第一卷背有第二
卷便是重刻不及一卷遠甚宜示帖則又割綴左旁如
宜興本有細書張長吉張仲文字是割綴以充真本其
痕兜然然的摹真本上石仍好於華亭本又第一卷年
月後有秦丞相李斯書標目醬即傳國璽諦視亦割綴

於後者戊子溧陽相公孫孝廉陳君持太清樓帖一部
又次華亭本庚寅七月借得嘉興曹希文閣帖澹墨搨
肥本與宜興本互有勝負真至寶也又從劉行人恩沛
轉假得太清樓內有王鳳洲王麟洲周公瑕王百穀等
跋簽藏經紙周公瑕題前四本神采生動與宜興本對
此本題名目字皆似宋人字而宜興古拙王廣王僧虔
書竟如東坡而宜興瘦而樸時有篆籀意宜興不美觀
厚而足此本反是此即華亭本也泥雲續得宜興帖第
九第十兩卷贈義門義門復以歸安溪今共有七卷宜

興本簽為藏經紙王椽之題第二卷有咸世泰跋
越州石氏帖見黃庭二十餘行樂毅二版畫像讚曹娥
碑十三行皆全本亦張趾肇同年借王兜平孫太僕物
携入武英殿同觀乃文貞公所遺也刻俱秀而足畫讚
刻尤精曹娥訛字多如社為在沱為沉共為失悼少直
引多乀臺少上點叵為匡之類想鉤者誤不欲改不害
刻工之善黃庭畫讚十三行為停雲館祖本而筆畫全
失
義門云南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

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
錫鬯不察認為蔡中郎之經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
稽志而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元人時見於題跋可
考也內樂毅有火毀石爛海字佳者名為海字本石氏
重摹上石歐陽公集古錄亦載此蓋此帖宋人所極重
也
又云東坡嘗謂平原畫讚即拓右軍而大之不解其語
以為今刻絕不類過金陵訪朱師晦尊人出宣和二年
刻畫贊洵與顏書無二實平生僅見也師晦所藏脩內

司聖教皆佳
又云寶晉齋曹之格先刻米帖十冊後刻二王帖俱不甚佳韓侂胄刻閱古堂後改羣玉堂米帖妙絕比內府刻尤精紹興所刻米書不及也
康熙甲午七月初八日看王翦林法帖定武蘭亭太糢糊初搨頹本腴潤有鋒妙絕王借沈凡民所藏卞椒碑肥澤有風神平生未見此也黃庭舒展結搆復得勢後有慈谿座師跋記向見查氏本彷彿似此同州聖教及陝搨聖教未斷九成宮舊搨皆佳同觀者為義門前輩

絅齋同門又同翦林過義門寓齋觀所藏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定武蘭亭九成宮智永千文紹興所刻米帖五秘塔越州石氏帖內陀羅尼經二沈學士祝京兆墨蹟啟法定武稧帖千文尤妙
義門云越州石氏帖北宋刻小楷極精約各其目首吉日癸巳後中郎石經力命表黃庭樂毅海字本殘字像讚曹娥十三行陀羅尼護命心經陰符破邪後行書內有白樂天書又宋高宗刻紹興帖米南宮書十卷羣玉堂即韓侂胄刻閱古堂帖寶晉齋所刻米書皆好又云米書費縣顏魯公祠堂記墨蹟今以八十金質於繆文子米書太后挽詞楷書在華亭王司農家益信哀冊為米筆也
停雲館原刻石今歸常熟蔣氏小楷雖漫漶而行草大字畢竟好縱闕幾板不妨翻刻石在張日容家
海嶽汝南公主墓志常熟嚴家刻手甚精石今見存嚴宅戲鴻堂摹刻太荒唐東坡烟江疊嶂詩亦嚴家刻甚妙勝他刻遠甚
黃魯直書夷齊廟碑竟似褚書聖教在蒲州

薛道祖詩刻楷書筆畫似永興結體似元常字如栗子大矮肥精極在蔡君謨上在鹽厓縣
李北海書靈巖寺碑在長清縣長白山寺中尚完好
海嶽書朱樂圃先生墓誌在申琛泉賜朋堂中申宅今為陳子敬所居
顏魯公祠堂記秦少游書米元章書又米書顏魯公逸事俱在費縣顏魯公祠內
麻姑潭記顏魯公小字本外有大字本義門有仍有中字本未見

石墨鐫華明朝人刻書亦好
寶刻叢編宋人書内庫本亦不全
黄庭一本甚飛動内許多東坡子昂筆法孫北海藏前有北海題語王覺斯細書兩三行近帖邊短僴褾腹甚窄小義門以為當是中唐人臨本刻極精疑或徐季海筆傳吴興晚年單臨黄庭或即此本而帖尾有奉華寶藏為宋高宗劉貴妃印邊闕未必真且此印小未必如此寸許大也帖歸杜大司馬秀水公其子庭珠詒穀攜入直廬因得觀之

阿翰林（金字雲衆）處見有閣帖殘本四冊後有王著名以為祖帖沈繹堂長跋贊之諦觀亦是翻刻偽作但是舊本明初人印章不偽也却得觀李伯紀一札逼真東坡秀而足真可寶雖同時亦有張綱然伯紀平生熟於蘇文蘇詩則字自亦學之也
從來見大觀帖無出宜興本上者康熙辛卯正月廿四日金友名德純送大觀帖第五卷一本來求售校宜興本字肥大鋒全非一刻而勝宜興本此帖前有陳于王記康熙辛未年得之於泰郵王鐵山孫天中家末云十一月二十日西峯陳于王余貧不能買因還之
王鐵山藏本宜興本揚州買二種王華亭藏本吳郡贈成雲洞本劉雪舟借本與華亭同計所見已六種廼知名帖無不翻刻數版鑒定者非博搜廣見未可侈口品隲也前輩云閣帖多翻刻太清樓無翻本豈其然乎
武岡帖（宋武岡州刻）二十本（以日月光天德編號）即翻絳帖（亦二十卷）鼎帖（湖廣鼎州）集刻衆帖最多刻最不佳汝帖所刻文多不全又偽帖最多然刻得極精曾見紹興刻二本極精即翻汝帖也至玉麟甲秀諸堂星鳳樓皆未之見越州石氏帖

佳亦北宋刻
顧亭林不說謊然不博考區別如舊館壇碑（傳在茅山）潘稼堂所藏碑旁原有刻字一行云一行乃隱居自手書也不知何人以濃墨塗之隱隱可辨顧遂以為皆隱居書非也問一行後何人書曰昔人云乃其弟子孫文韜書也形乃扁歐字前一行略不同閱古堂帖韓侂胄所刻精極曾見兩卷
淳熙秘閣前帖即翻閣帖修内司被旨刊故亦名修内司帖修内司盖職服玩者故文翰之事多屬修内司朱

師晦所藏畫像贊亦修內司本也紹興刻米書十本今
尚有存者亦曾刻黃山谷書十本今未之見又欲刻薛
道祖書而未成高宗亦自刻十卷學王字義門見一二
冊
蔡忠惠茶錄刻得甚好新搨尚未剝損前後八分亦不
下徐季海聞見寄泉州某縣庫內此書全學畫像讚
義門言前朝錫山華家有王著初刻閣帖六本史家有
三本後俱歸於華後歸項子京姪庶常君庶常得一本
於京師十冊始全文衡山考據不錯自是祖本項所得

一冊文尚未見
本朝歸崑山徐司寇後司寇死顧惟嶽闕說質於揚州商
綱項景元項之子前年官中書舍人今以其父喪歸
未審此物還在項氏否據惟嶽云亦不是初搨也覺糢
糊至李君實云王文肅家有一本乃蔡初刻逆知其必
偽作也司寇家有宋板數十家唐詩亦歸項景元曾託
顧惟嶽借之項氏渠云已為曹子清攫去矣
閣帖泉州刻亦好至所云馬蹄帖刻得影響却無想即
閩中人刻故神奇其說耳

絳帖二十卷以日月光天德四句為號數與武岡帖鼎
帖別者九卷張旭千文四十五字絳為直行武鼎一帖
仍橫行也
長沙即潭清江即臨江又名戲魚堂郡又別有二王帖
亦石碑又有釋文十卷武陵帖即鼎帖

跋一

同舟送興畫冊小跋

余與卲子坦人梁子賓長同客燕而翠微諸峯皆未一至則余三人之俗也歸舟抵天津回頭極目西山猶在望中坦人圖此以當臥遊未必盡是廬山真面目他日遊屐所至自以身歷為粉本則此為一時補過之作不得以贖幅目之矣甲戌七月望日

京師近多習琴琴師類於熱中逞巧而不能於淡中得

韻舟中言次及之卲子曰匪獨其人之胸次為之亦其地有以使之然也局脊餘利之場而能發山水之音雖成連不能得之於伯牙也遂為此圖以寄意七月十九日舟泊楊柳青

髫年所讀書雖不復溫理亦不如中年過而輒忘也舟中無事三人各誦少時所熟古文坦人背誦歸去來辭已為東臯舒嘯圖風濤奔吼樂而忘險元亮所云樂數晨夕者余三人何多讓焉七月廿四日舟過桑園題

德州孫檢討莪山負海內文望余今歲春暮得交於燕邸忘形下士純任天真不獨文章高妙稱傑出也七月廿五日過德州其室則邇安得促席說彼平生適坦人為余作觀瀑圖廻思揮麈時所謂驚雷而落珠璣堪為送贈矣

舟泊固城舟子糴柴米得徙倚馬東田公祠歸而濯足岸頭卲子為圖濯足萬里流以贈鈎勒出坦人而皴染則梁子曉岩補成之七月廿六日識

余家舊墅傍故運河河徙而水不涸種荷十餘里桃柳夾岸先大人築室入楹課余輩其中高梧映月書聲徹

戶外三十年來滄桑變易人事隨之偶與兩君話舊而坦人為作桐陰高士見貽云

臨清古館陶地岸上飛沙成山村落相帶自早至待閘遂宿焉卲子為此以遺旅恨余與梁子賓長次日登岸遊永壽寺徘徊蘇塔戲以瓦礫作太畫於沙上歸而誦枯樹賦數過杜律十餘首拈筆題此遂忘待閘之苦

八月朔臨清待閘登岸徜徉與梁子曉岩行歌相答是日熱甚卲子畏炎蒸坦腹舟中比余與曉岩回則卲子啞然呈此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吾誦之以銷暑

並寫其意以回二公之駕行赤日中何如遊圖畫中耶為之笑而題此

邱子坦人為言畫理宜靜蓋古之高人逸士以寄性情者無取乎絢爛而美觀也舟過東昌坦人劇論杜詩興有餘適為作垂綸圖遠山澹冶疎林挺秀一竿相對其古之靜者與則邱子之畫品其亦有定評矣

八月五日過張秋抵暮宿焉新月初出烟水微茫三人聯吟余有萬柳懸新月孤帆趁晚風之句曉岩云余頗有潑墨之興而惜其入夜次日亭午安山驛待閘登岸

遊真武廟遠眺安山歸舟為余作此覺夜來餘興猶入毫端

南旋過天津俱逆水舟人牽挽殊苦望分水龍王廟如在天上七月十三日自張家灣登舟八月七日始過此地既順流復得風揚帆鼓枻殊快於心坦人為圖之以志喜然自南而北者勿令見之生妒也

早至濟寧守天井閘起版余乃得與梁子縱游南池坐君子亭所謂森木亂鳴蟬蒲荒八月天者已身親之矣又觀報功祠碑記望太白酒樓徙倚岸上為時甚久岸深邱子體重不能登因於舟中圖此而三人神情如生為之失笑八月八日

舟過仲家淺余三人尚在夢中有失瞻禮仲夫子廟是日風正飄駛雖惋悵無及矣坦人乃作沂湖破浪圖以相娛余三人潦倒諸生步步蹭蹬殊似挽逆風縴未知何時乘長風稍快平生之志則此為余三人之畫讖矣

八月初九日

新閘為官舸下版停泊恨失順風遥望閘南征帆如駛彌增鬱鬱余以分手漸迫為作惜別詩而曉岩乃寫待

閘圖成邱子咨賞之吾輩之善於消遣如此

三旬聚首樂事稠疊幾不知客路之長余三人性情頗不諧俗異日稍有成就歸休偃息則長林豐草不煩他人招隱矣邱子坦人欣然圖此蓋亦放七賢六逸之意為吾輩他日寫照耳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二日早發皂河風正水駛相城在望坦人曉岩各為贈別詩見貽予將登岸情甚悽惻梁子復不自已為余作陵山分手圖江文通所云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殆為吾輩今日寫語也

跋玉版十三行舊本

十三行刻不出肥瘦兩本晉陵唐氏新安吳氏來索題者皆宋拓是停雲祖刻悉肥本瘦本之刻率祖此三十年前聞此版歸武林翁嵩年康飴家友人有就拓見貽者已經以年久鐫溝已淺加之剜鑿用法晦昧而神明全失矣朱先生敬齋學書有功近益考校古人法書知所決擇一日自袁浦來得是册以内有吾友曹竹澗跋見示精炯有鋒真未受刀傷以前物舊帖日少又庸陋無知者妄施殘剝驪龍無多珠堪為探得者賀也

吳横川所藏唐帖跋

壬午春予曾得朱絲欄藏經紙書經十行於海虞淌賓伯先生鑑者以為宋人書攜之清苑大中丞今相國安溪李公署中公亟賞之後公[illegible]藏年舊書衣背紙得七十餘版歸以示予紙及朱[illegible]為氏贈者無毫髮異而[illegible]一人書者十之四内有欵識著天祐年乃知為唐人書[illegible]用淡墨筆鋒回斡圓足八法精到乃知古人相傳用筆本有程度時俗傳摹不復可見横川先生精於臨池一日出此見示用筆芒角宛然纖毫不失與書經真跡正同真唐搨無疑從此津逮顏柳歐虞諸帖皆如覿面信是寶物

吳横川藏舊搨曹娥宋搨十三行跋

昔人云一字之法妙在結構一筆之法妙在起止結構雖時帖尚存形模至用筆起止日就刓敝無復可尋學者用為準式遂匀慢平緩了無神明横川先生家藏十三行真羅紋宋箋搨曹娥碑雖剝蝕尚未經重鑱者皆文氏停雲館祖刻其點畫起訖掣運猶有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之意而頡頏生勢沉著痛快處亦都瞭然足發人意氣借臨浹月以將買歸舟奉納有典型既遠之嘆陶貞白健美典掌之人有以哉

宋搨智永千文跋

舊刻拓久石渠就淺鋒勢不盡古人書筋骨鈎鎖節拍緊抱處都不復見永師千文學者不覩舊本疑其疎緩遂信氣調下於歐虞之説前年見何庶常屺瞻得一本乃舊時内府所藏與此本同真是宋搨覩其鋒藏畫心委曲使盡而終不出遒媚深厚以較市本神氣盡矣東坡所謂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者不得法物曷

以徵信

汪歙江所藏聖教舊本跋

書法盡於用筆與結字趙承旨已言之結字雖時帖皆具形模用筆非宋搨其鋒不全其實鋒既刓㪥而筆勢相生處筋脉都弛結字亦病矣聖教爲行書法祖市本漸漫不復可觀汪子建貞出所藏見示纖毫不失平生於何庶常屺瞻案上見所借本外無有儷此者假臨浹月聊記姓名於其後

跋宋搨十七帖

此舊本本然勝近刻遠甚朱字旁釋乃余鄉試座師姜

葦間先生筆先生與太原閻詠梓勤同官中書又同居停故為書梓勤會試與余同榜遂見貽曰君於此固有淵源也閻學書於益都趙前輩申符趙甲子典山西試閻登其榜趙書又出海虞馮補之義門何編脩皆衣鉢於馮獨葦間先生自深於古不階梯吳下熟於晉帖卓爾雄顧一時此冊得此尤增重也

宋搨淳化帖第六卷跋

康熙壬午春余同瞿夢觀訪馮武寶伯於海曲寶伯鈍吟先生猶子也此卷乃別時見贈者朱筆注記鈍吟手書雖釋文頗有譌誤要筆法自具

鬱岡齋第三卷跋

稧帖俱失真右軍諸書各有佳處至鉤填肥滑失鋒者如以有此帖東字二新婦帖解衣軍之長畫如此等須分別觀之

鬱岡齋第六卷跋

右軍思想諸帖刻頗佳長風帖閣帖七卷壯溫連深可憂三字知賢室委頓與下耿耿至今遂為一段致此四

紙又一段袁生帖本刻萬歲通天帖中大道兩行他帖絕不見殊不類大王雖有趙跋未敢隨聲絕交書既殘闕亦不及文氏刻陸書蘭亭詩可觀非蘭亭諸帖可比他刻此者殊不能勝之顏書太失真

鬱岡齋墨妙第九卷跋

鬱岡帖大都尚氣燄比他刻姜棻者絕勝徽嬿其偶近努目金剛再能體會晉人遒健靜雅處則無虬髮憾矣內宋人臨晉唐者恐亦不少萬歲通天進帖在全袠中號甚精采僅比錫山華氏真賞齋火前本洵可寶愛虞

伯施如遊絲裊空風致頗超亦佳跡也月儀不古筆大
多是鉤填疎縱處無名書竟可省

唐雙鉤王右軍殘字跋

丙戌正月安溪先生自休陽徽入舍人治裝後侍童以
此為煨燼敗楮棄之甕檅中余見而拾存入都屬蘇工
潢褙付閱孫立侯信侯藏弆南還出以索題重玩累日
前為州民帖未見石本後即十七帖中所刊司馬相如
揚子雲皆有後示試以至精之刻較之其相去何如也
昔有得古人一字至以名其齋今全文尚有十三可不
寶諸

潁上黃庭經跋

明萬曆末余同里陸申曾學博於潁上歸橐裝果然皆黃
庭蘭亭搨本也余髫年亦乞得一冊習仿焉嗣遊四方
見潁本兩帖悉是物丙子客京師一日造慈谿姜先生
適自慈仁市歸喜曰得一寶出示法帖曰潁上黃庭真
本視之迥異嚮所見扣以故曰黃庭無二刻流俗所傳
黃庭鎮海本也諦視其購本刻甚纖細復漫滅不辨佳
處出心識役使使字作八分六丁六字上點橫筆帶
下丙戌四月望物色於廟市惡裝殘冊簽署潁上黃庭
經是舊人拙書而有筆法開看得此較姜本清潤勝之
撿對鎮海本則其書頑獷木強之狀不堪入目而此本
之古秀生動毫芒皆足真與禊帖同工亦不知此石歸
於何處斷不與蘭亭石同為張令所碎惜當日請業不
詳屈指歲時將浹一紀先生下世已七年矣摩挲感歎
之餘聊記其端緒於裝界方成之褒[illegible]

文衡山十一札跋

徵仲先生十一札俱真蹟吾年友松江張學士照得天

見貽得天專師董雅不喜文要其鋒中筆筆寫到運掉
甚熟就其所至安且成矣固可愛玩只祝京兆用筆結
字比之董宗伯筆心較圓耳董惟晚年學楊少師為神
韻獨超其他行楷恐不能筆筆寫足至謂不足正其妙
處惟本領已足偶然意到筆不到則可未可因僂為恭
疑君子為黨也馮鈍吟謂祝文皆學趙祝都學趙好處
文都學趙不好處為學妍媚者下一針砭亦不得尤其
過論

王損菴鬱岡齋帖殘本跋

故明文氏停雲董氏戲鴻所刻法書皆行於世董初木
刻燬復勒之石何義門云不逮木本遠甚而停雲為勝
後涿州快雪堂全趙繊媚學者風靡他小本如真賞有
晉帖非歷代全帙王氏鬱岡齋出中明為文董所掩其
中有鉤廓少稜角失鋒穎而佳者數種不可沒也朱贊
府敬齋購此選精唐人雙鉤十七帖為不失真褚登善
兒寬讚秀健同聖教詺隨清娛墓綽有蘭亭佳致汝南
公主墓銘上承華陽之卓雅下啟襄陽之跌蕩尤非他
帖所及學者熟此冊便可馳騁稱書工贊府臨池久又

講明筆法源流者其知所鑒裁矣

跋常熟錢象臨繩齋定武蘭亭帖

禊敘為行書聖律以其蕭散入神伸縮天然而行間字
裏皆心準目成復饒古韻諸刻宗定武固有由來計平
生見四十餘種多入唐宋人筆意恐亦未必盡理宗庫
物也何義門編脩自慈恩市得是小吾家相國所藏以
為真定武刻寶秘之今錢氏本與何同而何本覺漫漶
矣況流傳有緒義門書家於諸帖亦多考據應不妄信
可寶也楚游邂逅牧人獲假觀累月因志其後

舊搨智永真草千文跋

余鄉試同年晉陵唐少宗伯所贈固舊本惜搨墨太濕
漬入鐫溝遂點畫蒙霧然較近搨遠勝題簽亦舊人書
雖裝褙垢敝不忍易也唐名執玉字益功襄文公六代
孫

僧无可書寂照和尚碑銘跋

无可與誠懸同時而書法特規摹之其結體界加聳峭
極盡展促之勢至用筆圓健兼有廟堂碑遺意賢於宋
夢英遠矣學玄秘者宜參用之考顧氏金石文字記碑

今在咸陽縣此舊拓本芒角猶存孫北海家藏故物前
有孫題識手蹟信可寶也吳門陸君彪載雲得之丙戌
冬杪予南歸陸君見貽以充行笥者康熙戊子元日燕
山書塾晴牕試筆聊志其由

瘞鶴銘真本跋

吾友嘉興曹仲經最為翰墨中好事遊於鎮江陳守乘
江水冬涸自至崩石處在厓下有仰而搨者墨汁灑面
上分贈此本完字尚有神采近為瀫洲先生移置厓上
搆亭覆之搨而斵之貪估俗僧復苦字畫剝泐加以刻

鑒滄洲貽余者便視此不逮遠矣殛知向之破裂傾側苔封波蕩於蛇龍之窟者未為不幸也

跋智永真草千文

永師千文惟東坡先生評語為允王氏血脉此為宗嫡臨池家宜寢食相依嘉興曹子仲經西溪滌石去垢潔楮墨搨此見貽可寶也

跋聖教序舊搨

聖教重刻多失其豐茂鬱特之意此本為黃山汪建貞所貽是舊搨雖加塗飾畧存本色處便可玩味不盡中

有割劣本補入共二百七十五字當分別觀之建貞另有二本皆毫無刓闕秘襲殊甚然望之輕俊棱厲吾寧舍彼而取此

家季海書大證禪師碑跋

此碑較之不空和尚碑結構尤密惜殘剝多又搨者烟煤濕重筆畫不清庚子秋余始於維揚汪文學荒先齋見之冬杪汪乃寄此一紙粘綴存之俟訪善本

郭府君碑跋

郭敬之碑在平原諸碑版中又是一格抑揚開張展促生勢惜剝損過多來為塗點頗失形模粗存梗概以俟見訪初搨云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跋

此是錐畫沙嫡骨二王正傳乃知由顏尚書諮合張長史可以想見傳授所自杜祁公詩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庭學草書曾見刻帖全是摹此帖東坡謂其無林下風氣則可至詆之市倡青紅不曾夢見王鍾過矣馮鈍吟謂旭不如素亦據殘本千文云爾恐是彥脩輩偽作

蘇靈芝田公德政碑跋

安溪先生巡撫直隸時余從學於其幕閒按舊碑目臚直屬漢唐刻若干請於先生乙酉夏先生悉命工滌石潔楮墨拓之仍諭所在吏謀其程易州長求此石不得鉤索頗棘適月朔謁

文廟畢以語諸生內有言其廢圃糞壤中露一石角固以碑州長欣然偕行至其地令掘視即此碑得數紙字尚完好精色炯然按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書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頗放

當與徐浩鴈行戈腳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考開元廿七年書鐵像頌稱易州錄事廿八年書此碑稱遊士至至德二載書寶塔頌則署承奉郎守經畧軍冑曹叅軍盖為安史所逼迫而出者其書甚著名今觀之果是李海輩流元趙孟頫似全規倣其書其用筆筋脉結束鋒毫宛轉信八法之津逮也東吳顧亭林炎武金石文字記無此盖未之見保定羅守於是歲之冬遂移此碑於府學中鐵像頌見存易州侯臺記不復知所在矣而牕無事劄粘成帙因紀端末於其尾

跋顏魯公書宋廣平神道碑墓側記

魯公書用八分入楷似張公禮褚登善者甚少所書墓側記作畫沙書絕類隋及初唐人近因剝蝕人不復搨遂不可得見安溪師巡撫畿甸時檄所屬拓漢唐時碑刻廼獲此本雖爛落者多按其文尚可讀筆法存者炯然古意森森余乞得粘綴藏之以為至寶俟他日訪初搨相印證云

跋座主姜葦閒先生書

本朝書法應以姜座主為首推此友人張子麟書得之慈谿朋好以與吾有淵源脫手相貽因裝界藏之浙人善書多尚陳香泉奕禧其用筆鋒亦中而結體遜其古雅矣

文衡山詩草跋

帙計四紙半紙隅尚有殘破然真蹟可收存雖稿本無一筆苟吾友沈上舍頼谷得之肩故絮敗銅筐中遂脫手贈余頼谷知所寶愛者意尤可感且文清行潔吾素所欽子孫勿忽視此永志世好不獨前賢遺蹟也頼谷吳縣人名王巖

唐李都尉墓誌銘跋

李都尉墓誌不載書者名氏其用筆結體與今所傳褚河南書同州倅廳聖教無異按金石文字記河南本傳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河南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予諦視跋尾年月書與正文同出一手河南焉得預書之此誌今亦在同州考麟德元年二月距龍朔三年六月僅九月安知聖教與此誌不即一人書而此為小楷尤難得也吾友曹子竹淵以事至秦中屬其大吏潔楮墨盡搨其碑版歸而果然與余相遇

於維揚之寳塔灣艤舟出賞已得此本喜不自勝是時
鑾輿駐高旻寺龍舸競渡簫鼓喧闐冠裳交鶩士女如雲而
余兩人乃狂呼劇論於此于方落拓無聊宜藉以消長
日而曹子正從貴人遊亦作此不近人情事其風趣爲
不凡矣歸而剞劂綴成帙因識之簡端

顔書臧公神道碑跋

魯公書昔人稱其端勁莊特臧公神道更秀鋒逸氣淬
利無前此係各舊本余向贈友人曹仲經仲經轉贈褚
子良書良書補成二冊用寳行笈臨仿精進閲見秘妙

幸以告仲經及予示不忘所自也前列銜名李秀巖下
二字殘蝕不可辨識何義門謂余是補勒字即指後希
讓渭北節度使前只觀察使耳書碑時尚未加贈故云
補勒而金薤琳琅直以篆額二字實之障後人目矣幸
殘剝處細認字痕顯是補勒與篆額不近余細玩節使
前工部尚書亦似是李筆

圭美堂集卷二十二

跋二

安溪先生書柳柳州游南亭叙志詩跋

丁丑冬杪余侍安溪先生於常山督學使院酒闌燭燼
偶譚及柳子厚游南亭夜還叙志詩之精贍先生曰余
猶能背誦因取校士落牘尾幅敗毫疾書畢命其長公
鍾倫裒檢之七百言無一字遺者余乞得歸裝潢成卷
詩題亦其長公補書就先生書法論未嘗不鋒中意熟
東坡謂荆公書得無法之法是也先生教人讀書須精

熟詞在口間時便可思索其意評人書每云無丢筆方
好丢筆謂率筆也皆語簡而義盡學者即得下手處此
可以觀矣首行貧刻本作悠悄刻本作悄

葦間先生書冊跋

己卯鄉舉余始爲公門下士是時公與爲忘年交書此
冊成請領公迎笑曰作意欲爲佳書而彌惡甚恨余笑
謂豈東坡先生所云黃金不如死法雖魯公不免耶今
觀其用筆圓秀而鋒藏得先民正法字様亦熟於魏晉
帖悉心玩之所得爲不少矣

又

宋元後學書者風神則趣米姿媚則趣趙近日董體更多尤苦無筆獨存膚縠傾欹纖弱之習風頹斯下先生詩云人情皆米董吾意只鍾王古調歌難竟時眉畫易長先生之書品固自有位置矣

跋吳季舒孕玉石賦

叙記余曰古人有碎千金之琴于市而聲譽驟起今雖取響泉忽雷日數碎之五都之衢恐過而不問且將徧國中笑罵之其語甚忿然其視人則過矣世遂無一貴奇者耶且寶物自以知希貴耳一出而市儈皆知愛重吾滋懼矣吾友季舒先生為訪予至都門落落寡合前賦浮梗復賦孕玉石雖吉光片羽而蘊負之奇已可窺見一斑從此輝於山光於夜恐不復能自掩抑物色者踵至非先生所樂先生將昇秘之不暇而猶悵貫胡之難遇乎近者惺菴李學士雪崖龐民曹已發其端予行矣知先生必厭拂拭者之煩余將鑿吾山之幽洞除黃河之九皐藏置此石待先生之抱之而歸也先生聞之曰有是哉前言戲之耳豈真荊山璞和氏璧耶予因書

此以當左券

義門學士摹蘭亭跋

義門曾購得稧叙定武刻印記是崑山吾宗相國所藏然漫漶已甚不若儀徵吾友項潛齋本有周公瑕錢虞山馮鈍吟題記者較分明也此是義門自摹所獲帖筆亦羈束欠自在但鋒正不失軌則固可觀玩良書學書知宗向義門因檢笥中此紙贈之裝界索題為識其尾

葉先生詩草跋

葉公官躋九列鄉人至今許為善類觀此詩勸一而諷百雖空言亦見其敦友誼而辭之有體要也余早年從高麗隱先生得忠憲公書讀而仰之立朝本末臨難節義自當映耀千古此物足附以不朽秦封翁見仙購而藏弆之將為世寶其志尚可知鄉書於其兄予道然雒生索館閣諸君題又囑其勿濫尤見矜重名節之義雒生與余為同年同館而見命未必不私於雕好然幸不膺濫及之懼又重自慄慄當日慎一日無使終以為濫及而割汰之也

書扇跋

同年館友惟余與趾肇為孤客又皆借居朋舊之屋秋夜不寐作五言四韻二首自嘲並貽趾肇共成一笑趾肇尚携中牧稱禮兩嗣君一堂講誦視余猶不寂寞故末句及之今稱禮以便面索書此詩稱禮頭角崢嶸即日騰彩暎妍殊何愛於酸寒語豈如東坡跋為毛國鎮書歸去來云如執扇上多畫寒林乎然願稱禮他日炎熱場中不忘酸寒家風或亦未始非佳事也

跋曹仲經未斷聖教序

聖教體勢最備學行押書者自稧帖外皆宗書視之初斷已難得況此未斷乎雖神采以做舊磨擦而滅尋其

鋒穎未退處以求其用筆則所得為不淺矣

跋曹仲經黃庭鎮海本

余平生最忽視黃庭鎮海本以其無復用筆今見仲經所收初搨不覺刮目乃知貴胡眼光到處固自不凡也

真賞齋鍾帖跋

義門向余云真賞齋鍾帖李太僕信之甚真祝京兆便有異議考鍾元常在漢為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數年坐魏諷誅及策罷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至明帝進封定陵侯遷太傅太和四年薨於位黃初二年豈有仍東武亭侯之理惟華子魚為文帝相國改司徒餘無是也薦季直表疑唐人偽作又復有筋脉不聯屬處恐尚是宋薛紹彭輩為之袁生帖似亦不如官帖不失真鐵網珊瑚所錄陸行直跋後尚有吳良史跋中有伯幾云云蓋偽作者不知良史為南渡初人故真賞齋去之而袁仲長跋書甚佳未知停雲采元人書却不及此君何也

董思白臨楊少師帖跋

華亭臨楊少師作嬾散字却不偈儳無筆者不得漫為之徒有筆而無骨韻者不可強為之

跋褚河南正書陰符顏平原小楷麻姑仙壇記

陰符似是文氏停雲館刻祖本便娟生動多矣惟少後敵國之寶及閱過宋代諸名人耳顏尚書麻姑壇記惟康熙丁亥客揚州新安吳劒宜荃以宋麻紙搨本索題予平生未見此收得舊本雖用烟少濕重損其朗净刻于秀潤有鋒在文氏停雲上固可存也

又

麻姑壇記此冊比近刻纖弱失勢者頗為流著且完整不似文氏刻有斷損至摹刻勒之善敗須得文氏初搨本始可下級次語

又

李膺羅汝芳兩跋楷法頗工其刻定可觀惜不曾見紙色與前刻記迴不同且無併刻褚虞歐薛柳李諸小楷自是割綴其後繫年萬曆乙酉去文氏停雲後四十八年豈尚不逮停雲故為所壓耶北宋越州石氏刻小楷

俱全萬曆間尚有徽郡上山吳氏晉唐小楷刻亦佳悉力不能致茲因邑歲祲市雜物於傭乞之場殘篋敗簏邊二百青蚨得此小冊慨然書其餘頁

游景叔唐太宗昭陵圖跋　肅宗建陵附

容㨾友人以此冊見示卷首小篆六收鋒精湛而圓美舊拓且完善者可寶可寶景叔書結字本出唐僧无可推尋流派上之誠懸又上至小歐則用信本法非一家眷屬予披玩不已但覺綽然閒雅堪為臨摹大歐家關一覽坦路若只求之妍緊削厲如束濕狀恐不免華亭所云緣堵間物非具九方皐之見者也

跋先君手蹟

彭門先生主己卯京兆試得人為盛獨余之不類亦忝與焉先生以丁丑對策魁天下詞翰兩絕而尊先生付菴公以弘光選貢息影數十年專攻詩遂造微尚極付菴集出新城王司寇以為右丞襄陽輩流也先君實與付菴先生同選拔生前似不相聞問先生庚午舉於鄉壬申癸酉小子始得瞻近欵叙稱世講為之歎異後竟出先生之門先君亦有詩一帙惭余無力開雕平生篤

好尤在臨池晚能閒臨二王諸帖不拘拘於法先生偶以事過蓬廬臨別索先君手蹟命跋其後將裝潢存之庶後起者知通家之誼源流固遠而先生不忘故舊之仁使兩家雲來念祖聿脩其屬望曷有窮乎乃詳識紙尾而不敢以不文辭

錄榕村詩選義例於冊跋其後

李文貞公選詩自漢魏歷六朝四唐以暨於宋惟欲刪節騷經以啟編而未及卒其事共錄詩五百七十首其登躋由下多寡皆搜抉其源流根極於代運之遷移與

其人所遇之平陂察見其情意之所在故炳然不惑挈然有當舉其大而不遺其細標其要而各得所歸不出於義例九條而知人論世之實學扶樹天理民彝之教其有功於四始六義之爲經正大雖拙書迫於晻曖昏餒目昏不能運掉如意觀者味其文或恕其書之不稱因於閣筆之餘粗窺梗槩而書識之

馮嶰谷藏多寶塔跋

多寶碑用筆結字機圓勢穩力足鋒中歸公少作已足模楷百代王元美佐史徵文亦耳食米顛曾公真書便入俗品之論馮鈍吟謂米之論書不爲無見其抑揚太過有令人不樂聞者是也然東坡題與定襄郡王書草贊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奇特非他書比乃知兎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其意亦與米相徵行草與碑版體製迥殊至元常算子科誠自千古不易楷法有筋脉神采者豈得例此擊撥傾欹恣肆者盡出於剛健整嚴者丨耶吾曹立說甚不可爲背繩墨偭規矩者導夫先路鈍吟謂作多寶體要看其活處如貝有字中小攢不得全無俯仰似一張梯學書於小處用工便活此爲學多

寶者指點關要便是迷津寶筏何至以無權而譏執中之非則作俑應罪堯舜矣大抵咄點書家少姿韻者只可至宋初僧夢英周子發輩而止東坡目李西臺爲畢濁亦似微過何况曾公此碑嘉靖閒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刓弊之歎今殘剝至盡余見吳門金文通家藏今歸吾師安溪公本余購之京師廟市者正與之同皆前明内裝舊搨較初之本鋒勢完足無復遺憾合吾友嶰谷所收而三矣貴重何啻球圖故備論而歸之

跋嶰谷所藏蘭亭

此帖不但前明邢太僕借摹即近時陳香泉實得用筆非傳亦經藏弆墨色且舊但一行之九年二行之稽山三行之此地四行之林又五行之曲十行之足十三行之外十六行之所等字肥而失鋒或閒架並差以他定武善本較之實不愜於心若信一人之見輒爲題破似煞風景亦恐未確勉爲稱揚又不忍自欺以誑我友今爲我友質言之自笑我之迂戇倘教我以不及尤所望也

蘭亭諸本跋

監本與東陽本俱是臨摹定武本而監本尤似東陽四五兩行流字末筆皆小趯上為異他本王給諫蒻林與義門何學士俱藏定武剝鈌漫漶相同義門本驚之廟市購得印記是崑山吾宗相公家物最後得甞觀吾友黃山項書存細所藏雖亦乏本較何王本畧分明後周公瑕錢虞山馮鈍吟皆有題記想亦崑山司寇家出觕觀實下於頫上唐臨絹本遠甚不敢甘矮人觀場也

項書存家藏蘭亭神龍本跋

此即唐摹蘭亭以有神龍半印又稱為神龍本者劖去前後印章欲以假宋搨耳稧帖中惟此使盡筆勢沈着飛動炯有神采雖少失閒雅意自頫上定武外以余所見未能或之先也余家有周江左嘉胄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搨誠可寶愛後嘉興友人曹仲經搨既乏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丁亥新安汪氏順貞堂刻視此不啻嫫母之與西施惟用墨稍重侵及鋒溝微覺瘦損其形神宛然不失學者得此習之視為正鵠則穿楊葉有準矣

又

竹垞先生曝書亭集跋此帖謂墨跡藏項子京天籟閣中分授其子德洪鋟諸石自云康熙壬子已購得之未知並得墨跡否汪氏本丹陽賀紫衡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真跡於其鄉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鉤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為真無足異者項刻余未之見吾友曹仲經曾占弟子籍於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允搨示而未至未知視此何如也

馬涉江禾斷聖教序跋

學行書須以稧帖為聖執老學菴筆記高廟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批後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則視蘭亭之為學書正鵠無疑嗣是便當繼以聖教取體製備而機趣熟也近苦未斷本少率鋒摧勢短遂筋脉疎弛學之有弊吾友馬子涉江得王給諫蒻林宋拓本以余所見聖教未斷凡五六本而此為最涉江頃又以新獲定武蘭亭邪愿中臨摹宋拓本索題吾友臨池師資二帖如鳥雙翼自當窮靈盡妙逐電追風得其旨要幸勿秘惜而不為我告也

跋汪箕臺蘭亭

私持論四十年以秩帖惟思古齋本爲第一獨以未見定武善本爲歉近屢獲觀武定宋拓益信前見不妄况米董已懸真鑒吾友義門學士虛舟給諫與吾同好又傚以書名用張我軍三人爲衆矣壬辰二月假觀虛舟此帖二十年常夢見之今復得從汪君箕臺借閱漁人再入桃源矣

跋兒子雙鉤襄陽書又爲縮本小字後

友人貽米海嶽大行書冊子七律一七截一粉牋淡墨亦倦嬾時作要中有精到處非人所能假也兒子家賢以油紙就牕明雙鉤填廓數月始畢益古人所云嚮搨也余至維揚乞汪子箎先擇工裝之兒子恐紙碎潢匠不知原冊行間字數拾殘楮依其行段作小書付之已而箎先以大冊見還後並將此紙裝成小本益愛米書不欲廢其糟粕猥爐也屬余書其後幅箎先揮筆振綺然於收藏於書法又彌精諳極非余輩所敢望而虛懷篤好至於如此豈啻優孟之於叔敖虎賁之於中郎尤其意何徒書翰小道哉歸當語兒子使之服膺此意

跋兒子鉤填米南宮真蹟叢行書詩冊

此亦非南宮著意書粉牋賸墨用筆稍有放恣傷雅處但無一毫縮恧而本領自不可掩如誠字之擲點低窒水字之盤股飛雲雖無稱容等字之結構精足觀字左半之飛動固非顛不辨也初為汪歙江所藏兒子衆臣亦學書命其用油紙嚮牕明廓填幾半歲始就昔人所云嚮搨也攜至維揚稍成冊程松門汪袚江皆知書者見之以為十得八九雖未必爾庶不至大失真也歙江簿吾邑乃遣其子維乾執經於余門奉此為贄原蹟遂亦歸吾家其楮縻潰蟫蠹此冊展玩為便因題其後

跋書遊黃山詩冊子

梁子賓長與邱子坦人甲戌秋同余歸舟兩君皆能書興會所至輒拾紙圖之成一小冊縱三寸六分橫三之二不及一分余每幅識其後都門鉅公名宿皆題詠獎重今三十二年矣梁邱久下世而余客遊羈宦亦逾二紀追想平生舊景在目比賓長嗣君浚秋郵鳥絲小宣紙廿番索余書近游黃山詩蓋報經時不欲下筆誇非所求而又未嘗不喜其好尚之不凡吾友宗風知不墜矣不敢固匿其瑕因錄以塞其意倘見坦人鳳毛之有

文者並示之而請正焉

跋孫汝舟所藏元人集古印史

近人辨摹印派別必曰漢印曰元印若分道揚鑣矣至互為訾謷如相妨害然者又率白漢而朱元又以細朱文為元人杜造今觀元名家所集漢印數因若此始知漢外無印不煩更為元人解嘲矣汝舟生文顧之鄉薪傳而益恢其緒每忿俗論之尠見寡聞一日得此於市坊塵沙中甚喜端於藝苑有助不獨為劉氏者左袒也余本其意為之書其後

孫汝舟賀生孫頫上蘭亭跋

吾惇孫生三年常熟孫子汝舟以此致賀孫未周歲遇啼泣不止將川扇有字者張示之輒阿額作語嬉戲如常似愛書出性成汝舟於此得所賀矣學行書以蘭亭為希聖蘭亭又以頫本為入神遠勝定武且此尚是隆萬以前搨尤可寶惜題留吾孫他日知臨池專精於此一帖已得力而乃窮衆帖之妙可以大成

跋汪祓江所藏浙臬署中十七帖後

吾友汪子祓江工書好蓄古刻法書予不善書而好同祓江有所得必互相貽然余陋於聞見不若祓江之來兆旨且多也雍正己酉十月以新搨浙臬署中真草十七帖見寄云當是宋思陵御筆余以石經勘之良然黃山谷云十七帖唐人摹刻甚多吾見近時人家所藏率唐人雙鉤本向在京師見姜座師葦間先生十七帖吳梅村前輩有跋者及先贈君臨習本皆多吾有七兒云譙周有孫二段五帝以來前多知有漢時講堂共十八字與此同邢愿中跋雙鉤本云中闕十六行當是章惇言米元章割裂以易畫緣此失散理或然也但屏風對

兄等惟見之閣帖又此點注訛字及未點注訛字或多一字或有真無草又今年政七十省別具旦夕都邑等皆破句割截作二段以此觀之或雜臨諸帖時釋之後人薈蕞積搞入石稍依十七帖聯綴其次第多寡未可為典要也惟吾前柬段内方復及此此方作示致邛竹杖段内釋文俱作尊老者此尊作苟想通者能保段末釋文簡觽也一云簡或作夢此作夢幻也知彼清晏段内少歲無二字釋文俱歲豐下又所使有無一鄉故是名處何義問學並云丹陽孫仲璘云無有無一字者是

舊本此乃作又所出有奇產故是名處見今十七帖是
书非使聘近無緣段內釋兩苦字此俱作者虞休意段
內自使釋作快此作伏省別疏段內山川諸奇此諸作
境彼所須此藥草可示此示作采堪資考異云篤喜種
菜以後似小弱然筆勢結體多同似刻工意闌潦草就
局大抵鐫手南宋劣於北宋嘗竊論刻石雖佳者亦止
得書家之傀而失其魂以墨之燥潤筆之呼吸不能傳
也康熙乙酉游揚州於郡署見丹陽栁氏以宋高宗書
毛詩數章墨蹟求售於購貢物者類以變雅巧言為嬀

卻之用筆圓健結字亦差淳古今廿餘年未知仍否屬
栁氏被江與小玲瓏山館主人倘能協力物色得之則
見此等不啻土苴矣

嵩翁不危先生壽屏跋

余壻高子宗舜因析產得其祖不危先生八十壽屏延
親友丐鹽城宋射陵先生為文並書以祝以為名蹟故
整背其朽敝屬余題其尾幅先贈君長先生三歲不愧
管鮑之契先贈君年止六十四先生至九十九余猶逮
即蒙先生器重謂吾邑鄉科自萬曆戊[illegible]甲科甫[illegible][illegible]

辛未絕響焉繼起者非此子其誰每秋闈自八月初六
日訖十五率為余虔祝文昌神香燈牲醴日夜有嚴先
生七十余尚為諸生乞得金壇高麗隱先生敘射陵先
生書私喜迴出流俗也先生八十余始登賢書於京兆
戊戌余捷南宮官
禁近而先生適九十大慶自念泒露餘生一第何足重輕
獨先生期頤純嘏尚及以謭劣仰酬長者之望為幸事
因書之以示兩家子孫篤念前脩強自樹立又先生誕
在六月七日是時余方錄科於國子不及奉槃匜賓從
之末亦宜補書其後云

為陸環山書朱子名堂室記跋

近時以文壽人牛頭馬腹渝濫已甚且傭販輿臺皆為
之猶足為重耶先師李文貞公笑謂余曰壽屏必假一
朝官顯者名銜其意自謂可託以不朽吾觀顯者其自
朽實甚而能不朽人乎雖一時戲劇語亦可以警發蒙
聵吾鄉環山陸先生今年九月七十初度以先生之謹
愿老成其可以稱美者自多而獨辭為文以壽者曰與
其實自反無可舉樂不足樂者吾恥之若虛則與吾無

涉也謂僕嘗學書盍求書古人文之切於脩身應務者令吾寓目惕心以保餘年不致偷慢失檢以點先德可已友人來為言余嘉其意之近於古因為書紫陽夫子名堂室記以塞其請盍夫子恪慎克孝省習師傅並所以求端用力之方皆於是乎在惟是書蹟猝劣不足稱先賢名篇以光先生之高致用自媿而心不已云

為周梯顏書屏跋

攬揆日以文為壽宋以前無聞焉今雖奴隸小夫率以浮諛不貼之詞泥金書屏假一鉅僚名銜末綴長生難老語以相耀余家居來以是請者槩從辭避近漸有悟

其陋者間具儀幣婉託人丐書古名文或格言以資觀省庶幾合於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懿戒及昔賢銘座右之意然亦必審知其人猶可與書者而後許之一日南昌段君渭甄援此為其友人沭陽周君梯顏明年五月七十初度請余識段君餘四十年言行謹馴端人也其取友可知矣遂為書子朱子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不獨周君為家學而亦段君鄉邦之名蹟也且黃太史品濂溪先生為光風霽月儒先皆稱之為善言德行

倘味此而日讀太極易通諸書則日坐光霽中即以之侑春酒之觴其超於燒金丹種玉田閬風蓬島之說不幾萬萬乎

李文貞公別成絅齋詩稿跋

文貞師乙未假歸別成絅齋同門詩稿絅齋託兒子象賢付潢匠今冊成而絅齋已掩土廿餘日循省詩詞內惟惕息外攝威儀而收聲於小宛則集木臨谷豈僅如韓子之論師道而已凡朝聞夕死所以守其身而歸全者寓焉所慮者深所見者遠矣絅齋讀書研理未究厥

施後必有鉅人繼其志而昌大之余故推演其旨筆之於尾用質之來者

書後

書宋史張浚傳後

趙宋南渡以張浚為倚重之臣其心自是忠於朝廷但其數罪所繫甚大劾李綱岳飛而薦秦檜至殺曲端猶其小者胡安國因游酢稱檜人材可方荀文若遂推薦之浚為宣司為都督屢有敗衂而李綱在不引以為助酈瓊已叛悔不用岳飛言却亦不聞即薦用飛才短識闇得之天者猶不足責知人之賢而護前排異以誤國

罪不容逭矣至晚年始一泛薦李綱何益之有

安溪先生作戒絅齋時文序稿書後

今年春余彙輯安溪先生散體及韻語各文請先生自加刪定以存間一二日先生語余曰向為絅齋作時文敘揮筆付之頃覆視所云學而先以傳世為心則所學可知已學求自得其視傳世末也信然為存之帙中余惟古之善為文者莫如昌黎昌黎自言其所以為文之篇具在恐未若先生此語斷其顛探其源簡而實盡也合之子朱子王氏續經說孔孟為己自得之義不可泯

如乎先生學貫天人窮極道妙無一非求自得之心者平生不以文字酬應而於今人制義行世之叙尤謹以為書理之是非士子之趣舍關焉韓長洲文艷稱於世先生不拒所請而中多微辭其出於中情以為文之合於理不詭於設科之初意為之叙以行者江陰楊侍講外絅齋一人而已絅齋榮此叙裝潢其稿以藏之家而屬余書其後

書朱萼堂額後

同年友宋子蘭揮得請侍養里居五年茲以萬壽周甲隨尊人太宰祝覲至饗賚有加封眷殊異欣日長

之可愛驚天澤之非常志烏哺之私掇白華之義聿逢嘉會敬銘斯堂豈啻忘劬用箴匪懈云爾

書周東會書後

周東會金壇人書一以襄陽為宗固知筆法者揮毫於揚州商家為多作書時自作矜詡讚頌語不去口或怒擲筆叫絕又或自駡非人所為疑鬼怪憑之予親見之衆傳以為笑

書懷素自叙帖後

草出於篆故露角處少其毫鋒正中直入知印泥畫沙固非漫語又筆芒極微細處都用力頓挫到是古人傳心法派此冊余同門年友戊子絅齋先世所藏借觀之遂承惠贈直霄壤視木搨俗本矣

書舊搨道因碑後 有翁陵題跋

下筆沉著痛快得父之鋒力不得以努目金剛訶之余叅嘶於袁浦之大寺惟先僧禪房張處士弨力臣貧甚時質賣書帖以資薪水於僧余因購得之翁陵字壽如當時以書畫名

書婁子柔戲鴻堂帖跋後

何義門學士為余言戲鴻堂初乃木刻鄉人因事譁譟宗伯遂有崑岡之災此刻亦付祝融求索者不已轉以勒石無復神明出於急就未審婁君所見為火前後本故婁君之論亦止存其髣髴然又云梨木傳刻何耶聞今石見歸華亭王司農

書張石樓畫扇後

石樓繪事不減沈石田姿致其工力稍遜亦行未至耳石樓與余同在薊門余酷愛其點染花果石樓疲於逋負極難下筆此扇嵩閣行篋中幾浹歲虞山老友瞿夢觀於余將出都時大雪後督促石樓成此既竣事尚未潑款識瞿走報余曰扇畫佳甚可謂不辱君命矣移時取至歎其言信然遂藏弆之今日乘長耳山行攜此覽玩拜友人墓因遺失走四里始覺急命僕追尋已為一擔夫所得苦索乃見還此畫不至流落村豎兢有鬼物呵護也戊寅五月十四日喜待與夢觀一笑

書褚登善書文皇哀冊後

襄陽作此狡獪虎兒豈得以證攘為直鑒評者不免有羣瞽拍肩之歎王氏刻較善他刻此為彭城萬孝廉壽祺所藏題簽迺其手書萬贈清江浦僧道林余友道林法嗣弘孝雪巖因以見貽為書其後

書購張力臣薦福碑後

張弨力臣居淮之清江浦受業於崑山顧亭林先生音學五書即張手書上版小學頗講訂晚年貧甚此帖庚午辛未間余以病在浦西大寺潛菴房靜養月餘張時以書帖託菴僧弘孝雪巖售於人余因購得之剝損雖

填染然比近本遠勝

書家藏文衡山先生小簡後

孟端獻王宋英宗第四子神宗弟也飛白篆籀皆造其妙善畫墨竹俱載畫錄以上待詔三札太倉黃老以贈先贈公者是真跡運用甚熟鋒中而有[illegible]氣可寶也

書唐淨業法師塔銘後

此帖學永師千文最精盧圜穩秀鋒中而藏師虞褚者之津涉也此本已經鐫脩與舊本勘對譌舛頗多舊本極好者戈法也寶蓋鈎也細鼠矢點也字中小橫俯仰參差有態也此皆不存徒增木強總之失鋒便疲耳

書柳誠懸書符公碑後

柳公心法自爲筆正之說筆正鋒自能藏公平時持論曰火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正謂此也符公神道此冊雖亦類本似尚未經修浚希飾蒙[illegible][illegible]未剝處用筆結字固瞭如也古碑以年遠漫渙勢所漸至惟隨時粹拓明者尚可擇取佳勝用資講求射利俗夫剖倩庸工利深鐫濬之淺尼者以爲使少明淨孰知潤狹淺深上下違戾點畫無鋒筋脉不屬形神俱失解書者一見駭愕撫胸頓足欲唾其面而無及矣柳書李西平碑唐人稱三絕者適遭此厄近唐宋碑就所見者若无可書勒上人書邵皦書皆爾瘞鶴銘裂墮江中好古如張力臣吾友曹仲經冬春水涸時蛇游蝌步藉落葉仰讀而搨之獲其一二字雖間有崩闕不害其可愛玩滄洲先生發興豪舉解橐金僨匠鉅夫絙索鉤之魚龍之窟升之福利之場築臺覆亭可以坐立布楮墨而施氈椎逸勞倍百倍及滄洲以近本見貽令人心灰氣喪誰爲加雕劖者回思海潮江浪之爲護符多矣此事乃墨林一大魔怪吾黨宜法言巽語以當呵禁故牽連書於此

書義門先生頰上黃庭跋後

原跋黃庭近代傳摹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頰上本橫畫起處仰勒平收[illegible][illegible]學唐臨宋鐫故自別也余嘗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尚存亦殊耐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義門已亥冬跋頳上黃庭經計其行數尚是鎮海本鎮海止五十七行校真頳本一行落門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固字真本亦旁注四十行落中字四十二行落天字四十三四十四行共少三句二十一字四十九行落轉字五十三行二訛為玉真本共五十八行越州石氏本文氏停雲館本俱爾憶康熙丙子客京師過姜葦間先生寓見其自慈仁市回喜不自勝曰得一寶開視一帖曰此真頳上黃庭問今以配蘭亭者殊不爾曰彼固鎮海本也惟蘭亭無贗刻耳視所得黃庭殊漫漶不分

明記其十六行使字磔作八分六字上點橫起勾下後物色廟市中得一帙較鎮海誠卞璧之視砥石惜數年同直不曾出示告以故致渠如許博雅終身不識真頳上黃庭可恨也

又

鎮海黃庭不特字形粗糙點畫木強且成行誤脫落字至不可句讀三譌為玉函矜極矣當時姜師指教時惜不知問何時何人假作以真頳校之又並非重摹此本又何以不假他帖而摹思古齋石刻五小篆書於前從何考據得之海內之大必有知其故者真頳亦非難得後余購得於慈仁寺頗勝姜師本廣東左五世兄粤華唐有依樣復得之廟市竟初拓友人曹曰瑚仲經亦物色得之少次於左在余本上余不忍奪其好今問之脫手贈他人矣弟識之者少故得之為易

題雪齋真靈降書後

余於京師曾見靈壇懸筆書此帖用筆結字實有晉唐人法尤奇微覺摹勒少纖弱或減其頓挫轉折之妙汪子箎先善書好網羅其鄉之軼事將來為新安文獻之

宗異時纂輯法書入石應援古唐詩九華紫玉雲容巴峽之例搜得此刻原本雙鉤鐫之為殿又出陶貞白張道恩鑒別楊許手蹟之外矣

書佛頂尊勝陁羅碑後

刻在洞庭西山唐僧能書者多用筆沈厚結體緊媚趙吳興似規摹焉癸卯重陽遊黃山歸過甲仲學士義門其仲弟心友贈之舟次可寶也

書馬涉江未斷聖教序後

懷仁善集書如聖教鋒勢不失即章法俱備細流學之

而無神明余謂之衣鉢體可與僧傳之疏筍氣同笑近拓遂無一字可觀即斷後本頪鋩秃鈍其飄揚生動之趣不復可尋便至無筆誤人不細未斷本人來索題者凡四五洵學行書者之寶藏家貧不能有為之短氣吾友涉江又收得一本寄示愛玩經年不便久稽今書於冊尾而歸之付去索時猶依依如暮年人送至友遠別也

書項鳳千家藏懷仁集蘭亭本後

稧帖自宋理宗庫便有百一十七種嗣後摹刋又不知凡幾雖各本本有不同然字之大小楷行左右上下之長短濶狹用筆之平欹偃仰伸縮以余所見者大致多同惟慈谿姜座師葦間先生家傳蘭亭石背面高低一字而刻不類字滿目而同聖教者尤多如九字不勾稧字禾草賢字不臣流字右首加點不字之三連又如水宙所諸萬老及能死世等作放體大行皆他本所無蓄疑二十年頃閱竹垞前輩曝書亭集紀蘭亭肥瘦有僧懷仁本始爽然悟懷仁好集大王書集聖教采蘭亭多則集蘭亭之入聖教字又何疑乎又姜師以書名世藏

此石自作記何學士義門臨池功深嘗為余以油紙摹是帖高一字本俱不疑此竹垞先生為姜師題此但云側掠努趯不為成規所局極其飛動而已姜石鐫工亦精采有神氣師記四百餘言取證高麗扵[illegible]庫本以為千餘年物謂唐刻也去年從友人項鳳千借觀所藏蘭亭三種而此冊恰為姜石高一字祖本字字比校生動得筆勝姜刻遠甚姜刻實亦重摹則低一字本亦可知已從知多聞見而加之問思辨尼山宗派不可易識文武之道無大小一也因以臆見敘述之如左

書大字麻姑壇記後

閱顏少師書麻姑壇記字有大中細三本今行世惟細字本茲始見吾友嶰谷所收大字舊榻與細字本校間有一二寫樣不同至用筆結字固不二也潢匠錯誤顛倒可以改裝其中失去二百二十字為可惜倘崦嵫未迫當為吾友臨一大字全文以細字本作模子庶幾望傚孟形似之萬一不敢妄援東廣徵例貽吾友笑也

書高高士評先君子課作後

此藝先君子作而吾邑高高士特聘先生所評閱者

蟫蠹之餘搜輯補綴謹存廿餘篇而有先生手跡者幾半益先君子於先生為執友而畏焉者也先生嗣君晤偶過余圭美堂出共閱之為不肖言先生手書殆無藏於家者先生長往時嗣君纔十齡嗣君及先君子之門與不肖幼同硯席不肖之子象賢又壻高士之女孫因歸此分藏之不獨父師手澤之遺亦以見累世通家之好且評次推獎不廢箴規尤吾儕所當警觸庶幾互相告誡以保晚節不得以老耄將及而昧於小宛之義也

書南宋板丁卯集後

宋板之可貴者以足以證改坊刻之譌謬然鑒別不審則贋作眩人與宋刊不善本妍媸混收令人作惡與坊刻等商邱少師收藏富而考訂確貯書家視其印記以為信與汲古閣毛氏泰興季氏同蘭揮年友世其家學而篤好焉今以使監高堰大工竣事還都顧余蓮居西牕剪燭夜分出此相賞雖不及校時刻而精色炯然洵南宋之極精者平生不多見因題於尾以志幸

書北宋板揚子法言後

北宋板已難得又鐫屬內府且法言與太玄不同班史便云大行雖東坡以文論有些警語而義旨之精純者合之魯鄒泯如也此殊有關於道術非他詩文可比洵藝林之球圖尤足寶重蘭揮余同年同館相厚善久別顧余草榻夜話酒闌燭跋出以相示驚喜不忍釋手而書名於後日昃之離何多幸也

書程氏堂額後

王君額此其年肅巷先生即謝世今二十年矣長君脩馭吾榜友不敢忘又不忍揭匪獨病其書之不稱也茲留余信宿堂中命改作大楷望雲刻木悲遼鶴之無音

春蚓秋蛇撫銀鷹而自媿

書愛牧堂額後

余得紫陽夫子石刻牧愛堂大書憶夫子嘗為牧齋居之而自作記因前愛字以名堂命兒子象賢雙鉤廓填揭之楣間既志親仰之私又重以夫子之心畫以聳觀省云

書閻坤掌四詩後

此榜友閻子坤掌壬辰秋偕余飲同年黎子抑堂歸而擘鉢成者詞氣未替家風而情事頗具惜其稿紙材朽

薄一日命工楷而存之甫就而抑堂以奉
命悠河適自袁浦公役至吾邑便道枉訪出而觀之屈指年
華遂成陳蹟不勝三歎坤掌以給諫病在告里居抑堂
池灑而上至徐州偶與坤掌面亦小聚合杯酒及之成
一段佳話也坤掌名圻舊字千里又號泗山榜籍豫之
虞城實沛人白牟山人之孫

書尊朴堂額後

金子翊文居吳洞庭東山固著姓也僑居吾邑溫然近
有道者其先尊澄菴先生敦朴崇操尚且能詩翊文咨

述義方惟勤耕讀今請予名其新堂以毋忘肯構猶憶
蘇子美氏稱洞庭於震澤中七十二山為雄民俗真朴
罕爭訟事里仁家訓合之雙美爰擬記言以額之如左

書竹垞先生文草四紙冊子後

余自童稚俚陋一無所知性獨好識當世之耆宿名流
秀水朱前輩竹垞先生久傾其文譽甲戌至都先生已
南還比余登第入館旋聞先生年踰八十遊岱宗去矣
後讀顧處士亭林臚今之可師法者有云文章爾雅宅
心和厚則有朱錫鬯益深懷仰重為憮然薄宦十年始
歸田家居邂逅嘉興褚子良書以工入法館先生家鈔
秘本書至數歲暇時詳述先生之性情言動賓從往來
縞紵辭受飲食服御之豐儉訓勅子孫之寬嚴憂郵里
黨之災患謗譽順逆之轇轕不容身在曝書亭見其把
卷濡毫進反雍容而共觴詠於甌舫之愔愔也良書一
日裝界先生集內之文稿四紙成冊而索予之題語味
其詞旨信不能改顧處士之評而喜藉償予與先生相
遇前緣之慳不獨以翰墨之可愛已也

書宋板蘇公和陶詩後

陶詩自杜韓兩鉅公皆有微辭獨東坡推而高之至駕
曹鮑李杜之上謂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子朱子出以
東坡為允引其緒發其蘊而千古之評遂定竊惟質而
綺者由其意之足也癯而腴者由其神之全也不外求
故其意足無內媿故其神全此固有進乎技者蘇公和
作以綺而學質以腴而學癯其超於人也遠矣超於人
此其所以猶後於陶也與吾友邗上馬子嶰谷涉江關
小玲瓏山館藏古書收得蘇公和陶詩示余憶百家注
分類刻和陶無注近宋氏刻因綿津先生獲舊本少十

二卷故和陶注寥寥數行忽得完注宋槧善本讀之欣
暢不已倘依此重雕並更正字頭偏傍小舛數處公之
海內以補闕畧真藝林一快吾友其有意乎余雖昏耄
猶願佐校讐之役焉

書小玲瓏山館所藏傳是樓六經宋板後

濂溪周子謂文以載道知性命之源貫於人倫日用切
求之身心以達乎家國天下是所謂道也審是則經尚
已崑山吾宗司寇搆傳是樓藏古書欲以嗣音絳雲今
聲槼海內人爭欲得無先於宋槧易書詩論孟孝經六

經之精好者竟為吾友小玲瓏山館主人馬子嶰谷涉
江所有可賀也書貴宋本以後刻讎校不精有譌舛不
肯闕疑擅改更從宋本正之快若發蒙振聵至經則關
聖道之出入尤宜櫛比細勘為熟讀深思之助其功非
他書可比世多緣宋本稀有類以辨楮墨之粹駁闇夜
嗅古香而斷真贋不與高踞雅流而藏書之事遂畢棄
輪轅之庸而作虛車之玩可乎哉衆共探驪而吾友先
其珠其必有以知此矣

書半查額後

澂齋弟過飲於吾友馬子涉江主人出舊製查形飲器
為歡澂齋數舉主人止勝其半澂齋遂拈半查贈號主
人欣然遠屬余大書額其軒豈徒蘇公以蕉葉自嗤醉
翁以不在酒自白而百原飲花微醉半開之旨皆寓其
中意深遠矣故喜而書之

書青耀堂額

吳江汪子峻堂負清才從名師講正學能詩文乾隆元
年春游學京雒其家書室燕巢中產一雛毛衣如雪其
背爪純朱飛翔庭院月餘羣燕擁之而去汪子歸搆廳

其處而請名於其累年授經之師沈先生顛谷顛谷予
友也遂援據春秋運斗樞以為吉徵而拈梁簡文語以
顏之曰青耀堂又不遠三千里為致其書幣於予屬作
擘窠大字予雖慙手跡之不稱顧欲藉他日太乙之光
以應瑤星之瑞而不敢以塗鴉辭

書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書箋後

不知詩書滋味之長方且日事詩書者多矣惟知詩書
之味之長雖布衣而暖雖菜羹而香暖與香不存乎布
衣菜羹也馬君涉江附急足踰淮越河屬余書是語并

諸事詩書而知滋味之長者歟何以知詩書滋味之長曰返諸身而已余非知詩書之味而有慕乎知味者故不敢隱其臆見而書其後以相質涉江味之久而有得焉幸勿棄我之耄而秘不以告也

書衛石田印冊後

余不習篆書而自幼好畜印章及刻譜中秦漢以來人作為諸生時即交衛子存齋存齋於摹印精勤深造以故名溢士紳間繼余遊四方所見如顧南原呂柏庭王蒻林童鹿友孫子逸高犀堂侯粵若等皆稱名流至購

而藏者文三橋何雪漁梁千秋顧云美馮補之輩以貧不能多致實憾焉存齋之季嗣石田能世其家學彙所製成冊示余備材既富運用亦熟豈獨庭訓有自審勢取鋒流露新警處固不乏英分以視今之名流皆人所云駸駸欲度驊騮前且友人賞音者推其虛受不自足則進於古之作者已有其具矣在用力專且久復能會其意而已晏不敢以耄鈍辭而為之書其後

臨智永禪師真草千文書後

鐵門限真草千文用筆結字兩臻其極臨池家宜寢食依之蘇文忠以為欲存王氏典型為百家法祖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米襄陽論草書謂大年千文雖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近時何學士義門亦號能書評云全是鍾王法度變動圓活尤為入妙當在大令右禮齋嵇老先生以台衡雅望鈞命作書遂臨全帙請正欲使皮毛稍遠流俗若其筋脉惟歎望洋伏愬調鼎之暇不棄昏眊指疵繆之大者而誨示之或受益更捷於退穎滿五簏也

書李文貞公與梅勿菴先生手札後

宣城勿菴梅先生冢孫通參君以文貞公貽先生十札手蹟見示且令書其後公及先生皆吾師也伏惟文貞公殆應五百年名世之期而生沿鄒魯之道脉而宏經書之緒見其大而析之精說之詳而提其要濂閩以來觀於海矣又志廣而心公六藝之射御無論矣禮樂有纂述書則購藏顧氏寧人音學之板而論定之曆算則推先生訂正周髀追尋羲明直與符合為集中西之大成篇中所云天佑絕學周公有鬼者豈虛語乎計余侍

公自提學遷撫軍至入輔大政凡二十三年先生之再
至保署也實與余同居諸棠軒見其持籌握管殆無虛
日秋冬宵永晩必飽餐炳炬攤帙軥眉舞色飛樂而忘
勸每薄暮斷生蔡寸並置大盂且隆起備精詣深思時
拾啖之以潤喝喉盡盂乃就寢葢五夜之漏將下率以
爲常公與先生之學皆面承
聖祖仁皇帝之指授誠所謂見而知之者今
天子聖以繼聖景運維新公之孫侍讀君方鋟公之著作云
備四方漸知景嚮江陰楊宗伯得公之所學實精且深

以得講說於
宮庭外得宣闡於胄監爲文教之源人材所出納蘭成翰
林獲經義之正傳又相與賡續而研究之先生書刷有
全刻質寄吳中可以就購通參君實能與廣川魏宗伯
交河王閣學精習舊聞守先待後俱在朝列粟道化以
襄文治雖以其之無似道藝兩無所成猶得與公孫侍
讀君同被
詔命而聯官階則公所云後學之幸太平之符者蓋驗之矣
嗣有論世知人爲文獻者將於是取徵焉則此卷不獨

爲通參君之家珎已也余既際時之盛幸覩厥成縱唯
嵫已廹而葵墻如昨不得固以不文辭而書其名於尾

裕親王畫幀書後

聖祖仁皇帝親睦自近以峻其明德裕親王躬秉仁之讓忠順
恭謹以終其身攷古史傳亦罕儔匹此畫王所自作從
不以示人時二等侍衛兼佐領長壽奉
命宣
諭旨到王家王喜甚稱呼至同儕並侍衛寠惼辭避不可得將
回出此幀似最所矜重者舉以下貺一日侍衛見示屬

余書其事奉爲家寶余至友宗潢德儀公於王爲四服
昆弟常爲說王之情行侍衛之云誠信而有徵王於庭
闈之翕和君臣之名分葢兩得之庶聖人所云其要旡
咎者應在於是此殊於
聖朝因心篤慶之大有關若止以畫之格韻論其工妙極
其至不過唐之大小將軍宋之伯駒令穰而止竊覺其
狹陋不倫豈知言者侍衛與侍衛之子孫其必知所以
貴貴之義矣

書天人賭譚經義畸說後

安溪李子世志今年春以鄉科來京需次一日造余言平昔稍有著述將付梓以序言請世志爲余師文貞公仲弟之子與予稱世講誼者詎敢固以不文辭久之謁選有地乘赴任示以所著天人賸譚三卷別一冊爲經義畸說細楷二寸許予迫以官書嚴程僅覽經說大義亦未能詳復年來竊嘗私論文貞先生書於經籍見其大洞其源遵向閩洛而加以酌訂其爲功於鄒魯者甚鉅學者熟讀而體味之僅足以畢一生之力倘復他好而馳其志未可也雖然拘一先生說苟安於無得不知

何以用其心又不可世志凡有論說率模範於文貞仍旁搜博采於子史之近粹者析薪隨理而具有條貫既非遊騎而無歸又非株守以待兔庶兩邊俱到者蘭臣玉森中穆亭信侯外實無其匹梓功竣時寄示全帙冀今載和弭節而崦嵫未迫或假炳燭之餘光蔗境小得用進一解以博知言者之一顊則其爲幸匪淺鮮也

奎美堂集卷二十四

祝文

癸卯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形奠坤維靈司艮止抱江海之勝勢居岧嶢之上游奇狀甲乎寰中秀氣蟠於物外用錫久仰名山猥忝朽質道途所歷耳目全新鵠起龍遊聳青雲而直上蟹行蟻附詫白日以飛升瘏痡不憂風雨時若念非荷神陰相安能履險如夷樂事堪傳及歸休而彌慰餘年何幸思報祀以昭虔冀鑒微誠包容不腆

甲辰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位奠坤維靈標甲秀蘊聰明正直之德表發育峻極之奇昨歲登攀溼紫蔭佑起念破籠山之霧應聲平鋪海之雲文殊院之瀑雨旋收鍊丹臺之狂飈頓息放巖灘懸縋之舟過千峯於枕上拜桐江架筆之石貯九華於壺中屢有明徵敢忘私報溥申蘋藻祇望歆臨

丁未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靈分五岳氣炳三光標黃帝之奧區鎮丹陽之名郡有感必應無微不昭憶遊屐之奇徵懷靈貺而弗已

蘊於五內迨此五年屆茲臘時用修歲事凡百毀譽升沈之多故難逃天地神明之鑒臨返己叢愆庶幾懼以無咎全身沒世敢云報而不祈

戊申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奠麗名區英光四照卯歲之遊靈感昭揭於今六祀永念弗諼諏吉陳觴用薦歲事一門內外和輯履常循省愆尤應緣默佑報而不祈伏冀右享

己酉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吳天雄鎮斗宿仙都英光燭於幽遐靈應捷於影

響憶曾遊蹤感實銘膺年建屠維虔修祀事歲云暮矣桑榆之影猶存神其昭鑑鸞鶴之臨如在逝難忘於沒世爰報德而不祈

癸丑祀黃山神祝文

伏惟坤維作鎮仙嶽鍾靈憶癸卯之遊極登臨之勝緬懷慈照敢忘深仁覺呼吸之必通訢陰陽之協應每逢歲終祗薦微誠適因雍正八年洪水為害以致災沴三載歲事弗登報答在心醴牲不具今秋薄穫不腆修虔誠有感而必孚神無遠而不應幸苾芬之靡閒恍歆格以來臨

乙卯祀黃山神祝文

維神星分斗野秀聳天都憑軒轅而闢幽地為道祖藉容成而表異山有仙風憶作舊遊實歆靈異狂風起而頓靜夜雨久而不霑尤可異者高詠嚴江小停桂楫岸堆雜石默求硯山欲其玲瓏指掌之間俱具高下巖岳之勢俄而奚奴呈獻不覺奇訖失聲消澤如綿縈潤若滴捫手止盈一掬臥筆可支一床（筆四為一床）每玩神工寧忘靈貺今當

聖明恩召即日遠赴

闕庭知佑啟於明神非朽劣所敢望聊申微悃終冀隆慈庶邀擁護牖迪之勤稍免隕越顛踣之咎妄希來格報以為祈

乙卯祀衡山神祝文

維神乾方作鎮離位升明號虞聖之都峥嶸黃陵潙水稱神仙之府蔚蒸雲母浮卯緬懷瞻禮當年共說人寰罕覩雲開竟日霧褰殘陽訴呼吸之相通善往來而果事敢忘昭報永佩靈休即今

恩命之不圖私忖冥陰之有相妄希降鑒聊布微誠

乙卯冬日奉始遷祖莆田府君神主入祠祝文

祖孫延世支條雖分根株維一並髮膚皆有所受況神氣豈不相通今於祖主入祠之初合族子孫屬在先世遺德獲祗祀事伏惟慈蔭扶護覆育永永無斁凡我雲礽如接顔欬

乙卯冬日北行定期告顯考文

男於雍正甲辰曾被同年李紱特薦以官微行薄九重弗諳轉問年羹堯被其彈劾放廢十年免行萬里天意

藏拙君恩賜間清議俟之千秋老安蹐於八袠今者乾坤新闢日月繼光楊名時徐元夢老臣重望首蒙

召錄男亦與安溪座師之孫清植並叨

召命謹謄制府奉部由司下府行縣全文粘附焚獻外兼擬

赴闕啟途在來年正月四日嗚呼渭水商山㟼嵫之顯揚有限幽顯明陟毛裏之痛㵒攸關敢告

祭文

祭蔡孺人文

正月中旬壻纔遠征就母拜辭母乃涕零壻謂此役弗淹歸程母曰予老膏盡之燈爾固大夫南北西東子或奄忽庭燭驟風爾不及知我不留行壻慰母健豈艶方亨何期旬日二豎即嬰云未及月鸞馭長□□陽節前訃音至京嗚呼母言果爲凶徵憶昔外舅病豎委形壻亦遥聞旅舍拊膺醫藥未侍乎奠無從弗治賓客弗除邱陵祥琴將届始詣幽宮高墳嶕嶢徒聞哭聲如何母亡又與舅同百年憂苦白日易傾不克自立餓驅靡寧

綴綴草露耽爲功名動使戚屬乖離死生嗟予孤困失恃三齡廿餘靡瞻疚心𢇃𢇃繼母旋殂仰視堂空賴母噢咻湯沃寒氷又舍我去我命之窮嗚呼天長日杳何來母容帷帟塵積几榻鼠憑即歹有日長夜難明親串俱存少壻趨承遥酸眇泣悲鬱内蒸寄奠陳辭希降激靈詞陳有止哀悔無終

祭高翁不危先生文

嗚呼人同逝水世閱層波看後先之相送歎生涯之幾何惟矯矯而有立斯得之造物者之爲多維翁之生幼

茗發而穎豎壯高冠之巍峩礪廉隅而傑出鄙俗士之
澆譎跡其不欺然諾深疾婞娿急鶺鴒之原鳴振枝條
之札瘥凡擔當而喜事每依倣於倫常而匪他其大者
董督罷屯而建祠顴
閭鬻産而輕科皆獨力而始終其事俾七州縣之田還民
而翁原無與於一廛之禾若胡友之鰥獨生為之養死
為之葬至今萬墳猶有所護而樵牧不能施其鐫劚他
如亡朋之託一綫嫂弟之遊五岳撫養成立其弱息捍
患禦災真生者一無所憾而死者亦可以含笑而謳歌

甚或漂搖風雨撐披妖魔船遊立海魚泛湯鍋翁乃憤
一手之孤擎支萬鈞而不頗仗義疎財布之姻族者率
取足於青稞固其心計之周斂散有方亦其志定氣充
故信所見而一往義所在而不蹉雖學殖未能廣其才
喜怒亦或失其和要其所就精銳走雷霆堅剛貫金石
亦庶幾烱然而不磨先君平生至友嘗鮑委蛇有無相
共切偲不阿嗟小子之孤執承贄誌之手摩診千里以
奬許盼雷雨而起拔屢考功之忤下負翁香花牢醴禱
獻之紛羅豈意夕陽之餘絢藻耀稽苗之晚實阿那忝

鹿鳴而擢木天兩值翁介耋耄之觴而顏酡切畫錦之
相望時涕泗以滂沱胡余生之不淑一時會其蹉跎翁
仲春其奄忽恰初夏即理歸馱空靈𨷻之在堂晤音容
於南柯盡一慟而何及徘徊顧思無所歸咎實余之貪
祿昧幾而為神祇之所訶嗚呼三萬六千銅九注坡惟
方寸之帖如乃安樂之真窩翁則已矣魂而有知應覺
平邁既行能之邁人即五福所先尚多令公之一歲而
僅百齡之未過卜宅穸其有期按萬里而婆娑藹春草
之芊綿鬱雲峰之㟼峨閱薄俗之靡靡遠黃髮之瞞瞞

矧兩世稱為同心投膠漆而締絲蘿薦蘋蘩以告哀恐
幽泉之隔絳河憑夙昔之繾綣冀英魂之一臨而鑒其
縷覼

祭李母萬夫人文

維母之德淑慎靜婉歸我夫子賢聲悠緬人之趨步多
隨境轉母之貞純無有平蹇吾聞之耆壽者德徵如母
之為耄耋宜膺推頹碧蕙哀凋秋風云胡不淑不至稀
齡夫子大魁文壇京邸冀北空群東南盡美後堂絲竹
前廂書史行為端汀磐餅山峙母也尸之梭復必精醪

醴氷徹飡餌玉堂賓御雜沓夜以繼明析薪隨理奓闢
無聲文場遴犒孰分涇渭暮雨冥途長天遠塞母為留
養恒焉心疇化石自疑酌蓂亦廢母之所處實亦多故
木葉霜砧澥闌魚素温凊代子義方代父況值艱虞蘐
萎永慕鬼神護之天開其祥賜環遘會爾熾爾昌田園
啟闢門閭恢張秋高放鶴花亂羣羊夫子高卧徜徉傲
兀東山之游竹溪之逸春入黃流詞妍錦瑟母也廓然
長齋繡佛其厠宮牆踰二十年歌泣必同肝膈相關悠
悠之論夫子含旃熟悉曲折惟老彭宣嗚呼地道無成

不在作為毋之所立允堪女師方舟游泳貞吉不違合
之於經無非無儀竊善歸來里第兩過華軒月斅彤毽
雪澥彩服翩翩含飴箇箇讙譁湍眼私為毋賀今我來
思悃範空嗟壓封機杼霜冷經麻浮生泡影撮眼空花
鸞驂鶴馭風馬雲車戔戔雞絮冀神來格何以侑之無
詞蕭索仙風含酸香雲凝碧睠然一顧或鑒夙昔

祭張仁趾文

余南游於荆襄得兄之凶問於遺疏厠賓筵於廣座忽
不知其失聲而落七箸肅炎𣆶其生秋俄白日之疑暮

心神煩眊舉止失措逝奄忽其千百如兄者殆山川之
所鍾毓英挺傑特居則利於鄉閭出則裨於邦國而人
囊不可以數遇河道開府淮黃滙處兄為轅門之奇士
旋則前驅夫王路當其困於泥塗陷於沮洳狐狸鰍鱔
穿穴舞弄困已瀕於危殆而孰知其毆鷗鵬於天池迫
蛟龍而乘雲霧馳詞騁辨喜動
天顏三策瀾翻九河曲注情合機投神閒勢足劃九牛而办
若新搯虎鬚而曾不嬰其怒善以逆而得順初似譎諫
百出究其根柢乎彝常指歸於忠厚抑之揚之迎之距

之而卒莫失其據及其分理九門專柄兩轄實虛伍足
糧芻繕器械精鍊習發奸盜其如神備水火而各有具
所尤難者人海浩穰城社盤踞兄能折巨猾之角於倉
卒奪輿援之勢於深固人視之如拔泰山捍洪濤兄譚
笑指麾游办其有餘裕故能蜚聲於詬怨之場且出入
俯仰於奸貪之窟而終莫之能汙嗣副戎於臨清兵弁
戴之如李郭士民歌思之殆不減於召杜雖總鎮威望
之
命朝廷優而卹之以老病全其進退而兄之譽望已高勲猷

已著一洗夫齊虜口舌之恥而羣嘆其言行之相顧憶
丁丑之春兄闡入於文壇遂深談於友密悵意合而迹
離時寄鐫切於魚素後客京鄉客邇兄署切切偲偲招
邀無虔風雨之夕烟月之夜每對觴於卧榻雜笑語于
小婦詠宮漏之已闌歎讙譁而達曙余避兄有五年美
歸來之先賦命騎無兩日之程幸經歲曾再晤桂泛月
香梅寒酒護秋晴放鶴之天雪迷羣羊之步儼摻手於
氷河遽長別而不寤約偕行乎楚驪胡客次而來訃審
訣簡之猶新腸摧割而淚如雨嗚呼兄則已矣處順得

正存者皇皇數同心其有幾得不子焉而自懼號百身
其何贖空醪羞之在御如兄之英魄靈氣豈隨土木為
腐敗而猶蕪詞以告哀者葢上以痛一世之人豪而下
以陳二十餘年之情愫

祭高尚友文

嗚呼余遊於楚君卒於家日月不淹三歲云遐命適得
目即壤告佳人生百年懸弧初誇兆知人事從此紛拏
前登武當鄂不棣華甫離庭戶遽下鬼車殞我仲氏春
草雲遮於君復弼拊膺長嗟君齒齊兄潘楊附葭介小一

九年頑娵畫沙童冠同學行鴈整斜及余舞象文場塗
鵶一戰偶捷君探府衙語君為我報錄儦儷同君試藝
俗好箏琶君弟畜我說項近今肝膈與共何飴何茶蹭
蹬負笈去君始賒江天飛楫塞壓蒙紗若閑余雋笑釋
匏瓜繼佃天祿朴舞有加歸適我願把手讙譁坐移晝
咎耳靜聒蛙湯蔥羊角飯稻囈牙盧溪裀石園菊繖笆
所借兩出異土烟霞回舟聞訃赴蹙驚蛇余已古稀前
路不奢一二耆年揀金在砂風摧鑠朽霰萎蘭芽況我
與君白首無瑕往事如昨悽歎咿啞秋風似剪春雨如

麻夜闌相對深論端邪吳翁(謂季舒)蕭散高老(謂高齋先生)鬖
髿園碁賭酒擔榼尋葩歸燈聯袂街鼓三撾如何陳迹
撮眼空花平時離索遠道迴衷每旬貽書累歲無差竊
門一閉望斷松樺向餞我行夜酌臨座好風皓月婆娑
歡歔誰知幽宅數武山汙嗚呼形有委蛻理無隆窊蒙
莊眇論有涯無涯君生壽康後多渥洼明幽相準宜笑
哇哇生者之情淚墮悲笳醪羞菲奠侑辭音巴眷我平
生庶其來嘉

祭彭門座師李公文

嗚呼維太歲之在涒灘兮朔旦貞於正陽驚仙木之山頹兮忽徐泗之隕星芒悟壞地之相接兮時起居之寄鄰屈指旬日兮纔獲清音於周生奇齡豈流疫之爲厲兮抑助豎虐者之誤進夫蔓苓既陰陽之雜糅兮不能一人生之微乎若夫子之康娛於晼晚兮幾備五福之嘉有迎懸車而向大耋兮桂蘭紛郁乎黃庭迺雖目眚之纏綿兮已復能操翰臨池而馳騖乎張鍾奇偈吟之喃喃兮辨句律之鏗鏗五言四韻不失宮商兮味其詞旨又若縱武陵源之櫂而神怡於淡外田園之日出與月

明況其陳經濟而基太平兮已等夫金冊玉簡而緘秘於皇宬獨余之域於形骸兮終不能悊然於太上之無情始仰交夫子於郡城兮其才鋒若春潮之方至將擧垂天之翼上九萬之程而不棄余之恂愁拘墟如蜩鳩之飛搶乎榆枋及再晤于九衢兮亦于則酒壚吟社無虛日其顧待也仿佛齊晉之不小乎邾莒而必使與乎牛耳之盟未幾踏春華於南宮兮擷秋實而魁大廷是歲殿試在七月補行伊時部枚願執鞭弭兮金張許史造請納交闌道而先爭揮精金兮堆駿骨執熱燙兮焦槁桐余

方羈旅夫保陽兮殊不意得聽絲竹於後堂人事安可恒兮勢相軋而相傾歷九折而躡萬仞兮輒相弔乎影形彼赤曜之廻光兮際時會之相乘賜玉環而無留滯兮喟然一吷而奚問乎樊棘之營營余晩叨夫一第兮蹶十年契濶於帝京望雲龍若縹緲兮始韋亦步亦趨而投老乎柴荊凡六載而五侍綷帷兮哆歸雲之宿一岫而倦鳥之率啄乎一塲胡清歡之難再兮來五者之跳踉縶空谷之白駒兮撼余嘀而有輜於夫子今已矣兮余亦前路資糧之幾何特篤念三十餘年之恩顧而

烏能已於獨寐而寤傷嗚呼余哭不能憑棺兮奠不能親觴馳弱息而代酹兮誰實爲此踉蹌神在天而洞鑒兮宥薄物之我將具醉飽詎敢必兮恃憐愛之有常

祭項潛齋文

嗚呼二兄胡遽止此周紀之來謂常行李發函得訃驚呼瞪視訊知血疾夙間作止忽舉盈盆歿三日耳君未六十長途如砥論君之德沖靜孝友有壽耇相無短折埋伊余愼交循名視履平生數人君屈一指凡今通籍親喪爲市謀求奪情有靦不恥君佐延安治行足紀有

懸尸饔閒過強仕毋曰速裝侍有兩弟君諾不忍卒嘗甘旨凡今交道神聽荒毁君敦古誼好温寒泚揮金不報欽終若始君善儀令既去而死建祠製碑清閟弘美蘇顧學博著述老矣君鋟其書併板以賄西川先著文學有煒高蹈邱園君特屈禮君有高識鼎彝塵滓封君墓文屬先處士揆其力勢豈艱貲邸洞如不朽在此匪彼陳子楞山文行嶷嶷愛其磊落下榻頎侍窺豹一斑詎必全體余所見者他端可擬余乖于時一㵗百否黜伏再加君賀文綺君豈迷誤藉疑如矢憶初接袂支亥

千巳名蹟介紹蒙君倒屣繙閱鑒愛忘食窮晷爐烟篆飛氷天雪洗明年余歸兄喪在邇執手言别立駛一葦癸卯春風吹過邗水君移新第留酌金兕小閣靚敞譚惟書史余辨雅正痛斥浮詭特雋睇眙君聽娓娓座有他言君𤼵不喜花藥紛綸白石齒齒酒面生紅日脚駐紫豈期斯會今生遂已聞牽河郗方訊根柢豈其忿激竟致不起吾奴未行凶音已啓天乎人乎莫問所以交君雖晚傾蓋可比會面止三疎節為悔君少於予十有五祀自念戾離君可寄子君嗣稱孤此哀胡底覊足在禁如校滅趾遺致薄奠中情摧圯敢冀君臨哽咽盈紙或念夙昔不我若浼

哭黎抑堂文

秋天高兮秋夜長秋風緊兮斷鴈行我友何辜兮凋落於艮方魂不可久羈兮亟還舊鄉舊鄉遼遠兮孌鶴驂鸞無徬徨中弭節於宿豫兮汝有汝友不汝忘記前年之還

闕兮憩高氏之山莊聞形家之卜我塋兆兮遂覩視圻埕之低昂廓穴地以浮白兮我過古稀而君踰巳粻計再來

之難我遘兮戒君毋腹痛而笑洋洋今夏送令嗣之歸娶兮閱一月而暫見夫遺章失聲呼兒而共悼兮晝乍昏而炎欲凉莽震蕩以迷惑兮足繞屋而淚盈眶緬二十三年若水乳兮寒暄一節而和不同迂我拙我兮知我實明勖君諫君兮雖逆耳而終我容忝蹇修以繼室兮即欣聯瑋之繞牀春提孌榼而尋倪生之花窖兮胃峪雪而坐偃松以飛觴余返初服而南轅兮君再邀我於沅湘恬風波於洞庭兮度長嶺於㨉疆卧春蘭之下風兮咏秋菊之明霜犖空楚材之上駟兮旋揵掖垣之

弘綱値巨憝之烜赫兮容請當機而枉伏殃日中天而
無遺照兮聆
天語寵褒之煌煌靖花苗於簡書兮賓届三省推諉而養癰
騰文告而咨促兮理通達而氣和平不旬日而殲定兮
文武爭奏績而君不言功未復
命而移節兮淹日月於隄防喜屢晤於鄉園兮㘅殿無聲而
上我堂話衷情之不舒兮切倚閭之殷望俄金莖之摧
殞兮歎奔赴之倉皇迺銜哀而逢衆數兮荷晉廷尉之
恩光奉靈輀而南下兮日閶濟而風黃何彈指而見藐孤之

煢煢兮亦朝夕哭奠於河艎觸情景之慘切兮自恨久
不死而後君亡撥宿醞兮誰共嘗酹一巵兮舊兕觥擧
聲一號兮裂我腸嗚呼我友竟止於此兮天茫茫

祭唐大司馬益功文

嗚呼自惟馬齒長君一紀理數何常余乃後死札一歲
而三頒計支干爲壬子開塘袋於來春羨邦畿之總理
胡嘉問止經旬驚手足之忽敀凨疢之未平抑積勞
於勤事傷朝棟之云亡況友聲宿叶夫宮徵比上聯乎
小篇謂台衡之伊邇君懸車自此過余頹齡悲無幾豈

知縞旐汎乎秋風素冠明乎霜葦灑老淚於長河猶躬
自陳夫牲醴嗚呼人生百年箭激颿駛何短何長孰臧
孰否君令花縣豪猾蒙頭君領黃門鼠狐刖趾感賢王
而蛟騰簡
帝心而鵠峙於斯時也綳子未寧井屯之溝洫紛糺旅獒未
供河湟之輓輸塡委君稟成命一如
上指視裏文之辦倭信公侯必復始君之勞勛耿大耋而何
嗟如余頑陋雖希齡有八而實無聞之足恥念初訂交
同客無倚涸謁舍於潞河耿霜鐘於蕭寺聽話家難於

雞言屢聲嘶而長喟幸賢書之偕登忤異籍而紛詭君
先著鞭六年需次余廁
皇宬送君出宰忽內用而改銓忻同朝而接履嚮闕分班同
闌校士圓規君行方輪余止繹升墜其孰司允天區夫
華俚自道眼觀之何異雜色之迷目繁音之過耳然不
能希太上之忘情而歔欷者昔如隊魚之嬉波今則鰥
魚之失水平陂往復古今常軌惟衆前轍實須後起似
松栢之茂承新葉已生而忘舊葉之方改君之長公脫
頳小試不遺疵賤篤念韓李賓位親而有懷勝鼎台猶

糠秕譬架傑閣於千尺必廣厚夫基址此理勢之固然
卜前程之萬里君幾壯始有室誕彌月而聞喜君時僑
於
輦下俄失聲於褓兒之何恃今際家門之鼎盛豈徒
褒贈之顯侈凡桂萼蘭叢合四世而一堂者皆蕃碩於弘農
君之一體悲安仁之暫悼終同穴之爲美予敢晉清酌
以揚言所媿筆鮮夢花腸無驂鬼託未契以道中情竊
欲妄附乎知己冀含一笑於九原庶愚衷亦藉之以收
涕

祭江陰楊文定公文

大道彌綸乎天地混然中處而爲人苟生理之無虧形
雖化而常存況公之學敬義夾持以上達乎天德志在
倡明聖教而廣其傳此吾黨所共信正吾夫子之喟然
致歎於朝聞論公之能事已見於天下而德音播於
聖皇顯庸位置大耋純嘏斯固哀榮備至而毋乃咨嗟太息
之不倫特追念疇曩權以時會不免爲之低回而流連
公於昔歲幾旬衡文公明而擅冀北空羣何謡詠倏起
於意外攝桑濬宣力於河干

天鑒不忘未幾賜環余既登第時忝班聯周易性理奉
命重編公與參訂余勘雕鎸譬同井之耦耕如接畹而藝蘭
綢繆顧語中剖肺肝見甘旅食以棄恒產復掛虛銜以
試秦關旋而出授巡臬摘伏發姦至今保陽之民比孝
肅一笑於河清而矜爲于定國之削究迫晉藩撫遂制
黔滇美經文以緯武奠西藏於石磐俄而火侵琬琰鷹
擊鳳騫豈期民之視聽明威一似稟天命而使之者然
已而廻光返照曉月初鮮荷
溫綸之洗濯輒幽谷以生春辟蒙茸之荒路復景行以北轅

販夫弛擔而謝叩
北闕士女襁負而布列盤筵追餞者幾徧兩省計人數逾乎
萬千此公平昔稱大勇而吾往尤多在乎夕惕與朝乾
媿同學以觀法竊畏伏於廿年遇常流絕寒暄之語臨
霹靂無驚悚之顏蓋中有主而不撓內無疚而常安是
固明生乎義之精而誠積乎敬之純宜安溪名世之佐
早以篤實定爲任道之法器卒至參前倚衡萬里極二
天之戴而忠信周浹乎蠻貊所惜者三禮之儀則未備
六堂之條教未全使蘇湖之蘊負未究所施致安定無

正叔以接跡而不能遠邁乎河汾嗚呼朽蘖末契小子阿咸撫孤懷而自失感薦逹之高言有肉在豆有酒盈罇悵前哲之何所相率而欲一哭於寢門

引

大兄七十壽徵詩引

大兄蒼伯先生今年八月七十初度先太安人見背時余四齡兄年十三煢煢共卧起先贈君憐愛之然督課兄頗嚴兄甚閒散長且好麴糵疎濶不能治生産純任天真意爲喜怒五十餘以酒病臃腫咳嗽蹇於步履遂畏而止酒茶話間多自悔其過日道先贈君之嘉言善行以勗厲諸子姓數年後大爽健至自跨驢登頓如常時今年書來云世俗以屏幃爲壽近臧獲率效仿假一臺閣名銜摭綴世間諛媚語絶與其人不相涉余恥而辭之新構草堂三楹吾弟爲我求善詩文書法者手蹟幾紙即有稱譽不過居貧守分而止能勗吾以善者尤當寶重吾將與弟姪子孫輩欣賞以爲華寵余喜兄之能以善義自勉其言多中倫叙遂述以丐之名德鉅人及同學諸友云兄庠生二子亦庠生男孫八人余通籍近十年兄家問中無一語及私利請託事惟時以孝忠相提撕村居課農罕入城市

荆妻壽引

親賓以文爲壽製錦作聯扇屏風書其上相稱譽率不近情實之言余嘗厭其浮俗故六十賤辰堅謝之今年兒子以其母明年六十述親賓之意以請余曰汝雖不言余亦有意焉而非稱譽之詞也女子無非無儀婦人之道死攸遂在中饋如斯而已倘强尋汝母之可稱者不過曰幼婉順特爲父母憐愛至老念父母不去口是其近於孝者僕婢非大横肆不加鞭笞是其近於仁者先後之間雖不能浹以恩誼涵以大度勉自茹忍不至形於詬誶遇不明理義處訓飭之久亦頗知改悔聞其病危里嫺隣媪有聞而出涕者汝外家蔡氏六親老嫗見汝母自幼皆憂其不壽汝外王父母亦然曰得度四十爲幸今跡其性行之近於壽者亦有二一生素封之家而儉嗇天成數柴析米至今酒食之議不欲委之爨婢盛暑揮汗突烟中一完成器物從不曾手碎一盤盂嫁時衣裳簪珥鞶帨至四十餘年存者尚楚楚篋衍褶疊如新垢敝者必澣擱紉綴之然此皆不足書獨其病之危而獲安出於萬無一生之望是有可書之以爲欣

幸者當三十二歲患眉疽余客遊於燕勢劇甚汝外王母來臨訣數息待時汝十一汝妹七齡醫巫紛若上下擾擾至靜夜少寧汝外王母始見兩雛何在視之則月殘露冷覺縮檐間砌石上相倚垂頭睡汝外王母號慟失聲曰慘至此乎腸寸寸斷矣自是後遺毒流注結塊皮骨際如布棊以次腫潰初歲一二舉漸三四舉以至五六舉百藥無效一舉輒經月在牀褥旬日廢飲食不省人事膿血以升斗計避患處卧左右不得動移日久病起則腑臟多膠著向下卧腹膜上久乃融釋如此沈綿十五六年至丁亥春毒潰後繼以痢日夜數十下又絶粒而氣血盡醫謝去不治櫬木棲於階襚衣陳於篋矣忽索粉餌呑數枚而轉差得復生其年余邂逅永城王兆侯先生於廣陵王好鉛汞有方術爲余合藥一器畫硃符灰之入藥中服之病果除後一二年又患積血痞滿腹如覆釜以予所聞見百無一活者

萬壽覃恩受封冠帔展謝後勿藥自消間一年余亦歸里今汝與汝妹有室家内外男女孫八人扶牀繞膝團圞一室五六年前敢意之耶傳示孫曾雖非新奇怪詭之事

要亦家慶之不在意想中者且由是引伸而觸類得知造物生人固有定限凡人世之禍災險難皆不足以敎人士君子亦可以知命而有立也夫汝若聽親賓之請即錄此爲乞言可乎

募修井亭引

吾宿治北二里許道旁有井覆井以亭亭下甋方石爲柱柱間短垣高二尺面趾皆以石空其南級以上聞初有僧施茶湯惠征役者便休憩焉又渠石穿垣注水於亭外之石槽以飲行畜舊志亭建於明萬曆初迄今年

百五十餘矣數壞數脩脩亦漸就苟陋今復壞余偶游過之髙蔡親串及家之子姪咸在謂故蹟且向之灌莽叢烟火相望資井養於不窮欲修之而復其故約費金錢七八萬無能獨力任者普化禪林僧言徽蘇士商汪君翼武周君仲明等皆有意於此而難於爲之倡余喜曰此所謂合之則雙美者遂書以爲之引

褒封　關神三代祠募疏引代

宿邑縣治前關神廟問之土人葢與城並建者公私祈禳於是奔趨葢以多歷年所匪取弭𢿨也惟是新奉
恩命褒封神之三代春秋兩祭幾同學宮之有崇聖祠矣而廟無他屋大祭届期倉卒莫辦即於廟之東架一間將事神則子孫正位而祖考旁臨人則牲醴之陳設難容文武官僚之拜獻無地狹位駢雜甚非揭虔妥靈之道況
恩命初頒尤非所以昭大典而肅朝儀也今詢之廟祝廟後尚有餘地可以建祠而廟之北壖亦有隣屋可以置買或買或建約費百五十金今幸合城文武官之與祭者聚而謀之闔邑之紳士新舊會金與客商協力催趲儻

可相助喬主簿登踴躍裝褙募冊專以募疏之引見委因余官署密邇於廟也余思先聖有訓當仁莫讓見義必爲矧備員於此以水旱疾疫之禱求則民依爲重以
聖天子創千古未有之典制則
國體宜尊甚善謀之必成見衆擎而易舉快有同心自各勉力論神靈之蟠地際天本無遠弗届論人情之警心觸目覺於近尤親故不敢辭而僭爲之引其端云

約

儉約

吾鄉四十年前雖讌貴官亦不用海味今尋常會飲皆用之鄙意欲闢先復古必得共習成風敢與相知親友約除達尊吉慶禮筵仍用外平常招飲即豬雞魚蝦市間所有品物儘足適口充腸何須江鮮海錯東坡先生所云省費以養財節齋以養福儉朴以養德者此其一端也又江陰楊賓實前輩云吾通籍後晏客必以豆腐一器為首饌示不忘本也鄙意欲並遵之又雞鴨雖微生割剝湯火之慘苦毒不異也若平常遇便留客即市中無已殺者則豬肉腰肚佐以魚蝦雞子諸物省此一

命匪惑於因果報應之說實亦無損於口腹而培護其仁心非細事也

奢禁

儀文生乎情而又有禮法制之所以權其中也近時婚娶輿馬衣飾過於靡麗反以此從期而不舉事至殯葬又主於哀戚明器芻靈而外僧道童妓踏索驟馬妖娛諸戲幾以衰麻為弄具至傾貲鬻產由以貧落而不恤推其意豈果以此為不儉其親哉於禮則不經於法則非制於死者無絲毫之益而徒壞家規不過取快於負販傭乞田婦村媼奔蹶嚚諠喘汗誇歎以張其門戶不亦可羞乎此所謂殺君馬者路旁兒也張牽作走馬引曰斂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竊願俗夫徇人忘情越禮而不軌於法者之有畏心也

五有約

傳曰禮始諸飲食又曰禮尚往來鄉黨隣里酒食相聚會乃不可少不能已之事既不可少不能已則必計其有常權其可久衣冠之家貧富不一不定簡便之約則富者恐人責其不敬貧者勢必恥其相形肴蔬品物過豐未免應酬為苦便非有常可久之道今立約例除吉

慶大賓成禮外平常親友相招視客位之多寡肴品多不過六少不過四酌乎適中以五為度山海之貴味莫陳市肆所常有已足或四葷一素或二素三葷一飽便件方丈何用若小飲器數亦須倣此外用果肴五碟中設小菜攢盤一具酒則家釀市酤無所不可清談雅令隨人隨時惟取適興切莫強拔踰此例者罰令次日重席仍必如約乃止一曰崇節儉以養德二曰減口腹以養福三曰省靡費以養財東坡舊有戒云吾輩何弗遵

古蔡西安商尊首倡此議以余素有同心屬為約辭質諸朋儕僉曰盍梓之刷印以便傳牋適西安游吳門遂鋟板以歸

逢八素食約

余三年來每月素食三日期以八意取戒殺及儉薄口腹御日不得關家祭故不用朔望與俚俗禱求佛神者殊焉然止於自身不以例兒孫室人客至仍許設魚肉今與全家約嗣後逢八皆隨余蔬茹唯親友家讌會有關禮典者兒孫往與不必拘恐累主人庖厨備此日有

遠來嘉客必須款留不能待次日治具者亦只酒果將敬佐以菽乳粉餌蔬瓜蒲笋之屬諒大君子與人為善夙飽仁義必不以食品簡淡斥責慢褻也

呈詞

請查復劉侯墓地公呈

為懇賜轉申清查故侯墓地刊明丈尺永着成案以隆鄉賢以存古蹟事竊惟報功崇德固朝廷厲世之權而繼絶存亡亦風土率先之教澤及枯朽化乃旁流雖故蹟久湮尚待搜爭軼事況遺骸未冷詎忍置若罔聞本縣故明廣寧侯劉公諱江者鄉邦間氣勝國元勳勇冠戎行一戰而膺伯爵忠綿世澤再傳而晉侯封辭將軍之定天山金湯邈邈劉朱虛之安宗社鐵券班班與國咸休謹身無過恩榮冕紱幾歷三百年之長寵祀廟垣見從七十子之後原卜塋兆近傍城隅何物奸貪肆行僦賃墓石敲斷直成墮淚之碑烟穢横流聿至掩鼻而過眠牛卧鹿不見松楸豢豕祝雞無復翁仲守應萬戶地乏半弓伯有之厲將興魏公之賢無後想趙扑於當日敢望壯觀之陳生羊羣於此時冀止山邱之慟況爽

忠祠祀

聖主屢下恩綸且項里桐坊賢令勤復古蹟方希一視同仁之政以符百廢俱舉之期伏乞准據申詳清查舊址廓展拜之地弘守墓之基復其原制定為成規畛域刊明學宮存據他人豈容過問劉氏不得自私庶幾英魂眷故土而來臨地靈隨人傑而驟轉銀潢倒注如聞金戈鐵馬之聲陵麓拱環恍見大澤深山之氣從此封樹蔥鬱元老坵墓之鄉道路咸知邑乘明章前賢骸骨之賜河山併永為此合詞上呈

請留董公生祠公呈

爲請留生祠照例奉祀以隆
聖治以愜輿情事竊惟激濁揚清關
朝廷之鉅典報功崇德根民物之秉彝欽承
上諭近奉憲行凡地方有官員生祠大都皆劣衿土棍借端科派銀兩獻媚見任官長以便鑽營網利且就此染指肥家應行查明毀爲公所變無用爲有用至實有恩德於地方民情愛戴者仍舊存留不在此例大哉
王言懲奸而不廢旌賢義盡而更兼仁至佞諛泚顙億兆快心茲本縣城北有奉祀原任兩江總督董公諱訥者生祠一所本因黃淮復古之頃適爲屯田方興之時在當其事者謂已辭昏墊而復賜桑麻然十九州縣實甫離水厄而旋罹湯火若宿邑之災尤甚以蠡賊之輩肉誣地去糧存額
九閽而無路男號婦歎待一死以埋憂何幸餘生得聞
恩命董公爲兩江之總制緣公事而來臨納儒生之陳詞馳令箭以勘實搥膺雷厲裂眥風生擒首惡于下車揮雙涕而入告強直自遂請註不行五夜飛章似神鷹之逐鳥雀一封朝奏立甘雨以蘇槁枯扶杖牽裾夯依舊業典衣沽酒競賀更生非民隱得以
上聞雖
皇仁何由下逮從此含哺而歌
帝力敢或飲水而昧源泉共建生祠聊抒誠悃遠岷赴義而解橐耕夫釋耒以投錢掬土爭先成功不日俄而董公以閱河之從罣鎸級之議遲回京職淹歷歲時計斯祠之興在公去之後適我
聖祖仁皇帝於康熙二十七年春
法駕南巡祠當輦路萬人齊借寇之聲
聖主來飛鞚之問旣得名姓深霽
天顏嗣聞董公迎
駕時呼來近舸指祠荷
玉音之褒漕督需人轉盻下金節之
制是此祠者不獨風示臣僚無論功在社稷曾經
聖祖之物色天地爲昭永作南國之綱維河山增重考之古禮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揆之

新綸為士庶所愛則存之必有同心孰能異議第恐流傳既久來者無稽廟宇圮而不修俎豆闕而不舉緬維大德未免懸憂叩懇恩准轉申立為定案永無廢遷兼載祀典攬春秋之蘋藻沒世難忘栖賢哲之英靈扎瘥有賴況今故家衰落任西華之貧悴堪傷薄俗秋雲孫叔敖之哭談誰嗣原為三代直行之道毫無巨室千嘱之嫌存名勝以慰公心稟功令而申大義冀蒙慈照曷任感欣上呈

代邑士民求挑六塘河顧尹大中丞公呈

為懇恩題濬塘河築堤建閘萬民樂業以廣
皇仁事竊宿邑地瘠糧重湖繞河圍雖漕道所經工役頻作流亢多藉以為口腹之資而天行不常地勢處下陶唐亦不免懷襄之儆如宿邑黃河北之駱馬湖乃東省諸水所滙而六塘河為湖水所洩之口康熙二十六年前任河院靳叔開運河全資湖水行漕又恐湖水異漲故於六塘建西寧等橋以洩之近蒙前任河院齊公於西寧橋西建立滾水壩既可截流以護田兼可蓄水以濟運但遇山水暴發湖不能容竟至漫溢横潰縣東一帶悉成澤國豈止秋穫一空並致春耕無望今逢
聖天子履太平之運厪加傷之懷合九州貽以平成欲萬代享其樂利遣官發帑自北及南大而海澨江鄉細而[illegible]洫畎澮無害不去無利不興又蒙各憲仰體
聖心博訪水利閭有疾苦立見施行當此
天光普照之時豈忍自遺生成之外且值大人負經天緯地之才當左周右召之任見大義之必為思有溺而猶己伏乞恩賜題請開通塘河上起駱馬湖之西寧橋下接海州之漣河以歸海共計二百餘里一例挑濬深通即

以所挑之土兩岸築堤再於北岸多留涵洞引城北諸山之水入河工竣時交地方有司督夫歲脩立之考成以垂永久不獨宿遷一邑也桃源之官莊清河之永興沭陽之唐溝安東之沈家集海州之龍溝俱為樂土不獨民田受益也皇華之驛路無稽商販之征途盡坦盬運之脚價較輕即河工之葦草民間之燒烟海濱所產可以揚帆遄至源源而來下捷者不苦於寒炎斷炊者寧愁夫薪桂登災黎於袵席永利賴若金湯凡此無一物不被之澤何一非憲臺自任之重視西門豹鑿鄴水

之渠不啻功高百倍方召信臣通南陽之瀆允宜廟祀
下秋爲此合詞上呈

圭美堂集卷二十六

賦

寒夜讀書賦

盍資萬卷序屬三冬春黎光之綺麗對雪案而春容刧刻程書如汲深之持短綆駸駸晷影似門隙之過游龍幸刻漏之方延欣日功之可補暮色微分膏芒欲吐寒蟬之窺戶半斜霜雞之號夜向午其或同雲久黯飛雪平鋪披帷已映晃蠟疑無紙上之精螢千端濯皓魄於貝闕字裏之虛明一片寄氷心於玉壺以彼碧爇香生紅爐氣散歌艷疑春舞嬌墜汗誇金蘭之好會下銀泥而達旦孰若醉經釀之醇醪執賢廚之熱嬰情接類冬日之可親疑釋儼春冰之將泮爾乃憁風嘶緊街鼓行闌蘇子貂裘作被莊生之蝶夢游仙情隨跡徙象留目端瞥若羹牆之仰聖範恍見科斗之羅靈壇俄而硯池之凍還向綺疏之日已紅燭淚猶滴香爐未空微甘回齒頰之津暴富覺腹笥之充且辟寒威於帳外尚餘書味於胸中

讀書當以三餘賦（以題字爲韻）

緬彼聖賢貽玆簡牘濬一源之性靈拓萬年之耳目紛紛俗務苦治經之未能汲汲寸陰詎乘間之爲暇聊竊時光用資誦讀知君子之不可閒信積學之獲多福彼夫驚歲晚念居諸事簡滌場之後人休人我之初欣收斂之近乎裏覺寒清之宜於書陳編尋繹新義發攄晷線未長一飽兮可以竟日風餮云應游談者庶免馳車若乃日周繞地漏起頽陽感羣動之既息發孤興其何長歌出金石之聲荒雞嘹唳吟澀蚯蚓之竅遠柝微茫每清宵易於有得信靜境妙其無方總三更之所獲較

一日而可當所以昌黎公之焚膏有味歐陽子之秋夜爲良聊取法乎宣尼之不寢亦何憂夫宰我之朽牆至於光流白駒之隙課疎烏皮之几曾陽之揮難回崦嵫之悲有以惟兩賜常相推移庶塵勞其有動止時則晏晏西北習習東南春宵桃釅秋澍松龕夏木之鶯聲全濕冰天之雪意彌酣門無剝啄身如繭蠶虛室生明碧淨無塵之案鏤鐵帶潤清香碎蠹之函發高唱恣冥探那公夏五宵雅肄三思渺高雲任金塘之鳴蛙部聲隨急霤若銀瓶之瀉龍潭得此足矣其樂只且日計爲短歲計已舒誠如孝子有愛日之戀何異爲樂慮及時之疎心屢再得之爲難春秋方富志厲夜行之宜燭日月其除試思如不及而猶恐失又可推斯類以盡其餘

梅春賦 有序

歲在壬子春二月爲蔡節母程孺人六十大慶計其賦柏舟也三十有六年矣既合例建坊表其門邑人賢而榮之方其年二十餘而寡中更翁姑之變叔遠官於蜀幾費操持支吾婚嫁及嗣子永春成人娣徐氏皆篤孝順令承志有出乎人情所萬難者今二女適邑戚族外

孫男女繞膝子以上舍効力河工授寶應主簿敘須隆隆起且孫枝競茂在國則楩楠在家多蘭玉節母爲山妻仲弟婦故能悉其家事永春赴任時以母之壽言請於余嘗聞之安溪先生壽人以文非古也事既不見於經通尤蕭蘭齋擷渝濫過甚然乞言者若以爲必不可易之禮規無已則與其文也無寧詩蓋頌禱之辭惟能經曰介眉曰祈耇至岡陵松柏千萬無疆隣於夸誕不情而聖人采之即令妻壽毋不嫌於踰閾以出於意之篤摯稱願不已而鄒國云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

體然也余自歸田後以是請者十卻八九今節母之貞淑世典所不宜漏而又裨于内教不可一槩辭設帨之辰洛陽記以為花朝春皞司令木德宣仁而魁於諸花者為梅舒芬呈妍於霜雪之後綠陰青子成則充鼎實而綿衍於無窮皆可以彷彿節母之芳榮昔人云賦者古詩之流也爰為梅春賦以致祝意其詞曰維梅禮入邊人詩標嘉卉花實齊矜色香兼貴早孕育而歷陰凝飽氷霜而開陽位孤山庾嶺名跡擅遠近之奇年後臘前氣候際貞元之會爾乃紅羅亭號綠萼仙蹤徵荅點

綴芳心與同繁華失其清泚枯淡遜其丰容所以趣真筆秀異曲同工壯孟浩然之高賞實楊无咎之寫生見夫野店孤村山顛水隩悽旗亭以孤芳對吟人而欲笑英泛魚醬梢移桂棹莫不飲合半酣琴宜古調至於植根文砌折供軍持飽散横斜之影離分南北之枝寄遠則情深輸簡靜課則馨惹書幃及夫據勝地集良儔文史縱横觴詠優游謝氏之芝庭才茂何郎之東閣思抽彩艷紛披歌舞綢繆誠清輝粲金波之麗儼祥光漭玉液之流斯時也凍解餘寒温生初日草欲萌而甲荻蟄

將啟而土鬆鷗浮而波疑藍鴈廻而峯過碧明霜枝小般雷聲微梅枝半動梅蕊漸肥輕風之所披拂麗雨之所潛滋凍醪遇之而若渴佳客見之而如癡無何卻月觀新凌風臺在綠柳增長女朵堪采羌笛横吹香雪成海餓豆青之綴萬斛訝珠綠之編千琲遂爾改觀庶子移愛家丞曲直作味烹飪入鉶豈獨望林止三軍之渴方且糝鹽和上相之羹徒聞風韻甲於羣品詎知質性配夫五行他如蘇耽之藥稱神壽陽之粧不赤蜀苑之取勢似龍洪亭之合槐成樹僧縣畫棟不破壁而能飛

羅浮仙姝胡鈞天而夢曙斯又神奇不可名言光怪難以理諭者也宜其八閩異種九域同根古老等於松桂繁殖比於蘭蓀故應無朋之椒聊實碩初生之瓜瓞能綿山川鍾其粹美雪月發其精神快然播千秋之芬馥謳若晉大地之陽春

銘

朱敬齋雙鈎墳廓朱子敬義直方四字堂額銘

太極陰陽互根無際聿立厥德曰敬與義羲文周孔濂洛是繼考亭傳心標坤六二擘窠倣座表裏並至交養

互發如鳥雙翅誰其嗣音昭玆英裔撫竹哦松翼然知
味鉤塡揭楣服而勿替以之宜民以之對帝
欽玆懿好敉彼蘭茝何以勗之君子不怠

沈頫谷敦善堂銘

刻伯父圭美堂集旣竣世講汝峰寄樣本來漢
喜舊業之在前覺新知之乍啟反覆卒讀罔忍
釋手因憶伯父戊戌歸里鐸始以猶子執經門
下伯父擧安溪李文貞公所訂書悉以示鐸命
鐸曰沈潛翫此確乎僞者不入也先是狃於俗

學詞尚浮靡自是知因文求道不敢偭乎規矩
癸外後伯父拍課諸孫客邇圭美堂凡疑義請
質立爲解剝務詳且盡伯父性友愛每夕儐豆
飮飫三叔父遯菴與彝從咸集鐸厠隅坐諦聞
持已爲學之要或酒闌鐙灺不厭譚說鐸庚戌
投國子助教官講席遥隔而郵書時馳必以正
心正學諄切勗厲歲丙辰伯父蒙
特恩召起趨補侍讀鐸幸登第改庶常與伯父同居
邸寓伯父承修三禮皆得耳目擩染誠爲厚幸
顧閱歲以引年去不數月即捐館舍傷已伯父
生平學業見於所纂榕邨語錄三十卷其詩古
雜著卓然不入時蹊鐸又記問作詩及古文之
法伯父曰詩要調和性情醞釀而出肆力於三
百篇文選摘取唐宋佳者養得性情正以爲作
詩之本空打腔口非詩也古文先以不說謊爲
主易曰修辭立其誠是古文鼻祖法門嗚呼觀
於此則伯父詣極可知矣是集付刻顚末悉汝
峰跋語不具贅述數言於簡末藉志伯父誨愛
之深恩拳拳不忘此中也受業姪鐸拜手謹識

男象賢
姪 韶
受業姪 鐩
姪克紹
孫惇誠
姪孫學淸
嘉宋恭閱

圭美堂集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用錫撰用錫字壇堂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詩十卷文十六卷乃其族子鐸及門人周毓裔所校刊用錫從學於李光地作文以樸澹爲長平生書法頗工集中字學劄記二卷皆自道其心得其他題跋亦辨論法帖手蹟者居多

吾廬先生遺書不分卷

〔清〕陶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吾廬遺書無卷數》提要

吾廬先生全集序

文章不根性命無正誼明道之功[illegible]可謂之立言先儒以文章闡經維世翼教㢠俗卓然著作之林者世推唐宋八家惟西江得三賢焉頋道德反求或不能皆入聖賢之域而南豐先生嘗濂洛諸儒未生求孔孟遺言攷帝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有餘淵然莫測赫然為

海內儒宗蓋豫章理學之源寔啓自盱江其鄉名儒遂接踵而出於乎盛矣南城為郡之首邑淵源授受屈指可數宗則李泰伯鄧文範包宏父傅子淵明則羅近溪國朝則章慥黃采皆以道德文章後先輝映其殿於諸賢粹然稱醇儒者則　太史陶吾廬先生是已先生之學以至誠為本以躬行為急其教人則自持心

養性至於日用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其論治則自道德風俗法度制作之大極於錢穀訟獄百凡之細無有弗備以此形為著述發為文章一皆理道之精微身心之至要如四書講習錄讀書錄詩易喪禮各經叅考則闡剔微言精義多發儒先未發之旨有功聖學為最鉅其圖書卦數合鈔與夫象緯書經星指掌等編則窮天地深微

抉鬼神奥蘊要皆根極至理俾學者疑者使釋蔽者使通不為陰陽術數方伎曲說所眩惑其日程及評粹諸儒語錄又無意為文不過就人情物理隨事立訓而脩齊治平之理巨細無遺精粗畢貫方諸文清敬齋涇野新吾諸先生所發明者寔相表裏若詩文襍著又皆先生之緒餘讀者茍一尋繹之更可借見其性情深厚機趣活

潑無凝滞之虞有冲和之樂焉嗚呼生而必死者聖賢無異於衆也死而不亡與天地并久日月争明者惟古聖賢為然學術不明志趣不正富貴利達滔滔沈溺都會郡邑間茍得二三真儒誘掖奬勸使學者愧勵廉恥敦尚風節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扶翼正學之功不在發名成業以下先生翩然而仕恬然而止汲汲焉以明道成物

為己任規模固不以窮達分也先生之孫其懐為予壬申所得士既官西曹抱先生遺集索予一言為弁予學植淺薄未能聞道頋於篤志先儒束躬名教理欲人禽之介省察克治之嚴切有所宗老而彌惕者是則與先生所同也懐茍遵循家範兢兢以墜越先人遺緒是惧當無誘於勢利無恧於進退使西江人士慨焉謂

吾廬先生有後也不亦可乎爰錄所語
以歸之是為序
乾隆乙亥冬月海寧陳世倌蓮宇氏頓
首拜撰

編較姓氏

後學寧化雷　鋐翠庭　武寧盛大謨字雲
南昌裘曰修漫士　南昌涂逢震京伯
新城涂　瑞棨兆　新城陳　道紹洙
南豐謝鳴謙愧屋　分宜林有席儒珍
鉛山蔣士銓心餘　南昌彭元瑞掌仍
新城涂　登于岸　南豐趙昱鶯勉哉

受業
曹秀先　黃永年　涂錫禧　羅遐春
楊于莊　嚴宗定　高為阜　管　樂

彭　揆　于廸邦　廖道稷　劉新氏
徐玉田　張位清　曹　經　姜望久
原　超　鄧欽甫　萬之英　徐　琪
曹茂先　劉　儁　楊以臨　袁以豫
陳希龍　謝日升　何之瀾　黃元辰
凌　鵬　葉慕義　潘　茂　王永選
應士龍　劉廷琨　周　楫　葉以楫
鍾文理　龔定侯　袁宗聖　萬啓栢
黃君祿　陳嘉惠　謝道巖　周際亨

劉作肱　黃天策　李世鏵　邵世綬
史中煌　岳士景　孫家賢　楊行龍
鄧瀛　劉沂　姚杰　毛鴻遠
龔夢長　吳德　龔栯　吳之瀛
謝昌　羅華　夏榮璽　錢逢泰
袁自樹　邊祈豹　彭琮　劉交桂
舒茴　張應達　徐世焊　朱純銓
徐州貢　蕭瑜　何登棣　史中燿
孫可大　周巡才　涂祖烺　王兆鍇

廖泰倬　鄧錫琪　孫道淦　管尚隆
陳肇元　王升膺　何起鰲　王珠
周容　鍾飛鵬　勒斑　吳宗延
劉定正　程廷彩　揭承光　曾晉
徐受鵬　張士适　雷遂龍　袁世華
宗五蔚　黃圖　熊維仁　朱承烈
賴承熹　吳于潤　徐作聖　魏能
謝彬　吳必元　邱道周　孫謨
徐瑩　涂起源　王垂　廖球

饒玉璧　胡盛槐　歐陽德松　李新民
夏忠相　喻逢華　朱鳳儀　龍殿昂
李大鵬　陳尚棣　匡晉定　李秀薇
龔衛國　梁焯　張吳彰　陳顯達
余中桂　劉新芝　徐肇裕　夏本
歐陽飛　李大任　熊昂　鍾建光
徐文弼　魏永安　黃朝元　張以賞
夏建　鄧擢魁　劉鐸　吳允美
熊選第　段文棣　謝統　李和贈

余尚炌　汪學詩　羅達春　曹家桂
黃學松　張以實　熊直寀　楊廷華
劉起芬　杜名舉　何希遜　鄧道聖
蔡守棠　汪之文　甘志達　劉啟儀
陳自焜　應國翳　周操　閔恩
應斯鳴　鄒鏵　郭名臣　周登雯
徐耀祖　廖必達　涂蘭茂　蔣秀坤
蕭憲　歐陽桂　呂之槐　譚孔樞
黃雲　吳昭沂　溫弘順　朱用行

羅尚喬　趙開泰　謝起濤　傅德輝
藍友昌　楊元直　高為莽　徐世倫
吳正厚　鍾道芹　江天錫　溫光朝
應　鍾　李見龍　操瑞麟　劉大業
李天爵　徐家貴　江從錫　樊見龍
胥顯祖　徐世焯　李景嵩　羅以槐
曾蔚宗　李　沂　黃　明　喻　纂
周維城　蕭肇杲　謝以熹　熊　峋
易　欽　萬承燚　葉鼎英　劉　暸

夏德椿　辛汝璈　劉武捧　胡相良
曾大忠　汪　紱　趙思任　曾兆裕
郭昌鸮　曾光儀　胡相忠　郭　瓚
羅以桂　吳屛英　汪　魯　顏映梅
饒曰典　李國鼎　鍾士英　黎　淮
徐　昊　傅　岱　鄒　珠　王所保
王元誠　崔　禧　陶上達　陶　容
陶　育　婿傅天輔　吳見龍　傅　梅
男學柜　學樹　學植　孫其忱　其性

吾廬遺書　編校姓氏

其懷　其慊　其志　其念　曾孫墂曾
坊曾　基曾　培曾　墨曾

吾廬先生遺書

學規

南城陶成存軒著

後學 介休林有席佑珍 寧化雷鋐翠庭 進賢舒國南廷沼 新建裘之淵棟田 參較

及門諸子纂記

孫其愫簡夫編次

一去俗見

學者要將聲色貨利富貴利達溫飽佚慾種種俗見一槩洗滌方能尋向上去超凡入聖若俗見不去縱聞仁義道德之言止成資談於己毫不能入如寒邪在身榮衛不理雖有膏粱食之無味故醫家用倒倉法使病根盡去然後補養榮衛四體舒暢百骸安和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立其志

其端由學既崎嶇泛昧而不可托足功名或待時而駕富貴如雲烟過眼總無憑其處唯有道德一路是自家安身立命之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

志必在於道德乃為其志其志不立自然扶掖不起雖有良師益友倡率勉勵亦甘自暴棄矣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主誠敬

天命之性全具於心心有存亡係乎操舍操心之要莫若存誠存誠之法無如主敬此千古聖賢教人之奧旨傳心秘訣致知力行之樞紐也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窮實理

理不虛懸實麗於事物之間必其表裏精粗窮究到極則明善可以誠身知明乃能處當而不迷於其行此理至實窮盡則為通儒非若記誦辭章之學徒足以釣聲名干利祿枉費心力而內不可以淑躬外不可以淑世誠為無用之學也故格致之功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謹幽獨

在天地為一陽之初復在人心為念慮之方萌天人理欲幾兆於此苟能察而謹之遏其惡而充其

善則邪妄屏絶於内天理流行於外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修己踐行

修己者克其氣質之偏去其物欲之蔽踐行者如事君既知當忠則當實實盡忠不留一毫身家妻子之念把此身奉之於君斯踐得致身之行又如事親既知當孝則當實實盡孝不留一絲偷惰苟安之習把此力輸之於親斯踐得竭力之行其他人倫日用亦莫不皆然事事循規蹈矩時時臨深履薄則動必有禮學有歸宿矣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推己及物

仁者與物爲體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何待於推若未至於仁則猶不免有私意之隔故當推己及物推之於民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推之於物則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及樽節愛養故一念之惻隱充之可以保四海不能推己則一膜之外便爲吳越三代聖王井田之制學校之設皆從立人達人之念施之於政事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吾人窮

居利濟之事毫不能施但居心當存大公無我之量處事接物當去自私自利之念故利濟之事雖分有所限而推己及物之心隨人可勉隨地可行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至哉言乎願與學者共勉之

一虛以受益

剛愎者常自是而不肯求益拘墟者又膠於先入而不能求益或彼此標榜以爲聲氣而不知求實益又或黨同伐異各立意見而不務求真益總由彼此不虛心雖日相親接而志不相孚徒長浮薄之風而無敬業樂群之道如是而望其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愚欲同學諸君各立日錄册子每日各書所疑舉凡念慮之邪正言行之是非書於日錄内無欺己外無誑人朔望出以質証師友得則相賞失則相規庶有麗澤之益而收斷金之利矣願與學者共勉之

右所立學規八條要不外胡文敬續鹿洞學規之旨而前後據以鄙見成從事於此二十餘年

蓋已服有驗之良方非敢勦襲雷同道聽塗說
亦非敢改頭換面故炫新奇總之議論不嫌小
異而指趣歸於大同學者有志於聖賢之道斷
不能捨此而別尋蹊徑也夫士不豫養而素教
之無以收人才之益而教之無法則亦不能明
善以誠身修己而治人也今者成與諸君幸際
聖天子敦崇實學之休時且與諸君生長理學之區
當爭自琢磨仰法先型斯處為名儒達為名臣
若安於舉業之陋而不求明體達用之學則弱

居不知所守服官不能有為亦上負
聖朝敦崇之典矣諸君其勉之哉雍正二年仲秋朔
日盱水存軒陶成著於豫章書院

吾盧先生遺書

四書講習錄一

南城陶成存軒著
後學 分宜林有席儒珍 寧化雷鋐翠庭 進賢舒圖南運治 新建夏之浙櫓圓
及門諸子纂記
孫其惇侗夫編次

著書講學僭踰已甚自顧鄙陋敢取罪戾但忝
一日之長竊不自棄取麗澤之義與朋友講習

冀彼此交益耳夫規規較同異者末也詡詡騰
口說者恥也每拈一章必剖究聖賢所以教人
之意非為釣聲名非為干利祿取四子之藥石
砭後學之沉痾至講說之是非倖質高明而鑑
古証今其得失祈不掩方寸云盱水陶成識

學而時習章

論語二十篇記此章於首篇第一何等隆重蓋士
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只在
於學學字先要辨得明乃大學之學首節即明明

德次節即新民末節即止於至善聖經三綱領即具於此章之內然時習而說人俱曉是成己明來而樂人亦曉是成物只疑不知不慍難包新民耳嘗觀朱子守漳洲請行均田上格朝議下困民力紛紛異論朱子獨見之真而行之力則不知不慍未嘗不可說有官者言之也益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吾德既成不以外來為損益非不遷而何然君子不敢謂吾德已成而少懈其時習之功也

君子不重章

程子善讀論語整齊嚴肅訓敬字即重威功夫乃入敬之始作聖之基主一無適即主忠信益忠信者誠也分而言之盡己之心忠也以事之實信也忠信雖分表裏實則一誠主一則靜而操存動而省察更不容一毫虛偽間於其間故主一無適即主忠信也然必從外面整齊嚴肅做起若不從整齊嚴肅做起而遽曰主一無適易得放弛亦容易瞞昧須是表裏身心齊頭用力至於交勝友速改過尤係學者緊要工夫然不如己之友最易親昵一與之友則自己志氣易於驕盈豈無嚴憚切磋之益故當禁止自家時凜匪比之戒而於一言之失一行之疚一念之差即疾與遷改不可稍稍因循自欺欺人夫子教學者此四段步步密實而要必從威重上做起昔張子學以禮訓關中學者正得夫子以威重教人下手之意

禮之用章

說用字原不離體故天尊地卑體也天道下降地

道上行用也天道雖下降地道雖上行而不易乎尊卑之位用豈離體乎就人身喻之心火居上腎水居下者體也水火交而成既濟之功者用也然水火雖交而不易乎上下之位用豈離體耶有子不是教人要和是教行禮者須識禮之用耳開口說個禮之用三字則用字原在體內下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是在於禮外尋用故行不去耳

君子食無求飽章

所以不求安飽者原為敬事慎言耳蓋人事之當

然即天理之所以然而發見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者若不敏則廢弛一分人事即空缺一分天理世有離事自全廢棄人事自以為明心見性之學亦能安佚無求然此乃釋氏之寂滅老莊之放曠學其所學非吾儒之學也故愈好而愈悖道蓋心之能為一身之主者以其內具衆理外應萬事敏事是素位而行日用之間無論大事小事難事易事凡合當應者務須小心察理乘機應會盡分盡理發付將去此處偷不得一分安卻不得一刻擱

雖說敏事究竟行其所無事纔不是俗學至於慎言尤要嚴防密守莫令輕易說出須要言顧其行又要言之可經若知為之之難自然不敢不慎就正有道如明鏡在前不對明鏡無由知己妍媸又如津梁不得津梁惑於歧趨夫子之所云好學必如此乃可謂之好學顏子便是好學的樣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不求安飽乎不遷怒不貳過拳拳服膺無伐無施非敏事慎言乎問仁問為邦非就正有道乎所以七十子之中獨稱顏子為好學者

此也程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發出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一層意思來學不得其道縱好之篤於道遠矣又補出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幾句蓋非窮理致知何由明諸心知所往非明諸心知所往何由學得其道此皆洞開門戶引人升堂入室者也　高為早問曰有事時敏若事未至如何曰出門如見大賓註引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蓋事未形而事之理先具於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事而主於敬即

事至而權衡不差矣然臨事時又少不得省察工夫敏字內却包得省察在內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要知不患有四段義分不當患功不暇患理不必患數不可患請語其詳蓋君子為己之心善乃一己所應為己有是善與人何與人不能知我之善其不智在人於我何咎此分不當患也君子於善惟恐察之未精守之未固或得少而自足或拘泥而不遷日有孜孜那有工夫冀人之知此功不暇患

也匹夫一念至誠天地且可感動蘭生幽谷無人自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感通之機自然不爽已果有善一時或不見知久當自知此理之不必患也道高而毀來徳修而謗興伊周之達孔孟之窮莫之為而為或知或不知此數之不可患也學者於此等處看教透辨教明到名譽通塞上自然不用排遣而不患矣　黄永年問曰子貢之方人亦知人之事夫子何故抑之曰方人雖亦窮理之事而忘在己之得失知人則專為窮理鑑別精

則是非不惑真偽察則邪正不昧一則論人之長短一則審己之從違故方人者當抑而不知人真足患也況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知人身分頗高若本心有一毫之私偽則無照物之美惡於物理有一毫之蒙晦則不能全此心之虛靈必平日主敬存誠使吾心不擾於私欲窮理格物使吾心洞悉夫天人方可言知人苟未能然將達而在上而賢否或淆舉錯失宜必致悞人家國即窮而在下而損益莫辨因失所親必致匪比貽羞以此論之而謂當患乎不當患乎然要知不是空空用患若能居敬窮理則不患不知人矣

為政以德章

上老老而民興孝三句即是無為而天下歸道理蓋理一分殊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志若達便是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效驗中庸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末章篤恭而天下平無非此無為而天下歸道理故聖王為治第一

層是德盛而民化其次方說處置得宜究竟處置得宜智之事亦包在德盛內蓋仁無不體時行物生總是一元運用後人無此眼孔無此力量止見得法制可以號令天下刑威可以脅服天下豈知建極歸之理哉

吾十有五章

涂錫禧問曰耳順從心夫子明以不思不勉自居矣又發假年之歎若尚未能不藉於思勉何也曰凡聖人之言必有所為而發此章為門弟子皆以

夫子為生安之聖不待思勉合下便是聖人故夫子現身說法歷叙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循序漸進層累而有得並不是一蹴而到不思不勉時候也夫子未嘗自以為德盛仁熟不待思勉故假年學易老而不倦要知聖人本是生安却不廢思勉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不似異教自矜頓悟之後已超凡入聖便信口自詡也

溫故而知新章

諸君肄業在此可有溫故知新之益否若不能溫

故或溫故而不能知新必學非為己非囿於舉業必溺於記誦詞章用心於外故無知新之益夫子教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學者讀此章書不但說解得便罷了當思我今日亦要能溫故要能知新方不負聖人之教試看夫子為萬世師其教人不外博文約禮文行忠信此乃洙泗示人希聖希賢之學便是從虞廷精一執中所傳聞之心法發揮出來精察天人理欲是非真妄不是博學於文從何考究到一以貫之允執厥中非約而何此

即是溫故知新道理又如門人均一問仁而夫子答之各別若記問之學則止是一樣說話更無因材之誨矣天道化生萬物止是日新不已聖人垂世立教亦如天道之日新不已雖不能離歷聖相傳之舊聞然因材之高下俗之汚隆世道人心之變更異端雜伯之爭鳴故聖賢補救匡持之力形於語言者每不同於舊聞而獨標新旨然苟博學詳說千古聖賢教人之法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即如孟子發出養氣一段皆前聖所未道及然所謂

集義工夫即從曾子所聞於夫子自反而縮一段工討出來即可見孟子之知新處濂溪著太極圖說似為奇特新創然究之主靜立極不出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以及二程主敬窮理之訓朱子鹿洞教條無非溫故知新不特可為當世之師而足垂教於後世者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諸君且道君子小人與人同一親厚何以周比公私廣狹之不同君子何以使能公小人何以止是

私要知君子之公不是容易使到得非時時省察念念克己則方寸之內不免蔽於私一蔽於私則與人必比斷不能周看來一篇西銘是周字樣子克己居敬是周字工夫若無克己工夫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安能有民胞物與之量又須知西銘理一分殊道理仁者與天地萬物一體理之一不容說然分却千差萬派故聖人盡己性至盡人物之性非知之明末由處之當非智周萬物安能道濟天下然則窮理致知察倫明物又是周的本領

若於分殊上知之不明則雖強語萬物一體究竟止是意想所以說仁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親親內又分出一本九族仁民內又分內外遠近愛物內又分飛潛動植必其親疎厚薄之序處置無一不當乃能全分殊之量分雖殊却止是一體譬之一身自頂至踵自心腹腎腸至五官百骸皮毛筋骨合之則渾然一體分之則尊卑內外大小貴賤迥殊必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君子之周亦若是而已矣

學而不思章

大抵學與思要齊頭着力偏於學則為玩物喪志偏於思則為懸想然悟非流於俗則墮於禪必就事物語言上一面誦習其文一面詳究其理格得一件物便致得一件知如此自然日有所得而心與理相洽矣

由誨女知之乎章

子路之病在於強不知以為知凡事畧見些子便自果斷直前做去全不虛心審察此好勇不好學

之蔽夫子說他亂亂不是悖逆爭鬭止是糊混說話任意措施便有多少亂言亂動處夫子教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二個為字內有去粗浮虛心審察工夫若不去粗浮不虛心審察則又墮於以不知為知病痛內諸君各人自想氣質之偏不是柔懦必至粗浮凡人之病止此二端若自己犯粗浮之病便當實體夫子此章教由之言日用之間凡讀書行己時時去粗去浮切戒見得些子更不虛心審察一生受害不小不但於學不能進益

也

子張學干祿章

為學一有干祿之心使與聖賢闇修工夫天懸地隔終身為學終身不可入於堯舜之道夫子教他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三層工夫究竟止是博約二層夫子此處訓師與教及門一樣夫子一向教人以博文約禮多聞多見是博文功夫慎言行是約禮工夫人之言行不師於古使是胡說妄行但多聞見不是聞流俗之論見流俗之行乃考求六

經史籍凡古聖人賢人之嘉言懿行與當代名儒修士之格言高行皆當一一識之於心但不知闕疑則擇之不精又涉記誦口耳之學擇之精矣又豈可放言肆行惟於精擇之餘再加持守之力慎字內有省察克復之功看是私意即勿言勿動看是天理方言之行之如此闇然內修止求尤悔之寡耳並不冀人世言揚行舉之典然學至而君求感應之理自然不爽祿在其中者亦云有得祿之理耳在學者原不係念於此也諸君還要細玩尤

悔二字便是天人合一處何以言之一言之不中理人便所貴此天理之不泯於人心一行之不合理己便疚惡此天理之不泯於己心人即欺人欺己天理斷難瞞昧以此觀之天何嘗遠於人人何能違夫天故一日克復便有天下歸仁之驗持敬行恕便有邦家無怨之驗與博學精擇謹守便有寡尤悔之驗尤悔之寡則言行已合乎天心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此又有得祿之理也言寡尤二句不知者以為承上起下之詞愚以為不然此二句

原是說工夫不是說成效自朝至暮由一息以至百年無一時不思寡尤寡悔無一念不思寡尤寡悔則無一時無一念而敢偶弛夫博學精擇慎守之功心心念念期於尤悔之寡並無自足之時故雖以生安之聖如吾夫子尚發假年之歎曰學易可以無大過則且不敢信尤悔之盡泯亦庶幾寡尤寡悔之意云耳以此論之言寡尤行寡悔豈承上落下之語已乎諸君試以此求之為學之事盡於此矣

子奚不為政章

諸生當玩註中至理二字孔子分明因李氏僭竊陽貨作亂時不可為又不便斥言其事以傷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況父母之邦尤當隱諱故託詞孝友為政一段道理此理朱子如何與作至理蓋便是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理聖人之道如天天道時行物生無一息之不運無一物之不體顯諸仁者藏諸用其不出而為政者乃天地閉賢人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

聖人順天道而退藏如隆冬固閉萬物枯殘然生理緼蓄於內萬物發生之機充滿積貫雖未形見於外而實理具足於中是道也即老安少懷之志曲肱疏水之樂顏子得之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曾點漆雕開見之而浴沂風舞吾斯未信諸君玩奚其為為政言無待於外也此與賢回與點說開同一機杼益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也

苟志於仁章

志於仁則起心動念俱在天理上惡正與仁相反仁是生理惡乃殘害天理的誠志在仁則生意油然不可遏已悖德賊仁之念自不萌於心諸君今日俱明白此理然聖人之言須要潛心體認不可如此掉過聖人只說得一兩分要人自去省察如志仁無惡自然之理却有人已志於仁而又有為惡之事若何要曉得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此志纔放下便是惡到作惡使已不志於仁了故士不可不志於仁而非居敬無以持此志非寡欲無以養此志此志既在仁當守之勿失一息如

是百年如是終身如是造次顛沛如是方可言志於仁而自無為惡之事也

富與貴章

此為仁之全功也蓋富貴貧賤之欲惡發於人心也非道之富貴貧賤不處不去發於道心也為仁者則審於危微之介必使道心為主而不狥於人心蓋真見得非道之富貴有害於仁而非道之貧賤無損於仁故富貴必審貧賤必安義利取舍天人理欲之大閑已斷然不揜其志矣然此乃為仁

之始基如子路之不恥緼袍亦絶外慕安本分之事這上面尚有為仁之全功蓋仁者心之德命於天率於性體事而無不在凡日用動靜人倫事物當盡分盡理必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乃為仁之全並故為仁之功不可有終食之違當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也工夫至是且是內外兩忘內不見有己外不見有物止見一個天理流行而吾惟悦焉日有孜孜與天理為往復耳

我未見好仁章

此章書夫子勉人要用力於仁愚謂此章當與大學誠意章參看好仁而至無以尚惡不仁而至不使加盡乎好惡之並固為成德之士未易見然成德之士亦不過用力於好惡到十分盡處人如肯用力則不待借資於人以自有之力用之於自有之仁有何不足不足於好者固由見仁之未真亦由好之苟且務外而自欺不足於惡者亦然故誠意章必跟格物致知來而此章朱註亦補真知二字出來如飢之求食寒之求衣衣食之求斷無有誘於力之不足者如水火之殺人人避之未有誘於力不足者人如視仁如衣食視不仁如水火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二句煞有味乎奪縱擒安曲盡致無非慨歎人之不肯用力而以固有之德視為絶德也哀哉

子曰朝聞道章

道聞字便是物格知至一旦豁然貫通時候道即人倫日用事物當行者是聞之則知所以為人之理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孔子所謂不惑是也漆雕

開未能信便説不得聞固非釋氏之所謂頓悟亦豈俗儒之泥於口耳如此則於世為不虚生死才心安蓋人生墮地只具得這一個道理全得這理便如臣子受職於君事事辦得是當方可對越君父聞道而死便知得吾生受此理於天今死而仍歸之不至迷失了不聞道雖者願之壽只是醉死夢生下同腐草嗟乎道之不聞俗學蔽之有志之士可無自奮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一貫與忠恕只分生熟一者誠而已矣聖心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從忠恕上着力做便要盡心推心由生而至熟到得心無不盡便私欲淨盡天理渾全便到得一地位但做時却須從推心上着力故聖人多言恕便帶得忠字了心之推於外者無弗達則存於內者無弗盡先儒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曾子假此二字指點一貫最為親切便見得他平日下工夫處篤實如此到得子思傳聖人之學說得又別首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

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即一也忠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所謂達道即貫也恕也戒愼以致中所以涵養這一謹獨以致和所以推行這貫千聖心傳面目雖說得別而意思無不同又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即便是一貫道理以川流處是貫是恕敦化處是一是忠又張子作西銘明理一分殊理一是一分殊是貫無不是這道理此天命之精聖學之要學者未到這地位說不得此須就曾子所說忠恕處着力下手然却非忠恕本位子思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方是下學入頭便可做地位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論語章聖人分別君子小人行已接物公私邪正誠偽不同處如比周群黨君子儒小人儒等可謂盡矣此章喻義喻利又抉其心術之至隱微處言之深切著明是君子小人根究不同處學者觀之可以得心術之辨矣先儒發揮精切莫如南軒先生義者無所為而為凡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愚謂

孟子雞鳴而起一章便是此章切實註腳君子喻義故日孜孜為善小人喻利故日孜孜為利喻義之至便是舜喻利之至便是跖又提一間字示人出乎此即入乎彼更為危悚即周子之所謂幾也說得如此分明如此痛切讀之汗下人心陷溺如墮苦海末由救援得出彼反將義說做無用的將利做性命不可暫離的宮室妻妾田宅子孫無窮之計不知大利既聚大害必隨心志驕淫行事怙侈釀成身家無窮之禍悖入悖出往往目覩君子

循規蹈矩名尊身恭何嘗不利有志者慎勿以聖
訓為虛言也乎

見賢思齊章

學者非具希聖希賢之真志則雖邂逅高賢親而
失之縱僉壬在目視若途人都與己不相干涉惟
心心念念思明善以誠身自然羨墻見舜力追古
人惟恐幽獨自欺藏垢負愆日用酬接之內不論
賢否一經過眼毫不忍容逢着高明便傾懷效法
當仁不讓過着不肖便戰兢危懼恐陷覆轍中

主宰屹然志真念契方不錯過所見苟為不然安
能思齊內省鞭策着己若是之篤哉學者多道思
齊內省之難今看來見亦不易平日不能居敬窮
理則邪正莫辨故敗國之君各賢其臣亡家之主
亦各賢其友所謂有目無睛不辨黑白講甚麼思
齊內省

事父母幾諫三章

三章接連俱說事親之道幾諫愛而將之以敬不
遠遊與知年全是愛之所發夫子各說一段愛敬
之理合來止是一個孝字先儒羅仲素曰天下無
不是的父母與幾諫道理似乎不相合父母既無
不是則不須幾諫不應不從不應勞要之父母有
過人子當責過於己若能幾諫父母自無過之可
見及不從而見於志人子仍當責幾諫之未盡其
誠敬不然親未有不從之理及怒而撻之尤當罪
己責躬必己之孝敬未至徒以口舌貴親之怒必
至誠盡敬候父母悅而委曲後諫必使吾親不陷
於有過之地玩不怨二字人子始終止責自己之

不是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即是此節註腳矣
不遠遊固是體父母之心但一生贍依膝下不能
出門交友事君父母亦不樂有此癡兒呆子夫子
說遊必有方道理十分圓足時講章云下句指近
遊近遊必有方則不遠遊可知真癡人說夢果爾
則公西華不當違母而為夫子使於齊矣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兩一字註以既又二字代之原是喜
懼並集王荊公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二句
曲盡愛日之誠

古者言之不出三章

三章俱是𢿢撲近裏着己之意一恥字一約字俱一欲字在言行之前暗暗地密實做工夫三代盛時化行俗美士各勵其躬修故以言過其行為恥降自末季世教衰民不興行徒勝口舌恬不知恥夫子追思往古感慨係之矣約字即程子心要在腔子裏意不收放心則胡言亂行尤悔立見若收斂身心精神凝聚自無言行之失訥言敏行而係之以欲這欲字與欲寡其過之欲同蓋存心於樞機之始

乃能矜持警惕不致言行之背馳也此欲字有戰兢惕勵意思不但是想念已也　干廸邦云約似不獨指言行之前當兼言行之時說極是

德不孤章

君子修德獨言而惟恐人知獨行而惟恐人見闇然內求原不懼吾德之孤若一涉交遊聲氣之念便為修德之蠹夫子此章是恐修德者以孤立自沮而怠於進修故把聲應氣求之理動人使之勿以孤立自沮蓋吾愛吾親而天下之為人子者悅服吾敬吾兄而天下之為人弟者傾慕此感彼應相動以天斷不至於孤立吾德既成將見亂德者心醉聞風者愛慕即謗興毀來特屈於異類而信於同志或困於目前而通於後世觀夫子陳蔡之厄而顏閔諸賢追隨函丈不廢絃歌此其驗矣

事君數章

此特為始進之臣淺交之友說法君位列台輔使以社稷之安危為榮辱豈可避君之辱而嬾於數諫心腹之友更以道義之相孚為親疎何至畏疎

而懼夫數規昔明道之於神宗嘗謂青苗可且放過便是不以數取辱處晦菴之於伯恭敬夫則辨論不留餘力而與象山論太極圖說始終不能強其同後更不復與辨亦不以數見疎之意

公冶長全篇

註謂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今看來聖人衡鑑古今人品如化工肖物其間抑揚予奪顯微闡幽便是一部春秋然善善之意長故每多節取夫人之善又恐以邪冒正

以似亂真使人心不明正道漸隱故於中根之似臧文仲之頗知文子之惑於思微生之善於直巧令匿怨之可恥必明辨其失以正人心以明正道至於全德之仁尤不肯輕以許人於雍於由於求亦概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於陳文子則不特云未知而直曰焉得仁蓋以仁之道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聖門諸賢皆求仁而未純者也顏子幾於純矣然未能與仁為一也觀顏淵季路之言志足以窺其用力之淺深矣子路不私物

顏淵不私己聖人則內不見有己外不見有物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一元之氣流行於四時之間其純粹以精者剛不足以名之也行其所無事者直不足以盡之也謚之為性天而教不躐等發之為文章而無行不與顏子之不違仁者亞於生知而又好學者也子貢雖聞性天而好學不如回縱悟到不欲無加渾然無間地位而行有不逮故曰非爾所及子路之有聞即行為及門之所敬憚矣然亦有不好學之蔽而難以語於仁故篇末結歸好學學者學此仁而已矣若夫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即其一節猶非盡善其不逮所為不仁而曰未知焉得仁者特聖人用心之忠厚處豈可與聖門求仁而未至者相提而論哉

子謂子賤二章

子賤能尊賢取友故成其德而為君子子貢悅不若己者處故局於器而不足語於君子合觀此二章則知聰明之不足恃而學者進德端藉嚴師畏友之觀摩麗澤也

雍也仁而不佞章

世教衰民不興行群然相尚以佞故夫子置雍之仁於不論而特闢夫佞之無所用佯徒騰口說者大喪其氣而奪其魄聖人之扶世教而正人心也其旨嚴哉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之使開仕必是信其學足以及人而開乃曰吾斯之未能信程子謂開已見大意今日要辨明既己見大意何為未能信既未能信又安得謂其己

見大意當知開之眼孔在於仕之外直覻到天命之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量覻堯舜事功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然見雖到此自疑力量不濟大體未明大用未達開之未能信此與湯之檢身若不及文之望道未見夫子之憤樂相尋而老不自知同一旨趣故程子謂其已見大意也又要知曾點亦是已見大意沂水春風之樂獨無一毫不自信之意何也曰點見大意而自鳴其志者也開見大意而自求其志者也點之志大矣開之志篤哉一喟

然歎與一止形於說何也曰與春數語瀟然物外廣大無窮故不禁其歎賞未信一念抑然內修精進難量故深慰其中懷如是而已

子曰已矣乎章

記者記此章於篇後不無深意學者之病常苦指摘人過而衆訟紛然至於己之有過苦不自知即偶見己過而悔悟不深何能即改是從欲訟人而忘自訟矣過曰其過訟曰內自鞭策向裏欲令痛自猛省己矣未見一歎不啻呼蘇者而使之醒也

學者當知自警矣

雍也可使南面二章

仲弓有人君之度顏子有王佐之才這兩章書恰好與第十二篇答問仁參看朱子謂回是乾道雍是坤道看來克復工夫本領極高力量甚大其於己私真如一刀兩段劈得分明又如紅爐點雪銷得神速顏子純是乾健之德使寓有湯的氣象雍之本領力量自然不及顏子其於己私只靠嚴防密守肅恭不懈使己私無所容仲弓純是坤順之

德使寓有簡的度量故簡乃易簡之簡凡事順理而行不敢一毫造作君子桑伯子之簡特簡桑簡畧夫子就伯子而可之實未嘗過許之也但雍雖未稍可字之意而居敬行簡之論實契聖心提一居字便是見賓承祭全相與王敬作所所字一樣蓋無時無處而不敬無一念無一事而不敬後來二程夫子拈居敬窮理爲宗旨朱子繼之後儒守其教者乃爲真儒夫子稱回之好學在不遷怒不貳過此二事正是克己功夫學者未易能及譬之

行單顏子則可戰勝推激仲弓只可深溝峻城堅壁固守久之我師氣旺敵亦退避不敢犯吾邊境

回也其心章

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講章家紛紛異說大都不明理欲消長之機顏子便是夬卦陽在內而為主只上六一陰夬盡則為純乾其餘便是姤卦陰在內而為主只初六一陰潛滋暗長根株已伏便有枝葉扶蘇之勢然惡機尚微去之亦易故當至仁之候並無分別只爭久暫耳學者苟能勉勉弗懈循

循不已積日而月積月而時歷一時而終歲歷終歲而終身庶幾與仁為依也乎

季氏使閔子騫章

季氏饒問三子可使從政而此即記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可見從政之使只是白說徒欲得人以強私室並無以人事君之心閔子初亦嘗仕季氏或因家貧親老為祿養而仕到後來季氏日強大都耦國稍知大義者必不肯仕騫之決辭不止是遠咎隱然有祿去公室之慨惜由求二子之未達

乎此也

賢哉回也二章

自濂溪令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後人因此作個題目千思萬想指為樂道樂天樂性體又以世俗貧窶之憂反看聖賢之樂種種議論總無是處愚謂朱子已指破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不留餘蘊以示學者矣乃猶揣索不已必欲究其樂之景象成請更述一言以決之夫子

不有云乎仁者先難而後獲毋求悞以顏子之樂為樂道而自表其能悅其實非真能悅道者至顏子之樂則非樂道已也樂道猶與道為二其樂則與道渾然但夫子亦未暇與之辨回之所樂而惟辨彼之未嘗悅夫道也

子謂子夏章

業已儒矣則古稱先博聞強識誦詩讀書佩服聖賢儒之名美矣今夫子忽於儒之上分出兩樣人品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若霄壤使凡為儒者猛

然深省惕然畏懼蓋小人之在凡民不足深闕小人之托於吾儒乃門内之寇所宜痛斥也如聖門諸賢身通六藝郁郁彬彬盡號通儒乃有如遅之請稼圃則鄙細之儒也師之干祿則慕外之儒也由之迂正名則武斷之儒也夫子此章之訓商則以其為見小欲速之儒無疑矣雖其親炙聖人獎聞大義未敢加以小人之目然大都君子而未仁者矣降自後世若漢之杜欽谷永張禹孔光劉歆揚雄及宋之安石皆通經學古假托經術緣飾古

義卒之名為輔世而適以敗世號為謀國而卒以悞國小人儒之禍可勝言哉若明季陽儒陰釋之徒叛正歸邪害人心術更小人儒之尤者故宋史別道學於儒林之外實祖夫子此章之訓或者乃訾為太分門戶而欲統於儒林之内其亦不講於此也夫

子游為武城宰章

夫子得人之問自是欲仔肩吾道者不是佐治表俗話頭人字在夫子口中甚隆重以武城一邑止得滅明一人可見人之難得然以武城一邑已得滅明其人可見人亦何地蔑有得非可倖得必志同道合性情孚契方可云得非虛心採訪求賢若渴亦不能得也及子游舉澹臺滅明之人又述其人之行可見動必以正者方足語於人而見小欲速者之不得齒於人數也嚴毅自守者方足語於人而孤媚苟趨者尤不得比於人類也夫子問子游以得人而子游不敢自矜為得只云邑中有這樣人者假心儀之云爾敢自謂能得之跡其非公

不至一種落落難合之概覺滅明眼中不必有言偃而言偃心中無時不有滅明他日與之同爭聖門傳夫子之道友教南方子游之得人功豈淺鮮哉

孟之反不伐章

有功而不伐美德也故夫子表之以風世然不伐亦不同有不自滿假之不伐大禹是也有深潛純粹之不伐顏子是也有勉強過制之不伐原思是也老氏稱至德不德亦似能不伐然其心正有深

於伐者非真能不伐也學者苟明乎性分之固有職分之所當為雖功蓋寰區澤被生民亦是分內之事然氣質之偏亦所難免如謝上蔡自謂十年去一矜字看其語錄矜字尚未去盡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五倫之理須臾離他不得如出入不能離戶以不能離者而自與之離聖人不能為斯人解也

質勝文則野章

講章以彬彬就現成說註損益是推原夫子立言

之意然後二字對則字言不是說學者損有餘補不足然後君子也人都悞看又引　註中學者二句解文質彬彬成德二句解然後君子作一人看存參今日要明白此公案知講章之悖註而為朱子功臣也蓋勝文勝質固於俗而不及檢二則字語氣甚緊謂即家此謂也文質彬彬由於學而非可襲取然後二字語氣鄭重謂非彬彬難語於君子也故損補正彬彬內功夫然後二字承彬彬並非承兩則字愚以上二句固於俗下一句由於學分開則此章講說公案可以結脫　從起必不河漢余言

人之生也直章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人得五行之秀為萬物靈生形氣也所生之理不離乎形氣而實不雜乎形氣五常之性渾然在中隨感而發過抑他不住矯揉他不得故下一個直字而程子訓為生理本直也此句說天之生人上說天以此生人人當率而循之如孟子所謂直養而無害庶

不虧乎所生之理存順沒寧而無所憾若將此直理賊以斧斤戕以牛羊違天害理斷喪生機決無生活之道而仍生者豈非幸免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罔是心死了哀哉

知之者不如好章

夫子懼學者得半而止中道而廢故兩以不如激而進之敬夫五穀之蕍善矣

樊遲問知章

人之所以不知者多是淆於是非惑於禍福務民

義則是非不能淆敬而遠則禍福不能惑可謂知矣人之所以不仁者皆因心雜於功利如和尚一誦經便想福利秀才一讀舉業便思做狀元尚有天理耶難字不必靠定存養充後上講蓋樊遲之為仁未足比方顏子仲弓十分入細不得只是日用之間合當為之事自己盡分盡理以為之莫畏其難而一一埋頭做去此外不萌纖毫效驗不計些微快活則本心之德漸純而偽妄之私漸去可謂仁矣此二段雖就遲之失吿之然學者病痛多類此可不警哉

知者樂水章

知仁之理原合然資之所賦與學之所就常不能渾全繫辭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已是分為兩途了夫子此章形容知仁之德可謂曲盡其妙然亦要活看山水之異樂動靜之異體樂壽之異效非如水火之相剋薰猶之相反不過各有所偏勝耳知者象天道之周流不滞仁者象地道之厚重不遷如人之生必肖父母然其形體有單肖父的有單肖母的豈可謂象天者不能靜象地者不能動果爾則天地先判為二而不能以發生萬物矣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是聖門教人之法直接虞廷精一執中之傳蓋非博文無由精以察之非約禮無由一以守之博文屬致知功夫約禮屬力行功夫朱子謂玩之以二字有一貫意則約為反說約之約而非詮意也依詮分知行為是之字雖指文字約却是身體力行不止於文上求約也論知行之序固當先知而後行然玩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齊着力分不得時候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看來文可循序漸考禮則造次終食而不可違一面約一面博齊頭着力了不相礙今之學者好博則郤約好約則厭博要知彼之所謂博乃馳騖之博而不能反身窮理察夫表裏眞妄之實故愈博而愈昏沓無可守之地彼之所謂約乃敬守之約而不能主敬存誠守夫大中至

正之矩故愈約而愈放毫無進修之益惟先博而後約隨博而隨約道之全體無不明而大用無不行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仁者豈能不施濟然以施濟求仁限於分碍於力况博施濟衆尭舜猶病註謂以求仁愈難而愈遠釋氏講慈悲普度講佈施廣濟先忘却自己父母家保市恵好行其徳有求必應傾囊結客以博仁人之

譽然雖與必濫取狗私恩必害公義此皆不識仁之本體而以施濟求仁也豈知仁者與物為體無待於外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應念而予隨感而給此仁體也即仁者之心也人人具有此心而私意隔之一膜之外便為胡越故天理本周流無間如人之一身血脉本自貫通忽而痿痺不仁雖手足若不屬己問何以治之痿痺之疾針砭可救私欲之蔽行恕可去夫子示人求仁之方即扁鵲示人醫痿痺之方也此方既得欲立於己必推於人而與人偕立欲達於己必推於人而與人偕達一己之私擴之為天理之公一人之情充之為萬物之情此神醫起痿之術不必施而隨地可施不必濟而隨時可濟以此求仁至易也抑至近也

卷之一終

吾廬先生遺書

四書講習錄二

述而第七篇

註謂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最要體認親切先將聖人本來身分看教分明然後想其自謙是何景象又想其謙而又謙是何景象其誨人是何意緒容貌是何形似行事是何措施須當虛心歛氣凝神以會之不可把講章橫塞胷中不見聖人旨趣也

述而不作章

此章講說固多悖謬即悅卻亦大武斷如云理不可作則頗與朱註謙詞矛盾矣蓋聖如夫子天縱多能不難創作今且辭作而居述謙矣又不敢嫻然自附於古賢則謙而又謙之辭也然只說一個謙字何足以盡聖人之虛懷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迄夏殷周之聖人皆繼天立極因時制作體天地之撰立民物之紀所以垂世立教者至詳至備孔子生春秋之季但可當修明之責而無所容其作亦不能更有所作而又自表其所以述古之由根於信之真而無纖介之疑好之篤而有莫墻之契商之先賢大夫老彭此物此志也我為足語於此哉惟不自棄心竊慕效之而已是其德盛禮恭不自知其詞之謙至於如此也而使天下之私心自用者爽然自失又使天下之溲古荒經者怵然自惕聖人教思之無窮於此可見矣

默而識之章

聖人不待存而自不亡不待學而性無不盡不待誨而物無不化故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自居非謙而又謙而何講章分體道進道傳道亦太贅進道字忒淺傳道字太重不如就默識與學誨不厭倦上講蓋默識乃存養之功學不厭則致知力行之功誨不倦則推己及物之事也

以默識為知止至善固屬牽強以學誨為明新更覺膚廓

德之不修章

講章解修德紛紛異說有銷省察克治以涵養本

原者有謂存養省察體會本體者又有謂德指性言勿涉外面與從義相犯者又有謂修字若看作治而去之則與改不善相犯者忽謂涵養工夫在省察克治之先今以省察克治為涵養工夫並不通中庸戒慎謹獨兩段意思而所謂本原亦無着落此一謬也以存省講修字極是而必加體會本體有類異學之明心見性直見本體之說又一謬也德固指性而性合內外今云勿涉外面則義乃在外者乎以修為治而去之固為偏着而又處與

改不善相犯尤可發哂所謂改者行有過惡全要更改與修德之過欲於方萌迥然不同何至相犯也此章修德與中庸脩德凝道一樣原兼存心致知講學從義改過持於修德內抽出緊要節目示人蓋不脩德無以凝道而不講學又無以明道不徙義則執德不弘不改過則德性瑕垢此憂字是終身之憂無一息而可弛者若不以此為憂便是罔念以此為憂便是克念憂之至則四者之功固有不容不交盡者矣

子之燕居章　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燕居乃閒暇無事之時則固弛其所當弛而非放弛廢弛也申申夭夭聖人之弛也

甚矣吾衰章

夫子之衰天地氣運之衰也然夫子不能與天地爭氣運於一時而能與天地扶氣運於萬世修明六經使周公之道昭然常明於奕禩以此知聖人之不為氣運所移而能扶持氣運於勿替也

志於道章

此章夫子教人為學本末兼該內外完備集註發揮盡矣學者只要虛心尋玩勿負聖人之教自己立定志向勿為俗學所溺勿為異學所淆心心念念在於五倫物則上志無他岐則力行以求實踐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莫廢於半途莫間於險夷斯為據德久之而私欲盡去心德渾全與仁相依而無終食造次之違工夫至此大本已立然形而上之道實寓於形而下之器藝者道之散見於外為日用之不可闕者也向者小學之時已習其器末

適其理今則玩物之理適已之情以之應務而取資不匱以之養心而將息不間循是以往自可俊入聖域聖人示人何等親切學者奈何甘於自棄而志先不正未可與適道也亦太負吾夫子之誨矣

用之則行節

此節孟子可以仕則仕四語已發揮盡致矣夫不先時而迎不後時而拒時行時止與大化為徒夫子與顏子為同心以其幾於化者歟

富而可求章

不為危言壯論只就世情中細與商量若曰吾未嘗拂乎人情使人舍求富而從吾所好也但富不因求而得反以求富而取賤則吾之所好隨取而給而斷不至於取賤者夫亦人人可從也聖人救世之心良苦矣

子在齊聞韶章

此章即可見夫子信而好古之深情於學之三月而肉味之不知是發憤忘食之候歟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樂以忘憂之境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夫子為衛君章

正名章已著禰祖之罪此章此事而觀尤嚴拒父之誅父子爭國人倫大變天理所不容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蓋徒知社稷之義而不知父子之恩大義不明彝倫攸斁皆不識夫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苟知遜國之仁則知爭國之為不仁矣然則輒固不當立胡氏謂舉公子郢而立

之諒乎曰子不可利國而拒父猶弟之不可利國以拒兄也然則若社稷何曰為社稷則衛之臣子當告於天子請於方伯正蒯瞶被逐之罪不可以蒞臣民白嫡孫受父之誠不忍以傷厥考此時舉天子方伯之命援嫡孫而立之而輒則哀痛以思親避位惟恐不速雖有大君之命亦所不忍聞也久之而蒯瞶釋然知其子無一毫利國之意而衛之臣民及列國諸侯盡洞然知輒有至誠遜國之心然後衛之臣子勸蒯瞶反國而待罪於靈公之

廟呼天搶地不能自容惟以天地罪人自怨自艾斯時輙從親之命拔位可也迎於臣民之請出莅臣民入勸定省亦可也而削髮不能也而輙不能也不能而輙之罪不容誅矣豈特不為之而已哉

飯疏食飲水章

朱子云聖人形骸雖是人實只是一團天理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學者未到私欲淨盡渾然天理地位如何見得聖人樂處即偶然窺測恐只是以管窺天程子謂須知所樂者何事這個

亦難作題目入思議今且法其以德不脩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憂之而無間自有樂時候

加我數年二章

夫子於易則學之而惟日不足於詩書執禮則教之而惟恐不盡非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蓋學者未到人蓋見天之候未易語天道之精微而謹身寡過之法實不外詩書執禮之内假年之歎聖之所以希天雅言之教賢之所以希聖聖如夫子

豈惟希天實思以補救乎天豈惟勉人希賢實引人優入聖域也

葉公問孔子二章

聖道如天惟學者之不能及也故每引而近之然引之而近實則天之高不可及也憤樂相尋而老不自知與好古敏求皆所以引而近之也隱其天行之健而示人以自強不息之功然迹其自強而不息而天行之健有不容自秘者聖人之所以為教學者之所以為學不外是矣

三人行必有章

此章書不重得師重在善學夫子開口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可知師不難得隨時隨地莫不有師只要學者反己自修耳蓋天命之性原有善而無惡特為氣拘物蔽故必有所勸而善幾始克抑必有所戒而惡幾始去然必藉一授業之師以勸我之善而戒我之惡則嚴師不能時在吾前而吾之鄙吝且日積而不自知矣惟反己進脩常存為善去惡之心無論人之善惡一到眼前虛心審擇邪正

是非毫不容適以彼之善惡為吾之法懲肅然凛然不啻勸我者時集於前戒我者時紛於後也如此則善幾何憂不充惡幾何憂不去夫子舉三人行作當下指點舉人所易忽者言與出門使民立與在與同例看以見無時無處不是我師只要在自己能擇能從改耳如此看來豈不是勉人善學先儒云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無有師保如臨父兄此乃戒愼謹獨工夫未與人接時毋忘法戒也

天生德章

夫子生平謙己誨人曰我非生知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曰躬行未得之類未嘗一毫自任今乃云天生德於予何等自任自信蓋夫子平日之謙己者懼學者誘聖人為生安故謙言己之德由學致乃引而近之也今之自任自信者懼門人以向魋能害夫子故自明予之德係天生乃推而遠之也一則俾學者知聖人之可學而至所以勉人進德之功一則俾學者知小人之不能加於君子所以堅人守德之志

二三子以我章

此章書每為禪教所假借彼以搬柴運水頭頭是道為道之無隱謂彼之無行不與嗟乎究哉豈知彼教之無隱特氣機之運用聖道之無隱乃實理之流行故動有所以為動靜有所以為靜語有所以為語默有所以為默形上之道發見流行於形下之器此理至實而無妄非若彼之認心為性指氣為理也知此可悟夫子無言之微矣

子以四教章

中庸擇執之目致知之功有四論語四教之條力行之功有三當知文字內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在而統之於文以見吾道之至博行忠信內具於篤行中而析以行忠信以見吾道之至約博乃精以察之約則一以守之行在踐履上求約忠信則在存心上求約非有二道也

子曰聖人吾不章

君子學足以希聖善人有恒質可以作聖夫子始焉望人之能學繼焉望人之可敎乃虛夸是尚忠

信已滿質之不存敎無可施聖人之詣幾為絕德矣夫子所以重為憂歎也

蓋有不知章

不知而作只是冥行此有兩種人有僴逷不識道理猖狂橫為者有賢智之過不肯格物窮理師心自用者高下雖殊總歸一妄總坐不去求知耳夫子自謂我無此弊自是謙詞講章乃詆朱註為木妄謂此句不是自謙到知之次乃是自謙殊不知聖人生知安行動為世法豈止無妄作而已說不妄作已是謙詞又說所以求知之法而自居於知之次則夫子之謙已誨人註雖不曾更說實不用更說也講章以次為次於生知又不信朱註未能實知其理一句若信得此句則次乃次於貫知其理之人非次於生知明矣

仁遠乎哉章

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程子之言正合此旨何以置之圈外蓋此欲字尚未講到克復只一念反求耳為仁由己為字卽指克復故此至字不同日月至焉之至彼至字指造其域此至字只訓在字由一念之覺可驗仁之具於心總是喚醒迷仁者當知仁之近而易求不必牽合求仁工夫

陳司敗問章

君父禮教並重天壤固不可絀君父而伸禮教亦不可絀禮教以伸君父知禮一答君父之倫正矣引為己過禮教之防謹矣講章謂夫子為禮受過非也實為君父受過耳　廖道樸問曰當日司敗若指娶吳之事以問昭公之知禮於夫子夫子何以答之曰若果如此則為向臣子以斥君父司敗亦不應如此之無禮以加於夫子夫子亦祗不答之而已不答則君父禮教森然並存也

若聖與仁章

註中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當與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參看便明白蓋謂有智仁之德於己智於四德為貞於四時為冬天理藴藏於內無一息之或間卽聖人之學不厭也仁於四德為元於四時為春天理發生於外無一處之或缺

即聖人之教不倦也若智仁之德非已有之豈能全體不息物我一體若是哉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悔過遷善指臣子說若君父有過豈臣子所能代悔君父未善又豈臣子所可代遷蓋臣子罪已責躬籲神庇佑君父之辭故不請於君父而私為禱之如周公以旦代某之身云爾今子路請於夫子而引誄詞之文則是欲夫子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矣故亦以無所事禱之意以却之

君子坦蕩蕩章

坦蕩蕩當從戒懼慎獨討出長戚戚即在無忌憚得來註中循理不外居敬役於物只是天君失守

子温而厲章

此章記者形容聖人容貌真有化工之手細玩註中全體渾然陰陽合德二句便是周子一幅太極圖温而厲陽包陰也威而不猛陰包陽也恭而安主靜立極也嗚呼至矣

泰伯其可謂章

此章書　　語錄所以遵朱註而駁王魯齋金仁山者備矣然　　謂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云云此却未盡然羿之篡夏后相浞又篡羿非三代以前乎自有天地即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君子小人豈可謂三代以前無謀取天下之人但不可以小人之心妄測君子以庸人之識妄窺聖人耳翦商之志太王原迫於天命人心故志在除暴以安民撥亂以反治非志於崇高富貴也

又歷叙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武丁雖賢僅足

以支六十年此尚未察夫興衰之詳似謂武丁之興無救於有商之衰非也武丁中興六十年太王謹守侯服以奉聲靈豈顧問哉乃祖庚七載而衰祖甲三十三載又衰西伯昌之生以祖甲之己丑二十七年則太王翦商之志當在祖甲之末年廩辛之初載商業一衰不復振之候非遷岐之後武丁中興之秋也夫執人臣無將之義必謂太王無翦商之志不知志在安民則為古今之通義志在篡逆則拂天地之常經泰伯不從非不達此義者

乃有可避而逃則守經而非矯太王則難敵避之而不得故行權而非逆或者謂天下乃商之所有何侯泰伯之讓讓者有而不取之謂不思朱註謂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人多信不及試考泰伯逃之荊蠻斷髮文身以示不可用然其後端冕而朝吳之臣民非德盛人歸之明驗歟彼蠻夷可化而謂中國服敎之民有不歸心者哉其讓尚無疑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保身就謹言愼行踐形盡性上講若只愛護形體專圖五官百骸完固便是楊子之學不消得戰兢臨深履薄常記吾鄉鄧潛谷有云九思不謹是無心也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九容皆保身之法昔東漢戮辱善人固刑罰之不中然以夫子取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觀之范滂諸人其亦不謹於言行昧於保身之訓也夫

曾子有疾孟敬子章

註中操存省察四字要着力體認平時無操存工夫容貌顏色辭氣上一時打點不來一時發取不得然動正出之頃又不可不省察於當幾三斯字一解作便字一解作要字註中雖未及却皆朱子之言今當何從余謂操存於平時則斯字訓便字可也省察於當幾則斯字訓要字亦可也二訓亦未曾矛盾不妨兩存　君子對下有司指大夫言身者出政之本故九經始於修身曾子示敬子以握要之圖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司尚得其人則本立而末亦該矣

可以託六尺章

兩可以是何等經濟何等小心一不可是何等識力何等剛毅　昔韓魏公相英宗曾太后泣訴帝之不孝將欲廢立魏公力諍此必帝病母當容子病既而白太后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時内侍守忠等媾惡兩宮魏公不動聲色坐政事堂塡空頭勅立摘守忠未幾兩宮慈孝如初此魏公不可奪之節也至其平時開政令則曰問集賢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

及大事則自決此其才也曾子所稱君子伊周而後魏公是矣宜伊川贊為間氣不可學也

士不可以不弘章

此章曾子責士以仔肩斯道當先恢擴志氣大其有為之基更當强忍果斷堅其有守之力夫既自命為士自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然世之學者名為士人而方寸之內無非自私自利即偶爾開展不久退靡如是而望其能存乾父坤母之心抱民胞物與之量挺然卓然

歷久不變者豈易得哉譬之作室欲搆廣厦先闢基址基址不闢雖有廣厦安所承載然此個基址又要牢固如磐石方不會傾圮故曰不可不弘毅不可不三字何等諄切何等艱策又中明所以要弘毅之故以任重道遠從拈出仁字以見士之所任者天地民物之大而非一身一家之小且所任者終身畢世之久而非旦夕之近則雖欲少自狹小而不敢雖欲暫為卸擔而不能矣孟子發揮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便是源本曾子弘毅之訓弘即至大之謂毅即至剛之謂有剛大之氣乃能塞天地而配道義士苟弘毅以仁為己任則大公順應天地以位萬物以育道充而義不可勝用矣孔子之思狂狷亦以狂者志大有勝任氣槩狷者謹守有堅持雅操皆可以作斯道種子外此則私小柔懦不足與傳道也昔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地萬物為己任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士者當以希文為法

興於詩章

講章謂此示人心學之資殊屬糊混謂興立成為心耶不知心之所以能興立成者由於學詩禮樂則此章分明示經學之效而不當曰心學之資朱註已備不容從贅

民可使由之章

此章舊陸稼書困勉錄云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又引徐鴻洲曰其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及問學錄辨此尤詳却分明與聖人之言相背不思民然難得他由使民由之使字內聖人費

多少力在堯舜之時雍風動三代之刑措只盡得可使由之一句蓋此章民字指耕田鑿井之民盡得他親遜成風已然好了若要盡責他做到聖賢地位如何使得不可使知之即堯舜猶病之意也講章家皆云以可由者率之以不可知者俟之夫曰俟之還是望其知之既望其知之何故不使之知此皆不審夫子開口一民字民之質限之於天只可教以由若可望其知則是民之俊秀升於太學而為士者矣尚可以民語之哉

篤信好學章

夫子自明信而好古今人先信之不篤緣何肯去好學然子夏可謂篤信聖人矣卻遜顏子之好學可知篤信後又須好學註分明說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兩句止分淺深必守死方為篤信之效驗必善道乃為好學之功夫講章以上句屬有學下句屬有守未是篤信守死屬有守好學善道屬有學玩註自明　邦有道而貧賤則無學可知邦無道而富貴其無守可知此則不嫌分學守也

學如不及章

學非俗學真學乃明善誠身為己之學如不及者知務日進於高明行務日底於光大猶恐失者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服膺而弗失也今人講此章書動云重在如字猶字愚謂先要曉得不及與失字是何方可摹擬如猶精神也至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尤時講之謬

巍巍乎舜禹章

天下就崇高富貴上言自古帝王皆不以位為樂獨稱舜禹者以舜禹之天下本非其所素有而一旦有之而若不相關是其性分之大超於勢分之外故曰巍巍乎困勉錄謂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又進一層講是有天德便有王道把事業都不與了不但不以位為樂也

大哉堯之章

此章書　與稼書所講不同愚謂當從　方

不背註上節註堯之德下節句指堯之業堯之德不可名而可見者成功文章曰可見則可名矣稼書以兩節俱就功用上說不分德業未免襲講章之陋但德字當依　作存主潛布說不可此入清淨無為上去耳　功業文章已可見了時解從緻轉無名上去則連成功文章俱不可見矣此過高之弊也

舜有臣五章

五人際揖讓之時才以德掩十臣會征伐之代德以才掩孔子稱五人於唐虞之際獨表其才稱十人於三分有二之秋獨表其德皆微顯闡幽說者以周之德包武在內而不知十臣亦在其中也

子罕言利章

易言利者義之和則利不在義之外但義中之利夫子亦罕言之以杜學者計功謀利之病命之理微講章必要兼氣言未為不是但此章命字記者連仁字說則命即天道也仁包義禮智信即所性之全德也朱子於夫子之文章節註至於性與天

道則夫子罕言之其不兼氣言可互推矣天道固不離氣而元亨利貞之命原不雜夫氣仁句指本體言若求仁之功則夫子言之不厭其詳復也

達巷黨人章

黨人之贊夫子粗淺之極其所云大不過指博學其所云博學不過指其技藝之多無所成名仍從博學內看出如俗語業多不供口是也註雖以美惜分疏博學無所成名善讀者則知惜即寓於美中稼書不會此意遂謂不是惜夫子無名乃惜人不能名夫子與民無能名一例看意欲闊合下節註中譽字不道背却書旨且并失註意矣黨人雖說聖人不着然博而務要亦中學者之弊所以一入夫子耳朵便與門弟子商所執於射御而復引其尤卑者以自執若曰大而能博吾豈敢當彼既惜我無所成名庶幾專守一藝以謝黨人而不至終無一藝之成名乎夫子於此可謂謙而又謙之至矣而其聖不自聖望道未見之心亦不自覺其謙之至是也故謂夫子為解嘲者固陋而無識謂

道無所不全而相忘於不知亦泛泛不切

麻冕禮也章

禮有可以義起者雖因時損益而不嫌於徇俗如夫子麻冕從衆而純是也禮有關於綱常者則萬古不易不因世為汙隆如夫子於朝不從衆而拜下是也周禮臣拜於堂下兩拜君使人辭之則升堂後二拜以成四拜之禮始而澟天澤之分繼而盡泰交之美此古君臣元首股肱之義自秦矯周末之失叔孫通制尊君卑臣之禮則不特拜於堂

下而且拜於陛下且無復有君辭升堂成拜之文矣

子絕四章

意必固我常人之所必有而聖人之所絕無所以必有者役於物而不化也所以絕無者因物付物大公順應也或疑老釋之學亦能不累於物不知彼狃於靜而不能動即意必固我之尤者豈能如聖人之動靜不失其時哉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以多能稱聖與黨人一樣陋識子貢知足以知聖人所云天縱又多自是孔子定評但在夫子謙己誨人之心則覺子貢所言殊不敢當偏引太宰為知己蓋辭天縱而居多能也自明多能之故由少賤所習且屬鄙事其非聖無不通可知更慮學者不務修德而馳心技能復以君子不多申明之語氣層折用意忠厚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也

吾有知乎章

此章書最難明白既云無知安能竭兩端既竭兩

端何得謂無知講章遂生出以鄙夫之解還鄙夫未嘗益我之意見種種說話殊不知鄙夫若有見解便不叫做鄙夫況夫子已道其空空如也則一無所知可知矣又安得謂以鄙夫之解還鄙夫乎惟以此章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為誨有知即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盡便以聖人為有知夫子謙言己並無知但告人雖至愚不敢不盡耳如此直切了當可以釋前疑而盡洗講章之陋

顔淵喟然章

仰之彌高即高明配天鑽之彌堅即博厚配地在前在後即両在不測首節自是贊夫子之道何處着得顔子錯用工夫謬話况註已明云此顔子深知夫子之道云云若是迷悟怎麽語得深知看次節註言夫子道雖高妙領首節贊道而教人有序正講循循善誘末節註方云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可知仰鑽瞻忽乃形容高堅前後之詞遂指為顔子用功之迷誤可乎即圏外註引程子胡

氏之語俱極明備程子以顔子深知孔子而善學深知善學四字可謂要言不煩矣或疑胡氏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似指顔子初時用工之錯悞此不善玩先儒語意蓋方贊道體尚不曾説到工夫故雖深知其妙未領其要也卓立則領其要矣所云先難指欲罷不能二句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一句歸功聖人乃遡其得力之自指循循善誘一節自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以後方從首節順解胡氏語雖未若程朱之簡要却並不以顔子為初時錯誤且一部中庸皆先原道體後語工夫如中庸不可能也是贊道之高妙不成孔子亦錯用功夫故不可能耶其弊在於過泥仰鑽三字如徐為儀硬坐仰鑽為迷境卓爾為悟境則中庸不可能亦是迷境到強哉矯方為悟境耶仰鑽瞻忽深知夫子之道矣卓爾則云所見益親　曹秀先問曰深知與所見益親何所分別曰深知者心與之會見益親者身與之習自有分也循循善誘下個人字妙蓋夫子不專誘顔子也博約下両個我字尤妙

顔子則覺夫子特為啓示非其明悟好學不能下両個我字惟其認得夫子懇地親切故欲罷不能自有所不容已者註引吳氏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極有功聖道之語蓋博之不已則察之精而方寸之内理不雜於欲約之不已則守之一而泛應之下欲弗問夫理若到耳順從心之候夫豈人力之可為哉

有美玉於斯章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俱於待價二字内

涵蓄子貢商所以處美玉不藏則沽忽說出一求字便涉枉道徇人之失此賜之質殖所以未能如顏子之屢空也夫子之處美玉可藏可沽換一待字便有時行時止之妙此用行舍藏惟顏子得幾於夫子而他賢未易及也此章重在沽字固得夫子濟世之本心然待之終身善價不至則什襲而藏豈等沮溺丈人之流果於忘世哉

子在川上章

註天地之化五句解逝者全相然其可指而易見

者莫如川流解本文逝者欲學者時時省察二句發明夫子立言之旨故逝者即指水水乃道之一端即一端便可喻全體如中庸人莫不飲食也以飲食喻日用味喻日用之理皆即一端以喻全體今講章以逝者指道斯字方指水是水在道之外矣有謂此章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不思水特道中之一端即一端以喻全體有何不是若竟以水言道反涉於偏隘不如以水喻道之為活相也彼恐以水喻道疑水在道外不知以一端之道喻全體之道則水亦在道中矣如斯夫與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一樣俱贊歎之詞隱然警學者勿以人欲之私少間其天理之公故夫子以不舍二字鞭策學者要存理遏欲非空贊道體也道無聲臭本無體可言川流等乃與道為體者耳朱子謂與道做個骨子此體字非體用之體亦非體物不遺之體乃形容道體者耳

吾未見好德章

上節註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意只

按此章記者不為無意學者工夫間斷由於意之不誠人能以好色之心好德斯誠於好德矣好之誠則必求自慊而戒自欺其此真實之念則德日進而自不容已矣此記者上下脈絡也　謝道嚴問曰何故好德不如好色曰德是皇降之衷色乃嗜慾攻取之性不知存心養性則理不勝氣欲動情勝好德所以不如好色也

譬如為山三章

學不外於知行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

日窮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所以造其理者猶之累土為山由微至著從撮土而增培塿從培塿而增丘陵從丘陵而增高岡從高岡而增崔嵬日進於高明之域而勿怠夫積漸推致之力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日荷艱鉅之任以踐倫物之理所以履其事者猶之築土為山由小至大從撮土築至培塿從培塿築至丘陵從丘陵築至高岡從高岡築至崔嵬日進於廣大之域而勿惰夫層累擴充之功此處歇不得一日手卸不得一日

掊若生一毫欲速助長之心必至僨事若萌一絲苟且塗飾之念必至荒事惟埋頭做去莫計工程莫憚勞苦日積月累自然有成夫子既以為山諭之又舉顏子作一為學的榜樣示人當思群弟子皆學於聖門何以顏子便能語之而不惰便能進進而不已學者苟能日窮天理則知日進於高明日克非禮則行日底於光大在顏子之進可以希聖而學者之進亦可以希賢若進而不已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則皆可以希賢而希聖乃學者每每一簣之虧遂至半途之廢所以重發聖人之歎而惜顏子之夭以愧其餘之惰夫苟惰而不進則雖生而不能冀其有成也

苗而不秀二章

學至於成則內足以淑身外足以淑世生可為當代文獻沒可為後世典型猶之苗而秀秀而實斯可以養口體可以供粢盛更可作他年種子若徒恃其種之美而人事不施功力不繼不秀不實之獘往往有之此比體也正意即在此內後生可畏

無異苗之含英蘊彩人爱苗爱其必至於秀而實也人畏後生畏其必至於日就月將積學業行漸至遠大也乃不能及時自勉歲月蹉跎以可畏之年俄而至於不足畏此在後生時當深加戒懼莫恃來日之餘時防去日之迅莫矜精力之強時恐用力之候斯學與年長德與歲進矣更有一說不論少年老成皆不可以自棄難道人至四十五十不足畏之年便甘放廢耶愚謂年雖不足畏而志可畏人苟有志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不管

四十五十六七十歲亙從目下立定脚步做到死而後已盖此道與生俱生人不學道便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朝聞道夕死可矣某與諸君講學一堂後生輩十不三四大都皆近不足畏之年矣却要知得我畏後生者在年後生之畏我者在志懿戒之詩衛武公行年九十時所作也此因論後生而并及之亦夫子言外之意　劉新民問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註作不如我之今日講章謂不如我今日之期望王陽明謂来對今只在後生言

将来必強如今日不必添我字所解不一何所適從曰講章於註中我字下增期望猶有理若陽明於如今日上增強字殊謬盖来者僅強如今日則後生之長進無幾有何足畏陽明破註中我字為添設然強字更覺添設我字於今日之上顯揚明白經理所有特補足語意耳若加強字於如今上與經文可畏神理既背而語氣險怪隱僻反另生支節矣然講章亦覺陽明之未安而加期望二字其實不必盖今日之我多聞多見自非後生所能及焉知将来不如我之今日對後生之寡見渺聞者説有何礙理而必為之圓融乎愚故謂朱註不能增益一字也

三軍可奪章

此章夫子勉人立志而以匹夫恍勵學者夫人若無志不可以為人志而可奪亦不足以為志雖匹夫之賤苟有其志尚不可奪况士君子讀書稽古有名教綱常之責而乃随俗波靡不能自出手眼自立規模挺然卓然砥柱中流曾匹夫之不若矣

但天壤雖大民物雖衆有志者實少故夫子把志士與仁人並稱而以殺身成仁許之此豈易得之數哉故以志士責人人多退讓不居今以匹夫責人人亦退讓不居乎誠知匹夫之志不可奪則學者之志當不甘出匹夫之下奈何以饑寒困其志以勢利靡其志以井廬妻子惑其志以交遊聲氣誘其志以擧業科名溺其志以記誦口耳喪其志以異端邪説眩其志以色厲内荏欺其志而余直以一言決之曰無志士而無志真匹夫之不若矣

衣敝縕袍章

看首節註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末節註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可知不忮不求乃進道之基如中庸為己知幾可與入德謂曉得一門庭從此去入德下二節省察存養方是入德之事子路不以貧富動心是劃得好惡取舍之分明有此根基方好去做為仁工夫非以不處不去便是為仁也　　千地邦問曰進道之工何在曰夫子不云乎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乃進道

工夫不忮不求特高明之質可與造道耳猶忠信之人可與學禮也

歲寒然後章

此與曽子以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贊君子同意不到大節不見君子之不可奪不過歲寒不知松栢之不彫然亦就衆人說在君子則自信有素豈待變故已膺而始勵此貞操耶如易九卦困以辨德只是他人辨若自己何待到困故凡為松栢惜知過之晚與憤世人之無識者皆是閒議論宜

緊靠欲學者必周於德上講

可與共學章

朱子語類此章就教人上說有不躐等之意昔胡敬齋主席鹿洞嘗謂南康太守曰只有兩個人不可與學太守問兩個為誰曰一個是自暴一個是自棄故知除却這兩個人皆可與共學可與共學不必深求愚嘗謂記誦之人可與共學取其多識攻擧業之人可與共學取其文以明道然記誦而不求諸心不免玩物喪志可與適道乎擧業而不

務其正營情得失可與適道乎若知學以為己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可與適道矣然入門仁義道德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與立乎學到可與立必其見之明守之篤非大賢以上不能至於精義入神時措咸宜則顏曽或庶幾焉而外此有未易及者矣　　權有包常變而言者權然後知輕重是也權有對經而言者嫂溺援手是也註謂權輕重使合義則包常變經權在內先王制禮有一定之經如秤上之星分釐銖兩井然不紊故

權為秤錘輕重不爽其衡然事變之来有非常禮所可定者所謂時極勢窮禮當必變又云禮以義起此中權衡便不可以分両計之如湯武不嫌伐君石碏不嫌殺子周公不嫌誅兄皆禮所未有而義不容已聖人權之則變而不失其常問權既為秤錘則物之輕重悉準於是何以當事變另用權權有二則秤亦有二乎曰無二也譬如止此一秤若晋十觔執三紐晋百觔執二紐晋至数百觔執頭紐至頭紐所不能晋則當分秤益權止一而用

權不可執一也

鄉黨一篇

程子謂此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愚謂聖人全像雖畫鄉黨十七節雖詳記夫子平日一動一靜然夫子平日之動靜豈十七節遂能繪出即如顔母在堂伯兄未故事親從兄之禮概未曾記及兄其他缺漏尚多其不能盡得聖人形像明矣大易以龍象乾潛見惕躍飛亢随時變化怎麼繪得故畫龍者只畧露其爪甲於雲霧中而已若要見夫子全像便是一部中庸夫子是箇時中之君子自誠明之聖人又是一部全易夫子其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在夫子只是一箇天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故十七節中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迹當時及門弟子唯有若氣象似夫子而曾子獨得其宗知夫子不可以氣象求之他如有得其一體者有具體而微者皆不能如夫子之動容周旋中禮也然則學之奈何曰自小學不講身心從幼驕惰壞了故日用動靜之間毫不能肖聖人今學者

年雖老大也須從小學做起即未能做小學工夫當遵朱子以主敬補之一法　看来鄉黨一篇全是一敬中庸君子而時中註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則無時不中只是無時不敬耳君子戒懼而時中小人無忌憚而反中如此看来聖人止是自然而敬學者則勉然而敬勉之又勉以至純熟亦自不容少有不敬　篇中所記正字吃緊程子整齊嚴肅是正於外主一無適是正於内

孔子於鄉黨節

困勉錄引蔡曦伯云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辯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莫展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稼書以為此議論殊令人可愧此陸先生體認切己工夫然愚則以為要看本領若無本領則誇示父兄縮舌朝廟者固屬庸流即緘默於鄉曲博辯於廟廊者曾何補於鄉國若孔子居鄉便能使王道行於鄉在朝廟便能使王道行於朝廟恂恂之孔子實經綸之畧便便之孔子特

發講求之素蓋王道本於天德有聖人之天德乃有聖人之王道也　鄉愿亦能恂恂於鄉巧佞之人亦能便便於朝與孔子奚啻霄壤

君召使擯節

看大全小註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此節雖記使擯却兼相在內蓋趨進之後有主賓登階揖讓之文賓拜主主答拜之文直至賓退而主人送出又有門外二拜之文這許多儀節須用相禮困勉錄謂總註相字未見着落想未曾仔細看得

入公門節

按唐荆川全節文過位後補堂下朝拜之禮拙齋升堂又補成拜之禮極合禮文

君子不以紺緅三節

一衣服也而各異其制一飲食也而各有其節淺之為日用之恒百姓之所與知與能精之則性命之理聖人之所以踐形盡性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賢智者務而過

之愚不肖者流而不及焉此道之所以貴中而聖人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齊必變食註謂不飲酒不茹葷葷從草謂葱蒜韭薤香椿五辛也今人指為斷肉食是釋氏之茹素非禮也禮唯居喪不食肉亦非茹素之謂也

寢不尸節

鄉黨記聖於寢門人之用心可謂密之至矣常人之寢氣靜而消非惛惰則放弛聖人之寢向晦宴息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靜涵動之體無而

未始無也聖人之言動猶可矯飾而襲取惟寢不容偽寢不尸聖人之教也

色斯舉矣章

此章註謂上下必有闕文則不宜強解夫子見雌雉而發時哉之歎把自己一生仕止久速之用不覺流露而門人記此以終篇見夫子之日用動靜語默無非時措之宜也

卷之二終

吾廬先生遺書

四書講習錄三

先進於禮樂章

此章書人皆知夫子救周末文勝之弊欲損過以就中不必更贅當詳究先進之所以當從與夫子之不從後進而必從先進之故先要解得禮樂二字明白庶文質得中文過其質俱不蒙糊蓋此禮樂乃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藝首兩件古人童而習之不可斯須去身之物夫恭敬禮

之質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和順樂之質也聲音舞蹈樂之文也先進於禮許多節文度數無非達其恭敬之實心出來先進於樂許多聲音舞蹈無非發其和順之真情出來故以之治心以之淑性陶情以之教家自鄉黨邦國至於化成天下禮樂之為功大矣末季漸失聖人制作之原巧言令色悅人耳目繁音促節動人聽聞自以為衣冠文物之君子可以趨時而諧俗而不知本質日喪風俗日澆始則厭質而趨文繼且并其禮樂之文而去

之則人道胥淪於禽獸矣苟非聖人孰能教正之也哉

從我於陳蔡章

相從於患難常情所不忍忘况聖人子陳蔡之從尤要想其師弟子履險如夷處困而亨不減唐虞之君臣成周之父子而吾夫子與與難諸賢則千古聖賢相遇之奇窮即千古聖賢相聚之奇事也

回也非助章

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幾於耳順矣故顏子亞於生知

孝哉閔子章

夫子只贊閔子之孝註却添友字夫子開口說人不間註却從父母昆弟之言說起此真夫子功臣真善讀聖經者蓋從父母昆弟之言說起則人不間三字方不落空添友字則昆弟之言亦有着落夫子不並稱其友者可兼友也

南容三復章

有言無行修士所恥言必顧行自不妄發故不獨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為取禍之道即一語不經失之淺陋或好為高論不衷典常凡鄙悖之所當遠者即白圭詩人之所謂斯言之玷也張子云言有教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則言之有教者且不足貴况言之不可為訓者敢宣於口哉朱子敬齋箴云守口如瓶其凜此歟

季路問事章

未能焉能非駁其問得不是乃詰其問得無序蓋人鬼死生理一而分殊註謂幽明始終初無二理鬼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中知死之道即在知生中理一也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由明而幽由始至終必誠敬足以事人乃能盡誠敬以事鬼神必原始而知所以生乃能反終而知所以死分殊也

曹秀先問曰周公自謂能事鬼神衛靈公之不喪以祝鮀治宗廟則事鬼神別有道乎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周公制禮作樂所以理明者無所不至其事鬼神也豈有二道哉鮀非能盡事鬼神之道者然靈公用之為宗祝亦克修其時享以不怨恫

於鬼神耳是未可與周公並論也

閔子侍側章

世教衰民不興行大都委靡不振故必有剛德乃足以仔肩吾道而維持名教聖門閔子諸賢誾誾侃侃或和悅而諍或剛直外者皆是是非非無所隱互俾大經漸正廉恥以立剛誠載道之器也特不可太過若子路之行行則過剛不中如易之夬卦九三壯於頄有凶註謂剛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如是則有凶道矣行行註云剛

強之貌即壯於頄也

回也其庶章

夫子每以回勵賜蓋聖門之聰明莫如回其次莫如賜而此章則先論造詣回之近道以其至明至健將與道為一也且又能知命樂天屢至空匱也賜平日不受命至用貨財生殖異乎回之屢空然億則屢中其聰明亦過人遠矣賜苟以其才識之明用心於道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亦庶幾於道矣無如未能忘情於豐約其心雜而不純僅使人稱美其料事之智亦末耳此夫子言外之意也不受命勿粘貨殖又勿板對其庶乎若對其庶乎則顏子之近道止在受命上失顏子造詣矣

季子然問章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個字是古來帝師王佐定評其臣二字又是古今達官要職通稱然其臣而能不從弒逆還是聖門弟子方有此節操苟非由求稱恐鄙夫二字又是具臣別號矣　人知以道

事君為愛君而不知不可則止愛道所以愛君

子路曾晳冉有章

行義達道聖賢利濟之本心故夫子誘諸賢以言志以觀其匡濟之略自常情而論夫子當嘉三子之才而不取點之蕭然無與於世也乃夫子於由之言志而哂之於求赤之言志而默無一言偏開顏於鼓瑟之點蓋取其一種雍容之氣象與對時育物之襟懷也點未喻其意俟三子出而詢其優劣及夫子答以各言其意並無優劣又疑二子之

不見哂而逐一探其消息以証與己之深情而夫子卒無所短長也則可知哂者特哂其言之不讓非哂其為邦與者乃喜其所見之大非與其不為邦註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是解鼓瑟希至異乎三子者之撰一段看其動靜之從容與程子作事時甚敬同一規模但點只見到不可欠闕時候程子則直做到不至欠闕地位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三句

正解暮春者一段點之志與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同視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破三子之兵農禮樂不足當其一瞬講作隱士風流固不得講作老莊放曠益不看看其本領直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安得不獨契聖心喟然一歎實取其見地之大非取其不仕為高也

顏淵問仁三章

顏淵仲弓司馬牛一連問仁而夫子答之各異顏子亞聖也仲弓大賢也司馬牛士而希賢者也高下淺深分量不同故夫子之教亦因材而篤顏子資質剛明純粹非仲弓以下諸人所敢望故夫子以為仁第一義告之克己復禮所謂一帖藥便見效如人元氣本完固些小病痛亦易於除却其工夫亦直峻絕非顏子地位不能有此力量他人便承當不起故朱子以為乾道乾至故克字有摧城撼壁之勢截蛟劇虎之力又乾以自強故主克己乾天德也有天德便有王道其效甚速而至大故

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乾以易知其幾在我而無難故為仁由己不由人四勿字有旌旗所指敵人望風而靡氣象註提出人心二字便是四勿主腦故程子四箴俱就心上用功有此四箴已包范氏心箴在內矣主敬行恕何以為坤道蓋坤道至順剛健不如乾而持守有常無殲馘廓清之勇而有深溝固壘之守朱子謂克復索性豁開雲霧見天日敬恕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其無人欲着力淘盡沙泥方見清泉者此也坤為地地道職載故敬

者德之與坤主利故恕為推己及物如見大賓有整齊嚴肅意如承大祭有主一無適意胡敬齋謂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又謂正容體整威儀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適此等處學者當細心體會方好下手做主敬工夫敬則大本已立恕則大用已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忠字便在裏面皆離不得這敬說此做去積日累月便到得私欲淨盡天理渾然地位曾子所謂一

貫即是此理持敬行恕工夫有積漸故邦家無怨效驗亦有積漸俱為坤道不及乾復歸仁工夫直捷而效亦神速也然主敬工夫徹上徹下夫子於樊遲問為仁亦以居處恭執事敬告之故朱子謂克己固不消言敬然敬之至則亦無己之可克矣可見學者但當主敬二程子及朱子俱以一敬字教人也即如因司馬牛易視言詡而子訓以為之難註云心常存故事不苟若非居敬心何由而常存哉

足食足兵章

食兵信缺一不得古者寓兵於農井田立而食兵兩足學校設而教化漸行三者一時並行滄柱謂民信在兵食後者以富國強兵數年可至漸仁摩義必積久方驗不易之論也不得已而兵可去更不得已而食可去常人之情一聞去食未有不群相驚駭以無食必死斷不可去夫子輕輕說一句自古皆有死把常情之所可哀可懼者視之直如晝夜寒暑沓不足攖情此五字如一服清涼散令

人燥熱俱消然後說出民無信不立一句來十分隆重十分緊要見得天柱賴以豎地維賴以奠民彝賴以存全仗此信信一去則天柱已傾地維已裂民彝已喪真是無所容身於天地之間故曰不立猶云無住足處耳比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更甚彼特不可行此并不能立可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乃萬不容已之事萬不能去之物也

子張問政章

居之行之要切政講居謂存不忍之心政之未施

時切痌瘝民瘼之念行謂行不忍人之政政之將施務去苟且緣飾之弊講章謂無倦以忠一誠盡之不知聖人教人不如此徑直說箇無倦便有許多提撕警覺工夫說箇以忠便有許多省察克治工夫　須是時時提省使之無倦事事勉強使之以忠方合夫子訓子張之意

季康子患盜章

患盜而問無非欲求捕盜禦盜之方乃捕之無術禦之無計將見藏於東而生於西真是魯國第一

策問卻難以發策一經夫子發揮不唯盜不足患而且無盜之可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二語是千古弭盜良策人只曉弭盜不如安民而不知清盜只在清心取非其有上之人滿腔是盜於民何尤故去一心之欲即所以絕萬民之貪古人云禁民之暴在導之以仁息民之爭在引之以讓賞之不竊仁讓之化也仁讓之化自不欲始

君子成人章

論仁知之德成己所以成物但此章成字要切人之美上註謂成其事非空說成物道理要知君子是箇積美之人小人是箇積惡之人扶陽抑陰崇正黜邪君子之本心故遇人之美如膠漆水乳之相融不玉成之不已其見人之惡如冰炭薰蕕之不相入不鋤斥之不已註中所存就性言所好就情言君子之所存天命之性也所好正大之情也小人之所存嗜慾之性也所好邪慝之情也要知君子成人美不成人惡與小人之成人惡不成人美俱有多少苦心多少措置多少委曲周旋乃古

今來崇獎正類者每不及夤緣匪類之衆而寵遂兇殘者恒不及斲喪善良之慘然則仔肩名教者可不知所用力哉

子張問士何如章

是聞非達剖決分明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分疏曲盡一箇是表裏如一內直外方一箇是瞞心昧己口是心非一箇是檢身靡及不自滿假一箇是自以為是肆無忌憚兩人心習邪正判殊兩人學術誠偽迥異邦家之達如泉源然源深而流自遠邦

家之聞如雨集焉驟盈亦驟涸達者闇然自修初若與世扺牾然誠能動物感孚之理自然不爽闇者闇然媚世已自見斥高明然欺世盜名訣聞動衆流俗妄稱此章書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脚學者當知所決擇而奮勉矣

樊遲問仁章

極愛人之量不至使萬物皆受其惻隱不足盡仁者之恩施極知人之量不至使萬物各經其區別不足盡知者之精核仁知之用首節已各說盡因

遲疑其相悖故夫子合仁與知言之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知即仁之用知乃所以成仁遲又疑夫子專言知而舉以問子夏子夏只就舉錯二語而知夫子不止言知因舉舜湯之選舉而不仁者遠依然是夫子舉錯能使意特援往事以証之耳或疑此章知重於仁非知無以成仁愚謂既云知以成仁矣則知乃仁之用何得云重於仁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使天下蒸蒸向化知也即仁也分殊而理一也

曾子曰君子章

今人以聚友作括帖工制藝為文會此適以妨道而非能明道也若果參究聖經互繹朱註彼此發明聖賢語意則亦不害為明道之功乃群相與揣摩科名之技鑽研售世之資胸中牢記幾句對講章以為秘本是其心已與道違矣烏能講學致知以明道乎今人黨同伐異互相標榜以為連聲氣而實逐勢利並無規過勸善觀摩砥礪之益豈能望其有輔仁進德之美乎故今日且莫輕言會友

先要問自己所學何學學不為己而專事舉業文雖富而道日晦未必能交通儒抑勿輕言取友先要問自己以仁為己任否若不能身體力行而馳情結納交雖廣而進德無基竊恐見斥高賢此章曾子示人取友之益而愚則欲學者先有受益之地蓋學不為己無用講學已不為仁何取友輔學者真欲窮理修身自然視朋友如性命饑渴盡一己之識見苟偏必藉朋友講論反覆明辨以求至是一己之私吝苟積必藉朋友規勸晨夕切磋

精神益奮明道進德交賴於友此朋友之所以切於人倫而尤足以綱紀人倫者也

子路第十三全篇

此篇三十章言為政者十六大要歸本於正身其問或因問政之人有高下淺深故語政不一或悲世憫俗規時度勢究論猷為子路初問政告之以先勞未及乎衛事也及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則為政於衛自有急務乃由聞夫子正名之言而迂之而夫子斥其為野因極言名不正之害

蓋君者子民者也衛君無父何以子民其與魯三桓之無君無以莅臣一也故衛之當正名與魯之常定分皆為政第一義而惜由之仕輒求之仕季閭於大義而貪食其祿也曰富曰教王政之大經古今為治之要法孟子所謂不忍人之政是也有恒産者有恒心民不富教不能施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百官無以養廉不能作忠王制府史胥徒皆有代耕之祿故吏無常祿必至侵上而漁下然制祿必先分田分田必先定經界胡敬齋謂以田為毋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是也民産一制則十一而賦國用足矣四民有業崇本抑末禁僧道游手而盜源清矣寓兵於農而餉不匱矣制節謹用餘一餘三而荒政有備矣至於化民成俗當正君心經筵講官務選儒臣啓沃論思必資賢相若夫用人必資選舉選舉必先德行道藝學校之政當依明道教養選舉之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之掌即伊川之學制晦菴之貢舉私議尚煩謀卷終是費力至若後世純用制藝

取士有空言而無實用非惟不能得人以分治而士不務德行道藝其廉恥風息名為士而實與市井無異矣春秋之時井田學校具存特修舉廢墜耳夫子若見用於世富之教之以厚民生以復民性期月而綱紀布三年而治功成不俟遲久而黎民於變四方風動有非善人之為邦所可仰希其萬一也蓋善人不過資質醇美既無盛德化民之大本又無厚生正德之良法特樽節愛養寬刑薄稅與民休息其功必俟百年其效僅至勝殘去殺

蓋未足語於王道也　廖道稷問曰王者之仁民何以亦需之三十年豈期月三年之治尚未足語於仁乎曰程子言之備矣語其感德化神則中和位育之效立道綏動之功過化存神之妙如影隨形如聲應響夫且無待於三月何況三年必世語其綱紀之施號令之布自有次第而教化之浹洽必積久而致如造化之於草木陽和涵而勾萌畢達寒威降而夭喬立妄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用至其生成之序則必由勾萌而甲拆由甲拆

而敷榮由敷榮而盛大由盛大而堅強由堅強而實落由實落而推朽其間薰陶漸被之功夫豈一旦夕之力所能及哉此王道之所以無近功而博厚高明之盛必徵之於悠遠之後也彼宰莒父而戒以無欲速見小蓋欲以王道之大勗商耳

定公問一言章

邦之興喪係於一言一言之可以興邦喪邦只在啓人君敬畏與驕傲耳可知邦之興喪係君心之存亡君心之存亡在一心之敬肆其幾至微其效與禍至大

居處恭章

此與告仲弓問為仁大同小異出門使民偶舉一二端以該全體此就居處執事上切言之與人忠則恕以及物可知執事敬王陽明謂一心要在天理上不知離却人事天理懸在甚處人事之當然便流露出天命之所以然夫子說箇執事敬極有準則異學假借不去之夷狄不可棄只是勿間斷朱子謂一時間斷則一時心便死了心如何會死

舍則亡亡便與天理隔絕非死而何

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有恥身分甚高必志於聖賢然後恥己之不如聖賢志於仁義然後不仁不義之事雖小不為不辱力量極大必材足肆應禮可化強剛不屈物不持行人無失詞己也其次則孝弟稱於族黨又其次則信果之硜硜或取其本立或取其有守俱足當士之目到今之從政便不算作士然則趨走季庭者其無士品必矣

不得中行二章

此章書先要分別得中行狂狷并註中謹厚之人各家身分清楚方知夫子本欲得中行而與之以中行之士無過不及可語於中道若狂則過於知狷則過於行過於知者則行有不及過於行者則知有不及故俱用激勵裁抑方可進於中道至於謹厚之士唐荊川謂與狷者不為不善亦若相似但狷者氣象太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厚之士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厚者

徇乎物此確論也又要知謹厚之人尚是淳良一道若鄉愿則全是詐偽不惟不可入堯舜之道而以偽亂真為吾道之蠹夫道本至中體之必以誠狂狷雖失之過不及然一片真心未改猶可甄陶之以至於中此夫子所以有取於一偏之士而深惡夫偽妄之徒假使世無狂狷謹厚之士亦善人之亞而有恒之倚也與之漸摩砥礪雖未敢遽望其根拔有為或亦能觀感而興豈至如鄉愿之陰賊吾道顯以樹斯道之敵者哉第七篇由聖人君子而思及有恒此篇因思中行狂狷而亦戒人之無恒然則有恒為作聖之基狂狷而外其有取於此也歟

憲問恥章

此章全是激思以有為把不能有為與不能獨善並屬可恥則知思之辭粟於為宰之日雖自負廉介而其不能有為即可恥也孟子仕非為貧章說得透快古有為貧之仕因引孔子為委吏乘田以為法觀於會計當牛羊茁壯即為貧亦不苟祿若

立乎人之本朝則爵已尊祿已厚便當致主於堯舜而躋生民於三代矣而乃道不行焉則非時不可為必其才德不能有為時不可為而苟於富貴才德不能有為而覆餗貽誚孟子曰恥也即原本夫子訓原思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之意今日吏與諸生講明不必竊祿於朝方為可恥即處西席則以生徒之經明行修為稱職若居幕位則以主人之政肅民安為稱職不唯此也士人蕭然遂戶縱不資升斗於人然亦當窮理修身為鄉里羽

儀使人感化於善方不羞衣恍飯古人云畫有為宵有得可知有為亦隨時隨地隨分可以自畫不必專就有官者言之也

克伐怨欲章

總註潛藏隱伏四字是不行真諦病根既在乘間竊發制得一時少頃迸出以此為仁何啻霄壤若克己工夫則將克伐怨欲根株盡去不留絲毫在內己克而禮復仁不待外求矣錢吉士文講可以為難矣節云人欲即去天理未覩適得孤危而已

向以為名言今看來不行非能去欲也人之一心本具天理擗意一生邪妄並集若戒懼謹獨則萬理森然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宣有人欲既去而天理未覩者哉況克伐怨欲之私發於人心者以道心制之而立靡惻隱羞惡之良發於道心者即經梏亡之餘而不能泯以道心命於天牢於性泯滅不得所謂桀紂不能亡道只自不由耳故遏之不行朱謂註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是也　黃永年曰如顏子只有纖微私意未淨處故已克而禮即復若學者則去欲又當存理極是

有德者必有章

有德者闇然內修並不欲以有言見也然誠中形外實不容掩故必有言有言者秉經酌雅何嘗不自居於有德也然才華外見躬行未逮故不必有德仁者洗心退藏並不欲以有勇見也然內省不疚浩氣充塞故必有勇勇者無所顧慮何嘗不自居於仁也然過剛則折恃力終餒故不必有仁世之欲以言勇自見者奈何而不修德行仁哉　造道之言足以明道終非己有仗義之勇足以扶義終為偶激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春秋之羿奡勢正赫赫春秋之禹稷德亦孤危援古証今數或不齊理當不易夫子之不答自當照註以羿奡比當時之有權力以禹稷比己說夫子俟其出而贊美之君子贊其品尚德贊其心蓋取其灼然知天道之常而不惑於數之不可知也

愛之能勿章

上句能勿全是至爱流露有不忍不如此之意下句能勿全是大忠披揭有不敢不如此之意勞與爱相反而相成誨與忠相需而相濟爱不以道以禽犢視子也忠不以道以婦寺自待也勞與誨爱子忠君之道也

子路問成人章

才全德備當依稼書指知廉勇藝上說知廉勇是德藝是才合之則四者俱可言德下節忠義授命久要不忘只有廉勇之德而缺於知藝禮樂故為

成人之次

子問公叔文子章

不言不笑不取廉静之質也果不虛傳猶足取以風世若時言樂笑義取時中之學也稱之失實文子烏足以當之聖人之衆好必察如此

晉文公譎而三章

晉文之譎全不足取齊桓之正亦只就外面上看蓋以力假仁其心皆譎而取伐楚一事言之則桓猶為正也伯者如是伯佐可知故夫子於管仲取其九合之功一匡之績而有仁者之功不必因其不死相桓責其不仁也子路子貢論管仲非仁就心德上說見賢者心術之端夫子許管仲為仁就功業上說見聖人論物之平自程子以九弟之倫論之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非忘君事仇者之所得藉口矣

公叔文子章

薦賢為國人臣第一義後世有植黨營私者矣故註中三善事君首重

子路問事君章

范註就子路說則犯非所難若概就事君而言犯尤難於勿欺必犯而後見勿欺之實人臣稍知大義誰敢欺君而逆鱗之批非才德兼全者未易能也

君子上達章

註循天理徇人欲是上達下達之原須知戒慎恐懼又是循天理的階梯怠惰放肆乃是徇人欲之熟徑上下之機分於一念之敬肆可畏之甚也

古之學者章

高為早問曰南軒云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朱子極賞心何也曰正誼明道無所為而然者也若謀利計功則有所為矣

蘧伯玉使人章

聖人聞公明賈稱文子時言樂笑義取則曰其然豈其然乎何其疑之甚也聞使者稱伯玉寡過未能則曰使乎使乎何其信之深也聖人抑虛憍而崇篤實若是

曾子曰君子思章

緝熙敬止聖人之艮也素位不願外君子之艮也程子釋敬字為主一無適便是思不出位工夫思不出位即是思誠

君子道者三章

此章無能難看自道尤難看要曉得非夫子不能見到仁智勇之盡頭不憂惑懼之極際其無能行實自歉為無能總是望道未見之心自道之為謙詞又要曉非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不知無能之為夫子自道蓋聖德之盛不自知其謙也

不逆詐章

不逆億而受人詐疑逆億而詐疑百出靠逆億以燭奸奸未能燭而滿腔都是鈎機隔膜便為胡越此逆億之私斷不可用也然則純用誠樸不設機械人自不忍詐疑乎未也楊氏誠生明之說列於圈外學者未至未可驟語此總之要窮理以理燭事洞如觀火不用逆億情偽立辨然窮理當先主敬敬則私意不容而本心自虛乃能考究是非研

悉真偽敬則天理自存而天君常泰乃能是非不昧而真偽弗遁先覺是不待詐欺之嘗己而吾心了然預察此為可貴也

莫我知也夫章

下學不是參話頭上達不是頓悟學得一分只達得一分學得十分乃達得十分學之不已達便不已在聖人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即學即達無下非上下學而上達着一而字便有循序漸進之意與吾十有五章一意蓋自言其進學之序以勉學者

耳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此天字指氣數上說知我其天此天字指帝載上說惟聖人與天合德聖知天天知聖聖人不能與運數爭故不得於天理合不怨

子路問君子章

修己以敬是精一執中之心法博文約禮之主腦見賓承祭之全相只一敬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安人安百姓總不出修己之外程朱教人主敬真得孔氏之家法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後世陽儒

陰釋之學止坐信脩己以敬一句不到亦坐看脩己以敬一句不明只寂守此心便墮空虛一遂為害不小中庸戒懼謹獨而天地位萬物育篤恭而天下平與此一理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乃為學之目敬則所以成始成終為擇執之樞紐也故離擇執而言主敬便入異學舍主敬而言擇執曁不屬己朱子大學或問不可不熟究也

賜也女以予為章

一以貫之與第四篇同然知行迥別曾子真積力久就躬行上說子貢積學功至就致知上說故曾子之得力全在忠恕上用功子貢之得力全在學識上用功由學識而得聞一貫即朱子補格致傳所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的時候也

　謂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似指學識為下學為博文又謂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愚謂此等處　尚講得没分曉與朱註彼

以行言此以知言不見清楚當知曾子之下學專在忠恕上子貢之下學專在學識上其上達亦各就知行上漸達到原頭至於博文約禮又是夫子教門人知行並進工夫博文即學識約禮即忠恕今以一貫為約禮殊欠仔細約之以禮謂守欲其要故動必循禮正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力行之事尚未到禮之一也怎麼以約禮便指此章之一貫如孟子所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約字方可語於此章之一貫

子張問行章

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八箇字是立與在與全相與曲禮無不敬儼若思一樣總是功夫無少間斷干建邦問曰忠信篤敬如何見得曰只是存注於心隨處不忘耳若講作無形而若有形無像而若有像便是癡人說夢

志士仁人章

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一樣仁就其心之不忍上說義就其心之有恥上說理當死而求生於心有不安但求安於心自不忍貪生以害仁故殺身以

成就其不忍之心孟子看得偷生負義之可恥故舍生正以取義其實取義即是成仁無二道也要知殺身成仁本領在平日然諾不欺一介必嚴上來若平日公私邪正之分辨不明義利趨舍之閑守不定到見危之日安肯授命耶

顏淵問為邦章

聖人與顏淵論為邦之道只二十八字耳卻包括三才損益四代禮樂備而儆戒深使有二典三謨氣象時以承天輅以行地冕以尊人三才著矣行夏時則敬天勤民之政統寓於中乘殷輅則致雕淳固之治悉具於內服周冕則綱紀文章之制畢見於斯而大禮以舉樂則韶舞而盡善美之大樂作焉然天下以禮樂而治而其亂也則以鄭聲佞人張子所謂唐虞君臣更相警戒者此也故夫子論為邦大法既立尤嚴大戒所以示有邦者所見皆正人所聞皆正音庶聰明不蔽於近習而主極以立王猷允塞矣　春王正月諸儒聚訟不已自程子引夫子論為邦曰行夏之時因謂以夏時首

春垂法後世周正紀事以示遵王胡氏遵之奉為令典不思論為邦而用夏時者乃師弟子損益百王之私議因魯史而作春秋豈可用夏時以冠周月為下不倍之義何居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此為不易之定論也　曹經問曰朱子以建子稱春則何以垂法後世曰建子稱春從魯史也舊史只書春正月夫子增一王字於春之下使有尊之義存其中蓋一以示大一統之義一以示周之正月非春也春乃

王之正月耳隱然寓有時令不順後人當改從夏之意又妙在渾涵不露如明鑑照物妍媸在彼而鑑不與真化工之筆也　論語是夫子斷制議論私立文字故可云行夏之時春秋是天子代魯史做口氣文字便不可武斷故只得依他書春王正月春自是建子之春但於口氣内加一王字於春下所以示列國當尊周在此一字所以著周正不順時令也在此一字所謂言者無罪聞之足戒若如伊川以夏時冠周正則春秋非尊王之書而言者

有罪矣

人無遠慮章

註引蘇氏亦比喻之詞耳要知士君子若無張子四為之心而徒區區為衣食之謀身家之計得遂所欲則驕淫縱肆禍機已伏不遂所欲則悲愁哀乞怨天尤人是得與不得憂在眼前若能遠慮則暗室屋漏之中時凜曰旦曰明之懼而内省不疚俯仰浩然故慮在於遠必無憂於近學者當猛省焉

躬自厚章

何以責躬當厚而責人當薄莫作報施上要玩註故身益修故人易從供就成己成物盡己性盡人性上講譬如致知自己當窮到所以然上若責人則只到得當然便住蓋所以然之理在人自悟非可強繩也又如力行自己當踐倫盡性必求無幾微之少憾若責人則只到得循規蹈矩不能踦人之忠也如此看來方見得厚薄之分原係處己接物之道合當如此並非為遠怨而然而怨有不期

遠而自遠者乃吾學中自然之驗也今人作文講向我盡愛敬於人而薄責人以愛敬我其獘只是不信註耳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以制事禮孫信不在義外然無禮孫則義恐以太方忤物無信則義又恐有初鮮終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不忮不求二句夫子不許子路誦之終身以為何足以臧恕之一言便教子貢行之終身蓋不忮不

求不過審於義利公私之分只好守得自己無過
並不能推己以及物以造於大公無我之域故不
足以畢終身進德修業之量若不欲勿施則中庸
之由致曲而至有誠由有誠而形著動變者此也
孟子之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也行之終身
無少間斷則私欲日去天理日全而仁不外是矣

吾之於人章

斯民也節不讀或問不知朱註之苦心真字字稱
停而出今學者並不曾詳看或問亦不細繹朱註

硬將三代指君說或指三代之民說總于註意不
合即于經意不符其弊在於不重念經文斯民也
一句下句要細認所以二字使從民心之公源頭
上說來　可稱服膺朱註者却於此章書看
得不分曉反譏胡雲峰將所以二字看得太深讀
得太重意欲主張三代聖王說其實與註相背即
於經文相背嗚呼　且然況其他乎

人能弘道章

人為萬物之靈體是天地之塞性是天地之帥晚

却云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然則物亦有氣物
能弘道乎即以人為氣亦要說氣之秀而且靈者
耳　弘道身分不同有生安自然之弘有學利困
勉之弘但總屬人之能道字不可講作天地陰陽
之道只就人身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道　所
說極是但說弘字尚未條暢所云由賢至聖由聖
至化神亦於弘道不明白註引張子心能盡性又
太深微愚謂大學八條目便是弘道樣子自格物
以至知止使道之全體無不明自意誠以至平天

下使道之大用無不行非弘道而何而非人何以
能知之至而行之盡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參天
地而贊化育也哉如此看來似更透白黃四如謂
弘有二義萬物皆備是弘之體擴充四端以至保
四海是弘之用於理亦是但不若就大學八條目
講弘道為無遺漏也　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
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此語至精學者當深思之

民之於仁也二章

曰蹈仁須是踐履又曰當仁更要仔肩踐履者身

體而力行之也任肩者負荷而承載之也　或疑殺身成仁亦似蹈仁而死而夫子以為未見何也曰殺身成仁是捐軀以成就此仁乃見危授命之時蹈仁而死謂平常無故因蹈仁而罹死此決無之理也子路之死於衛君子猶惜其傷勇傷勇則不得為蹈仁矣　讓美德也凡事推功讓能極為美德仁却具於心不能推以與人且足乎己無待取之於人只要身體力行以仁為己任若讓之於師是自棄於師蓋師是先我而當仁者且勉我以

當仁者懷一推遜之念適為暴棄之根也

辭達而已矣章

此夫子示人修辭之法得此意以誦詩讀書直可予奪漢唐六朝尤不在眼孔矣

卷之三終

吾廬遺書

四書講習錄四

季氏將伐顓臾章

昔者先王節數陳義理以示顓臾之不可伐自卯也開有國有家以後四節又因季氏貪欲非義理所可動其悔心於是指陳利害以懼之不均不安傾覆立至分崩離析禍見蕭牆季氏之貪縱不畏義理能不畏利害乎冉有與之同謀又能不內悔而思匡救乎卒之顓臾之伐遂寢仁人之言其利

溥哉

天下有道二章

道王道也禮樂征伐是也然必有天德方有王道惟天子能建極綏猷故百辟其刑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是也天下有道不是有權勢總註通論天下之勢此勢字指理勢言不指權勢言然又要知道不易有必天子修德行仁王道四達乃可稱有道也譬之人身心為政府禮樂征伐也性為大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也自

天子出則天命天討大君之聲靈即天所賦之性也自諸侯出之禮樂征伐則逞其私心非復天命天討之公矣自大夫出以及陪臣執國命則外奪於耳目而心已曠其官矣其所失之世數聖人亦度其理勢之自然而已若以權勢而論有道無道則秦皇漢武亦可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而得謂有道乎哉　政在大夫與庶人私議自指春秋時說兩提天下有道聖人望治之心也　祿去公室即實指魯事以驗前章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之說也

益者三友章

自己喜聞過而後直友願進忠告自己居心篤實而後諒友樂獻其誠自己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後多聞之友樂與講習討論故益友在人取益在己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不能取益則損友不速而至不免匪比之羞矣

益者三樂章

樂者情之所嗜意之所鍾有固結而莫解者然損益之分判於理欲益者之三樂俱發於秉彝好德之良損者之三樂俱生於嗜慾攻取之性樂在三益則日進乎高明樂在三損則日究乎汙下學者能謹之於好樂則去損就益當知名教之內乃真樂地而嗜慾之途實為禍機矣

君子有三戒章

先王之世民生有教少之時教以學樂誦詩舞勺舞象皆所以調護其未定之血氣而使之以德藝易其聲色也及其長也教之以大學修己治人之

道至三十曰壯始授之室四十曰強始仕皆所以抑其方剛之血氣而使之強力於德業而勿爭勝於技能也至於六十不視學七十致仕又皆所以休養其既衰之血氣而使之知止而勿貪得也世教既衰聖人慮生民之為血氣所使也則示之以隨時知戒而已耳

君子有三畏章

註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然則君子之三畏關係在知上小人之不畏與在不知

耳畏非空空畏懼要収斂身心不使一毫之私意襍於方寸之内萌於念慮之微必使静與為存而天命之大本以立動與為察而天命之大用以行自出處進退之大以及起居食息之微凡身之所具則視聽貌言必踐其形也身之所接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必盡其性也故天叙天秩天命天討無一而非天天體物而不遺亘古今通晝夜無一時之或息既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而全而畀其理於人統而具之於人心然天理之得失係人

心之存亡人心之存亡係一己之操舍畏者操心之要法也薛文清公有言曰敬天者當自敬心始未有不敬其心而能敬天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即畏天命之謂也知之者明其當然而不容已與究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知之真則爾室屋漏之中時凛曰旦曰明之懼而大人則全盡天命之人聖人之言則闡明天命之理畏之者師其典型奉為蓍龜也

生而知之章

此章人皆知重學字固也不知聖人勉人當學意全在上下二字儆醒人蓋人誰不慕上無如生知不世有遂生自棄之念不知學而知之者即次之不必羡乎生知也困而學之者又即次之更不必羡乎生知也可見學並不分上下惟困而不學乃為下愚如此看来方見夫子激勵學者之意

君子有九思章

儼若思思之體九思思之用心主虚也不虚則不能思心之理至實也思則得之鄧潛谷曰九思不

慎是無心也語極儆策學者宜深味之

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夫子之時尚有顏曾閔冉之徒降自後世豈易見其人哉　隱居求志居仁由義也窮居不損行義達道仁育義正也大行不加

齊景公章

此章當為世俗艶富而恥貧者説富如景公富之極矣貧如夷齊貧之至矣而無稱在彼稱者在此

然則何以富為哉

子曰性相近二章

註兼氣質而言兼字煞得有深義便是緊鮮成之者性太極圖說眞精妙合道理蓋天命之性非氣質莫麗氣質非理莫立雙峰饒氏亦知朱子兼字之精但遂議程子專言氣質之未盡不知說箇兼字固已就氣質而言矣朱註已明說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必先註明兼者見天命之本不雜於氣質而就人所稟受而言則已兼乎氣質夫

子所論相近正指氣質之性也雙峰乃謂若論氣質之性稟受不齊又不相近則欲贊朱子兼字之妙不道先儒夫子相近之旨矣不思稟受雖有美惡之不齊而美者未必皆賢智惡者未必皆愚不肖此為相近耳程子圈外註原與朱註一意而語氣未若朱子之融洽故列之圈外非以其不知拈一兼字也　揚雄言性惡韓愈言性有三品雖皆指氣質之性言然尚細體夫子此章之訓則氣質雖不齊猶不甚相遠其惡與三品之異皆因乎所習耳豈氣質之本然也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章書承上氣質之性朱子謂就中摘出懸絕者言是也上智是不待習而自善的人下愚是不肯習而暴棄於善的人夫子於此章只論氣質之性有此兩種判殊之人不曾說到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也如程子之言則不名之為下愚矣故程子自是概論人皆可為堯舜道理然不移與可移道理並行不悖若將生而知之者一章打並看則聖人原欲人學以變化氣質雖困知猶不遠於上

必因而不學乃為民之下下即下愚然則下愚亦係不肯學之故耳非必不可移者也而此云不移者語其究竟自絕於善者言之耳譬如病需服藥下愚乃諱疾忌醫至死不悟之人彼自不求醫治耳謂藥不能治豈理也哉但不求醫治而死之人又豈醫藥之所能療耶道理須看得融會貫通則程子之言實羽翼聖經非與經刺謬也　下愚不移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詞又歎息而哀矜之詞蓋惡其不習憫其終不習也

子張問仁章

註簡括精切令人不能體會轉說轉遠名為分析實病支離云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則知心不自存必行五者而始存心存而無間而仁之理自得凡以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總無當於註意也勉齋極有體認而以心存理得分體用亦欠精確益人之心有體有用體原藏仁之用用乃顯仁之體茍心有未存則靜而昏昧放佚無以為酬

酢萬變之本動而欲動情勝無以達日用彝倫之用故夫子以五者示子張以存心之目能行五者即存心之切也行之於天下而無適不然則心存矣心存則仁理之體用悉周故曰為仁矣理之得也固不在心存之外要非心之存而無間猶未足語於為仁也夫豈以心存為體當理為用也哉

女聞六言章

講章謂不曰六德而曰六言原未嘗實有諸己也是泥煞言字為語言說話不信朱子六言皆美德

直可發咥如周禮三物遂把物字泥為民物之物可乎又解居字為非因起對而命之因他粗率少精細故要他靜坐潛思然則顏曾在夫子側必不命之坐矣諸如此類皆支離害義之言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此好仁在好學之後好仁不好學這好仁也不是好得不真正坐知之未真故其所好之仁未能無私心而當理只是姑息煦煦之仁餘可類推講章謂好得真便去學了何得有蔽則是好仁乃係假好若真好仁自然好學成何說話

何莫學夫詩章

夫子說詩之益人如此小子之所當學令之士人誰不誦詩能感發志意否能考見得失否能和而不流否能怨而不怒否能事父事君否能多識否不能也不能非詩之無益於人人以口耳讀之自不知求益耳故呫嗶之學昏而無得也　王裒誦哀哀父母二句而痛哭流涕門人受業者為之廢蓼莪詩之感人如此季札聞歌列國之風而歷言其得失詩之可以觀如此餘可類推

子謂伯魚章

聖人教子以爲二南誠意正心之功修身齊家之化也勉之以爲戒之以不爲聖人之教子而凡學者當知所用心矣　此爲字與上章學字當依陸稼書作身體力行以誦讀訓之太淺然身體力行似偏就行上說愚謂宜作諷詠而深思之深思而力行之

禮云禮云章

仇滄柱云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是也有行禮奏樂之本先有恭敬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錯先有和樂之意而後有鐘鼓之鏗是也愚謂朱註敬而將之云云行禮奏樂之本也程子禮只是一箇序云云制禮作樂之本也當參看

色厲而内荏四章

錢吉士有此四章文字雖涉尖酸然却似天造地設文字足以醒世穿窬之盜尚畏人知德之賊則自以爲是肆無忌憚如白晝搶劫矣此種盜賊都是士人爲之其窮而在鄉則言仁言義自負有德夫子斥之曰德之棄也蓋不容其以口耳之學惑人視聽也其達而在朝則小忠小信自結於君而事君者共歸之夫子狀其無所不至蓋不容其以傾險之術禍人國家也所謂唯仁者能惡人惡之深絕之至然後天理民彝炳白於心聖人所以討亂賊正人倫而扶萬世之名教也

惡紫之奪章

紫能惑人之視鄭聲能惑人之聽利口能惑人之

志大凡邦家之覆只在是非顛倒利口變亂是非足以蠱惑人君之心志其用人行政盡拂民心邦家安得而不覆亡哉

子欲無言章

註中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所以二字人皆忽看以爲高深隱秘之旨必俟學者之心悟不知所以言指行說蓋言者言其所行也若不行則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之意夫子原是勉賜以行非是立打寂教門也餘則　之說備矣

云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立
論太髙當依註聖人一動一静莫非妙道精義之
發亦天而已蓋行生自屬之天屬不得夫子其理
則天人未嘗有異也　顔子亦足以發註引李氏
則見其日用動静語默之際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由之而不疑顔子是得聖人所以言之意
者

孺悲欲見章

困勉録云後人學孔子者因人而施可也若槩以
此為教法㫖遇陽貨向魋之流有不激而賈禍者
哉觀朱子以脱粟飯胡紘至有落職之罪可為明
鑒愚謂聖人因物付物用各不同當教則教彼有
可教之地也當絶則絶彼自絶於聖人也聖賢有
時措之用而無避禍之術謂朱子落職之罪由脱
粟飯胡紘然則朱子當日直曲意徇物以結遣人
非居易俟命之學矣以此為鑒朱子豈有失哉稼
書失斯言矣

宰我問三年章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居喪有居喪之禮樂故曰吉
凶異禮戚痛慘怛居喪之禮也朱子云唯樂無用
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凡為
人子者不可不明辨而熟講之後世士大夫之家
開弔用鼓吹其亦昧於此也夫

微子第十八篇

註云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當知聖賢之出處庸
行也時中也楚狂沮溺丈人潔身以亂倫孔子引
而教之教以庸行也逸民執而不化孔子推而達

之示以時中也于三仁則發微顯而闡幽于太師
諸伶官之去見僭亂之可傷結以開國忠厚之訓
殷以周初人才之盛則西方美人之思也夫

微子去之章

自俗情而論去者討便宜奴者雖艱苦死者遺極
刑自有識者觀之死者得便宜奴者受屈辱去者
忍悲楚然三子皆一様肺腑非有揀而為之因其
所處各異而所以各行其心之不忍以全其至誠
惻怛之意固先後同揆者也譬之行舟三人同舟

共濟者也微子見舟之將殲救之無益遂去之以延祖宗之血食箕子比干竭力救之明知救之無益而冒死以冀萬一之不殲其奴者漂而不没者也死者當激浪怒濤而漂没者也故奴與死固爲殷而去者亦爲殷皆非有一毫矯激係吝之私也其不曰忠曰義而贊之以仁者以忠義或一時之感激仁則聖人心德之渾全以至誠惻怛之意行其忠君愛國之心夫安可以忠義之一節稱之哉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爲士師章

此章雖缺夫子斷之之語然其爲士師而至三黜其介已見至於三黜而不忍捨父母之邦則惠之和又寓於介之内宜爲孔子之所取也　問柳下惠之和而介何以不得爲孔子之時中曰觀夫子去魯遲遲吾行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惠至三黜不去逆料夫他國之不容使有玩世不恭之意在孔子則視天下無不可仕之國無不可化之人即不忍輕去其鄉而亦不必係戀桑梓税駕以忘世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老不能用因晏嬰累世不能殫其學之沮也但晏子之沮孔子非忌也特學術之異耳觀其一狐裘三十年者不張蓋勞不坐乘以儉約清靜爲本似類于老氏一流

楚狂接輿三章

接輿沮溺丈人等皆一樣志操一樣矯激視世之奔走權門者不啻霄壤然徒知潔身自愛而不知隱居求志之學蓋身可隱而志不可隱也但諸人

雖非中行之士而實具狂狷善人有恒之資夫子所以惓惓欲引而教之不忍其絶人逃世以與鳥獸同群使隱者而獲聞聖人之道以裁其過而引其不及則將化其忿世疾俗之心而切救世憫俗之念縱行道未必得吾徒而傳道庶幾得吾與矣

逸民伯夷章

七人生商周之末季記者稱之爲逸民使見其心主於不可矣夫子未嘗不逸也而不敢以逸民稱之蓋夫子即乾龍也潛見惕躍飛亢隨時而變化

故曰大人　無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但要知聖人時中之用對固執不通者而言方與逸民迥異若說聖人之時中由於戒懼則逸民不是無忌憚小人也

周公謂魯公章

無求備於一人　　謂與器使有別亦大拘無求備內儘包器使在內器使使不肯求備矣不必過為分別

周有八士章

註已云然不可考則繁露逸書之不可憑明矣講章猶欲引之以誇博雅且臆解達适等命名之義直可發哂無如張子記書人之多為不揚也

子張第十九篇

篇首總註備矣第其品次則曾子之言力行而有得之語也子貢敏悟而見道之語也子夏之篤信謹守次之子游之言有直趣本體之槩子張之言不離堂堂之氣諸賢親炙聖人其造詣之各殊已若是矣程子之門即游楊尹謝已不能無疵況一再傳而大背乎程子之旨者多矣非乎朱子明辨而折衷之程子之學安能顯於後世哉

子張曰士見危二章

此二章皆子張之自勵以勉人也曰其可已矣見大節若虧便不可為士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見不弘毅之人不能仔肩名教雖生於天地一碌碌庸人耳其不足齒於士林不待言也抑此言也其在書紳之後乎具此志趣當不為干祿之學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章

門人大約有疑於子夏之拒人太甚處故問於子張若子張聞子夏不可者拒之之說即語門人交當擇勝己者若不可者自當疎而遠之但拒之則已甚耳乃為有救於子夏之失而足開示夫門人今乃為大賢容人之說論雖高而非門人問交之意且啓泛交之漸此朱子所以謂其有過高之槩也

雖小道章

小道不是異端朱子辨之已明註小道農圃醫卜

之屬所包甚廣愚嘗謂除却大學之道便是小道故不特一技一能之為小道也即詞人騷客博極群書涉獵經史滿腹便便然不過口耳之學不能窮天理之源流以體之於身而措之於世即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皆小道也且如刑名錢穀之學吏治之所急需然亦是道之一端習之者未能致遠仍僅可謂之小道曰然則小道是小子之學乎曰非也小子之學養其知能之良習其當然之事雖未入大學而已立大學之根基及入大學則使

之察識其所以然之理而踐之於身以措之於家國天下故小學為大學之階梯非小道也　陶容問曰稼書以申韓為異端則刑名非小道乎曰今之所謂刑名乃曉習律例者耳非申韓之學也

日知其所亡章

知與無忘朱子小註云檢校之謂最精故上句之知與無忘對兩句皆兼知能此章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頗相似皆有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之意

博學而篤志章

向在麻城有友人問余力行何以近仁博學而篤志章註云此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但註既云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矣何以猶不得為仁而只云仁在其中余答之曰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仁體事而無不在人事之當然即天理之所寓盡得一分人事方踐得一分天理若懈棄一分人事便虧欠一分天理惟隨時隨地隨事而勉力以行之使物循其則事當乎理由是行之無間行之益篤則私意去而仁全於己矣然

非窮理之至則有冥行之患縱無私心而未必當理故必先造其理而後乃能履其事學問思辨乃是造其理必篤行方是履其事乃足以近乎仁若學問思辨正討出箇為仁的門路纔好去着力為仁也然此心只管窮天理更不紛心於物欲則心已在腔子裏故雖未及力行為仁而仁亦在其中也

百工居肆章

致道何以須學學何以務致道皆當作箇題目入

思議不可只靠講章不濟事道指人倫日用事物之道非致知則道無由明非力踐則道無由行故致為推致之致非召致之致講章謂功專然後效可集言功效則致為召致矣註前說為重引尹氏說義使全備語類云亦有學而不知道者矣故須後說然究之學而不知道亦不足語於學也

小人之過章

無心之失曰過文則有意掩之其憚改必矣

君子有三變章

程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此即學聖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樣子　彭揆問曰聽其言也厲何如曰吐詞為經啓口皆教

君子信而後章

此章可與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節參看蓋學以立誠為本若反身而誠天德備矣有天德便有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事上使下一以貫之者也　問朱子或問謂子夏之言亦論其常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朱子何故輕語權字不幾使人疑信為無用而別有權宜以事上使下乎曰非也朱子之意謂己之積誠感孚於上下者已至而君與民猶不恰或當事變之來又有不容不使不容不諫之勢則亦不待上與下之見信於我而亦勞於民而諫於君焉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比干至諫而死是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此章總是理一而分殊道理惟其理之一故精粗本末不容歧視而教不可缺惟其分之殊故必由

粗至精由末至本而序不可紊子游只坐不知理之一故歧本末為二其幾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為末則誠末矣曰本之則無則非也譬如樹木末則枝葉也本則根柢也枝葉有不從根柢而發者哉　孰先傳焉二句一氣讀下勿平二孰字照註緊貼本末講言精粗本末原係一理皆當有以教之譬諸草木四句是言分之殊因學者有高下淺深之殊故教之有序而不容紊末二句以聖人方不分精粗本末而一以貫之豈可以聖人責門人小

子乎　子游親炙聖人之門尚譏小學之敎爲末務何況後世小學廢壞士人高談性命其鄙程朱主敬之功爲迂濶不情亦不足怪矣殊不知小學爲作聖之基若失之於小學當遵朱子敬以補之之法此希聖希賢之要旨朱子之敎眞得洙泗之眞傳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喪致乎哀章

喪禮固以哀爲本然擗踊哭泣有節虞祔練祥有制宜一哀而遂止也如吉禮以敬爲本若如子游

之論則只消得毋不敬一句把一部曲禮都爲贅語矣此與譏子夏敎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爲末同一病痛皆有厭末趨本之弊

吾友張也二章

子游與曾子同一評論子張然出自子游口中不過于美内即寓譏諷之詞出自曾子口中則有反己自修望友切磨之意蓋有至誠惻怛之念非曾子不能及也

孟莊子之孝也章

要知莊子之父獻子賢大夫也其所用之臣與所行之政自是當遵若父任用匪人留遺弊政則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勿陷父於惡斯爲孝也

孟氏使陽膚章

後世獄吏苦於不得其情耳如得其情則未有不喜其發奸摘伏之才曾子哀矜勿喜之語仁人之言千古猶令人感泣

衛公孫朝問於章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註引尹氏云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

以驗其實即此章學於賢不賢之意所以註釋道爲謨訓功烈及周之禮樂文章若將道字看深則聖人生知何待於學而又何所從學哉天生孔子天縱之聖誰有能爲之師者子貢就淺近處言見得典故事實夫子亦要問於人而凡爲夫子所問而能告語於夫子之人皆可云師而未嘗有專師也常師即專師之謂耳

叔孫武叔語大夫二章

謂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極有見解故兩章可合為一章要知武叔原不滿子貢其云子貢賢於仲尼則尤不滿仲尼故作贊子貢不得得其門者或寡矣語類云顏子得入曾子得入子貢得入他人自不能入云云愚謂自孟子以後至宋之周子二程子朱子皆入其門而升堂入室者也其餘諸儒之大醇而小疵者則入其門升其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陽儒陰釋之流則自以為升堂入室●實未得其門而入者也

陳子禽章

夫子之不可及本是化不可為但難為子禽道只得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喻之又示以得邦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其實夫子之聖宣待得邦家而始見哉

尭曰咨爾舜章

帝王無二道揖遜征伐時為之也二帝之咨儆心法也即治法也湯武之誓師及政教之施治法也即心法也皆時中也允執其中即時中之謂也允執二字內便有戒慎恐懼意思在其曰在爾躬曰在朕躬曰在予一人帝王之治總不出皇躬之建極末節註言帝王之道寬信敏公不必拈一中字而無非執中之理無不覆載者天地之寬也帝王法之而群生在宥寒暑不爽其候者天地之信也帝王法之而信賞必罰乾行不息者天地之敏也帝王法之而一日萬幾不私一物者天地之公也帝王法之而好惡同民分之則寬信敏公合之總一時中也尭舜禹湯文武一中相傳而帝王之道

以行孔子祖述而憲章之而師道以明孔子之道尭舜禹湯文武之道也

不知命章

兩論語以知命知禮知言終篇即大學八條目以致知始也此章知命與夫子五十知天命不同此以利害言氣數之命也彼以賦予言於穆之命也知言即孟子之所云我知言註謂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故孟子之異於告子在此余故謂論語

原缺

吾廬先生遺書

四書講習録五

聖經

學何以大盖内聖外王之學也必有民胞物與之量位育參贊之功方可語大學若不從小學愛親敬長養其知能之良則根基不立無由建此規模故朱子講大學必從小學做起以小學一部督率子弟此乃作聖之本也大學之書聖經開口提掇大學之道此道字與近道之道俱指大學教人之法蒙引乃云道作當然之理看謂若訓方法則與近道道字不合不思經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指道為次第教人之法無疑今必指為當然之理與志於道之道一様雖亦不大謬然涉迂濶非聖經之旨也劈頭三在字如乾坤定位懸象著明開天示物朱子以三綱領訓之無餘藴矣近世有謂綱止有一綱衣止有一領綱領安得有三其意重在明明德而以三在為側注非平列語似創闢諸君以為何如涂望久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亦不應説三綱矣曰此固然然余更有一説破之彼云綱止一綱難道天下止有一綱衣止一領難道人身止穿一衣綱既不一則綱亦不一衣既不一則領亦不一矣明明德為格致誠正修五條目之綱領此不待説若細分之則八條目中仍自為綱領如格致為誠正修之綱領誠意又為正修之綱領齊為治平之綱領治又為平之綱領如太極生兩儀太極綱也兩儀目也到兩儀生四象則兩儀又為綱四象又為目矣第三節物有本末結重明明德第六節修身為本結重修身即結重明明德首節三句雖有次第然平列三在字嚼輕嚼重不得所以著大學體用之全精微之極首節之旨益云功不可偏也第三節第六節結重本字乃指為學之序今不玩其前後語氣而遽以後三節六節之意謂止有明德一綱領徵諭於道理謬戾而聖人立言之次第亦未之審矣註訓明德益指職思之官而合性情以為體用者也

謂明新兩綱領知行並重止至善綱領卻

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此亦太偏觀傳可以証經問學自修未嘗偏重知也三綱領確是三綱領本末終始不過三綱領之次序八條目而首提明明德於天下此體用一源包三綱括八條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聖經之大提挈處頭腦既清乃逆溯其功獲中其說止有八條目目以承綱綱以涵目八條目增減一字不得三綱領損益一字不得此大學之道所以有先後而無偏缺不全之憾也

庶人指凡民之俊秀十五入大學者言以其將有輔世長民之責而非庶民之受田者比修身為本則統格致誠正在內歸結明明德為本在所當先益得其本則主極不煩唐虞三代之所以治隆上古也不得其本則主極不立漢唐之君所以雖能尊師重傳臨雍拜老而不能比隆於三代也故凡有志於大學者當以脩身為本務然非格致誠正之文盡則身何由脩身有不脩又何以收齊治均平之效也哉

前四傳

凡傳中所引經傳所援証帝王聖賢皆偶舉一二做一樣子以示法後學第三傳穆穆文王節註云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章章皆見此意朱子於首章或問小註云雖三舉聖人而歷代帝王皆在其中亦章章皆見此意

峻訓大不訓高峻德以全體之大言明德就本體之明言此小註最分曉處宜細玩

皆自明也朱子小註不重自字對新民當重皆字

看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取法　則重自字不重皆字謂當於言外取意方見自字是人人所有不獨三古王思謂朱子解得平易顯白不免艱澀隱晦

首章止釋明明德次章則首根明明德末透止至善蓋體原該用用不離體而體用總歸於止至善也

首節重苟字次節重作字新民二字拆不得蓋自新之民也

極字當靠定註中至善講作會極歸極不切
無所不用其極註云自新新民不及新命者以新
命即自新新民之極也用字即止字用以自新必
求至於聖人用以新民必求至於三代用字十分
警策振勵
第三章首節借邦畿以喻至善耳故不云止之而
云所止第二節方說人當知所止第三節引詩釋
經重至善不重文王只借文王做箇止至善榜樣
耳問註如何於此猶要究精微之蘊曰語類明言

之矣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不是仁止
於敬是要陳善閉邪若徒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
便不是敬益不究其精微之蘊則仁敬孝慈信都
倚於一偏不得為至善矣大倫有五此只舉得三
件況尊卑大小之間不能悉舉安可不推類以盡
其餘哉
第三節不必粘定文王第四節尤不必粘定武公
盛德至善已是聖人地位武公未足幾此明德止
於至善必詳其求止之方與得止之驗新民止至

善止引詩而詠歎前王之餘澤俾後世之君子小
人不能忘而已即此便寓本末先後之義
君子註訓後賢後王或問因之小註不然以親賢
俱就後王言包得後賢在內鄭魚門遵之謂凡言
君子小人或以德言或以位言必是反對此君子
若依或問及註所云則是兼德位豈小人亦兼無
德無位可乎論似痛快愚意則覺註與或問更備
小註單指後王言則已遺後賢矣後王豈能包後
賢於其內哉後賢後王俱就位上說如孔子是後

賢亦是佐治之君子何必以德言也
第四章釋本末最難體會本止一本末不止一末
小註謂此章只就聽訟一端推出知本之意而不
復詳著其說須於言外會意極精不過就無訟句
內討出本末之意非即以無訟為本無訟特新民
之一端所以能使民無訟纔是本大畏民志亦是
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步步從末倒
討出本來註補出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
民之心志俱是就末推出本傳者要人悟出本故

於結句我出朱子恐人錯會本故於大畏前先補出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朱子小註云莫泥盡字只作遂字看愚謂遂字亦莫泥若云不得遂其辭則是遂有辭但不得遂耳小註引虞芮質成絶妙蓋已感化愧服無所用辭了此謂知本知字只訓曉得此謂知本朱註逆求與先後一齊說傳者省文註類舉其全非補贅也

後六傳

中庸擇執之目五條擇居其四執止篤行而已可見明善功夫更難於誠身人多是不分理欲邪正故此身無由而誠此大學格致之功為第一要義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覆申之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工夫說得次第井井不亂傳獨闕此紫陽特補此傳更為或問以暢厥旨而先歷引程子釋格物之義十有六條見補傳雖不全用程子之言而莫非程子之意又擧程門弟子之言皆各倚一偏而不能無弊以見補傳之無可易也

物註訓猶事也極精下句即接窮致事物之理明以物字即包事字而言看朱子或問講格物先總括數句云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後乃舉其切近之物而言則先以心為身之主次而及夫身之所具又次而及夫身之所接又次而至人又次而至物又次而舉其大至天地古今又舉其小至一塵一息何等次序何等周詳後講格物功夫則云或考之事

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間或索之講論之際皆就物猶事也之意講格物之義

朱子云格物可以致知猶食可以為飽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此喻最精如此不特象山之頓悟與介甫之偏信固皆是不能格物即湛甘泉所謂隨處體認天理亦捕風捉影之談夫物理固本之天然物之表裏真妄未易窮究今但隨處體認天理而不窮夫事物本末是非之極至亦不免涉於茫

昧而語之未詳也　黃永年問曰補傳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非致良知而何經却云物格而后知至似不合曰良知者德性本有之知也致知者見聞考究之知也人之德性本自靈明愛親敬長生來曉得然不能不拘於氣質不能不蔽於私欲故曰人之始生必蒙若不於問見上推致其知而專靠良知則此心之本體全然未盡然欲致知以盡此心之本體非格物知性斷難懸空察識陽明喜講良知謂致知即致此良知以格物為外馳為

支離瑣碎勢必使天下後世厭棄事物以希冥悟而卒流於空寂幻妄不止此致知之所以必在格物而格物之功特因其良知而益窮夫事物之理非捨事物之理而能致此良知也　嵩經問曰天下之物不勝格即如讀書那一部不是合當讀的書亦不勝讀奈何曰朱子已言之矣十事格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又云十件格得八九件不妨但不可一件只格得八九分便住須是窮究到極至處即如書籍固多然緊要是小學近思錄此外則大學最是入門功夫大學明白得由此而讀論語孟子中庸而讀五經亦如是一一究治透徹由是漸讀左傳廿一史儘管埋頭讀去久之自不大段費力即不曾看見的書到眼前亦自推究得出　徐玉田問曰攻舉業亦可謂格物乎曰士人以此進身講求理法亦格物之一端也朱子云舉業至於可以應舉便已若於上面求必得之道則惑也今士人於舉業理法不能求精却偏於上面求必得之道卒之舉業亦荒而弗

治矣

第六章誠意傳要承格致來註解自欺必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自欺與自慊正相反少有自欺即不自慊少不自慊即是自欺如惡惡臭二句只是不自欺其好惡即是自慊其好惡論語好仁者無尚之一節與此可參看無以尚即如好好色也不使加即如惡惡臭也彼註云此成德之事此誠意章末節亦云德潤身蓋致知只分得善惡之當好惡尚未實有諸己誠意則實用

力於好善惡惡而德成於己矣
自欺自慊之分只是用力之實不實滄柱則云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並起於戒自欺處方見自慊如何於獨中夾入欺慊不知明云實與不實皆非他人所能知而己獨知之者則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滄柱以獨為善惡之初幾據通書誠無為幾善惡上看故未說到欺慊此節慎獨卻緊承自欺自慊來則幾乃好善惡惡之初幾非止善惡之初幾也善惡之

幾已於格物條內發之於念慮之微矣此誠意章要說好善惡惡不單說善惡滄柱於此尚欠體究
註於獨字下加一知字將明於獨知下加一體字不知朱子所云獨知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非良知之知亦非致知之知也
小人不是無恥之徒只是不實用其力於好惡者其為不善無所不至亦不是肆無忌憚只是附和私欲挨傍名理不能決截勇往以至一虛百偽遮前飾後耳看其掩著全是羞惡之心不昧處然卻不肯用力一味揜著希圖欺人適以自欺人不特不受其欺且洞見其自欺之狀一毫瞞昧不得以為無益真是無益誠中即指閒居為不善形外即指見君子而后厭然故云此謂兩下句即接故君子必慎其獨註又補出重以為戒也小註云十目節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　又謂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以見獨之不可不慎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時講俱無此透

闢
時講動云意誠而有德談何容易人生自欺常易自慊實難非慎獨工夫積累無間未易到有德地位
消沮閉藏與心廣體胖自欺自慊兩家景致情象可想所謂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此章重在自字獨即自也如行路然不知去向需人指點既識康莊唯有步步行將去他人替代不得

自欺是格致後受病若自暴自棄則不可責以意之未誠當責以物之未格知之未致也然自欺卒歸於自棄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第七章首言心不正之弊次言心不正而身因以不修之意末節結言身心之相關未嘗語及正心之功註補敬以直之直即正也敬是直前的工夫蓋心之體無不正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則其用不能不失其正而敬之一字則合體用動靜而

交致其功事物未來非敬不能涵養於未發之前事物既至非敬不能省察於將發之際苟徒察之於事物之來而無涵養本體之功吾恐惛惰放佚事物之來雖欲檢之而有不及檢者矣中庸首篇戒懼謹獨乃正心之全功也

心不在焉謂在上四有所上去固隘謂馳於外亦偏愚謂不在即不正不正者兼靜有未存動有未察看方備

第八章語頗云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分出兩章界限甚明然亦勿太泥物舉其重者言耳豈所忿懥之物竟不接於身而所親愛之物不係於心耶

章句衆人常人原包君子在內徐思曠謂天下儘有誠意正心之人而身與物接偶不加察使陷於一偏正謂人之常情也此論極精朱子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故少不及察即上智亦為人心所勝所以精一之功帝王所惓惓也　原超問曰脩身如何不講謹言慎行專說好惡曰古人言物行

恒自小學時已做功夫況意誠心正之後謹言慎行更不消說只恐用情有偏身便不脩如溺愛不明身不脩也必至陷子於不肖則家不齊矣

第九章釋齊家治國第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而俱首提修身教家此即經修身為本之意註所以訓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恕是推己及物絜矩亦是推己及物益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絜度也以己所欲度之他人即近取譬之意至推之於天下則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重

在政事上說治國章或問只云立標準胥教誨而已若天天下之平非公利於民與得人以數政則民生不遂民性無由而復天下之平未易致也

成教於國成字要玩謂成就箇謨範作國人觀法未說民從教上所以二字小註云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又謂所以然之理與效都在此處却實講不得下節乃申明所以二字之理恐謂效字在一家仁節此處自說不得然謂所以二字之理亦在下節則疑未然下節只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

不是申明所以二字之理如人子之孝親與臣民之事君分固不同而理則至一惟其理一故孝於己親而國之臣民所以事君之理不外乎此所以然者父母是一家之嚴君朝廷是一國之父母故忠孝無二理也弟長慈衆亦然

小註孝弟慈三者以二字該之曰仁讓以一字該之曰仁看來饒氏以仁屬孝讓屬弟以貪戾為慈之反蔡氏又以孝慈屬仁弟屬讓都是支離破碎得朱子小註道理便融會貫通

藏乎身者忠也即恕之本也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來者此也　謝道稷問曰十章之老老長長恤孤與九章孝弟慈俱作三等人說何也曰天下之人類衆矣有尊乎我者有並乎我者有卑乎我者老長幼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類矣夫子與由田言志不過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益萬物一體之志也其理一故天下可引為一家中國可引為一人其分殊故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自吾身以推於家由家以推於

國由國以推於天下無異道也夫家之不齊由於好惡之偏好惡一偏則倫理因以不正恩義因以不篤而國之不治則緣家之謨範不立而國人無所視效耳若天下之平必使中外遐邇四海九州之人皆得遂其老老長長幼幼之心而無不均之歎也此不恃乎感化貴以此同然之心而絜之以好惡同民使天下各得其分願故平天下重在政事之施也

平天下者感化原是第一義篤恭而天下平脩己

以安天下無為而天下歸皆帝王盛德而民自化至處置得宜猶是第二義三代以後之賢君亦能理財用人而治不登隆古者以少上一段感化道理

楊子莊問曰傳者釋大學平天下卻側重在政事上似非新民止至善之訓何如曰此所謂八條中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者也其不重感化者承正心誠意之後君德已純民自孚化來然帝王雖仁足以覆天下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必使家給人

足各遂其天良此不恃乎感化而貴有政事之施是平天下之序必先之以誠正脩齊而平天下之功則絜矩之治斷不可缺也

又問曰其不及井田學校而反覆於好惡公私義利之間何也曰三代之季田猶井受特悉索敝賦以來民苦暴征橫斂耳故不言制井而言散財散非捐以予民也十一而稅省耕省斂而補助其不足不給已耳至於君用休休之相臣如尭之舉舜舜之舉禹湯之舉伊尹高宗之舉傅說文武之任周召能使多士彙征野無遺賢學校之政不統於是哉周子通書十二篇論治曰純心要矣任賢急焉竊以為傳釋平天下反覆於好惡公私之分而三言得失尤丁寧告戒夫聚斂之害益深中後世富國之弊欲使人主不殖貨利以清主德即通書純心要矣之意也引秦誓之思一个臣則用賢急焉之意也平天下之道孰有加於是也哉

古者重本抑末故民知務本重農生之者自衆後世以農養兵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其他在官逐

末以及九流邪術奇技淫巧之徒種種皆農之蠹而游手無論矣而僧道更無論矣嗟夫一夫耕之千萬人食之民力幾何而不困哉

黄天策問曰後世生齒漸繁若盡驅之於農則無田可耕奈何曰昔者胡敬齋已言之矣謂天地生人止有此數生一人必有一人之養不患人多只患田不均當以田為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此不易之良法也

生財有道則用外本內末矣大凡不曉生計人必

好濫取

彼為善之所謂亂世之君各賢其臣千古一轍

君子有大道小註云前二得失是能絜矩則得不能絜矩則失此則絜矩之所由得失也鄭魚門以此指大道為絜矩愚謂絜矩專就治人邊註兼修已則大道不指絜矩說明矣魚門泥小註絜矩之所由得失不知小註特辨明上両得失在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就公私上說此忠信驕泰在誠偽敬肆上說如中庸道德九經總歸一誠也故非全體

大用不可以云大道謂絜矩之所由得失則可謂得失此絜矩之道則偏而不備也

卷之五終

吾盧先生遺書

四書講習錄六

中庸第一支

大學首三在字提挈綱領中庸開首三之謂指示名號使異端不得竊其名以亂真或問學者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乃朱子教人讀中庸之法是三之謂言下之意非子思子指點名號本旨盖名號既正學者方可反身以驗

首句如詩叙厥初生民溯所自也次句如大學親

賢樂利語承受也第三句如達孝章繼志述事陳綱紀也但中庸明道之書所包者廣故註必兼人物言而責重在人

小註率性非人率之也率乃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性中流出不是生安自然也其云性中流出四字尤妙知性中流出則不待人之率之明矣

註訓不可離就道本不可離說其訓可離非道云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明指道之本不可

離所謂桀紂非能亡道只是自亡之意或問却就人不可離道說所云體之則合背之則離全重人不可離道上其解可離非道又加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此當何從愚謂當從註或問是統釋兩節立言自歸重在人不可離道上註則逐句逐節分釋故道也者三句緊承首節率性句來率性既無工夫則不可離亦尚未及說工夫此三句乃承上起下之文若依或問則失承上語氣矣小註又云不可離以統體言戒懼是統體

工夫玩此二句知或問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乃戒懼甲裏的話非率性不可離之本解也

中庸明道之書必先明道之本體然後語體道之工夫蓋不先明本體則人不知性之本善以為有待於後起人為之私不語工夫則人各陷於一偏而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不知反乎大中至正之歸故首示天命率性明本體也次及修道語工夫也道也者三句承上天命率性就本體說是故君子二節承修道之謂教就工夫說喜怒哀樂節言性情之德以明道本不離於人心又就本體說末節致中和則舉聖神化之極言之

丈千子以喜怒節屬聖人事謂常人之性情豈能中和則是天命率性俱當就聖人身上說常人豈能全性常人豈能盡道也可乎不可

註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十二箇字却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四箇字的活口吻真全相玩乎其所三字便是由所睹所聞說向不睹聞上若無乎其所三字則君子體道之

功偏狃於至靜而非合動靜以為功矣小註不睹不聞根須臾說尤精可見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耳君子戒懼之功頃刻不敢偶放以致離道於須臾豈可謂君子戒懼之功專在此須臾之頃則睹聞之時其離道之遠當不止於須臾矣故朱子云戒懼是統體工夫言統體則合動靜矣

有以戒懼慎獨為一事者謂不睹不聞即為隱微即為獨戒懼不睹不聞即為慎獨將存養省察兩段工夫併而為一此不特背朱子併叛子思語氣

而致中和之功亦不分未發已發矣此其弊在誤解獨為心體而不信或問所云獨者人所不睹不聞戒懼節為已所不睹不聞也又誤執朱子中和前說而未考後說已自明前說之非也前說謂人生無未發時候謂已發而有未發者存後說則如今集註與或問俱以未發已發分別人心之動靜而或問所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語尤為精確其辨程子纔思即是已發為未可却未申言其所以未可處思謂人生不能

無思但至靜之時思慮未萌所謂儼若思者亦不害其為未發也今云纔思即為已發則是人生無未發之時矣程子當曰若云纔思及事理則為已發則可若云纔思即為已發誠未可也夫人心之思慮與知覺一也朱子以能知能覺而未有所知所覺即為未發則能思能慮而未有所思所慮亦即為未發可知矣此處辨析不精遂謂人生無未發時候將聖賢存養省察之功動靜不分日用之間不免憧擾紛雜失性情中和之德矣

戒懼該動靜用工謹獨則于由靜而動之間天人將判理欲初分之時吃緊處用工於此着力則天人無間欲淨而理純矣

先師黃俊堂著心性圖發明心性動靜體用之分極有功於後學以收斂澄息心之靜也思慮志意心之動也虛靈心之體也知覺心之用也成按虛靈知覺俱心之體知寒覺煖乃心之用寂然不動性之靜也感而遂通性之動也仁義禮智性之體也惻隱四端性之用也又著未發已發圖以未發屬性性止有仁義禮智

發則為五倫之道其意以未發既為性性為天下之大本豈可以大本專屬之心心之靜若以至靜之中為性則動時性將安在此亦執朱子中和前說謂人生無未發時候以大本貫乎動靜而未考於朱子中和後說也夫心之與性固有道器上下之殊然性非心無所麗心非性無所宰故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則性雖不雜乎心而亦不離乎心明矣故以性情之體用即屬吾心之動靜固疑於道器之不分然中庸明以喜怒哀

樂之未發已發語中和以中和語大本達道則喜怒哀樂之發不謂非心之動而為情不可也既以喜怒哀樂為心之動而為情則不謂其未發非心之靜而為性不可也故性情二字俱從心苟以性為不可語於人心之靜則情亦不可語於人心之動矣謂人心止有已發更無未發時候則人生止有喜怒哀樂更無未喜未怒未哀未樂時矣中庸亦不消並言致中和只當云致和而中自致且萬物育而天地自位矣而豈理也哉況中和緊靠喜

怒哀樂上則大本達道亦要根喜怒哀樂看倫物未接此心之喜怒哀樂未萌性也倫物已接此心之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情也中特狀性之不偏倚和特形情之無乖戾耳謂中和非情性之德其誰信之故未發已發要粘喜怒哀樂即五常達道亦不外乎喜怒哀樂也小註云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是明以未發已發屬於心之動靜而不嫌於心性之無分矣

人心動靜之機即天地陰陽之用故靜涵動之體動顯靜之用陰陽互根動靜遞乘靜體動用體立用行動靜雖分體用一原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不睹不聞朱子皆屬之於至靜戒懼工夫雖貫動靜然靜是主動是賓靜為體動為用故非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先不可云致中

胡敬齋云戒謹恐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常照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將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時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非實用力於存養省察不能言之親切如此成常書以

自儆云

人每不信中和位育之效以為聖人只言其理不必實有其事試看史書所載人君恣情徇私綱紀廢弛之朝則天變於上地裂於下而水旱疾疫民物夭札反是而觀中和位育之驗不爽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

君子是有形之中庸中庸是無形之君子無形之道必得有形者載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則與中庸背而去之矣曰反者照下無忌憚說　時中二

字括得全部中庸又括得一部大易

時中二字註先解隨時處中後又解無時不中小註云此非兩意惟其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愚謂固是一意然朱子恐人看錯隨時處中故小註又云隨時處中不可専在權變上說若如後解則人不會看到權變上矣講章有以註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為推原君子平日工夫而無時不中內要補慎獨工夫者　註無時不中緊根上戒慎不睹二句而以無時不三字括由睹聞以至不睹不聞

蓋合動静而無須臾之不敬以不離道於須臾耳且存養原兼動静始終而言不消言謹獨而謹獨在其中若謂時中內要補謹獨則君子體道之功單屬於念慮方萌事機初兆之際而動静始終反有所未備矣況而時中正與無忌憚反對若謂時中在謹獨則無忌憚只是不能謹獨乎殊不知此小人乃無知之小人故註云小人不知有此不比誠意章之小人徒格致過來已知善惡之幾特不肯用其力以為善去惡者耳此無忌憚之小人正坐不知善惡之幾又安責其謹幾之功哉

註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君子之德全從戒懼做成而又無時而不戒懼故德日益進而不自知小人以心言者彼既無德只有知覺之心與物共者耳

中庸其至章

小註云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大全載以饒雙峰之語魚門以為割裂語氣錯填姓名良是

小註民即人也不専指下民對修道立教之聖人看愚謂修道立教之聖人出則能裁過不及之偏而中庸之道不患鮮能矣故此當責備秉道立教之人不是空空贊中庸之至而使人諉為鮮能也

戒慎恐懼體道之根基三達德入道之門戶

道之不行章

小註云此承上章明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按此章分明是上章註脚其云起下六章者起下知仁勇行道明道

之人也
懸空說箇道之不行不明並不曾說人之不行道
不明道故小註訓行為流行明為著明
知行相因之理玩註自分明
小註飲食譬日用味譬理何等直切講章家偏要
說飲食不作譬喻又云亦不徑作道得非說夢耶
要知飲食乃日用之一端味乃理之一端益即一
端以喻全體耳

道其不行章

小註云其字夫字無有感慨言道豈其不行其不
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按此朱子善於體
玩經文處凡學者讀書皆當如此

舜其大知回之為人二章

小註云舜大知章是行底意思多回擇中章是知
底意思多愚按舜大知章着眼在用中二字問察
隱揚執兩一氣貫注到用中回擇中章着眼在一
擇字註云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真
知又在能擇守之先蓋隨擇隨得隨守便是

則字精神
舉舜與回作一行與知之無過不及的樣子未賞
舜回亦未是
共一箇擇乎中庸予知章註辨別衆理以求所謂
中庸回之為人章不消另註矣只真知二字便是
顏子身分予知之能擇而不能守者正緣知之未
真耳知之若真自然撒手不得
舜惟大知故能不自用而取諸人回惟真知故能
擇能守或者以舜之大知全靠取人以回之擇中

即是真知誤矣　彭揆問曰大知如舜道賴以行
擇守如回道賴以明然舜之行道卻易見回之明
道頗難見何如曰看論語稱回亦足以發及語之
不惰道之賴以明可見矣

天下國家二章

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當徹讀見得極其平易
並非難能之意註然非義精仁熟三句方詮不可
能言下卻有茍能自勝其人欲之私亦無不可能
之理故起下子路問強一章

知仁為五常之德勇於五常何所屬因想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勇屬義之德明矣觀問政章知恥近勇則恥亦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看來勇單為愚柔者加一鞭策若大知如舜擇守如回便不消言勇而勇即在知盡仁熟之內語類亦云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此樣資質蓋指愚柔也

義以為尚勇生於義見義不為是無勇也義又生於勇仁則包四德故仁者必有勇孟子浩然之氣

發得似創闢其實即曾子所聞於夫子之大勇也大勇生於自反而縮浩然之氣生於集義則義與勇是一是二蓋義是合挑的擔子勇則人去挑上肩義是形上之道勇無形下之器義以理言勇無氣言故養氣必資集義養成之後又能配義

素隱行怪章

吾弗能已矣小註謂聖人語氣中還當作勉然而不敢廢說至誠無息意勿露出按此則唯聖者能之當云吾雖弗為隱怪特望中庸以為依歸耳嚮能不離於須臾而道與性命相依乎吾雖弗已於半途特說然日有孜孜耳嚮能不離於終身而道與乾行弗息乎如此恰洛唯聖者能之方得夫子聖不自聖之心

君子之道費章

中和之不同於費隱者費隱體藏於用隱即費之不可見者不可分為二俟中和靜體而動用人心自有未發已發二時故中和分屬人心之動靜是以聖人致中和而收位育之效然斯道之用實無

所不該初無動靜始終之間而不已之命默宰於其中是以聖人雖盡道而有窮於知能之處然則體用有二乎曰中和以對待而論體用也費隱以流行而論體用也對待者陰陽動靜之分不翕聚則不發散故靜而未發為中為天下之大本動而已發為和為天下之達道流行者陰陽貫一氣之運水流而不已物生而不窮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用廣矣而其體則至微而不可見此中和費隱之異而亦不害其為同也

總註中明道不可離之意是言道本不可離非言不離道之功晩却講得分明或問小註亦云此章但言道體而功用在其中是集註與或問小註原不矛盾即云道章皆就君子之道說與率性之道有分別亦謂率性之道指循萬物之性言君子之道須就在人者說所云在人說者要就倫常日用勿忘勿助處看道體不可就氣機上說耳何嘗說人去體道也時人謂聖賢論道使有責成人功意晩却詰得最妙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

子如何去費之隱之耶故當言道體本不離於人而人不離道之功自見於言下小註云須知造端及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並非示人用功之始終也其末一條雖有示人用功之說然即於結句云但正面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曰言外及之則非此章正旨明矣

若只就氣機上語道體則止得飛躍之意須知飛必戾天躍必於淵便有父止慈子止孝道理

道不遠人三章

朱子第十六章總註以此三章為費之小蓋指身心日用言前章雖論君子之道然只論道體之本不可離此三章乃論道體功夫曰人之為道曰素位而行曰自邇自卑皆示人切己之功以不離道於須臾也道不遠人一句却尚就本體說玩註衆人所能知能行必根率性來見得人人具此性則人人能知能行何嘗遠人人之為道為字方着工夫遠人以為道者不是知行之過便是知行之不及過與不及皆非人道之本然即非為道之當然

也首節是主下三節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照註分三項講為是執柯節指治人之事忠恕節指愛人之事末節指治己之事[illegible]以忠恕為綱以治人治己為目不唯背註殊失經旨

以衆人望人最要善會蓋治人原不比治己治己必求無慚於幽獨且細行必矜若治人到大庭固愆大節無忝便要任非不以己律人人之氣質分量不齊故也衆人亦非不肖之人只是平常之人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衆人望人即薄責之

意要知薄非輕之也稱其量而與之耳
聖人人倫之至豈有子臣弟友未能盡道之理總
註却以未能一即指聖人所不能為道之費看來
聖人盡倫固無一毫之欠缺然或限於分屈於力
阻於時與地聖人做不得到處雖非聖人之有歉
然其做不到處未始非道之所在也非費而何
中庸素位不願外道理儘無盡孔顏之疏水簞瓢
曾點之浴沂風雩孟子之有事勿正程子之主一
無適盡在裏許　老莊之自得只是逍遙物外而

已素位之自得如烏獲舉千金之臂運旋如意而
神色不動是何等力量
位中之理即中也素位而行即時中也願外反中
庸矣　非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能素位而行稍
稍願外則拖泥帶水觸處成險阻矣故不願外真
聖賢第一占便宜法但素位亦煞辛苦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章小註云承上章言道雖無
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按此則道字仍指費
而隱之道進道之序指行遠自邇二句俗講以此
章道字為指進為之序者謬矣通章俱是形容語
註中意字是通章神理說却云惟其遠邇高卑無
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
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大全小註
無此透句

鬼神之為德章

中庸發揮至此可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俾道之
在天地古今者無纖微之空虛令人疑道之有間
且無瞬息之杳幻令人疑道之可離夫鬼神夫子

平日之所不語者至此和盤托出豈得已哉蓋鬼
神之德不明中庸之道不著彼世人以鬼神有形
有象夫子微示之曰視之而不見聽之不聞則後
世之泥塑木雕覡巫降乩者非鬼神也世人以鬼
神為至虛至無夫子顯示之曰體物而不可遺則
生人所恍惚無憑驚疑不信者非鬼神也蓋聖人
所言之鬼神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也其云體
物之物亦不止有形之物說却所謂天地間變化
遷流與人事之動作云為皆物是也體物不遺與

莫載莫破一例但莫載莫破語道之用至費耳體物不遺則言道之乘於二氣者藏於無形而足以形天下之形藴於無聲而足以聲天下之聲天下之物皆鬼神為之體而物之終始所不能遺其機緘之用所謂真精之妙合以為氣而實運乎理以為理而實乘乎氣故鬼神之德祗就氣言而其不見不聞者乃涵形上之道體物不遺者又卒形下之器總註所以釋為兼費隱者此也通章俱就實理上說曰使曰格益即祭祀之鬼神與屋漏之鬼

神以証體物不遺之一端上祭要有使有要無使無之說似鬼神只憑人心所造此當善會並兩間之鬼神流動充滿與吾心之鬼神相為鼓盪其云要有便有者鬼之神也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云要無使無者神之鬼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總之人心之聚散莫非鬼神之聚散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是鬼神之感人心也人心畏敬奉承乎鬼神又是人心之感鬼神也此感彼應彼感此應自微而顯皆實理之不可掩也然不誠無物在人則當存實心庶實理始為我有實心何以存莫如主敬但此章重實理不重實心

舜其大孝三章

總註此三章皆以費之大者言蓋舜與文武周公盡中庸之道不止一身之行皆足為天下後世法故云費之大也

大孝章晚邨猶破俗解以德福兼備而成大孝之說滄柱與稼書交非之想未曾得朱子或問小註讀晚邨之論則與小註若合符節但其云以孝做

到云云做到二字不及小註謂大孝句是主德為聖人下皆大孝之應驗應驗二字精當不易晚邨以大德是大孝皆聲何故不直言大孝而以大德為替聲此有道理以庸行而言則曰大孝推之以至其極則大孝即為大德矣若德為聖人德字只可作必得其名看非大德也

無憂者章集註各開說小註云宜三平總以費之大者而言則俗講章以無憂作貫串及以父作提起為下子述章本者皆謬而不可從矣

文王之無憂武王之纘名尊富饗保周公之追王
上祀制禮却從一家作述緒成德說起看來聖
人盡中庸之道皆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不
止乎之以大孝而致德為聖人以下之應驗故十
七章總註云後二章亦此意人皆忽略
文王上承作者之父下開述者之子非小心翼翼
緝熙敬止豈易盡中庸之道夫子贊以無憂中庸
之道盡於文王矣
困勉録云子述不過保有先業耳下文兩節乃意

外之事豈可以為子述遂謂保有先業說得忒淺
獨不云武之執競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皆
述其無射之心法乎至以戎衣制禮為意外之事
亦不是蓋聖人之所為皆時中也時至事起武周
視之亦中庸之道耳固不必太粘子述然武王述
文考愛民之仁政迫而行救民取殘之仁師武亦
可以告木主而無憾於子述矣　纘緒句曰當另
講晚却以為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
緒未嘗不光大曰是不易之論

追王不言文王晚却云武及身已追王之到周公
乃推武王文王之志而更追王太王王季耳固不
可拘於世數亦不可謂文王非追王即為王者也
　斯禮也當兼追王上祀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小註云在使天下人各
得緣分以自盡而無有餘不足之憾又云三年之
喪指父母之喪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
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按通節喪祭平列却似追
王貫串下章夫孝者節註云承上章則以追王包

上祀說
武王周公章小註云此中言武王周公能盡中庸
之道又云上文達字亦以禮言可見通章達字全
在制禮周備人人得以自盡故通稱其孝也又云
章句承上章非承上文也看到追王與所制祭祀
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此章下兩節祭祀之禮
通於上下即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意也
上章言祭葬之禮已舉其端此章乃詳言其事耳
又云章句繼志述事之大者謂善繼善述所該甚

廣所謂大者亦當以制禮上說又云末節須從制禮立僻勿纏入達孝事讀此數條諸俗講之謬戾可不辨而自明矣

脫却以春秋二節分時祭祫祭謂時祭時安得有群昭群穆殊不知時祭亦及七廟何得無群昭群穆看來兩節只一時事謂春秋二節分敬所尊愛所親者固謬謂分時祭祫祭者亦不可從也總要得通於上下使諸侯大夫士庶皆得緣分自盡以中其孝思之意方是達孝

哀公問政章

小註云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可謂語焉而不詳矣章句總註完備所云舉而措之亦猶是耳極精益中庸之道豈空言可盡然哀公雖不能行而夫子告君之言可為天下後世法則中庸之道大舜文武周公行之於一世者而吾夫子直明之於萬世矣所謂誠者貫此篇之樞紐或問直從天命之謂性說下至無聲無臭三十篇盡包括於一誠之內故或問直孰讀潛

玩

此章人存政舉是眼目而修身又是人存政舉之樞紐故達德結歸修身九經首列修身即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為本之意

夫政也者蒲盧也夫子言為治之易如此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夫子言治己之難如此可知為政難於自治不難於治人也

取人以身　講得極是身兼修不修說言其身為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非謂人不肯來也無

奈野講章之說牢固胸中執定以為身者賢人所視以為去就詎知有一代之君便有一代之臣視君身何等則所取之人如影之隨形耳

修道以仁訂頑意思盡在裏許仁者人也二節小註謂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非平添出義禮來試看訂頑一篇前一段叙出多少名色卻總不出乾稱父二句中此理微須擺脫舊講章虛心體會自見得註能仁其身云云仁其身三字包涵簡要下二節即所以仁其身也

仁者人也註云共此生理說人身上指出仁字来
不云愛之理而云生理者從上節註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之以生者說来只此四字仁之理已說
盡矣

從仁字又添出義禮不是仁有藉於義禮蓋義從
仁推出禮又從等殺推出節節推出不是節節綴
拂親親為大此親親當就一本說生理貫乎達道
而父子一倫乃生人分殊之乾坤乾坤是生人一
本之父母故於生理為大黄永年云親親為大無

九族看方有下殺字存參

講章以義為仁之裁制以仁去貫義亦仁包四德
之意但此節從仁推出義小註所謂仁便有義陽
便有陰是對待道理宜字小註指事物當然之理
章句分別事理各有所宜則就人處物上訓宜字
是義内意尊賢為宜之大此尊賢當指師說蓋民
生於三父生之後便要師教豈不為宜之大至於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自一本推到九族自師事
推到友事其間節文便有禮而合義禮只完得一

仁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又只完得一箇修道以仁

小註云故君子不可不修身節却是倒看根本在
修身然工夫得力處却在知天又云知天是起頭
處愚謂大學修身為本工夫却在格致起頭此節
合仁義禮智以修身是修身為本道理却以知天
為起頭以起頭說在尾以根本修身說在首宜不
是要倒看

禮字即天也因說仁義類舉箇禮字来因說事親

知人類舉知天来蓋天秩天序之等殺即天理也
故以上文說禮為此節天字張本及以此節天字
為禮之所從出皆後人穿鑿古人立言不如此用
意故思知人當以親賢並說不必幹補思知人因
上句急遞語不及事親後人竟可增事親於知人
之上如不言后土註明云省文既云省文自可增
入矣

語錄又有一段云知之是盡境非始事也與
小語知天是起頭處大相剌謬朱子云此節是倒

看今說知天是盡境非始事則此節不當倒看矣得非誤耶

道指親義序別信說一箇父子也使常有親之道在內道率於性率仁之性使父子有親性命於天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不變此達道所由名但與首章達道却又不同彼達道從已發之和字看出此從五品人倫看出然其理一也

干廸邦問曰五常之性與三達德同異何如曰命於天為性人得之於己為德德性一也但五性則麗於五常三達德則所以行五常之道者若以五行配之知屬水在天為貞仁屬木在天為元勇者義之發屬金在天為利竊意一者誠也屬土五行非土不載五常非信不立故知仁勇均要一誠金主果斷萬物所賴以成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非強毅果斷不濟事問仁所以禮此與木之德似無涉曰試看春時句萌畢達萬物發生流動充滿無絲毫欠闕非所以體此之意乎

小註知之成功之一一字即上文達字性達故無不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

大全或問小註云論語皆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却與中庸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此段訓以其等而言極明白魚門校訂小注不載此一段似當附入

彭揆問曰力行何以近仁曰克已復禮主敬行恕俱在力行上為仁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但以其心不外馳故曰仁在其中非若力行之可近仁也

小註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都是還他數目蒙引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

　小註上文一字是誠條非即誠乃求誠之功又云先立乎誠則事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俱宜細玩

小註誠者天之道節當四平看側重人道邊玩章句俱是四平晩郤以首二句懸空說誠者人之道包下二段把誠者不勉而中一段俱納在誠之者人之道內玩章句釋第二段云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第三段則云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則第三段誠者如何納入得誠之者內晩郤之說不可從

自誠明章

此章以下十二章雖承上章天道人道立言然中庸一篇俱有此意道不可離天道也人不可離道人道也但就人道說處更多

小註此性字便是性之也此敎字便是學之也知此則與首章性敎字義逈異

惟天下至誠章

會得理一分殊方解得此章書

小註云章句知明處當盡人物多少實際當就功用上說但功用都從本體流出故皆本於盡性按所云盡人物多少實際則令人動云一盡而無不

盡者說何容易繼云都從本體流出亦須有充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於變時雍次序

其次致曲章

曲能有誠曲字一讀小註云此節能字與果能能字同義愚謂不但與能字同義并須連果能二字更補推致二字於有誠之上語意方足註曲無不致亦補贅法也

孟子擴充從致曲得來曲即誠之一偏也即四端也問四端似不可語誠曰乍見之良隨感而發不容一毫之虛妄非誠之一端乎若納交要譽則爲虛偽矣晩郤謂曲本氣質之性來非也曲乃道心之發人人所有特囿於氣質遂不能致耳

講章以致曲工夫不外擇執黃永年亦深然之愚謂不然擇執工夫如大將用全師取勝致曲工夫如遣裨將致勝譬之事君擇執則陳善閉邪致曲是納約自牖永年以致曲即明明德註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亦未確當更審之

註中積字指曲無不致能有全體之誠說固不是

形者動變遞相積亦不足自致曲而積蓋既云曲能有誠矣豈可仍說致曲而積若致曲而積則尚是未能有誠境界如何說得積而至於能化耶家引謂致曲而積殊謬

明道云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愚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則自大體中便誠矣

至誠之道章

聖人不語神中庸却言鬼神之德之盛聖人不言

數中庸却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可見不語神者以神之理精難軽以語人不言數者以數原在理內不用推測中庸明道之書發出誠之不可掩則神雖幽而著矣又發出至誠如神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

誠者自誠章

誠者自成也二句如云貫心為孝所以自成得一箇孝子而孝中定省承歡之道乃自己當行之事也

不誠無物二句又推原誠之所以自成而人不可不誠之故蓋以物之有無皆貫理為之終始若人之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亦不成物事故君子必擇善固執以誠之使德無不貫乃為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看或問小注云此章重誠者自成一句以下數節總發明這一句故章內止講誠者自成不及自道又云貫理貫心宜總講勿分愚謂如貫心為孝孝是貫理却要貫心去為即小註總講勿分之謂也若以自成句無物與

人說則不得不分貫理貫心矣與門解前節物之所以自成物字指不誠無物物字非物之終始物字似創解細玩實確解也此章書不唯講章紛紛支離錯誤即朱子語類解首句亦有懸空孤立之說當遵或問小註為直捷灑搨也

非自成己而已也自字訓獨字成己即自成也講章以非自成己之自即首句自成之自則己字為衍文矣

論顯仁藏用之理則仁屬用知屬體此節仁為體

知為用語類云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愚謂道理須看教四通八達各有指歸

故至誠無息章

小註云故字承上章物之終始一句來愚謂物之終始有貞下起元之義即至誠無息也　博厚高明註分所積所發積非充積之積乃蓄積之積故小註云是深仁厚澤成功文章底意思

小註云博也節亦是由不貳而各極其盛非形容不貳也又云今夫天節是生物天地無在不生物亦不能貫指一物以見其所生故書只言所覆所載以見意按此則　所云天之高明即不貳高明之忩外即不息昭昭句原貼此意說起者誤矣

講章以日月句與華嶽二句為是上無窮廣厚至萬物覆載句方是說生物試問日月星辰之繫於天非天之覆之否華嶽河海之載且振非地之載之否覆之載之即生之也但日月句就氣言為有別耳小註亦以無窮廣厚貫到萬物覆載句住

昭昭撮土及其無窮及其廣厚語氣與造端及其至一例但造端節以近與遠對此以一處與全體對昭昭撮土似乎可測矣但就一處看之則小耳及其全體則無窮廣厚生物真不可測也語氣不過如此　乃以昭昭撮土為不貳不息又以註中天地山川並非由積累而後大以充語病子思語何曾有病朱子恐人錯看無窮廣厚為昭昭撮土積累而致故不惜指破何嘗以昭昭撮土為不貳不息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小註云此章言人道當以君子為主先言聖人并道之大小者正君子之所取法而必造其極者也講章無此斷截

小註洋洋二節是天地間所共由之道卻都是聖人制度出來故曰聖人之道此是修道之教中底事下君子乃由教而入者當分聖人學者看按此則講章動云率性之道聖人全之者失之矣

以洋洋二節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要為第四節地步小註則云此節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學者莫混入道體中去須知有聖人分量在　之言與小註迥異蓋緣未明此聖人之道非率性之道乃修道之教待其人而後行謂聖人方能立教耳

問發育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何與聖人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天人合一了

朱註發明曰如溫故明屬知而註屬之存心可見知行皆所以存心但無忘其所已知則屬存心日

求所未知則屬致知耳道中庸與崇禮明屬行而註皆屬之致知又可見知行皆所以致知但無忘其所已行則屬存心日求所未行則屬致知耳朱子總以存心致知該知行不以存心致知分行與知也此段可斬諸講章之葛藤

語類講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云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止兩事兩事又止一事謂道問學即在尊德性內尊德性如持平衡道問學則是衡工那星子須看教分明故以象山為尊德性但少道問學便是無星之衡成甚麼衡謂朱子專是道問學朱子之問學却在德性內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存心致知原本於此程子又從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體認出來提出一敬字便包括得尊德性工夫蓋敬則私意無所容使自廣大敬則私欲不能累使自高明敬則守其已知已能使自溫故敦厚敬之一字真修德凝道之秘訣也

小註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

不如此論可知明哲保身不是占便宜揚雄解向占便宜去了

愚而好自章

此承上章為下不倍要切修凝之君子看君子於世當講求本朝典禮品制字畫試看孔子大聖人也可以損益百王猶學周禮如問禮問官之類何等精細子思故引之以為為下不倍之準則如今士子只攻舉業並不讀大清律不看大清字典使失為下不倍之義矣

王天下有三重章

非有三重何能不驕非本身六事三重豈易有謂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裡不是後方增出者此也譬如秉醉驕人與醉而益恭高下雖殊其為酒所使一也洪之文節可云不驕矣然無本身六事未有三重之道所謂不驕乃黄老之術耳驕之迹雖未形驕之根却已伏如醉而益恭之類也豈眞不驕者哉

仲尼祖述章

小註云此章要識得聖人之學之大充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以洪盡古今上下道理纔得是聖人功夫愚謂功夫二字要香會若講得大段着力便不可云天道矣又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固非紛然於如何祖述如何憲章如何上律下襲也但此處子思方鋪張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面出來以見仲尼之道之大無不備意按此則前段功夫二字非大段着力矣

朱子語類以忠恕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謂自古亘今都止是一箇道理却未闕合費隱初疑小德屬費大德屬隱非也小德謂一物一太極大德謂全體一太極皆費也隱則太極本無極耳

魚門謂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是天地之大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處正不得謂所以二字無意義也愚按章句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兩箇所以字即所以為大所以字之張本也

有謂説天地不必更添仲尼固是然謂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内則似猜啞謎其意不過謂天地仲尼之大總在川流敦化上耳其實不能無分明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此豈無分乎但上文既以仲尼之德譬之天地矣故言天地之所以為大即是仲尼之所以為大不消更贅非以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内也

唯天下至聖二章

至誠至聖朱子謂只是以表裏言表則人皆見之故莫不尊親裏則人不及窺唯至聖知之至聖即至誠註故引鄭氏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語類云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立本知化此三句便是骨子那個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愚按此即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故二章言天道却以小德大德分言之

徐思嫱曰看註生知之質分明是氣上事蓋仁義禮智天賦皆同而氣之清濁有異氣上欠一分理上亦欠一分聰明睿知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但物交莫引幷思明思聰不足擬之所以人一見而甘爲之下此一段訓釋聰明睿知最爲精當朱子爐中照天燭地之喻遜此分曉

小註問至誠无妄自然之功用曰三句功用都從極誠无妄發出來故曰爲能與無息章功用及世者不同

小註經綸即致和立本即致中知化則窮理以至於命又云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若將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終混在章句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分表裏不分淺深時文將如天如淵作抑辭擡高其天其淵淪柱深闢其謬

第四支

詩曰衣錦尚絅章

小註云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

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又云凡八引詩一節退似一節都用那般不見不動不顯不大底字面到無聲無臭則至矣按退字乃退藏之退非進退之退也

又云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即獨言唯恐人知獨行唯恐人聞之意非禪家打寂道家數息也又云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小人務外好名之狀被朱子兩句繪出

語類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又云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要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按　故與講章家以闇然二字作章旨觀朱子此二段則闇然雖不可作章旨然豈可不重看蓋尚絅故闇然其所以尚絅意著者全是君子為己入德之根苗故朱子語直至無聲無臭要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晚却反謂重日章乃為為己之實殊不知日章是言實理之不容

掩耳尚絅闇然乃存此實理於己不肯一毫表暴論下學立心之始自當重在存誠而反重誠之不可掩不更倒乎彼以闇然為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裏邊故以為己正當重日章却不審非闇然則喪其在中之美矣又安有日章之實耶闇然特下學立心之始至其入德功夫尚在下二節謹獨存養内

中庸末章獨揭出為己知幾二段於省察存養之前者如論語夫子教人為仁必從審富貴安貧賤取舍之大關上立得個根基方可洛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

知遠之近三知字與大學知所先後之知一様非格致之知

知所謹二字如孟子所云求其放心固非謹獨之謹亦非包有存養在内也

篤恭而天下平正收結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周子無極而太極從中庸無聲無臭討出來

卷之六終

日程序

有明以來講學著書無慮百十家惟讀書居業貫為程朱之正脉然竊譬之用藥焉溫凉殊用補瀉異施而對症皆可已疾今有人馳騁乎詞章浸淫於利慾一旦聞姚江致良知之說翻然悔悟可不謂勝於往昔乎且由此而沉潛反覆安知其不轉而歸於正也若徒借以為名呶呶然號召後進無論其為姚江即口誦薛胡之書問其澡身浴德無有也何以講學為乎余向聞盱江陶太史存軒先生主豫章書院時人才輩出而未詳其所以為教者何若今得讀先生自記日程乃知先生後學于程山高弟黃俊堂先生程山由姚江而歸程朱者也先生得之時加返躬內省積為日程若干卷今去先生歿已二十餘年矣文孫其懔始出其書將以授梓因夏君知畏屬余序之余淺陋無所知識而確守學脉不敢躥入岐途庶不至與先生有異趨且所交西江諸君子知畏而外如黃靜山涂于岍皆為先生所稱許惜乎未得從諸君子後聆先生之謦咳也爰書此以識嚮往之私云

後學翠庭雷鋐謹題

吾廬先生遺書

日程一

南城陶成存軒著

後學　分宜林有席平園　寧化雷鋐翠庭　新城涂瑞棨兆　南豐趙鳴鸞勉哉　參訂

及門諸子較閱

孫其悰爾夫編次

康熙丁卯至己巳秋

莊對小學行動言語凜凜自持愈覺其妙

初做工夫如小兒學行須戰戰兢兢穩放足步始得收斂危坐此心方有下落可知人不主敬此心繫在何處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果妙

覺操存勞苦只是惰習未除

讀古人書覺自己病痛殊多

看洗鏡可悟治心之法

防欲必於未萌欲已發而思遏非十倍之力不能

與人談彼說時世務予引到燕耻上方有益

朱子或問為己為人一段引南軒無所為而然句真刺人心骨覺已往工夫都是為人不可不猛省

昔謝明學先生欵客盛筵不過十品中只八品如常往來只用三品此可為法

覺此心有安頓下落只常存敬畏四字

看有子禮之用章思人情怕嚴憚耳目手足從幼便因任了彼但知視聽持行之安未知夫聰明恭重之道本於天命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為學固藉師友然靠師友不得要着力修持於私居

之地

親恙但可心憂不可有憂色反增親憂

母恙男欲禱於軍寮恐不合於禮蓋士禮有禱於五祀之文無禱於山川之禮

日用所接無非天命一毫不安分便是人欲工夫不猛力半上落下徒自苦耳須是作定主意做去妄念隨來隨克去令他無住足之處豈能害我

為學直是要思不是思得透如何見得確

饑餓一日頗無情容但恐久則不耐耳直到餓死此

心猶肅然方見操持純熟

某友欲書課謂居館中無事可錄予云一發念一作止一語默危乎微乎何能無事

心本是活物以道理維持則安以世事汩亂則危

人子居心直是面面亙亙須令親不背道義又要情意可安使親悅我又要外人悅親方成人子之心

此心無一息不思但得其正則善所慮者邪妄相參耳

吾人修持工夫手足必當恭重若在尊人前手足又

宜輕便如目視耳聞感之即動始得（己巳秋先生丁內艱日程輟筆）

辛未冬服闋至乙酉

致中和中即天命之性性便是仁義禮智致中是盡仁義禮智如寬裕溫柔發強剛毅俱井井有條一絲不紊此方是程子所云中者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理舍此而索中於靜則中是何物毋乃恍惚無憑迺釋氏早已致去矣

或問致和曰致和又是應事接物千條萬緒上致中則只是大綱功夫要從死中得活非將已往氣習猛力屏除萬不得洒然之日

或問知天地之化育黃復堂師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此類便是予曰納冰亦然否曰此又是贊化育上事

或問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不為恝親乎復堂師曰宜曰之意蓋曰我於君子本父子也如何捨得仍是怨而不恝處

向來以未發為靜不特不知性并是認心不切若認得心切則心之一動一靜無頃刻之間那有未發之

性不偏不倚者单屬於片刻之息心只當得呼氣之感吸氣左足之搏右足竟未嘗不動也豈可以心之靜為未發之性乎

發暴怒乃志之不勝氣處還是志之不立

吾邑俗十月朔日用紙剪衣焚於寢廟謂之焚冥衣思楚楚衣裳不應剪紙箋箋明器徒付燼餘死者有知應笑其愚也予雖感時痛毋然不忍自愚以愚親

人能實見得天理高明人欲汙下何忍將自己投在卑穢坑中

吾人為學當以溝壑自矢則計較貌逐無自而萌矣

太王有翦商之志志字必是考亭未及改先儒謂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已絕則為獨夫太王之時君臣之分肅然安得而萌此志

友人趙守夫疑捜堂師論未發之中非靜時予云天何言哉註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可見一動一靜之靜靜亦發也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則靜固靜動亦靜靜原屬理不可以時言

親之於子原是一體古人養志以其心親之心也親

有疾如已心恙焉撫摩惟恐或緩

覵師心性及未發圖說燦若指掌其分別心性體用動靜真宋儒所未發而大有功於聖道者也宋儒未免混心為性師則以一理渾然萬理咸具為性之體五常百行為性之用寂然不動性之靜惻隱羞惡等性之動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收斂沉息心之靜思慮意念心之動如此分析誠確當不易

朱子必以戒懼慎獨為兩段工夫細思不睹聞即獨也戒懼即慎也工夫原無兩段特戒懼節包隱微見顯慎獨節則示人勿欺於人所不知而於隱微尤宜加力耳

向來以工夫不進為忘助兩弊今看來只病在忘若不忘則目前一步不肯放過勉強循循力保當下又安暇助長可知助處究是忘處

魏叔子論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誼使吾之身不背於忠孝則發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此叔子語有根抵立論有補於世道處

持守此志一切貌逐俱粘不上似是孤危然總是丈

夫本相稍稍因循卑鄙不可言矣

讀恒九三象不恒其德無所容也使我怵然吾人為學而自喪所守今親炙者鄙惡聞風者唾罵雖靦顏在世東依西傍究竟無所容身於天地間也不可不痛自猛省

讀易不忍釋手自覺心益細氣益平

每見人動輙設筵殊不知吾人立身制行當省度義理是理處便脫然行之非理處便斷然莫行至於理介疑似處亦宜潛心靜氣以求之求之不得然後商

之師友苟不揆於心不商於友而輒設筮恐鬼神不能啓人之疑而反滋人之惑況以利害禍福之念交攻於中此心已不可對易矣

吾族居艱不入祖廟子唱之也邇來效之者頗多於此可悟天性之良

凡事變所乘全看力量然力量視乎志願志願生乎識見識見得真志自不苟志不苟則自有莫大力量其原端在剛健人而無剛健尚可以為人乎

黄複堂先生胸中主宰肅然而容無圭角色温氣和容莊言厲真有德君子也

待人必以愛敬為主若欺其無知而喜奉承便一味戲玩之於人無益於己亦損

大學衍義力體是編而心有得焉成己成物兩無遺疚矣

世人為人謀事非趨勢利則便己私絕無一念仁愛之心又或有慈祥者則以禍福怖其志敏捷者則以意氣敗其事須是中無欲而小心察理不逞私意不恃機械一片真誠惻怛隨機發付方是學者

作文必要尋一主腦握得主腦行文便如破竹之勢不但作文為學尤要握定結底方成體段不然東塗西抹支離斷續成何人品

兄弟容易乖離要綢繆無已夫婦容易比昵要倡隨有節世人受制於妻而薄恩於同氣是誠私欲之蔽也私欲蔽故痿痺不仁雖手足不相關切私欲蔽則綱紀頽廢雖妻子不能統率可哀也夫

甫為善而欲人知此好名之心有好名之心究竟為善亦不誠最為修德之害

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篇天造地設絕妙文字卦畫如題目彖辭如破題彖傳如破承大象如照題文辭如立柱分疏象傳如旁批注釋此等文字讀之使人心醉久之目無全牛以無厚入有間矣西銘之事天太極之立極俱從大易脫透出來無二理也

予近日於境迫處處頗能忍耐然不能忘憂即強捐之終是欝欝反復思之只是昏昧若提持此心挺然廓然則境雖迫天君自泰然也古人死生在前而心不動何等學問

五倫當反己天王明聖純臣也毋氏聖善孝子也言物行恒夫綱也式好無尤悌弟也先施未能良友也古人於五倫無不責之己人不能盡倫稍遭變逆則曰我已竭力無如何也豈知匹夫一念至誠天地且可感動而況人乎善罪己者無論已有未至即無不至但倫之未孚即屬己之未盡舍己而求人是為滅性

程子謂天下只有感與應二者而已此論物我動靜之機要知感應俱屬己感則誠感不必求應應則誠應觸之即通若以己之感望人之應荒矣

人不修品行專圖安飽一稍得志勢利薰蒸毫無氣骨盖緣做秀才時已少一段真本領實根基到得中間安得不落庸俗窠臼

人之妄念不必如孟子所云宮室妻妾之類只貧者愁衣食富者慮田園皆是何也以不安於命耳

予近日因體氣多病毋惜思省事以養神氣不知存心而務為簡寂便走邪徑矣因記曾齋詩萬般補養皆為偽惟有操心是要規此真儒家正旨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豈唯天下烈風雷雨弗迷三過其門不入即身家亦弗與焉學者要先能不與其身家方能見得天下不與氣象然不透西銘験語不與究不解也

素無本領全以外物為安身立命得志則厭飫受享失志則淒涼萬狀明眼人即於受享之日早已悲其曠安舍正傍人苟活不到淒涼時候始加憫恤也

早圖晏樂晝漁夜讀婦女績紡稍助不足亦可不求於人而糜粥以度也若皇皇求人品行之卑固不待言類無不輕之以為若祗為衣食來也所謂枉己必不能正人矣

天命之謂性三句一直出來如源泉之湧出為水此天命謂性也水之流而千條萬緒脈絡分明此率性謂道也水以潤下為性猶道以無過不及為中然水不能無阻滯猶道不能無過不及聖人修道亦如治水疏瀹排決順其潤下之性而已未嘗有益其所本無而強其所甚難也如此取喻似有着落

講書若不誠敬口之所講只是依様葫蘆不從自己

心坎中字字體貼而出則終日講書究之書自書其
理不爲已有猶之日在道中而心有不存道不爲所
有也則戒懼慎獨之功其可弛乎
五鼓睡醒便要畏忌稍稍因循私意横生若從睡醒
時念念敬謹直到睡時形氣雖寐志氣猶惺惺不昧
此則庶幾矣
世俗每於春夜請僧誦南無阿彌陀佛云可免瘟疾
予謂三代之時何嘗有此教而民間疫疾亦少愚意
欲以孝友睦婣任恤六字換佛氏六字彌陀而使鄉

師里長每夜持木鐸家喻户曉儆醒人心此非所以
逐疫而未始不可以逐疫也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孟
氏豈欺我哉
謝明學教人當下一步真妙致知則須通盤打筭力
行惟有黽勉當下當下放懸一步便與天命隔斷一
步若心裏眼裏止此當下不見物我不見動静一片
真誠綿綿密密方是翼子
前輩讀書多有品即作文亦朴實正大今人讀書絶
不修品即行文亦純是機巧打乖毫無本領可嘆也

夫
靖節乞食詩人云是托言予謂句句是實細玩飢來
驅我去則不妨乞不乞則傷主滅性曰叩門拙言詞
則無乞態曰賦詩曰謝曰報庶恥禮讓忠信具備非
不折腰人不能有此
大凡矯情之人多借譽真學道人事事平實人不得
而譽之
處事接物盡分盡理始可無愧若一事處不當便愧
此一事一物接不當便愧此一物然必學道人乃知

此愧
慎獨之樂不能語人不能分人惟慎獨者自領其妙
凡事出意外以無心置之不得遽出聲色彼知愧亦
已矣
事有失意處不知安命輒生憂惱適自惑耳
老父喜讀唐詩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二語悦懌
不置不忮不求古人忠厚如此
人每喜嘲前賢見一語同佛氏字眼則笑爲近禪不
知字同意別且佛氏常用儒語謂之歸儒可乎

先行其言一語一生受用不盡力體是語有莊敬日強之趣

人之所學與其所行每相矛剌而不自知大抵只是俗學

不忮不求恰好與不去不處同看皆為學起初立腳處耳到終食不違則富貴貧賤渾是皮膚為學工夫全在知行知行二端無窮無盡直到踐形立命方為止境若徒不忮不求而不務致知力行雖與物無忤究終為不聞道之人也

復堂師因原百喜靜坐貪處寂光景乃講延平令學者觀未發氣象此非延平入禪是其引而不發處彼意蓋以未發是性原無氣象可觀時候可限戒謂師作未發圖說力破延平觀未發氣象今又云然者是師曲為出脫先賢其實延平無此意也然謂延平入禪果未可大抵觀未發之訓亦程子見人靜坐嘆為善學之意彼誤以收斂反求為未發立言不無弊耳

白沙之學被程山一一攻出後學宜以為鑒

行事當理合情宜平平無事一涉得意即屬務外好名

因知記以道心為未發畢竟未安未發性也道心發於性者也以為性不可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似至樂然見君子要掩著則甚苦也

復堂師携詹明章養正篇來看怪其舉太極而遺西銘其實西銘仁孝之理初學所宜先若太極之理似不宜驟及也

厚於德而薄於命此理每不可解嘗於父母待子忽

悟及賢肖之子幹蠱象賢父母以其能自立故常不放心上而所愛憐者単是癡呆不肖之子於此可驗天心

窮理在分別得是非精操心在存遏得理欲客接物在去就得邪正嚴應事在趨捨得善惡决公私真妄之介只日日研之日日謹之其原又在主敬此心常主於敬則致知不惑於似是力行不誘於邪妄矣

復堂師示成當以柔克之功變化剛燥之氣又云當境濡忍一時艱苦事過却有恬靜之樂謹銘佩之

論語中記孔子喜怒憂懼如割雞焉用牛刀喜也小子鳴鼓而攻怒也擊磬於衛憂也微服過宋懼也合而觀之亦可窺聖一班

杜陵之除草與茂叔之不除草似有好仁惡不仁之分

讀次山下客謡見其本領讀舂陵諸行見其經濟此等詩其益人不小

史稱夷齊叩馬之諫語固過當然忠義自足千古了凡不信謂二子而及事武王必與十臣比肩事主則

易不當有蠱上九之象矣

夷齊守千古之經君臣之義也武王行一時之權造物之仁也豎儒眼孔小不訾夷齊則罵武王總不明經權之道耳

存父母之心無不公無不愛行孝子之事無敢忽無敢私

燕齊之相報無異吳越君子愈以知殺人者之適以自殺也

韓信之反出自舍人弟之雌口亦莫須有之事然雲夢之執猶不知退於陳豨之伐又不動王雖無譖言亦難乎免

陶士行有功於東晉非特將畧即其破浮華空寂之獘於名教不無小補也

居家之道勤儉孝敬此固本然今之學者自命高尚厭棄家務樂為佚遊或吟咏書籍以自娛而定省晨昏之不問此未可以云學也

處一非分之事受一無禮之財雖人不我咎而心當知愧

聞大匠云我為主人造大廈自肯搆而落成也受若直而退望其門而足不敢進我不敢居締造之功主人亦無報酬之意盖分所當然也余於此悟出處進退之道必透此乃可以浮雲事業漠視勳庸

人生制行如一盤圍棋其國手棋必勝之技者不過步步看實無一着孟浪放過故任彼敵手縱横變易國手步步中規處處合法自不致失守吾人行事亦思靠實守法然理不勝氣不免下一二閒着自以為此一二着不關勝負不知敵人所窺伺自己所周旋

盡被此一二着悞盡全局學者制行當如國手制敵方得

人之精神大都錯用與分用故於德不能進若肯專心於窮理治心則無有不成之理惟其溺於物欲牽於勢利囿於詞章懾於禍福怵於客氣故碌碌無所成就也

人能反身內省處處是病其心師古言言是藥

學者能窮理治心則古人可以尚友天地可以感通萬物可以流貫窮可救人達可澤物若囿於舉業分

於聲利多見其昏而無得矣

細玩洪範數以九衍之得八十一以八十一衍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其中方圓順逆吉凶休咎悔吝災祥錯綜變化亦易得辨但其因數立名因名立辭及筮法之詳則非後學所易窺其指歸也

範數遇五則為平摘之易卦遇五二則為中

常人之心溺於物學者之心牽於物賢人之心不容一物聖人之心太虛無物學者常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則可希賢希聖

講曲禮子事父母又帖出西銘來夏葛冬裘溫凊也乾乾夕惕定省也非禮勿動出告也洗心退藏反面也素位而行有常遊也小心翼翼所習業也莊敬日強不稱老也戒懼慎獨視無形聽無聲也其實存心養性為匪懈一句盡之但愈分析愈明白耳

伍員報仇可謂賊君臣之倫矣當入郢之師昭王既奔理宜奉勝而立之以明世及之分而著無忌之讒則仇報而義全矣

守心如守邊當以李牧之守代雁門為法賊勢盛不

得不示之以弱而嚴內備謹烽火賊亦不能為害也

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此非推誠布公也亦老氏欲取姑與之術耳卒釀景帝時誅戮之慘所謂老莊之後必流為刑名也

薛文清公以日光喻理以鳥背喻氣又以衆水喻氣俱覺滯着愚謂氣如磨理如磨心磨有動靜而磨心則主乎動靜而不與之俱動靜所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益可見矣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何以知心死

曰舍則亡

人每講到殺身成仁及舍生取義便生驚駭其實只在平時克己寡欲不從克己寡欲上做工夫只其閑殺身舍生而心怖也要知殺身者克己之效舍生者寡欲之功

戒矜氣戒多言常見己非常見己躁則學庶有進乎

薛文清公讀書錄最好看每日莊對如侍有道之側日玩易經一卦將後世人事進退存亡鑒之又將己身酬酢悔吝得失驗之一絲不走妙不可言

洪範九數看來吉凶二者而已中五則平平則不恃乎吉不即乎凶不平而悔悔則必休休則祥祥則吉矣不平而吝吝必有咎咎則災災則凶矣然則吝者凶之幾悔者吉之兆而休咎災祥殆相因之序歟

卦辭之貞猶獨斷之平無異理也一貞可貫全易一平可統全數蓋吉凶循環者氣有消息也貞與平之不偏者理無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益可見矣

行事若與益友相商亦是樂事未必盡善亦可聞過而改

行事向友言則血脉流通不然則未免痿痺

古來世道之患患於喜事之人尤患於畏事之人畏事愈有事矣

形不能長存何故為形所役氣不能專任何故為氣所使無如循理之為着實也

閱觀卦彖傳聖人以神道設教余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神莫神於德也不顯篤恭之妙與無聲無臭同一機其設教非人所能測但見天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不服從其教何其神也

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理至精當深思以得之

千古小人之尤無如朱之揚畏當小人用事君子有方進之機則助君子以去小人當君子用事小人有方進之勢則助小人以去君子此種神奸君子小人盡被他賣馮道歷相四朝亦是此術

晉初六曰罔孚裕无咎可知人不見信當寬以處之不可急求其信

前輩有云今世不須闢佛老只要闢一俗字愚謂人

之氣質高者入於異卑者流於俗從古聖賢扶世立
教不過闢此兩字須知不闢佛老則虛無寂滅之害
其流至於無父無君不闢一俗則蒸世逐利其禍至
於棄德賊倫有守先待後之責者不可不謹此也

夬九五中行無咎夫子曰中未光也可見要求光明
無如慎獨

鼎九二以初六不正之求為仇其拒之嚴矣宜其不
我能即也而夫子猶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聖人防惡
之嚴如是

鼎大象正位凝命不言后以而言君子以可見位乃
素位之位人能正其所居之位則天命已凝一不正
而命已離於人身矣可畏哉

細思人生數十年只如出一場差須知簡書在己偷
不得安狥不得情要兢兢業業無忝厥命雖退食之
頃當凜咫尺不違之義直到復命之日交付完全絲
毫無歉方得放手然則人生雖不過數十年有如許
重務如何怠忽得

禮者天理之節文有形有制即畏天者所執之符節
也孔子告顏淵為仁視聽言動不外一禮可知真畏
天命禮不可斯須去身

復堂師述近讀毛詩數日之內欲罷不能明知舊疾
將作然自不容已又云此乃自幼而然一心嗜學不
畏疾病一如好聲色貨利之人明知有害却不能自
已成謂先生之窮理如世人之嗜慾此固學者未易
及處然既有疾又宜息思靜養為是亦非怠倦護疾
而已師曰是師云學者常要覺得自己所為不是方
能有進步處

外敵易制內敵難却故君子不憂橫逆之至而憂克
己之難

啟蒙一書當與大易並讀令人以圖數置之不足以
參先天之秘

讀曲禮使人耳目知所加手足知所措心知所存口
知所啟

去欲莫先於去怠居敬則無怠之可去

復堂師自言無妄想非高年德盛未易信得及然我
輩妄想不能無只念起即去去之久且寡或可至無

妄矣

偶住鄉遇途風雨之苦生平未歷小心寧耐亦是增益內事可知小心工夫當險而愈勵平時若龍如此又何失矣

啟蒙揲蓍陰陽老少變圖凡六十四反復觀玩數日始知其說可見窮理讀書莫心粗厭煩心粗便是自棄之根厭煩便是自暴之根

常體頗先生一身如餘之言則外物不待克而自隤矣

玩皇極數原始反終數之本末也大中至正皇極之建也一之九屬九之一養者凡數始之終者已剝終之始者復生也至哉中乎四之五五之四彌近之故一升一益也五之六六之五將遠之故或伏或損也五以庶始民為邦本也以寡終戒其泰也決與疑對決者除暴救民疑者去間保治也孫者養予升者教予伏漸夷矣過斯遥焉

朱子啟蒙似詳於圖而畧於書因著洛書大衍說以翼之

蔡氏皇極數西山真氏以為與三聖之易同功可謂深契其妙矣然數之詞義未明而筮法未悉予為傳註以申之使學者居則體數於心動則安數於用未審可免愚妄否

程子定性書大公順應學者未易攀躋愚更為定性箴條析理氣歸宿使氣不雜理比定性書更易入當録正有道

圖書合下不用天一而以參兩起數其理微矣蓋不使陰之數得加於陽扶抑之意也用全用半之說亦

然

筮數之法前所擬度煩而難定今忽悟出兩揲八操之法為法甚簡易知又神明不測與八十一之數脗合凡書理迷時若面墻悟時若庖丁之解牛古人今人可與一堂

復堂師解心不在焉斷指有所故不在禪氏之躭寂亦是有所蓋虛寂即其所也予向者見不及此聞師訓而一悟又云靜存動察工夫無二候尤是吾儒正脉

平時涵養當幾堅忍而有缺一不得蓋不堅忍則有害於養然非素養臨事欲忍而不能忍矣

觀孔子之待原壤可以為處故舊之法

族某平日孝友一旦得罪其兄大抵不能訓妻雖服其妻父周某能敎訓己女而貢壻護妻之過其兄聞之忍釋因想天下無難處之人亦無難處之事只不肯責己罪躬故致不平耳

早聽時鳥之鳴暮聆候虫之響如聞師友之箴如承父兄之警

夫子繫易見天地之心作春秋體造化之妙

賵仲子而名冢宰葬成風而王不稱天前黜臣而後奪君聖人微意未易測矣

習心未除於道終隔必拔去病根方扶得正氣

人之心若不讀書窮理猶人君不親賢臣鮮不溺於群小矣

春秋諱國惡凡弑君不書方欲誅之而故諱之聖人之情豈易測乎胡氏雖言之鑿鑿予不能無疑焉

閱舊課向年習氣至今尚存未免見攙心喜矜躁二字尤是病根當思有以矯之始得

讀內則可以補小學所未備

一日之內心不放弛到卧時便帖然安枕可知人一生內省不疚死亦瞑目矣

應接閑客對答閑話雖有荒正事却退避不得亦當小心應之

五鼓睡醒凡日中之所疚一言之妄一言之支與浮情惰氣之發俱於此時內訟若日用中工夫謹密則無此悔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二語受用不盡

千古聖賢困厄昏庸富厚非天心之偕也孝子繼志聖賢繼天其任大故責之不小其責重故試之匪輕彼不肖之子安得不豢之以福澤乎

凡人之鄙吝者當以情恕不可有計較之心

人之志行必要光明若惑於田廬溺於妻子雜於交遊聲氣縱然謹厚中未光矣

閱樂記三復不倦禮家發揮到此直探性天矣

人有年踰五十而喪子又遺外艱同袍勸其納妾引不

孝有三無後爲大之義曾君任北獨非之同人皆笑
其知經而不知權余曰絶續有命三年之喪如駒過
隙假令有後豈必在此二十五月乎無後事小奪喪
罪大經謂不娶無子絶先祖祀爲不孝之大非謂守
喪不娶亦爲不孝之大也或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
也生尚可不告沒寧必終喪乎非然也舜之所處以
頑嚚欲絶其後舜不忍陷親以不慈之名故娶以成
其孝況有君命當承不容違拒然使當瞽瞍告終之
日大舜哀慕之秋吾知舜縱無子堯雖有命舜必號

泣而辭弗肯奪哀者矣或曰無後而猶謂事小可乎
曰平常而論則無後罪大若居喪而娶以爲後則無
後之罪不勝奪喪之罪禮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
也故禮本其所自生而樂樂其所自始今也忘其所
自生而計其所生悖孰甚焉曾君可謂不惑於非禮
者矣

禮如秤工星子物未來星子却井然不昧故曰以禮
制心義如以秤稱物使平物來當權其輕重故曰以
義制事不能制心而謂能制事者何以異於無星之
秤歟

遇好疑人者惟示之以至公若委曲以求勿疑彼之
疑益甚矣

某友謂樂記中以樂屬陽以禮屬陰分天地動靜同
異俱有至理但其以樂爲內出以禮爲外作以樂爲
合情以禮爲飾貌及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細思畢竟不然禮樂
皆有本有末本皆自中出末皆自外作卽以內外莊
敬之心應主於內和樂之心應達於外看明道先生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可見
陰宜藏於內陽宜散於外今說內和而外莊合情而
飾貌似流爲色厲內荏之小人與色莊之學者矣予
謂此論雖推勘入細然飾貌二字亦勿以辭害意飾
貌者檢束其躬之謂也中心和樂謂陶鎔其性情使
無矯偽豈遂無界限廉隅外貌莊敬亦非徒致飾於
外而非由中而發也內外相資表裏互見禮樂之用
原非偏主有所遺漏若明道先生氣象則端坐時豈
遂中無和樂而接物時豈一味和煦而無嚴敬存於

其中乎陰陽內外自宜活看至流為色莊內荏亦不足以言禮樂矣且內陽即仁外陰即義亦不得謂其孰宜藏而孰宜散也

緇衣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莊體舒心肅容敬数語有訂碩意思令人不厭

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也禮者敬而已矣

薛文清公讀書録純是践履之言故氣味自別

今世非無嗜讀之士而言與行全不逮古人者俗故也

以鄭之淫而有緇衣碁巾之樂以陳之蕩而有衡門泌水之風可見賢者不擇地而生亦不隨波而靡也

方寸之內不知不覺便昏昧去了從新又要整頓起來此種起倒初學不免若起一苟安之念則自棄矣

中庸末篇緊要在闇然日章二句此生死關頭此關一差以後入德工夫全沒關涉矣

春秋王可不稱天而文姜哀姜之葬不奪小君之稱此意未可以後人私意強解

是非邪正亦不難辨只德性不勝氣質則非幾邪妄之留於心目間多矣然去習無如去怠乎病後精力虛弱涵養本源之工當勝於看文字稍稍紛馳精力益竭矣

吾邑雲蓋山奉香火者擧國若狂雖窮鄉僻壤無不奔趨恐後余以為山神果靈守斯土者理應為民請命具牲帛以禮其神禁止遠近居民不得荒本業以瀆祀斯民志有定而邪說不至誣民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數句葛氏以為成王失斯言采然韓退之謂大臣宰相之事固是然人

君而教其大臣如是亦開諂佞之萌矣蓋為君者但當責臣下以入告不當責臣下以讓善也

蔡氏辨康王不當以嘉服見諸侯及受乘黃玉帛謂周公在必不為此可謂千古扶世立教之言或曰父子一體病則親嘗藥豈有崩而太子不在至侯虎賁之士迎而進乎曰帝王之禮不同士庶以此立教後世猶有弑父自立者太子縱愛父豈敢居君之宮不待顧命之召而擅嗣後也乎

無恣疾於禎可見人之難訓化者當以德動之不可

特刑威也
老父云秀才讀孔孟書凡學校之事乃其分也仙山香火之利道士取之應得不應得不關諸生之事奈何以學校中人而代道士爭香火乎
偶閱咸陽誌書載古帝王於文獻內紀周易詩書於藝文中夫帝王不當名文獻聖經敢曰藝文乎
丙戌至戊子
余往三原乾州皆道經渭水往返四次自夏徂秋皆見其水之濁乃召老渡子問之彼云自少至老生長

渭濱未見此水之清也然詩所云涇以渭濁朱子注渭水本清又義山詩有玉壺渭水笑清潭之句又渭水本清之証矣
出潼關一路循黃河至中州怪河水不見船往來而函谷關今屬河南陝州距潼關一百二十里不甚險要六國之師不敢入關殆指潼關乎
閱義山集論函谷關乃知自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今陝州二十五里之關乃指其一處耳又楊僕所移之關不知即今處否也

敬齋有論湯武同時而生以弁長而功多者為君恐謂天位之歸原不論弁聖人救民之功亦不分上下使湯武同時陽德大事同力協濟桀紂之惡不能大恣而生民之荼毒亦不至此極也萬一各迫於天命民心而有放伐之舉兩仁德齊兩國地醜決無主臣之事共母賢嗣而退守藩服以效一王之股肱而已矣
某問戲聲與鳥聲二者孰當聽予曰戲在目前察其所唱之貞淫而生好惡亦足感發善心懲創逸志鳥

音以自然入耳者亦足儆動人若有心去聽鳥聲與聽隔墻戲聲清濁雖殊其為喪志一也
逢迎巧佞之人恒多取容質樸迂疎之人常獲見原可知趨時者徒勞不如守正之為得也
看朱子所上封事詳於孔子之告哀公直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如此方稱忠臣皆使非可言之世理應老死泉石金門避世之說不可訓也
竹林七賢昔人謂皆憤晉祚被宋篡奪之慘故皆佯狂避世余謂疾世主之亂而自喪其禮法何也縱世

主不全其高蹈卧疾不起可也

優師執板不上臺大匠引繩不持斧必作文以課舉業豈常法哉不看古書自窮不聞正論耳窮不臨晉帖手窮不趨正人步窮不思義理心窮

丈夫立志當如張子所云四為不如此便私小不仁

細玩困勉録知陸公之所養非呂氏所可及也陸之才辦不如呂呂之麤細不如陸陸公殆仁而不佞也夫

明學先生教人當下一步勿放過即素位而行主一無適之旨真聖賢標準亦體工夫一齊俱到

曾子固學頗醇而盛稱揚雄竟以雄比孔子此何解也康節亦深贊太元余不能無疑焉

稍有偏私之情便害公正之理謹情慎欲克己寡過之學也

工夫要着力提醒飲食坐卧不離這箇孟子必有事焉須是收拾此心勿令放逸便可了當一切事物若此心未安頓便到處生荊棘

自己之非常不能知賴好友直言

夏青左以乃祖東洲公文集託予批點及作序文余覽其言慕其行真吾鄉一大儒也跡其諫南巡議大禮二事孫忠直堪不朽其學問淵博豈後學所敢輕論

貪利之人必諂必虐利在強者以柔媚取之利在弱者以暴虐取之小人之情狀爾爾

張浚不知秦檜之奸曾鞏不知安石之暴知人則哲真不可學也

己丑至甲午

李安溪師訾陸稼書講敬字是拳拳曲跽欲人之敬我不知敬乃吾心之不敢慢人非必作為如是之模樣也愚謂程子整齊嚴肅原合內外而一之輕於外者未必不肆於內也

每於用財之際反觀默省傷惠則難繼鄙吝又失於私小兩兩調劑而出然心粗手滑用所不當用者多矣揆厥所由實因好名之念未去須知惜得一分物力養得一分高尚

韓城張大司寇愛惜民命不輕羅人以死大臣風采

可以無愧吾輩可以為法

思翰林一官以讀書養望為官守一日不讀書便為溺職然讀書亦不是雕蟲小技可以塞責禹皐伊旦之書所當朝夕披玩他日所拜獻於君者今當體之於身心也

耕夫餉於田間見車夫過揖之同餉車夫辭謝而別予疑必所知或親朋後聞北地規矩如是若饑竟就餉於田夫不為怪異南邊無此厚俗

蘇州撫軍張孝先先生覲其氣象聆其議論真有道

之君子也坐間問吾鄉理學予舉南豊謝明學吾師黃復堂以對

僕人僱船止圖自己私禮不顧本主多費推之居官止圖飽槖不培植國脉一樣肺腸

雅不喜附和聲氣近日結聲氣者互相標榜東漢黨錮之禍大率胚胎於此不可不慎

吾人處世若處不能分之人利則不當私之已

我求人而人不應反之於我或交淺或先施未能絕不足怪若人求於我而我不能應真如負芒刺刻刻不能安也

遇不量情之友非口舌所能爭惟勉盡己心一片朴誠相矢此外更無彌縫之術也

才美不知收斂故動不循法多招悔尤

門役不曉應對賓客概導以入不得不耐煩接之一涉傲情便失一體之仁

侍前輩之禮離不得和順二字若遇當靜之事理不得阿諛所謂和悅而靜是也

交際應酬之中天理人情具在奈何廢得只視為應

迹而以真心實意行所無事斯為學者矣

與失意之人說話說不得快意事與遲緩之人說話說不得敏捷事少失簡點彼以我為矜傲矣

學術之壞在自以為是人品之壞在衆皆悅之刻刻儆省常懼過積厥躬那得是處一味樸拙迂踈那能取衆人之悅反躬內省不能為壞人但恐半途而廢徒為高明所取笑也

每以苦耐二字訓耕兒耐字貫有工夫若不易吃非見理真識義透覺至苦之中有至甘之趣鮮有不耐

之於一日而利欲之心忽萌則有不安其苦而思去之者矣

二月本衙門祭聖學士以上皆助祭國學惟講讀以下皆在初欲推侍讀主祭後群議以非奉　上祭本衙門不序爵乃推編檢科分深者主之又以祭禮未定紛紛不知所措余乃語典簿逐去跟隨閒雜人等各序科分站立就位請以釋菜禮行蓋衙門樂舞不備不能照國學儀節前輩雅是余言行釋奠禮出

人有怨於我者自省未能相忘苟其人知悔而加禮於我則冰解凍釋也

人不知而不慍方成真人品

族姪孫禮卓夫校字

吾廬先生遺書

日程二

南城陶成存軒著

後學　分宜林有席平園　寧化雷鋐翠庭　新城涂瑞榮兆　南豐趙鳴鸞勉哉　參訂

及門諸子較閱

孫其懷簡夫編次

乙未至辛丑秋

讀何大授先生文集人品孤高而立言亦峻潔不肯一字寄人籬下

名位得失之閒毫不介意朋友離合之頃未免有情無怪乎感聖來之餞我而墮淚也

世人不以素位為樂而以名位為樂不以尸位為羞而以失位為羞余自出彰義門眼界一清胸中浩落覺桃紅柳綠無限春光水白山青無窮興致樂則時時有之羞則自知免矣

吾邑此翻修志將乙酉鼎革及壬辰防卒之變并甲寅耿逆之亂三次死難不辱之節婦盡於邑乘庶烈

婦芳名不朽於人間攷舊志亦表貞節然必以當事旌表據驗而不採與評不知當事可欺而輿論不與至將爲草以來死難之烈婦皆概以無據不錄噫亦陋甚矣

某屡語我云有府差在市詈辱我余且不論事之有無即使果罵我背地之罵適見其妄吾何暇與妄人計較萬一其人狂暴竟當面辱我若自反無致辱之道唯有雅量容之而已纖毫無損於我也

家人涂元夫妻賣身於余宅三年予察其恂恂雅飭能作小楷書胸中亦甚明白此豈可使其長爲人役

者還其契而貲遣之歸

耕兒問朱子詩集中每稱無極翁果指何人余示之曰朱子感興詩末云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又濯清詩末云不遇無極翁深衷竟誰識無極翁即邵子所云無名公指爲天爲理爲一貫之道無所不可蓋詩家每有寓言不必實定其爲誰人也必以人論恐即指濂溪翁以無極二字周子之所特闡也曾黄村學宗老氏遂以朱子晚年乃聞道由遇白蓮道人云無極翁即白蓮道人之號噫誕矣

爲政當通下情若小民之休戚不得上聞地方之緩急有如秦越雖廉靜可嘉無取也

梅月川先生書來論修邑志事謂修書乃吾輩事當力爲主持謂成所增諸條得當就中黄復堂養晦全真趙中原行高氣真尤得表幽之意更立復堂弟丹起傳應增入隱逸其表章人物扶持名教之心非流俗所能及也

讀書不讀律故有官君子每爲滑吏所欺

偶讀黄陶菴先生文集每日莊對真有德有言之君

子也

細思主一無適即素位不顧外也程山教人當下一步勿放過即素位即主一不思前筭後即不顧外即無適更無他旨

明史削建文年號斥靖難師爲叛黨此阿世之史也

偶閲女仙外史呂熊逸田叟著斥成祖爲燕王仍稱建文年號又未免矯枉過正矣

誦靖節公詩悦懌不忍釋手因東坡有和陶詩成亦踵而效之用前人之韻抒一己之情疑亦不得罪於

古人也

龔丹林極豪放然在賓客前禮極恭若在尊人旁尤聲咳俱無足徵家法之嚴

文選雅不足靖節閑情賦余細玩之乃知托美人以喻舊君而陰刺夫鑽穴踰墻之輩光明正大之文誣以白璧微瑕陋矣

靖節本以晉祚將終恥事二君故見機早去乃托辭為不為五斗折腰又托為奔程氏妹喪於武昌古人去國深情未易測也

靖節乞食詩廉恥禮讓忠厚一一可風何以王維譏之為不忍折腰之小慙而安乞食之大慙蘇軾指為大類丐者口頰嗟乎陶公之為人二子烏足以知之余和乞食匪唯和之且釋之云耳

復堂先生日錄內有一段云人皆以靖節為千古曠達人而不知其力行守正悲天憫人處至其卓然見大不在謝照之下正合鄙意惜先生捐館成所和靖節詩未由就正耳

橫逆不報彼久自有悔心可見學者以懲忿為要耐不得窘辱忍不住怨忿還當責涵養之疏

韓公未嘗以肝胆許人唯以自許問公之膽畧何以獨優曰人之畏怯者多惑於利害觀公之自言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感也又曰某生平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符之非某所能也此公膽畧之本領也若認理不真孤忠不立縱有果敢亦虛驕之氣耳豈能不惑於禍福不懾於死生如韓公若哉

大易用九用六之義朱子初以進退訓固善後以九

為一三五生數之積六為二四生數之積尤精而余復推之於二少之義老陽生少陰損其一而下生也老陰生少陽益其一而上生也此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之理於二老生二少損益進退之義先儒似未及此

語耕兒士君子修辭立其誠凡執筆為哀誄之文不可視為故套無論自作及代作俱當曲盡其情

新歲人事紛雜未得靜心肄業偶展卷讀書賓客頻至因思道不離乎日用接客應事盡心盡理即此是

學必執卷披吟然後為學乃俗儒記誦之學耳
語兒輩大凡作事當圖其可久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無田而祭豈能不困力绌而廢乎余筮仕後家中即用特牲鼓吹祭墓此無田而祭必不能有恒也徒作官宦門面不守無田則薦之分後必不能繼今後只用三牲果醴以薦不用鼓吹特牲
日覩工人治圃自覺漸役於物而無遊藝之趣然心安於是而無一毫妄念相參胸中未嘗不浩落也
謝明學先生日録云耐得一日便可千古此語真窮士藥石也窮士常要以溝壑自矢則一切聲譽勢利衣食居處覺與已原不相干涉天之絀我在此即天之厚我在此如松柏與冰雪相得益彰若冰雪融釋何處見松柏耶
偶閱李崧雲評仰之彌高閒墨云仰鑽瞻忽只是顏子初求道時景象何得因他後來地位高回護此時並無差錯耶只下一箇仰之便是未循階級若謂此節只形容聖道高妙却仰鑽瞻忽做甚麼而總註先難之故又何指也愚謂崧雲之論謬矣不信集註深

知道體而妄引小註見未定遂誣顏子初時錯在急忙不知顏子只贊聖道不曾錯用工也首節余為罕譬之若天之崇高不可及若地之堅厚不可入若鬼神之流動而無定在仰鑽瞻忽不是用工乃是形容其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耳先難亦是指聖道之難學不是說顏子學之而差錯今以先難為先錯可乎因著此章講義以示兒輩
貧士借欠如几上之塵還不淨掃不淨然日日掃之雖有而不能積於此又悟去欲之法
偶悟存順沒寧之理不必死生之際見之凡日用之間遇一事即盡一事之道接一物必予一物之則便為順事所遇之事所接之物已過中心無一毫悔念便是沒寧蓋事物之始終即死生之理也
細讀張古城文集其奏疏具見經濟其陸學訂疑尺以羽翼紫陽此公與胡敬齋先生生同時居同里出處雖殊然俱闇考亭之道而興起者胡公德器深純張公任道果毅皆吾鄉一代名儒後學所當奉為典型者也

黄滋蘭云朱子不合註陰符參同契故後學之口實余謂謝明學先生亦嘗看四百字金丹大抵知明守定之後異氏之書亦可資窮理而不為所惑也至於調息之法全在氣上用功孟子養氣工夫在集義方是儒者真血脉

讀史惺堂文集以知恥為啟誘學者之本施之於今尤對症之藥但史公學術雖優於吾邑羅近溪而不若張古城之有欛柄

偶讀朱子蒙恩休致詩不覺嗚咽想朱子作詩時追

念先人之言懼衰病零落無以少塞臣子之責故今數百年後誦其詩者猶熱淚交揮忠孝之感人如此踰年庚申晦翁果卒悲夫

上以禮使臣則廉恥自生上以無恥斥臣下則廉恥益喪

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與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二句正相反可見君子守正待價而沽小人倖進踰墻相從也

花木得水則潤得糞則壯得培護則堅強得賞題則艷麗惟人亦然飲食之則生酒肉之則盛調攝之則康健尊崇之則光采要知此亦凡植凡民則然耳若松栢飲天之和食地之德雨露之布護寒暑之漸摩無往不適不待人榮而旅芳自賞故君子之於世以道為腴而膏粱不顧安土自敦而遁世無悶豈凡植凡民之可語哉學者可以自振矣

出繼子學樹婚三日廟見後萬孺人率新婦行饋太翁禮余率學樹侍立饗婦禮亦太翁主之古人父在不敢當子之養向者余娶長媳之時饋太翁後挺饋

舅姑過矣（學樹出繼先兄禮尤當降）

綱鑑謂君子目小人為邪小人亦指君子為邪人君子何辨之君子方正不苟小人逢迎巧令情狀大約如此

朱子每嘆科舉之學上無補於國計下無益於民生名為讀書實類市井貌為業儒無異優俳有志者宜知所以自奮矣

陸稼書先生文集可云粹然不雜本朝唯此公幾足接武敬軒敬齋洵朱子之功臣也玩其風俗一策及

前後奏疏藹然儒臣之言陸先生如在吾當北面事
之
顧涇陽序學蔀通辨頗覺矣理
陳清瀾有心圖以仁義禮智對虛靈知覺是惧解張
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不能察道器上下之分
所云合者謂性之理具之於心耳豈相對而混雜者
哉
復堂老師性圖四千餘言直切簡要使學者觀之如
畫沙印泥洞如觀火學蔀通辨千萬言吾見其勞而

無所得也
細玩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深疑朱子中和說前後
互異未能確信其舊說之果非而後說之果可為定
論也復堂先生似從舊說
舊說已發而有未發者存定論未發已發分靜動體用而為言
偶閱先友左傳拾遺雅不喜其論石碏逆料其子之
必敗州吁為亂故老而伺其隙而匡於後若然則石
子不幾以桓公為孤注乎君已弒而匡之何如上保
其君身下誅其逆子之為善哉

人稟五行之性仁木也禮火也義金也智水也信土
也其發而為七情喜木也樂火也怒金也哀水也欲
土也喜樂俱屬好怒哀俱屬惡五行主乎土五常主
乎信故不誠無物七情主乎欲故喜怒以欲之順逆
而生哀樂以欲之得失而形天下之理總不出五行而
已
朱子鹿洞教條胡文敬續鹿洞學規至當不易他如
章潢之為學次第八條既重複而倒亂端禮之讀書
法六條亦先後詳畧之未審此皆名為尊朱實未窺

其堂奧不免有好立言之弊
朱子告君從窮理讀書而逆溯到居敬持志上端禮
竟將居敬列於讀書第六條此本末先後之不明也
端禮又以切己省察為約禮之事不知約禮屬行切
己省察屬知省察兼克治乃屬行
陳北溪講義四篇尚守師門規矩但其中有心之生
道一語未安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張子云心者性之郛郭此語最精蓋心能具理而載
道非心能生道也

讀學規類編張子云讀書以維持此心朱子云書以接湊此心接湊二字未易理會

張子厚謂聞見之善者可以謂學不可以謂道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此語起師心自用之獘聖賢之學問固不專在聞見然豈可謂聞見之善為非道孔子好古敏求多聞擇執多見而識謂為非道可乎

川椒閩虫偶見被虫所食初不能解忽思物朽則蠹生椒之有虫失其性也于川椒得養性之道焉

朱子答張敬夫書內一段云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敎語與太極圖註迥異俟細攷之（按閱朱子文集已自悔其失矣）

看朱子品許君子小人情狀十分透快遂謂小人不難知愚謂君子固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小人亦有倖倖自好居之不疑而冒君子之光明正大者又如楊畏在朝一時君子小人盡為所賣朱子殆語其常其實小人之變不能勝窮也向嘗謂君子處世多議退斂約小人多躁進僨肆後看來仍有沽譏退斂約之名如鄉愿之輩冒小人之尤者安得以君子目之哉

胡敬齋論孟子工夫在心性源頭上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曰擴充四端愚謂孟子尚有緊要工夫曰知性知言集義養氣

黃勉齋作朱子墓志二千二百餘字內外本末體用悉備無一膚詞縛句亦無踈畧脫漏看來文字雖長其實只是五段以學道德行事業為關鍵又於行業二大段內細分數小段末只數句結束首尾一氣非

勉齋不能如此發揮

玩明道先生請修學校劄子次第規畫至詳且備其初聘遣至京之士妙在勾入太學館之寬閑之宇豈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預養而作興之及入學之士皆優其廩給復其身役其在州郡學者通其往來其在大學者又聽其時還鄉里升於州郡者復其家役所以體卹養育之者至厚矣况勸課之有法士之成材自易易也後世取士既不得其道又未嘗有所以豫養而敎誨之者安能收人才之助哉愚嘗論風

俗之不淳由師道之不尊故凡師儒之官不宜限以品秩在郡邑則尊乎郡邑在京師則尊乎京師皆得聽其去就而餼廩之供勿與俸祿同頒則師道尊士知自奮矣

明道修學校尊師取士劄子簡易晦庵貢舉私議繁難明道從首善之地說來源潔流清晦庵從州縣解頒說去濬流窮源此難易之所以分也

孟子救戰國之功利而進之以仁義朱子救宋末之虛偽而進之以實學

朱子童蒙須知可補小學所不及教子帖為人父者宜曉

沈龍江養學約語多鄙俗不及陽明之教約

許魯齋云用人與教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視其所短此名言也先儒發揮未到此教人如治病察其病之所在對症藥之則病立去無奈世人每每護短不受直言如諱疾忌醫沒其身而不顧悲夫

問納約自牖之義與魯齋視其所短若不侔如何曰視其所短非遂攻其所短也若直攻其短則強者必拒弱者必沮故於長處道之此孟子借齊宣王不忍殺牛之心便引之以保民因所明而通所暗因所長而充所短真善誘之術也視其所短教者之金針納約自牖教者之妙用其歸一也

養正類編可與小學同功

為人要長厚不是糊塗要精明不是機詐

讀道南源委見閩省人物之盛其間有見知者有聞知者有得之私淑者有得之遺書者然惜其專就閩

省錄之愚意欲綜黃河以南數省之人文合紀之核其真如洛閩之教而篤信力行者錄之他如天資美而踐履未必優或制行之高而學業不必正以及宦跡之美著述之富其是非真妄之未定者寧嚴無濫所恨未能購求各省通志及凡先輩文集耳

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言也閒修之士則恥求名

世人以生計為務實以講學為好名非也生計限於教枉費心力無益於得學業係乎已日新不已充實

先輝

夜坐每以儒學訓兒輩儒者之學已物無成規規溺於舉業於己於物無分毫之益也

陸稼書先生謂今之欲講學者只可於舉業內指點不必另闢門徑愚謂儒學俗學門徑迥異即於舉業內講學良不合因詳書其後

閉戶養拙屢遭謗毀雖可借以自省然不足動念惟自己日用起居言動有失人雖不聞不責自己抱愧無地敢不恐懼

稼書最愛蒙引解程子性即理也謂指心中之理也一句為有功於程朱初看覺虛齋之解似贅天下豈有心外之理乎細思程子云在物為理然則性者物理之具於心者耳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乃知稼書之愛此語真不可易也

稼書論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道以使之知也初疑與夫子之言相背細思夫子語治民之情勢誠不能一日而曉其精微稼書究牖民之本心終當優游而覺其天性稼書之論乃打穿後壁語不唯不與聖言相背實有功聖言也

閱陸桴亭思辨錄其格式倣大學衍義但衍義多稱述經史思辨錄盡一己之議論也其語經濟處可採

困知記論天道人道謂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理之所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讀之令人惕然有警云

湯潛菴先生荅姚岳生書內云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

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此疑指稼書力闢姚江而言

閩之隱君子吳海朝宗生元末明初之間可謂潔身之士所著聞過齋集四卷張百行先生表章之足發其潛德矣

折中以先迷後得主作句利字貫下二句宋儒亦有一二倡此解細玩句法不順不唯悖程傳本義即準之夫子彖傳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語亦不合夫子未嘗以得為得主也

陳布衣篤信君子也惜窮理未深存養未厚即銳意建白程朱正學諸疏意則美矣而詞不達意語無倫序乃自附伊川之上書亦自信之過矣陳清瀾稱其為狷介之士良是

朱子謂孟子不曾說氣質之性稼書謂形色天性也係言氣質愚謂形色天性乃訓物則之理非言氣質之性也夫子云性相近也孟子云口之於味也一節則氣質之性孔孟先張程言之特未明說氣質二字耳

問學錄載高景逸謂陽明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此數語稼書不曾指其非以愚言之孔子之學即孔子之教多聞擇從多見而識好古敏求孔子生知原不廢學何常如姚江之語良知厥格致為支離者哉稼書取景逸後段攻陽明之弊於此數語姑畧之耳

士君子存心要爭千百年之是非不校一時之曲直蓋一時之毀譽無憑而後世之予奪自公也

內鬱一生外隙交至惟自已疎畧所致非闗內外之苛刻也業有釁隙當竭誠盡敬以彌縫之若好佼大將無作有東塗西抹凡事不順其自然便有一番謗議隨後

撫兒補弟子員歸有喜色予以滿損謙益之理戒之思門無白丁俗人視之以為家道之盛智者觀之乃衰之漸也子弟若不守禮法不務明經立品徒以貴倨凌人傲物吾立見其敗矣吁可畏哉

有厭事之心便是空寂之根有喜事之心便是功利

之兆平居力自省察庶不入於異端不流於世俗也

以倫物為一體便不厭事以有為為應迹便不喜事蓋厭事之心生於私吝喜事之心生於馳騖也

遇好刺飾非之人斷不可投以直言宜守緘默法

受不得委屈耐不得煩苦此氣質之偏還宜責志

治家之法嫌疑當謹別嫌之道內外宜嚴

整頓童蒙與整頓已心合內外之道也每見人家委幼兒女於佻薄之師失其所教矣

課童蒙可悟存養之法一毫惰慢不得一毫躁急不

得勿正勿忘勿助孟子示人希聖希賢之金針也
均朱不肖盜跖為暴堯舜柳下之病也天下後世未
嘗以此病堯舜柳下者

趙守夫母病劇商治喪謹遵家禮不用鼓吹不以酒
肉宴客不作佛事誠是但愚意世俗動鄙行禮之家
為省儉今出葬之日稍用鼓手四名二人吹頭管導
靈車二人吹大銅導喪蓋頭管之音悲大銅之聲痛
略厭人耳目而不失悲痛之情似亦禮以義起之意
至餉夫役未嘗不設酒肉饋奠胙帛之費不減於佛

事要知家禮原非省儉世人但以不作佛事為家禮
誤矣

於拂意之時能消遣得去於快意之頃能收斂起來
則於道庶幾矣

世界紛紛趨利以利可致富可致貴秀才無取利之
術即以舉業為利可哀也夫即有程朱復起講明正
學鮮不迂而鄙之匪特此也近日吾鄉曾黄村好講
老氏士人少有為所惑者豈見理盡明哉以利所不
存故耳

謝明學以主一之義諸儒大都含糊謂陽明說得明
白主一只是主天理謂陸子尤精切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上帝臨爾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不容人杜撰
而歸結於程子所云存訂頑意思以主一為主仁成
謂聖人教人未有離事物而主一天理者文王昭事
上帝亦不外日用倫常如宮雍廟肅止仁止敬亦臨
亦保之類至程子識仁識字原訓知識之識其云存
訂頑意思乃示人求仁之方非為主一訓也識得仁
之體既而操存無間乃可以語仁非主一仁也主一

乃隨時隨地隨事隨物而操存之法事物未接固當
戒懼事物方形即宜省察朱子云讀書則一心在讀
書上著衣則一心在著衣上如此訓主一確不可易
明學乃譏為只說得執事敬假如未接事物時此一
在那裏如明學所云夫子語仲弓為仁只消告以主
一箇仁又何必以出門使民語之乎又豈不慮及未
出門使民之時作何用功乎此乃好窮本體不肯切
實下工夫之獘不可不辨

思人苟敬以存心則隨處皆可進業只看舟人行船

便是起發學問一人執柂此即主宰工夫然必眼明識透見得水道曲折方不迷誤至其行舟也又豈可空情拖柄亦須篙揖齊到及當灘高水淺石激水湧之地舟子倍加恐懼并力駕馭猶藉鄰舟協力帮助吾人為學當憂患之來及物欲之攻習染之發能如舟子過灘工夫又何愁克復之難乎

人心之危甚於水道故丹書曰溺於水猶可游也溺於欲不可救也

舟中海到下午如身在紅爐更無避暑之法惟整齊

嚴肅操持此心亦如烈火之不可犯則形雖被暑侵心不為物屈也

胡文敬掌教鹿洞與南康太守札論學租不宜概給當分別賢愚貧富愚謂來洞者皆遠方之士難使之裹糧而來既在洞中自當均給口食以賢愚分厚薄徒生嫌怨不如限以一年而學業不加進者半給以示罰三年無成者竟不支給彼亦無辭矣

讀胡文敬公集因悟是非邪正公私善惡義利真妄天人理欲治亂存亡得失成敗學者當研辨於一心使黑白之不混又當存過於當幾使薰猶之勿雜斯為真學者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有心廣體胖氣象存省少懈則私小矣

志要真工夫要密別無他法

閒居為不善之小人無所不至鼠竊也患失之鄙夫無所不至則強盜矣強始於竊惟闇修君子免矣

思人睡着更無工夫工夫在未睡着之先與睡醒之時若操存不懈雖睡着仍是一團清明之氣收斂減

息耳若不知操存睡着固是昏濁之氣白晝之間心為形役無異行尸走肉可畏哉

文敬公所云二本指天人隔絕與夷子二本親疎倒置不同

胡先生每言治天下以修身化民第一其次處置得宜成為下一註脚修身以建極成己之仁處置得其宜成物之智

造化氣候容有不齊海水潮汐時分不易汐之生也由微而著由著而盈盈之終即虧之始消息之機無

毫髮之間
夜帳轉不寐因正襟危坐數息又恐入空去止存誠
主敬胸無雜念雖不睡亦不勞耗
存養本源之工不可間斷須密密提持勿令馳逐去
了
西銘曰害仁曰賊仁天理也人當孜孜以窮此理勉
勉以踐此理稍為氣昏為物蔽即害仁也即賊也故
曰罔念作狂狂即賊也
夜聽梢公勉衆舟子曰凡撑篙當提起精神眼到手

到此二語有理我輩當玩盖精神生於誠敬誠敬既
立察之貴精行之貴勇方是學者工夫
不要咎習染之難除止當責誠敬之勿間
近來存心致知居敬窮理工夫認得親切
讀胡文敬公奉于先生書有覩先生左右在公者少
忠直之士古人於達尊前禮恭而言直若此
存第一等心做第一等人讀第一等書如登泰岱而
望朝陽光明洞徹豈不快哉
讀陸宣公文集其奏告之詳無非熙伯崇王敦義遠

利有古儒臣之風但於格心之要尚未之及也
讀上蔡語錄克治用力卓然可敬內云色出於心去
不得則止能斷得淫非能斷欲何自信於色欲斷二
十年來又云用導引吐納之術以助養吾浩然之氣
不思導引僅可却病若養氣則在集義也
上蔡自謂去矜去好名之念味其語氣想其反巾揎
袖之象全是矜己好名之習可知克治之工真難
何從之創一奇論云一物無美惡請猜何物另書一
火字藏書夾縫愚謂五行皆麗於氣質則皆有美惡

火之體在木木有美惡火安得無美惡
持守此心不容紛雜毋事順其自然易簡之理在是
矣
遵堯錄內載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半夜召見出文稿
數篋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
下代作也億皇恐拜狂出奔羅從彥責億處翰林之
久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天使間言得行迂矣
李沆真宗時名臣也然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阻塞言路妨賢病國罪亦

大矣從彦識為失言豈篤論哉
遺先録載宋初名臣自李沆至程顥十賢而歐陽公獨不與予細考之明道真王佐也韓魏公幾於純矣富鄭公次之文正公又次之温公及杜祁公俱次之如李與二王德量操守未免有愧
平時有臨深履薄之心及憂患之來便能不驚不懼
朱子文集所答諸門人之疑問如對症示方發其病根而藥之俾後人之受病者亦得以對方調治而却疾焉所恨病症已明良方具在乃藥味不入口或畧

進而希效或厭參苓之緩而欲進金石不死之丹噫辜負良醫死而不悟者古今同慨也
細繹朱子文集道理朗然呈露須是操持此心不令間斷則斯理隨處呈露俗學開卷了然掩卷茫然正坐不知反求于心耳然此又恐流於異學須是居敬窮理並下工夫則不溺於俗又不入於邪
德盛則禮恭朱子晚年德益盛而其謙已誨人歛然不足之意真望道未見之心也
崇正者必闢邪古來聖賢皆然自孟子抑伯功以後儒者皆斥功利孔子惡鄙夫孟子羞求富貴利達又皆闢俗
中有主宰雖顛沛不能亂
朱子跋黄仲本朋友說可云詳矣愚意覺尚未備蓋未發出朋友之道命於天率於性人雖欲離之而不能所以為達道且友無定位教我者師長我教者弟子同業者儕輩居鄉則比閭里黨在朝則公卿大夫孟子論友尤大自鄉國天下以及上古天子可友匹夫一介必有資友人惟氣拘物蔽雖有朋友一倫而

不能盡其道遂無以踐此論必修道立教之君子乃能無匪比之羞獲同心之利耳此說似可補朱子所未備
朱子貢舉私議分年試以經書子史然於德行科則云優其廩給免其課試此便寓有崇德抑藝之意
安石引周禮是為以王飾伯總未能窮理知天徒貌襲經書以逞其私智耳或曰安石亦惑於佛老曰胸無主宰或恣情或滅情總無是處
命耕兒將朱子洞規胡氏續規書於吾廬壁上更書

大極西銘及敬齋箴以便觸目儆醒

與耕兒論充典與沈註不合處如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德峻自宜訓大俊乃俊傑謂明揚俊傑之德如中庸九經尊賢先於親親此明揚俊德先於親九族若云克明已之大德則與欽明至光被重出矣凡引經可斷章取義釋經則宜上下連屬

又論泰伯註中翦商之志及傳歷及昌等語說得太王全是私意愚意太王積功累仁原是守經並未計及有天下泰伯炳於幾先忍天命之將革而預逃以

全君臣之義又泯其迹所以為至德所云讓周由後追論耳非伯之本心也耕兒又論三分有二章周德不專指文王亦不兼武王乃從太王王季歷世以來之德也良是

夜卧不寐思莊子春秋經世經世二字説透春秋愚因類推之大易覺世尚書治世三禮範世葩經攷世何謂攷世列國攷貞淫二雅攷正變三頌攷功德

有才力者喜任事而不勝其私已有操守者多避嫌疑而事鮮有濟在朝在鄉皆然

讀尹和靖先生文集此君可謂不言而躬行者晚膺寵眷無救於宋之危惜哉

近日細玩九疇之次九数惟中五皇極無對而一與九以始終對二與八以感應對三與七以民義鬼神對四與六以合天治人對数皆函十蓋人君以執中為建極而中之理原於五行五行之生也造物之大始而五福六極造物之大終固係皇極之從違亦由生理之直罔也二以人合天而八有休咎之應則五事之敬否所感也三則顯而創法制以徵諸民矣七

即幽而謀臧否以質諸鬼神焉恐陰陽之愆伏而五紀之當協也懼剛柔之競勝而三德之當乂也未審是否

學耕疑令尹子文章集註物我無間訓得太好余曰物我無間只是無私心而未必當理子文之告新令尹真物我無間然難必其所告之盡合於理如僭王猾夏之謀豈可稱為仁學耕乃釋然

滿洲俗多近古如席地而坐嫡庶長幼分嚴不拘文武考試必先用射射中方得與試（此如古者選士觀德用射之典）大

饗夫人亦出歐爵衣必束帶左右佩用弔喪必哭之類漢人久不聞矣知

太祖

太宗之興非偶也

溫月令至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覺慨然此呂秦之酷政也夫功有不當緩以教之可也戮削其餼廩可也罪之已甚况窮其情乎

郊特牲記八蜡五曰貓虎夫貓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尚且祀而報之牛之功大矣何以不報抑蜡不止

云報有褒而驅之義存焉如祀昆虫以其害於農也虎能食人想亦有驅之之意乎

世俗之飾有損無益

所植黄白菊前後枯萎察其根荄已傷於蟲於此可悟為學若不護之於獨而徒外貌檢黙則生理内牿其不如菊之枯萎也幾希

孝友不敦則愛起蕭墻睦姻不講則盗先親戚天下之患大率如此

講小學徒然字解句繹何益全要引動他良知良能覺得小學所載都是順乎人情絶非拘苦之具方有益後生

溫射義竊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大夫士之句攷之皐陶謨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則以德之多寡為職之大小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以三物非教以射也特賓興用燕禮而燕必有射可以觀德行耳非必射中而始升之也若澤宮之選恐另是一義

禄書論敬為上哀次之云敬亦從哀生哀之至自能

敬不能敬亦是哀淺愚謂敬包得哀哀包不得敬謂不敬為哀淺然則謂齊亦是哀淺可乎又論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禄書因此斷後世未婚守節之非與歸熙甫所見無異愚謂未婚而守節乃賢者過之之事可以勵俗可以風世未可厚非然非禮之中正故聖人不肯以此制禮

生日悲痛程子之言極仁孝之藴儒者律身自當如此然豈可以上責君親遇君親生日上壽臣子之情

所不容已非以禮處已不以禮事君親比也安卿斥朱子壽毋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謂不以禮事親稼書賛朱子門人於一切流俗積習皆不肯輕易放過成謂固是但所問不以禮有類於陳司敗之有意難孔子善乎朱子之荅之也曰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蓋不敢謂生日不必悲痛又不可謂事親不必盡合於禮惟有引咎於己而已

昔程子請改試為課不考定高下有所不及學官名而教之真良法美意可以息爭靡而興禮讓吾友蔡

聞之於鶩峯書院亦得此意

趙盾之弒君夫子謂越境乃免恐非夫子之言即使越境而不奔告天王請於方伯誅弒君之賊更立賢主以保宗社豈得免於弒逆之名哉

左傳中格言至論後世當奉為蓍龜如范文子云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云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此種議論有儒臣氣象

雅愛吾姻王立民居家孝友交友無欺而家漸貧所謂為仁不富也

伊川最愛醫書手足痿痺為不仁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合而觀之使人儆惺當思所以起痿痺而勿令心死形存也

聞鄭子張臨歿命子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名言

門人傳代言責子不讀古書而泛騖時文余謂時文固不可泛騖即古書亦不可爾莽當依朱子讀書法熟讀精思循序漸進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經次史宋儒理學之書先朝薛胡二先生本朝陸先生文

集遂一理會他書不讀無害也

語耕兒兄弟為學若不從格致誠正上用功規規舉業縱極醇謹一入聲利之場鮮有不改其面目者

鄉中子姓謙以處己和以待人勤以力田儉以持家又尊敬齒德乾餱無愆自然鄉里悅服

建寧全皇甫文聘余己丑同譜聆其言論純是書生面目無近世巧宦氣習所云治民當知明處當非敢自謂明與當而常存未能知明處當之憂或不至悞刑斯民耳又云每於行刑之時恐見之未真刑不當

其罪則難朴適余子孫受也愚謂此固長者之言然
猶近果報之說若儒者爲治視民物爲一體痌瘝民
瘼一斤虚公卯正畢露生道殺民何計報施也
溺愛不明頗似父爲子隱其實判殊蓋溺愛是以不
肖爲賢隱是知其不善而陰成之特不暴於衆耳
閲讀禮志疑宿離不貸集註訓日月躔次不可差貸
甚明孫書反謂注疏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此集註
更明殊不可解
凡人足以扶持名教足以奬勵廉恥則地以人重方

成人物若科名勢利艶稱一時没無可傳便不當人
物可見人當以修身立品爲貴毋爲世間可有可無
之人也没世無稱夫子所疾殆謂是夫
爲學工夫莫悔遲暮只當下理頭做去細心窮理研
辨是非實心踐行存理遏欲莫爲俗學所誘莫爲異
端所惑久久積累何愁不到聖賢地位
讀居業録可云造於聖人之門草書不足讀矣
曾生疑力行近乎仁云力行與仁何涉如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之近仁則易明白余曰仁者心之全德未

發則渾然天理五常之性無少欠缺已發則親義序
別信條理井然行之而不息則爲仁稍有間斷則爲
不仁力行雖未可以語於全體不息之仁然私意漸
去自與仁相近何云無涉至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乃
格物窮理之事與好學近知一類不能近仁子夏謂
仁在其中者蓋心心念念窮索天理則心不外馳所
存自熟故云仁在其中尚未及力行故不可云近仁
也
思程子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可見吾心原具此

理順此理則心安泰逆此理則心危殆於此見爲善最
樂人何苦從欲違理自取煩悔哉況此理合天人安
危判於人吉凶應於天此理又通人我循理以待人
則人心悦服此理又通事物循理以應事則事合宜
循理以接物則物暢遂充之塞天地貫古今何處不
是然工夫却在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二句而已操存
少懈則私意横生
程子謂善惡皆性是指氣質之性言
整齊嚴肅豎起脊骨執定把柄主宰此然實不大費

力也

酒之為物多飲數盃便氣昏而志為之累可知節飲食工夫要緊

程子善惡皆天理恐記者之悞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故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蓋好其所本有惡其所本無若謂善惡皆天理則善不足好惡不足惡矣胡敬齋強為回護殊覺不必

梁質人叟以送孫生歸序就正力訾帖括為無用之空言而追罪于王安石殊不知非有明君賢相躬行

化導雖行成周選舉之法亦止可收鄉愿謹厚一輩人安石八股固無用李唐之詩律宋朝之論策庸何補乎

悟出天與日月度數氣盈朔虛置閏筭法可見心細工專無物不可格無理不可窮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義之體義即敬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於此可悟矣

坤之六四爻宜特凜之

坤文言六二直其正也正字恐敬字同音之訛不然義以方外承上方其義也義字敬以直內何以不承直其正也正字或曰正字有整齊嚴肅之意大學正心孟子正己正即寓有敬之意姑闕所疑

危素九問聚多見少集異歸同出何經書余曰此非儒者之言宜云聚多融少辨異歸同

讀朱隨筆以程子善惡皆天理即卲子三十六宮皆是春之意所引朱子荅甘吉甫之言亦如此愚謂卲子是言陰陽往來消息之數若以此為皆天理則聖賢不必存扶陽抑陰之心矣愚不能無疑焉

善惡皆天理理字可疑若連理字則天就數言可解

素患難行乎患難行字不是容易第一要存恐懼悲痛之心次之要受辱吃苦比見人當患難之際看羅刑之父兄仍飲食起居不異平日又笑語嘻然這不是行乎患難乃忘乎患難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工夫義以方外是省察工夫程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是敬以直內樣子作字甚敬是義以方外樣子

侍父疾不直懈惰但一任憂懼之過致無好容色對

親益增病者憂悶要以愛敬為主心雖憂懼不可有憂懼之色

玩讀禮志疑載既夕篇記云疾者齊養疾者皆齊疾者皆齋鄭注云正性情也最精人於疾病之際必正其性情然後可死可生人子當父母之疾病亦必正其性情然後可以致親之生送親之終愚按齋必變食居必遷坐成自老父患病寢處未嘗入內應接未嘗出外杜門奉親但毋夜尚未禁酒蓋因衰年體弱藉酒以養血氣雖不為所困到底非齋者所敢出也

問所欲而敬進之此親安時也有疾之親問不能荅敬逢其怒欲不能需然則奈何曰如保赤然察其饑渴而時飲食之審其寒煖而時溫清之揣其所嗜而謹豫待之或庶幾其有中耳　辛丑秋先生丁外艱日程輟筆

族姪孫禮卓夫校字

吾廬先生遺書

日程三

南城陶成存軒著

後學　分宜林有席平園　寧化雷鋐翠庭　新城涂瑞恪心　南豐趙鳴鸞勉哉　參訂

及門諸子較閱

孫其懷簡夫編次

雍正元年癸卯冬服闋即吉後至甲辰七月

學者不知慎獨東塗西抹不成片段戒欺求慊不少

間斷便天人漸合矣

以文取士雖能文之士盡入彀中亦未必收得人之益若欲得人才當用選舉欲行選舉當興教化崇禮讓欲興教化崇禮讓當先慎流品今人心紛然務利政教何由而施哉

二程粹言有云有為不善於我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竊說主一之謂敬固是心主於善然於人之為不善於我側者業已經目豈能不見但見而生疾惡之心或萌悲憫

之念思所以救正之亦是主一之敬若謂不見人為不善於我之側似亦未必然也

向疑堯典克明俊德與大學所引不同大學斷章取義以証自明己德堯典當訓明揚俊傑之德今觀粹言乃知程子已先我言之矣

今世學者以舉業為足以畢學之事殊不知科名與學絕不相干學者所以窮理所以復性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不學斷無聞道之日而學不為己亦斷無聞道之日

董二尹太翁坐間偶談朱總憲近薦西安處士王心敬太翁述及其師李公諱顒字中孚之賢昔守西安時曾步行五里造廬求教中孚先生感其誠乃允接見太守執弟子禮中孚行主賓禮竟夜與談時太守年廿三中孚年踰六十太守見李先生終日危坐無一倦容瞻視無回手足不動竟夜止手拂長鬚二次所問如響應問以地方利弊則告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自後太守數造廬請教先生亦有手札直規太守之失感開之不覺心折李先生之賢固不多得太守樂善忘勢之風又近世罕有太守諱紹孔號挺庵歷官吉安司馬陞西安太守以陝西副使道致仕就養二尹署

讀方正學先生答林公輔書內有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卒業數語卓然與黃子正誼明道同意

或云時憲書所紀每日吉凶悉依岐門斗首共術備載曆象星宗武王以甲子興紂以甲子而亡均一甲子卻以奇門方向而分吉凶武王居西方金地甲子納音屬金紂居東方木地故以金尅木余謂不然

武王救民於水火應天順人即不甲子而興紂天人共棄縱有吉日不叶而亡凡術家之言使人怠於修德殊不可訓

方正學論西伯伐崇非報己怨極是然必謂崇非諂己具伐之者固其不臣於紂此卻未然虎比紂為惡其踏輿己之西伯可知至西伯後五年而乃伐崇旨非報己怨乃不忍其賊民之甚而為民報怨耳聖人之心天心也天心愛民聖人亦伐其害民者而已固不為報己怨而伐虎又豈因有怨於己而遂忘民之

怨避嫌而不伐之耶夫子曰以直報怨則固有當報者矣

棲耕紀京信設聞余已主席豫章勸余待諸生勿太剛直以取其怨諺余謂剛直固不可過然一味和光入俗亦非修己誨人之道當嚴以律己寬以處衆忠告善道盡師生朋友之道而已

某云做修持工夫家人必笑予曰今人心地不莊肅徒外貌做出一種莊肅光景凡在家中不必做出一種模樣只是尋常只此心莊肅不放便是

讀書持己須存萬物一體之心至作事要去自私自利之念

玩陸稼書讀禮志疑大有裨益此書可與三禮並讀

溫名語蓋悟天命之純續係一心之敬肆

學規類編集布衣章演爲學次序入條與朱子洞規胡文敬公續洞規不合殊不可訓入條既失次序又涉重複且語皆膚廓鮮切實爲己循序漸進之意非知德之言也宜刪

剛毅之人能耐事雖困頓而不靡頑惡之人亦能耐事雖恥辱而罔悔一則爲善之力一則濟惡之才也

手種粟子七枚防其作踐時其灌溉無不生長之理因此悟養心之學人之心若以物欲害之忽忽放之則生理枯槁尚望其有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之機乎

治圃每苦雞鳴作踐然只當堅藩籬之不容耳譬如人之心不以禮義培護之而規規欲除外物之誘亦末矣

凡任使當擇其良善尤宜專其委託養其廉恥則人自不忍欺

北溪陳氏嚴陵講章四條雖守文公師傳然不免依樣葫蘆殊無溫故知新之趣與胡文敬續洞規六條氣味迥別又以敬爲心之生道語殊未安蓋敬乃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以爲心之生道似太鶻突心本有生道豈待敬而生耶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所生之性又曰心生道也然非敬則心馳於外而天君失職萬事無本耳

務實者恥名而名卒歸之守義者戒利而利在其中

戒人之淫莫若示人以禮禮者所以節性防淫者也

有力之士宜刊小學孝經及朱子家禮分送親友邇
惡蒙師俾之訓諭後生庶幾禮教明而廉恥生廉恥
生則男女有別淫逸不作矣

家禮尚非盡善之書朱子晚年欲更定而未及

余祐序胡敬齋居業錄覺前後作胡序者皆不能及
與勉齋作朱子行狀同一親切有味彼發得朱子之
學業全備此序得胡公之志行純潔也

正已而物正德盛而人化是其理一處然理一而分
殊故聖人為治少不得賞罰予奪知之欲其明處之

欲其當可知成已之為仁成物之為智

高曠之士每貪虛寂其實未發之前心雖虛而理至
實境雖寂而萬感畢藏譬之隆冬生意雖未萌芽而
根荄蘊伏故復見天心其實天心已具足於坤特於
復而見耳知此則戒謹恐懼於未發之前自不容已

朱子敬齋箴已包得程子視聽言動四箴故知一敬
則無已之可克主敬之外更無克已工夫

細繹明道先生論十事劄子以修師傅之職成就君
之德業為首可見儒臣論治斷未有不從君身起者
含君德之修而策治安未矣

與趙守夫兄論觀人之法孟子聽言觀眸子拙甚然
近世有一種清修之士不為聲色利欲所奪養得精
神完固却未明乎道或流於異教至於言尤可以偽
為當徐察其舉動行事乃無失

讀伊川上仁宗書自比孔明然武侯猶待三顧而起
伊川不待薦聘挾王道以干主此伊川救世之權宜
非儒者出處之大經也

伊川代父應詔上英宗書不下四千五百餘言兆陳

治亂安危次陳制治保邦之本曰立志曰責任曰求
賢真儒臣經世之言後世豈無良法但不得其人故
廢弛或陽奉陰違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細思貧賤患難當處之若素若著一毫怨忿之念便
與天理違悖任是坎坷不起餓死命也至人心叵測
可恕在彼與己無干胸中廓然當不為所累

違天理而狥人欲便成二本書與謂他人父俱為二
本違曰悖德天親理一而分殊也

歐陽公學校議謂古今異體歷陳選舉德行之難行

成謂君有二程夫子之本領何患不能行哉

吾族貧者無力延師課子富者又不知教子之道匪惟正學不明禮法不講即舉業亦未通曉乃作運甓堂文會引招族中子弟文會以鼓勵之庶因講求括帖徐示以窮理修身之要

訓植兒與橋于衆首事務要和衷其中諸友性氣不一在己惟有處以下人虛心集益為是不可矜長不可形人之短人有好勝者百凡讓其主張或事有未安從容規諷之可也

人有矜才使氣者毫不與計較惟矢一片虛公商確理之是非彼之矜傲不能不絀於理矣

戒謹恐懼存天理之本然是求仁工夫精一慎獨遏人欲於將萌是集義工夫存養省察動靜無間仁立而義行矣

作家書寄耕兒勉其心性上做工夫主敬窮理日新不已勿止辦一副舉業曉幾分世故人情本領不濟無益有損也

觀朱子答陳膚仲書論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

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又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愚謂此一段當錄出以為今日主司藥石

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闕修之君子宜時凛之

主敬持養之功偏勝其弊也執德不弘窮理格物之功偏勝其弊也信道不篤執德不弘猶為曲謹之士信道不篤恐流小人之歸

偶閱李太守募修萬年橋小引末云若論因緣果報之理雖或不爽而存聖賢利濟之心姑且置之四語卓然有董子正誼明道氣象

植兒檢醫方訓之曰古人立方皆足治病但不察切己之病醫方雖多無補於疾為學亦然人之氣質物欲各有偏處即是病當察自己偏處却將聖賢教人切於己病者奉持而服行之則病可漸去矣

批改運甓堂課藝二十四篇殿以拙作稍示程式有遠館者又補來四篇一一批改裝釘復書其後云本

會以分之昭穆為次序不以文之工拙校短長所以敦禮讓也況一日之得失豈足以定生平之造詣諸君務在相勗以德而勿相詡以文至於作文之法瑕瑜不掩得失互見亦窮理之一端當集長而去短云

學植問夫子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似偏重在用世一邊孟子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似覺兩平答曰子以求志為求善貫而治之求類於求仕者爭殊不知終身求志止是樂道終身達道止是行志此顯仁藏用之理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何偏重之有

楼學耕自山西絳署郵來安報縷縷千餘言具述棲余居敬窮理之訓自省於窮理功夫偏勝於居敬功夫欠缺故息氣未除今後當知行並進又答兩弟書洞悉隱微而啓余以訓誡夫兩弟者皆十分懇切即命植兒別紙莊録朝夕省玩此余父子兄弟講學進德之書非尋常瑣屑平安家信也

禮部等衙門奏　上諭增從祀公議增祀十八人所最厭人望宋黃幹明羅欽順我朝陸隴其三人

沈少宰一疏條陳進士選法又教官不許久任以職之稱否為予奪又各省書院應舉道德之儒以充師位崇尚實學如胡瑗置經義治事齋教成督撫按實其賢薦聞於朝此奏大有裨於世道

溫程山日録其闢白沙處與胡敬齋一樣痛快有一處云當時亦別無有道者高過於彼誰與辨正據其所得便自信耳謝先生想未得居業録讀并未聞胡叔心與之同遊康齋之門極力救正之白沙剛愎不悟如朱子之於象山辨之不為不切象山肯豎降旗耶

朱子答問與孟子好辨同一不得已而實同功

甲辰（時應豫章書院山長之聘）八月至丁未

命傅增天輔大書朱子教條番陽程董二先生學則及胡文敬公續鹿洞學規粘於文淵堂東西壁上以成之學規附於西末

徐生琪夏生彝璽來云某怒潘秉道評余書問學錄後稱揚太過二生不服余曰某但不應面諛而背毀耳其論則正甚吾當削去評語以受其益聞毀而怒好諛之習諸君若肯面攻余失即吾師資也人苦不

自知耳有人嘗其過得聞於耳而速改之所謂莫大之幸也

謝生昌吾謁叩其言論頗能究心經史性理之實學又雅服余前講敏事慎言所云人事即天理之語足見誠心聽受

閱原生所呈其族祖存業十編首編第一段家學商允欲予奪衆儒折衷洙泗矣將各家宗旨概斥為偏而自操慎獨為孔子曾思之正傳因書其後以免後學之惑以懲原氏之失云

閱躬庵援衆未有謝約齋前後書力蔑陽明因書其後

繫辭成之者性雖兼人物而言然通塞偏正貫暸迥殊須安世竟辭成之者性謂如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殊矣理

朱子每斥門人支離病痛為安排扗撰謂不循天理之自然便是人為扗撰也

惡幾一萌便是不孝便是不仁便是二本速與遏絕則生意油然矣

黃生永年悅余講書請余召舒劉二生叩問其領受若何以二生少年質美未溺流俗余曰忠告在我從在彼在我者皆已竭力在彼者聽其自處會講者三十餘人而獨召二生叩問非大公之道也

與植伲黃生永年講夫子謂文莫吾猶人也又云我於詞命則不能也兩處語氣自相矛盾要體認到融會貫通處便知夫子原是一樣教人心腸文莫吾猶人也固易領會是文行之難易緩急欲人勉於躬行之意至詞命未能之語要知夫子不是抱歉於未能

乃是因弟子止嘗在詞命上修飾而忘踐修之實故云我於詞命上未能見其別有當務之意而不用汲汲於此此與予欲無言無行不與意思相彷

宋桑尊文集此公識論正大學術與博

黃生永年抵家報一札云承師飲食教誨惟堅意為善即所以報師恩也向樂安謝生昌丁外艱吝余弔書云承吾師提命唯勉盡喪禮不徇世俗用鼓樂作佛事以負師之誨觀二生之言吾此番豫章掌教不無小補矣

何年臘祀冢龕老父主祭老父沒後四叔父主之四叔沒當以五叔父主之叔父可統主四代及無後之主其支房子姪各舉孝男孝孫之名致祭於巳之祖父母及父母禮雖不載然貧家既無別寢合祀一堂此為合義此禮以義起也又今歲一門之內老少兩喪似當廢臘祭却不忍使祖考不血食且別房亦不可廢祀乃命植兒先一日祭靈座除夕祀祖先庶哀得稍伸而祭亦不大曠也

星子家孝廉嘉書來稱千生廸邦家貧篤學抗懷遠

寄辭多僉之館穀頗執經於余門余觀其氣象聆其言論知為狂狷之士可與共學者也

蕭生述洮學使講人字謂人之所以為人以其能全乎倫若一倫有虧即不成人余謂古人制倫字從人旁以五倫之牲維繫於人也

靜思一念之邪妄縱能禁之不發於外然真誠之體已違虛靈之舍已雜所以要謹之於心勿使念慮之稍雜也

此心一有里欠則心為所役公私上審量則得矣

戰國諸侯聽儀秦之說計為縱橫之術以苟目前之暫安可謂愚矣然非儀秦之能以術干胃揣諸侯之欲而逢長之者也孟子斥為妾婦宜哉

黃永年介其友彭撥進吾門受業并率其子晉謁彭明庵先生可謂有賢裔矣

孔寀之子孔斌相於魏果能竟其用國雖弱不亡乃尋以病免綱目特書傷吾道之不行也

千生廸邦書所疑十餘條逐一批答去如以吾道一以貫之為串說忠恕為對說或謂可以串說即可以

對說一之對貫與忠之對恕體用之分也一理以貫萬事盡一己之心以推之千萬人之心即串說也體用對說體立而用行即串說矣

漢至文帝十七年改元蹈魏䓨與鄭桓王之失又踵秦嬴之陋以冬十月為歲首可謂惑之甚矣

讀黃勉齋送方明父歸岳陽序稱朱子涵養之寄致知之精修己之篤誨人之誠而於世之所好富貴毀譽利害無所動其心說來令人神往

綱目書霍光贈歸政不受示之也乃云歸則歸耳何

請為故書請識之刻亦甚矣君子予人為善當其請歸政尚知功成則退之義天理之公也自當予之厥後不再請而怙寵攬權又不知齊家則私欲蔽之耳豈可因後之蔽於私而幷沒其初之善哉

漢宣帝語太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予觀之王道之不肯為霸功猶霸功之不能為王道漢之治直謂之霸可也惡足語於王且霸王惡可以雜司馬溫公不明乎此乃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賴特異夫名位之尊卑德澤之深淺功

業之鉅細政令之廣狹而非如黑白甘苦之相反嗚呼孟子七篇責王賤霸以王霸異道真如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曰無異道則仲尼之徒不應羞稱而詐力不妨與仁義並用矣

綱目漢哀之季書以董賢為大司馬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安得不亡

史稱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閒然觀其不仕賊莽一節非潔身有守者不能其云行已在清濁之間者殆有托而逃不為名高以取聲譽者歟

看書久而倦者持守不嚴察理不細故惰氣得而乘之也

其云馭吏嚴而吏知潔己奉公待士嚴而士亦當自愛守法此善言也明季士子斲喪元氣皆上之縱弛所至耳

閱史至光武廢適寧恨當時大臣非人不能匡救其失如郅惲者為逢長小人也

馬伏波戒兄子書真格言也然戒兄子以譏論人長

短而書內即稱杜季良之夭卒以此賈禍殆明於責子姪而暗於自責也薏苡之謗梁松搆之而梁松因其戒兄子書內稱杜保事案連松松叩頭流血方得不罪又松前問援病援不為禮援之闇於禍幾不如諸子之通曉矣

沛太后郭氏薨不書廢后而書沛太后綱目為賢者諱亦以美郭后母子之善處廢也

明帝元年正月朝原陵太常作樂喪未及期也二年正月始服冠冕玉佩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喪未及

大祥也三年不為禮不為樂桓榮為少傅未之講耶

為善最樂東平王蒼之言也蒼之言蓋發於秉彝好德之良而有樂善不倦之心使有儒臣相導蒼之德不幾於古之賢王也乎

經學之盛莫過於明章二帝之時然特訓詁章句而已其於經義未明也况明帝之上為下說章帝之自為辨說恐章句亦不能無悞矣

東漢之戮辱善人可為寒心然范滂寄昧於保身之哲亦不講學之弊彼引夫子見善如不及二語殊不

知夫子並不敎臧否時政子尊人物乃自潔其身何至買禍及邦無道危行言孫之訓亦不體會耶

干生廸邦以讓商讓周之辨請正余批其後云辨得極細但尚有掩耳偷鈴之論意在忠商則事即在讓商何嫌於為人臣以天下讓其君哉蓋天下不指社稷山河乃就天命人心上見商之宗社雖未改而天命人心已漸歸周泰伯棄而不取有托而逃非讓商而何愚謂讓商者泰伯合下之志也讓周者據其後而言之也

處亂世當以晉寧為法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得守默之道

司馬師廢其主芳而立高貴鄉公髦若反掌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卒之不數年而髦被昭弑吾讀史至魏主髦與群臣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而以少康為優及詣太學與諸生論書易及禮諸儒莫及不覺失笑髦之優少康也以其能誅浞也髦身為亂賊所立安能討賊聖人之經所以明倫芳為叛逆所廢髦不能討安

在其能明經或者乃惜髦之能視學養老崇尚經術無救於衰亡而不知髦非視學之人也

綱目書晉太保王祥卒賢之乎祥蓋魏之三公曆魏主三老乞言之盛典矣今曰晉太保何賢之有然以為刺之乎則不應書卒綱目賢之即所以惜之也前此不拜昭而今受炎之封爵豈其本心乎門無雄邪之竇則權勢久去可知矣卒不予謚其非新朝之寵眷可知矣故曰賢之也而惜之之意寓於其中矣

君子於人當詳究邪正是非之分若是非不明好惡

夫當則善類以拙朴家咎才士以巧佞肆志窮居則學不明出仕則誤人家國爲禍不小也

晋史王夷甫自營三窟矣而以少無宦情欺石勒豈知賊亦不能欺徒自欺而已矣

石勒之罪責王衍可謂痛快其罪責王浚尤痛快所謂勿以人廢言也

晋成帝咸康三年立太學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不振今日家孔孟而户程朱儒術可云振矣然士人以資擧業而習之孔孟程朱之道豈爲擧業者哉

東晋名臣如陶士行温太真卞壼皆卓然樹立仔肩名教者裴頠著崇有論以闢何晏之虛無猶之韓昌黎著原道以闢佛老皆攻彼之病痛不出而吾道之源流亦蔽不明然韓則勝於裴韓能知揚墨禍慘於洪水以孟子闢揚墨其功不在禹下是大有功於名敎處程子謂佛氏之教比之楊墨爲尤害皆洞見本原晋范甯以何晏王弼之罪深於桀紂甯亦聖人之徒矣裴頠之崇有論無此痛快

齊桓一喪管仲而覇業即衰苻堅一喪王猛而身弑國亡人才之關係國家如此

胡敬齋先生云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非胡先生不能作此語愚謂學如敬齋方可云不自棄

同年徐中五圖任永豊司鐸余擬贈一聯云經義治事交敎上追安定窮理修身並勗仰法考亭中五云勉承良友之規但恐諸生無志敎無所施奈何

楚狂接輿諸人夫子惓惓接引之意愚謂欲裁其狂狷之資以進於道黄生永年謂夫子欲招之出仕見解各異然玩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一句則夫子雖急

於仕亦不肯輕於一試而豈招隱士以出仕乎

萬太史承蒼晋謁與余縱論宋明之儒者而雅趋向陸象山余謂資質高明者多喜陸學然不若程朱主敬窮理之功爲希賢希聖之康莊大道也萬君又言自小學不講士人身心頽惰已久故主敬之功爲難余謂士人堅脊梁根不起則志氣不立斷難入道

大吏任用胥役往郡邑行訪有司之賢否出自彼口則招搖納賄顛倒是非之弊必生不唯無以得地方之情而反足以壅蔽其情矣

某云人老益沒趣竊謂有理義以養心則年高而德卲滋味彌永無理義以養心則氣衰形枯視聽益昏心志益昧將少壯之所耽逐者盡皆索然宜其沒趣也

思人家子弟本有美才其父兄非導之以為名則導之以為利是自棄其子弟不使其立志向上學所以成立之道也

余家祀灶祭用三牲主祭者齋戒吃肉止忌酒與葱蒜人以為異而不知乃禮之常也

大凡用財之道有八一曰給（物價工本）一曰將（餽贈送賀）一曰酬（有勞於我）一曰賞（使令）一曰周（濟急）一曰假（通緩急）一曰捐（地方公舉）一曰選（貸欠）非是八者而濫用必坐困矣蓋天地之物力有限所謂輕予必濫取也

凡周急者如人偶然失足落水呼援於人人無不疾與救之若常入水而呼人援直以為戲於水耳豈援之哉今之索貨求濟眉急者皆常戲於水者也

偶與兒輩論今之作令者遇有高年父母恐不久其官受事後急忙催科於所治地方不肯留絲毫遺澤詭言吾畏罪空其實斂以歸家夫得民而治不能為君教養斯民得親而事不能於所治惠愛百姓以顯親揚名而乃豫計親之不屬於所任苛刻斂財以圖一家子孫之計此種人於君為不忠於親為不孝爾曹念之

陶弘景棄官隱居亦五代之人物也綱目特書處士某卒胡氏必譏之以為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位不謀其政之義殊謬不在其位章書集註引程子之言末云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矣弘景在

山中國家有大議必諮之弘景安得不告之哉

細玩中庸末節於謹獨存養之前又加為己知幾二層方許入德余向作書院學規以去俗見立真志列於主敬存誠之先與中庸末節為己知幾之意暗合看來一部中庸時中二字該之時中二字本體工夫一齊說了

赴裴撫軍晏召偶語及廬山勝景為僧佔盡中丞最惡仙佛謂前人云古人製字妙不可言仙字山人也山人何用於世佛字弗人也滅倫便不是人儒字需

人也天地必需之人也玩仙佛儒三字則知儒之有用而仙佛之不足重矣

與鄙俗之人說話令人欲嘔其設心動念啟口動足總是一利字

夜體認費隱中和之不同因發明所以不同之理看來朱子中和前說合費隱章道理後說切人心自不可易

體會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朱子闕合忠恕中和余更闕合費隱以川流是一物一太極敦化是全體

一太極寄費也太極本無極也至隱存焉此先儒所未發

中庸末章無聲無臭更有何說要知無聲無臭之中此理至實無妄學者若不從尚絅惡著之心省察於人所不見之地持養於不動不言之先若有一絲粧點於外則我之實心便與實理隔斷故以實心體實理惟有洗心退藏於密然推而放之却充塞兩間故無聲無臭二無字內萬理具足於中與異教之虛無判若霄壤也

戰國時諸侯王知重士而士亦自重愚謂士本當自重並不待世主之重之而始自重即值不重之時而士之挺然卓然自堅其所守以絕遠於流俗者要以聖賢自期待豈可曰世不重士而遂委靡不振則士之讀聖賢書者夫亦何為

著孟子講習錄畢七篇之終孟子任見知意緒朱子曲折寫出所謂唯大賢知大賢非朱子體會不到此

浯鄉理學之純粹一宗朱子者敬齋整菴兩先生而已康齋學雖正然純密不如敬齋

孟子仁人心也及盡心首章看此二章書朱子看得的確密實陸子看得疎快偏枯因為諸生細講之

義利二字清楚極快活極受用彼以得利為樂者其煩惱即隨其後也

萬太史頗慨陳清瀾學蔀通辨詆毀象山渠盛稱陸子而譏朱子反有所偏因語朱子之教孔孟曾思之正傳陸子行誼之篤雖亦聖門弟子但其識見之高學術之差不無一偏之蔽昔孟子之於夷惠雖亦尊之為聖稱之為百世師乃所願則學孔子而語夷惠

之偏日臨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某今於陸子尊之爲
先賢而顧學則舍紫陽其誰與歸
閱春秋程傳伊川作傳於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
子射姑來朝絶筆以後乃纂輯舊有講說者續之讀
程傳春秋之微言大義窺得一二分胡氏不免於鑿
紀履綸來逆女程傳以爲重其事胡傳以爲譏不親
迎程傳已辨明諸侯親迎者迎於所館豈有委宗廟
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又云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
嘗出疆胡氏獨信先儒而不遵程傳何也程傳質樸

簡奧胡傳穿鑿支蔓
鄭人來輸平程傳以輸爲變似不若胡傳以輸爲納
以利相結之爲切也
應酬接客不忘恭敬誠篤讀書窮理不忘省察愧勵
學庶有進
過慳吝之友應恥禮讓全無與之言義徒取其怪笑
此等人雖起象山與之講喩義喩利不能動其天良
也蓋習與性成矣
溫居業錄希聖工夫經胡先生指示康莊令學者穩

步而入不至岐趨程朱後先生一人也
詹毅士所定十二月中星圖與堯典全不合驗之經
星堯典果差 堯時與今 本有差度
薛敬齋讀書錄云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二
語親切有味今人多只是冥其心或溺其心那知存
心又只是融於事與役於事那知應事即知存心不
免時起時倒豈能不失即知應事未免因粹滅裂豈
能不差若存心而至不失應事而至不差戒愼謹獨
之功爲已密矣夫乃可以語中和也

恩正家之道不可狎恩亦不可作威易家人威如之
吉在於反身反身則有德威而非作威矣
堯典宵中星虛以殷重秋今節氣正在秋分之內宵
中星虛時也故之此時初昏斗牛之間再查廣書冬
至夜永星昴蔡氏謂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不相符
甚矣故曆理當測歲差之法
書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後世人君不知
信此言然實實不眞
欲爲也故太守李公朝柱立傳李公雖納粟起家然

讀書明禮頗通書法尤稟公私義利之分自莅任以
來不三年而造三橋建義學修城堞營考舍新關亭
候廟無廢不舉雖捐自地方然倡導有法四民樂輸
且任以維當杜絶侵欺窈昧爽而起夜分而寢勤於
政事尤必先謹定省侍膳之禮事親以孝聞今疾卒
忽妄傳其皈依壽昌佛教其寺内茶毘塑像之僧形
似太守名亦相符係其前身種種妄誕之語傳於遠
邇使太守正直忠孝之人竟為棄倫逃佛之鬼豈不
冤哉余聞其訃即往哭而弔其封翁封翁告余曰吾
兒奉差運米協濟福建在石硤染病而回為寄理清
江一縣公道不伸至死抱恨臨絶口中喃喃與幕友
語上下文書事無一言及家私則太守之非逃釋氏
明矣

唐貞觀時御史馬周有儒臣風度以其能以孝曷太
宗吾觀貞觀之初美政頗多特於孝弟二字未講則
出治之本已失何足語於三代之政乎綱目所書亦
春秋節取桓文之意

閼褚遂良諫高宗勿廢后不覺泣下數行長孫無忌

忠胆不及于志寧非夫也

則天時諸武中有武攸緒之恬退可見賢者不囿於
俗

則天時李迥秀以叱婢出妻人以其妻過非七出迥
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顔色安敢留也後世
以此出妻恐不勝出矣如迥秀者真賢於人遠矣

凡遇失意之事引而自咎則怨尤悉泯矣因暗及學
人守心如守門戶門戶不謹則賊竊六畜並侵人心
少有不敬則物欲乘間竊發危乎微乎守心守身守
家一理也

陸贄屢奏德宗可謂詳明矣然初不敢一語齒及盧
杞之奸非李懷光之強誰敢彈杞

黄惠州詢余綱目㮣要安在余曰綱目所載段段槩
要不但勸戒森嚴即一代之制度典章具備真麟經
之家法也

陸贄奏租庸調法不當廢極言兩稅之弊此奏議本
集不載歷代名臣録俱闕

唐憲宗時大臣直諫者不乏如裴垍承上問為理之

要何先則以先正其心對可謂絶無而僅有者矣惜
乎對之不詳僅歷陳賦歛之重此乃行政之失若君
心正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矣何厚歛之足諫
哉

黄生、、、雅服徐拙庵春王正月論謂三代不改月
余謂不然既改正朔則改月矣其云王正者乃周王
建子之正非建寅之正也建子乃春冬而冠以春者
天有四時四時必首春不能易也春有三月而周王
建子之正月則實當代之法魯史所當遵也春字宜

一讀王字連正月自是建子不必聚訟也

近世名公論文云文以載道左史之文特取其才氣
耳非道所存如宋儒理學之書乃載道之文愚謂左
史之文雖有醇雜然亦道之所存最無用者六朝駢
體及詞人所作諛諂慶祝之詩文胡文敬所謂只好
糊窗壁者是也

偶閲鄧潛谷五經繹雅愛其河圖洛書二圖其著論
則好為艱深未免穿鑿

與永年論人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俱可改變獨有心
術之邪難與轉移

包約包遜吳仲吳倫係朱子門人郡志失載傳子淵
雖象山門人亦往來於朱子之門志亦不載約遜附
見於包恢仲倫紀建社倉一事並不言其從朱子遊

李大經先生南豐大儒也郡志通志俱失載只於藝
文内録侯學政厚寅青著作一篇其著作不傳於世
後人當為訪求

唐之末季尚有柳玭其戒子弟之言可奉為蓍蔡

憂患則生全在動忍增益彼昏不知怨天尤人則雖

憂患不能生矣

閲後五代史亦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謂五代時無
人物名花異卉豈向冬而榮哉

後唐康澄之奏踈史家贊其為知本之言良是然所
云六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特以甚言五者之深可
畏耳五可畏之中莫甚於賢人藏匿廉恥道消有此
二端危亡立見矣吁可畏哉

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道士王栖霞能以此對唐
主昇亦五代奇事宋后自箴中稱數以為至言可見

東婁好德之良婦人女子亦知王道之大也

粢世宗之於郭威以先代帝王之禮祀之可也既知有生父而不加以工皇之號迎養宮中俾以卿致仕是以子臣父矣當時竇儼作大周通禮不能正父子之倫又安有禮哉

輕怒者不聞藥石之言輕喜者易致諂佞之友

細察一家內外尊卑長幼貴賤要當使之各得其分大約非寬則不能容非嚴則不能行總不容有一毫偏私則身修而家齊矣

世俗元旦拜天神僭妄也拜二氏鬼神愚昧也然妄可正之以分昧難牖之以覺

人知悖本忘親為不孝不知一念與理違一行與理逆不仁即不孝無二本也

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此天字亦就氣言若就理言則至實無妄寧乎天地貫乎古今不可以太虛名之

陽善陰惡陽主義陰主利善惡義利判於陰陽故君子小人亦迭為消長

人心昏惰則大本不立人心馳逐則達道不行惟主敬則精神收斂不至昏惰敬則隨事察理不至馳逐

逞勢位以陵人者勢去必悲明眼人即於其怙勢時竊笑之

體認此心渾是天理何以見得靜時不容一毫妄念動時行所無事

諭植兒待家人不可全恃威力當懷之以德偶有過犯懲戒之際宜存悲憫之心一時不服當舍之以觀其後蒙初六所謂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

胡文敬公居業錄極稱黃憲天姿之美然云未見其

言論道理則知天祿外史之誣也

不能忍耐不見雅量然有不可忍者所謂可怒在彼己無與焉怒當其節則物知畏而已不暴

想司馬溫公一代通儒而不辨王霸之異道彼以王霸皆本仁祖義殊不知王者以德行仁霸者以力假仁王者義根乎心霸者義襲乎外公邪誠偽之不同不啻黑白甘苦之相反也區區名位德澤功業政令之末安足以別王霸之分哉且孔孟即不得位而中和位育無損王道之量況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兢兢恪守侯服可謂其名位之卑而僅指之為覇矛並仕於朝自當公忠許國徇同年之請托及親友之情誼不免以私而廢公惟窮理治心者處置得宜固不拘私廢公亦豈沽直取名

閱史鑑凡聚歛在位必不容忠君愛國之臣彼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剝削為敏宜其以忠厚為要譽也

或有問余裴香山此時能不懼否余曰當憂患之來豈能不懼只不宜以死生利害改其素守惟恐懼脩省君易俟命而已若萌一分怨尤之念則去道遠矣

尋繹羅整庵文集其與當時士大夫辨明王氏致良知之學功非小補

學不可不講但不宜任意指訣時事士君子處世當闇然內修不可隨波逐靡又不可矯飾好名萌一好名之念內則喪己外則取禍要知講學乃闇修為己功夫並非樹幟立名之事也

溫整庵文集暢儒陰釋之病洞若觀火溫濮書治亂存亡之機燦如指掌

黃叔度見之使人鄙吝俱消可想其善氣迎人胡敬齋謂其為一介善夫以其窮居在下不見其有講學明道之功然得見善人如叔度者斯可矣

整庵云心之所以靈者以有性也不謂性即靈也二語尚欠的確宜云心之所以靈者二五之精也所以能具夫性者其精之妙合而凝也蓋心是形而下之器性是形而上之道心本最靈人即牿亡其本性然知寒覺煖趨利避害之心不可謂不靈不是以有性而靈愚嘗論之心虛而性實惟虛故靈惟實故為人心之宰作萬事萬物之準則

古來君自聖者其臣下救過不暇少有完人或曰鄉原可容否曰鄉原自以為是亦恐不免

困知記首一段有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後復重見則此二語是整庵得意之語愚向不以為然嘗為改云理本具於心心原載夫性更為辨之曰人之心若為氣拘物蔽則理已不在心安得以理之所在謂之心心有人心道心之分安得以心之所有謂之性今看來愚見不謬俟質高明

程子在物為理朱子性者吾心所具之理真顛撲不

破

縣明府云貪吏既不可為廉吏亦不可為余謂廉而獲罪官雖去而清白未改無害也

海忠介卯文莊同産於瓊二公皆以禮持身以禮訓俗便是聖學指南

杜密以劉勝隱情惜己自同寒蟬為罪而不知躬蹈越位謀政之罪亦不講學之故

薦賢所以為國若私於舉主是營私非為國矣若東漢之周舉劾左雄張陵劾梁冀二君可謂知大義

司馬溫公以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於漢室也謂曹操披荊棘以立朝廷其名義足以結民心葉適辨其失矣蓋溫公之病在不明王霸之誠偽宜其以操之詐偽為仁義也譬如主人被盜所虜其家人不能救主復仇特伸大義乃視其主為奇貨挾而利之且曰吾取主人於盜手非利主人也可乎不可

荀彧阻撓董昭之義勸曹操終守臣節自是天理良心之論以彧為效節本朝徵名後世誠非彧之本情而一時天良之發彧豈竟無哉

讀張儀封所作薛文清公傳不勝高山景行之思

拂拭器皿心不加檢便為玩物喪志

魏張掖涌石負圖當時張緝即知為將來之瑞謂神以知來不追已往可見禍福之幾明眼人便灼見也

晉武帝時有直臣如劉毅者方之汲黯不是過也然毅比其君於桓靈不能勗其君於堯舜校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語有愧黯多矣

宦字在有本領人視之則居位去位如雲烟過眼只當一幻字若落鄙夫心胸則患得患失宦字便成一

患字

細讀薛文清公游龍門記真天下第一奇觀也薛先生之記亦妙絕若得丹青妙手按記畫一幅龍門圖便可卧遊矣

東晉李充作學箴只畧窺仁義之不可遠而已尚未究仁義之具於人心又安知為學之道哉顏含之却郭璞為筮其知性命之理矣宜綱目書致仕以美之

治世之君乾綱獨斷臣下稟命而行所謂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也然必有啟沃之大臣獻替之羣工倘臣

下不妨匡弼之任而惟上之從焉則一人豈能獨治
哉
王政能使人家給人足然必生之者衆國無遊民方
能俾之各足今欲以遊手而仰給於王者恐聖王之
力亦絀矣
人家子弟不能讀書便合教之力農若無田可耕亦
當教之逐末及習百工技藝倘讀書不成又要假作
儒生摸様徒為浪子遊民為天地間蠹虫況無祖業
之庇其何以贍俯仰之資哉

一陰生而火司令一陽生而水司令火司令而雨水
偏多水司令而晴霽偏多造化之妙未易窺測
史稱劉穆之之才目覽手答耳聽口應不相參涉悉
皆贍舉愚謂五官皆稟命於心心得其職則五官各
得其理雅不信人一目十行必係鹵莽掉過不曾仔
細分明
史載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告守令罪易曰天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使民得以告官長上下之
分亂矣殊不知欲追官貪在擢廉吏彼見廉者盡升

貪者愧而知改矣又立四學温公謂天下無二道安
有四學愚謂孔門教人亦分四科文定在太學亦分
經義治事齋學不妨有四但不當以玄學與教廁其
中耳若史學足以鑑治亂文學足以闡義理固可與
儒學並立也當時魏掌儒教有雷次宗又有索敞常
爽宜稱教職何其盛哉
老莊之學情廢不根者多托以鳴高其初因任自然
厭棄人事其卒流為慘酷者平日一向廢弛到紛若
之際益速於處置索性用刑威雖虐人利已亦不顧

此亦勢所必然也
讀魏史魏高祖居母憂力行三年之喪不唯南朝莫
比漢晉以來誰克擬之人君以孝治天下乃為有本
之治也
范縝著神滅論所謂神原指佛氏之智識故隨形滅
曾見援陰陽不測之神乃造化之神各有頭緒不可
謂縝之論為不是蓋就人身而言則神隨形滅就造
化而言則生生之理未嘗息也
早起省躬須此心清潔如氷壺剛毅如烈日只求自

己真誠無間一切人情順逆險夷勿生計較至於日用之窘乏尤當怗然安之若素蓋存亡之機係於操舍不能戒謹恐懼嚴防客操此心便墜於渺茫入於邪域矣

細閱李安溪師四書解義大學全依古本不取朱子補傳王復庵承烈心折之余則未敢遽信但安溪所解却是程朱之理與姚江之學絶不相侔

唐太宗云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古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此福善禍淫之道感通之常

若儒者為己工夫則行法俟命正誼不謀利既循正而行矣安問吉凶南北朝顔含之有云修己而人不知者性也盡道而天不與者命也其知性命之道乎

唐太宗曰教民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各治其生則皆富矣真名言也蓋貞觀有口分之田民可使富然所謂教民以禮義亦屬空言而已

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少年人若肯於起居日用動静上做工夫則不容不敬乃為為己之學

則天之亂張柬之不誅武三思兄弟而誅張易之兄弟宜其後有反噬之禍

峩冠博帶輿行冒暑而凉禿頂小衫高窓揮扇而熱無他恭敬舒肆之分也

講中庸九經一節尤於尊賢一經詳言之在人君為隆師重道在士人為親師取友身之成敗家之興替胥視乎此

安溪師大學中庸講義迥異朱註道理却無不印合

三達德之勇鄙意屬於五性之義安溪師屬之信曰信即誠也誠者實也勇者果也云云愚謂若以勇為誠則中庸於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下不應又贅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誠也

安溪師大學不分經傳如中庸例以聖經為第一章誠意傳為第二章謂格致之義第一章盡之故第二章特揭誠意以為明新止至善之要遂於古本不用更定首一章曰慮而后能得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覆申之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而古本首章之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其於致知之當先不啻丁寧反覆宜安溪師謂格物致知之義第一章盡之故第二章直揭誠意以為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然安溪師謂物有本末節云然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有下文格物致知之功也枝分殊理一異條同貫包括程子格物九條亦即朱子補傳所云表裏精粗無不到之意又引中

庸學問思辨尤格致不刋之條目則安溪何嘗不補贅特不另立傳而於本文發明其理耳昔明道先生談詩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折一兩字點掇地念過棟數人看語安溪說大學得伯淳談詩之妙矣程子有云有天德便有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看來大學古本將明新止至善等章附於誠意傳後即程子之意也蓋謹獨誠意之功也

大學古本分明是錯簡安溪師說得道理恁地分明便像不錯格致明係缺傳安溪師就本文指點儘可

不補此何等眼孔中庸章段分十二章與朱子迥異朱子似遜其脉絡苟心領而神會之如王山上行朗朗洞徹與朱子不嫌其異亦不害為同也

王復庵日省録載九峯解子弗狎於弗順不從朱子所註孟子方是聖賢之心恐謂克明俊德當訓明揚賢俊之德即中庸九經列尊賢於親親之上似不當從朱子大學訓釋

泰伯至德安溪主蔡周看來至當不易成講習録主讓商尚牿於舊見至王復庵解三讓為逆溯季歷至

文武則太傷巧矣

安溪師講維天之命節揭出後天卦圖來印合純亦不已極奇極確

學者無主敬存養功夫縱終日手不釋卷只是俗學

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德之不修志於道四章講畢尤丁寧告諸生以立志讀聖賢書若志趣卑下則講學徒騰口舌矣故志不立者當以愧耻之心奮勵其志志已立者當居敬窮理以持守此志萬勿自棄

焚莞香啜夷茗讀奇書至樂不可言喻安溪師四書

解義王徤庵之日省録皆踐履有得之言是為竒書冬至祀天漢儒必有所據伊川先生信之其理自不可易县執左傳啓蟄效之語辨破冬至之祀可謂妄矣又偶閱其服周之冕辨破朱註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謂凡冕必兼服歷引周禮袞冕鷩冕云云殊不知冕固兼服而亦有不兼服者論語云冕衣裳者若冕便兼服說不應說冕又說衣裳是古人亦或冕而衣服不美者矣況經文云服周之冕並未兼服言

又如夫子論麻冕亦將未兼服言耶

夜興諸生論及某人駁明道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周禮之法謂周公立法欲後世人主皆遵行之必待文王之君太姒之后而講此亦難矣直可發噱明道只云有關雎麟趾之意彼硬証作文王太姒之人稍有知者不為此言也

細思安溪師以自誠明為致中自明誠為致和而以唯天下至誠至無息章為申言自誠明以文王之純亦不已實之為致中以大哉聖人之道至天地之所以為大為申言自明誠而以仲尼之合德於天地實之為致和或疑以仲尼為自明誠似孔子非生安之聖矣不知夫子立教之聖也教立而使道明於天下後世此致和之極功朱註所云賢人之業由教而入非為立教者言也自誠明體立而用行自明誠由用而溯體自誠明泰宇定而天光發故屬致中自明誠禮樂明備而景物雍熙故屬致和實則有可久之德便有可大之業非有二事中庸特分言之以示人耳程子存久自明及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從此出俱誠則明之事夫子博文約禮中庸明善誠身俱

明則誠之事誠則明藏諸用也明則誠顯諸仁也性教二字朱子分安勉實則性內也有安勉教內也有安勉如至誠盡性者也致曲復性者也至聖立教者也大賢以下由教而入者也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工夫與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無二道也

婦姒不睦古人比之方底圓蓋其所譖言於夫為之夫者直勿聽而已今必欲為之辨理質証致傷[illegible]尊人夫之罪與婦等也

閱彭躬庵文集此君內則感於陽明念庵之虛寂外則炫於龐德公司馬徽諸葛亮徐庶之事業知其胸無主宰魏叔子評躬庵文謂純王之道後人不能做亦斷做不去霸者只要成就功名滅禮犯分吾輩所不肯為後人做事須居王霸之間深喜躬庵以龐德諸葛諸人為法觀此評則叔子之失與躬庵等矣此種學術呂伯恭倡之為朱子所痛闢躬庵叔子毋亦未之讀耶夫王霸之分分於誠偽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不誠則偽不偽則誠不誠不偽之間豈有立腳處

耶謂後人不能做亦從世無真儒耳而曰斷做不去夫王道本乎人情豈有做不去之理若王道不可行則孔孟程朱之道誠為迂腐宜為躬庵叔子所詬病矣二君乃吾鄉一代名士而學術見解之謬足以貽悞後學故不得不辨

唐穆宗元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榜出不預文昌因以不公言於上竟貶徽江州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于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愚按苟無愧于心得喪一致二語非有德者不能道也

偶見風車扇穀因悟厚重者不為風氣所遷輕者隨風出沒而已

雅服鄧勛教老年不服藥謂藥以治疾無疾復藥反致生疾此名言也古人却疾之道在寡嗜欲節飲食慎起居而已鄧勛教又云老年人不宜過看書耗損神氣此則不然吾非重病手不釋卷蓋讀書如飲醇醪益人神智何致耗損

存憂患之心智慮自生存恐懼之心誠敬自起

哀於五行屬水四德為貞四時為冬反本歸原生意內蘊故貞下起元冬藏春生每見童子善啼者必多智慧輕笑者必長浮囂

五代如風前之燭所以然者元氣剝極善良不與人物如長樂老廉恥喪盡矣宋祖揣蜀主也天心厭亂至宋有將復之機自是而文明漸啟真儒輩出矣

宋初宰執范質王溥始廢三公坐論之禮為奏御三代敬臣之禮蕩然矣

李勣後周第一人物衛融堪與比烈盡如賈溥華尚
有人心哉
宋太宗訾唐太宗受人諫䟽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
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從來以為美談愚以為
不然賢君不以有過為恥而以飾非拒諫為恥以成
湯之聖猶稱其改過不吝未嘗云無過也自非上聖
之君豈能無過太宗自謂夙夜畏懼防非窒慾恐自
信太過不免有自聖之心將使直言不入於耳豈若
唐太宗容納直言足為盛德哉

趙普先帝已誤之言非其本心乃逢長以保富貴耳
太祖時上表自訴述顧命之言謂皇弟忠孝兩全此
乃良心未泯然則秦王當立乎曰太宗以功當立他
則不必拘顧命視其德之克應乎天順乎人而非可
以愛憎為去取也
夜思七情愛附喜惡附怒喜樂怒哀分木火金水欲
則土也修己以敬敬即懼意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即
哀意此周子所以主靜不翕聚則不發散
宋之諫議大夫田錫是第一流人物宋史斷稱其功
當居武臣之右良是蓋諫臣之功曲突徙薪之智也
武臣之功特焦頭爛額之徒耳
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安溪以欲屬樂愚謂喜木也
怒金也樂火也哀水也欲則土也喜怒哀樂皆係於
欲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順其欲則喜樂逆其
欲則怒哀愛則喜樂之屬惡則怒哀之屬猶五常之
性合之為健順也七情缺樂蓋樂亦喜之至也安溪
以欲配之固無不可但欲不専指樂耳夫道心之發
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心之發為喜樂怒哀發於

道心者是非有二發於人心者哀懼亦有二蓋自下
起元智之性有二開先之知藏用之知是也哀與懼
何分曰子脫胎離母腹必啼哀也即開先之知也微
陽漸長保抱顧復懼也即藏用之知也又親病必齋
懼也親沒三日不食哀也哀懼自有分安溪以懼之
發為憂似未安
性有五合之則健順也猶五行之氣合之為陰陽也
情有五喜怒哀樂不言欲四者皆心之欲也順所欲
則為喜樂拂所欲則為怒哀然情必言七何也曰情

雖有七喜與愛分表裏如土之德為忠信然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喜在心愛係物實則一也惡與恕分淺深故有惡之而不至於怨者怨則惡之甚也若懼與哀不容無辨哀者悲其剝之已盡懼者恐其伏之尚微是故哀其剝則不至於剝廣懼其伏則不至於終迷此君子之學所以有終身之憂而戒懼於所不覩不聞也曰有所憂患有所恐懼為不得其正何也曰憂係於利害得喪則偏憂係於操舍存亡則正懼係於畏葸退避則偏懼在於小心昭事則正獨疑七情

缺樂蓋喜必至樂猶春生之必夏長也欲可統衆情但攻取百端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固有觸之而動者故又別而言之

程子有睢麟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周禮後世帝王之所以不能法三王者以君德不修無關睢麟趾之意雖有仁政其何以行之哉譬如宋神宗用王安石青苗免役諸政豈皆不善只君相好利所用有司皆聚斂小人故法雖良小人行之反成害也

君子每為小人所賣如張浚趙鼎之於秦檜趙汝愚之於韓侂胄小人固難燭其奸君子亦坐窮理之未精耳

瓊山以侂胄之謀伐金與李綱岳飛張浚皆志存雪讐恥復土疆為經國之大計殊不知侂胄偽學之禁舉朝善良一網打盡如庸醫治病先削其榮衞復議攻下是速其危亡豈可與李綱諸賢之議雪恥復土疆相提而論哉攷其時寧宗在位五年矣史書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吁小人當國俾其君且不知有生身之父何有於祖宗之恥瓊山謂侂胄伐金之事

未為不是而不知其滅喪賢良遺親後君之小人更無有是處也

胡安國為秦檜薦引而出朱文公為王淮薦引而出小人之惡未著大賢濟世之心苟有用我豈以不仕為高哉然吾獨惜檜之姦安國不知而薦於張浚浚不知而薦於高宗趙鼎始燭其姦而終薦其可以大任向非晏敦復之先識不幾端人盡為所賣哉

陳同父繫籍聖賢之語特戲言耳夫子以學不講為憂必先之以修德蓋修德是存心工夫講學是窮理

工夫二者缺一不可後世儒者不務修德以端敎化之本而徒校非正同異於文字之間縱議論無失亦經師非人師也

安溪師中庸章段簡易明白真為朱子章句別開生面

思為學之要在力去舊習舊習不去雖日從事於學只是乍起乍倒做不得聖賢種子究竟淪沒於流俗而已

宋史稱李舜臣邃於易學謂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

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子每為學者稱之安溪中庸餘論云誠明者陰陽之道也其得乾坤中畫為誠明之意歟然舜臣謂舍畫而論非易則未明畫前原有易矣

思此理自己未能信於心踐於身却向人前講說真是不知羞若信於心踐於身人自感化言出而人信從之矣

操心是最便宜法境有順逆操心則逆境皆坦途心一放則日用俱成險阻

居業錄付此身於天理中此語畢竟未融此身即天理也特蔽於氣質物欲故與天理間斷耳苟能存養省察不使氣質物欲擾害則此身渾是天理胡先生說付此身於天理似身與理為二物矣

族姪孫禮卓夫校字

吾廬先生遺書

日程四

南城閔成存軒著

後學 分宜林有席平圃　寧化雷鋐翠庭　新城涂瑞棨兆　南豐趙鳴鸞勉哉　叅訂

及門諸子較閱

孫其懷蕳夫編次

戊申至己酉

敬以直內所以守道心也義以方外所以防人心也

大易敬義工夫與虞庭精一相印合丹書敬勝怠義勝欲貫從危微精一生出敬勝則道心不慮其微義勝則人心不慮其危夫子語顏子為仁之功曰克己己身之私亦分內外劄記云為氣所拘則昏是己之伏於靜也又云為物所引則馳是己之牽於外也必也勝怠以撤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叉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數語先儒不曾說到非安溪師功深力到天啟其衷不能為此言可知夫子克己克字與丹書兩勝字前後印合

顏子亞聖立教者也仲弓希聖致曲以盡性者也朱子以乾道坤道分屬二子亦因其力量之大小而言耳克復者敬義兼至見賓承祭不欲勿施者敬義夾持實則無異道也問克復如何為乾道主敬行恕如何為坤道曰戰勝却敵有乾健氣象內守外比有坤順氣象

余作館聯云丹書勝怠勝欲是孔門克復註脚虞庭惟精惟一即中庸明誠源頭近讀安溪師四書解義方透白此理提出朝夕省玩

元金履祥許謙生九儒十丐之朝而猶以儒自命相繼講學朱公遷革未為知道亦著書講學可見元雖賤儒法網尚寬士猶得以所學相授受也

人不知而不慍成德之君子即盡性之聖人也顏含之云修己而人不知者性乾初九遯世无悶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皆盡性之事性即吾心之天載無聲無臭豈惟流俗之人莫知即近如妻子亦不能告語者彼隔於形氣之私宜其不知若同類之朋則能克其形氣之私而通於性命者

此知德者之所以希也

中庸一書皆論語註脚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人不知而不慍立天下之大本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便是知天地之化育中庸明道之書其實是孔子論贊鄉黨一篇合子溫而厲及申申夭夭等節則孔子小影耳論語是夫子實錄中庸是夫子論贊大學是夫子教條六經是夫子事業

莊敬日強惟強可以勝怠勝欲故程子最愛此語

歷考前史未有用舍違宜刑賞不當而能廣闢賢路

旁求俊乂者也但薦擧雖開奔競之門猶勝於科目自古來薦擧得人者十之六科目得人者十之二三蓋科目專看其文而薦擧必察其行也

常人毎爲子孫謀而不愛敬其祖先譬之樹木不培其根本而欲枝葉之繁盛也惑亦甚矣

不億逆而先覺誠則明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明則誠也苟以億逆爲先覺是既無體物之誠又無觀物之明其去道遠矣

人心偷怠而無制以禮制之即敬勝怠之謂蓋敬者禮之本也凡事徇欲則無制以義制之即義勝欲之謂以禮制心戒恐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便是致中以義制事省察於喜怒哀樂將發之際便是致和

程子善形容仁字心如穀種仁則其所生之性是也愚謂穀種即所生之性所爲所生之性原不離夫穀種安溪師所謂其所恐休乃所自爲妙不可言知此則孔孟言性俱不離氣質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玩程子之喩仁即可以知性矣

明史劉青田諫撤小明王之座便是儒術經濟

大學與中庸道理原自貫通明明德大本也新民達道也止至善即致中和也初疑性有五而達德稱三今思知所以明此也仁所以體此也言知仁而五性括之矣必云勇者所以強此即大學止於至善之意非勇則知仁之德有未易至非止至善則明新之功未底於極中則德明矣和則民新矣猶曰致中和蓋必止於中和之極乃收位育之效此明新之要歸於止達德之要歸於勇歟

梅宮詹述 先帝崩於暢春苑 今上御輦挽田進

宮舉哀此返喪之禮也吾盱昔不知此禮至仕宦之父母不敢隨子之任以不幸沒於外屍柩不得返於家此最惡之俗有心名教者當力挽回之

舉陶謨兢兢業業即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涵養功夫一日二日萬幾即中庸莫見莫顯省察功夫惟時惟幾捴不出此

人必資見以廣知而知嘗眩於所見資聞以增識而識每惑於所聞能資見聞以廣知識而不爲見聞所眩惑者其惟賢者乎

後世有予奪而無辭受大臣之義先於苟訖失其丰釆又安望其立朝之事業乎

思德誠而民化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此分殊而理一誠則明之事也處置得宜而民心服此理一而分殊明則誠之事也

昔李延平敎人觀未發氣象以難尋覓今讀安溪師中庸章段以肫肫淵淵浩浩爲未發氣象便有着落然惟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能知之在至誠此種氣象不須自觀亦不尋人以易觀只是敬以直內自强不息而已

思克己復禮與閑邪存誠一意故朱子以爲乾道見竊承祭不欲勿施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意故朱子以爲坤道看來顏子可與達天德仲弓則可與順承而已

朱子讀書夏讀詩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帷有逝者如斯之意

主一只是素位無適便是不願外夫子告哀公所以行之者一主一即存誠也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敬以直內一息少懈便傾倒了如樹柱少有不直必偏邪倒折義以方外一事失宜便鶻突如畫井少有不方必欠缺參差又曰敬以直內故可久義以方外故可大直即方之根柢方即直之符驗

讀中庸餘論安溪師引復天圖發明於穆不已眞洩造化之秘闡文王之心

偶憶程子識仁說有云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夫子早言之矣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向疑誠明分陰陽則陰靜陽動誠若未發之中明若
已發之和未發自屬靜已發自屬動今看中庸餘論
乃知誠為乾屬陽明為坤屬陰乾無時而或息坤特
佐陽以行乎其中陽大陰小陽能包陰陰不能包陽
可知未發之性一誠貫乎終始已發之情特因物着
見隨事精察而已

安溪解克伐怨欲不行為克己但少復禮明與註未
有拔去病根之意相悖因思定性書忘怒忘字內有
克己功夫觀理之是非便是復禮

義襲而取非指告子乃告子心疑孟子若安溪所論
確是其解必有事三句則以正指告子預期心之不
動助長為助心不動當不其然蓋不必與告子緊對
只申明善養氣則彼之勿求於氣不攻自破

思春秋之時劉子知性邦子知命其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則氣質之過不及非正性矣曰命在養民則
數之修短不可以諉命矣

純臣敬職所以敬君學者敬心所以敬天

偶怒一丸尸夬信欲厲聲色極力隱忍因思忍怒只
如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當如定性書所云忘怒斯
善矣

復庵稱陽明近溪平恕之功得夫子仁管仲家法

氣質即是性之骨子性即氣質之精蘊所謂二之則
不是

心有一毫掛繫便不直

敬貫終始故直內即可久義著事物故方外即可大
敬義易簡中和直方久大位育總是一理

看來泰伯之讓當主讓周為是然復庵以三讓為追

論季而文文而武似傷巧還宜作固遜為安

於五行生剋悟變化氣質之道相生者一元之運相
剋者變化之功最愛術家水土同歸之言水於七情
屬哀於五性屬知土於七情屬慾而於五性屬信土
能剋水亦能載水水受剋於土亦能浹土故曰同歸
信統四德慾統七情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性同歸矣
哀至則忘欲欲熾則生哀情亦同歸焉

日省錄稱秦皇廢封建為郡縣有功於萬世不過謂
免戰爭之禍耳楚漢之破秦起於三戶豈封建之害

乎後世流賊之絛不亞列國又豈封建之害哉又破
卯仲深家禮儀節告利成後又禮畢之謬成謂告利
成後尚有奉主歸櫝徹饌送神諸禮方可云禮畢今
以告利成為禮畢得毋踈耶但古人於祝文則藏之
於帛則埋之焚何義也

安溪師解再扐而後掛以掛與扐皆象閏謂掛為氣
盈扐為朔虛蓋以再掛應再閏矣明與註相悖㮣明
云掛一以象三三指三才非指閏也再閏象左右兩
次所歸之奇又何疑焉所云再扐而後掛者本義云

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
再扐然後別起一掛愚按五者謂掛一及左右揲四
歸奇也凡有再扐指一變而言然後別起一掛蓋起
下復四營而言也不云再扐而後分者分二不在五
者之内便不象五歲再閏之義

四營除虛一太極本無象也五歲除分二兩儀肇造
歷象未起也掛一而三才之象始立三才備而四時
行以揲四以象四時然非置閏不能以定歲功故歸
奇於扐以象閏一變之内兩揲四兩歸奇合掛一為
五歲之象兩歸奇於扐為再閏之象師合掛與扐為
閏非也掛一合揲四歸奇各二乃象五歲耳

居業錄内論心性有云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
是理者心也二語與安溪師其所憑依乃所自為暗
合師尤簡要

俗學任氣質而昧本性本性尚存異學空氣質而求
本性本性已離儒學則能變化氣質以復本性間氣
質亦從性生何以會偏曰造化已不能無偏却待聖
人之補救況於人乎

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二語復庵悟為真精妙合
固是今看來即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不曰陰
陽之謂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即太極
之秉陰陽以發運者若無太極以為之主宰則大化
息矣非三合而何又問三合之義曰人心靜與為存
動與為察便是三合

穀梁子獨天不生謂理必憑依于氣也却不知陰陽
是誰生之於此知其所憑依乃所自為之渾括

何生問氣質義理二性余曰性安有二能變化氣質

都是義理不能變化氣質更無處討得義理

致儀禮鄉飲酒之禮節文繁縟必實與之禮若謂耆老則老者不以筋骨為禮豈能勝跪拜之勞耶

日省録雅不喜薦舉有請托行賄之弊不知捆名易書亦有圈節且文人有文無行反不如薦舉明目張胆非甚不肖斷不肯苟託納賄薦匪人以欺君厲民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乃可以語性復庵每賞心此數語余不能無疑焉

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然理秉於氣氣之清濁厚薄不能一致故孔子只言相近要知下愚不移只是氣質不能移非天性不可復也

思三代以德一天下秦皇以力一天下復庵謂秦皇一天下之功功字不當秦皇滅人之國廢封建為郡縣欲以天下奉一人乃罪之魁也何功之有哉或問自封建廢後永無列國戰爭之禍非功如何曰譬之疾病列國戰爭手足不仁也以法駕馭郡縣行屍走肉外强中乾也豈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哉

儒學所以能成己成物者只真正兩字真則表裏如一正則動靜不偏

舉業家詞氣斷續便不成文理儒者窮理修身或作或輟時起時倒亦不成文理故至誠無息即夫子之文章

朱子答連嵩云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朱子深辨其失愚謂連嵩之言有似正蒙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乃可語性數語

一樣不知王復庵何以極賛正蒙此段

身過可勉强而改心過非謹幾之察不能去也

安溪師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踐致中和朱子文集第六十七卷已先言之安溪特暢達其蘊耳

稼書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明與註悖讀朱隨筆又因朱子瓊州學記內有又慮其由而不知之一語遂益自信其說殊不審瓊州學記乃示俊秀之民升於學校者非指耕鑿之民也

朱子答張欽夫書大旨謂人生無未發時候答呂子

約乃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又答子約云若必以未發爲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若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愚按心之有知既不害爲未發有心即有思亦何害爲未發耶要之未發儼若思也九思則已發矣惜復堂師未見復說故執前說以人生無未發時候也

朱子答劉韜仲如心爲怨結以被排擊遭擯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成謂無忠做恕不出根荄不去嘉禾不植非己心之所欲即非人心所共欲姑息不得而用如心乃如大中至正之心非如豪强贓吏之心也又詰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何如成謂殺身成仁心德渾全雖死如生蹈仁而死理所必無故曰未見或疑成仁與蹈仁將毋同成曰完全結局之謂成身體力行之謂蹈爲乎同

三復朱子感興詩稍窺其大旨因書其後

朱子所上封事與孔子告哀公同皆欲堯舜其君者也

朱子前後數奏不得其言而退又因敬夫之問仍以己所勗君於堯舜者責新進以輸忠悃其於君臣朋友交盡其道其答宰執尚書諸書亦然胡敬齋稱朱子全是剛氣果然

讀朱子上宰相書令人縮頸戰栗朱子必是誠意孚於未言之前斷不肯交淺言深以買禍

觀烹水悟存心之道水初滾時有聲且激揚上沸至滾列極處反無聲亦不上躍可知不顯篤恭之妙至於無聲無臭彼火候已至此天人脗合也

讀朱子與趙尚書書責其奏學校之政爲不急之務可見立人本朝不能正心修身以格君心之非而徒摭拾典禮張皇庶政已爲尸位況毫無建白汲汲以修書爲事類不得志於世者耶

已發爲心未發爲性是心性岐而二之矣又論太極圖說中正仁義皆朱子初時未定之論也

朱子答何京叔仁字心字之辨似未明瑩其實程子

穀種之喻至矣安溪師其所以依乃所自為與程子所喻一也

程子語學者中有主則實又云心有主則虛看來不虛則不能畜幾不實則不能存誠惟精則虛惟一則實

章帝嘗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略多不合經而委曹褒定漢禮其君臣並不明禮之本而區區儀制之定亦末矣

處順境當如逆要居安思危處逆境又當如順惟居易俟命

處患難當恐懼修省謹守一理為是

朱子鍼擿斥異學者有外貪內虛之患與夫子告樊遲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一意

洪武初用胡秉節之言始勑庶人祭三代三十一年又頒降祝文勑祭高曾祖考四代及嘉靖十五年准夏言據程頤之議以請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朱子謂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今士人家輒祭遷毀之主是僭大祫矣非典禮也

與印川僧談禪彼以了死生為大事儒者直以寡聞苟不聞道生亦夢耳死只沒也聞道則生不徒生死不徒死

玩繹安溪師論孟劄記言簡而義該與朱子小異處如泰伯至德章不主讓商克己復禮發明敬義功夫朱子如在自當心折首肯

憂患之來唯有順受又生一恐懼之心則過矣

憤世疾俗之士害在一己阿世媚俗之士害人心術故君子惟謹於言行無希世取容之術

朱子論俚俗相傳瘟疾能傳染人內云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又云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之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之也恩謂不明恩義而利害之私蔽之宜其避疾疾而棄至親矣又論封建末云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義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恤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

稷之奉廿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恩謂王復奄每善郡縣毋亦未細讀此篇耶

少宗伯蔡聞之世遠寄示近刻家禮纂要一本甚善偶閱祭禮儀節先祭神而後降神非也降神在先降之而至乃祭神

昔有問文中子何以止謗曰不辨吾無夜於心何必是在己而非在人也

讀書不必發明掘兒固有為而言然余引向躬行實

踐上尤見發明之實一味緘默不是學

動止語默之節取予辭受之義進退出處之閑稍稍鶻突便不是學

待小人不惡而嚴察自省疾惡之過至微色發聲取怨之道也戒之

閱邸抄　上諭內外大臣閉門謝客為矯情若不見一人不聞一語則人之賢否事之利弊何由而周知通省楊御史之條陳使非　聖諭之旨豈大臣之見聞當廣有司之耳目可蔽乎有司不接見紳士則受胥役之簧鼓尚有吏治乎

庚戌是年應修江西通志之聘至壬子

歐陽公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當事必欲余修通志當以此為法

白沙敬齋同事康齋一狂一狷後來造詣陳不及胡可知學以篤實為貴

梁仙來機自述所學止認得子臣弟友之道宋儒講心性余曰心性不自宋儒說起五經四子之書言之備矣要之子臣弟友之道即性也性具於心心發

為情非有二也

檢查有明列卿三百四十餘人恐白志遺漏當補入人物其奏疏有關地志者採入藝文

閱解學士大庖西封事直陳弊政如云無一時無變之法無一人無過之人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賄迭迎甚易而蒙蔽甚難多得禍當明之盛時寧有是耶又閱河清頌孟信冰清非河清也蓋洪武至永樂三次河清皆冬月云鄧正唐云河清非冰清乃向北之河凍結於上流背北之河澄清

於下流以不受上流之滚沸而折而向陽故澄清渠述所見乃非妄說也

名宦鄉賢之留祀者濫矣概為立傳公道安在惟以詳畧微示予奪或有真不堪傳者存其姓氏爵里可也

李貞青雅不喜朱子補格物傳云即凡天下之物為涉支葉之煩却云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總名噫胡不思舉天下之物四字則身心意知家國盡在裏許故或問從身心性情說到人物天地古今及一

塵一息上蓋天下之物雖在外其理無一不切於身心之內也

有力之家輒欲其祖父入通志既求地方官申詳又求秉筆者為立傳自以為孝不知為大不孝也祖父如果當不朽即人心不死公道難忘方且搜求表章之唯恐或遺若無所以不朽者而徒以虛言欺人即使秉筆拘情徒取當時誚讓後世譏評是子若孫之累其祖父無已時也

查前志所載江西人物百二十有六吾郡之盛他郡莫比程山復堂之道學足紹敬齋整庵之薪傳全更補入宋之傳子淵明之李大經益知淵源有自矣

却人餽遺求此心之安耳若欲人知己之廉則好名與好利一也

李貞青最喜說生旨二字意以生旨訓仁訓性不思生旨即孟子四端端字乃當然而不容已者這上面有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存以生旨訓仁亦以愛曰仁耳蓋即情以驗性非情即性也

惲誠翁訾伊川爭經筵坐講之禮為不知古人以跪

為坐伊川豈不知但古今異制君既坐高榻則臣下無跪講之理君坐臣立則拘天澤之分而失古人當其問道則不臣之禮此伊川以古帝王望君不宜執世俗之見以詆儒先也

惲誠翁盛稱毛姓著作之古看來不無支離雜亂之弊然其中時識創解處頗有根據至於春王正月王字不指周王而訓木德之王則億說難信

薛先生每喜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向常問復堂師師云氣之聚散即理之聚散所以理無聚散今看來

既云氣之聚散即理之聚散又安得云理無聚散禅家詩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豈不是理無聚散之說殊不知氣之聚散皆一理主宰默運於其中安溪師最愛其所憑依也即理所自為也如此看來方不將理氣二之矣

誠翁述其前輩論太史公伯夷列傳是傳疑非傳信良然然引求仁得仁之稱則採薇之歌扣馬之諫其不足信亦無疑矣

與永年飲口誦謝秋水先生日録警語一二段真令

人渙然氷釋謝先生語比胡居業録更警柬然胡公說得平實謝公說得痛快蓋胡公自敎家常謝公方探驪珠也

陶九成輟耕所記雖雜然可備元明以來典故竊歎明初建元之陋宮闕制度壯麗而薄於祖先将太廟名器㝛於太常寺之下失先務矣

輟耕録載唐珏王潛收宋陵遺骸共瘞一事夫有浮屠楊璉真珈之惨毒便有唐玉潛之忠義一暴一仁報皆不爽亦奇事也

王炎午生祭文山先生文從來以為美談刻之通志余刻削去或以文山之死激於炎午一祭真癡人說夢先生從容就義身在獄中何知有人祭否也

偶見水鳥食魚因悟潛者為飛者之食必潛而好浮者也飛者又為走者之食必飛而愛啄者也飛之不高潛之不深徒供飛走之食耳噫

裴香山先生自號南浦老漁鄧念之因白稱東湖釣者余即名北蘭主人更欲號惲誠翁為西山樵叟四人皆六十以上物外閒人一時作客豫章亦未必不為後世佳話也

偶憶顔涇陽先生聯語四顧若谷通出全副真精神一身如餘掃盡諸般閑伎倆謝明學極加嘆賞今細思尚犯重複四顧若谷便是一身如餘皆不顧外一邊尚欠素位而行的實際因改一聯云周道坦平步步踏着實地世情變幻時時覷破蜃樓

訪香山先生渠述近日服膺吳康齋其刻苦勵行專於責已絶不褒貶前賢胡敬齋開口即議先儒及時賢之失於二氏之學辨之不留餘力余謂學之未成

當法康齋敬齋則學可自信其任道之力衛道之嚴恐康齋尚遜其細密也

謝明學大學功已錄其辨陽明處知其反正之勇

謝撫軍贊余端方正直好惡無私令我悚然正直無私四字毫釐之間心偶未及檢即恐有愧此四字也

近世閩中儒三教合一之學可以却病延年其教似或問釋氏之以儒不用數息吐納專以注想於背蓋痛艮背之義而以背之止制心之動運水濟火以之却病似覺善然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有事勿忘勿助何用注想於形氣之末也

吾鄉易堂諸公之學術有似伯恭同甫其細微處則出入於新建之間

思水生木故氣上升火生土故氣下降水升火降造化自然之理修養家吐納之術不免多事

知崇禮卑聖學之要旨知水之德也禮火之德也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知不崇情識下流也左傳衆趾高心不固禮不卑慾火上炎也

思炎上潤下火水之本體上升下降水火之運用然則體用有二乎曰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主之者一也作水火升降論質之誠翁及香山二公皆不喜余嘗修養家言而舉朱子調息箴注參同契為証恩謝朱子病中應接賓客門人請少休息朱子厲聲曰你懶惰叫我也懶惰豈不知調息不暇及耳

臨江有明人物郡邑志安志俱載張春少從歐陽德遊深研理學在楚林忠直謇諤為嚴嵩所憎謫南太僕丞行至滁州掛冠歸退居三十年日與賢士大夫闡發良知穆宗立故講康汝楫約春入賀以涉干進

辭暨江陵柄國復以手書徵之亦不答其人正直恬退如此白志獨據明史稿指春為嚴嵩義子削之夫郡邑安志豈皆不足信明史稿獨可信乎茲仍以安志錄之至明史稿之或誣或實以俟後之考核云

於變禮之時而吾心共駭共爭此將一人之變禮而禮未亡於人心也至變而群不知怪且效尤焉斯禮亡於人心乃大變矣

章大力留書意欲自闕一子而理不中正

自省退靡二字是余目前病痛力自振卓勿以老而

向服其送父喪哭之哀父年踰九十絫孕猶若孺慕今之士人愧不逮遠矣

植兒挈縣令喜報至親友皆入賀道喜余之憂從此始也吾兒氣質全未變化不能治身何以治人驟得一官未爲幸也

而託植兒於趙守夫當以父執分誼訓戒之勿令喜怒任意威福自用爲治之道先自治其性情

文王怙冒西土聖人之大業顯諸仁矣中庸申明致中可久之德以文王之純亦不已貫之夫子韋布以

先聖人之盛德藏諸用矣中庸明致和可大之業以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實之可見顯藏互根之妙而體用無二致也

癸丑至乙卯

親族告急者踵至惟有周恤之而已若會計自己饒乏則惻隱之心無所施矣

閱彭躬菴文集知易堂諸名士全是呂伯恭學術當時程山先生尚守程朱規範易堂不免識爲迂而無用也

豐三徑往學植任請訓余曰目前之宮子所目擊爲語吾兒挪官物以活家用寧自矢清堅不爲也但當謹守官箴稟遵余諭廉明慈惠四者不可缺一也

因覽皇極數法乃悟向者錯解綱一函三蓋一函一二三二函四五六三函七八九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謂綱一目一爲一綱一目二爲二綱一目三爲三綱二目一爲四綱二目二爲五綱二目三爲六綱三目一爲七綱三目二爲八綱三目三爲九此與用十二本吻合

體認无妄卦文之義一切希冀僥倖之念冰解凍釋有勿正勿忘勿助氣象

凡事到水窮山盡處更無希冀只有順受二字若憂慮賠他無益

寄閱信戒植兒接待同城官及臨御士民一矢真誠自然信友獲上

閱蔡聞之宗伯所刊家禮輯要祭禮儀節先參神後降神竊以降神宜先於參神參者拜神之臨也未降而參毋乃拜虛位耶邱文莊家禮亦先參後降未解

其意
親友問余父子疾余告以平日以溝壑自失今到水
陸窮途之際惟有致命遂志而已
晩自切脉六部皆復作詩一截自勉致命未能姑俟
之又留餘息有何裨從今莫枉更生意老志昂藏任
四爲
長隨傕工前後索工食求去此亦雖怪若革見主人
貧病自然烏飛兎走豈惟役令之人不足援情主人
大數至要去即去有何掛戀因擬絶命詩一首何處

名夜臺返而歸者是至誠即其天浩浩無所倚
章楓山先生云須大其心然必有窮理工夫心總會
大又須小其心然必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小此傳文
約禮之旨也王復庵反之云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大
有窮理工夫心總會小此又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
之旨道理俱可貫通
細繹安溪師古本大學論及中庸章段此等奇書可
以消酷暑讀之渙然氷釋也
中庸章段承接貫串妙合自然只至誠前知一節綴

於其次致曲一節後云此贊化育參天地之至微妙
者故特擧而言之似屬勉强成謂至誠之道即承上
節至誠能化而申言之見至誠不惟與天地同其變
化而且與鬼神同其吉凶
家人自漳平齎家書至其涕泣而稱述亡兄友愛之
情使我感慟
細思中庸戒懼不覩不聞乃論語畏天命桂脚不覩
不聞之頃天命絶續間不容髮於此戒懼則不息之
用已行於冲漠之中而無聲無臭之本自純一不雜
矣

王遜功以一貫之一即主一之一語傷快下接格物
窮理千頭百緒無非主一者為之貫串尤非是主一
之謂敬乃知行下手工夫一貫乃知行積累久而水
到成渠之候惜當日未克與遜功面商得失也遜功
又取史廣文稱秦皇一天下之功尤害道
在己可以溝壑自失獨不能忍人之危急己之災害
可以義命自安獨不能忍人之顚連欲忘情不能欲
憂人憂不能坐是常鬱鬱耳

思仰堯夫首尾吟內云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知命
達天可自信為無事余年已六十七尚不能免憂患
安能無事問聖賢有憂患乎曰聖人憂患同民非為
一已看來六經皆憂患之書列史皆憂患之事
正蒙云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愚謂朱子注天命
之謂性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人死魂
升魄降形氣散矣性之在人者已亡矣焉有死而不
亡之理張子蓋指造化之性却看不得吾體二字或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死而不亡乎又曰文王性

與天合純亦不已概指人性可乎
然誦程子識仁說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與子厚死而
不亡意思相近但明道說得渾然無痕
安溪師論朱子釋太極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其
訓皇極則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二者意實相
貫蓋凡物樞紐便是至極無以復加之意又凡草木
果實皆與其種相似以為根柢乃其所標而準之者
也末云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
所肖而生也又云皇極有位太極無形朱子圖說太
極之名本於易人極之名本於範此論有功後學不
小
安溪最服張長史答西銘策問云西銘之義非常為
明理一而分殊要之教人盡性而已愚謂性即理也
盡性內即是理一分殊及言一直一橫之理與所為
圖果精然一直便是理一一橫便是分殊
思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即後天圖戰乾之意
朱子中庸序只發揮得中字安溪師中庸序則中庸
二字並發揮透徹又表章朱子中庸首篇章句為繼

絕學承聖統安溪直朱子功臣也
乾隆丙辰至丁巳
讀安溪師洪範說視蔡傳淺深疏密迥殊閱之如撥
雲霧覩青天與中庸章段可並傳不朽
細思中庸聰明聖知達天德安溪師以天德為於穆
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純一合之者諦當不易若以仁
義禮智辭之於達字未恊此天德確指天道上領首
篇天命下起末章天載不謂之天道而何
息氣不除不能收放心放心不收不能窮義理

思萬物惱我我之性天地之帥我之體天地之塞我
即天地唯克己至於無我乃能惱萬物於我
涂于岸登晉謁此君靜氣迎人每與講論輒能領會
可敬可敬
訓諸孫以自反工夫自反則俗能自反則怨尤漸泯
矣
三復安溪師所註洪範九疇分别順天修身治世中
上下之位中終之序就三者而各衍而三之以為九
此等書洵帝王之心法

飄輕者多賤物厚重者必貴品觀翁穀可悟
戍曰子可云清閒自在者矣吕不事著作曰王文通
云退藏於密非曰能之願學焉不敢清閒著述則古
人已惱矣欲令善書者題余小影工書退藏於密四
字旁書艮卦彖詞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
子孫不肖固不可無教而諉於命然亦不可責善而
至於賊恩
榕村講授劄記所刊張長史西銘一直一橫圖直是

理一橫即分殊予叚作始祖廟堂聯暗合
督工砌府君墓或訾余不擇時日余曰假如祖父
在日卧房破漏安晴便當修理事亡如事存何拘忌
之有
思天地之塞吾其體以賦質而言也正蒙散入無形
以反終而言也何得言遽得吾體既無形而散矣吾
體安在乎正蒙過矣
植兒開復補工抗令余寄一觔戒磁牌諭其戒輕喜
當喜則思懼戒暴怒當怒則防患務要調養性情治

心治民無異道也
諭孫輩勿與人角氣彼盛怒以相加吾惟和顏以諭
理要知當厚以責己彼所未見諒之處不辨亦勿與
校也
陳希夷先生睡啓內二句以睡收天地之混沌以覺
一古今之往來翁闡動靜之理二句盡之矣又云對
境莫任心對心莫任境可括艮卦
族姪孫檀卓夫校字

吾盧遺書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陶成撰成有皇極數鈔已著錄是集爲其子其愫所編皆所作襍文頗純正有軌度而稍狹於波瀾其象緯考一篇有錄無書意傳寫佚之或於訂定時刪去而誤留其目也

三華集五卷附豫章書院唱和詩一卷

〔清〕梁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華集四卷》提要

洛中古京都地太室千峭之巘嶫河洛伊穀之洄濴桃林硖石函谷武牢之重險其山川形勝居天下之要先王禮俗之遺英雄鬭爭之跡昔賢所欷歔感歎而憑吊者往往而在士之讀書志古游其地者快其境之乍逢而鑑撥其中之所有其能無高歌長嘯援豪而欲賦之乎然而隅曲之子足不出戶限無從叩發其奇而羈旅宦遊之士往往戒朝奔夜凌冒登陟心志迫迮不暇以爲其才情歷僿者又未能刻腎擢腑搜奇抉怪作爲歌詩卽爲之亦不過剽襲模擬爲方雅之所呰笑甚矣言之難工也泰和梁子仙來年少力强博學矯志每欲以尺蹏寸管籠挫古今之作者比者登叢臺過鄴都渡河涉洛吊古於澠池伊闕之間其遊益壯詩益多携歸京師謁予爲序予讀其詩才力橫騖托興遐渺雲霞之鮮新風雨之翕習交會於腕下每篇爲小序其出入証據雕辨沸湧平視鄘柳梁子之於斯也可謂工矣蘇和仲有云昔之爲文者非

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當其驅車𩣡馬升高望遠千古之廢興人事之得失豪傑之所力征經營與夫賢達之所觴詠游釣其事其地觸目動心於是慷慨悲歌酒酣濡墨深情欝積於其內而興境薄射於其外此梁子不能不發之於詩而其詩亦不能不工也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梁子年甚少才甚高方將登承明著作之廬道揚
國家之雅德他日奉詔出都輶軒問俗製爲雄篇盛藻以當周官之五書皇華之詢度將必有更盛於斯者予雖老矣尚能爲梁子序之崑山徐秉義書

序

戊寅予游豫章偕梁仙來自京師寄予詩將游洛川及歸見其入洛志勝詩古近體百六十餘篇超逸雄濶深微秀艷各臻其妙卓然自成爲仙來之詩而每爲小序紀形勝考遺蹟藻練爭奇酈柳視北游草諸作更不侔焉予曩由河東入關道洛渡孟津而返燕趙所過山川城邑逴逴駐馬徘徊恍然于古今與亡之故而著爲文章較往日所爲自覺有不同者嗟乎天地靈奇無往不在人心亦無往不通愚者昧焉夢夢爾苟能盡其才則吾與古人同爲天地之人玄工物華五經百氏千奇萬彙皆吾性靈所具特借彼以發之而發其所未發不必學古人寧屑爲今人哉仙來身歷趙衛鄭虢東周數千里之地川英岳秀吐納胸臆驅役毫素落落自攄性靈脫盡唐末迄今所習之陋而自然符合乎古噫决起而飛者之控于地也不知九萬里之可以上徒見蓬蒿之間足適也背負青天豈小視乎其下哉亦其所見而已矣世有以仙來爲敖

者其亦有蓬之心也歟已卯夏日或庵王源識

入洛志勝

新城王阮亭夫子鑒定　泰和梁機仙來著

外舅王或菴先生評　同學錢名世亮工閲

將往洛陽寄外舅王或菴先生先生時在西江

少小曾誇作[illegible]工年來深悔學吳儂得逢樂廣方成玉除却南陽不是龍花發匡廬通宿夢春迴嵩嶽秀晴峯山川兩地收精爽誰見高雲物外蹤

出郊

清警

過雨晨光動離人春思生郊原來浩蕩風色入晴明餘雪留山迥高雲倚樹平香塵從不拂留浣洛波清

盧溝寄懷送別諸知朱中翰蘭舫太史可亭周子翼行熊子靜夫又亭○溝上即良鄉城舊城在涿州北四十里後唐莊宗時契丹既強寇掠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申騎克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輙伏兵於盧溝掠取之長興三年趙德鈞爲節度使乃城盧溝而戍之盧溝亦名闊溝發源宛平縣龍門口東南流與廣陽水合

盧溝水上望京師雨漲流波落故遲東路行經三五月故人相見幾何時層雲遠樹遙相引千里初程尚在茲待寫濤箋付鴻雁別來未久更無辭

弘恩寺

寺在道左廣延里許明勑建者也甃墻以石固若堅城殿宇穹峻前屏以古栢客翠濃陰森動日光時聞風濤之聲

栢葉前朝寺經過喜靜便寒鐘清出樹空翠遠浮烟歲月春何晚風花思獨玄無人從寂黙瀟灑學安禪

會悟靜 從玄字下

琉璃河雷雨

河即古聖水也自房山縣龍泉峪諸泉會合

於此經覇州東注拒馬河巨馬又合桑乾至直沽入海舊傳河多駕央至今水色清泚置橋其上南北有仙積末明之號兩堤相距數十丈用條石平布中添小橋並設水門以殺水勢制甚弘備於眺覽尤宜

蒼茫河渚上水氣暮蕭騷雷雨龍蛇動風雲天地勞微微鳴去雁悄悄拂征袍岸下明燈出心清百尺濤

似少陵

桃花

三四寫桃花有攝寬繪影之能

通首穩辨

倦眼明朝氣桃花色正繁紅標春欲醉香重雨長溫夢憶仙源路風飄蛺蝶寬渾疑人面隱下馬誤題門

雨涉涿水過樓桑村

水橫過涿郡城北水經注謂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故城西流注於桃桃水於涿縣東又與聖水會按聖水出上谷涿鹿山亦在上谷則涿與聖實一水而異名耶泉源潛通所在分發理或有之郡因水

受名故曰涿郡唐爲涿州樓桑村距州西南十五里云是漢昭烈故居陳壽志昭烈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爲業舍旁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昭烈於樹下嘗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今有三義廟祀昭烈而以壯繆桓侯配焉留題甚多

曉氣春如濕來過碧淺原人家烟外樹社鼓雨前村鳥集桑枝弱雲荒涿水昏輿王仍故土節物爾猶繁

瞽切

序古藻可愛

華陽臺

涿城內西北隅燕丹子載太子與樊將軍置酒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荊軻曰好手也太子遂斷以玉盤盛之即此臺也

壯夫感央涕沾巾長是恩榮解殺身消得華陽一盃酒水邊已有白衣人

風色蕭蕭去不還高臺置酒暫時歡早知難把秦王袖且免春纖斬玉盤

靈雨寺前溪

三華集　入洛志勝　四

循清苑城東北過道西靈雨寺之前溪暮春（提時）時也（宗妙）行道之人皆憩溪前溪上流百折經數州治與涿水合下則灣環乍廣乍隘距寺南十餘里遂止疑即涿枝流也僧橋其上朱檻青砌明瑩不苔前復有亭曠做可容百人自亭上俯溪流青鱗噴疊魚婢鰷隅廻波呴沫與臨橋長松青翠爭影（大序一句妙極）其兩岸下餘地各數尺若堦級細柳分行綠焉旁叢花夾發新蒲弱茸漫相廻合胥碧繚紅土隙俱封雀鳩

芳菲耆目

一應低徊感慨無限烟波

有天地悠悠潸然涕下之感

瀟逸不減康鮑

藏其下聞人語履聲皆驚央起香氣逆發雜英飛亂五色落如雨浮於水面遠近周數十丈余嘗從風雪中兩過之草枯凍合以爲無所見表之靜然不計茲溪之勝前此蓋未逢其時也然（接得好）溪上即趙魏秦韓之通途車輿步騎日閱數十百輩率無有過而傳之者豈非逢其時又或不逢其人耶嗟乎古今適然相遭之數蓋其難哉吾未知後之遊者其人其時能相值否抑得毋如余之前遊者乎作爲

三華集　入洛志勝　五

詩且以慶茲溪今日之逢時也

山水含清姿物色有顯晦漪漪寺前溪流出春聲（妙語）內風落石橋虛波影花光碎人情重幽遐意失當前會

豐茸淨娟娟生意正蕭灑鳥下晴烟開氣沉水雲瀉浩歌步長衢攬芳淚盈把寂寞遠行人誰是逢春者

新樂道中憩廢寺

久遊懷抱索誰開向午征塵我馬𤛆高柳短橋人

迹靜夕陽古寺晚鐘催無多樹老巖前雪欲盡香寒初外灰稍喜僧雛能解事風爐試啓共茶盃

晚渡滹沲河

河水濁與桑乾等寰宇記滹沲出代州繁畤縣東南孤阜山至眞定南河廣一里其下流經河間獻縣北十五里較狭今按其水道皆衝齧所成天將雨則波泛溢流沫成輪若神物處其中

寫旅行裝

濁流闇無姿驚浪亂崩渚暮風四野空匹馬向何

處汩汩堤沉陰索索沙飛雨泥行上危查遠色渺如許天黑水底雲樹明野岸炬一身犯烟波局步絕高舉遲廻楫欸斜浩蕩情延佇目眩沸湧泉心孤泣徒旅吾欲起鴻蒙轉移蛟龍所驅之東海濵叠以屏山阻恐此復盧無臨流黙無語

景如在目前

忽爾寄托神似少陵

瀍園卽事

濃柳分敷翠作行水軒四敞漾晴芳巡擔雀語輕陰散風起変花不辨香

微雨漫興

縹緲

趙州原頭雀啄沙梅花村裏細雨斜遠遊不淨明媚眼春色又到野田花濕飛蛺蝶輕退粉氣迥孤城暮聞笳天涯莫誤滄洲趣繫馬垂楊數暝鴉

仙石橋南樓月夜登眺

橋隋匠李春作宋元祐間賜號安濟北通燕涿南則入鄭衞之途也下爲洨河地理志所謂太白渠東至曲陽入洨河者也水經注謂之斯洨水源出恒山上承白渠於藁縣之烏子堰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經石邑井

陘東南入於泜樓拔地五十尺簷廊敞豁環以石欄俯覗郊原曠遠無際桑麻井陌雜樹偃仰彷彿南中風景橋外碑陰有記謂張果騎驢經此因得仙名按列仙傳果隱中條山山在蒲東跨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之境乃果騎驢遊處不應此地有其蹟然方士遊行原無方所不必泥也

夜寒起暮聲潛鎭入雲杪飄飄遊子身眼明月華皎幽獨移淸輝飛樓托縹緲河漢流無聲驚鵲枝

處靜息心 二語撑拄 得力通體靈動
結語恰合

猶繞紆廻地脉深蒼茫城郭小燈火千門扃風色
青烟嫋側望西山陰遠見翠叢窅處靜明秋毫息
心遺衆擾頗聞騎驢翁雲水行清矯孤筇倚河橋
閒身契魚鳥悽愴九點塵烈風無時了大化行一
息羣生各昏曉石齒激流波咽咽仙源杳

鄗南老柏行

鄗城委卑如堵墻北臨大野南平岡岡頭巍柯過
雉堞虬鱗樛結百尺强濤聲在空雲在地青翠亭
亭高蓋張婆娑豈遂生意盡一枝枯立無津芳溜

雄厚
將無作有點染生動
一篇幻境文最離奇

痕班剝菌生澀屈曲拳拳勢不揚鼉困被縛蛟螭
病風雨驅之走且僵未虧全體庸何傷會受精華
蟠厚地流液凝脂飽經霜撼之不動仍孤聳此豈
無意摩穹蒼我疑荒塚燐光附或有狐兎侵其旁
拔劍一擊風索索驚號鬼物逃微茫誰家斧斤且
勿用試看春來雨露長

登聖女祠臺殿

道出中丘大風憩道院遇羽人度甚閒能通
靈應寶樞黃庭內景諸經談仙靈事如見徐

描寫生動
冥想

引余登臺臺屹立數仞躡級而登有殿桂栱
璇題金碧蔚映祀聖女三明粧儼雅不知何
神旁二侍姬帶甲擁劍盾森秀亭立軍裝勇
媚若待敵狀兩廡下小鬟數十或執簫鼓拔
彈拍韶姿神逸翩然環侍壁間畫芝草瑤葩
宮苑樸樹仙眞女童及靈虬怪鳥島山諸勝
大約本列仙傳山海經故事分植雜樹於門
外勢高風多簷鈴俱震靈旂閃掣欲折俯視
四野數里無人烟沙石飛擊摩蕩空中若戰

酣金鼓萬馬銜決兵刃格磔之聲盡爲之瘖
稍定聲微緩鏗然悠然自遠而至聽之正韻
已而鐘磬併作幽窅答響又若絲竹激越泠
泠然合樂堂下余始知向之侍姬小鬟兵甲
樂器乃所以狀其地之景象也西望復有山
去祠遠而嵐光樹靄甚近羽人謂傳聞山有
神廟於其麓峻巖交棘不可上亦不知所始
每山頂露氣中有圓光隱起如金盤則眞修
之士出焉某惜未能見也故歷繪古圖記於

妙識妙詮從天問得來

壁以彷彿之余曰古之圖記亦卽得之傳聞者也彼所謂經典要不過傳聞之辭耳然其詭異縹緲之迹有靈機焉羽人不必不以爲有余亦不必力辨其無茀留以作吾人遊覽之具輿筆墨之所寄托焉可也乃題壁而去

危殿崔嵬影動搖翠微高接遠迢迢雲中掌冷金盤露夜邑窓虛玉女簫靈氣遠隨山靄出神光不逐彩霓消步虛聲斷天風杳花落仙壇好夢飄

國士橋 邢臺城內豫讓刺襄子處

盃水何緣更活鱗晉陽兵甲反征塵嬰城無復沉三版報主還能有一身故國山川餘感激新君冠屢爲臣氏千年知己橋頭水流入平原重損神

望石門山

地盡高原曠春生物外情夕陽疎雨後高鳥遠山淸翠冷叢陰濕雲消石磧明將軍初恃險躍馬竟何争 石季龍據石門卽此

迷道至平鄕過沙丘臺作歌 始皇東巡歸崩此

逸似樂府雅自谷得

蔚藍天邊醉眼濁秦人聞得鈞天樂華陰道上使者迫秦人拾得滈池璧遲遲周道轍何東徙者爲王弱爲公貢霾地黑戰塵暗兵氣草木來腥風帝遣虎狼遊八極東顧一吼驅羣雄城折國除豪傑死然後爪牙挫蚵身罹凶封山刻石何嵬嵔翠華鸞羽勞光彩渭川宮闕蔚雲霞驪岫歌鐘徹烟靄千秋萬歲難老身轉移猶欲罪眞宰島上何來藥苗香王氣隨風赴碧海徐市不歸羨門空魚燭幽光冷相待日晡氣暮方尋家南由雲夢東瑯琊之界一箭巨魚下平臺病骨迷風沙中夜詔旨無消

一往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言

錢云淋漓痛快調高氣酣

息鮑魚尸走轀凉車輿裒萬古隨轉燭死去誰訂前業覆咸陽原廣函關雄丞相幼子遥歌哭牽犬東門無復田指馬宮中已失鹿吁嗟乎荆卿七首漸離筑可憐不逢祖龍三十六

沉淨

次沙河過宋璟墓

沙河山色遠連烟相國高封馬鬣懸遺蹟猶能感魯筆 旁有顔魯公碑 深謀端不語中涓臨邊留守烽常靜作賦書生策已全忽憶風流蘇直指梅花零落與誰傳 唐史元宗使內侍迎璟西京璟不交一語故有四句

考核精詳
筆亦雅鍊

暮涉洺河遇寒

河清而流駛自太行西北逕邯鄲城北東流至曲周與滏陽河合會於清漳至直沽入海

按水經無洺水之目僅見於地志亦不詳其會歸今考邯鄲西堵山有牛首水東流分爲二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書景帝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引以灌城卽此水也而廣輿不載水經注謂其水與白渠同逕列人右入漳其迹頗與洺合然則曰牛首曰洺實卽一水耶姑以傳疑可也河上置關曰臨洺壞垣猶存民因以爲村左有山水歷其間淙谿廻嶺錚鏦有聲岩姿蔚然

水氣將風遠危橋渡客覊馬寒驕齧膝山逈月臨關雞犬村初闃峰雲暮漸還東流歘不息一夜去潺潺

呂祖閣 邯鄲卽盧生授枕處

青天碧海兩無涯瑤島徒聞掃落花何事仙源枕裏秘輕成豈子夢中家夕陽牛背山無影風色烟林暮有鴉詩酒江湖亦神境未妨膽氣走青虵

叢臺

臺在邯鄲城東隅劉劭賦所謂立叢臺於少陽者也按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他日飮酒樂數言其夢想見其狀吳廣聞而納其女吳娃王絶愛之築是臺日與遊宴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意未決亂起王餓死沙丘宮臺因城之阻以面勢基與城齊圓其象延四十丈高半之欄檻悉爲埤垷形未至臺五十步右有水鏡面渾漩日月湖名之以其形也水澄映淵渟綠如鴨頭毫髮俱鑑故老謂其陽焊不耗陰霖不溢然無源悉自地湧出中央有土阜隆起若島亭其上雕欄環護其北有長彴引焉有徼逕通焉凡遊者必渡彴循徼逕繞亭而東至城趾梯堦數十級過女墻然後旋折以達於臺臺有前後殿後殿基稍峻今爲文昌祠其梁欐之

美節梲之華皆近時所增修者也凭欄四望中山之境薄落之水俯出足下有雄視北方之勢因思武靈以武勇之姿雖易禮而懾敵拓地雄畧有過人者乃卒至身死子喪爲天下笑豈非茲臺兆之哉語云多欲者雖才智不可以有爲信夫迴顧得妙

碧草千年土佳人一葉風高臺勞卜築虛夢困英雄慘淡湖光亂蒼茫客思空鳥啼春雨後花發水聲中

義蘊深長格調高逸全是初盛結構後代識此者寡矣

邯鄲懷古

養士從依主懷恩已却秦平原三入相公子幾留賓滾滾流塵暗依依野樹春酒澆與絲繡沾灑偏行人

車騎關寄内

關置平岡上有亭爲行人止息之所自亭過關外已出京畿爲中州澄陽地矣夾道種柳絮飛如雪聯綿百餘里

千里逢春過入陘關左翼太行征衫嵐色了餘青只餘關柳無心絲繫得花驄不久停

一篇黃石欲何求耻對雄關賦遠遊日照秦樓知悵望莫將柳色怨封侯

杜村

地入東陽美村深野逕偏楸花墮陰井語鳥喜晴天休市人初飯當壚婦數錢眼明螺黛好翠濕太行巔

渡淸漳望銅雀閱馬二臺

漳水二出上黨大黽谷者爲淸漳出上黨鹿谷山者爲濁漳酈道元謂濁漳爲衡水卽禹貢所謂衡漳也東流至鄴合淸漳入海古漳入河自周決砱礫漢決瓠子河日徙而東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逕廣平曲周成安魏縣界以入海矣建安初曹操引其流自鄴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今其地無水道水皆散漫齧決或於或溢百餘里至曲周始歸槽安流土人呼爲浿漳河繞河有操疑塚七十二處銅雀臺在

其東又有氷井金虎二臺并銅雀爲三皆複道樓閣相通巍然崇舉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臺初成時操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植下筆美捷當時及操將終遺令施繐帳其上朝晡時使宮中美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操瘞處也後趙石虎遷都鄴几臺上宮殿門隅皆加覩榭層甍飛檐拂雲映日圖以丹青望若仙居建武六年虎又築閱馬臺於漳水南以簡鍊騎卒自於臺上

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又常以女弟千人爲鹵簿皆着紫綸巾遊臺上後虎死慕容儁夢虎齧其臂惡之購其尸不得有虎故宮人言虎瘞東明觀下發其棺而鞭之驕奢非分得報宜哉㢋欲徧爲遊覽會大風小舟踰時始渡渡畢日將晡望諸臺縹緲烟波間相距非遠而平沙亂水馬不能前因約述其勝蹟見聞如此

神仙富貴百年心對酒當歌悲復吟用盡陳王才八斗何曾銅雀鎖春深

從教心力英雄盡尚覓歌臺粉黛仍疑塚纍纍七十二美人何處辨西陵 詠銅雀

綺殿塵飛瓦硯灰丹青又見雀臺開徤兒解作軍裝舞未有文章欺世才

綸巾鹵簿引娉婷好武狼心不可馴臺上朝朝看馬射爭敎樓閣不蒙塵 詠石虎

滏口祠

滏水出磁之神麕山屢伏屢見東流至安陽

合衛河左思賦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沿注云滏水熱以其湧沸如滏故也祠爲佛圖澄祈雨降龍處北可望韓陵山

逸致翩翩

滏口來波壯荒祠水氣晴伏流潛出岸遠派落同聲雲雨仙靈迹魚龍地脉輕韓陵一片石粧點北朝清

過朝歌城涉淇水望淇園

水出隆慮縣西山中漩蕩淤注激石散氛曖若霧合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會於衛

河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河復決於館陶分爲屯氏屯氏爲河故瀆俗呼爲毛河即今衛河也發源輝縣百泉山自淇門入濬縣界受淇陽諸水又經內黃與漳水合東北至縣境又東北至三角潭達臨清下流與滹沱河合至直沽入海按水經注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與余所歷不合葢水道遷易古今不常故爾詩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今

城北有左水亦謂之馬溝水乃泉源也在左在右葢舉水之所入爲左右也又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試俯其流廣不容舠且巨石磥砢交積隍澗豈能泛耶葢衛女托寄之辭耳淇園在西北山中距城四十里傳有武公祠褵衣羽流雜棲其上園內惟短笋苦篁無復菉竹叢茂矣漢書武帝塞瓠子河木石不足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守河內會朱鮪據洛陽恂伐竹淇園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則是兩漢時竹尚茂也（考得妙）氣化遷變物力亦盡幽勝殊賞淪爲異俗亦可慨已余窮力至山腰去園里許忽有所感與遂盡舍之而返

（悠然感慨皆有餘悲）

水氣山陰闇不開源分地脉去縈洄思歸衛女悠悠日未覺東流不復回　右淇水

虛心高節鳳飡餘籟激龍吟君子居別有棲鸞千畝蔭何人試種兩來初　右竹

淇上夜聞箏

（一往情深）

臨門碧泱泱石瀨廻風凉庭陰闇入夜驚烏棲且

翔秦聲何激烈流響清堂皇哀猨號巫峽帝子悲沅湘側想美人意幽怨含悠揚但惜絃中苦不顧聞者傷鼎鼎百年期哀樂情所將颯然心神動思盡難爲腸孀妾樓頭月勞人衣上霜智愚有性情感之各殊方攬衣起長歎捲簾星月光

殷太師墓

未至墓十里有水曰緇水爲紂斮朝涉處故又名斮脛河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墓北里許復有廟墻宇版峻叢木蒼森頗爲壯觀

高塚倚斜陽平田秀麥黃山河足涕淚喬木各風霜叔父尊何有君王樂自荒朝歌城外水終古去微茫

舒城老人觱篥詩

自歷鄭衛邶鄘之墟山川物華藻麗秀發役於筆墨往往遇則停轡樂則止宿日行逆程不能六十里至汲會以事當促發晨起驅策馳百餘里至獲嘉已初更矣憊甚偃息繩床不及盤飧而寐中夜覺聞觱篥聲淸怨引越

竦動心骨物色之得老人西舍狀甚偉自言其先舒人大父至長安以精音律得入供奉遂家焉老人嗣其業嘗侍樂思宗朝甲申之變棄妻子出城虜亂軍中以歌曲得免遂南走流落楚蜀間中間至舒無復親故食其藝得以自給今年已七十餘其喉中猶作北音叩其所適謂將往嵩嶽依禪院以終焉邸舍岑寂星月幽輝悽愴往事自吹蘆管寄恨因欲爲余吹一曲余止之旅人心孤憂憂相接不欲多聞淒怨以傷神也乃贈詩云云老人泣下

猶是前朝供奉臣雅歌曾度漢宮春何堪零落飄年老哀角愁生馬上塵

故園蕪沒恨難平一曲臨風萬里情老去還嗟耳力退自吹羌管不聞聲

登脩武城樓

樓西望白鹿山有水上承諸陂散泉飛壓隍澗激映澄潔即水經所謂淸水也東流過獲

嘉汲縣至淇河口與淇水合流入河

天末渺悠悠局步如羈縮登高愜予懷孤城倚危版白水委流波碧峰露巉嵯風塵多厚顏山川愧放眼啞啞鳴歸翼飛飛載睍睆晼晚浮雲陰目窮屏樹限闇然百里間凝望涕欲潸爛熳鄉國情悲淒鴻雁東草堂寄三華田園留薄產殊方念所生久遊心神赧

自過脩武家家種竹伐以資用其賤如蓬而河內尤美叢篁蔚蔽闇不通日下有渠水映

序次明晰
精緻紆徐
委備雖柳
易加焉

之曉夜風過聲謖謖成韻聞於遠近前在淇
川意甚不足今可償矣乃爲賦詩
懷州風竹滿竹裏聽春聲激水波難定分林響易
淸郵亭高士宿翠袖美人情侵曉沙渠望還來白
鳥鳴
却看凉陰遠如臨淇水瀾物華寧擇地青翠尚同
覩抱節吟龍隱摩柯夜雨寒亭亭生意在翦伐未
能殘

五龍洞渠

過河內留二日與客行阡陌間觀其土田井
畝溝遂渠堰紆盤環抱間以嘉木叢以美蔭
井然有條制意非才智者所施設不能也客
乃爲余言其地先艱水利三面皆亂山層峻
惟西北帶沁河流逕境之東然去田遠滋溉
弗徧明神宗十八年袁公應泰爲宰憂之日
出求其引導之所無得焉久之見西山中白
光隱躍照澈上下異之遂率吏民腰絙攀葛
親歷夾山上見兩崖反削而下若澗若槽水
蓄其內沿波漱石帶引溪谷積以成川按郎
沁水出山時遇山右地勢卑隘遂枝分而潛
行者也因循崖趾揭跣行百十里察水行所
止自西南角屈而南廻漩至亂山中砥石壁
道已窮遂瀦爲淵沉陰鬱氣激霧揚氛獸跡
不交故世莫知其異然石壁外即田也公喜
曰吾事濟矣思有以洩之聞於上官得允所
請乃鳩役夫倍其值使鑿石壁壁堅厚不受
合五味水沃而炙之椎以鐵鑄石粉下頹碧

流上湧遂開洞口於是鏟其凸平其凹累斷
石爲門束水從中五道分出使無汎濫所謂
五龍洞也置渠以灌田分堰以引渠凡二十
四處有曲清凝鱗豐川等號又慮洞之或竭
也復於沁河下流置閘遏水逆而上上流不
得下皆旁行山中屈注洞口俟渠滿則放閘
涸則復然自是不憂陽焊而地稱樂土矣民
懷其德乃祠公山上至今祀之初應泰之入
山也人皆以爲險地且樵牧所不至其必無

錢云朴茂古蔚五古正宗

見也力止之公不可及功成衆驚問之公曰
吾按沁水源出銅堤屈曲周廻水道九百里
自太行以西皆流層巖中合衆谷散水今吾
境窖逦太行而白氣鬱於巔崖故知其必水
氣所積也余經行移時徧歷畛畔麥黍油油
芳津鬱潤益嘆天地之利終無盡藏經國之
謀暫勞永逸若袁公者非所謂良有司哉然
余聞晉司馬孚之爲河內也沁水泛溢歲功
不成孚乃按行去堰五里外以方石爲門旱

則增堰進水霖則閉石斷水袁公豈倣其故
轍耶抑水之利害古今異宜而人之才智亦
各有所變通耶爲詩誌之

國家重民牧所賴惟田疇山水含津注美利信難
求我行單傢野水氣何浮浮翳彼五龍洞湍激風
颷瀏長渠盈平出曲堰青鱗周高田秀黍粟下田
長麥麰膏腴勞苦輕農有三時休村墟連塍陌美
蔭鳴桑鳩牧笛鳥犍出童稚嬉而遊壺漿來父老
盃酌相爲酬歲時過洞口高歌祝我侯卓哉袁使

錢云稱題

君經緯非常傳操持萬人命鞭撻頑石頭勤勞期
一舉祠廟行千秋寄言與長吏厚澤應長流

河陽驛

故驛潘郎縣山川卷畫圖陰晴花色淨風雨野亭
孤女浣連羅袂村沽共酒爐胡爲河渚客拋擲任
長途

渡河過孟津東西二亭子

過盡河陽路長亭接短垣濤聲覺來往雨色昧晴
暄高岫飛嵐淨孤村獨樹尊與深恐僻遠驅馬向

黃昏

奇氣鬱勃少陵長吉兼而有之

暮雨過北邙山作歌

雲氣沈山雨如霧哀壑流聲滿高樹麒麟石馬連
烟蕪古塚纍纍走狐兎流螢夜出悲風生有情瞻
望涕如注前飛昏鴉後鳶烏薪摧松柏田犁墓人
間丘壑自險夷睆睆白日何曾暮偏作陰陽催短
景聚歛魂魄雜新故滕公石槨沈彬燈幾處佳城
交廣路社餘紙錢濕不飛青櫟裊裊行人度

賈長沙廟

力厚思沈便生光怪

洛陽才子足經綸王佐空悲古廟塵自是文章知己少非綠絳灌老臣親瀟湘風雨吹蘭芷宣室虛無泣鬼神羈客年來亦疎略篋中五餌欲誰陳

洛水

水經洛水東過洛陽縣南今經偃師宜陽永寧鞏縣境卽黃帝東巡受龜書處又自鞏故城南東北流入河之處曰洛汭一名什谷淸濁異流禹貢所謂東過洛汭者也禹貢又曰伊洛瀍澗入於河蓋三水入洛以入河也三

水入洛惟伊最近河澗由澠池東南入洛瀍經偃師至穀城山東入洛伊則自鞏會洛卽入河

渾結宕開妙

水有靈源人有情洛川千載漲波清龜書文古曾非字赤篆天成不用名秪許宓妃悲子建更無仙客與吹笙夜來輕鼓漁人檝惆悵春雲晚浪平

洛陽城南眺覽

開雅可愛
錢云法老

平原一以眺草色徧池臺雜樹花開落輕雲鳥去來寢園終古閟歌吹幾時廻寂寞伊流急風生遠壑哀

金谷園

錢云雅麗淸綺飛卿子華之間

金谷園西望潺湲洛水流虛無神女枕憔悴綠珠樓芳草尋春厰斜陽過渡舟落花風力滿吹上旅人頭

借對妙在天然

潘岳宅　一名西宅

淡而婉得風人之意

花竹夾池秀潘郎西宅餘棲無一枝穩鬢已兩邊疎石尉交何托金墉恨未除長應奉阿母還得賦閒居

錢云用事高雅

故城懷古

城周公所營洛邑王城也春秋昭二十三年令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湊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蓋城在澗瀍之間而地近洛水故也平王自鎬東遷乃居於此

卜洛尊王會移都念舊營車書猶北面戰伐已西京形勝波中主山川局俊英彈丸存俎豆列國秪

振得起

沈鬱

調極高雅

聲名地異崤函險波頹澗洒清烽烟將鑠鼎兵甲屢要盟尚念（翅折有力）功分陝寧須曆在嬴諸侯空犯順尺土竟何爭棄國肅悲赧忘佗逆恨平未成天意導終遺地輿傾鬱鬱邙山碧離離禾黍盈過秦虛有論蹈海不無情草長銅駝陌雲昏郟鄏城乾坤渺萬里流目涕縱横

西苑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築周二百里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之每夜月携宮人遊幸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及遷江都苑遂廢

舊苑臺欹輦道空年時烟雨亦朦朧荒丘日暮寒風起猶有楊花落故宮（唐音）

龍舟自愛柳毿毿遂海征塵路不諳殿脚三千顔色在錯將河北望江南

三市 晉都洛有三市一在城西南一在城東一在城南

三市還城列時過舊迹除野籬留酒望（伊洛間謂酒旆爲望）花柳斷村墟晉室風流盡東都父老餘曉來烟雨急縱目一踟躕

錢云通首老勁

滿腔熱血觸緒傷懷非僅文人不遇之感也

覓人寄家書不得（時家大人官都門）

靡靡忽行邁原野萋巳碧身遠我神傷忽復山川易辭家日巳久（隨侍京師凡五年矣）行役事仍昔縹渺望京闕迢遞白雲隔兒生負壯志動思且輿爽榮親以及身此意竟安適步出上東門耿邳有遺迹總轡涉長道撫時良感惜惆悵洛陽花愁隨芳草積

五里坡

斜陌銅駝暗春寒五里坡鳩啼疑雨急山迥得雲多平野逢村少遙天匹馬過轘轅何處是洛水曉來波

陰

雲黑山常失天陰道少人微陽昏洛口遠水下天津（橋名）沒草碑妨路翻風燕繞塵尚憐高柳綠繫馬不辭頻

雨

飛雨不到地（書工不及）輕烟吹若塵旋沾板橋迹稍減落花春風色平楚淨山光啼鳥頻遙遙關路迥應是不通津

夜

入村聞宿雨野火尚人行遠市無宵柝空堂欲幾更盤飧脆春韭珠顆貴香秔酌盡殘燈酒昏昏醉不成

忽覺意不愜蕭騷風雨閒積思憂悄悄危目臥鰥鰥天地一身小龍蛇吾道艱明朝兩崤路流恨滿函關

出村

前峰凝曉綠陝路劃中開高樹迷雲岫幽花徧草

萊鈎衣藤刺折響溜石泉廻莫覓香醪嫩人家只繫坏

新安境上廻望洛城有感

自洛城七十里至此則皆山行入崤澠矣峻谷蘿逕道甚險惡史記項羽驅諸侯將入關時秦降卒二十餘萬慮其爲變皆坑之新安卽其地也

應知人事莽相乘漠漠濃花滿目增隔世恩仇楚三戸百年興廢漢諸陵崤山鳥没飛雲薄河清沙昏落日凝符命那緣形勝險雄關高關竝多層

山風

山風吹雨斷不覺落花疎袍袖露猶濕馬蹄香欲無饑鷹出銜石小鳥倦將雛心折崤陵北怯看春色徂

山北小立望函谷新關

漢書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自以功臣耻爲關外民願以家貲易弘農關置新安武帝意亦好廣濶從之去舊關三百里地勢險曲

羣山廻互亦不亞舊關云

城坼鼓鞞歇壘殘兵氣空將軍猶好武天子竟爭雄野水冷冷碧閒花寂寂紅時平寧恃險廣土若爲功

廻坡

路出廻坡峻遲遲心目迷潤泥饑豕鳥斜谷曲藏橋亂石懸將墜輕陰濕未消騎危愁一汪攀盡最長條

入關 關內民多穴處

悲京杭壯自是我輩本色

亂水濺日昏羣峯爭一門黃雲秦塞道白骨楚王冤柝靜城無吏山荒穴有村弘農三百里多少未歸魂

關城登望

地險天長沙雪侵弘農東去復桃林無多四海魚（奇警）龍窟不盡中原割據心古道燒痕因雨綠荒樓堞粉帶城陰風雲事業曾無定茅土虛悲戰伐深

渡穀水 水出縣之白石山東南流入洛注水經曰穀又西澗水注之二水相交而下通謂之澗故禹貢但云伊洛瀍澗而無穀水之目是得通稱矣渡處清淺幽鳴可聽

淺淺來風急曉曉爭渡嘩天涯異人語山水共芳花碧草春將盡啼鳥日又斜臨流休跋馬恐與照容華

馬上逢故人東歸口贈

看盡微陽雨外山山容依約故人顏東歸親友如相問五噫梁鴻欲出關

奇情橫溢千盤百怪

鐵門鎮聞水聲達夜

白日春蕩蕩險道天迷迷上有不平氣下有無聲

騁走毫端吾不能測其才之所至

悲歘然相感發山水鳴其哀颯如秋鶴舉激若商絲催飛雹鬭蛟龍荒林號虎豺我疑祖龍鬼連弩射魚來不爾坑卒淚幽怨寒颼颼萬物有神運難以一理推事敗勞者傷動息多所乖明明神禹迹伯鯀一何衰大呼汗流赭化爲三足能至今洪流決散作萬壑雷鬭門地籟深奔響陰廻濕雲頹不結夜風寒以吹昏曉人間世何處逝者回

義昌驛

疲馬行猶怯泥途登陟勞曉風人迹靜（寫景入妙）初日亂山

高遠谷疑通塞虛林動羽毛廻看驛西路幽仄隱蓬蒿

頭溝峪

四山青不斷迴峪斜當頭戰地陰多雨晴溝水復流烟中結響遠塞外鳴聲幽疑有征人淚滔滔訴未休

起句高脫銀起通首

春暮

猶能倦眼辨春容妻斷關門綠幾叢乍有還無催社雨似狂如醉落花風青分麥壠芒猶弱烟隱山

村火似紅不可輕言離別異畏途千里去安窮

宿澠池縣

路轉山分勢荒城倚薄斜飛烟明遠水曲樹引昏
鴉跼趣茅廬晚早棲草市嘩丰八疽後月尙照兩
三花

渡澠池登秦趙會盟臺

注水經曰穀水出於崤東馬頭山東北流入
澠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二年初徙萬戸
因崤澠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臺爲

相如使秦王擊缶處今增修華麗

驚風下長薄哀壑陰陰滙登臺俯迅流逝波急遁
代東周兵氣多黃埃昔濛昧豺狠鬬不開山河影
破碎汧渭畜馬兒土地托天賁流傳長子孫頤盼
臨西塞渺爾邯鄲區抵隙勢猶敗連城價已空白
璧竟誰佩一臺築崔嵬樽罍稟相對臺上酒氣腥
臺下兵車載壯哉相如缶一擊雄心退口舌利銛
鋒風雲落謦欬國誠重以人與亡更幾輩悠悠道
路言濯濯川嶽槩可有酒如澠乾坤醉眼在

錢云氣勢推澗

陝州山中遊歷喜晴

浮綠蕩輕陰祟巖變朝色十日崤澠雨春歸不遑
息幽賞愜今晨初旭散凄寂陝虢蒼山多無名亙
疊出夌亂草木深虛無精靈匿却坐梳我頭紆緩
勞登陟沙牽墻澗流泥乾虎鬬跡烟嵐留遠映石
罅淨餘滴稍稍緣巖阿數廻路欹仄境深闃無人
氣盡神惕惕蒸露藥苗香掛木藤蘿笿削面峻雲
峯空響落飛翼歷險神奇開造幽徒御覓縈盤出
前峯渺焉去安極步轉逕逾分語隨人已失漸下

俯荒村悄悵望城域周召昔分疆王都勞衛翊淪
爲秦東門險歸虎狠力塞光照沙寒邊氣銜烟直
三復在德言喟然志所適

神會

硤石驛

硤東蒼崖起荒凉石驛春風烟斜入陝星斗瀾遑
秦紅歛通宵火黃餘舊戰塵桃林不可望懷古欲
傷神

桃林塞 靈寶西原自此入秦皆古桃林一曰桃丘聚

連闕阻三輔橫嶺控東門天設千峯險人爭百戰

筆勢忽變

魂雨餘苔鏃出日落雪沙昏尙想放牛處周原荒草繁

同秀水諸子城南遊眺

喧市聯鑣出時和幽事關桃花秦塞雨香草女郎山巫覡聞津鼓村粧媚小鬟誰家歌吹好立馬近紅顏

同項堅士登女郎祠作歌

女郎姓李氏漢人居北山下父母欲擇配不可母曰女以夫爲家女指山曰此郎吾夫家也遂逃之山巔後羽化去因名其山爲女郎

又曰夫家云祠去山尙遠城東土岡隆峻殿其上彩色像其儀甚都其北軒窗遠瞰中條長河在其下波光黛色流入戶庭歲時祈請遊人樂之

智瓊降弦超蘭香詣張碩條脫門外車藥杵橋邊驛人間樂事春茫茫求匹人或來雲鄉女郎翩然事高舉脩眉凝綠神清涼山頭月黑聞河鼓明星樂樂落如雨翠壁苔寒泉水深獨鶴哀鳴女龍舞

望夫君兮渺何所銀牓花榿照高宇(天然妙句)青天碧海兮年復年明眸皓齒兮爲誰主河邊遊女朱顏童歲時出拜心沖沖登高臨水寄所思(錢云意致高遠)夕陽山靜青迷濛堂有錦瑟臂有紅安得鳴玉凄寒空神光咫尺意難候翠帷望斷瓊瑤宮我聞禮始夫婦恭星宮之君不無同或把芙蓉翳鸞鳳娟娟攜手靑冥中胡爲妙質甘凄寂愁絕於孤高縹緲之晴峯君不見仙橋流水聲聲楚小姑無郎悲獨處

西樓 虢州城西唐士大夫送餞之所岑參詩秋來無覓處祇上郡西樓即此

西樓只有暫時人碧草如烟復過春萬里眞傷沙塞地百年牛是別離身長河水色明關樹斜日天風吹路塵惆悵嘉州詩句好秋來何處不沾巾

尹喜臺

函谷關南去老子宅里許列仙傳喜周大夫善內學隱德行仁世人莫知老子西遊喜見其氣知眞人當過物色之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俱西去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子云唐開元十九年陳王府參軍田同

天有義山風味而字字含蓄似爲過之

秀上言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至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因改元天寶改桃林曰靈寶

將隱關身尙著書已荒廢宅更藏符遂令仙室鳳麟篆拱作漢皇龍馬圖漠漠山雲連紫氣陰陰風雨灑平蕪流沙萬里窮西服未識眞人定住無

弘農澗

澗水渾勢激消減不時自朱仙鎭南逕女郎山十餘里至虢畧折而北流與斷峇澗合斷

峇澗者唐盛彥師追斬李峇處也二水異源而下流相合橫經函谷關前入於河東南燕子山有水高巖危谷間數道分出色稍淸亦注於澗或曰卽弘農之枝流也然弘農處斷峇之西連山相望而源流已别燕子在斷峇之東距弘農愈遠宜不相及澗東岸接瞻紫樓爲尹喜望氣處自樓下百餘步渡澗而西則軀原也至此入關祇半里耳

南山泉響澗水驚南山泉落澗水鳴解據百二要津險無復高流千尺淸出岫陰雲斜不散銜波石齒何由平塵纓惜濯長河晩寂寞魚龍風雨聲

瞻紫樓

瞻紫樓空欲沈雲遠映積水常昏昏人間别有眞人氣唐太宗入關詩别有眞人氣安知名不名天上虛盤仙李根荒草關門大夫去空谷祠廟蘼蘿屯可能盡意逃名隱置令還傳帝祖尊唐書老君廟置令丞一員

函谷關

關北枕黃河南屏土嶺無峭壁嶄拔之奇而

夾疊橫亘包羅犖固邊角培塿隆起駢立若埤堄參差可凴俯禦不勞非仰面可攻也按志此尙非周時關乃曹操征張魯所開南行踰里有雞鳴臺記田文東出事則古關也廢址久湮然形勢阨塞當不復異入關仍行夾山中里餘北山始窮路繞河流望隔岸諸山巉削唯樵逕鳥道自是百二十里始至潼關崤函天險信不誣與王彧菴先生曰自潼關至函谷百里之內南倚崇山北阻洪河獨閿鄉二三十里之間可以屯兵可爲戰場其餘皆紆行夾壁中車不得

方軌馬不得成列而自西至東綿山包其外
層岡限其內重重鞏固其爲雙峰峭擧若門
如函谷之形者且四五而後至函谷一出函
谷則山川劃然中斷靈寶以東另一局勢乃
知秦之所以雄視東方而諸侯所以不能仰
關而攻秦也但關之南北皆土山不免陵夷
千有餘年形勝固非昔比所以退而守潼關
與據考北關爲曹操所開古關尙在南里許
則形勢阨塞自然無異至於隔岸諸山則中
條接連太行者屬河東原爲魏地北至蒲阪
六十里險阻俱在河東越河而西則上原自
里直走咸陽故商鞅謂秦之有魏猶人有腹
心之疾以其山川險阨與秦共之而函谷之
險足扐拒他諸侯不足以拒魏也乃以全力
制魏魏不能支東徙大梁秦於是盡取河東
所謂隔岸巉削諸山悉歸於秦秦之形勢始
完固無缺故能兼倂六國而有天下嗣後東
西交爭南之要在陝洛北之要在平陽大抵

然
耳

虞虢天險函關勢絕倫嶂懸河倚塹山谿浪通
津落塞光含紫鶩沙草不春驍騰摧壯士容易失
謀臣鼓角臨邊月風雲橫海鱗軍烽飛燐燐兵甲
走踆踆霸氣依憑切雄圖割據頻一丸還誤隗四
塞切先德豈終秦城郭村墟古川原滌濯新何人餘
事業幾處有荊榛夏樹晴逾綠巖陰晚更勻飛騰
寧定擧才力益酸辛蕭索英雄劍模糊戰伐塵
流鳴日夜邊氣靜星辰白馬虛爲諭靑牛不見人

無慾而有
意

長來棄繻志踴趣迫傷神

發靈寶重至陝州渡譙水

水在城南平地湧出與橐水並流入洛俗呼
爲三里澗

剩水無源也問津天涯何處住勞身不知征馬前
行後渡盡東西又幾人

回首春雲迹未荒重來夏木鬱蒼蒼行人已惜芳
菲晚添得流波送夕陽

山中少憩覓伊陽路因得歷行巖壑

名南分陝地幾驛過雲峰幽壑晨光滿懸巖鳥迹
空衣沾嵐壁翠香散藥苗風回首迷途客棲遲恨
不窮

鬱鬱蒼烟晦漣漣土阜遙負塗憐病馬危谷斷村
樵叢薄陰猶潤炎蒸氣漸歛南飛雙燕子終日愧
飄飄

引興還尋樂孤吟得靜便雲蘿低偃蓋石骨冷侵
泉鹿飮溪聲活鵶鳴（鑱云奇句）麥氣全高風此山頂百里正
蒼然

不定風枝偃逓翮草樹欹孤高眞少地山水不吾一欺壞壑狐狸語荒林鳥鼠窺東西任吾道岐路莫相悲

踰嶺値暮

經旦鬱煩襟行山窮罔象汨汨畏炎光迷迷蹟神爽日車翳還明火雲低復上我馬虺以隤前峰一何敞危壑交巉巖堆積絕寸壤蘿密微逕深苔鮮石髮朗驚顧緣且耽却立挺而仰力借曲樹枝踵踏後來掌徨徬稍躋攀坐臥雜來往高風下林木叢陰垂掉蕩蒼然野色深暮氣沉虛響飄緲遊子心憂憂不可長

茅屋

寂寞行山意登臨物色侵濕雲低不落遠壑晝長陰歸鳥追飛靜空林暮迹深驚來小茅屋牛得倚高岑

宜陽山中雨行四十里

亂雲不作峰急雨收薄暑危岫入高空飛電明烟炬出谷昧岐途極目斷行旅低迷草樹暗畢逋神

寫盡羇迷之況

寄托妙

經字遲字俱有領會迷者那能道出

鴉舉四山圍一身我今在何許冥冥失林雀驚飛慕儔侶哀哀歸澗泉幽鳴聲相杵豈不懷安居苟擔寧遑處解裝僕御來相顧不得語暮氣何淒淒濕風吹禾黍

艾如張　山中觀羅雉作

山深陰山花眩曲畛廻落索串碧如油香可薦雀專場鳥窺甸錦臆朱冠來勇戰聲粥粥步班班飲啄避人信自閒艾深深網漠漠禍機觸發五色落五色新儀羽珍長成文采不容身

三郎庄集飲叢樹下

林薄相逢處呼童問酒家地衣栽碧草天幕倚高霞風動楸花墮陰深燕子斜三郎何處是既醉一長嗟

坐久衣痕濕經行野趣奇無波陰澗水沒字古陵碑麥黍風來緩山容意每遲蒼莎主人別迥立更移時

白蘭香神女祠

祠在女几山李賀集序神女上升遺几於此

筆有仙氣

故山受其名、按劉葛兩仙傳、及王世貞續傳、俱無白蘭香名字而誣賀詩者、遂以杜蘭香當之誣也今考志以晉女娥彭汲器所化之地然亦不詳其顛末山有水曰東渠谷出宜陽縣南東北流逕雲中塢迢遞層峻流烟半垂、襟帶岡阜又東北入於洛山去秦境尚遠而賀昌谷詩曰燒桂祀天几、何耶世代既遠祠廟易所想無復舊地矣、

苔座何曾几存。玉容寂寞對斜曛。泉聲夜傍珊

三華集〈入洛志勝〉 器

珊珮。水氣晴含淰淰雲。蠹木陰疎鵲巢急。天風山靜蕙香聞。誰人更唱神絃曲。碧錦花攢霧不分。

嵩縣境上渡伊水

嵩於漢爲陸渾水自東北過縣南經崖口山峽崖翼高深壁立若闕上復有塢水逕其下按水經即古三塗山也春秋僖二十二年春晉遷陸渾之戎於此、

山氣變波不住烟。無心流水夕陽前。中南地脈三塗險。爭與遊人嘆逝川。

此作有昌黎之氣而原本終是杜陵

山水虛靈浩刼逢。百年無地避羣雄。伊川一帶傷心碧。烟柳斜陽野岸風。

獼子坡

陸渾下伊川綿亘厭土嶂。廻坡何紆盤。憭慄露石狀。危綫縷垂。壁虛陰雲宕。參錯迴林深偪強崩峭抗。合騎猶汗馬腰組仍倚杖旋洞似出函俯谷如入盎岑。盡還有逕（幾云直是謝公）層多巳窮望巍哉鬼斧工突開兩崖壯。怒龍高其頦。返齒呀相向日烟亂草深瓠稜峽殉藏又如莽伏羌芒顏黴骯髒幽幽澗瀨

三華集〈入洛志勝〉 墨

淸稍稍隰原曠險行失俊捷愁坐起悽愴。男兒生少年須舉青冥上。如何疲驅趨意苦神非王山水豈無音。文章早知謗。森森五嶽氣。臨風凄疎放。

伊闕

水經伊水又東過伊闕中服虔曰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陸機云伊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崖西嶺並鐫石開鑿高壁連峰西側爨巖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

伊闕羣山會山多日氣青廻風飛鳥怯挾雨暗泉靈細路緣巖上驕驄驟石停還疑村火近高枕此雲屏

想見山形

宴張氏宅即席贈女伶歌紅梅詞者

雀翅微鞾步來遲省識春風半面姿惆悵梅花紅欲落更無人處立多時

題李又青東園別業

山谿青當戸名園卜築深幌斜低見竹亭小曲通林薄菜連沙圃池魚足釜鬵淹留竟日飲蕭灑夏

深字便是一幅畫圖

陰森

旁舍黃金縷當簾白接䍦花低全亞柳石淺不妨池山晚雲霞靜天陰果粒垂青莎將蛺蝶香意聚相隨

跂石絃聲動聞歌雅與長清涼搖白羽結束引紅粧苑柳條條弱人衣浥浥香誰翻采菱曲留醉折蓮房

到此成深契高齋任往還山林眞得地秀色不吾慳寶瑟潛移柱明霞豔照顏昏黃新月好蛾綠鬭彎環

雅秀

杜青子園亭集飲醉歸偶成

風動銀屏笑語明名園日暖管絃清何來江氏玉花筆消盡韋娘一曲情紅軟桃花初中酒翠深楊柳始藏鶯繡衾歸臥華星滿燕體寬消掌上擎

晚過張子輝東齋留飲

暑靜烟霏夕高軒無俗情羅花池樹淺接影水樓明酒湯思蘄簟風來浥露英悠然好客意山月向人清

月淨娟娟竹簾疎的的螢花風扇疎影夜氣發微馨人語燈初上陰涼戸未扃流光餘照滿移座幾回醒

中夏陳不器招飲前園賦贈歌妓

錦墩繡褥紫羅帷穿竹尋香出拜遲欲作歌聲畏花落遏辭先唱鎖南枝

檀槽一抹語如傷憔悴青衫濕幾行腸斷醉餘香褸炧畫簾垂地月昏黃

逸調疑是金聲擲地

夏晚重過碧峰寺同毘陵鄒陳二子

手韵都在皐壘之外

青青亮翼枕層阿盡日微雲卷薜蘿明月在山泉
水急幽篁照戶葉聲多茶烟夜擁明燈座竹几紋
添楚水波忽憶樊川花外酒鬢絲禪榻奈情何

贈半溪先生三十韻

儒術綜金律高閎麗紫霄文裁雲漢錦筆挾海門
潮德器傳聲遠菁華屬望遙才全靈氣迥穎拔羽
儀超雅操松同桂清忍蘭與椒懷芳花自藝燒燭
酒頻澆謝監晴霞綺田郎玉樹標素書迷草聖文
幟奪嫖姚箋釋開鴻秘著有漢詩釋丹黃侈獮苗香合

錦茵燦翠插帽簪翹滌濯風開霧玲瓏月朗宵漢
廷資上策天路倚征鑣不負山川約還從吏隱招
化清河虎渡堦靜雉媒嬌玉尺留真鑑丙午分雲校省闈
門鼓大部騏驎從坦步翡翠會安巢青嶂明伊路
春華滿洛橋美人芳草暮河柳玉驄驕庾信辭家
遠相如渴病消皐棲憖樹立高義托松喬破浪情
疎豁登樓意寂寥贈詩云西江浪飽才人筆芙蓉又云最憐詞客慣登樓
承寶匣竹葉換金貂東道遲回久西園禮數邀雄
談風淅淅前席夜迢迢鱗疊銀塘碧丹浮杜若搖

偏得出

勳名懷夙昔時節異涼歎共矢千秋業寧煩五鼓
朝十年餘感憤萬卷寄岑寥渥水徠天馬秋旻摩
皂鵰無爲託江海甘與棄漁樵

劉慧山翠雲山房詩并叙

伊闕僻地也山環其城翠雲尤峻余爲半溪
先生留止西園日長多暇先生與余游宴歌
咏舉頭見山輒有所會諸賢士之招邀過家
園者花藥分列雲峰滿其戶牖又悠然神往
久之欲窮其奥以盡得其奇秘鬱於炎蒸弗

能也夏午後三日雨過劉子慧山造余曰有
別墅在翠雲之麓欲得高賢托足以爲草堂
勝事余喜相與具馬鞴挈壺觴自城之南渡
伊水過東溪五七里造於翠雲之陽平田淺
渠雜樹叢葦草堂在望不能百步而踰跱不
至曲行紆餘疑若無路忽復逢村去村數武
過畦圃有茅屋二間淨雅潔恬然適焉前臨
平池芰荷始華旁巖陷石下湧泉泓渟蓄而
復流南注於池池面高嶂基嶂爲亭甚峻然

如觀小李將軍畫纖毫畢見

登不由徑兩側悉古柳偃臥鱗次若級與嶂
升降行者皆梯之而上朱杏綠李山實纍纍
金縷青絲如髮委地其景物如此亭未有名
余扁爲高青取少陵高柳半天青之意劉子
與予敷坐其間仰視雲屏與人影齊以爲終
日看山今得窮巖阿極趣矣酒數行再與升
高遠眺則見峴首秀其東鳳凰峙其北林巒
壯聳濃碧四圍烟靄掣映谷鳥驚飛渺焉無
極始嘆今之處玆山以望羣峰亦如處城中

望玆山而卒無以抉其奇也嗟乎天地不乏
靈秀其終藏而不盡耶卽使更登峴首鳳凰
將復有如峴首鳳凰者出未可知也抑景固
不殊而目之所經與身之所歷特稍間於遠
近耶若是則斯遊亦可以無憾矣劉子曰昔
牛溪使君至此亦嘗爲是言也爲作詩請更
賓之牛溪可乎

結屋藏山徑山容日夕遷青迷高岫影翠淨碧池
蓮界道飛泉入生枝臥柳懸眼明飛動處行酌掃

雲烟
花氣衝巖秀陰陰黃鳥飛高風羣木響斜日亂峰
微樹偃類通望亭空作息機使君淸識拔應共爾
爲歸

西園聽雨書懷呈牛溪先生

墮地雨聲急懷人初夢廻長疑青嶂近似有碧雲
來（用江淹日暮碧雲句意）泥絮沾還起花房濕尚開杜康消
未得鎭日罷啣盃
沾灑空冥遠悲凄客路勞添巢燕泥潤拂竹葉聲

高蜀棧鈴零曲湘靈水夜號深期懷剪燭杯殺錯
金刀
稍稍更侵枕昏昏雀鬪庭夢中萬山迴愁外一燈
青窗濕鳴風急香殘宿火停長歌懷玉劍未止惜
娉婷
遠色莽烟蕪雲山望欲無散絲風不斷照夜氣逾
孤王粲遊何久文園渴未蘇平原眞足憶感激對
氷壺

杜青于城西偏瞰山爲屋落成晩置酒庭院

峭崎磊落
隨筆寫去
都有天然
之趣

招同諸子邀余過飲時余將歸兼以志別

飄旋山關如飛鳧。巖姿奕奕城西隅。杜陵賢人山隱居。負山卜築雲林殊。高臨詹宇低照戸。雕疏綺閣青縠糊。晴移遠籟風驚竹。暖逼花氣和凝酥。飛泉在日雲在野。疏引渠園仍膏腴。三華狂客高陽徒。門閉清蔭避奔趨。炎蒸五月困氷簟。袒跣不敢過黃壚。朋曹剝啄來相訪。烏飛月出清凉俱。人門一笑發興新。綠蟻浮浮溢氷壺。錦鞿呼妓臨前除。庭院幽清清不孤。長籌交錯繁絃急。烟霏既夕聲

傳呼。伊雖地僻文士多。況有佳麗儀容都。顧我揮毫即數紙。謂我錦繡雲漢紆。我生二十性迂疎。背負青囊腰鉏鋙。安能筆底長區區。離立憑麥浮一白。留醉還索紅妝扶。英雄有時寄放誕。美女醇醪或艮圖。告歸遺恨情欷歔。燭跋星明清夜徂。綠水青山人去後。諸公努力相歡娛。吁嗟乎丈夫出處不可誣。行矣各保千金軀。

結更跌宕
振起通首

宴歸

舞罷霓裳玉珮清。三山伴侶姮飛瓊。燈籠斜月人歸院。脣郤輕羅雪照繫。衣上酒痕花有靈。香前[illegible]字夜無聲。還將條脫看年命。一幅烏絲寫得成。

李靜菴陳不器張文燦子輝杜陵一師公晚携酒至西園取別并歌者侍飲

客路何還次。孫方復別離。故人携酒食。長揖起悲思。燈火昏無色。雲山負所期。眼前迢遞處。寂歷暮烟垂。

常時醉絲竹。今日發離聲。高館凉陰滿。氷壺玉筯明。河低露已濕。香冷酒初醒。萬里柔情遠。清歌一

再行

散漫風音動。清冷露氣添。螢飛花澹澹。燭隱夜厭厭。拍冷烏鹽角。簪疎白帽簷。更闌還罷酒。小別又相兼。烏鹽角見元人月泉吟社詩

發伊闕牛溪先生暨諸友人送餞郊東十里外之紫螺坡晚宿臨汝城登望嵩樓却寄汝有蛾嵋山東坡謫此愛其形勝似蜀故名之又汝河在其城南東流入淮其水色形勢俱與伊水等

山城何處綴離憂。影見峨嵋汝水流。斜日半橋風

邑春濛濛烟靄望嵩樓
樓頭初月難爲光伊闕嵩少兩微茫忽憶寰[illegible][illegible]
夜舞三花樹底覓三鄉
飛飛暮雀驚還起泥泥去聲歸人倦卽留腸斷海天
無盡處前途還有幾多愁
飛蓋朝來掩路塵蒼茫雲樹共沾巾尊前記取名
花發莫漫芳菲別贈人

二蘇墓 坡公卒於常州治命葬於汝陰峨嵋山子邁乃卜葬於此潁濱亦附焉

浮身無南北山川備涼槁意愜甘所終安能限樓

宿迢遙峨嵋峯秀發如西蜀寂寞鵂鶹聲對床夜
雨足
骨肉緣根株葉落還相連纍纍墓門栢犁冷枝樛
牽曉涼清棘道夕照霏冥烟生死哲人心能無未
了緣 坡公與弟詩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緣

許州荷池

南鄭風烟曲水濱田田華葉夾通津叢香自發非
關雨翠蓋高擎肯媚人周昉畫屏清有韻湘妃羅
襪步無塵因循客路緇衣化折得芳菲不敢陳

錢云風流絶一

青錢細疊露珠幽曾記初生北渚頭 前在河北見荷葉始苗時
方春節物屢經行役致愁顏强爲看花留暖風波 二聯近己然 仲
激清如墜水氣涼生已帶秋多謝城中遊冶客畫
裙簫鼓木蘭舟

過扶溝訪陳孝廉任孝廉初與余期於此且
約止宿偶忘其居址遂取路宿鄢城中途日
已暮休於茅舍慨焉有作

夕陰忽而至啾啾歸鳥喧野曠稀人迹風枝森病
蟬我行心轉孤倦馬嘶不前醻蒸麥氣深十里無

炊烟之子渺何處前期相望懸別離無遠近中道
如棄捐去去鄢子國迢遞隔長阡逼仄依茅舍坐
臥爭所便空涼簷宇曠蓼迥星熗然鶤雞鳴啁晰
殘燈杳如年高歌勞者曲清響誰爲傳

睢州鐵佛寺留宿 寺內佛皆鐵像

聖容固金石遊子滿緇塵迷海無邊路空門不壞
身明燈辭講席隱几息勞筋慚愧山僧問明朝何
處人

葵丘署內贈陳諸生前輩二十韻

小作亦趣並㝷蘇也

聖代標良幹高騫奮壯猷旂常銘祖烈蘭珉矢婷
修册府聲偏韻娜嬛秘自搜瓊林巢翡翠錦障躍
驊騮分命銀章麗清心碧水悠遺棠思梓里前任余鄉浮梁旋旆仰嵾丘中嶽峯常秀長河澥自流威稜從
懾綮膏澍已盈疇篘缻無留牘平反有轉籌神開
琴韻静槐古訟庭幽五柳尊前酒千花堤外舟徽
生慚少徒遼道掉行轍入楚懐詞客過梁撫倦遊
虛軌翳䲵犖頻典驌驦裘德器情應屬高風意果
周明窗燭頻剪碧井轄常投青海雲成掬芝田實

可收金貂明錦軸御陌引鳴騶黃覇勳名久劉昆
治績優松筠看曉翠竹簡足千秋

浮瓜

吳綠如雪柔作綆鉛華水漾赤后井管子夏飲青赤后之井
門舊種河西餘曉來折沉露零梗炎炎火銳午雲
升蒸烟紅綴砌花影睡餘蘄簟風漪溫手扶銀牀
渴延頸高擎素月置玉盤紫瓤浮動并刀猛珍珠
迸濕天乳寒石髓滑流玉脂冷冰筋輕翻濺齒牙
淡泊素津味逾永烈烈朱門膏自煎烹灼鮮腥溢
盎皿安得萬顆沁心膚熱中盡付清涼境

初秋贈別河東田婁聚

老去天涯寄一丘葛巾竹圃夜窗幽青燈欲畢千
秋業白髮何辭五嶽遊花外閒情香入夢尊前離
色月當頭同思孤館逢西哭愁帶砧聲滿道周

留別南州劉大

商飈動天末關榆隕清霜辭社輕燕急抱葉寒蟬
凉歸客思千里夢迴天一方離堂夜闌寂燈火來
微茫盈盈花露濕耿耿星漢芒天涯念友生遠道

懷年芳劉郎好風度壯志何飛揚蓮幙憶陳阮翩
翩書記良兼有田子才日夕相攜將悲歌情不極
留滯意難忘丈夫抱長劍安能戀故鄉所嗟同陽
雁畢棲事稻粱崇德以為期念別毋須傷去矣重
揮手長河流湯湯

渡河

歌冷西風更渡河眼前河水又增波臨流淚灑長
堤樹紅葉秋來落幾多

魯村梁氏屯樓登眺至夜

序次朴老若勁無儔入一格錢云格高調古從工部及元次山得來

層棧勞遠目危檻倚來空落日牛羊道寒鴉秋樹
風村翛遠水碧野燒入山紅何限憑高意茫茫靄
氣中

自渡河入齊境平野迷漫無復中州景物客
行竟日乃逢居人慨焉興懷聊爲短述

三日行莒濮目倦心煩蒸今來定陶北苦霧蒙清
晨草木半燋卷棗栗無芳津曲藤蔓青勝黍葤長
於人渺焉四山空低見日華升原野何茫茫殊俗
無爲親耕者紫虬鬚行者氣憑陵窺人目睨睨觽

黠如饑鷹威遲叢薄底孤客森心神狹行緣阡陌
依依過空村村中黃髮叟拄杖來迎賓察我遑遽
色坐之曲木墩濁漿盈瓦缶進罷還具陳此鄉非
樂土悖驁乃斯民生小習武勇及長誇戎兵叱嗏
自爲雄爭鬪時相乘年豐不救饑化爲豺虎羣客
愼無過此保爾千金身歎息聞此語高望迥秋旻
流亡古所有所賴長吏仁憫彼愚賤心毋乃長苦
貧驅馬辭叟去惻愴不能言

蕭亭七夕 鄆城縣北三十里

錢云村景正以樸茂爲佳

仙查何太喜世路悵淹留今夜秦臺月應傷碧海
秋凄凉香霧濕想像翠蛾愁下盡征人淚無聲嘆
水流

范縣村路覩秋刈作

隨地沾餘粒如珠墮小紅三時勞雨露入口望秋
風村語鬧來往盤飧雜婦翁牛扉明石齒推挽倚
磨礱
客來從野飯泥飲坐平田梗落沙渠塞陰低臥樹
偏窺籬村婦匿得食鳥聲喧珍重登場祝年年萬

顆圓
歛積倉場滿誅求父老吁易沾天地力難給使君
輸稀穗寧殘野雞豚已足租何當寬大詔百頃啟
膏腴

村晚

蟬響驚風急逕分村路偏野烟飛薄暮山木迥高
天曲樹陰相引荒亭坐未便羈床兼土壁今夜宿
誰邊

馬陵堤

堤在回家口居民遷徙不常不知所始長堤廻環岐溝交錯行者雖白晝多迷所向春秋成十年會盟於此又臨黃邑志謂卽孫臏射龐涓處謬也按臏度涓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魏地今北直大名城東是也烏得在齊西鄙哉然地志謂臨黃乃戰國魏齊之境應當時孫子減竈之地而堤名適同故邑志不考遂相引附耳

兵甲何年戰伐勞會盟地古滿蓬蒿迷途未覺雄

心冷獵獵秋風馬骨高

共業窮居誼自眞非緣出處豈無親馬陵堤上英雄血俱是山中學道人

臨黃趙明府留寓題慶寺

高寺城河側清虛枕碧流鐘遙風色暮門閉水聲秋賢宰能留客花源得夜遊妙香清絕處僧梵講堂幽

七月十五夜王氏園步月

天涯月又滿羈客起秋情穆穆金波轉遙遙河漢

抄極非抄筆不能寫

情深如此讀之慨然

盈含風征雁急落杵遠砧清何處關山曲寒衣織未成

病　時明府以饋至

文章自覺心思破風雨何緣道里長鬱鬱山川成意計悠悠世路任疎狂高風霜冷寒腸急獨雁聲遲秋夢凉差喜鏡中絲未變盤飧强起鬪身强

蓮池

寺之東殿前有地五丈許窪其坳因以爲池長八尺廣得長之半甃以石甓植蓮其中脆

潤新秀視常蓮較小謂之蕙蓮亦曰時蓮及秋始華華必並蒂然不卽放凝紅團紫層團蚰疊露冷冷欲墜凡一蕚必五日而開後七日而萎萎時亦不落雖枯蒂殘香叢結如故也旅人抱病常忽忽忘日月毎臨池上視花之開謝知時之久暫而留滯已二旬餘矣則惶然驚坐移時不能去久之將歸邑人士過余者欲折以爲別余弗願欲使後之人之護惜此華者亦當如余也因作詩貽之

森雲古調古色其味黝然

滴滴其流盈盈其秋維地之幽息焉以遊爰有池蓮高庭之下軒睹切我思美人樂彼淨土日月息只零露凄其憫彼歸人乃心傷悲秋月在天道里悠長送我於途言采其香蘭萎留心竹枯留節芳香被池不可斷絕

平生氣骨可見

行裝將戒使君復留信宿夜遇雨偶成

高峯遠響

明燈良宴罷羈棲仍幽戶歸客千里心秋窓一夜雨虫響虛堂深霜散砧聲苦分曉望疎林落葉黃無數

贈別張玉聲

文章有神賞志業覩所親遊心必大雅冥搜極清新張郎抱英器氷雪明丰神思自兒童異見與老成驎寶錡鋒發硎潤珠光出蠙如何此年少寂歷歎悲辛馬周頻感遇韓翃長苦貧悠悠池水碧激京雲屯一失寧足道千秋可致身伊余性疎放意氣凌秋旻俯覩都茫茫何惜緇化塵操弧忝攻玉擁篲何逦迤變化寓子史經緯歸漢秦努力事幽討思精理自純勉矣此言深相期要路津

歸興 自東昌至京師凡八首

山水綠深緩轡行沈沈秋氣客心驚歸途已失來時道陳迹虛悲去日情天遠斜陽飄斷雁風疎落木下聊城魯連漫却千金贈東海何曾徹底清

一尺絲囊百幅箋杖頭時挂酒家錢燕姬壚上春宵雨上客尊前玳瑁筵玉勒驕廻隋苑柳心期夢阻洛波船今來霜冷高唐路寂寞長吟寶劍篇

平原封邑古清河雲樹蒼茫野水波岐路舟車判南北殊方人語共悲歌秋聲葉落千家杵夜色星

分一雁過誰是白蘋洲畔客亭皐望罷欲如何

槐花陰裏暮聲幽又聽征鴻過景州塔影風鈴斜日暮寒塘病樹野蟬秋劍鳴霜夜堦蛩冷夢斷津河漢水流虛作乘槎八月客憑誰談笑取通侯

阜城北上望京華久客思親愁倍加官舍應知寒色淨薊門遠見樹雲遮南枝經折秋猶長野菊含芳晚正花不是蟾依欣有地長堪塞路聽悲笳

涉水登程行路難胡盧波激滿河間溜分廢港聲爭次露濕秋原葉盡斑到處悲歎餘鞠塁一身蹤

故任雲山高天鴻鵠雙雙遠歸夢無心且未還
瀰瀰河水長菰蒲北際南垂燕趙途黃落風多寒
角動晚荷葉老雨聲枯魚鮮市滿青筐滑粳稻香
浮白粲殊地近庭趨歸客喜解衣酣臥酒家壚
峯雲晴日薊城陰落木聲聲遍古臺秋塞應思神
駿骨年芳未老洛陽才禁烟雨後疎鐘細樓閣風
前淡月來今夜易軒多樂事庭堦好進菊花盃

大人寓齋名易軒

燕云詩鈔

秦和梁　機仙來甫著

外舅王彧菴先生評選　蘭陵陳聶恒會起

南城曾　鎂黃村　叅閱

同蔣波澄長椿寺晤陳玉峰過妙光閣二首

逸韻天然彷彿柴桑老

就奇事幽尋寺深塵鞅斷芳氣結庭陰叩門槐影
亂風日好懷多一笑縱踈誕舉頭野色青戶外春
餘半

曲巷微徑通詰屈徑中跡草扶步屧平掩過苔痕

碧芳閣敞空曠雨色開清適雀噪落花風滿欄烟
影夕

晚得薔薇

隙地才餘四五尺早枝亦有短長條移君吸取三
霄露好為文園解渴消

懷三華山莊寄僧來家兄并柬杲上人彭載

陸曾翊周

日有江鄉感意中山色青幽居讀書處小築瞰雲
屏茶焙春前雨池涼竹外螢石扉隨意掩松火陽

五章

字字鏗鍊
其氣沉鬱
其致高秀

星星

百頃風田路疎烟日夕霏山歌菰米熟溪雨麥魚肥老樹根相倚晴嵐碧四圍醉餘還躡屐彷彿散清機

更憐文石上（距莊百步有石可坐數人）散髮酒初消竹影僧歸寺溪聲月在橋陰巖疑挾雨響谷暗知樵犍黍歸來暮田家覡見招（莊東鄰夕佳菴故有三句）

蒔藥畬循彴疎渠舊引源石泉相苔響心地一何偏山果風窓落村春水碓懸朋來還脫帽琴酌任行眠

心賞何年別鴒原念苦辛山靈如有待志願許誰申池草還生萲茱萸尚少人兒童存舊隱生長見吾眞

李合肥相國廬墓感白燕來巢詩以紀事

投懷空戀舊時恩玉剪雙飛繞墓門萱艸只憑春雨奠縞衣欲泣夜臺魂漆燈風動輕塵影繐帳陰垂落月痕薇閣祥麟覘瑞早應將精白表天閽

城西水檻二首

水檻閒花也自紅清冷白石激微風啼鶯照影衙烟去幾點春容入漢宮

檻外輕塵漠漠陰鐵欄繡澀碧苔侵年年有淚歸何處客鎖流花水氣春

奇警似昌谷

金水橋送春

春水媚淪漣春聲何處傳啼鶯宮樹碧疎雨禁鐘懸烟濕欄干淨欄迴人影偏落花應罷舞飛去趁連錢

便門新夏

泠泠溝水鳴積雨憐幽獨登高送殘紅悲滿長楚綠沙燕語如傷飛花開相逐初晄道少人微風影平陸濕煙吹不洗山氣如白纛

望塞

天潤野垂白晚來沙磧風鉄衣寒照羽金柝夜傳烽馬平心何壯鳶肩意未窮若耶溪水在買劍事猿公

章法音節

宮溝水 八月十三日作

宮溝水嗚嗚咽宮水流不歸宮人泣（韻叶）何及官街鼓

純乎古樂府青蓮長吉亦應心折

聲曉隆隆枯楊繫老誰家驄踏踏輪蹄挽秋風入影亂禁烟午急柝鳴城烏苦亂霜楓葉啼紅雨溝頭女兒浣顏色照見顏色休嘆息富貴思嫁東家王長門坐看水湯湯

重九後二日集飲王新城夫子寓齋即事命賦五律二首

野服趨師座清筵侍飲初寒花篸几席秋色到階除月上爐熏細詩分蠟燼餘孳孳楞柧質朴鄧定何如

談理訓無倦移燈席重更堂開圖畫影時觀壁間懸蕭尺木所畫凌歊臺圖色借宋臺清臺為劉宋武帝建遠樹晴波渺微雲素練輕意中山水興益動雪霜情

南雁

逗虛

捲簾南雁落寒聲欲寄相思萬慮盈此去新愁傳不盡到時畧述去年情

通首老鍊

冬日臥病柬諸同志

閉關驚歲寒愁疾止還作伏枕失高春柬管過飢雀遲暮難為心多憂艮自怍凝雲滯相照怨懷逝

前三詩纏綿激楚為哀怨之詞家章變為清曠乃作者命意所到也

安托驛驛悲豈亭渟雉囷飲豕長歌即劍鍔青使精華落意氣自苦辛渴消未為惡白公嘆攝生白詩不悟攝生道病中作也李子嘗百藥慌憬以自持吾道寧渺漠羞從季主卜幾懷黃石約故人志業同歲翰相思各南華第三篇悟得吾生樂

送龍二還吉州兼訊鄉中親知

臘鼓鳴何急天涯送遠人山迷殘雪路風冷敝衣塵多病鄉心重為儒出處貧勞歌怨遲暮舊國望沾巾

臘月十三夜出飲宴散時月下踏雪寒吹酒氣倏然復醉循東市吟歸官舍東方已白得詩四首

碧華冷虛明流光千里度東西未歸人照見來時路蕩蕩暮炊烟渺渺青門樹街鼓一聲沈歲華風前去艱虞成迍賤流宕念親故何處王粲樓登跨幾回聚羈心愁結天薄雲逝如注脉脉傷幽姿感激涕如雨

右羈人

森陰散晴方夜色清於晝閉門望遠心倚壁寒已透凍雀響危簷飢蝨剥濕竇抱影成坐起無寥度長漏金錢前日卜燕釵昨日售一身不自持懷君千里憂叶無燭照寒機幽輝悲滿袖不惜軒車遲但傷時節驟男兒重古歡秀色世所購隙風吹徹帷一夕容華舊

右思婦

辛苦戍長城勁風鳴騷屑山河影素空戰骨白於雪偃抑漢旗紅悠揚哀角切飛樓夜無聲華髮千

丈登遠闉杳夢魂關樹多摧折泫泫七尺軀祇餘三尺鐵猶有寄鄉淚隴水凍不咽

右關塞

懸瀑澀不流門外山氣杳微風影庭輝輕音韻幽篠悠悠出處心綿綿憂樂兆鴟夷忽覇越魯連能

轉折奇岩

敢趙凌閣丹青奇湖山雲木繞撫舊懷清矚情賞一何渺花榭未傾欹碧玉尙嬌小雪月既盈盈玉人亦皎皎功成快幽棲歌嘯恒著曉

右林居

春來二首

物色春相召繁花眼倦看虛憐新景淑眞惜故年殘風雨留清興烟光送薄寒青蕪南陌去芳草路漫漫

風暖催花信輕烟弄薄姿蒲芽開細雨冰鏡圻清池掠水燕翻雪尋梅春在枝羈愁若爲減生意託先時

花朝雪

入春㨫放馬蹄輕雪到花朝尙未晴閒艸暗芳隨

意長清樽取醉帶愁傾容華掌上佳人色鴻雁歸飛故國情花事一番狼藉甚更來哀角動寒城夕是

節声達旦

呈宛平王相國三十二韻

渾容大雅李杜之遺

開國傳鴻業經邦屬老臣廷資一柱輔嶽萃百年精典禮容臺式旂常祖烈宏青氈欽後勁神駿骋高程束髮承金馬聯班躋海瀛龍池春瀲灧鴻秘學崢嶸數賜宮坊錦頻題漢柱名匡時才自遠希聖志常貞德器無盤錯芳規雜杜蘅長風海氣曙

天表日華晴羊荊官終顯王章策屢呈鳴梧末招
鳳躡級遠遷鸞樞府紆籌畫雲門影旆旌抒謀晴
借箸僻敵直獻枰烽燧欃槍掃祥烟玉陛橫聖衷
深倚注黃閣擢嘉聲中外踵全企明良歌自賡化
調勳已懋鈞轉運逾亭在昔關賢路云誰羅國楨
珊瑚因綱級竹箭倚雲平杞梓菁華擢歐陽貢舉
明功高氣愈下道在遇斯榮左轄韋賢佐商廷傳
說美純忠謨畧遠憂世髮絲生心與窮簷達名將
遠裔傾森羅星象正橐籥地天清童子懷書策儀

型仰素誠望洋亭測海觀樂願聞譏野服登龍意
華筵實鶴情固慚非隴李惟恐後韓荊桀桀黃金
闕曼曼白玉京遭逢伯樂相敢就汝南評山勢瞻
嵩岱天文煥斗衡匣看雙劍躍人許一鳴鸞

柳池

疎雨過寒食清池碧淺圍城陰紛暮色水氣潛春
暉沙燕低翻影人家畫掩扉無因迴長薦流淚照
芳扉

送何屺瞻赴睢州六首

清音雅調
[illegible]然出塵

遲日鶯花麗孤征浩氣存誰云書劍賤眞覺姓名
尊路轉隋堤柳（煬帝慕揚州瓊花之勝自汴濬河夾堤種柳）春歸蒙澤
園有情知悵望愁絕與誰論

懷抱一何潔靜憐初地淸（時屺瞻寓城西之永寧寺）雖鄰車馬
巷自得雪松情書幌搓禪榻花風颺茗鐺蕭然燈
畝裏夢罷壯心驚

早嘆知已少可禁別離艱此會未終日重逢應辨
顏燕雛春近社樹色雨連山瘦盡東陽沈何郎幾
日還

取適斯遊最芳時好問津幽蘭山氣迥短礿水花
春燈火明關樹風烟折角巾滄洲趣自在一散化
衣塵

旅食逕情違羈棲吾道艱懷書十年意倦翼一朝
還路鬼逢羅愧娵魚笑郝蠻遠遊聊負俗隨處掩
柴關

張許要城地睢流水不波遥天接維嶽斜日落長
河懷古平蕪渺經春細雨過荒雞殘月曉看劍一
悲歌

重過黃氏園二首

翩然雞燕倶成冢蹴落香泥剪彩霞春色還應誰主管倩人寄語出墻花

粉脫紅殷翠作堆班騅蒂得艷陽來東風恰向金墉笑枉却流鶯與百回

春病

病眼開時却見春名芳如織祗愁人更堪寒雨燈昏夕隨意幽窻酒入唇接柳橋聯金埒馬倚欄花

自有大雅

隱綺羅身空教白袷臨風怯未許顛狂覓醉隣

首夏出東郊往來閩南中人語慨焉有作

有沈鬱之氣結更淡遠

香盡不飛紅野色送馬足道上千里音風前壯心促嚮葱山樹深蒼茫旱雲觸越爲何其悲江南秫稻熟

水亭閒坐

石氣侵衣寒不怯日照亦覺心温凉却看得食青雀子草閒驚起萊花香

野步卽目倣吳均體

小序古雅似

鶯樹落號平疇殘聲曳夕陽經來野興漫望盡幽

姿長飛絲網蜂子斷蒂吹殘香塞門沙尙白江南草未黃暖陰撲天綠蒸氣弄人腸欝欝成內熱勞勞抱空傷簞玉溫不冷屏晶肌未凉美人居白水開門近橋梁日暮麥風淸流恨謝年光

初秋懷西澗劉簡齋先生三首

獨臥秦淮客秋風意若何貧添眞靜性愁破醉時歌短褐江雲濕高天鴻雁過閉門遊興盡心賞向誰多

卜築（通首俱是選體）知三徑悠然爽氣寒高齋多水石門外是琅

玕書靜收羣悟冥情達衆觀憂患平成獨任古調賤邯鄲

詞情感足

昔見嗟陳亮龍川四十年今歸訊杜甫又作浣花眠斜日秣陵樹新秋江浦船迢遞愁向夕風露夜菸然

憫忠寺樓鶴唳

高音亮節金鉦齊鳴

憫忠樓閣開重重黃雲白草紛迷濛秋氣散爲萬里風秋日晴明鶴當空寒獻白玉聲玲瓏鎖激脩竹摩蒼穹月明簫管來青峰宗山暮雨寒絲桐臚

骨單跱忽毽毽山鬼一足走跫跫詔然盤礴耿胸春（焦氏易林解我胸春）希聲幽韻思不同孀妾未老遣臣窮何處吳江有落楓壓飛藻井惜歌終青冥路遠何時通蕭蕭蘆荻起歸鴻僧堂細火琉璃紅晚風清切聞霜鐘

對酒懷周翼行

魯酒顏如玉秋客醉不成應無叩門至誰與共樽清負俗稱狂癖躭吟太瘦生故鄉雲水興愼勿厭躬耕

夜雨效孟郊體

雨墮前堦暗殘溜響虛尾勁風驚心寒誰是無情者倦客悔離亞短轍憶良馬思焦多苦顏托陰趾大廈吾家草堂松結根三華下從事李將軍重來歸白社

次夜雨寒甚再效孟郊體

夜氣酣陰蛩秋燈若爲明亂帙擁虛坐薄帷欽微清（黠得抄）心曲界千里遠道歲崢嶸瀟瀟堂皇後更作雨來聲短寮鳴霜風幽獨婁中情因循八九月苫業

居然東野而自寫性情非爲古人作奴也

倔強不可通視非自有一種性靈安能貌爲

續何成伏枕連襟褶積思夢易驚遷砧下急柝落葉報殘更危目不受視拂拭起行行愽山韻欲歇倦僕臥如醒餓鼯嚙芸蠹餘火冷溫鐺區區抱感激聵聵觸心兵（目黎語）孤掌笑飢熊入狙悲枯鯖棄置勿重陳澀劍尚錚錚

姚子建令南粵道出泰和欲與家兄偕來訂交賦送

送別青門嶺路長山雲開處認江鄉蓬門猶有圖書樂松菊無愁野逕荒臘雪一天春入夢綠帆千里客登堂同心共酌西江水遙識京華憶對床

送孫十二幼服翁下第還桐城省覲 [illegible]

樅陽歸去散京塵尊酒西風所地頻負俗多嫌孤鶴瘦縱狂誰念士龍貧潛山秋盡初逢雁皖水人還獨占春唱罷陽關白雲近葛巾猶得慰昏晨

平生五嶽氣豨天消盡齊州九點烟失意馬周貧似作還家江總髮猶妍館開碣石人何處地湧沙雲馬不前書客一編空粉蠹吳鈞看罷拂鳶肩

春遊

王穉

學之遊

觧澌添沼水息雨淨朝天花色香飄路馬蹄紅踏
烟黃壚重碧酒金錯買愁錢羅綺狹斜去應過趙
李筵

送還秦淮舊業

歸去秦淮水孤懷杳渺清著書開篋與精理破堅
城蘭芷芳香珮雲霞高鳥情青門惜分手烟樹晚

求晴

春風餘幾許春色悵難任烟雨江鄉夢山川去住
心語多離緒亂揖罷暮天陰西望屏峰疊遲遲斷

靄沈

葛巾吾道在歸翼倚凌滇社內尊宗炳鄉中重管
寧吳蚕南下老高柳白門青笑傲幽齋裏長歌酒
莫醒

臘雪送孫綽 服刃

春花別載違眞憐晴陌柳辨盡贈
行枝鴻爪踪何定離聲舞不辭平生湖海氣剩有
故山期

赴直沽道蔡村床旗亭柳

綠滌春衫香未消迴門柳色一條條幾年始得清

神韻

陰滿莫爲離人折舞腰
張緒殿頭年最少王恭庭裏韻偏清好將貼翠縣
千尺半繫青驄半繫情

長溪泛舟迴望河西景物

水氣蘸餘醉風烟度石橋菱花魚婢長麥雨雉媒
嬌横艇蓮歌疾當風翠袖招似聞淸吹發失喜近
紅逸

靜綠洲柳堤玩月卽事與外舅王或菴先生
同賦

曲樹深陰綠影迴夕陽人語靜河隈數聲漁笛輕
鷗下漠漠寒潮湧月來

單衣初試酒痕新衣上輕凉解拭塵消得芳洲一
片綠滄浪應有惜歸人

草綠裙腰夾路遥白楡歷歷夜迢迢花宫鐘罷濤
爭白幾點疎烟水到橋

平田渺渺乳鴉飛麥浪無風翠葉齊帆影碧天何
處盡星河長在海門西

移坐高原漲漸平濕雲如霧釣車鳴忽拋笭箵風

穠豔絕倫

燈暗却聽潮聲作雨聲

欸乃聲中漁火紅清輝無際四山空中天月入寒徼入雲氣還生海上峰

津堠岑沈漏點圓猶聞歌吹下前川眼明今夜江鄉路數盡東南萬里船

歸步吟殘興未除香溫小閣上燈初一篇黄石三升酒絕倒清談定不如

秦臺何意托綢繆又送班騅唱石州 時先生有欲金陵之遊 折南枝先寄遠移燈更上望京樓 家大人在京署

五湖一舸那懷安浩氣凌空星月寒指顧長風江上起鐘山始信有龍蟠 先生將卜居金陵

午日

日射村籬啟水窗風吹蒲劍割迴瀧 古詩蒲柚小劍割滄波 且浮竹葉當春醪莫拾湘籬怨楚江書燕成家語相並紅蓮照水影還雙龍舟忽接河梁別臥聽濤聲思未降

夜餞

土藕冰盤影雪膚香溫淺醉索人扶馬蹄芳草東西路移得河聲入夢無

半醆殘釭怯曙曛風窗虫響影陰匂茬柵男日送錢落拾取樓頭小遠人

河沿酒樓

薄霧濃香纖幾重登樓送盡雨前紅莫教更照臨門水心折桃花半面風

秦王求仙圖

筆墨之外能使祖龍心死

連弩何年射海津只謀仙骨不謀身徐郎得藥先登籍毛女依松遂有鄰春水人家長閉洞沙丘風雨不飛塵今朝瑶島羣眞會半是當年避雨人

聽邊人話長城風沙懷古

奇警雄逸復渾雅無痕

分險何緣判九州恆陽北畔海西頭地臨沙塞天應盡石到秦橋血尚流嚙鎖蛟覩吞日月出河龍馬失圖疇人間苦是驚流電一笑投壺未肯休

念遠十六韻偶傚西崑體

藻麗風華何減玉溪

念遠寒空暮驚秋日氣深花疏猶見蝶苔迥更容砧拂地絲繩直衝烟鳥雀沈幾時懷錯莫何處識登臨風雨愁仍破容華感至今光餘青玉案人在

碧瑶岑裂帛虛悲雁鄭砰或類瘖蹔塘香落實山
木語逼心王粲遊何久江淹恨屢侵柔情結清漢
醉眼撲横參豈有总憂曲虛爲共命禽雲飛山首
暗葉下海門陰薄怒遥應作端憂臥不禁浮身自
艱阻坦路不嵜嵚曲渚思蘭珮金刀在桂林勞歌
廻夢寐沾灑似分襟

秋曉

沙白天高草木風風前不斷夜來蛩衣冠車馬爭
長道城闕星河落曉鐘欲掃流塵還厚地獨留寒

菊作秋容三年亦有登樓約遮目雲懸一萬重
經眼藍枝稍罷花黃雲暮草隱悲笳一天秋影燕
歸社幾處客心楚到家緣鬓何因畏清鏡青衫時
拂辦霜華扶桑西下還廻照未信年芳亦有涯

雨過慈仁寺送宗大南還兼寄懷曾黃呂陳
元昭四首 選二

烟郊天浩浩雨氣暮沈沈千里一爲別孤踪何處
尋禪堂三下板世路百年心望裏秋聲急嚴城動
晩砧

子固英標異元龍意氣親追歡今異處送遠又歸
人落日廻青舫長江攬白蘋 時聞二子過吳江 悲秋綠鬓
客何處問通津

風前

風前長似領佳期及數佳期已後時淺碧輕勻天
漠漠新黃半折柳絲絲秋香月色花開曉樓閣燈
明雁去遲薄酒難酲從寂寞蒼茫獨立費尋思

秋末自洛歸京師得或菴先生豫章書

東洛歸人已倦遊匡廬仙客尙維舟霜沾袍袖鬓

眉苦酒醒江湖歲月秋萬里徽塵閑身世五更飛
夢度寒流空嗟渴雁南飛遠故國西風帝子樓

踏雪沽酒 時在直沽

旗挿村溪酒字飄疎籬行近雜漁樵倚樓人倦風
簾隱誰見先生獨過橋
更無蜀客驌驦裘一百青錢挂杖頭薄醉也消寒
氣重光輝雪月滿蓉樓

西直沽 已卯夏午前四日

濃綠爭天碧團玉帖水門鱗沫吹沙浦潮頭失遠

艷而能清

村石磯危溜澀角菱茷花繁臨瀧擊空明心事波
濤㴬漂漩潭鏡影𢿘薇深樹原澨澨聞津鼓神巫
賽湘沅危檣滑蛟延紅標揭高幡濕流濺烟重驚
火落風温琤琤海女珮瞑瞑神鴉喧波聲灣月小
愁色赴黃昏

晚晴同王龍篆過水月菴

名籃水樹僾返景下餘陰鐘入河聲遠門藏海氣
深危檐響彂溜瞑色語飢禽流宕廻堤望梟魚萬
里心

長日官舍後樓對雨

小院微雲覆夕陰甲煎火煖雨簾沈更容疎牖隙
風入團扇笑揮花氣深
淺和去香泥灌月盆紅蓮舊種長芳根運朝鶯寂
雨聲重風起落花時打門
瀝餘中酒與添香夜色簫聲竹簟凉吹徹江南梅
子落三層樓上憶仙郎
六尺青桐百才纖離歌怨句幾愁添而今聽雨消
殘恨湮欲風前側帽簷

竹枝情詞別有寄託大約雙關隱躍者居多亦有質

言風土時事者以言在意外爲上諸作婉麗多風深得唐人三昧所謂合同而化唱歎有餘音者矣

直沽竹枝詞 庚辰上元前三日有序

往余讀書静綠洲喜其地静且做宜於眺望
時時出遊風土景物頗得其趣後一年復隨
任于玆環百里內外悉得遊覽比歲當南去
眷念水色河光將成陳迹乃爲竹枝詞二十
四首以紀之托於詩人比興之意焉

潞衛交流幾尺波南商北使日經過而今物色思
吳會酒市紅樓積漸多 潞清衛濁合流東沽入海
誰誇夫壻勝王昌富貴年來半業商紫綬金龜新

貨得男兒三十侍中郎
百沽水滿濁不消海門潮上雪色逞勸妾莫飲沽
中水願郎信似海門潮 北人謂水廻溜處爲沽環境遠近凡百沽焉
賽罷仙妃賽藥王衆中心事禱難詳歸來明月燈
初上静院無人一炷香
中得神錢穩稱心橫陳玉體侍君臨 相如賦玉體横陳
年時更乏投懷夢虛損檀奴買笑金 河北海女祠座前懸大錢一枚
夏午前一日婦女以銀及錢投之視中否卜娠焉
隨件朝分戲水邊來歸不見渡頭船逢人羞問還

家路立盡殘陽暮柳烟

學得吳儂愽惱詞聲聲怨别淚痕滋傷心亦是商人婦唱與兒夫欲去時

覓來名卉自東南撩亂春光未敢採畢竟誰能收拾得曉窗爭取釆花盤

何人鑿此潞河流流盡征人淚不收願得河氷堅似石更無南北往來舟

待得郎歸歲已還斷腸花月寂寥天春來又欲商何處新買江南鴨觜船

聞春齊賀太平年燈火樓頭鬪不眠拔下金釵當彩勝來供今夜擲圖錢 上元前婦女布燈圖以骰子擲之角勝負焉

隨分梳粧不借衣布裙窄窄濕青泥樓頭羅綺休相笑一例看春喜樂齊

燈花人面照青春永巷深簷去住頻每到街前先怯步淩戢凝綠女兒身

氷牀五尺下西沽穩坐東風日欲晡臨上岸時行步滑人前未肯倩郎扶 河凍時土人刳木為舟形方徑五尺許編黍秸覆其上繩引而趨其疾如駛名曰氷牀

已過花朝花事濃誰家河底引錢龍錢龍虛有圖圖象買斷兒夫歸路踪 二月二日俗以穀糠末自河底引至家曰引錢龍

賣花擔上野花多深柳橋邊柳色和今日踏青兼送遠砲臺西面泣清波 繞河有砲臺七座明崇禎十二年建

紅粧嬌整踏青春自喜嬋娟得寵新曾見白楊風起處此中舊有畫眉人

拱北樓臨車馬途金針市接梵王都市頭鐘動樓頭鼓鐘鼓相催亂殺奴 針市前後有黑白紅烟四寺女冠所居歲時上會頗女雲也

女冠高揭水田衣法鼓初停膜拜祈不解别離緣底事人人齊祝藁砧歸

大舶燈明過海商棄家重利到吾鄉勸郎莫市無情物免使來年再泛洋

浣衣石上滑苔滋行過溪南去步遲忽見鳧鷖將子出紅橋重上立移時 沽水支分溪渠錯出輒有紅橋引之

宴會堂前集衆姬會中時有異鄉姿不知旁羨何人美偷到閒房問侍兒

魚網歸來曬夕陽叉魚午夜復凌霜忽聞格磔氷

壁裂自起秋燈出照郎
旗亭畵壁藉心情斗酒深宵細細傾他日紅橋停
駟馬來聽河上竹枝聲

千帆歌 有序

潞河之曲曉夜停帆以千數悉東南挽輸者也余嘗臨流堤上滌濯塵襟輒聞舟中人駢肩喋語嘆行路之難或終歲浮家頭白江湖或親戚天末以離久情疎歸來無與相識者噫世故遷變未必不起於有別離也况此而外其爲勞人遷客又何可勝數然則世故亦已多矣是用作歌聊以解其鬱積云爾

蔡杜不盈尺河水不盈手天吳海若相向笑齊州九點亦何有白石成沙沙作烟剛風吹刼過千年不增山河增平地遂使鈎梯飛船得攀緣七尺哀(挨抄)柳絲不理千條湘竹斑着水星高鶩烏飛凌喧荷擔出門日氣紫團迴遶邑發室光浮雲無蔕隨處揚日車躑躅走中央萬里禹跡怨何長鴻濛掉頭鬱相望帝遣巫陽下何方我有摩崖劍揮之欲割長天塹我有馮夷鼓叩之欲激康回怒鼓聲逢逢劍氣裂蔡杜峻天河水决九州門外各天涯而後天下有情不傷別

浩浩奔騰奇崛萬狀真異觀也而深情與義正自渾然

十二月采詞 有序

余隨侍家大人金臺凡五六年南中物色風景渺焉若忘比歲携有葷子文至聽唱山歌因復記憶顧其詞鄙陋不能曲暢幽微羈人多懷樂道夙昔乃撰十二月采詞凡廿四首習之童輩兼徧寄鄉中友人俾流傳以佐歲時歌唱之歡云

春風初出蕨初肥佳節關心及早歸歡不來迎日已暮前村燈月路依稀
女伴經年鎖恨愁看春惟是有登樓多情莫采芳菲盡再作朝來一日遊 正月采蕨

平頭么鳳繡春鞋百草香心淺半埋逢着蘼蕪不敢采常時珍重下山懷
棣棠灼灼古墳平社鼓喧喧山雨輕倒挿柳枝淺淚落來年重此作清明 二月采青

用筆雅秀不傷纖巧而縷縷宛轉姿致橫生絕似王龍標劉賓客一流至其逸韻天然更有敢形不如敢神用事不如用意之妙

山鴂啼罷燕泥忙山戸開時穀雨香前後提籠聯袂出小姑長在隊中央

盂盤托出色香全好個龍團的的圓焙處幾勞深夜火烹時莫取出山泉 三月采茶

珍重秋來公子裳饑日暮自提筐著時須念采時苦不惜全身現路旁

年年陌上苦辛行遂髩荊釵世所輕手把桑枝閒佇立飄來何處賣花聲 四月采桑

方塘画槳碧漣漪鴻鵝鴛央作對飛不識何人歌

水調殘霞片片落紅衣

沉失金釵更不憐笑拈荷蓋滴青錢紅粧别有蘭舟出若個良人在妓筵 五月采蓮

贈如山雪亮如銀采罷層層湶鍊匀願得微涼生玉體不勞團扇拂淸塵

金刀鸞尺夜釭紅短袷單衫各一通凉熱不關衣被異與人帳底罷薰籠 六月采葛

豆苗寮處好藏身生小田家也自珍齊束山𥚃換脂粉明朝村裏賽田神

荒隴重來于巳稀西風吹袂泣斜渾石橋㮚影村路薄暮無人抱蔓歸 七月采菽

白點花稀紫角尖水風動處杵聲兼裁縫未罷寒衣急莫誤雞頭損玉纖

水殿羅衣稠𧝞斜菱歌淸唱夜還家堂前燈燭陳新供重换霓裳拜月華 八月采菱

竦籠深護最繁枝盈手馨香不自持萸酒還來隣女約登高絶憶望夫時

妾心只妬玉芙蓉郎心只愛金籠葱芙蓉易老籠

葱太幾點秋容在菊叢 九月采菊

青青藍葉入筐微分得睛山曉色歸暗视素絲深受采為儂粧點嫁時衣

光潤新絲玉不如入釭無復雪花膚因悲明鏡他年泣還見容顏似舊無 十月采藍

深謝中園蔗梗珍冬來猶得作時新隣家女伴休相覓容易鮮甜乞與人

茶苦梅酸兩不堪舊時滋味獨儂諳蔗漿好飲郎須飲記取心頭一寸甘 十一月采蔗

春雲田麗出林群猥藉花茵笑語闌欲掠雲鬟不
自見上頭時候互相看
白梅花下雪婆娑紅梅花下好行歌歸來細把衣
香認春在佳人懷袖多 十二月采梅

秋鶴詩下第後作有贈

雲在秋旻露在松養成丹頂曉霞紅靑田有路誰
相引寥冷虛林八月風
魯伴仙眞海上過高張歸翅雪婆娑雖然不是籠
中物也逐羣飛顧網羅

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旨

林逋亭畔久剔行長捉晴空許一鳴處士多情猶
放却更來何處作秋聲
奇毛疎散理難齊瘦影年來飢啄泥但使能知仙
骨異雞羣無復怨卑棲

居直沽與徐壇長不晤連歲近以省覲入都
得握手三忠祠而余又將扶侍南歸舊遊新
別感不去心率爾賦贈

上國還相見文章定爾歸寧消衆狙怒欲覩一塵
徵春動龍猶蟄松陰鶴不飛悠悠千里別心事兩
相違
藝苑金陳茂書兼鐵畫工小隸諧夙昔接論發羣
蒙委巷徵風入淸泉寒甃空高齋過勝友燈火夜
深紅

用筆高老

衣化京華道身飄渤海濱余寓直沽凡三閱歲寧知送遠客
尙作未歸人鷗鷺秋空影驊騮塞上塵幾年飛動
意蹋趣迴傷神
去住情何限棲遲勢莫留斯人應不淚吾道更何
求花冷淸明雨春生平子愁東風新燕語夢裏大
江流

留別唐益功二首

倦客托海濱紫陌非所留駕言覲我親總轡薊門
陬故人重金石訪舊情綢繆斗室足歌嘯一洗塵
累浮江海波濤潤雲霄紫翠稠鶬鴻自高舉衆鳥
胡啁啾二卵干城棄三人市虎遊俯仰人間世天
地長悠悠我有三寸翰欲爲定遠投我有方寸心
欲與黃石謀此事恐偶然長揖歸故丘

純乎漢魏

二月花風淸桃李競年芳拂袖行將歸念子心倍

指語清婉

徑文章交有神安計道里長踟躕與握手對酒情
慨慷絲繡感平原搃車憶孫陽昔者汪京兆涵齋先生
德器高寄著復與徐孺子覿共結昆吾行雲端一
異路垂翅我南翔心期仍古處道義相扶將人生
有離別久要貴不忘努力崇明德欲使吾道昌

得毘陵錢東皐先生書兼賜詩慰藉下第依
韻和寄

頻將賦敵說三都還見枯桐爨作燕夢雨全迷昨
蹤跡儒冠深負舊頭臚虛憐紅豆親傳拍曾記黃

風流絶倫

公醉有墟今日報恩空感激淚痕沾灑劍花無
東山絲竹已休官青眼何人更一般據與跌狂身
寂寂無因會合路漫漫波濤天遠從空闊鱗甲泥
蟠尚攫搏忽憶紫蘿坡下路意中山水若為歡紫蘿
坡在伊闕城東十里外昔承
先生及諸友人送餞于此
夢回伊洛事蹉跎今日風流阿那多賢宰歸來仍
鶴在詩情冷去奈山何玉人屢有金荃詠孝廉陳曾起為
先生壻有和寺伊中郎席諸詠野客還從綺陌過欲上東都門上
望更將銅狄手中摩

江鄉欲去且踟躕十載行藏負草廬高舉鴻鵠知
有路卑棲歲月讀何書驥鳴閒櫪心難已龍臥高
樓望未虛將曾起捷南宮獨有鰍生慚賞識歸來長鋏嘆
無魚

附原韻

坐憐才子滯京都八月風清氣未蘇目斷幾
行僧托鉢心傷來歲客傳臚黃金冷落新歌
板白眼揶揄舊酒壚為問滿堤楊柳好青青
曾折一枝無

君今不第我勾官氣味由來自一般入寺覓
僧雲漠漠看山約轡晝漫漫三間醒早應遭
放六月飛遲倘可摶安得長房來縮地踈簾
明月續清歡

書生終賈惜蹉跎回首西江淚獨多我竟無
官誠已矣君今不第待如何詩瓢貯酒吟身
挂花檻留雲翠幄過好待三年鵬翅健扶搖
直上九霄摩

偶然落第復躊躇一棹西風省舊廬彭蠡浪

寛供醉月香爐峰暖伴删書杏花臺羞對春[illegible]
避草市潛遊屐未虛憶到江州司馬客可曾
留酒復留魚

題陳晳起小照

芳洲烟飲碧溪明小坐溪頭古木平向晩滄浪清
絶處水風輕泛讀書聲
壯志呼嵘勝地偏絲絲風柳亂晴川一編竟日科
頭坐料是韓臣黃石篇

和梅雪坪先生二月晦日原韵

雨入鶯聲薄暮哀幽香蘭谷寂寥開芳心自托無
人境不逐飛紅上鳳臺
何處春風惬所思烟花紫陌逞芳姿饒他得意馬
蹄疾曾及飛黃千里時
獻賦何須羨薦雄文心空自說雕龍好將一卷陰
符熟未必書生不得封。
心情中酒似悲秋（唐人下第詩心情如中酒）懶逐香塵載酒遊
倘有名山事業在江鄉甕水甏歸休

倒疊前韻送雪坪翁東歸

泠落黃金郭隗臺夕陽烟樹幾重開平沙迷漫東
歸路寂寞梁鴻歌正哀
不見先生爾許時（丁丑別去已四閱歲）風塵閒却絶塵姿春
殘雨歇飛花冷立馬斜陽有所思。
泥金虛聆武都封愁絶風雲未化龍剩有平生飛
動意悲歌燕市爲誰雄
壯心感激未能休義托松筠許共遊記取滄浪相
憶處大江風雨夢中秋

寄家書偶題紙尾

長作天涯去住人重衾幽夢若爲親繁花照眼關
心數（色角切）飛雨驚寬過雁頻寒燭憐君機上錦浮
名誤我本來身平原尙有恩須報不爲篋中書未
陳。

寄天都程偕柳（己卯余外舅或菴王先生自南旋爲余道偕柳文章氣誼爲今人所少余心企久矣近又讀其淮南新刻且觀其寄或菴先生書又諄諄念予不置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也乃爲詩以寄之）

心期何必限雲山聞道寧陽客閉關却厭沙塵隔
京洛祇傳姓字滿人間江流波疊晴空雪文春山名

青廻太古顏遥想松窻風雨夜一燈迷作未教閒
一棹邦溝問酒壚吟瓢逸興不曾孤思飄雲物晴
峰秀墨灑烟江錦淚殊燈火夜迷殘月渡水風香
動落花鬟倦遊自笑京華客深負東南佳麗圖
敬亭佳氣藹氤氳舊是詞華謝李間水鏡從知人
似玉階柳爲雪坪先生壻氷心直愛友如雲謂或菴先生天涯樂
事存知已海内文章必聚羣夢裏東風江水緑塹
時歸臥大江濆時余將南歸
檢輿殘編寄所思幷寄余入洛志云得失寸心知後來

能事應誰屬前輩風流尚在茲家大人邀雪坪或菴兩先生聚飲寓齋論文甚暢
對酒難消湖海氣論交共有雪松期年來
眼底滄空濶心折淮南絕妙辭

方橋

何處花源好問津雕輪挾路又逢春青衫一縷香
如注却㴾方橋水上塵

喜陳曾起捷春官賦贈

筆挾江湖骨帶仙曲江宴罷拂吟鞭紅裙小隊遥
相指錦袖宫花人少年

傳詔金池引上才千絲宮錦疊雲開鶯聲一片香
風細驕踏飛花走馬來
樂令清心明水鏡曾起爲東皐先生壻謝家飛絮滿簾櫳五
花誥上犀文劍先發泥金第一封
爭從庭柱識田郎白面懷書侍漢皇醉臥酒壚君
莫笑清平絕調寫沈香

北遊草序

昔人有云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家身子則甚矣遊之爲樂也然吾謂以遊而樂不如其以樂而遊也窮樂之極境未有過於天倫之樂者王子安曰家君作宰路出名區而天風海濤送片帆於千里即今讀落霞孤鶩之句不知何以得此於風簷也杜子美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而青徐海岱平野浮雲無不環聚以供仁人孝子之歡賞者迄今秦碑魯殿恍傳少陵之佳句庶幾得一高人韻士相與話愉色婉容於臨眺躊躇之際而勿使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者遺蕭毿於奕代也嗟乎古今遊人店月橋霜者幾何古今詩人汗牛充棟者幾何乃獨滕王一賦京城一律風流標表錦繡絢爛眞可與日月爭光者豈非天倫之樂事爲能得其本源而遂足綿亘於宇宙間耶此余之所以讀年家子梁仙來北遊之草深喜而樂道之也仙來爲吾鄉試同榜　原山先生之仲子余向謁選京師日趨謁　原山先生先生示我伯仲兩公八股蓺已熟悉其光怪陸離宏中

肆外之槩余擊節浩歎而先生不以爲謏者比先生固淡述其家庭詩禮和悅以解其元氣渾淪流於筆墨即使余兒子輩隨解呈簡先生賞之不復異此固謂得其公樂云爾今余筮仕漳水而仙來復寄余北遊草余獨坐長吟盡其帙總不出乎天倫之樂者近是遂不禁其愛之敬之之意輒揮翰暢言以敘之吾知仲子必曰敦勉於孝弟以尋孔顏之樂處而後來等身之書罔非顯揚篤慶之券以式天下之爲人子者不第佩刀庭槐而已也是爲序

康熙乙亥冬月年家世眷侍生熊遠寄題

北遊草序

原夫漢兩司馬皆以遊名唐三拾遺並縁詩著葢雅識必取助於江山而雄材勞難棲於鄉國金莚琳瑯之句藉登眺以宣其情鏗鏘陶冶之章必羇旅而生其感自昔固然於今滋甚西昌梁子仙來原山先生仲嗣也慧同佛助雅負通儒瑞叶寶摩蚤除矜氣下帷屏客胷羅七畧之奇匡坐揮弦力抉六義之秘涵蚌胎於學海丱歲超羣揮鼠璞於人間觽年蔚秀摛思藻合春華與秋實兼收麗則芊眠紫電共清霜交

暎雖云席珍待聘而壯志轗激爲風雲況乃家學傳薪將魏幖直凌乎霄漢頃以省覲之役適踵知北之踪始擊節長江弔流㵾於王謝繼聯騎廣陌挹勝槩於徐淮每拈韻而韻趣横生不言愁而愁懷凄絶由春徂夏途歷六千入邑過都文成二萬固已氣遒吐鳳總藝苑之筐簣勢壓騰蛟拓典墳之疆索而乃虛懷善下就正維勤業投贄於路數復取裁於土鼓約其大致葢有數端當夫午夜一燈晨牕千帙節陵遺册有誤必蒐汲冢殘書無徵弗錄匏漢臣之三筴對梁相之五車此其誦讀之根柢也雙屐蠟輕攀丹崖而直上一囊錦富指碧水以爲鈎幽奥丘壑之中平分坐位阮嗣宗坱圠之外共接嘯歌此其綴述之丰骨也靈光古殿金碧鎔沈趵突飛泉玉虹高挂悵靡縶之未脫目斷斜陽盼宣室以何年心懷魏闕排龍掩陛底事安問齊竽哭鵲摧荀素尙豈爭燕石此其寄託之興會也若乃旗亭飲罷取薄醉於當壚蕭寺聞鐘警羇心於旅枕紅藥懷人之什合沓縹緗白雲望舍之思縱横筆墨或標新澀體或競異香奩旣

富且多曷勝僕數至於升高作賦友屈宋於千秋敍譜箋詞追辛蘇於一旦美人香草展卷而魂銷珠串紅牙聆聲而頤解鼓宮宮應顧曲重觀周郎擊節節調含毫奚慙若士殫才人之極致擅游記之勝場寧惟我見猶憐抑亦人同欣賞於戲以梁子金閨之胄實應克玉局之司顧逸翮獨翔孤芳絶侶雕龍之譽固徐俟於朝端靈蠅之徵已備形於汗簡實緣心折聊弁蕪詞　昔

康熙歲次乙亥夏仲石城年家眷弟胡任輿

北遊草序

梁子仙來余友樞部原山先生仲子王君崑繩之壻也崑繩爲余道仙來年未二十而其天才銳發飈舉電馳鸞騫隼擊縱橫上下跌宕多奇凡有所作人所日夜沉思未必得者仙來直探喉出之而無不中繩度叶金石且其性尤篤於天倫即至山川登眺而觸緒興懷卒其至性發其至言其思沉以摯其音冲以和是殆欲躋李杜之堂而轢曹劉之駕也崑繩之言如此余初聞之未甚信已而讀其詩果然不禁爲之

擊節歎曰美哉才乎其將以詩文名天下乎雖然君子之學凡以求適於用也而用世與用於世者非有以養之不可桃李乘春而發豈不至豔然以求其材不如楩楠杞梓是以天地生物慮其得春氣之多而或以不返故繼之以秋斂其華堅其質所以養之者深矣豐城之劍穴地而藏及其出乃破壁而飛向使其出冶初鋒日倣倣然以供天下之裁割而漸至於鈍欲望其揭星斗躍延津庸可得乎今崑繩文章名家也然當其初隨父兄避跡江淮閒杜門誦讀舉凡

天地星象河渠之書山川遠近阨塞要害之地古今君相成敗存亡之數無不揣摩純熟而著之文章歷然於掌上此眞有用之學初非以爲名江淮閒人亦未以其名許之迨親老家貧始挾其學以遊京師卿士大夫爭重其文章而崑繩亦遂以文章名矣嗟乎世以此重崑繩而原山之知崑繩何如者哉今以仙來之年之才誠退而學崑繩之所學沉潛以養氣高明以養識果毅以養勇備乎用世之具而待乎世之用我之期庶幾儒術迂疎之誚可出而一雪而不朽

之業可以照千秋而垂無窮也會一吟一詠足以取名當世已乎原山先生當必有所以教仙來者仙來其勉之

康熙丙子春正月下澣新安黃元治題於燕邸大椿堂

北遊草序

予謬叨館職不問外事從遊者往往有焉乙亥夏大雨連晦朔屋半圮講習業幾廢而泰和梁仙來忽款予門以詩文質予請爲師噫余豈真足爲人師耶仙來果何爲而謁予顧爲之弟子而從之遊哉仙來負逸才鈞甫原山先生由庶常官樞部於予爲前輩以文學名於世予得仙來喜甚日展玩其詩文不釋手竟忘窘絀之苦而予友王子崑繩則仙來外舅也吁王子落落不可一世於仙來獨有玉潤之好仙來不從可知哉適金陵劉子簡齋以其詩賦詞若干首點定付刊以問世仙來問序於予予益喜而進之曰子之才美矣顧學無止境子益好學不自足其所至又何可量乎子勉之矣風雨從遊之意謂何慎毋以呫嗶書生語而忽之也

德州年家眷友生孫勷莪山甫題於燕臺書屋

北遊草序

西潤劉然簡齋撰

乙亥春梁仲子來省其尊甫原山樞部于京師越二日出倣篚詩古文盈寸許屬余點定曰此某小子塗次中吮墨物也余繙一過拔其尤者若柯篇授諸鋟以行世樞部聞之大駭曰孱孺夫奚知君不覆其瓿以掖之學而令汲汲趣浮名爲其如世將予咎何余笑復于君曰君以仲子年顧少而靳其文弗傳歟抑學殖未富而徐竢其後以觀于成也藉以年靳之則徐鉉十歲善屬文柳公權十二工辭賦劉孝綽十四草制誥席豫十六觀詞壇以仲子方其間齒則加長矣如以學殖爲疑乜不論就此一帙中如卜氏之云止禮義莊生之云道性情左思之詠史陳子昂之感遇體藉衆美光氣不可逼視君又惡能使長沈篋衍而不流播于藝苑與且余悉君家西昌自昧樂公至贈公人各有集不翅斯青箱聯珠而過之仲子方弱冠讀書數千卷家居承顏䕶堂外惟奉其兄僧來爲師友攻苦食澹幾不識人間有紈褲紛華事今也泛

彭蠡涉大江走淮徐齊魯之郊風雨之所憑陵饑渴
爲之困頓僮僕相顧無人色而仲子挽憩逆旅中伸
紙濡毫爲五七言以鳴志嘗于驢背撚髭騷爲大賦
幾千言喜極拊髀過濟陰驢而笑斯亦可以識仲子
之天矣乎余與君訂車笠交有年浪迹金臺情好彌
篤然竊不料仲子好古至此士衡有云杼杼軸于予
心怵他人之我先今仲子有心杼矣京師人材輻輳
地仲子儻以虛受而勿以氣矜日與名流耆宿質疑
辨難有以佐聞見之所未經而擴心胸之所欲到左

滄海右太行居庸以北元菟以東將必目營指畫循
次而賦之豈惟君淵源所漸引而愈長即侍讀方伯
諸公積絫叅可以想見其大都云樞部聞之亦笑曰
有是哉敢不惟命是聽爰次其往復之語弁諸簡首
仲子字仙來機名

北平或庵王源撰

梁樞部原山之仲子仙來予壻也予初見其制藝
淺涉雄肆無涯有挾風雨汨陵谷之勢異之今春
來京師原山又以其北遊詩賦詞若干首質予奇
逸類靑蓮嬌秀猶夷超忽有烟雲變態而至性所
發油油然纏綿幽咽恍有餘音予驚喜躍立執其
卷大叫謂原山曰君之子之才至是乎於是相與
劇飲大醉越數日遂訂婚姻之約初予兄汲公游
廬陵與原山結爲兄弟義甚篤後五六年予始見
原山于京師今又九年而予兄棄世且五閱歲吁
仙來方弱冠計其見予兄時幾數齡耳兄嘗口授
以少陵詩又敎之四聲之學假令今日見其學之
所就如此又見其爲予之壻而與原山重之以婚

姻其爲歡快何如者悲夫悲夫朋友兄弟存亡今
昔之感何其痛也原山眡予兄弟如手足予兄歿
其遇我更厚顧予兄無子予一子兆符爲之子而
其壻蔣子湘帆亦卓然後起之英予之子雖幼而
粗知學予深望予二壻之有以成之也

桐城韞齋姚士在題

僕與原山先生傾蓋相逢日下有縞紵之贈忘年
托契歲寒聯車笠之交聆色笑以追陪敢以嵇康
爲友奉箴規爲模楷願依郭泰爲師典去朝衣每

與劉侍共醉分來月俸更憐臣朔當饑顧我何人待之國士如公長者自有佳兒因叙生平為言鄉里乃知謝堂饒勝盡是芝蘭欣逢 宗國趙庭得贍玉樹馬蹄波浪棹頭借王勃之風驛路冰霜驢背賦相如之雪出一囊之錦繡不數芙蓉驚滿帙之琳瑯寧吟芍藥不用胡琴擊醉名高燕友臺邊待看班管揮來身到鳳凰池上

三華集　趙遊日紀

泰和梁　機仙來

康熙乙亥十月初八日丁酉辭家君子將就道外舅王崑繩鄉年伯杜仲淑父執劉簡齋孫幼服諸先生過送揖別於中堂是日自彰義門四十里抵盧溝橋息馬遠眺得五古一首三十里宿良鄉之南門懷家君子篝燈復得五排十二韻

盧溝橋遠眺

寒林動風色遊子增氷路結念心所親已隔高城霧浮雲漸以明朝陽旭始布望望炊烟廻條驚桑乾渡前川對離顏沙雁泝流呼人生會有役顧盻卽前步借問短長亭馬蹄不堪數

懷家君子

乘春來上國逼歲出桑乾囊念贍依近終留去住歎霜華山色解搭葉露聲溥客路行忘憾親懷坐念難隨身初得地出宿復征鞍彈劍長風起囊琴暮影闌聲稱榮世胄蹤跡愧單寒寧有朔威絹空思劉碓冠 余出路前數日家君子發家人繩牀燈歸寄家兄會來惟圖書數卷耳

歠、澀、涼、酎、袖、痕、酸遠託半宵夢巳分一日歡擁書期三復積緒滿曆巒新月掬盈手慰懷加一飡戊戌侵曉便道乘車車于因赴公迫鼓勵而前轡逸轉瞬三十里恍如御風而行旅中快事也賦七律一首復二十里至琉璃河長流漩渦遙映西山黛色橋邊回望得五古一首三十里次涿州分南路而西過漢張桓侯故里桃園遺址尚存廟貌巋然四週長垣圍之樹楓杉榛栗其內環列松栝百餘株叢陰交翠數百年物也峙豐碑於垣之西北

外距碑可十數丈許有井文石爲欄作龍豹攫拏狀傳桓侯微時嘗以硎劍旁設轆轤廻籠土人至今汲之時天晦程迫不及入廟遙瞻仰而已賦五律一首二十里飯松林店客有携綠鷚鵡者盛以雕籠余誦開籠若放雪衣去長念觀音般若經之句教之卽成誦且翹翅躄足作奮飛勢亦若解詩中意者感賦七律二首三十里宿高碑店

聞警

雞鳴襆被曉烟迷愁見平林葉動時借問江村風雨夜可能祇寀李君詩

過宋杜太后故里聞蘇秦說趙曾經其地

生長賢妃大節殊丈夫器業尚趦趄懸錐季子成何事祇博多金耀故都

宮怨

自入深宮閉落芳更無山水可廻腸未央殿裏三千女一一長門是故鄉

藁城雨渡 雨霽餘

寒凄危角對暝烟結縷散絲薄都來萬葉驚風和

流水迸一聲宵柝逝者無勞長歎歎清流入濁儘蕭蕭冷濕黃昏羈人何處愁安着　開年馬首繫青絡那更懷人憶事如昨懋南浦春雁好待取江南梅蕚千里君心近寄言無夢能相託便剪與紅燭巴山巳後我前約

贈僧

慧業宗風吹去聲未曾清涼初地雨稜稜試將鳳渚三更月較取龍堂半夜燈

種墨塵中分路數去來因裏悵淹留莫言四十年

來話未抵詩僧四十州

癸卯令署具盤飧獨酌無緖呼僧對坐至晩風月清暉推窓得五古二首

月二首

心知明月好的皪何溶溶明月易爲光愁人難爲容搨來枕上聽淡霜肅微鐘

寂寂涼露天團團碧海邊寧能曲作鉤終當直如弦此夜雞塞笛人在暮樓前

趙順平侯故里

壯年寶鍔惜逡巡蜀國初驚轉徙頻非是公孫遺虎將自緣漢嗣有勳臣當陽坂上心如石橫帳門前膽是身獨有報公歸路在常山長似接西岷

漢淮陰談兵處

赤幟風飛鐵甲催將軍籌策可勝哀崇朝鼓角俘千隊萬里山河土一坏石邑峰寒昏落日固關地古亂烟埃露函一奏邯鄲捷便是鑾輿雲夢回

乳漿二首

酌彼寒漿沃露瀼瀼不取於泉言潔其香泉鳴於阿差池來下戢我勞人以日以夜

丁未經蓮花山已入井陘境矣陘山國也當燕薊之陽面滹水背恒山爲河朔要衝迴望則與獲鹿之土門關接焉十里過小山坡山勢螺旋盤折而上石巉巉然樹多棗樟鶺鴒野鸚鵡時集其上映蔚多致頃之雞犬聲出馬蹄下驚顧無所見問之乃知居民有穴處者迤邐過白石嶺嶺益嶄絶舍騎乃登翠峰疊削左右屹然南臨巨澗受山中諸渠水東北一泉破峽而落泉底石多齟齬激流甚

駛遠望如怒走白虹至山趾亦與諸渠水滙歸於澗澗有橫彴跨之自西路來平沙迷漫生趣索然谿見山峰屏立泉聲清越不絶雖跋涉崎嶇而風景破顏塵襟一洗不覺遂踰二十里得五古長篇一首五里過上下安二村村景幽勝居羣山中簷角與山齒鱗次而下繁樹交枝流泉瀉戸而鳥聲啞啞風葉相和成音誠樂土也因效沈約六憶體賦山家四時詞三十里抵縣謁年伯方雨峰留飮至夜欲館余署中辭乃以騎送道院居之

井陘山中即事

峰極愁無地寒雲冷逗曬谽谺嵐光廻向背磽确
觸牛翠欲不流石門層且複乍經危磴沈鷲嶂疊
遠曲樹古冬青留林虛天風謖匀響驚馬蹄移陰
就靈谷色冥鳥性怡苦靜幽鹿伏登登望不窮隨
聲落澗瀑取淡泉斯嘗破潔冰思浴振衣狎清暉
澄懷滌芳淑百五見烟霄尺水知龍宿泰客空花
迷毛女徒松服驗神入飛潛驅妄警羣欲水用陰
漠漠鴈翎影翩翩山上雜英香山中酒應熟拂響

指前林取醉下平陸地僻喧塵寂村幽野趣足四
面樵唱來落葉紅如玉稚童負米歸小姑提筐掬
漸繞青旗亭徘徊蘆荻屋微火温樹烟短籬蔭苦
竹不用酒壚黃沽取巖頭綠習靜豈殊觀息機媚
幽獨

山家四時詞

山家好條風嫩綠放烟戶眠人柳乳鳩喚女桑青
青莆田陌盈盈小婦筐
山家靜炎蒸冷泉浴松陰自移庭雲峰半在屋戶
外馬蹄忙戶內蔓初熟
山家樂涼露潤蒹葭我黍已登圃烹葵煮胡麻西
家東家女拜月乞月華
山家喜歲暮紛婚娶兩兩隔幾坊不出村中路共
舉迎春杯得新復歡故

贈年伯方兩峰

卓爾風規遠巍然德器昂木雞徵宿望麟角蔚交
章雅與笙簧叶清思薜荔芳入閩恣遠舉九仞趂
廻翔拔幟紛英藻分符洽雨暘蒼巖山翠潤碧杜

蘼華香清酌西江水閒浮北海觴馴禽標偉績渡
虎著循良賤子勞行役風塵笑掉鞅誼深叨世譜
懷切仰高岡觀政知清暇省風美樂康寒將警冰
雪棠尚醉春陽絃徹編氓戶歌聞君子堂祇知心
矢赤寧計珮垂黃月澤芬蘅芷嶰筒吹鳳凰神君
真綽綽叔度自汪汪課最日邊近躍鵷雲錦張

美人圖 望湘人

被花風破夢寒雨怯簾强起宮眉愁徧瓊珮敲香
黛心沁粉漸次歌廻紈扇白紵辭新河陽離久橫

波晭晭影黃昏月色催更固是深深舊院還用
嫣然歡勸念東陽瘦損文園遊倦縱省識春風未
抵瑤臺一面看歸來軟語雙雙燕又訴泥絮如片
待倩 蛾羞與芳春 相見

奉和同懷兄僧來贈別原韻

蘭葉鬱叢叢蘭花曙盈盈伊余此行役恰如遷樹
鶯令德推公序迎盃送子京晨風懷往路鶺鴒聲
漸更北闕喜見子西軒戀別兄撫我青燈篋四方
勉經營益我復器我彳亍含餘情居常篤講論臨

岐重丁寧感茲金石言分袂催行旌所志異濫飽
寧敢慕肥輕去留途不一心坦道自平賦才値
聖代誰不邀恩榮既昔同志學自今共崢嶸翁山
峰對出蔓華實雙成丹韭發華滋連枝得早名

原唱

春風綠野漾春樹綠華盈從承龍池景行聽上
苑鶯懸弧丈夫志況復上 帝京憶幼共學時
歲月凡幾更傳經父若師論文弟與兄讀書期
報國生事澹無營念今忽睽隔能不動離情觴

酌臨道周依依重丁寧問津宏駐騎投暮早停
旌事親須承志交友誼莫輕才高禮愈下處物
心貴平伊昔賢聖語道足身自榮以爾負器識
頭角定崢嶸相送更相勉及鋒冀早成佇看丹
韭艷金臺長令名

曉發龍頭山贈別曾翊周

峰勢乍收出路雪去帆猶帶故鄉春絲絲柳色變
青眼叠叠雲光移彩輪似放梅花催別酒欲延曉
月寄離人相思爭是不相望遥識君心近紫宸

江晚即事

江行數十里蕩漾晩峰前水破空山影鴂啼暮柳
烟折花春進酒選勝月盈船樹擁雲初合潭淸鷗
未眠綸竿搖夜火灘溜急宵絃波冷巨靈臂泉流
峭壁肩留題惟白傳入畫許黃筌繾綣春風意招
搖星斗聯漏聲催驛路思發在鄉園坐看北來燕
南飛路幾千

綵川舟中懷母

慈幃戀別遠未往先問歸春淺多夜寒披帷檢我

衣檢衣重徘徊去去趂朝暉山陂隔悠悠四牡駕
騑騑攬袂不遑語且復倚深扉恐傷遊子心驅溟
不能揮來者分日親暫時須相違東風急征帆長
纜繫釣磯忽驚風景異望遠頻獻欷請爲把酒吟
我勞盈金嶺高歌偃中曲白日翳以微抱劍走千
里嚴親在　帝畿敬承一經教敢蹈浮名譏懷鉛
聊自效亮節世所依願言寄蘐花麗景正芳菲

懷兄

層雲極目兩夸猶南北天開一葉舟分袂還餘隔

宿夢傾尊惟指對江樓波迎綠嶼花風細暖駐春
暉燕語柔爲想歸航同泛泛計程兄已在龍洲

懷兩幼弟

龍渚頻迴望猶疑弱弟留春光增別緒晚照觸新
愁千里空行笈片帆少唱酬故園今夜月應上讀
書樓

宿三曲灘

江分花路漫流聲烟柳春陰暝色輕沽酒香收雙
類翠推窻月放一分明洲迴草樹違山隱岸夾漁
舟夜語生東望長天無限意滿灘露氣水盈盈

夜坐寄羅雲客

虛舟泛入夜小盌雀茗澄斜月瞰窻隙落花碎客
燈搴帷奠面友隱几撫心朋暗領東風信天空低
玉繩半簷春思遠薄枕淺寒凝江氣漸初解燭收
壺欲氷開箱美晉帖檢篋有吳綾緣以朱絲結因
風託溟鵬

出江後寄翊周

歡會不常得家處亦違離家處還相忘惟此分手

時浩浩漫修路每爲念前期鶯聲解求友出林繞
故枝憶君不能見夢想亦何爲山川恣遊歷偏自
勞相思懷人忽千里擡首片帆馳別後旅愁發中
夜起告誰芳洲有杜若採之欲相貽傺榮雖可折
芳香頗難持芳香有眞意君心空不空

宿三山夾

似得蓬萊路疑從洛水過峰高積露冷宵永落星
多浪底見烟火風中分笑歌雜英照翠島新柳叠
濃蛾響石松迴影移潮月有波瑤光常着席沙鷺

逝迎拔三盞茅濛韻百年樵子柯遊憐倚機者看
我渡銀河

金陵淨覺寺

上方驚宇出人間半對肆門半對山車馬聲中尋
息動水雲影裏數鐘朋誰儕佳麗尋幽室盡爲笙
歌辭臂環帷有客心清似月逢分一線入禪關

將發浦口留贈胡十三鳳喈

逢君駐馬試謳吟春滿江南思不禁憐月朔分還
覷戶惜花夜起重調琴到來烟雨催新社攜去香

風滿素襟綠酒津亭明日別難教柳帶繫離心

寒食古意

榆葉綠榆火紅蘺露歌起冷悲風寄聲不堪剪裊
樂分笑妍迷香洒滴草如綿迴舞裊花墜寒烟烟
花寒處春不禁誰家桃李閣春陰凴誰喚轉蝴蝶
心心中芬芳不可掬紛敲青娥白膏嫩啼鵑流潤
聲相續榆葉紅榆火綠

踏歌女郎行 清明作

越羅小袿媚東風半曆鮮蝶淡欲融提壺藉草酒
痕綠迸秋揚聲香霧紅卯夠入囀鷃流鶯林花細
落行雲凝雲藏玉容花藏身看雲辨花知唇輕斜
帶醉鈎垂楊倦風鬟鬢髮分金線掠烟蜻蜓珠破
水出牆簟簇粉含片廻波輕顧遲曲度穿袖隔偏
王孫路路逼喉慇不得諧亂撒紅豆聲慮雨須臾
幽咽謖嘖空山激泉奔危石錦繡光舒潺潤午
銷鈍香動堤陰夕戲拾春紅作起來泛雨梨花着
意白唱咽復喃喃暮雲芳草間棧陽古道上幾似
鄉郵遺鳳轡征人方愁北闕遠役羽偏唱望江南

望江南我心憶畫欄橋西山無極南望北斗更生
色賞音識我柯亭竹何以報之龍吟笛流連撫景
勝欲標側耳重聽心遙遙春光咫尺馬蹄疾珮環
響入那株桃

寄懷遜來偕來二兄兼及諸弟

三華小築學同倡長鋏短架疊縹緗戶設常關去
莠根三五尋中自成行爻道綠帷下中堂芸煤薰
罷靜絃張諸兄舞杯箭稜揚霏雲排片走龍蛇山
櫺扳欞作門墻風雨間之燈洸洸我時量心意傍

徨迴遮羣玉就磨將十年五年憪勿忘器我同枝
相顧頗薊門一鴈下南翔兄歸我出天一方感別
長途一盡觴九人酹杯九廻腸余同堂共九人束裝握手
到河梁河水湯湯日夜長南船北艘愁相望欲渡
不渡心皇皇桃花映路幾枝芳雲山盡處是他鄉
劃然瞥見上國光金鋪滉水羅琳瑯人帶奇姿友
誼良側身高聳日華飈晉携春色啓行裝萬里看
通雲外香

呈　新城左司農王老夫子

嶽光東壓連太白十八盤盤鄒深碧元歎過五氣
淋漓石麟寶摩騰千尺新城風德望崇巃重茵疊
疊起蘭叢中峰巒見八住童化鳳出海鳴雖離五
色一聲石文裂天籟不墜倒垂虹嘯歌英發鏜鏘
振逸華四落烟雲燦金葉拂貂珍珠拱薇露盥香
珊瑚架別作漩渦鄰星鐩天抉黃河從心瀉池鳳
啣青嬌柳烟上都走馬憶初年合開軒舉海岳動
靈鼉負鼓震翽翽七子不足睥睨遠頫首三張二
陸敢與相攀緣風雲變化赤霄穿羣英燦爛瓊貝

闕春工換得曲江枝十里花爲一人發春花深處
慈瑚鏤紫雲仙旆凌滄洲南冷泉滑琉璃迸金帶
香重璹玥彔隋堪楊柳東風早榮名廻日迎紅暁
移案侍立玉皇前鳳舞鸞吹翻翠藻朱閣層甍懋
勤殿薰硯沉香恩纖綣百花漏轉侍筵回九宮林
高題筆徧白玉爲級金爲垣自此鑾坡擢頊玨大
雅儀度佐雲胄青宮講習勞甘盤淸班復授紗籠
絳經義聄回雲漢覽十年欲問南男路遙想草色
征車處五羊烟樹翰墨香三志括盡萬里趣丹頂

仙靈呈其窟花田娥女芬芳布享罷百神祀事明
運轉洪鈞和日煦節鉞內總建威稜紫電淸霜映
武庫只今天府翠崔嵬持籌大烈驚風雷玉柱三
皆看坦步一泓碧水浸瑤臺瑤臺面面春風漾紅
桃細李羅門向桃花含旁李含春雲霓可望亦可
親誰謂泰山高呼吸能通日觀遙誰謂溟渤深顧
得問津聽神音我今擧靑天排蒼龍而乃見洪濤
華嶽之浩岑霄漢長懸此日心

和西城別墅十三首

石帆亭

結亭擁峭帆磥砢鬱奇狀石菻對卧遊虛齋歸書舫山翠晚作波微漾烟霧上

樵唱軒

敞軒野色收樵歌風樹平分明沸面來尋聲不知處雜入南山泉淸音吹急雨

半偈閣

大地一粒收海水一瓶灌梯閣閣幾層去天天未半願因慧風揚淸唱到彼岸

大椿軒

椿是何年種莊生生已晚種來歲幾千莊生去更遠何如軒中書壽比八千穩

雙松書塢

交幹入青天俯覷衆星也深塢輟具陰影動窗簾鋪笑問一卷書歷盡歲寒夜

小華子岡

平岡小神山樹陰滌煩懊有時一葉落低枝因風掃何處炊烟微遏上斜陽道

小善卷

脩樹蔭疎巒洞小情自適石火動幽青壁泉漱寒白鶴夢天無雲髓滴隨意碧

春草池

萋萋風裏色吹夢幾時醒丰茸自年年池光不受影江南歸路遙到來春信靜

三峯

仙人海上來手持脩月斧翠削成三峯白雲膚寸吐徘徊戶庭間玲瓏天尺五

嘯臺

隱隱暮雲生交交山鳥鳴劃然激淸風石破諸天驚却看天際響故是臺上聲

石丈

不屈七尺身橫作柱下礎高卧遠志舒淸骨許誰侶山響相呼應丈人起應語

竹徑

瑱玕蔽杳靄入徑萬籟歇但聽暮禽鳴知有凉風發攜琴躡屐行截管吹新月

綠蘿書屋

芰荷以製衣芙蓉以集裳春　椒塗作壁雕桂飾爲梁誰知屋蘿絲掩映緗帙黃

此冊遺失已多意欲概爲擯棄竊忘先人手澤不敢盡湮茲嗣孫衡元等再三商確謹將所有者付之梓以俟他日或可覓得再爲補全蓋亦陳寶赤刀之所爲珍秘深望剝果蒙泉之復爲發生也已先人有知其亦默相之否

柏樹房姪孫玉樹敬跋

徵還隨草題辭

徵可就不必其不出也徵即還亦適如其未嘗出也余少耽吟咏多遊歷以篇什自豪壯年漸知慕道思以言明道輒有昌黎餘事詩人之想退畊以來棲心於道窮年學易常足不出户限則了不以文章爲事業矣尚何榮情之動哉頃乃以言徵不得已一出酬知己之意事罷旋歸計是歲自暮春之初迄季冬之臘往還凡十閱月所歷於越勾吳河濟之境薊代齊魯淮徐廬鳳之區皆少壯時所數經涉者風景不殊知見迥別倚棹攬轡興會翛然遂不能已於言焉故態復作其亦道心之損矣乎夫謂驚猿怨鶴苟以應徵誠難謝愧於北山之移若無心出岫倦飛知還度之通人達懷倘亦違道不遠庶其可解免焉爾乾隆丙辰嘉平月三華山人梁機識

御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敬授人時聖人所先爲韻

臣　機

蓋聞河洛發圖書之靈因而得數剛柔協天地之用厥惟一中故數始於一判於二成於三固已函中之本而數變通於四五成於六終於九十遂以倫中之藏虞廷以之而傳心易繫以之而考象胥是道也顧天數中於五而得二十五地數中於六而得三十太衍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合此中也而特未及於六後儒遂置五六之中而於圖書之十數九數紛然聚訟亦未深考矣夫圖書固皆以五居中然自一至五爲六自二至七爲六自三至八自四至九莫非爲六者則地之中於六隱然與居中之五相合而又何疑焉是故樂有六律聲有五音而天地之中聲以和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而天地之中氣不忒我

皇上極建中和均大造之覆載智周執兩普萬物之生成學貫天人既並羲軒而作睹識精理數更進臣子以颺言不揣無文敬陳斯賦

原夫浮清凝重高下之位分闔陰闢陽乾坤之體正在天成象曰星之躔度誰得其差維地无疆品物之流形孰測其令邈矣真宰統以化工繁哉芸生咸歸定命常以無偏之氣毓靈而于首出之人屬慶或發五緯之祥以表至人之能或統六合之春以驗盛世之政大並可泰道基於敬凡雨暘寒燠之錯其行即喜怒哀樂之順吾性若夫三微成著三著成象易傳叅兩之文物生有滋滋而有數史貴杪分之宛啟圖而考徒見奇偶之縱橫按象以觀止覺清寧之高厚然而天地之数不過乎中五六之中不爽其候誠自然而可稽亦人工所宜授當夫六琯飛灰一陽激塵動地脉於黃鍾廻天星於斗辰五運漸行由東風而解凍六氣初布啟勾萌而振鱗桃李發穠華之艷和聲鳴好鳥之春此則天地之中合於冬春者然也及其朱明戒暑景風應時日北至而滋長即以贊六陽之德庚三伏而作成更以美五土之施堅成物類細大皆適平分昏旦銖黍無畸此則天地之中合於夏秋者

然也至於西北偶方戌亥合併蘊將來不已之生
固殊才衆降之命斯亦足以徵五六之中而又奚
疑於陰陽之競數可察理世皆宗聖爾乃天不道
愛地豈寶珍五雲蒸而干呂六子凝而效神始之
者無迹之造化合之者有道之
聖人一中不倚如樞之應以環中永合不離如配之合
其方所嵗成著亭毒之功時正表曜靈之矩體方
用圓出於無餘自已機沉緘止彷乎不得不然天
其動而地其處宰之者常居乎內徑圍三而徑圍

四運之者已開其先準之於五事從而六府修五
禮備而六樂全斯則九五作覩三五並肩者哉
理則精過卲子詞則老於少陵名山大業舍此
安屬　後學程恂拜識

御試賦得山鷄舞鏡七排十二韻 限十五刪

五雲秀色萃丹山長就珍禽繡綵殷飲啄那同羣
翟悍名稱何必鷟鷄刪棲應奢蔚依嘉樹遊近烟
霞狎翠鬟臨水容儀還自炤當風文翮未須閒寧
辭矰繳供佳玩詎忍樊籠與閉關靈囿冝安雕檻
側華堂好置紫屏間迴風技擅齊妹麗方響聲傳
邇珮環寶匣朝來朗明鏡神姿舞動妙清顏晴烘
景卿星雲煥步蹴金紅綺組斑對影時憐珠出浦
低舫曲若網留珊
清時百族仁禽鳥喜色千家遍宇寰遥識
聖朝靈應遠九苞鸞鷟頌歌頒

答姪子敬旃論應宏詞科書 癸丑四月

長夏覽邸錄知留部食俸視主事慰慰汝姿性素斂觀政三年必以殊尤當推引而結
主知嗣此立名樹業直前遒上遠澤蒼赤近光門閥拭目矯首珍重珍重阿叔蹶躃名場幾三十年幸際
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爲當路喜怒所中年方知命退托
山林浮雲翳蔽不仰
紅日光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邇者

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淹貫之士以昭文治潤
皇猷海内夙負博雅沈滯未達之耆舊蚤歲慧辨健文通藝之英銳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不峩冠振策欣然自慶其遭逢而
聖朝所爲殊科優擢一試即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泒注百氏絶遠章句之墨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攷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畔故由其藝遂以通知古今而近於道即以助流政教雖沉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所長要其人皆未易才也汝猥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爲朝士所推致書忳忳勸之就試意良厚顧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遠于道阿叔弱歲遊 輦下與一時賢豪角逐游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情而道心頗重所慕固有一率履不敢越者以是爲學之本也頃聞
明詔未嘗不爲天下之績學者慶又未嘗不爲已之處地與勢惜也盖欲阿叔之就此選其不可乃有三焉試爲汝悉陳之夫工文求舉科名時事也希

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籍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既俯仰可自安矣則茲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強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爲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態能免高人齣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已未開是科亦并及失職之臣當時但
詔内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

天子親主之失職能文章者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
試於督撫矣此在
朝廷恩意淵遍必俾之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
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爲避就阿叔忝竊侍從
在詞館屢經
御試曾邀殊恩受
勅命官雖謝而階尚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
子低首下心摇筆吚唔塗鵶於戟門之内其顔之
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

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文而不慚之慱學鴻詞爲也
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爲其道乎爲其藝乎藝亦
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爲道而
聖意則有徵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
不致格於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
實即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敬君之誠箋
帛蒲輪古來徵隱遯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
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遯之跡爲慕道之人猶懷鉛
挾槧角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遯乎此

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
君子道弘德滋而學淹貫雖窮居不得志而期于
出而有爲致吾君吾民于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領
也曷嘗以學之淹貫爲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
友教士大夫爲樂哉然往往時會所際長慮却顧
卒于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
則不固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
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臞果于忘
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達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

矯激以自異固于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
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于道無敢苟而
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詡喋喋外道以
自高也耶汝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愚言質之
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
心之同然者道也況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來書
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于前嗟
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
前期然神通于思苟即愚之三不可而擴之是亦

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特布區區期在遠
大北望遙懷不盡叔機白

自命甚高而持論酌理準情本仁祖義毫無詭激
昌黎之溫醇南豐之古質兼而有之此一書足以
增詞科之重矣 李穆堂夫子評

徵懷冲尚有恬淡自得之妙光範三書道不足故
情廹辭蹙也鬱紆峭潔在其鄉子固介甫之閒大
臣薦賢亟宜以備侍從臺諫之選無誒 詞科薦
進吳年弟蔣恭棐借跋

泰和梁 機仙來

三月三日由里門登舟貽送餞親知

薦雄仍小技強起别滄洲深爲壯夫惜難辭
明主求鬢絲芳草路江國濟川舟且醉賓親酒離觴當
誒修

蠡川取别

百里憐君送所親巫晨崖返倍傷神江天猶酌我鄉水
蹤跡已爲絲路人烟濕黛螺青點點檣鶯燕子過頻頻

秪應老圃花前月倘照行人夢後春

江行有懷

江暖春氣酣濃樹已含綠柔櫓輕鷗迎徵風渚芳馥孤
懷蕩遠情騁望恣流目緬彼宛在人詎被塵鞅逐釣徒
烟波閒鴟夷五湖曲倚棹感在今溯志已遑夙徘徊慙
高鳥寄聲謝版屋

豐城招余生廊友不值 生名克案從余遊中乙卯副榜嘗貢入京師比余至其邑已行矣僅與其尊人話舟中而别

之子清才最經書滿腹中承家知有訓觀國蚤懷忠掛

席趍遊子停橈來阿翁天邊看劔氣早晚斗牛沖

屢過生米渡擬訪許旌陽故里率以程迫不果行遥爲賦詩

許氏風流疊有加衣冠前後解飡霞却嫌晋代無邊筆不與神仙作世家

丹成拔宅去悠哉玉井泉封孰許開呵護有靈宗族在先生化鶴不須回

楊柳風前渡水人短長亭下息勞筋綠教覓得仙源路誰向仙源更問津

南昌艤舟經旬述懷

幽棲心無慕祗役路已歧出處介疑似去住情如痴珥櫂帝子閣恵風和以吹却嫌去程速翻憐春日遲譪譪冠蓋場講席成素知（余主講豫章書院二年）逢迎多好懷宴餞生離思昔者諸弟子載酒相攀追謬作東閈慰奚慚北山移海嶽涵潤澤星辰爛昭垂緬想古哲人自然無詭隨顯藏皆吾道舒卷曾何私商山出安儲後人未嘗嗤赤松晚訪道好爵詎可縻果哉未爲達隱矣焉用辭艶陽鋪遠秀江天雲樹兹舉頭見清霄正是光輝時蓬萊在何許鳳昔曾借枝逃虛十餘年渺若天一涯烟蘿已成癖湖洄更何之金籙薦茅君意在侍玉墀吹嘘直送上飄飄今在兹却教踈遠跡奮翼升天池和風引舟航安波靖蛟螭苟得效涓滴何憚顛且危至道貴有益空言亦奚爲實羞仍篆刻所異療瘡痍瀰瀰九點烟蚩蚩五方黎小夫有成功普天見安綏不慕輦道隨願坐軺車馳不戀香案逸願作雨露施此懷不自喻何況知者誰清颸翳塵淨容光日華披區區倘識察遥遥念佳期

張饒州太守聚三過話舟中（張尊人司寇公與先樞部同舉己未進士

入史館情好如手足其後同官京師余與饒州各隨侍膝下年俱少致相得別去幾四十年邂逅章門乃獲良覿喜而賦詩）

昔作兒童別今來五馬春依稀記容色慘淡憶昏晨韋杜衣冠盛荀陳子弟親後來能事在未肯鬢毛新

喜合南雲浦憐分北路輈情真知義重裝冷得春温詞賦相如儁勳名黃霸尊絲綸閣邊望遲爾到金門

過瑞洪擬枉道至鄱陽而家兄遽來以程必返棹而罷因寄此什（兄時司訓鄱陽）

上湖渺渺水侵雲澤國征途到此分千里夢生池草色

三年目極鶺鴒原深知行役兄嗟季不分隨陽鴈析羣
道重休嫫一纏終明時報主尚斯文

廣信長橋上望龍虎山不見

碧流照眼明翠巒倚雲吐芳氣無邊春天籟衆竅鼓是
那窟仙靈神山著龍虎笈秘太上文職作烟霞主高可
攝百靈幽能洞水府虛步如可聞神見若無覩護落悲
塵寰倏忽成朽腐吾堂常自危濡熱皆予侮孰是超九
垓御風假毛羽橋下水禽飛橋上過客語不見騎鶴人
泣涕零如雨

玉山寓館與鄉人飲別

旅館張燈浙酒香已知風味漸他方請將望遠愁予目
回看婁婁鄉路長
地近三衢謝湖洄扁舟羅遣陟崔嵬江流一似憐鄉土
未到常山早却回

將發江岸即事

地勝多心賞薰生氣已和偃虹鋪遠影急檝滞流莎時
節三春晚風流五馬過（陳太守雪槎過訪）方舟明日罷隨意泛
清波

玉山早發憫負販晨征之勞口號

將曉候蟲吟已聞人語深難爲後時力敢倦不眠心衣
濕空漾露飱傳低亞林欲陳勞者曲此路孰知音

山行多經田間

平岡如砥直薰竹結輿牢安穩征行樂籠葱山氣豪良
苗新緑水芳草舊青袍忽憶前遊攺人生信所遭

常山小舟口占

定陽舟偪仄安坐得無營質小行偏駛撈強慮不驚蔽
雨常妨卷容光亦有情更值江山秀清暉到眼明

舵棲流覽衢州山水

緑遍三衢路春歸意惘然隐淪長抱道山水總通仙殘
局憐柯斧青霞有洞天方舟如未濟請事五湖船

蘭谿感舊

蘭谿憶沽酒近是廿年秋渺矣容難駐依然水自流赤
松傳別號白石化千頭（黃初平邑人別號赤松子）空復伊人慕皇皇
何所求

自蘭谿至金華書所見

連朝放船下水驛遥徵范僻地成樓閣孤烟村落荒山

幽斷樵路日晚恐行商倚泊還移棹題詩志不忘

郡城北望金華山 志傳金星與婺星爭華故名

石破山成駭聖媧金華秀色渺無涯堅秋天定金星位落實人分婺女華峰列兒孫成拱衛氣烝雲雨被桑麻不知丹客潛深洞嬰姹曾生鼎內芽

江行雜咏

西越精靈會江山清麗餘上游分氣色雄鎮壯村墟采藥清猨嘯垂綸高士居富陽三百里懷古意踟蹰

徒步英雄起三分獨妙年東南人自服割據地兆偏天

下稱卽久吳西籍户全風流義霸業消得此山川

至嚴州境已過殘春入夏矣感唐杜牧刺此郡時年已遲暮因約其送春詩意咏而懷之

紫薇芳意不甘凋 牧有治聲號紫薇太守 每惜殘春怨寂寥勳業有情頻看鏡歡娛無地憶吹簫飛流猛可揮刀斷澄練還憐輕剪掐老去詩人同此恨落花風急鬢絲飄

日出

日出富春山照見桐江水江水綠如藍山霞散成綺下有山水人曾釣烟雲裏跡之不可尋得之強以起咄咄

詎能馴相助那為理星象干帝座故人藐天子責莫求益耶狂態尚爾爾赴招既來之拂袖竟去矣借問此何為嗟哉不得已

桐江寄答曾道人

壯不如人晚豈任舊時鴛鷺若為尋祗應釣渚三臺水照見烟蘿十載心

誤落人間鬢漸凋君今憐我去勞勞烟霞不厭還山晚他日來歸恕二毛

千里

千里勞勞漸水波溯洄心事欲如何星芒照野明牛女天夢何人在版阿擊楫中流每懷恐移山暮歲詎能那金華回首樵青宅慚愧平生張志和

野岸

樹杪見殘陽微颸動晚涼人家羅落落野岸鬱蒼蒼流目雲屏遠哦詩江水長葛溪人不見一葉下錢塘

渡錢塘江

塘築能防海水折總名江時清銷霸氣風靜穩晴艭錢弩雄無事胥濤怒已降南薰飛燕子來往一雙雙

餘杭寓舘

秀色鹿名都重來興未孤敲軒濃碧栁品酒邁黃壚游覽旋移日棲遲懶戒途浮家樂茗雪何似此方殊

胡外臺席上遇同鄉歸安衆明府曾清

憲府爰嘉客餘閒傾酒巵故人敦夙好舊國得新知政績淄花羨風流米鑒追明府多才四絲書畫鑒別論述甚精醉歸微月上燈火更相隨

擬游城南諸山遇雨不果因各賦詩

吳越疆分孰有餘翠屏峻潔許誰居何人欲立峯頭馬

不怕江濤怒子胥吳山為吳南界名吳以別于越上有子胥祠

翠微包最作京城內苑多時蔓草生百六十年王氣盡鳳凰輸與在岐鳴鳳凰山古謂有王氣南宋建都嘗環入內苑

海外雄心不可回海神怪貌詎容猜石鞭不起橋中折失望君王不復來秦望山

初夏清旦偕徐生及衛兒買舟由西城出遊西湖晚飲胡外憲署有序

往丁酉計偕取路此湖趂日入餘光放舟疾過徒見紅橋綠水隱映蒼烟暮靄昏黃新月中悵然嘆佳遊之難得今丙辰重來已二十餘年外憲見留乃蕩舟竟日然亦僅得覽其最勝其他非經旬涉月不能徧歷也僕夫載路勞人不息因念是湖為天下名勝第一古人名作必竭才盡致湧賦長歌溯其顛末敢謂沿波討瀾亦聊以識我思之云爾

馬蹄

佳遊曉出城西隅水籤敲舫鳴菰蒲繁華此地至今絕塵境我來思飄遙古尋其初應是妙有二氣始分餘液沫靈紀得之擾入於越凝為湖將發寶藏豈遽騣幾經

陵谷無湮枯跡標漢室神人語瑞占飛龍明聖呼湖漢稱明聖地脉淑和三十里山水溫涼四時俱千年物色應期起開源繼潤白與蘇鴈齒魚鱗醉能賦淡粧濃抹工難圖裙腰草作堤邊綠酒船花艷唇中朱南渡君臣亦偶值宴游宛在神仙都芳華還動投鞭慕婠潔不受浮塵汚信羨至今孰堪敵天下名勝徒區區斜川輞水詫嫵媚過幽不免傷清癯洛陽金谷鬬奢麗有如殊色肌苦腴如紘得中合度施兼宓飛燕玉環一一袁其姝漢州旁相謬竊號真笑馬蘭希相如許穎睢鄗名偶龔螢熠

敢近扶桑烏乃知神山海外傳非誣踪跡不到空嗟吁
九州亦有洞天與福地强半摟真不許凡人徂帝憂人
世成寂寞股載蓬萊與方壺置之通都夾長衢任爾俟
王不得據以爲已有康使有情至此皆歡娛逼者中丞
聞李公公餘藴藉許餘謨鈌畧揭來煩指畫盃觀不惜
千青趺橋外樓臺柳低亞烟中祠宇金模糊司花夜響
女郎珮（湖上花神祠兩廡女像執花各司其時皆中丞意匠爲之）受月波呈交甫珠
風香莎色上衣袂水光天影清眉鬚巍峩坡上離宮敞
當年扃閉恐金鋪時清還用同民樂守護雖嚴禁寬踈

拂拭遊人塵土面縱令咸看椒壁塗是時士女履相錯
余亦偕客遙將雛恍從玉京下瑤島却憶龍髯號（平聲）劍
弧夕陽在山人影散諸峯有路何由趨勞勞役車忙底
事疊疊奇蹟消須臾譬彼于飛戀藻井秋至不容少踟
躕餘情顧望足難往饑腸鳴動縻思餔好我授飡有憲
府取醉不用尋黃壚人生快意歡難盡什得二三不爲
辜眼前吟興思入妙席上高談語多殊我今不樂胡爲
乎湖山後遊何必無地久天長人自壽得其解者神通
符直須掬取湖水注金樽任我鯨吸不竭成醍醐

發杭州

遜別餘杭秀凄然縱目過少留經日淺易感是情多桑
老筐中葉風含水面羅肩輿行且罷緩步度長坡

壩上

津路何遷次三移壩上裝才拚重跰度又藉一篙航嚴
椎行還止麤餳饑且嘗西冷試回首秦望已斜陽

小艇行港汊中

佳遊信供賞岐路忽攖寧突突雲烘日温温風散萍苦
炎行盍鈌失喜報舟停泥滑銜袍草人扶憩野亭聞歌

知近市問宿逼前汀晼晚休愁思人家户未扃

謝村至武林港

佳麗經行處清暉水驛多江晴烟斂岸雛長燕離窠露
杪墻花見凌空夏屋峩笙簧鶯囀歇鼓吹使船過暖日
釣簾幙香風動綺羅高樓明媚眼一一注清波

改舟将由姑蘇抵維楊戒舟子

景入平江采色紛邘溝水接亘拖藍兩鄉風物誰能似
一舸收藏差可堪每過名山須艤岸必逢佳士要留談
津樓處處鳴鉦應知汝吳歌與亦酣

彩舟窓几明淨對奔甚適
自得適人趣寧爲豁刻行彩舟差不小心目自能清成
禮堪旋客哦詩倍有情金尊木蘭枻何必不鷗盟
嘉興早泊
澤國微腴壊風流檇李稱市長琭照耀山近氣清暉青
旆歌前酒紅樓柳外扉日暄江色暖白鳥暮還飛
千家夏雲麗數里絮風馨未盡孤懷賞聊爲一餉停青
螺大夫宅府治西南有范蠡湖産黛螺甚佳秀水語兒涇欲覓當時蹟
高城日已暝

過吳江訪張弘遴先生聞其已歿泫然有作并序
先生諱尚瑗康熙戊辰庶常出爲興國令余秀才
時先生耳其名偶以事道出泰和枉駕過訪後往
來花署論文傾倒遂折行輩與訂昆弟交爲人嗜
學有書癖博識雅量不可一世而谷懷冲素不難
爲識者下善屬文所作悉於余是正余少年狂直
往往有不謂然者先生怡然謝不敏不爲迕也其
集盈二尺許多余所品隲而訂定者未卒業已亥
別去明年先生歸里又寓書其門人李廣鍾名頫
來舍約余赴公車徵必道出姑蘇以至其家余諾
之既以艱貧斧又廹歲暮買舟由金陵北去尋官
都門遂負諾責計至今丙辰凡十八年先生早已
年八十餘以壽歿矣嗟夫折節忘年問道無先後
前輩風流媲芳古昔爲今時所絕無而厘有者余
感念知已永憶平生不勝人琴之感舟駐松陵潸
焉流涕昔人謂車過腹痛詎不信哉用申哀挽以
志古風於不忘云爾
石噴電激跳丸駛壑舟夜走孰其止先生玉虬駟上升

光落河嶽嗟已矣當年健筆千夫雄名高丹地玉局中
讀書欲使卷破萬摘星摸斗羅心胸餘子紛紛何足數
必逢佳士傾乃衆華裾金環狂一顧昌黎皇甫成三公
方竹山房芥舟內興署軒名年年狂客館留再匯直曲江呼
小友真能北海折行輩揮毫劇見班香生脩司不嫌剛
斧裁腹中經笥攝羣靈腕下珍珠積百琲小別無幾時
已非卒業未能憾且既平生書癖他無求一官寧計沈
與浮令終楊炯古所惜頭白淄川人不留八十上世稱
下壽名山不朽仍千秋愁雲漠漠松陵路宿草孤墳不

知處淒涼楚楚招不歸垂虹橋外放舟去

吳郡胥門

文物風流郡胥門景已清烟霞蔡經宅旭日闔閭城拗蕩千家綠舠分一水平到來應小住留滯不須驚

移舟泊虎邱

色秀開清遠光融破秘幽欲窮高賞地先據最靈邱海湧峰藏斂雲凝蜃結樓平原十日飲何似此淹留

虎邱再和唐清遠道士詩韻 有序

余丁酉歲初至虎邱讀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詩感

神仙往來人外山水吟嘯之樂隨步莫韻題辟而去歷經歲紀重復來遊意興非昔矣深惜人間固滯遐心在岫浪跡出林顧望徘徊怒焉內疚續爲次和以自儆云

澶雲徹天光躡級儼登漢峰近秀不藏名重跡難竄招隱誰獨棲公世成共翫神仙吟嘯餘士女游宴漫平江再維舟殘月揚帆岈與覺舊遊濃路恐投足亂營多性遠初齡頹色銷半終去未是來偶聚即爲散舉首日再中行歌夜復旦虛願已忘情空言況掾翰曾聞丹九還可以藥三歎請爲升天行期君作嗚贊

訪同年蔣廸夫閶門已赴館職入都悵焉有作

好在蘭心應兼將地主依佳遊殊未遍良友復相違蘿逕初衣改駕行舊伴稀徘徊拜床下有道借光輝 太翁君出見起居而退

詠懷古跡

讓王餘韻又賢孫 季札泰伯十九世孫 公子風流不可諼無國能令宗有主多情忍使義傷恩魯銘墓表延陵古吳苑螢飛腐草繁千古虞韶動天地應將人事樂中論

洞庭雙峙太湖流霸業雄風兩世留書竊靈威思啟瑞隣輕弱越遠招尤絕憐薪胆烏來下誰分蘇臺鹿復游鐲鏤孤臣不須恨從來暮氣易爲秋

種蠡謀成托麗姿苧蘿人受故君知進來歡盡吳王宴開去愁生越鳥枝響屧廊中承寵日館娃宮裏薦裀時西施亦抱笑啼恨兩處深恩將報誰

羣峰衆壑走精靈沃衍天開擢秀英星野屢曾分氣象神仙亦復荷生成吏情市隱吳門早鶴駕人歸王井清梅福令威俱有宅至今風靜夜聞笙

楓橋至無錫

觧纜長橋急風帆去若騰飛花淩水而鐖鳥狎魚留公子懷申浦佳人憶祝陵（善巻洞東南有祝英臺故宅祝陵一名碧蘇庵謂是其讀書處）錫山青嫋嫋懷古暮雲凝

毘陵驛

黄歇徙封地近山都號黄（城西黄山城南黄公山）恵能留水利波已動江光沙暖鴛鴦逐風暄柳絮颺蘭陵沽美酒猶是欝金香

丹陽晚泊（四月旬有八日）

江左資名尹雄津據六朝時平城置吏地麗客停橈温候微薫爽濃陰浄緑揺晚涼天影白心事夜迢迢

月河至丹徒鎮

南水名河漕路通屹然雄鎮大江東粮艘過盡登臨便無恙征帆緩泛風

勾漏真人井又傳句容洞府暗通天揔教汲得中泠水不及丹砂一勺泉（東南有葛洪井不及遠訪）

潤州古京口鎮姚斯道爲釋子時於此賦詩意薄南朝後導燕王棣内篡遂遷都而北詩以刺之

王氣東南鑿不消車書四海已無驕誰令妖孽移宗社湧使鶯花遂寂寥飲水古傳寧建業嚴城今尚砥雄潮不知主德成天險敢把蕭梁例本朝（斯道詩有蕭梁事業今已矣北顧青青眼倦看之句）

京口渡江

水國浮清旦連舟拒疊波晨陰猶蔽岸震浪似鳴鼉氣攝汐潮猛光沉天影多榜人齊鼓枻櫂女盡停歌危石金山趾飛泉海口窩垂堂誠逾誓使馬技無過險絶帆常正薫來扇又和斯時見殘月直似泛銀河

舟至中流不登金山

向晨不猛風柔櫓任遲疾中流迴巍峩熹微動初日漸見鷲濤濺未便翠鬟失名山浮王姿中江挺殊質揷天漢可通漱波水俱立幽獨常絶塵清孤詎懷慓遠滌雲木溢高踞滄溟吸雄跨二百州飛灑第一汲勝覽高客頻名句香翰溢地應洞天隣守容佛徒職平生事舟航數過未一陟結念險絶區難到必留息來作永夕歡去待安瀾吉寧貪片時賞而忘九折恤青雲爾何爲紫芝吾事畢擬買傭人舟更營解帶力載酒良朋偕掛帆海

月拾歌放高臺風氣呵老龍泣注神念無忘風諾期取
必砰砰曉鐘聞嫋嫋突烟直揮手謝山靈吾今轅且北

停舟

畢渡榜人喜停舟飧飯傳江聲猶拍岸河運已平川入運河
爪步濤能避伊婁地可穿開元賢刺史羨利及千年唐齊澣刺潤州開伊婁河達揚子鎮避舟繞爪步風濤之患至今賴之

紅廟高旻寺制如邸第內有園苑雍正間為追感賢藩造

梅天登步踈雨微江村高寺明朱扉驚心不似尋常構
飛甍絲閣何巍巍到來如邸岌雲秀殊功報錫親賢茂

花蕚生前樓可名松楸地下夜難晝已分恩地祠春秋
更軫冥情闕靈囿烟絲拂石搖玲瓏曲房窈窕長廊通
鳥啼深竹動斜照橋跨幽池藏半缸幾傾土木窮工麗
颯颯精靈詎留滯徒聞霜露空庭幽那見雲車御風至
帝子去兮不復還四時物色誰堪攀見慣苾蒭厭居守
閒門不耐長年閒

揚州雜詩

芳菲誰氏園依微蔽高柳聞聲主翁來邀坐談遂久談
罷不問名相送但揮手

瓊花本已凋芍藥時正綽採芳須命尊得意好騎鶴却
唫金帶圍只解瑞臺閣

道故不逢人訪古不辨跡短夢醉餘驚芳草坐來惜忽
聞歌吹聲陶然復永夕

昔多廣陵詩今倒貯春甕廿橋花柳明竹西管絃美千
古繁華人一覺揚州夢

高郵覓所親消息不得

水國營防固安流東浪平長湖明甓社雄壩俯州城人
遠還詢舊年深少識名愁來思一醉酒價未須輕

安平驛

界首舟爭下安平閘未開強帆空自疾輕槳觸還來壺
酒提沽岸醬鱗鮮佐杯何須嘆留滯小立首重迴

淮口

雞聲水驛已喈喈一棹光輝曉月偕津路遲遲多遇閘
河濤滾滾直趨淮遥天北翥稀逢鴈四月南薰最解懷
寄語白鷗磯上興不因塵夢別來乖

清江浦

浦故沙河也宋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濬凡四十

里以避山陽灣清河口風濤之患漕舟遂以無滯其後淤塞明永樂初陳恭襄公瑄以平江伯總督漕運因其舊渠既疏既鑿水清瀾安易其名曰清江浦置書木表以標識焉浦上有陳恭襄祠至今歲時祀之

京國急輸挽古取水道寬秔稻總東南經涉皆津湍大江何浩浩淮流復漫漫重載犯驚波怒激相爭搏失勢人其魚歲愁工與官千里望會通踰淮艘始安未至猶冒險清口山陽灣有宋喬轉運古河勤鑿剡計惟避之

善漕路無須千世久漸淤塞悲惜前功殘卓卓陳恭襄條畫心力殫舊渠加疏鑿濬深無瀨灘水清江有浦連漪戲飛翰標表置路衢肇錫嘉名端亭利綿百世亨祀歆腥乾繼跡人誠傑創始良亦難前勳與後烈比量俱不刊榮光動瀟照晴雲媚安瀾高歌西賢風劇使聞者歎

邳州懷古

博浪沙中亾虜身邳州橋上授書人報恩吾事殊難了教孺天符具可陳芳草萋萋淮甸綠閒雲渺渺葛山屯高蹤不在功成後何必桃源始避秦

仲家淺

夫子升堂彥家將聖域通感精材擅果論衡謂感雷精而生故剋果體信孝移忠濟北清流映軀陰落日紅經過溯芳躅遙式廟前楓

濟寧旅舍戲爲俳諧體

改第作賓館市豪雄會河砦皇在家少龍斷布人多客禮惟杯水徵求及紵羅沈吟憶吳越蘭艾逈殊科

金杏

對酒時新薦殷紅杏子良濯容華井水濕避館人漿膚膩甘仍脆香凝飽更嘗差教旅顏破地產有輝光

訪同門程總制冠文留飲舟中程時以漕院督粮艘抵通留濟寧

多時節鉞海疆回重政仍須不世才國計先教大農實古歡又喜故人來十年會面難揮手五月逢辰好舉杯是日值天中節明發河干成別路安車直上送金臺

總制枉駕送別

傳呼來使節小隊已河橋慰藉憐知已驅馳強　聖朝賦寧誇羽獵夢尚逐漁樵計日天邊去重逢未是遙

車行苦熱

灼爍雲蒸日烘鎔氣中人卑依久丹堅突走怯紅塵日月銷南畝衰遲愧北辰炎歊煎骨髓絲鬢又添新

冨莊驛聞歌

遥夜炎無寐歌聲月正高逐絃鳴扰墜入譜按秋毫愁識榆關遠悲憐隴水號何人感遲暮有淚濕青袍

涿州道中夏雲高聳懸麗凝釆森動目光衡兒異之請賦詩成二十四韻

永日當炎夏高雲簇簇森烘晴諧籟寂結質寸膚深蓬勃烟生突明鮮錦在絍蒸紅宜捧玉敝烈免流金變態無妨幻游氛孰敢侵色非神女館根是泰山岑直可温泉浴寧隨冷吹沈紀官輝愈表干呂燠彌欽涿鹿風生陣樓桑葉布陰卷舒常不驟生動詎堪尋直闢蚩尤霧曾名帝樂琴作峰誠有跡出岫本無心暖照生春谷濃浮古薊林輪菌形必異長養力能任數護三時伏包龍九位壬低垂光片片高揭氣騣騣晹解清凉晝煩消磅礴襟魚鱗勞想像鬟髻動憐歆奇彩懸俱仰長空掛自禁酒旗千幅裂華盖上台臨縹緲靈臺史昭回碧漢潯

英英耿埃騎郁郁入歌吟應候迎收氣乘時得賞音神皋方在望旱晚試爲霖

抵都留農部姪敬旃官舍

風塵見汝面猶似聚吾家易感漁樵夢難憑筆彩花神京新氣象人物舊繁華伏驥還驤首輕鷗只戀沙如雲城裏第流水陌頭車逐逐連昏曉心長詎有涯

僦居南城示敬旃

野性畏幽仄兼當風日敧南城雖近集鏈户即除囂旋馬空庭僅安花隙地饒蓟亭一宿種陽羨百緡僑雅量形無累高懷韵必超求欣百貨市遊適正陽橋餘曠綠非寂卬須劇可招故人盈海宇弟子半雲霄熱釜高董子依人陋楚僚相過阿咸便隨意醉香膠

喜裘生叔度南來同居

佳士南州秀懷書輦下來人依言偃宅名薦洛陽才（時來以宏詞科膺薦）賦料迴青鎖奎光映紫台較文年少事吾意渺難裁

贈朱銀臺

相業常門最台階卿月明爲儀雖是鳳奮翼谷遷鶯詩

禮趨庭久勳庸理政平風移魏萬郡頌滿狄梁城　詔
侍晨昏膳天開驥騄程如霜揚倿草聽履邇高銜喉舌
原徵象箋函必達誠從容三殿步盪滌五雲晴雅量懷
高寄清才句屢成江楓傳彩藻棣萼又蓬瀛光被開堯
日巖求切傅羨文憐枚乘老詩許鮑昭清無復遊梁渴
還忝在薊名榮　恩賜金兩　聖恩月給資斧　上賞進賢英
余謬承尊人相國公江鄉首薦東閣平津望西園飛蓋迎承家從左轄
企踵耿元精梧以高岡茂茅因連茹征鴛鷺長有應猿
鶴且休驚意遠情無競神全道自亨齊看萬夫傑蚤和
九皋鳴

與同門黃石牧話舊

毎老猶篇翰相逢強笑顏所期怠白首何用復清閑日
出觚稜杲秋成雨露閒前賢懷後樂強半在湖山

八月十五夜同盧陵高明府念亭南昌裘叔度龍
泉張月三同里郭雙玉姪敬旃及衡兒小飲寓舍
翫月

清絕長安月今宵劇散愁鄉關雖異所節物自同秋暑
退盤餐潔酣消露氣浮何人拚不寐還上仲宣樓
乍喜賔親聚旋驚銜鼓撾月光如漢水人意渺天涯烏
鵲棲難定銀蟾秋更華深杯齊小大一任接䍦斜

送念亭左官歸盧陵

家學唐常侍歸情漢子真誰令右文世偏作左官人寒
吹鳴胡馬遥天怯鴈臣隨時吾道在儒術且謀身
出山慙小草假館浥蘭薰同寓館三閱月日下人將遠尊前酒
半醺卽星移象緯里社且榆枌想見螺峰月遥連　上
國雲

叔度鄉闈得雋志喜

隱豹從開霧神駒已出池蔚文憐後起攬轡有先賢富
貴寧誇俗科名假濟時古人期早達道在不磷緇

將試
殿廷集春部叙名
文物開
天府光輝動禮臣
帝心勤簡在山海起沉淪籍看綸扉達身將
殿陛親簸揚前猥導凡幾二百人春部冠余名入奏　亦覺姓名春

叔度市黃菊一本盆而置之寓齋砌下索詩題十

六韵

節物重陽後黄花尚可尋芳懷寒自淡中色老逾深泥土盤根固開含得氣沈致工培有日炫價貴如琛佳士搢頭市先生籬外吟種應摩詰斗伴擬震家禽鬒挼星冉昴霜清表素心儷裳珍下餙應律中宮音徵雨頽如沐飛香蝶任侵當秋懷我圃酌水憶仙潯勝味傳堪釀芳容對若斟冷冷莖露迴冉冉歲華陰孰遣春韶動偏當肅候臨神姿元閬苑瑤質本靈岑冷艷全欺卉孤標夔出林不妨瓊覯宴持比帶闌金

三華集還草

泰和梁　機仙來

陳大京兆木齋先生見過賦贈時謀西歸猝不能行預以志别

重臣再起有輝光作鎮□依日月旁名並章臺漢京輔德尊耆舊楚襄陽白符赤羽中宵令北際南垂萬井醞獨惜向時芸閣吏蓬萊迢遞海雲長

一局長安輸往事幾人蹤跡類流萍鳴騶門巷軒車数色角切古酒槐堂道味馨數承留飲兼屡惠顧寒入衣裳驚晚歲光

餘腹笥笑涼螢西歸未便貧裝理愁及關河雪霰零

寓庭所植菊十數本冬初殘香猶馥而枳荄挺發計來歲必且繁茂今當委去後人或護惜滋培或鋤而去之皆未可知賦以志感

寒色盈除秋色闌晚香團結肯全殘難堪仙客臨潭醮還可騷人向夕餐

金天顥氣結爲芳五色晴雲九月霜惆悵過時人不採篤材長養負西皇

成功退斂妙無過發育春先根本多却笑詞人賦枯樹

遽將生意盡婆娑

樊川故里已人囘宅裏羅含誰復栽來歲登高相憶處
西風北雁首重廻

家書題紙尾寄同懷弟儒來

真成不觧事囘首愧卭園漸怯隗臺冷空憐姜被温天
風急高翥霧樹隐青門莫訝還家晚應同獻歲樽
計決言歸易裝虗首路難舊貂緜始綴殘帙蠹須乾筋
力騎非任塵沙風正寒留行諸誼故猶自勸加餐
把釣自吾事梯天惟汝諧如何嗟長物一任短初懷聞弟無力赴公車東路江連浦西征月映淮孝廉船未上詎問要
津涯
鄉心似流水寄恨滿滄浪人已歸踪近書仍遠道將夜
寒關夢逈天濶塞雲長安得征鴻翼南飛遠作行

寄照燮兩兒

拂衣辭魏闕有夢到巖楹匡世吾生老承家爾輩情湖
山留後樂書札報先聲卜日途將戒蕭蕭代馬鳴

再寄燮兒

自汝迎妻子古巢淹久留兒外家江北無為州雲遮九華樹心折

大江流我出身何補兒遥事未諳幾時歸子舍何日解
讓憂代北清笳動天南衆木秋貧知覲難展居定學爲
求陟屺休頻感瞻雲莫復愁還山尋舊墅覓酒待新芻
庾謝門風盛荃蘭氣味侔題書付來雁回首鳳城樓

有寄

知感寒砧嘆授衣最憐嬌小便相違不應愁處休愁絶
合是歸時人定歸
長來悄悄望京華夜色闌干北斗斜寒盡還鄉春正動
合歡花外種胡麻

過黃石牧約與同出國門辭以明年春和始發出
其詠懷近作七十韻相示激賞而别

懶性宜高枕同心冀共歸禁寒身自健無悶志何違黍
谷空吹律天閑僅舉肥胥屯舊來意寂寞已知非
筆底陽和色難回雨雪天嗟君猶故態佳句又新篇對
日黃昏老涵波叔度賢莫矜才未盡憔悴入新年

送郭雙玉先歸泰和

鄉里追隨後華親送歸憐汝任孤身霜華槐路悲紅葉
水驛江梅聽蚕春志沮秦關空棄繻行經淮海會逢人

艱難去住成先後到日家園可具陳

十月十日

泰陵梓宮出殯念往在館職時送

景陵梓宮至七里庄獲申哀悃挽章有四維在握乾坤

正一德無私日月光之句令名不挂朝籍不得預

小臣之列趨隨一步追感

殊恩涕下霑裳恭爲挽述以志悲思

鶴語尧年事杳冥當時

帝馭竟飛昇攀號曾抱龍髯墮涕淚還從馬峪騰百八

謳歌歸禹啓十三歲月羨升恒誰令七里庄前恨

腸斷松秋又

泰陵

朔風颯颯射眸酸流落孤臣淚不乾官餅香生啖

韲齒金貂翠餙腐儒冠（癸卯九月十七日引見乾清門賜貂及克食）

詮才名重館人舊轉餉好聞

天語歡（丁未正月廿八日引見西暖閣云好）今日棄捐迷出處窮途留

滯敝裘寒

寫意志留行諸公至誼成十二韻

看客喧車馬門庭屢素心慰留愁雨雪拋擲惜山

林佳話常堅坐清沽或細斟夏憐王粲賦聽忌越

莊吟哀鐸霜天慘酸風涕淚深

至尊悲痛廹

大禮矩儀尊總已歸持軸遴賢正諒陰時清無棄物

道在有高岑安土誠爲戀逃名詎敢任飄零寧暮

景夙昔已朝簪自可鋤仍把無驚陸偶沈從來卬

壑意留賞在知音

程慄也檢討招餞居宅席間與南昌楊比部耆侶

談甚暢晚同車返寓舍

多情思授館（常承欲分屋留寓）真契已投膠佳餞朋簪合清樽

旅恨拋駸驎老迷路翡翠近安巢楊子玄言好無煩賦

解嘲

爲歡憐晝短跋燭任更殘俊味疑調鼎深杯解敵寒蓬

萊閱清淺鄉里又衣冠仙侶同舟與旁人試比看

衎期有日將廻夫同年見過長句賦別

孟冬寒色何浩浩心期歲晏孰相保我曹古調徵同聲

若石在憂金在考分手人嗟舊羣稀拂衣我昔入林早

空虗逃久寧勿攖滄洲卧穩真常葆丹書連歲搜逸遺紅日八方喜晴昊重教雙眼識 皇都劇可故人敦紵縞蔣侯挺特圭璋姿排龍突鶴抜奇蒸詡徑風流佳賞深琬度冲融氷雪澡下直相過歸毎遲夜市同行月微皓竭來傳呼試 殿廷坐餐 恩禮勝京鎬熊熊星斗動奎光一一琅玕出瓊島自惜昭才晚不競謬憐遜目愁絶倒十月薊門霜滿林千里烏創驥歸阜作惡中年離别難絶絃流水憂心擣平生無淚揮向人别君不覺涕難掃近至蟄龍養春鱗應候慈鳩化猛腦人生仕隐

各成能道可變通信天造譬彼名材勢千尋閑置荒原亦十抱還山與有得歸歡炙手喜無近前惱鶴凫奚用辨短長物論直須齊醜好賣藥齊市會逢人移家鹿門詎志稍常有德符可自充焉能玄牢使之老叫閽屈子徒區區悟易尚平豈草草出關柱史且著書他日期君發靈寶

徐山人張月山叔度寓齋夜話

清談聽盡禁城鐘跋燭交花落剪紅奴倦懶司棊局酒人歸愁隔馬牛風墜釵出井嗟仍置趨海凡流且自通裘馬古來搸一醉莫言錢少便盃空

張明府麟趾以鴻詞不與選撤回本任訂與同行賦贈

作吏復神州星文虗斗牛裝憐書卷綻肘僯綬縧留匕徙安仁嘆四歌平子愁蒼茫氷霰路風色敝貂裘竹馬君徵信烟霞我逐初選毫唫禿兔賦芋喜羣狙家遠雲遮日聲寒雁怯蘆淒凉孫氏閣回首一欷歔共作青雲士明時忍棄捐人瞻紫氣内宗憶玉皇前赤道交黄道今年勝昔年南方漫高卧歸去再生天

南來客至送行得萬生羽銑歸不及試消息

萬生才器士觀國擬為賓飛動神偏遠纏綿誼最真火雲寧畏暍（生以選貢入京未幾冒暑遽歸赴江鄉試）秋渚竟迷津莫倦南圖翮懷書詎苦貧

徐山人戀别屢過寓齋新建夏知畏孝廉亦至喜留信宿

獨有妻寒夜難為留滯懷將歸人欲散不速客還偕佳士丹梯級高人五嶽與愁離不須寐門外酒如淮

將行先一日朱侍御桐岡伍水部寳城過别

人物江鄉後起崇西歸從此漸成翁九州曾慕司空績
當道空懷御史驄天晚庭陰移澹日雲開紫氣矗高穹
濟時公等心難已回首　君恩北望中

因里人入禁城寄聲別劉斂來孝廉 劉時授學內城

京國故知在歡如新得朋才名尊邱弟情話閱涼蒸雞
黍尋常到侯門鄉味升世情空所羨公論實堪憑神驥
宜驤首冥鴻已避矰出關鸞自隱留觚駿堪與白水魚
竿近丹梯等級層春來紅日麗暮景看飛騰

十一月三日騾輿載道諸門人麇常沁州張雋升

新建龔廷幹南昌胡翰選謁選進士盂縣姚士林
同里袁沛霖公車舉人定南郭興斯瑞金楊九皐
新建裘叔度臨川黃仰夫吉水張金甌臨岐佇列
把酒長揖升輿而別是日由宣武門長發却寄

有懷仍強起無悶返鄉園直覺隨時可真憐養拙尊故
人皆古意晏夕共清言此後心相憶依依道左樽
寒籟聲吹萬長途里累千門非金馬待氷覺玉壺堅禮
樂王風遠英靈河嶽全文中十三策盡付及門賢

宿蘆溝橋

驅馬出青門蕭蕭佇薄暮小住未判年所遇物非故神
皐繁鹿場高足自要路孰與嗟別離詎必戀歡聚滾滾
輭紅道車輿不停驚來者與方新去心亦無忤托宿即
安居當景便佳趣人生憂樂不同情得意誰分枯與榮
不見桑乾橋下水長年不改源頭清

豆店與張明府麟趾及其族弟尉月三夜話時次
兒衡隨侍

偶爾衡茹出飄然京縣還猶偕同里伴如對故廬山撫
掌千秋入張燈一餉閑明宵人又別離恨未容刪

展驥君馳道將雛我護巢判花誠灼灼毛羽詎翛翛寒
借霜威勁春須雨雪消神京猶未遠古意滿烟霄

涿州別張明府

跡喜金臺并途分瀛海東長當千里別且復一程同雪
急天昏早人行夢未終真憐涿上水流恨到離衷

白溝河懷古

河屬新昌燕南地也五代之初契丹已寖強而梁
唐之主兵力亦足相制雖時入寇掠中國疆土固
無恙也會唐與梁相持數年劉守光據幽州稱帝

唐既滅梁移兵幽州執守光父子殺之留周德威鎮其地自還洛陽當是時中國戰爭多故契丹乘間遂據營平二州同光二年契丹又寇幽蔚州唐主乃以李嗣源鎮成德禦之石敬塘者嗣源之壻也唐主殂嗣源嗣統為明宗八年殂無子立姪從厚養子從珂尋篡其位而疑敬塘為變命將討之敬塘納桑維翰謀父事契丹卒資其援以得國都洛陽改元天福初敬塘之與維翰謀也議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以為不宜與

之土地恐後為中國患不聽及即位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于是中國失險契丹南寇直抵朔易矣入宋太祖方剗平東南諸國未遑邊疆姑以是河與遼分界而守未幾光義以篡弑繼統無能収復子孫日弱而十六州之土地人民歷宋至元淪于左衽者凡四百三十二年石晉君臣之罪可勝誅哉而敬塘僅享國七年而死國尋亾維翰則全家為契丹所殺天道昭然可慨也夫

地險三關誰作君淒涼一帝換燕雲遂令京輔輿圖舊又見鴻溝楚漢分耶律成功終是幸太平興國詎能軍可憐户口山前後長夜漫漫泣水濆

雄縣感宋人岐溝陳谷之敗有作

縣五代爲雄州宋太宗雍煕三年知雄州賀令圖上言遼主少母后執政國亂可伐遂以一軍趨雲朔一軍窺幽薊俱敗而還自時厥後契丹益強燕雲遂不可復取矣盖宋之君臣昧于時勢而前後兩失之也當興國四年太宗伐北漢時太祖宿將多在席其威靈一戰而滅之契丹不能援其氣已

奪矣發太原即伐遼耶律沙屢敗將遁燕薊已在掌握中繼以休哥復戰王師敗績遂還使整衆再戰未必不得志何者其勢利也明年契丹圍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大敗虜師於大名關南虜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又還朝廷猶議取幽薊張齊賢疏諫止之怯於一敗而攻取又失其時矣夫善畧地者必因其時勢而用之勝敗偶然不足畏也虜來師已老挫衂而去尤疲甚我進而収其土地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虜即回軍與我爭必

無華矣寧慮其復來耶李昉固怯懦齊賢亦不識時勢宋尚得謂有人乎至雍熙間契丹雖女主柄權然國未有亂輕信邊將興無名之師喪師殞將邊事已無可爲矣於是宋琪王禹偁李昉輩羣倡和議爲苟且偷安之計南渡子孫沿家法于江左卒以不振其所由來漸矣且是役也帝獨與樞密謀齊賢在職默不諫止其識時務者乎迹其立朝出鎮功僅代州一却虜耳及在中書一無表見此不過書生之差有膽氣者以爲傑才吾不信也徃

讀史至此不勝痛惜今身其地爲之賦詩

五季至晉漢契丹稱最強太原恃其援入宋猶後亡山河混一必英主殞落深悲燭下斧彼昏尸位勢已非安復漢唐舊疆土雄州上議希邊功樞密獨商挑劲虜遣將未聞紆廟謨進軍大類詠祈父曹米潘田百戰雄前朝削平伏厥武由來智勇在因人庸闇用之英變豎岐溝關下靡旌旗陳家谷口陪羆虎一投不中氣無餘再計廟堂力誰努凶危兵事攝庸臣齒莾邊防踈牖戶朝廷逐有通好言燕雲更憑阿誰取從此苟偷沿子孫一若嘉謀貽厥祖幅幀日蹙歲幣空五國崖門兩予侮嗚呼弑賊必流殃家法壞時國亦蠱陰陰雄鎮鳴風酸戰血千年吹已乾失險毛關成聚落炊烟猶似黃雲寒

任邱飯罷野望

腹果高陽國流連望杳冥尾箕星判象瀛海氣通靈里有長桑廟圖傳扁鵲形却憐車馬迹饑飽未知停

河間感事

分封唐叔舊企踵獻王同禮樂沿周室經書啓漢風殘編河内女博士日華宮（王延文學士館名）不似淮南客金丹事

八公

漢武東巡日麻姑祀海滄旋聞雲氣望竟發女兒祥鉤弋夫人貴（夫人河間趙氏女）堯門母氏良如何數錢姹只解作金堂（古謡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

宿東光驛是日天極晴霽（東光名義無考按瀛海間禹所播九河在焉自齊桓塞以廣田居同爲一河而東光河間樂成等縣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注水經曰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謂之故城則今城非昔矣考春秋時河間爲東陽國今縣有西光城得非即故城耶而縣曰東光倘亦緣義東陽易西爲東耶理或然爾汪又曰北與漳水合縣故有漳河也）

晴天日似長驛路早停裝散霜銷霽景暮煖東光人

豈棘津困心同漳水長曉晚安眠好揮戈笑魯陽地有棘津城史記呂望東海上人也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司馬彪曰呂望賣食之困疑即此地徐廣晉紀又謂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按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於鄴雍緣其遷趣趙魏為允矣

曉過景州 漢為廣川縣

初日懸孤墉寒陰散土城居人烟火動行旅酒漿孳博士毛萇宅將軍楊柳營箋經與戡亂事業定誰名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條侯故地亦有營襲細柳之號

董家里 一名東學村仲舒故里下惟處也在廣川鎮

瀛洲滄海潤無邊生長真儒董子傳必究天人方是學

能通消息不須詮玉杯繁露豈文藻主父公孫非世賢兩漢明經誰比似後來惟有鄭公玄

渡衛河憇安德驛

瀰瀰經小渡莽莽出郛畿渡河已出京畿為山東德州境冬暖澌流未林紅葉落稀平原歲星里執戟殿廷扉諧絕東方朔長因謀婦歸

高唐苦寒 高唐為齊北門河水自東北遷焉昔趙殺鳴犢夫子臨河而嘆蓋自此返也而地當齊魯趙魏之衛戰守所必爭春秋襄十九年夙沙衛以高唐叛襄十年趙鞅伐齊毀高唐之郭魯仲連語燕將曰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又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則其形勢可知矣

馬寒鳴顧主山黑影迷蒼不濟嗟時命殲良實慘傷堅冰凝野水朔氣滿高唐不及東漁守卹鄉已置防

茌平縣宵行遇雪 縣故碻磝城其西南屢崩於河劉宋元嘉中王玄謨為寧朔將軍乃復城之應命曰茌山名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茌平有魯連村是其故居

畢歲乏良計客歸那不遽犯寒即長道風雪又是處蔽天慘同雲行空亂飛絮夙夙懷宵征敢昧晨光曙神京已千里日月又其除路遙屢險夷地坼毋沮洳庭樹雞三號攬衣起徒御倚薄少踟躕終然出門去但見斷蓬飛不聞行人語望望魯連村奇懷渺衆慮高隱情豈忘

憂世事必預却金自可歸蹈海詎是倨古人道可風古風今尚著蕭蕭碻磝城肅肅鴻雁翥溯洄往從之執鞭或其庶

兗州 州春秋為魯地前世皇王徙都奠寢風氣已古迨周魯受封徽化淪浹數百年脈力益厚天符時會毓德啓聖乃生我孔子而一時英哲並出其地為千古絕盛固非僅河濟之靈秀所能誕降也至綿書所記載尼山之禱谷草木為之升降與夫麟麟繡紱以神其生赤爵黃玉以異其沒事近圖讖然考羲軒以來聖人首出必徵神奇亦理勢然耳

地邇星辰紫氣浮天開海岱照奎婁昊軒有蹟時能古周魯無風須自留河濟瀰瀰水晶子青徐渺渺嶽雲樓

一堂未必非師濟風虎雲龍王去聲素秋

南關小河

結心歸聖哲起坐似懷憂禮器未觀魯儀型欣有鄒嶧
山雲外望泗水眼前流不寐戒侵曉雞鳴無少留

鄒縣謁孟廟五十韻

旁午至縣北郭未解裝即趨廟展謁有頃乃伏地
陳辭誠懇情摯語移時不能休繼之以泣悲不能
起兒子扶掖出廟日將晡矣遂宿南關促命餐上
燈憶日間所祈請大約謂浮屠之禍中國久矣前
此士夫從其教者猶未數數也及梁天監末有胡

僧渡海來俗所謂達磨者以心性立教脫棄一切
語言文字其說浮游猖狂空虛杳渺不可究極足
以驚愚而惑智當時無斥之者至唐傅奕氏闢之
於治時氣少伸矣後韓愈氏闢之於季世則幾隕
身焉故其心危而自悲其力之弱也後之學者信
道不篤俊談心性類皆陽儒陰釋樹立門户互相
攻擊隐使姬孔之席移於阿育之園而天下後世
之禍變尚忍言哉今機之力又弱於韓愈氏而所
值治時則視傅奕氏且不啻倍蓰以道殉身庶幾
其有濟焉但海内逐臭已久陷溺者衆皆亦或不
免恐懼憂悲而志則不可回心亦不復懾也敢告
夫子惟英靈援手焉吾道幸甚詞繁不具錄因約之於
詩夜長苦吟及脫稿東方已白輿夫促上道殊徘
徊不忍去也詩中一東韻借二三字蓋傚唐人李
昌谷排句用此韻例云

入郊欽亞聖祇謁肅微躬真覺流風永猶然浩氣充德
高輝祀廟殿敞擬王公禮樂編摩舊山川魯嶧同有人
起類萃惟帝錫冲融養正先慈氏承師祇岱東英須志

三代念豈薄羣雄弔伐希王業雲霓起黍芃辨卑齊晉
假期待半千終天下嗟生久人間懼變窮突來西域幻
欻使内華訌降及蕭梁代還揚渠渡風有爲看法妄無
相合知佺誘奪吾徒秀提携彼教崇潛搖姬孔席顯立
比南宗一性禪俱縛諸儒宋更聾論繁長著感事瑣必
遺中聵喪識綜博鏖踈笑呂鐘觀心陽托理主靜實參
空道一分同異言殊互戰攻焉能川作楫祇見野飛鴻
西伐輸遼夏南轅失華嵩虛談國何補孱氣俗俱癃猶

說呂明會深唯智解愽夜長何漫漫天視夂夢夢朱紫
容誰別聲名且自降此曺胥載溺吾道詎開蒙傳殞妖
胡兕韓除纖骨凶邪能驅片語氣已塞高穹直便窺尭
室均堪並禹功疎瀹乳秖觸媚態野狐工孰與根荄拔
難圖蔓草叢前賢有遺憾後劲激清衷震井泉源遠枯
株氣脉洪（敕階下方井碑云雷雨一夕震開左有枯栢孤挺不仆相傳十數年間一茁芽亦如曲阜之檜顔里之桂云）精靈冠世代正直儼明聰秀發冕旒座尊同
夫子宮江河寧倒徙日月永曈朧文可琴音接公將夢
寐通陳辭敷短衽援手借重曈平谷愚非誣填濵志本

忠畸衍防害政曲術破欺矇謨贊皐夔契謳歌鎬與豊
此心齊頑欲斯誼豈飄蓬言罪誠多恐神聽免致恫窮
陰斜照澹落葉晚霜紅緬古遥情迴傷時内熱烘低徊
依錦里彷彿過崆峒呵護伸辭闢玄裁靖口戎肩艱憂
悄悄慮遠淚濛濛伏地不能起從兒扶若翁

滕縣小頓

依佪辭哲里莽蒼（上聲）慰滕陽渺矣小邾國猶然東魯疆
政陳前代聖師法後來王想見創垂事不因畢小妨

詠官橋柳

南沙河外水迢迢十里烟絲色盡凋一自傷離憔悴後
多情誰解折官橋
膠漆深盟歲晚寒波瀾世事孰能官官橋官柳無情緒
始信人間行路難

宵行五十里飯利國監巳近江北徐州喜而賦此

遥夜猶餘半征夫巳即途朝饑不遑食午頓逕須沽鉞
治猶民利河聲聽水隅明朝一葦渡早覺土風殊

渡河（河南為徐州東門）

東流延地脉西楚劃黄河未動三陽氣猶增臘月波于
闐葱作嶺星渚石拋梭不是尋源使天寒倚棹過

徐州弔項王（有序）

徐古大彭氏國覇烈之餘也（前五霸）春秋屬宋楚伐
宋併之以封魚石秦末項氏起彭城及羽破秦軍
不從韓生之計舍關中而都彭城論者多咎其失
據殊不知當羽是時彭城固可都也彭之形勢豈
遽弱於關中哉以偪陽（即今沛縣）之小邑荀偃士匄率
諸侯攻之猶久不能下漢魏以來六朝江左重鎮
無弗治彭城者宋寧朔將軍王玄謨曰彭城南屆

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户常得安全實由此鎮而南守則畧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江淮于兵甲又爲攻守之地是南之彭城猶北之關中也項王以神勇破章邯堅勁之敵威震天下諸侯見而膝行入關分王雖稱西楚霸王實掭封建之權行天子之事諸侯祇命受地之國凜承弗敢違巳隱相臣服而鴻門不殺沛公尤有君人之度太史公所由列之

本紀也當是時也歸而都彭城席天險以臨制四方誠能戢威宣德招携懷遠以綏四國天下事定矣若漢高則不然素乏威名基無寸土僅得乘間先入侥一時之倖苟非據有重地焉能以圖大事故蕭何韓信勸其亟定三秦三秦既定與楚相距滎陽京索間數歲漢猶屢敗常困欲棄成皐退屯鞏洛有轅生者乃說漢以兵出武關楚軍至則閉聲既復出滎陽使楚備多力分此蓋祖申公巫臣三覆肄楚之計范增已去項王氣暴不察疲于奔命而旋以亡矣是故漢高不都關中不可也項王舍關中都彭城無不可也顧以暴行之使蓋世之氣敗于已成詎不惜哉雖然其間有天命存焉若項王其志亦可哀也已

滈璧催嬴曆中原沸鼎湯戎旃羣鹿逐草澤蟄龍翔殘息猶軍令餘威尚虎狠諸雄頻起滅列土半銷亡弔伐難爲任嚴苛實可傷世家推項氏将畧妙燕梁天遣重瞳起人稱百戰良風雲隨叱咤勇决定倉皇斬義材能果沈船武倍揚降旗旋鉅鹿赫令及雍凉掃霧疑清涿

誅嬰近戮防程功錫茅土思服慴侯王宮火騰騰碧秦雲慘慘黃南公三户驗西楚二流長設險能無外爲都可制方安須文德守治豈武功償未息玄黃戰猶爭約誓妨何心追鞏洛遺恨失敖倉不祐良臣死無終霸業荒潺潺濉泗繞闇闇楚雲蒼末路分成敗雄圖尚倔强神威誠所羡暮氣自難將馬騁圍重解歌聞泣數行空山祠廟冷風雨更沾裳

彭祖井 酈道元曰徐城東北角起層樓于其上號彭祖樓久已毀矣井在城西北隅祖舊宅也宋陳靖嘗作彭祖觀井圖并序

彭祖樓空井尚全鄉園服食更何先十尋寒甃疑通海
百鍊真形詎腐泉貯入玉壺香可酌調來雲母色更鮮
間時寓目須牢繫珍重人間圖畫傳

衍泗水上遥懐香城琴高 水經註香城在泗水之中承諸陂散流積而成潭謂之碭水神仙傳琴高趙人或曰楚人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游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水旁設屋祠果乘赤鯉出入坐祠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碭中水合聲湯湯其間有城曰香流塵不到人絶跡
雲氣常滃山含蒼信美孤清孰與處真修詎肯便退蔵

涓子千年彭八百餐雲餌朮頻翺翔世上紛華那須棄
胸中水火時爲防仙人樓居亦水宿縂非海外成渺茫
人間至樂妙無過等閒不到蓬萊鄉琴客通懐無不可
以音事主傳康王混迹浮游常滚滚積年又經二百強
最後抱琴却來此波濤咫尺舊遊通詎從水府覔安居
直入宮瀰取龍子弟子徬徨設屋祠先生遊戲寄烟水
水中赤鯉無腥涎騎之而出神翛然觀如堵墻人萬千
淹留踰月何縹緲杳冥至道人為緣琴心三疊年永延
後來仰止臨風前宛然一泓泗水淒鳴絃

桃山驛岳廟有碑晶瑩如鏡名透亮碑余少時過
此撫騷爲賦凡千餘言今幾四十年復宿此驛入
廟摩挲不勝今昔之感焉

無恙豐碑在荒村祠廟仍清光常不昧忠氣逈如凝賦
倚少年銳情因多感生當時誇片石謬作比韓陵

鳳陽 郡國志謂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宋兼治徐州為重鎮其地古塗山氏國也左氏傳禹會諸矦於塗山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道元非之曰按國語吳伐楚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盖即明親承聖旨録爲實證矣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而壽春乃周穆王所會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

至甲四日後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今亦不復然矣

嬴姓鍾離地 世本鍾離嬴姓郡于東漢為鍾離矦國 憂勤緬禹功九州思
作乂四日敢忘公俗尚江淮古山川地脉雄會同遺跡
遠借證戮防風

宿州 古符離國爾雅莞符離也地多此草故名國

符離橋外望鐵鎖冧連舟渚晚沙鳴鶴天寒魚落釣沈
淝氏種敗鑿汴阿摩愁却憶濠梁客閒心何所求

濠梁驛

自徐州至廬鳳和滁數百里間皆淮南重鎮天下

南北分裂爲疆埸必爭之地三國時孫氏據荊揚已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等州邑皆爲魏所據故操丕㕁其勢皆有窺江東之志孫氏智計善爲守禦既於歷陽縣夾濡須築塢又隄東興（地接巢湖）以遏東湖堰涂塘以塞北道總脩巢湖合肥左右以遏魏人之東魏亦遣曹仁張遼等南岸樹柵以攻濡須孫氏憑險易守魏不能爭然吳不得壽陽等地卒亦不能得淮南寸地以抗魏厥後魏破蜀亦旋亡入於晉王濬等經里上流屯壽春出

廣陵而吳遂亡豈非以其建瓴直下不可禦耶夫以孫皓之虐吳事已去然蜀不破猶可不亡然則千古守江左者又不宜徒恃江淮而上流之加意尤急也

有道車書統無王割據偏萬邦誰脈土半辟竟分天國以依憑立人將智勇先壯圖爭扼阻要害可摧堅淮甸闕南北巢肥勢接連遏隄吳保境樹柵魏爭涎衣帶還堪慮咽喉詎肯捐才均齊挺特圖固各安全建業高宮枕銅臺侈妓筵英雄欣際會將士蕣戈鋋鼎可三分峙邦猶數世延時悲英傑後業看劉番前驕暴難爲理忍庸錯與權興亡雖德視依托必形便昏失上流勢防跡沿水邊孫宗漢並覆曹社馬還遷古驛荒荒日寒峰漠漠烟江山餘霸氣天塹倚星躔舒六仍饒利龍陂尚灌田平途七百里流目意茫然

廬州府城

州古廬子國春秋之舒地治合肥縣合肥者淮與淝合也南臨江湖北達壽春與淮右江北相爲唇齒吳及東晉皆爲重鎮大抵南北剖分守江左者

道在固淮以保江廬壽一帶則兩淮蔽障也淝水在城南符堅以九十萬衆入寇自項城來壽陽謝玄以八千人逆之淝水之陽不聽其入淮堅卒不能出渦口及將戰又紿之以請濟而陣而後戰遂大敗之嗣是北虜無敢南牧焉玄豈非善審地勢而兵法將畧有裕如者其成功寧倖也哉

地憐廬子國山帶楚西州堅雉高分斗（城舊名金斗以其分野入斗度獨多也）長淮右扼喉戰爭資蔽衛人物屢英猷徙倚憶風鶴城南淝水流

廬州道中

三國六朝天下分裂而據有江左者其得失皆在淮南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自湄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故長淮爲江之藩蔽以淮保江則重險也棄淮守江則江左雖持久矣由東晉以迄於陳俱偏安江左經劉石苻姚之亂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鎭守故北虜卒不能得志劉宋立國建業有盱眙之守故元魏雖虎視終不能窺宋蕭梁亦然以皆得淮南也至陳宣帝盡失淮南地再傳遂亡江左安危淮南之得失操焉獨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而仲謀善守則以江北守長江乃使諸葛誕於東關作大隄遏巢湖左右衣山夾築大城魏將來攻恪大破之又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於是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最爲險要終魏之世不能爭也從來議者謂南得淮則可以拒北余則以謂南誠得淮用淮之利即可以窺山東復中原惜乎六代皆有其勢而不知用也別著有論玆不贅爲

並起羣雄土宇爭漢中王業亦虛名山河險裂三分國

水陸愁連五代兵鐵鎖重關千尺水淮流一道百重城

南朝自可圖恢復何用高臨說北平

舒城

地要斯爲勝形全勢必爭山川偕雄秀郡國借崢嶸梅尉留深洞（梅山有梅仙洞傳福隱此）周郎有故城（瑜從孫策舉義兵徙家于舒築此）

神仙與人傑世亂揔關情

定遠黃明府留宿

山色界臨濠天寒望轉遙莫覓蒙園趣還逢茂宰邀因時人異用遁跡意常超長來無悶緒清酒若爲澆

曉發定遠（俗傳包孝肅拯曾宰是邑署中有勘虎石及諸怪妄不經之蹟且樹之碑按拯合肥人在北宋不應爲鄉隣宰地志亦不列鳳陽名宦疑其爲人鯁峭當時京師有關節不到閻羅包老之謡傳會者妄誣之此神怪所由來歟至今其里巷猶豔稱不置坐客索鬼談真堪一噱矣）

世間怪誕易相承作令龍圖神鬼憑曉發臨濠三十里猶聞鬧坐說包丞（說文拯古作丞）

桐城會蕭氏甥女（甥余同懷姊氏女也歸桐城方生根楷有子矣根楷以丞攝江宰令旋卒于官一子璽寶緣諸生中家貧遠出授學以養母余別去十餘年前年姊氏已亡將至縣）

先使問訊甥與旋至相見涕零話移時遂不復至其家骨肉親戚隔越凋喪乍會旋別不勝低佪欷歔也

千里山陂隔常年見汝難毋亾虛外氏夫歿倏初官昔
作明珠貴今堪舊閥寒世家遺學術賢子已衣冠憔悴
還相慰留連且免嘆終成南國雋領取北堂歡別速語
難罷感深愁未闌渭陽人漸遠相憶路漫漫

臨淮舊頓

闊渡重來百感生沾巾憶事不能行淮流一似河傳調
指點愁人作去聲

渡江往戊申夏携家渡此置瓜果歡坐舟中歸尋
悼亾今且十年風景非昔不勝泫然

方舟猶蕩槳寒色不行雲人似三山遠江憐九派分幽
波隨淚墮冷霧向晨紛茶果移時坐哀鴻不忍聞

江岸

美人黃土孰時無哀樂人間亦復殊江岸何須傷往事
洞房環珮不曾孤

江上逢豊城賈客聞徐生勦右粵遊未歸

嶺海飄然去蠻烟犯不辭探幽聊托屐感遇或悲絲風
土圖經按吟瓢紙墨隨懷芳荔支浦弔古尉陀祠碧水
逢人意青雲正爾思歸來吾道在千載以爲期

九江城 按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巴陵也則九江不在潯陽隋志九江郡置江州朱晦庵曰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所謂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而立郡又按劉歆云漢湖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是九江之名原列于禹貢矣其地面山阻江東界池陽西通武昌豫章形勝重地古有湓城戍南北朝常置兵焉○杜氏通典尋陽漢屬廬江舊縣在江北蘄春界晉溫嶠移于江州柴桑漢屬豫章晉志有湓口關隋廢唐復改尋陽然則尋陽自溫嶠移後與柴桑湓城不過改代易名實皆一地即今德化縣非有二處也

上流雄郡楚疆通百雉堅城繞衆峰雙塔蕭疎影廬阜

九江寂寞寢魚龍揭來世事休須論便可詩篇亦自慵
歸去酣歌且安坐遥憐戲歲釀應濃

琵琶亭

江上琵琶亭子新潯陽遷客昔沾巾祇因淪落天涯泣
不及長沙淚點眞

即目

上國來歸亦壯遊近江風物更銷憂經霜楊柳還穠茁
向日鴛鴦尚水浮

放眼遥天雁幾羣迢迢一紙寄殷勤天涯歲暮思公子

看取江州出岫雲

廬山 山周環五百餘里疊障之岩萬仞懷靈抱異包諸神迹王彪之廬山賦序曰廬山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寔峻極之名山也孫放曰潯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按平敞之原廬山之名舊志謂匡俗父東野王佐漢定天下封俗為越廬君又言其好道術寓精洞庭為神怪矣至周氏景式釋慧遠以俗為殷末人一以為周武王時人其事跡皆傳聞之談尤荒誕不經惟郡縣志載匡俗字孝先廬于此山漢武帝封為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山受其名斯為允耳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皆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

匡廬卓高空遠天動奇峭勢壓百雉城氣噓九派浩浩移陰陽欝欝藏窈窕谷應鞺鞳音辟寒火輪照功憶跜鑿深觀展帝王眺對雲駐遠情息籟領衆妙劇可高逸遊逝將頹枯調江晩白鳥飛天陰青兕叫剎近鐘磬聞邪闢清暉耀欲使靈臂伸詎必鴻頭掉會當凌五峰振衣發長嘯

清溪

清溪可照山山晩烟霜積欲覓入山人前山水行迹

廬山雁門市 有序

市距東林寺可百餘步故村市也志傳慧遠年老思鄉其弟子因名市雁門以慰其意按遠雁門賈氏子也蚤為浮屠住廬山四十年聲名藉甚余嘗惜遠之才其精識玄解見於詩篇論述往往不愧大雅浸假為儒不其庶乎少年智淺墮入鬼趣晩暮性還自動其朔始悟二本之非慕戀天親不勝鄉國之感此即人道之不息而彼教之浮蕩無歸雖足欺秀傑不能滅生意於天地固如是也然遠已沉陷阬穽去日苦多矣作詩傷之以眎世之多才慕畸行者為殷鑒云爾

季世禮樂壞化不及遠人殊域鮮責貢胡鬼窺關津竟且迎之入漸見大道堙伎倆詭而姿語言誕且嚚惑如妖姬媚溺若酎酒醇幻可動帝王佞能逃指嗔蟠踞有歲年崇黜亦屢頻滋蔓實難圖刑戮孰與陳匪直魅彼昏恒堪祟英賓在昔晉南渡昴畢星紛綸明辟不時作亟夏楊羶塵幻僧善譸張彼教漸以馴圖澄鳩什葦氣偏逍與秦閔闔苦爭戰祈禱猶踆踆雁門賈氏子聦質良精純世亂不自保時危難處身多才反為誣有生不自珍忽慕天竺法遂為王棄民遁跡來茲山山中美松筠石梁高架壑瀑簾倒垂銀五峰列鬟眉諸剎輝金鱗

虚谷清響應逖徑幽客循人地既秀僊磬名益嶙峋高唱振妙旨孤韻招隱淪會友八闕數結社白蓮紱少壯銳精氣一往寧逡巡攻乎怔與異謬覺聖且仁鄙哉康樂公求入何齗齗智矣攢眉叓厭戒弗屑遵彼遠方自若人外誇殊倫草木易寒暑消息隨化鈞倏忽四十年白髮莖莖新朋侶生死餘聲聞疑似臻虛靈詎可假空花不成春心跡盡銷落枯寂愁跌蹲豺虎號其側魑魅相爲隣瞿曇徒朽骨真如只螢燐乃知性根命乃悔鬼不神嘗試緬彼教趣苦終必迍道出三極外寧復生意

伸山川永流峙日月長昏晨一本磨不滅老至斯返真淒然念鄉國欲歸渺無因托名寄之市非真益沾巾遺剎至今在流恨應未泯邇來天地清 九重禁令申晉陀柅其航荼壘廻其輪人用桃符驅家將牖户墐會見銅柱折（銅柱折佛法滅見段成式酉陽雜俎）欻使風俗淳吁嗟賈氏子已遐不逢辰猶勝深與帛終世長沉湮豈類支及湯淪胥悲所覩荒村白日暮幽岫哀猿呻我詩過溪橋溪水鳴酸辛

浣芋

笙裏蹲鴟待水清引繩溪下女雙挈終朝不倦纖纖玉顆顆勻圓亦有情

放歌行 宿廬山作

十里望廬山山雲尚如綺三宿行廬山山容嚌欲圮翠鬟冷烟姿霜溜剝石几茲山本窮陰飛昇所避鄙七十二福地列名不到此聚斂鬼伯雄所謂佛者是兩寺東西林分行路首峙開先據雲岩金碧絢朱紫其餘好事增基布促雜紀一椽民不完數仭鬼何美僻遠禪徒愁深幽魑魅喜古絕地天通民神禁雜邇如何尚鬼趣乃

令滅人理幡動精魄搖鐸譁梵聲死心寂地靈枯性空地脉毀天下名勝區有佛即蒿里嗟嗟此山隅濯祸義熈始慧遠扇其流悔晚痛入髓兩餘濕螢飛鴟嘯碧火起面目乃改真鬚眉久蒙恥鬼兮鬼兮奈若何登峰四顧悲滂沱安得羚角百斛擊其骨更遣終南進士提雕戈騰逃萬鬼歸恒河便須蹴起五老叫天閽振臂一呼放浩歌

出山

山路皆鄉路崎嶇不憚行石橋頻束馬氷壑似投瓔怠

止歸人意停驂見主情園疏糝鹽豉猶得佐餐羮

石頭口望西山 府城西大江之外道書第十二洞天中有梅巖即梅福脩道處有崔嶺即王子喬跨崔處其最勝者曰天寶洞宋嘗遣使投金龍玉簡于此

輿馬南來蚤見山山靈似喜客知還不須飛閣捲簾雨
已浣遊人塵土顔

避世心同濟世賢毎留名跡表山川金龍玉簡空煩使
鶴嶺梅岩不計年

道書十二洞天高淪謫當時塵夢勞試向烟霞披玉籍
姓名應不落仙曹

南昌發舟嘉平月而多南風歸程淹滯排悶

舟喜車塵淨程稽十日強分風遠神女縮地謝長房天
合生難得賓名我久忘周南唫漢史不解憤思鄉
停橈屢水灣歲晚役車閒臘鼓村村酒春情箇箇顔金
錢知鵲卜膏沐待雲鬟氣色新年好歡娛應倍還

抵家

怡曠還山客出處心無遠際宵東炬迎真從天上歸時
正賀臘蜡户掃清蛜蝛千里人忽至失喜盈柴扉入門
笑語聞上堂燈燭輝直前拜家慶迴揖周四圍所親儼
成行少長相因依且復歡會合何暇申細微有酒薇之
久菑紅滴珠璣房闥既窈窕明粧亦頎頎至樂在性適
馳騖安足希有道味皆腴無悶遁亦肥況復陽和近春
載東郊旂共獻百壽觴長照紅日暉

三華詩集還草終

豫章書院唱和詩序

昔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良以聲音之道與性情通故於直温寛簡之後而即繼之曰詩言志歌永言則欲觀教化之成不可於詩覘之歟茲

舘丈惠亭梁老先生應

中丞常公祖之聘掌書院教事督課謹嚴科條盡

善佳與生徒從硯田學圃中夕耨朝耕相觀而化夫以豫章多材更入大匠之門不朞年而多士之器識文藝翕然丕變其學問相長直是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每於課文之暇師弟唱和一觴其心曠神怡學海會歸之概詎非教化有成之明驗克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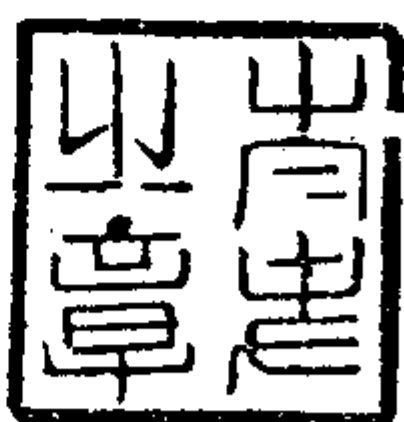
中丞公責成之厚望於以上報

聖天子作養人材之雅化也哉既成帙命及門郭子

經暨 先生猶子玉來請余言爰書此以弁其

首

雍正十三年仲秋上浣年家眷弟何人龍拜手

題

豫章書院唱和詩序

盛世景運宣以文章而益隆而文章之大雅流傳則一視乎賢大臣而有文學者之節鎮茲土為能弘獎以興起之頃歲

皇上命直省建立書院江鄉豫章書院之席重開大吏猶以故事奉行迨甲寅夏

中丞常公節鉞來臨首以誕敷文教為急務上事未幾即禮聘詞館舊名宿

梁先生惠亭為諸生師軒車時過講論甚歡而其時督學使者則為浙西

姚先生葑塘公屢與論文意益洽蓋公德器端凝風度秀整讀書淡貫百氏與兩先生心賞流連固非偶然也昔庾元規亮鎮武昌追隨皆江左名士秋月南樓傳為盛事錢思公惟演鎮龍門尹思魯歐永叔輩皆充賓客之選雪夜文酒流美至今然於造士育才均未遑焉　公則志在作育親古人不啻過之夘秋八月賓興置酒宴餞應試諸生凡二百餘人又為詩二章以振勵其志氣

兩先生為之酬和諸生解吟咏競為嗣音繼響一時風流標映孔碩肆好之風蔚為國華為從來書院所未有於是　惠亭取原唱造和釐次其前後附益以其平時師弟酬贈諸什彙之成編顏曰豫章書院唱和詩而開雕之命其門人郭生經徐生文弼暨余壻宗生朝相來問余言

余目睹其盛竊以為傳之藝林則為佳話而以鼓吹休明則教澤所被文治所成將人懷通儒之志異時之虞廷載賡卷阿矢音已權輿於此矣遂不辭不敏而備志之以為江鄉斯文之慶焉耳

雍正十三年中秋年家眷弟彭廷訓拜手書

學箴

豫章書院山長泰和梁　機述

古之命師者其始必擇賢達而有德者教之於其鄉而其後也升之司徒董之小樂正大樂正葢自塾而庠而序而學以漸而升之故業益進則益承師以繼其志而其爲教也胥雅以肄其始鼓篋以孫其業藏修遊息以博其趣養其氣當時之學者雖至升之於學而自離經辨志及乎知類通達凡歷七年九年之久猶未嘗一日不親師也故其俊選之盛以德進以言颺以事舉者皆足楨幹王國而小大莫不適用由周而下師道之重兩漢最近古其篤志甄術者陋其獨學訪道常千里下帷或十年又或更事數師猶勤求不已其聞道既有自所得非師心於是箋疏六經開闡奧義各出所見以俟百世之論定宋儒資以考訂遂極研究之精實則漢人之尊師取益大儒接踵功自及於後世也我

朝特建書院於各省會遴集庠序英尤立之師而教育之處士於燕閒直超兩漢而軼三代矣而我豫章書

院尤叠荷
殊恩御額寵錫於
聖祖千金榮賜於
世宗令
皇上繼序光明益崇文教
大當事諸公悉名臣大賢實心樂育義樸歌化雲漢章
天吾道昌明斯文照耀機以陋劣末學往於雍正間
謬厚臯比二年幸托當路育才諸生勤學連科得雋
及列清要者不下三十餘人茲者英才後起益盛

諸公又不鄙機之不肖復聘使主席記曰教然後知困
又曰能博喻然後能爲人師用立箴語釐爲六條誠
欲使來學考鏡於言行之所以符體驗夫人事物情
之所以合以漸悟夫聖人賢人功德言之所以立故
其辭繁而不殺焉夫道不虛行人無絶續當求志曰
謂聖域可我臻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彼獨何人
諸來學可以興矣古謂藐姑射神人能陶鑄聖賢何
可當也若磨礪他山以爲攻玉之錯倘亦其庶幾矣
乎箴錄如左

嚴身檢

乾之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帝王之德業
加於天下其進修更無時可已儒生之德業始於一
身其進修亦與時偕行是故先時藏用乘時利見無
後時失時之誚皆於身焉係之檢身顧不亟乎學者
動謂思睿作聖惟心之靈遂常略於治身小則坐立
跛倚以墮其容大或紛拏爭忿以暴其氣其始縱逸
於筋骸之會後且以滑其心之靈明而不自知夫梗
柟干霄拂雲而剝蝕其肌理則亦不復有萌蘗之生

江河潤澤萬物而決壞其隄防且泛濫沉溺而爲害
人心之靈無所不覺而視聽言動不克其非禮必將
放失而不可求是故靡然者其氣也厲而遠者其色
也褊迫支離不遠鄙倍者其言也徬徨於起坐反側
而力索不至影響於皮裏膜外而苦吟不屬者其思
也文也嗟夫是尚得與於忠信之德立誠之業也哉
故必嚴一身之檢而後無累心之身嚴之將何如曰
謹此身於細微則如廁不冠亦爲過也懼此身爲毀
辱則下堂傷足長爲憂也夫是氣之靡者振矣色之

厲而遠者和矣緘乎若訥言出斯有章矣而心乃功其靈於思思及於衆志則通也思及於源流則合也馴致其道而其文不且斐斐郁郁乎哉語曰禮義以治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若賤行而忽懷刑辱身至於觸法是小人之歸非承學之士矣哉

三子出入瞻仰敬佩

聖祖仁皇帝重念士風爲文訓敕高揭堂皇朗照日月二

玉音服之無斁植日新之德弘富有之業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有厚望焉

除習氣

五方之氣候不能無偏士之生同里閈與相徵逐者不常得恢奇詭悖之士與之滌俗而袪蔽於是偏氣之所加各因其性之所近而中之而因以成習或矜或固或忮其大較也顧是三者薄習也學者既不能猝而使之化又甚惡其名而不肯居掩覆修飾而情貌已若或示之則益以重其過請爲疏其弊而除之共學勸善正資觀摩文人相輕尤非古處若卑論儕俗或高而以爲名竝諧夥聲或抗而不相下此習氣之發於意氣者也夫能同讓德德同讓嗇有相親無相瀆管寧不以名重四海而釋敬於共席之華歆邴原王烈常以學承太邱即取親於同門之偉節元禮允茲名德可靖浮懷蓋誇必過情寧解免於虎羊之踰而驕能生睽必受唾於鋏鏢之驚抱慙不已多乎則矜之結習必除也伊人遐阻猶憾雲山有道羣居可盟金石若才非我土從而非之名屬他鄉相與抑之此習氣之執於疆域者也夫友期天下閭視八荒所以聚河嶽之英靈即已徵輝煌之奎象中郎於秦

川公子即付琴書文翁見洛下英才旋登奏剡非皆異地同心乎漢太學聚四方生徒其同舍生類能托死生寄妻子何義之高也迄今傳羨談焉則固之結習必除也量才度德何用不臧獲勝忌前何所不至憾兩賢之相厄怨瑜亮之竝生則習氣之成於娟嫉者也夫大賢多讓大雅無猜悟道則志於上人親賢則敬其勝已戴彭朱鄭裕和於南郡之門房杜魏王相悅於河汾之席大儒將相事業何輝煌也彼孫龐之懷妬非斯之挾嫌貽憾千古矣則忮之結習尤宜

亟除也是故訟之於心攻其伏也歛之於氣觀其動
也絶之於事泯其迹也涵濡於詩書以銷其復萌沉
毅其勇力以期於勿怠顯白於師友以致其不欺文
物之塲濟以遜讓之雅成爲和順之風以坐收直諒
多聞之益不駸駸乎居然三代之英也哉

誦經書

學者之載籍極愽而經以統其宗聖人之法撥常昭
而誦以致其道雖然心之精微難以言踰自其粗者
論之成章通理百家亦源流也由其上者觀之蟠天

際地六經亦端倪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
經書之蘊其能以誦習畢之也乎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而已漢儒以三年通一經非不曠日經久而舉
而用之則一一見於其事其言語亦未嘗不妙天下
此自其心有神明焉非口耳記聞也今世講誦經書
半皆爲文藝計彷彿其近似施之於行墨亦可以獵
取科若名然求之以言或未能行遠授之以政或不
足有爲豈古所謂經術士乎且夫經旨之奥常不能
以歳月通而經題之文則常可以頃刻就故往往不
宛乃心焉精進之士則不然體之性情會之語默參
諸史以觀其迹折諸傳以證所疑以裕其言語政事
之本故常徵而諷之以致其思捷而悟之以從其義
感通於自古在昔而羹墻如見朗暢於灼見真知而
銖黍無訛及其發爲文章措諸事業一若有顯於無
形藏於有象者効其神明之用焉神以會其靈明以
聚其精將鄭箋孔疏不足爲其解而後儒之章句真
糟粕矣哉蘇潁濱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黄魯直云
試塲下筆遲澁皆由讀書不貫串之故二子皆以藝

淺言之也然讀書之法已無踰於此矣二三子際文
明之會學爲有用之儒志豈僅在華國哉則於經書
尤宜三致意焉

愼遊談

傳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遊談之謂也而亦曷
可少哉凡所以調性情強體氣供賞析廣耳目資聞
見者將於是乎在今爲學憑几面窓曉夜呫嗶不踰
户不窺園不接賓從語言勤已而嗒焉㶷炎之氣作
槁其形乖其和必無以粹然盎然施四體而自踰是

以古之君子左琴右瑟宣其滯也射圃釣川游其藝也良朋勝友慰其孤也言志歌詩永其情也極之山川雲物之變動神之所以行官之所以止也鳥獸草木之胎革萌槁禮之所以節樂之所以和也且也高談可以破聾徵談可以解紛清談可以作逆遊耶談耶亦何負於學耶故善學者所遊無非學也所談無非學也蓋星月之下籬落之旁笑語紛挐之場皆可以察天地名物之理而觸搏其胸中之所隱隱欲出者也至若起坐無常廢時失事業荒於暴寒而不知

齒及於里巷之無稽而不耻是則傳所謂燕朋燕辟也愼焉已爾

精制義

制義學人階進之資也慮無不以精爲期者精之其有說乎曰其爲體則以儷也而不專於儷求之則精矣其爲言則倚題也而不專於題求之則精矣蓋題之前後左右皆寓有神奇可取而儷餘之單行旁湊鈎勒引接尤巧拙所由判也有明弘正隆萬作者森列矣至天崇間我江鄉五大家出名樹纛幖不相襲慧而精采煥映幾掩金歸之長誠所謂雅正清眞允爲科律者也顧皆浸淫典籍烘煉鑪錘擴其才地出以性靈故能傳世行遠至今衣被海内帖括之士蓋嘗有其書亦不必不有古書矣乃其所誦習效法則皆近科房墨及行槁多者至千百篇於先正則或讀而或輟之於古文則間涉而偶及之非必以是爲不美也志在於剽竊摹擬以希捷獲則謬謂挾兎園之冊勝於奏上林之賦亦安見其必得也哉且夫制義之得失係乎看題之淺深深以窺其立言之旨淺以

出其不言之蘊惟精者能之鹵莽於題義不得謂有精心纖悉於詞華不得謂有精言苟且欲速庶幾一倖不得謂有精識如是其制義亦何從而精哉雖然有必致之精即亦有能精之致取精於夕秀朝華則詩書載籍可廣爲搜也寓精於山輝川媚則耳目覩聞亦悠然會也用志不分而精以求其間詮理無訛而精以致其思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而後性靈以出之脉絡以經之古氣以行之斯亦精之至者也以傳取科若名可也即以與五大家並驅焉無

不可也

習書法

君子之藝事六而書與焉謂書足記姓名而已豈通論哉漢魏體制以時遞變而六書各有專家晉人始以眞楷行草相尚篆隸八分皆所兼工則專以爲名也夫以爲名君子之所持以顯當時傳後世者且不區區以文章而又何有於書故能根柢性命博極經史而發爲文章又足以明聖人之道傳忠孝節烈之奇使垂世而不敝即於臨摹廓填未遑精核亦何損

於其人其學雖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弗章書無當於文章而文章不得亦不足使煥然而改觀唐制取士兼以書判其學者莫不研精八法而顏柳筆力幾奪鍾王之席故當世文物稱爲絶盛今書不懸於令甲士惟取足記其言耳弱劣踈慢潦草行墨間或賢者亦不免豈所以光藝林乎夫書學之難雖善學者非十年不得名則亦不必絶工以爲期也但少加臨摹之功使點畫欹正位置各適亦足以豪昌黎云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歐公謂君謨書怪偉乞以題其齋若其文章既足以顯當時傳後世而書法又擅晉人之長且精及於六書之奥斯亦游藝君子所宜兼及者也又多乎哉

評言

披閲諸箴至理名言允推正軌洵藝林之車指學府之津梁也多士誠能銘座書紳不忘師訓非特文章華國媲美前賢將見士習儒風駸駸日上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造士之盛心余竊有厚望焉

年家弟岳 濬評

皇恩造士設書院以儲材文運逢時聘名儒而敷教精制義先嚴身檢期於端本澄源除習氣以誦經書諳在去偏歸正至若游談必愼使無頃刻之荒書法求工究及文詞之始品崇道學教仰師資豈惟樹幟文壇躋登雲路行見魁標理窟彩溢

宮墻規立六條學包萬理所冀躬行實踐庶幾業就功

成諸生勉旃拭目以竢

年家眷弟長白阿蘭泰拜手跋

六箴從學者切近處立言洋洋灑灑發至理於文瀾可以與鹿洞規條相發明李盱江袁州學記不是過也

先生爲西江名宿主講席者一而再從遊多資陶鑄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今善歌善教矣繼聲繼志誠不能無望於時賢

約銘弟凌　燽

戊午春二月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朱子謂古昔聖賢敎人為學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儒先緒論如揭日月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古今豈有二道哉

先生為余同年友夙懋經術再主講席爰製六箴昭示學者其大要以勉行敦文通經致用為歸精深詳密質之先儒無異指也多士循其說而通其意刮磨砥礪以至于成則師嚴道尊章江一席庶乎

原缺

豫章書院唱和詩

八月四日遣官代餞書院士子口占三律並寄梁掌教惠亭

冶和常　安

一堂師友佩珩璜雲裏鵬程九萬翔學富渾如新滿月技高不讓舊穿楊從來江閣風常順自古豐城劍有光我向棘闈深夜望遥瞻銀漢拂天香

其二

羣英磨礪以須時書院桐陰覆一池三雅莫辭文宴酒二章聊當鹿鳴詩花開金粟應先兆馬走春臺定有期誰謂暗中難摸索好將綵筆映牟尼

次和

常中丞飲餞多士入闈原韵

蔚塘　姚世榮

朝廷鉅典重圭璜騄駬騰騫鷹隼翔摠要明經同服鄭不徒綵筆擅王楊諸生喜得青冥路開府榮分渌蟻光試看月宮新種樹迎風一一占秋香

其二

書院槐黃正及時華花爭艷墨流池絳紗久住無雙客白雪同吟絶妙詩水味品來推陸羽絃聲希處値鍾期江邊笑我千絲網縱得魚龍鬪末尼

八月四日承

中丞常公榮餞遍及書院諸子又貽詩二章謹步原韵恭和志謝　惠亭　梁　機

庚樓風度羡琨璜罷餞書堂佳氣翔便可青編辭講幄徑憑朱履入長楊露分金掌含毫潤珠脱氷胎照席光桂殿從知人盡醉綺筵先浹令公香

其二

有道欣依此一時蓮花為府玉為池還教鳳昔西清吏起聽笙簧南國詩江上文瀾千氣象洛中冠蓋趂心期青天正待吹嘘上槐柳何煩列岳尼

豊城　徐文弼

閣公雅望羡慈璜南國謳歌化久翔芳讌一堂傳桂酒春袍聯袂映堤楊庚樓風月原多韵皋座琴書倍有光飲餞謾誇江閣盛從茲敬蘓后山香

其二

目空朗鑑正懸時肯向豊城戀舊池素簡已成三禮賦絳幃同習二南詩品題名藉荊州重（蔡君選入書院獻）納心從燕國期此際笙簧叨宴樂鳴聲莘野聽伊尼

新建　裘曰修

被服翩々盛玉璜九皋鳴鶴任翱翔月明銀漢霏丹桂風軟瓊筵繞綠楊絳帳自來邀異數青衿復此沐榮光千秋佳話人爭艷記得犀拈一瓣香

其二

驤首欣瞻此一時劍津龍去躍天池三秋近識青雲路八月同賡白雪詩彩仗尓臨浮瑞氣金羽初啟遺昌期青精共飽歡無限温語還如被紫尼

南昌　宗朝相

夙望從來著瑪璜風高衆羽看翺翔杯傳佳醞浮
丹桂座染新袍待綠楊南浦水澄氷鑑朗西山雲
淨玉蟾光恭逢盛餞羣英集桃李叢分雨露香

其二

恩深文苑正秋時恰似葳蕤接鳳池蕉葉杯浮酃
淥酒錦雲花剪翠紅詩上台鱸席新承寵南溟鵬
騫舊有期講院重勞培植力氷珠宵映比牟尼

三｜

泰和

文章蓮府錫雙璜玉藻翩翩鳳彩翔武庫開時推
范杜文星動處識班楊瓊漿暖液金莖潤琥珀濃
分綺席光承寵綍年留惠愛從茲遍插桂林香

其二

風清南浦景明時講院承恩宴玉池冠盖從容分
廣席笙簧繁會賦新詩星槎夜望三天近驥路秋
來萬里期最喜露華江浦月早從原上驟伊尼

臨川　徐玉

中丞造士愛琮璜萬里雲開紫氣翔帳內談經尊
聘馬亭前問字喜從楊風清柏府寒苡正露浥金
莖皓魄光幸際佳辰陪勝餞擬將紈素襲天香

其二

三年鄉國選賢時衡鑒人來自鳳池早有寵榮分
賜酒定應笙瑟載歌詩秋旻浪湧知龍化福曜光
生應斗期莫負一番苹鹿宴烟雲腕底寶珠尼

四｜

宜黃　應斯鳴

南國人文擬玉璜羣依開府載高翔憐才道重五
經笥課藝期穿百步楊碧油紅旆常視學桂宮月
館自生光真看綺席人沾醉更讀新詩齒頰香

其二

陽和煦育幾多時一片氷心照玉池絳座人留徐
孺榻黃鐘響發杜陵詩光華芾舄瞻常旦山水牙
絃學可期相望經明儒術正長培道脉護宣尼

奉新 趙開元

秋空蟾影耀明璜健翮均期萬里翔開府憐才同薛卞儒林奮志敎班揚九皐鶴羽鳴王谷十斛龍文射斗光憑伏清輝庚樓月桂華競占一枝香

其二

菁莪有咏際明時不似山公醉習池罷餞齊傾瓊液酒高華共讀柏梁詩微茫淡墨傳天榜蕩漾清珠應候期雲路聯翩同按轡馬閑車㡯揔和尼

五

南昌 鍾建光

從容劍佩叶雙璜南國欣瞻威鳳翔講院慇懃留古榻絳幃懽忭賦長楊清秋罷溢金盤露明月榮分綺席光聞說桂花開滿樹看誰先得一枝香

其二

騫騰羽翮正茲時滿院秋陰接鳳池勝餞如餘三日醉啣恩難罄數行詩祇應驟首超長路敢倦垂雲負夙期清白近傳衣鉢在寸心脩潔似毗尼

奉新 趙開泰

品重鵷班朗赤璜建牙吹角旆飛翔威儀早著智兼哲學識誠高苟與楊章水波瀾沐陰雨洪崖草木盡輝光年來多士承恩遇道味腴時滿座香

其二

先生雲漢正茲時便待吹噓到鳳池飲以醇醪非醉酒榮于黼黻更聞詩憐才行部推何武識曲移情羨子期瞻望有懷才未逮負珠獨愧異摩尼

六

南豊 趙與萬

高山翹企叩鳴璜占候鶯聲出谷翔宋代經師推浙學漢家耆德重西楊朝窓爽挹槐花馥夜案頻挑燭韮光疊矩重規垂懿則滿門桃李沐新香

其二

無邉化雨正因時碧草清陰茂頖池拜再禮登初宴酒肆三 恩重始官詩榜中龍虎遲相待座上芝蘭共有期絳帳翩連誇得雋書香藹〻映宣尼

吉水 上官謨

文翁温潤比蒼璜造士人期吉羽翔道院礼崇通
德席文情題徧漢南楊杯浮琥珀千鍾赤詩攝風
雲五色光矯首晴空樓十二丹梯一〻近天香

其二

南國風清有道時先生氷鑑月照池玉壺已滌入
風壒彩筆還題多士詩笙瑟歌傳榮勝餞賢良策
上際昌期山公一字垂青史猶記當年蔡子尼

七

廣昌 饒一辛 新建教諭

不分圭壁與琮璜琢就風脛比鴈翔學出盡應如
小范文成寧肯遜長楊石渠閣静經為術天禄藜
懸夜有光最是高秋新翰墨桂花撲簌錦筵香

其二

走筆龍蛇出硯池渥洼神馬散雲時鸞旂頖壁忻
從邁湛露菁莪蚤賦詩㫖酒浪隨笙瑟會嘉賓重
與譽髦期諸生如問廣陵散莫倚秘門獨孝尼

會昌 劉世基

粼真朝珮擁璁璜絳闕分班近步翔治譜名臣推
丙魏學裁偽體闢荀楊巖疆樸棫沾餘澤
聖代文明溥化光治理儒宗同傑出東湖千載自流香

其二

脩鱗濯錦及茲時雷雨蛟龍起碧池碩以雲章歌
雅化合將桂露浣新詩綸綸經濟垂良策氷壑胷
懷本素期此日玉皇如俯詢神同英武慧年尼

八

新建 謝彬

珠玉榮逾錫琥璜講堂佳氣喜回翔才慚洛下難
追賈學向關西正就楊芳宴笙簧勞寵餞 清時
節鉞普恩光木樨蟾闕花新發金粟垂〻泛碧香

其二

風清筵院宴開時多士趨陪奮澠池北海珮環鳴
楚玉南州笙管叶周詩濤觀八月珠宮夜桂滿十
分葱瑴期酣飲仙螺情未艾誰當糼籠去聲艶年尼

宜黃　應　麒

嚴武風流採碧璜仲宣青眼日廻翔往來座次分彭戴大小兒呼判孔揚珍重懸黎齊結緑殷勤刮垢且磨光泥沙莫道終掩漬春暖藍田玉有香

其二

櫲樟大庇緑盈池正及天高日午時賜燕分甘嘗法酒登龍願學賦新詩共言立雪依程坐何事買金鑄子期自昔南州稱闕里入門瞻拜一宣尼

九

南國人文遜玉璜宏開講屋任翺翔憐才喜市千金駿課藝期穿百步揚柏府肅清鎖棘近桂宮皎潔夜珠光瑶章讀罷膺榮餞滿苑芬芬齒頰香

其二

宜黃　應斯鳴

公門桃李緑浮池植幹沃根幾歷時絳座高懸徐孺榻黃鐘乍發杜陵詩幸依舃芾瞻公旦欲續才絃問子期鹿洞鵞湖今且振長培道脉護宣尼

雩都　蕭　寔

山公雅望重璋璜袖釆羣瞻海鶴翔獎士恩深賡野鹿掄才念切憶槐楊南溟羽翼資天籟東壁圖書倍夜光一自綺筵來栢府清樽叠泛桂花香

其二

銀河皎潔雁賓時誰取天香入研池鹿澤堂中常沐雨碧油幢下又聽詩命厨酎酒偏能飲月殿芳菲信有期共仰珠光南浦夕餘輝遍炤勝摩尼

十一

寧都　羅以槐

葱珩有佩更垂璜百尺高梧鳳正翔可但摛詞萬庚鮑有時談理邁游楊丹梯路罯青雲級緑蟻杯浮碧玉光早識為章雲漢倬飄來桂子盡天香

其二

躬逢泰運樂清時奮翼還思向滄危遠切池拜手已酣終日酒捫心殊愧七言詩曲高白雪應難和路近青雲庶可期願得有珠光照乘載沽應不敎牟尼

寧州　陳　豊

早向瀛臺釣玉璜旋從雲軔攬鵬翔豸冠肅整簪丹桂驄勒平驅隱綠楊南浦霧濃紛　化雨西江月滿注　恩光興賢自克膺　天眷雞舌新含奏對香

其二

曾簪珥筆近　龍池駐　節洪州會有時藜藿菲躬逢盛餞薔薇沐手展新詩敢云刻燭誇能續窮頤㗊標應所期轉瞬蟾光籠棘院野苹香處聽伻尼

十一

贈　掌教梁惠亭　　　　治和　常　安

本是槐庭鳳與鸞幸于三晉得同官詩名闒下傳來久政績留城不可刊爲愛青山歸舊隱又携絳帳主文壇春風婚嫁隨緣了五岳青蘱與未闌

奉和　常中丞見贈原韻　　惠亭　梁　機

花深鎖院樹樓鸞坐鎮威稜肅泉官報國情深文有主故人念重義無刊三秋顧兎嬋娟影七字堅城騷雅壇一吐清辭烘紫氣歸舟分得曉雲闌

十二

乙卯秋八月歸泰和留別豫章書院諸子兼以志兆索和

泰和梁　機惠亭

東山歸去養閒身講院年來盡席珍汾水門中將事主芙蓉府裏久培人謂諸公當事十三衣鉢傳紗籠九曲河源達玉津放眼高雲看羽翼桂花發後杏花春

諸子和韻

奉新趙開泰大來

友教潛臺是後身門羅[illegible][illegible]最堪珍上方舊賜綠稽古東壁新輝更照人折桂亭前探月窟躍龍橋畔問天津歸帆共有神仙望浦樹江雲摠是春

清江關　思睿齋

九天謫下一仙身山斗文章世所珍燭撤金蓮會遇主香生馬帳且薰人裁成美錦昭華袞撥轉狂瀾返要津回首故園皆樂境滿門桃李盡生春

贛縣廖元汾淑迎

海內人倫有道身墊巾風度一時珍金蓮燭下裁新韻麗澤堂中領學人秋入澄江懷快閣鴈來南浦下雲津試聽莘鹿仙舟遠乘興還看御苑春

贛縣袁世璧冠儀

鷺水澄澄濯此身名留鸞掖世傳珍校書藜閣承家學成器風斤捺郢人時雨二年流教澤秋香一葉鼓天津門牆通德依依久會賦宮袍答早春

奉新趙開元希輅

鸞坡視草不凡身咳唾珠璣舊價珍豹隱螺山窺石室麈揮瑛手羨神人珊瑚網盡誰懷寶桃李蹊成好問津拜讀新詩知別意遙期學步上林春

龍泉高拔萬振偉

舊是金華殿裏身風流儒雅一時珍隆師漢室緣傳道化蜀文翁齊作人應聘崢嶸推講座言歸縹緲溯仙津栽培深沐難爲別脫穎今時化雨春

寧都羅以松雪挺

顒望闗西

夫子身來年江國育群珍一庭月霽依多士三徑花開侍主人曾
向虎城留雪跡揭來龍渚問雲津泰和有龍洲渡歸舟一路芙蓉麗摛
映江村勝早春

宜黃黃捷山 仰夫

當年鹿洞認前身江國儒宗希世珍帳裏香風時拂座䏂前芳
草綠依人珠探海窟原成市槎泛星河快問津占到秋光誰最
好他時看取絳桃春

三

寧都羅以槐植三

不戀金門勇退身里稱通德倍堪珍斗山名譽高前哲花月文
章動後人南浦於今遍芳杜西江誰復嘆迷津故園松菊歸堪
賞講院重迎化雨春

臨川徐 王一純

物外烟霞置此身文章舊價掖垣珍西江世選瀛洲第南國才
歸絳帳人門有靈芽滋化雨舟移錦浪動秋津揭來想像銀鑾
㶇金粟芳先閬苑春

寧都羅以桂丹五

清華汲引耿呈身懷寶歸來倍自珍南國青箱多吉士驗壇赤
幟屬何人以分三鱣堂中席時偕伯兄松仲兄槐同遊門下舟別雙江浦外津
弄月吟風饒有興郢中白雪和來春

龍泉周 壎伯諧

經筵舊繞鳳池身鈴閣名高
御賞珍絲竹山中留舐柱笙歌帳裏樂傳人玄亭酒熟頻揮麈章
水衡平共問津莫訝錦帆歸去早教思長遍上林春

四

贛縣袁世縉方辭

共識蒼生仰望身藝林得字重如珍智懸氷鑑空千古文挽狂
瀾敵萬人帳外花陰流化雨江干帆影掛雲津秋風會看扶搖
上攜得天香滿袖春

龍泉郭昌以宣輔

共說當年太白身久從冊地耀華珍精純古意輝周以瀟洒風
姿播晉人坐外清香桃李逕望中秋色女牛津雲帆歸去歎無
限回首文淵揔是春

瑞金楊于莊 伯敬

夙昔天擢顧問身群儒坐領五方珍名垂北闕無雙士道重西江第一人植就丹花香鹿宴淬將神鍔躍龍津飛騰憑仗摩雲翼好接和風座上春

似挈清輝照我身從來恩地倍情珍西風笛裏催歸客叢菊籬邊悵美人道範別來心脉脉錦篇展讀口津津（時授以古著書文一冊）料得樓居好（園有樓仙樓）造化都歸筆底春

泰和郭 經儼常

十載歸來大隱身在陰有和盡成珍書傳魯壁三千卷座擁閔西數百人金粟香濃分月殿仙槎天近接星津教將籠外摩霄羽結侶隨陽候早春

謝圃林亭鼇島身鱸魚蓴菜樂時珍華辭山斗傾天下猶有文章謝故人（時夫子詔舉鴻博廷議首推因作書數千言報朝士）聽講鄭鄉真得地歸舟吾道盡知津家園到日秋容麗一二天香門內春

豐城余克家 廊友

賦罷香亭潔白身經營綠野自懷珍青雲健翮期多士白雪高歌和幾人泉石故山親杖履蒹葭秋水望江津名園半畝幽棲地陶柳潘花無限春

新建萬承蒼 揭濵

坤輿秀毓大儒身八斗雄才舉世珍絳幄凌風迎善氣彩毫泥露贈同人堂留罨澤香凝座棹指澄江月滿津何日從容隨劍珮更陪清賞鳳池春

高安鄒 鐸 東渠

神澄秋水玉爲身腹笥便便錯與珍示教長知風轉蕙題詩不覺語驚人剪裁謬辱玄黃軸沿泝慙迷博望津遙想仙舟行邑好芙蓉江上幾枝春

豐城余尚仁 士弘

湖山嘯咏適閒身講院頻驚席上珍入徑名慚今二仲（時偕弟桂同遊）門下畫亭詩奬舊三人雅持玉尺推宗匠未許青雲托要津擬向樓仙（園中樓名）探秘旨心期無負曲江春

定南郭 振興 斯

肯把儒冠誤此身來宗哲匠倍知珍裁詩錦藉天孫手剪彩花

生夢筆人午夜藜光分絳帳秋旻桂影耀華津蘭槐江上神仙

望到日光輝月殿春

豐城徐蘭茂 晩芳

半畝園中涉趣身躭幽祇覺道心珍久傳舊署歸仙吏夫子由内翰出宰文水尋解組歸 爭唱新詩有樂人時雨二年敷講幄秋風一掉鼓河津殷殷期赴長安道梛婚花明着好春

入尺衣冠示教身道腴共旨海山珍爲憐半畝東籬菊頓別盈門北面人吾道旌旗隨返旆望中山斗悵遥津秋風漸展鵬宮

七ノ

桂一路天香襲早春

豐城楊觀瀾 本先

煙水綸竿物外身閒中風味薄時珍金門早歳推仙客玉局多年號散人寒院立深門外雪澄江遠溯渡頭津羽儀敢負秋風送賦獻甘泉待早春

高安吳照沂 泗朋

生來玉骨不凡身貞白神方肘後珍未入三茅追隱士已憐萬卷有儒人意中道脉先登岸講下言詮彌遠津歸去秋香飄滿路故園瑞葉自長春

豐城余中桂 卉嘉

魏闕心懸湖海身棲仙臥穩謝時珍鳳傳虎觀談經席雲集玄亭問字人返棹正從紅葉岸放舟猶憶綠楊津名園見説陽和早晝錦花明十月春去歳十月名園牡丹盛開夫子賦詩誌慶并命諸子共和

宜黃應斯鳴 叶喈

作述千秋擅等身謁來北面啟儒珍摛毫舊價香題苟伏冶祥金巧鑄人世講有人通孔李蓬瀛今日達瑶津時隨鯉也追趨好奚奮風雩詠暮春

八ノ

爭許青雲並致身蘭茗翡翠競奇珍二年化雨都乘候一棹還山自可人

鳳詔九重虛左席銀河八月是通津早知文物干天象光燭中垣台坐春

宜黃鄧瑚 殷薦

星斗文章昭鉉身教成德造美時珍共憐西掖留名客還作東山遠志人桂蕊霏霏聯綵服桃花處處指迷津餘生自惜摳趨

晚纔坐門前一月春

臨川陳自焜大川

紫氣熊熊德潤身擎天柱石廟廊珍蘭臺著述仍前葉欽閣勳猷付後人月映桂香浮別酒雲移仙棹渺長津教思洋溢秋光好共看花開麗澤春(麗澤書院堂名)

宜黃應鍾侶黃

心源道脉遞承身門對文淵列衆珍負笈幸隨天下士傳經儼見古時人爲飛鷺渚初移棹水湧龍門直躍津解識人生在三

九

義願將寸草答三春

臨川曾思魯省吾

挺拔蓬瀛舊日身還將鐵網採江珍本爲漢室傳經裔(謂前太史太翁原山先生)真見藜光照座人喜附龍門多濟濟高聆馬論亦津津門墻三月滋時雨擬奪吳罡桂樹春

宜黃應國馨德薦

拜獻當時李泌身珊珊骨節妙神珍幾年隱似華陽洞半畝清如泌水人書艇秋風翻錦浪文淵寶氣躍延津揭來講院曉山

斗猶是澄江化雨春

安遠堯欽元祖部

青瑣風流繼述身鳳毛久已冠群珍(太夫子原山先生爲詞林宗工 夫子世濟其美)閒聽鄭講真名世偶說匡詩亦解人榮祿無心辭玉案簪點有望達天津歸舟回憶門墻路御柳新鶯又早春

安遠鍾炳章偉唐

一代辭宗皎玉身西園公子舊來珍(夫子少時省覲京師才名有四公子之號)天教秘作文章伯道重群依經術人蒸擅雕龍由吸篆槎流漢渚

十

可知津秋天鵬鶚高風遠正待吹噓天上春

豐城徐文翃

十年雲壑賦歸身靜悟南華樂倍珍舊圃芳菲多入夢講堂光霽最宜人舟辭帝子千秋閣槎近天孫八月津江國不因多化雨成蹊桃李自誰春(南華第三篇悟得吾生樂又花外閒情香入夢皆夫子贈別舊句)

秋風一棹遂閒身盤薦江蘆薄世珍南浦片帆隨去鴈西園叢菊待歸人選材已及餘桐爨望氣還臨古劍津(歸舟必經敝邑)從此辦香輸遠悰三華歲月祝長春

風流貞白協清身洞裏華陽萬夸珍花爱徵君同晚節山留六
傳作朋人瀾廻經術存吾道泥置功名謝要津 當事晏碎博學鴻詞夫子固辭不就
高調自來原寡和猶敎一曲譜陽春
廻憶蓬飄湖海身天涯浪迹恣搜珍黄金散去登樓客青眼稀
逢下榻人江浦淹留歸舊雨河汾弘奬識通津慇懃學就花磚
步行聽鶯啼上苑春

永新郭 瑾 握重

斯文有主屬誰身鷟掖眞看舊價珍香遠九重青玉案門羅諸
郡下帷人庭中杞梓何年樹江上芙蓉一水津歸卧東山知未
穩安車早晚鳳啣春

贛縣徐世倬 雲照

十載瞻韓欲拜身聞名夙昔寶如珍雞壇摛藻皆徵旨龍德環
門拱大人秋漢高高千氣象翔鱗一一赴雲津好音定擬隨歸
棹吾道光輝秋復春

南昌龔 楷 衡孔

瓊樓仙子現全身蚤歲珠璣字字珍虎觀文雄推學士華陽意

遠依山人經傳大道昭南國教浹歸舟溯遠津到日高秋明月
迥枝枝桂萼及門春

贛縣李天爵 君一

纈袍曾覆紫霄身高卧名園半畝珍師法真堪追鹿洞朝參懶
復聽雞人幸承化雨開桃徑恐送浮槎指鷺津麗澤堂中花滿
砌枝枝次第報先春

永豐徐龍光 懷汪

丹梯直上久飛身退老猶爲盛世珍有道高懷教無類破聾盡
旨語驚人欣遊匠圃稱良幹和就丹砂瑩潤津歸去回看芊鹿
宴醉中有曲是陽春

贛縣譚孔樞 衡玉

久屬蘭臺矜式身情怡邱壑妥藏珍好音可慕依多士良幹能
裁借郢人世仰宗風齊岱嶽品同秋水碧江津錦帆歸去銀瞻
麗桃李應分桂樹春

贛縣徐世倫 驥山

雲翔綵鳳紫霄身字字經傳實可珍道向百年延正學誼從天

未想神人泛槎歸去秋盈漢戟酒重尋月滿津松菊籬邊看未
久門墻飛過
九重春
定南李天儀 廷璣
光風轉蕙玉壺身窓草池魚愛作珍章水二年爭擁篲兼葭八
月又歸人秋旻浪起文淵錦道岈航通咫尺津海鶴乘飈凌幼
去桂花華野一時春
臨川晏成玉 喆士

十三

北斗南山重望身月明日暖霽光珍彤廷舊奪談經席絳幄欣
為聞樂人五夜鐘聲開曉曙千江月色照知津秋風祖道看花
發金粟輝輝爾許春
瑞金楊于淵 九皋
氷雪情懷鸞鳳身玉堂紅药久題珍兩年絃誦尊師表一棹烟
波望玉人架滿晴光連紫氣爐餘沉水熱香偉朱門處處栽桃
李次第秋風去後春
金谿黃 圖易叅

玉清仙吏不凡身骨節珊珊
聖主珍珥筆螭坳傳世業御風天際識真人材經匠目光生圜[illegible]
化文淵浪滿津送別依依懷桂楫秋香開過早逢春
雩都蕭憲 秉元
嘯傲煙霞世外身為文講院重如珍百年柱下存遺老五色毫
端付後人露滿筵花明月夜風高征雁碧雲津東山醉裏舒青
眼報道泥金上苑春
臨川饒玉盤 璞山

十四

述作焜煌雲壑身偶來講席道懷珍泰山可仰何多士北斗之
南第一人玉斧修成蟾吐月神鋒躍出冶流津歸來高卧忘西
笑半畝樓高面面春 夫子家居半畝園有樓仙樓
廣昌陳世昌 懿一
黃氣眉間萬字身青函玉笈聚方珍漢京典則推 夫子周易
文明見大人樹繞三洲滋桂露槎迴八月望仙津由來占蓋京
南美點綴秋容暢好春
寧都謝安寧 亦清

翛然琴劒久隨身丹漆新分内史珍椽燭霎籠官政筆衮衣三
拜腹便人林中鶴和通高籟壁外龍吟動遠津留得後山香一
辦東南桃李遍含春

廣昌李忠捷 凱臣

園林半畝取容身耐可高名世望珍家有藏書便果腹門稱通
德作傳人歸旌共戀芙蓉渚送餞齊瞻迢遞津遥想承明應側
席鳳啣欲下
九重春

十五

龍泉李凌雲 喬峰

文壇高共錦幢身家學遥探二酉珍八斗雄名昭綺歲六經傳
義啟門人曾瞻綵筆輝鈴閣共擬蒲輪達漢津 時詔舉博學鴻詞首推夫子
匠圃一遊稱杞梓微材已繫曲江春

龍泉閔世勛 羽槐

長用義爻善此身未厭昭質晚尤珍群瞻眉宇真凝道詎獨文
章足範人紅蓼洲前辭鳳粒棲仙樓畔逼雲津 夫子園楼 還山望重
虞陶佐霖雨蒼生待早春

宜春陳烈昌 佐武

蕭然不着點塵身棲逸名園價自珍學並丹青山斗望心傳道
德魯鄒人高風翰苑辭金馬時雨文淵洒玉津滿院秋香依逕
棹月華桂露藹如春

宜春陳默昌 伐高

尼山道緒謹承身早把文章作世珍一入明廬嘗嚴直重來講
席雅宜人成風宗匠誰非器道德門墻自有津一棹秋香桂花
渚鬱葱佳氣望中春

十六

宜春易 欽文安

棲仙樓上淡然身弘景風流每自珍三徑桂香辭絳席九秋菊
綻待歸人西山化雨滋芳杜南浦秋容映遠津放棹章門嵐氣
爽望中桃李總宜春

宜春梁日章 尹惟

半畝優游置此身棲仙高卧道堪珍曲江姓字千絲錦南國衣
冠第一人曾立花磚分寶炬還思蘆艙返秋津儒宗久擅吾宗
望氣邑崢嶸玉宇春

泰和陳　德季達

出處翛然任此身藏名半畝夫子園名價倫珍鳳同弘景三層閣門有康成數百人閑就驊騮馳坦道遍開桂蕚映秋津烟波南浦歸帆急似泛仙舟月殿春

寧都羅尚壽誕申

野水閒山任此身少年時日總堪珍宵燈虛擬生花筆池草曾無入夢人二載河汾探異策一時濂洛解通津何當躡蹻棲仙地絳幄重親海嶽春

十七

宜黃甯价人聖樹

聲爲玉律度爲身千古斯文一例珍鳳德暫韜經世畧鱣堂弘啟受書人東山佳氣開晴日南浦涼雲悵別津金粟香飄化雨足秋風回首院生春

贛縣胡相忠存誠

幾載鴛班領置身却將金玉市奇珍雞壇海內稱宗伯虎座江頭作主人丹桂折來低月窟仙槎乘此達雲津賦詩謾話潭千尺松徑桃蹊總是春

安福歐陽德松降亭

半畝樓頭高卧身夫子家居半畝園有樓名樓仙傳經心事若爲珍由來紅芳題詩容故是成風運斧人南浦西山飛化雨螺川鷺水溯歸津定知講院秋香好桃李門前一片春

贛縣胡相良純一

二載門墻幸厠身光輝分得大儒珍心持道脉追前輩力挽狂瀾障後人藝苑風聞皆北面草堂雨過遍南津此行共有雲霄望桂殿相期訂早春

十八

新建杜名舉堯先

繼往開來仗此身却將薇露盥芳珍蘇湖教澤俱名世章水文淵又作人座遍春風披玉案天連秋水漾龍津歸來送喜多消息蟾窟香聯上苑春

吉水上官謨述唐

麗彩曾看鈴閣身章江模楷世家珍山中學士仍儀羽國子先生藹吉人槎泛銀河浮鹿渚月明桂棹漾龍津歸來正值天香滿半畝園間幾樹春

樂安何希遜孟文

規草鸞坡魏闕身群儒道味旨山珍西山黛挹濃衾墨南浦瀾
廻秀濯人上驥相看騰握下寶鏐遨莫起延津片帆天際真人
遠留取成蹊桃李春

吉水上官振魯鐸

南郡衣冠八尺身會分
御饌錫奇珍陽秋籌萬三千士浩水詩宗廿四人別日秋風送仙
棹明時纔帛賁江津閣列薦剡將膺內召桂香桃浪潭間事吾道東南
處處春

進賢温光朝華升

華國文章早致身淵源家學蘊奇珍會膺
恩詔譽斯士
特沛温綸湃
偉人挺拔豫章深出地含弘滇渟潤無津秋風可耐催歸棹章
水猶餘座上春

高安胡學球鳴玉

一點靈明自在身胡麻粒粒是佳珍教流泗水原無我繼接尼
山正有人義院共蒙敷化兩龍門還許度迷津追隨未久悵言
別驛使何時又寄春

泰和梁　照學鮑

中外當年報主身承師猶憶
上方珍出凝小草慢高鳥歸戀閒雲號散人大冶神鋒干氣象高
秋風浪鼓河濼新陰桃李滋應遍幾日庭趨附早春照頃來省親隨侍未一月

高安胡弘治舜五

蒲團座上現真身法眼閒看盤走珍一室傳經多創語滿堂話
舊半新人七月方抵書院諸同學半未親教苑櫚噴火光凝閣洲蓼鋪紅艷爕
津借問征途何處是秋風吹到上林春
一派琹書好潤身苑榴到老噴奇珍分甘莫道會無我索和後治方起假就學
玩味翻驚更有人滕閣徘徊思競渡章江曠遐悟迷津征
途載驟回頭顧萬里秋光十里春

泰和梁　爕理亭

師資堂上野同人戢術年來幸此身 年來大人每喬仰蔽門出樊必隨侍

君子論庭趨敢似鯉言珍烟霞人迈 青山棹氣色星廻析木津

鸞掖家聲傳世世和陰願得一鳴春

瑞金楊于佩

文學當年侍從身承師鄉國士林珍 蘧溪花色堪移種章水文瀾解照人舊想河汾霑化雨初從江海問遙津銀蟾屬目秋香滿更沂高枝報曉春

臨川李新民

廿一

摳衣北面受經身道重由來玉署珍馬帳追隨傾近遠董帷著述究天人徑中芳菊新催酒江上蘭舟已逮津開遍芙蓉秋色麗還應分取上林春

龍泉梁 玉荊來

川嶽英靈萃一身圭璋聲價廟堂珍名留丹地藜光閣座遍褒衣鄒魯人教就驊騮儼天路養成龍氣躍延津軻咸鈍質雕鏤久 往歲受業快閣 家有儀型滿戶春

夙昔文章自致身却偏豹霧善藏珍真看仕隱俱關道尚覺吾徒大有人雙闕長懷宜近日清流可挹即通津徵車名協蒼生望寧把綸竿答早春

新建裘曰修叔度

其一

高步詞壇七尺身雞林遙識姓名珍一麾赤縣栽花客 夫子以翰林出任文水令 三載彤墀拜華人上舍偶來開講席細流何幸記通津門前桃李欣欣發長林東風滿座春

其二

廿二

廿年文苑早騰身 燕雲詩鈔及入洛志勝皆二十前作 青軸琳瑯素所珍拂袖偶成招隱賦啣杯原是謫仙人瑤池有約遵前路塵海無心納要津 詔徵傳學宏詞在京諸老有書招之不赴 我輩後賢能學語曲高從古歎陽春

其三

見說逃名未遂身文章餘事世偏珍 夫子有文集四十卷以學道不復留意而世多勸其付梓者 棲僊樓廻留佳夢半畝園開號散人 夫子家居半畝園有樓名棲仙 秋月一輪懸海嶠曉風孤棹下江津年來 師弟綢繆誼記賦名花十月春 去歲十月牡丹盛開有倡和詩

永豐陳學源逸泉

統緒范ㄣ寄一身羣材採掇擅奇珍芳生桃李迎時雨絜桂珊
瑚懷玉人星滿銀蟾明桂窟秋江波浪湧雲津仙舟田首天香
好十二梅高滿院春

南昌徐作聖恒基

蓬萊僊子即前身萬斛傾來字ㄑ珍氣捲風雲依講院毫揮珠
玉遍傳人螺山霽月輝江路秀水龍光映斗津寄語蟾宮香入
處瑤臺先占一枝春

暮春積雨

泰和梁機惠亭

雨氣遥憐花事微講堂猶有一枝依東風座右書聲入芳草城
南步屧稀别舘紅香堪對酒汪別駕園亭遊賞不果乍寒白袷怯更衣旁
人謾比扶風帳後苑泥香燕子飛

諸子和韻

豐城徐文犧勳右

其一

迴隔春山隱翠微雨聲不斷獨棲依鶯花院落携罇少烟水湖
頭放棹稀翠陌泥香銜蠟屐紅橋柳浪浣金衣青皇誰分勾留
住沾濕柔條絮未飛

其二

宿雨城南寒氣微講堂蘭葉綠依依香生曉幕春常在堦繡新
苔客到稀一縷茶烟花外榻半經翠汁柳邊衣閒愁不繫紅襟
燕時引雙雛帶濕飛

其三

遠鐘蕭寺遞微微風雨西牕曉夕依講院琴書情共適故山雲
楸夢來稀城頭雉堞緣蝸篆屋角蛛絲綰蝶衣飄去片紅春欲
減更憐無處不花飛

其四

空山昔卧憶清微往歲曾讀書清徽山馬帳春風復遠依意草閒堦除去
少夢花宵雨姤應稀天涯泥雪多留爪京洛塵埃未染衣愛惜
韶光鶯漸老翩翩早向上林飛

泰和郭　經履常

其一

會城三月雨霏微坐遍諸生講席依潤洒庭階蘭自茁雲連閣
夜月明稀好書開篋香薰几芳草含烟綠上衣更看玉堂雙燕
子翩翩欲向上林飛

其二

穀雨才過雨氣微薔薇可浣共相依漱來芳潤神姿淨分去餘
清俗累稀初旭微明開爽氣午風乍暖試單衣東君此日栽培
好剩教去聲春光舞蝶飛

南豐趙與萬思若

愁霖無路盼陽暉當户南山望不違晝棨未踈虞暮景晚鐘[illegible]
動覺紅稀掃溝豈為清明近巢鵲還嗟甲子非一室磨陀旋馬
地餘寒噤滲怯春衣

寧都羅以松雪挺

踈簾不倦雨霏微舊壘重营燕子依野楸棲烟新綠暗庭堦鋪
蘚落紅稀香侵書幌初添篆院鎖春寒未減衣却聽遷鶯聲宛
轉將雛欲向上林飛

南昌徐作聖恒基

化雨淋漓下紫微成蹊桃李自依依珠生帶草琴書潤泥點園
林杖履稀暗洗花容通宿夢頻添柳汁染新衣英英并坐春風
後快覩魚龍破浪飛

泰和陳　德季達

朦朧雨色淡霏微偏可人間霽月依入座爐薰浮綠滿當軒花
影落紅稀秘扃有戍頻窺户峻級難登且攝衣化澤誰云沾未
浹春風一一與遄飛

新建萬承英揭濱

雨氣頻來曉色微三春桃李自依〻書籤手按寒仍散蘭葉香
沾綠未稀檐外溜多鳴翼瓦堦前雀啄點苔衣龍門水激滄溟
遠擬借春風掣電飛

新建謝彬雅堂

鳴雨蕭〻春事微花明綺席揔堪依麗光蕙葉香寧減點注桃
花色未稀芳往擬傾三月酒微寒暗護五更衣東風閬苑芳菲
最翹首晴雲我道飛

賦得更逢晴日柳含烟

泰和梁機惠亭

緑柳逢春劇可憐含情晴日更籠烟江楼望眼初迷色漢苑濃
陰未起眠長袖垂〻低白紵行雲裊〻帶青天玉関怨笛陽関
酒信到江南阿那邊

絲〻含翠未飄綿晴日朝烟復暮烟洛浦波昏雲蔽月巫山雨
過黛参天離人橋畔心如結思婦楼頭情自牽獨遣絮泥狂態
盡好將春恨謝啼鵑

一七

諸子和韻

豐城徐文弼勸右

晴光柳色乍堪憐十里春堤帶翠烟破曉已教鶯一轉含暄猶
自日三眠暖浮碧浪連芳草淡鎖新眉媚遠天張緒風流還似
昔誰人評品向江邊

一片柔絲未散綿春光才洩復含烟陌頭深淺迷青眼橋畔高
低映碧天重染隋堤宮路暗遠飄菴遂客情牽藏鶯不作傷春
調遮莫空山喚杜鵑

新建萬承蒼揭濱

綺陌春和萬柳鮮乍收宿雨更含烟陰迷遠浦低能舞日照長堤起又眠翠黛凝笑添霽色青郊展眼覩晴天分來汁染袍爲綠喜坐春風絳帳邊

龍泉周　壎伯譜

望春幾度爲春憐況復柔絲繫遠烟嚬向東風含醉舞閒鋪軟幔對愁眠人間機杼初成錦海上樓臺直接天劉阮別來何處是桃花移夢灞橋邊

二十

龍泉梁　玉荊來

綠堤垂柳最堪憐晴日絲絲動曉烟靜苑歌殘香欲起漢宮春腰晝猶眠長條帶雨臨官道細縷含風媚遠天陌上折來誰可贈一杯遺恨灞橋邊

輕黃淺綠不成綿含態含情染翠烟羞管愁凝閒塞夢粧樓腸斷別離天楚宮人麗纖腰束隋岸陰濃錦纜牽願得風流長似此莫教春老一聲鵑

豐城徐蘭茂晥芳

春晴柳色總堪憐一片朝暉萬井烟燕掠梢頭渾無影鶯啼葉底欲驚眠巫山浮翠雲含雨隋苑濃陰影蔽天放眼分明佳氣滿好憑染汁到衣邊

嫩綠含苞漸裊綿晴光掩映抹輕烟腰支善舞鶯鸞素眉意濃粧詑帝天芳緒何緣因卧穩游絲端是爲情牽一聲玉笛春風裏散入深林起杜鵑

三十

三華集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梁機撰機字仙來泰和人康熙癸巳進士是集

機所自編分四子部一曰入洛志勝多題詠古蹟

之作一曰燕雲詩鈔隨侍其父宦遊京邸之作皆

王士禎選定一曰徵草則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

詞

召試入都之作一曰還草則試不入格歸途之作也

小蘭陔詩集八卷

〔清〕謝道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蘭陔集十二卷》提要

小蘭陔詩集序

詩本性情學者出其性情以為詩所以
詩之給其性情而凡讀其詩者引伸觸
類矣只以其性情變給於詩焉此詩之
所以名也余同年友古梅謝君孝廉沈
勢秀才母太夫人教唯謹成進士官翰
林數歲移疾歸里湛精之餘益肆力於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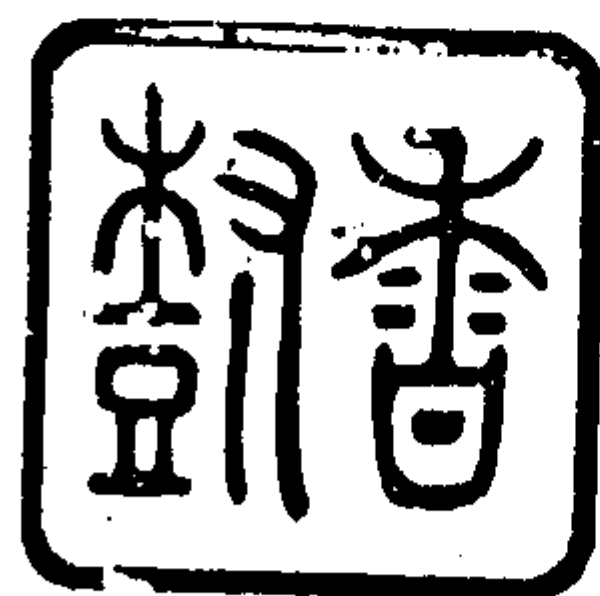
古考鏡古來名帖金石諸刻流連研習
終日不倦其詩終老焉
仰惟上
御極以來文教日隆天下俊乂所之莊
佳古梅應
台諭來所由翰編游登台輔官祭酒歲餘多
士蒸蒸向化黜浮華崇樸實居南學之
西偏數椽僅蔽不為鐍鑰而六堂諸生

講經說詩宵分乃寢蓋其性然也今年七月古梅抱病將革之日屬其子存廣璥曰吾所為詩雖不多吾之志也知吾志者為吾序之其季樹于又數日而歿璥扶櫬歸里行有日矣出小蘭陵詩集二卷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真懇渾人其白華之柔之遺乎他若碑版題識登

臨水獨想遠契詩曲屹律詩從性情流出未嘗步趨古人而古意自中律合與古懷同友愛善見其為詩思道人忠義愍惻遺跡輒命子言躊躇備志其哉同儕接席氣類稍不合者雖促之為詩終日不得一字性固有不可彊者耶夫性情之事貴其深也尤貴其正也古梅

惟不輕用其性情抒發為詩歌故能得性情之深且正者如此讀古梅之詩者知見性之地不假強為嘗其深於雖鍛肝琢腎不得以雕刻病之如其雲府無程競爭藻艷以求工未有不深於風雲月露繁縟綺靡者也昔唐虞命夔掌於典樂教胄三致意焉必曰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然後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亦謂此其直溫寬栗無虐無傲之性情而即詩以見志俾人自易其惡以自至於中者教胄之職也今之司成視此矣使以古梅之志操風化之柄與多士教忠教孝多士亦自出其性情以發抒於古梅如

是君數年其所成就必更有可觀者余
所為序其詩而三歎不置也乾隆六年
九月既望嘉興錢陳羣撰

序

詩不本於性靈雖五采塗澤終如剪綵成花
索索無生氣弗善也然亦既運以性靈矣而
或運之不衷於正如徐陵之選玉臺韋縠之
選才調韓偓之成香奩語非不極其工而求之
志潔行芳溫柔敦厚之旨均未有合則詩之
可貴又在乎能持其志者焉古梅謝先生未
嘗以詩自鳴而其所成詩皆情動於中有不
能自已於言者而以言傳之隨其篇幅之長短

辭句之難易莫不有真精神流貫於其間與
於有辭無情徒取古人聲律字句而摹倣
之者也洵乎其為性靈之詩也已且先生之高
出於人者又不止於今所上下二卷披讀之
篤於事親循陔采蘭之遺也紀
恩述德一飯不忘之意也闡揚死難表日星河嶽
以勸忠也憑弔古今借登山臨水以寫懷也
他如隱語以警貪殘紀實以憫風俗考碑版
以訂史之闕略詠花木以寓品之清幽綜其

歌吟辭必己出意必和厚求一言之倚靡燕
溺而不可得所謂抒其心志而得乎作詩之
本原者歟前明閩中詩派有十子之稱而林
子羽高彥恢實為宗主其體其音皆規撫
唐人不失雅宗而未能獨開生面後鄭繼之
宗李北地曹能始與景陵二子遊欲變舊規
其性情未深不能高出風土今先生純乎性
靈而又一歸中正固不必離前哲以自異而
亦豈襲前哲以求同者耶此不得以詩派

序二

限之者也今子璥余春闈所得士也出遺集
乞序因從其請序之至先生立朝品概與
夫敦篤師友節儉正直於望溪方先生志
銘中見之茲復不敘敘其詩乾隆十三年
九月中旬館後學長洲沈德潛譔

七閩古風雅之數士之翹然自
異者制藝外率以名韻之言
相贈答如登山臨水賦物懷人
類皆能出入騷雅陶寫性靈雖
取道不同其為感人之情一也闇
學謝古梅先生沈酣羣籍淵懿
純粹閩至翩步花磚與木天諸
君子縱論古今單心揚扢每讌遊

序一

雅集拈韻裁詩不屑屑選聲設色
而興會所至自中繩墨所著小蘭
陔集古今體詩作凌轢陶謝把
臂韓蘇動合自然無劍拔弩張
之態真一代作手也予以館後進聞
風欽仰未由見其人嗣予自九江移守
福州校士時得謝生生翹詢其家世
稔為先生從孫家淵淵源已可窺

晁生翹先生習以己卯賢書出宰中州有能聲斯六年配鳥衣門第者矣歲癸巳予觀察汀漳龍生翹過霞城出小蘭陔集問序於予憶予在中秘時耳先生名讀先生詩常以未得遍觀全集為憾茲採風所至得窺前賢全豹固自大幸而生翹少年英氣鬱鬱不得志於有司將入都以圖進取乃今留滯海角猶斤斤以先人之遺集是念予甚嘉其志之堅而先生之能感人之情之深所得出入騷雅陶寫性靈者此固足目所共賞而非一人之私言也集開雕既竣生翹携之以往請余駿烈行篋中不且聲價百倍也哉

乾隆癸巳蘭月上浣館後學金筑

蔣允焄撰

序

辛酉七月謝古梅同年卒於京師余趨往哭之而慟擗欲作數言弔之匆遽未暇以為越九月靈車南返又往哭之而再慟死生契濶從此永辭執筆泣然欲作文以盡余之不敢以一言為知己靳也久矣既而其子璈奉遺集請為序之古梅者宜莫如余因循至今雖以事奪之實則未肯輕於落筆也友古梅之集具在有目當自辨之而我兩人

則自有冥符默契出於楮行尋墨之外者憶辛丑壬寅之際酒闌燭跋為發狂言余因謂古梅其年以上舍取省元余亦三舉而偉獲若使此同困諸生不免為老頭巾試官所黜落其深以余為知言之蓋古梅時文唾棄一切獨闢生面庚子闈墨至今猶為時賢傳誦光景如新弱冠即好吟咏老而彌篤鏤肝刻腎精力固結而長篇歌行於挫抑揚排奡妥貼雖暗合於古人未免為

時眼所驚怖以此衡之則我兩人之持論出過半矣古梅於詩文不肯輕作獨余則不憚自炫且以先人窀穸未卜徑欲棄此一官歸營葬事師友親戚愛而見阻此中鬱勃不能自遂因亦有觸輒吟有吟則能無與語者其則有似為留行似為勸駕記其和余冬至感懷有云令節異鄉慈裡過微名他日史中求笑渠賈傅文離甚猶窺靈均相九州友朋肝腸之衷自有於言外得之至其評論余詩

則謂極子所至不過韓蘇而止余愈治之自喜以許子將之識曹孟德也謦欬未遠遡若山河烏能已於言其又何容易於言之耶抑嘗聞之富貴有時而盡人壽不可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嗚呼古梅尚留斯集余已無與為質矣勉為序之或以冀他日廢簏斷簡中猶有識余兩人之姓字而余亦藉以揮其兩番未盡之餘痛以少慰知己於九京也乾隆八年八月朔旦長樂吳文煥譔

予髫齔時過未齋老人荔水莊中日與林蒼巖昆季陳德泉許雪村往來游讌而謝君古梅時髮未燥皆總角好也如是者有年厥後諸同志先後掇科第以去古梅亦於庚子領解擢南宮讀書中秘每公車集都下烹茗談藝飲酒賦詩率至宵分不倦自古梅德泉雪村而外如周瑞峯劉鄴初吳劍

序一

虹諸君子擊缽分題更唱迭和宛似荔水莊故事亦一時佳話也古梅天性過人事 太夫人朝夕維謹在京邸久睽問視遂乞假歸歸即不再起 泰安相國密以古梅薦諸朝

天子將大用之時古梅適入都至則總成均為六堂領袖從晉閣學兼少宗伯特達殊遇罕有倫比何天未竟其用而遽奪

其年古梅遂不幸歿矣古梅學有根柢經籍紛綸奔赴腕下其所為詩靈氣往來風格翹然自異嘗其得意疾書時直合韓蘇為一手可謂自張一軍者矣予與古梅交最早誼實篤每當春秋佳日評隲古今石刻既足以扶汲古之胸暇則以所作互相研磨吟竟日一字推敲真不啻如青蓮之低

序二

首宣城也今古梅宿草芊芊誦其遺集不勝車過腹痛之感而令子璥能讀父書成進士他日古梅未竟之業行將次第成之予雖苶然龍鍾猶幸親見古梅之有子也爰因索序而書其顛末於簡端乾隆十有五年嘉平中浣永陽黃任撰并書

予宰絲閩中得交三山名宿即
耳熟古梅謝先生名常以不得
親見其人為恨及至孫子齋晤
黃十研先生屢指會城諸先輩
先生謂余曰古梅閣學根柢深厚
吐屬風雅一時作手也惜天靳以年
甫獲大竟其用生平著作等身

家貧艱於剞劂即如之梅亭詩集
賸稿殘膏剩馥矣人口亦未曾鋟板以
傳他無知矣予閱而心識之屢訪索
其詩而讀之篋書鞅掌未能也歲
丙戌　大憲檄予全侯役於試士得悉
先生姪孫生魁詢其家無因出全集
示余詩雖不多其一種蒼蔚淡

厚之氣直欲上掩古人於是益信十
研先生之評隲不爽也先生之朝
鳳亭卓卓不群秦安趙相國早
為許可今耐雲門先生又能以名進
士世其家一門孝從濟濟彬彬美亦
極一時之盛矣生魁方將以斯集開
雕屬余為序予以後進景仰先

生名已久讀其集愈為之傾倒於
其人搜名簡端竊自幸矣又烏敢以
不文辭耶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上澣武
陵後學朱景英拜撰

小蘭陔詩集目錄

第一卷
頌
第二卷
古樂府
第三卷
五言古
第四卷
七言古
第五卷
五言律
第六卷
七言律 七言長排附
第七卷
五言絕句
第八卷
七言絕句 詩餘附

胞姪瑋編次
孫生彫
生夔
胞姪孫生晉
生翹
生仲仝校字

小蘭陔詩集卷一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頌

聖主躬耕耤田頌 有序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進

皇上即位之二年至孝深仁洋溢中外親與二三大臣咨訪舊章恢宏古制皇王典禮以次畢脩於時天庥至人望積觀聽喁喁四方延首復諭孝莫大於共祀仁莫先於訓農乃監周禮繹漢制祓濯齋宮焜煌畿甸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穆穆皇皇以耕於耤田禮也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耤周頌載芟謂春耤以祈社稷漢詔曰農天下之本春始東耕於耤田唐禮樂志曰立帝社爲耤田壇我
皇上孝事
宗廟仁育萬民務本重農以身爲教將於是乎在時則待陽氣擇良辰占協風視土脉風治有司除壇於耤導樂三獻以祭先農盍王公大臣

以下莫不率從是日也旭日與
天顏並霽惠風偕羣情競暢禮臣進耒農叟扶犁
耕籍履畝王公卿以下耕如周法既竣事合
樂受慶大禮告成臣惟躬稼以致孝勸穡以
率民黍稷馨香嘉粟旨酒所以媚於神而和
其民神故降之福而民受其賜晉潘岳之言
曰能本而孝一役而二美具者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臣遭逢盛典踴躍歡忭爰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於穆我

后膺圖受祉代天理物允天之子涖官行法筆無
停史彰念稼穡必躬必親耤於千畝以教導
民青陽首出覩者如雲迴陌雲連遐阡錦帙
玉趾臨之洪縻在手臣工受矣庶人終畝肅詣
方壇翼翼而登玉色下照如日之升羣公稽
首百祿是膺雨集三農星迴七校紺幄言旋
禮成用告明德斯馨維神所勞奉先思孝率
下曰仁匪惟慕古用垂後人小臣矢音以配
思文

編脩臣謝道承恭
進
聖主躬詣太學大禮告成詩

聖皇龍德方東升憑周轢漢聲合宏帝則王風靡
不暢柄任儒術方策徵即位二年之三月釋
奠太學躬趨承
帝杳在廷考典故予懷明德禮則應法官祓濯供
厨帳廟堂苾祀陳籩登牀爽丕顯既夙好千
門萬騎紛相乘道於國學走祭酒率國子
如集黿丹楹日射紅的的古柏風入青[illegible]

是時
天子降法駕齋心一志循階登合樂導獻禮既畢
次及思孟偕顏曾先聖後聖其揆一以妥以
侑神維憑逯
幸學宮勤拜訪橋門萬億如雲膺堂邃門閎一以
肅黃幄玉几
皇斯凭
帝顧司成汝進講汝教胄子維汝能爲汝肆筵設

汝席汝其鼓簴開金簾二司成拜蹈且舞明

新精一威宜併治法道統歸一貫

天子屢頒無誇矜於時從臣各動色博士四氏皆

颺稱僉曰

皇帝廣文教崇儒表道恩頻仍我儒制禮史作樂

爲我師保備勸懲督侯泮水采芹茆史克尚

頌如岡陵永平之年幸太學圜橋觀聽猶軥

轅横經視禮古亦有謏聞動衆德弗勝工歌

史贊誑後世與神服教人何曾孰與我

皇沛德意來今往古皆超凌道旁扶杖盡感激如

此鉅典非尋㳂在昔周文辟雍樂菁莪棫樸

棠薰蒸亦越武王勤考卜無思不服皇王烝

翼民長世胥此術拭目覩化禮樂與我

皇制作配周德卜年卜世數有增淳熙烜赫流萬

禩思皇胥樂萬福膺被之磬管勒金石以爲

祈天永命綿繩繩

編脩臣謝道承恭

進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詩（四言并序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皇帝嗣位之三年欽天監臣奏二月庚午之辰日

月五星合璧聯珠爲亘古上瑞我

皇上推本

天心歸功

聖祖遣官祭告

景陵且願與天下臣民同膺福慶堅却羣臣

受賀之請所有奏宜付史館須示中外仰見我

皇上奉若之誠繼述之孝交儆臣工之敬福被四

海之仁純一謙冲度越萬古臣等幸睹嘉祥

難名

至德載筆譔次颺爲古詩以導揚

主極其詞曰

天命我

皇繼我

聖祖理陰順陽握機蹈矩日月照臨庶徵式叙於今

三年德洋施普占年瑞雪應時甘雨靈蓍莖

百嘉禾穗五諸福之物更僕難數太史奏[illegible]

稽首蹈舞二月初吉吉日庚午亥子丑交甚
光初吐是時天行七政同聚營室之分娵訾
之野二曜如環五緯如縷堯到於今欣逢再
覩王公大臣僉曰
帝祜繪圖以入拜章以許請以艮辰以對天下
帝曰無庸其曷可許念此殊祥非予汝拒繄我
皇考垂庥啓後六十餘年萬邦冒怙傳次在予爲百
神主懸象昭回職是之故宜告
景陵誕膺顯祚惟是兢兢以答純嘏爾公爾卿予心
予脊爾民爾人予肺予臟爾交脩予則且福
汝但使萬姓休嘉浹溥予受其福又何所取
宜付史臣紀之册府宜頒天下咸聽斯語彼
繄者文其愼勿舉於是臣鄰慶溢胥組諷誠
昭格諷孝纘緒敬誠臣工仁周寰宇四德備
矣思皇樂胥匪惟撝謙卑湯勝禹永迓純禧
用光
祖武皇哉唐哉卓越邃古
編脩臣謝道承恭

進
聖武遠揚青海平定鐃歌鼓吹曲八章有小序
奮神武
羅卜藏丹金負固西陲
皇帝決策討之爲奮神武第一
鑠王師奮神武討不庭
皇斯怒命我士差我馬張我弓鼓我鼓
睿算周
天威布莽莽邊庭如眼覩我
皇卽位之二年鞭策風雷馳漠土
右奮神武一章章十二句
塞草黃
丹金率部落以犯邊堡爲塞草黃第二
塞草黃塞馬肥黑雲壓城何當開棄我恩忘
我好杏牙跋尾天山道怒螳車下横遊魚釜
中老長箭落旄頭指顧欃槍掃爾何愚計何
左誰獨令爾干天討
右塞草黃一章章十三句

布星檄

皇帝命侍郎常壽撫諭丹金爲布星檄第三

文德敷星檄布不殺而殺爾寧悟爾階干羽待有苗爾或㦜然來內附張爾纛率爾部公然砂磧寒冰度勞我人增我戍雨雪星霜曉汝故

右布星檄一章章十一句

虔秉鉞

皇帝命大將軍年羹堯進職授方畧爲虔秉鉞第四

咨將軍虔秉鉞此當誅徂旅遏無遺逸無恐喝汝專征率所轄七覆陳六花面扼其吭排其闥三敗之頻以蹶是致是附是絶是忽鼓行以無拂

右虔秉鉞一章章十七句

雨洗兵

皇帝命奮威將軍岳鍾琪濟師軍聲大振爲雨洗兵第五

雲臨陣雨洗兵旗日耀甲霜明將軍濟師且平奮威一至佐使令臣力師武奏爾能馳馬甲伏高干城如霆如雷疇敢攖山青青風颸颸黃雲四塞儲胥守

右雨洗兵一章章十二句

夜斫營

我軍夜搗丹金營俘其母及諸部以歸爲夜斫營第六

晝出收夜斫營連雲旣翦犁厥庭傳箭千山定掛弓萬幕平脇從吭受斧耄幼頸纏纓母懿雪山草我馬蕭蕭鳴毋飲長城窟我士氣縱横孰爲不靖者視此一方氓

右夜斫營一章章十二句

青海平

丹金敗逃青海以定爲青海平第七

國芽蘖今克渠魁如睍消雪曾不浹旬灰飛烟滅青海旣平青海旣定烏烏畫讙刁斗夜靜

人人土土革心惟命彼强者訡汝弱其聽
右青海平一章章十四句
大愷樂
捷書至
皇帝頒部中外舉行典禮爲大愷樂第八
馳露檄入漢關
皇受之傲凶頑格於
祖廟於
郊壇宜示中外神人歡策勳飲至樂且閒穆穆棣棣

君臣閒永清漠北無犯于息烽罷堠金湯完
窮髮以北同輪轅內置蠻部外田官壟天張
宇栟幪寬以垂億載永不刊
右大愷樂一章章十四句
編脩臣謝道承恭
進

小蘭陔詩集卷二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古樂府

瞻彼平林八章

瞻彼平林有集維烏烏哺于子載勞載劬我獨何
罪匪烏之如
瞻彼平林有鬱其蘭紫莖綠葉媚此空山我獨何
罪有母尸餐
母兮勞我母兮恕我謂我貧也食飲儉我我獨何
罪俾母儉我

我歸自京我依我母我母劬勞靡所定處宛轉膝
前辛酸牖下
我歸自京母憂母喜喜我微名憂我妻子妻子何
脩而令母憂
自我之歸莫慰母心不豫不穡不能負薪我憂我
母我歸三年
自我之後室人徧謫爲我服勞而有德色我之罪
也我躬不力

緊彼柔條有嘒惟蜩明星粲粲㝠竹瀟瀟中夜風興惟以告勞

前秉燭詞三章 十月二十三夜秉燭詞傷貧也

朔風兮林麓夜寒兮秉燭秉燭兮何爲苦夜長兮膏油不足嗟油與燭兮亦何擇憂中煎兮熬不得顧影心灰兮使我心惻

課文史兮三冬餘我先寢兮兒讀書商聲苦調兮讀楚詞我臥聽之兮其聲悲其聲悲兮燭將爐呼兒吹燭兮各就枕枕上吟兮與翁聽

刻燭題詩兮不聞刻燭而讀書書聲喧兮燭光涂我忍聞之兮忍安寢夜何其兮多苦呻多苦呻兮難重陳蘭膏達旦兮簫聲四隣

後秉燭詞三章 二十四夜兒子讀書連呼秉燭其聲哀聞之淚下作後秉燭

秉燭秉燭燭光歷碌更長燭短連促兒讀匪兒之讀爺亦讀燭近爺前爺髣髴

秉燭秉燭僅以寸大兒近兮小兒遠燭跋見兮燭心無油燭無淚兮我淚先流

秉燭秉燭青蛾來撲蛾不撲兮燭亦將滅四壁暗兮喧蜻蛚山鐘鳴兮銅壺咽漫漫長夜對愁絕

哭母詩八章

兒長母省侍 太孺人必絮詰史傳事或不對則罵詈隨之今不復聞矣

兒來前自堯經今凡幾年兒夙慧自堯經今凡幾帝兒不即答語逡巡低眉蹙額母也嗔來巾陳篋親雪案學古胡不如婦人吁嗟乎母言在耳兒面猶泚安得母嗔面猶泚勸學之言長已矣

兒文讌晚歸 太孺人必輾轉不眠屢呼侍兒促問今不復見矣

朝不還勞倚門暮不還勞倚閭兒妄出入當何如兒耽文讌非蒲樗兒歸母眠行徐徐牀前長跽請起居母言沉湎獨何歟爾目眇眇偏愁予蹉跎失足誠可慮平聲防失足尚如此防失身更何似六年京闕違膝下未敢咫尺乖步跬音巳今母不見兒何恃吁嗟乎昨者夜歸趨南榮如見歡容笑口迎

汝爲官我做鬼 太孺人生前語也丁未歸里後不復作此言矣哀哉

汝爲官我做鬼母淚垂子長跪三十不官子之罪一官劬足令母喜絶口不復云爾爾兒也投劾歷

今九載母也樂之膝前有子食貧綦縞母不爲耻
吁嗟乎母不恥兒之恥安得不官長貧米
丙午九月兒以疾乞假歸有日矣族子汝鼎請講李密陳情表哭而罷講者三今何如矣痛哉
表出師不哭不忠臣表陳情不哭不孝子裴詡斯
言未必然已兒也請告滯京燕族子請誦陳情篇
臨食大哭三輟講鼻酸喉梗淚迸泉乃信至文每
可感至性得不嗚咽破涕流潺湲吁嗟乎昔有我
母心猶痛今則亡能勿慟千秋令伯有遺文豈獨

蓼莪當廢誦
丁未歸山爲長男璈娶婦躬滌門屏 太孺人禁之不可加鞭爲今不可得矣感伯俞事作此
韓伯俞笞而泣昔笞皆痛今無力毛裹膚髮母手
習兒歸娶婦躬補葺洒洗門屏襟袖濕母訶禁之
不可得杖子兒身如雨集斂手階除恭佇立吁嗟
予笞不痛猶當泣不痛之笞並不及
歸山後廿青鉄供 母恩見憐每食減齊乙卯十月爲二子璈璟析箸悽然几筵冰志餘痛

切肉爲糜母呼進菜祝噎勸餐母七不再顧能博
鯉烏反哺夕膳晨羞豳供具日汝貧也母以我故
汝有旨甘吾謂茶苦加豆盈觴吾意忤吁嗟乎兒
無母哺哺於兒空憮憮栝棬雙淚垂
銀杏一株 太孺人手植也移種神光山房今春發淤葉而 母已歿一周矣痛哉
銀杏樹不可淤上有慈烏嘴爪血母初種之盆盎
間移栽入地中心裂觜天一日三摩挲十年盥沐
脂澤加叶歆開花結子卵何日念我老手掘臼窠甃
向山中百鳥和鵲來葉落冬臘後一莽挺秀森

柯吁嗟乎森梢柯今再活嗟嘵梢柯今再活
春夜檢敗篋得殘詩一帙兒童時 太孺人所口授也撫卷哀號作檢敗篋一首終焉
空堂伏枕苦爲篇斷帙殘編手自檢依稀少小狀
吟詩枕上喃喃淚盈臉五言七字斷復續欹斜字
跡生前儼蟫蝕漫滅不可句猶記嬌啼若額險淒
然重讀痛摧心冷雨凄風燈閃閃
七月八日爲亡弟叉彔屬纊之辰窮兒哀慟於中不能自禁作詩十章哭之冥冥之中倘
其鑒予

我生不辰弟昴共濟我歸三年嗟喪弔弟諱日載
臨潸然出涕
日月不居爾亡一載爾像在堂爾靈安在同氣之
傷我躬何罪
我父伯父爰繩我祖誕我六人如枝在樹雙枝剪
伐我躬何所
我來自京言奉我母伯也楚遊季歸泉下以日以
夕母躬勞苦
我來自京汝病已深不呻而痛不痛而呻爾呻我
痛爾我何人
我有史局爾病在牀我完史局汝歿已祥生死之
痛云胡不傷
聞汝之歿猶呼我名汝孤無父我愧爲兄成汝碑
汝及汝成名
及汝成名名成身死身死名存匪我之志汝身後
事相孫二子
相爾二子體貌豐隆弱年情性頗有不同我撫其
外汝牖其衷

去歲今日哭汝於房今歲今日哭汝於堂汝歌我
哭哀哉難忘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五古

琴囊

誰知七尺身甘作爨龍蟄蜀錦懸高秋中有松風
急絕調寄空囊流螢萬點集金徽光隱隱熒下猶
珍藂縱橫匆室間莫遣飛塵入組織封蛛絲班駁
等梵笈梅花閟古斷冷冷巖瀨濺中散貯知心一
夜鮻紺泣留待明月樓解取龍香裛

古香齋分賦得詩瓢

冰雪滌精神詩況清無恙文塚既荒涼吟瓢亦揺
漾縮如猜鼻掀窪如豕腹脹寸心不盈掬挹注儲
高唱安排大肚腸待我嘔肝臟茗香佐浮沉酒汆
偕醞釀筆牀與硯匣傾倒得依傍時登書畫船擱
挂雲山杖驢背亂峯前錦囊又何讓檢點寒雨宵
零落桃花漲自昔苦吟身原賦飄流相達哉唐山
人相送江湖上

酬鄭逸溪兼送之任興化

大化邈三古王道傳六經後儒汨其源小器易滿
盈所受本儉縮曷以稱恢宏俗學遍天下渟醉不
願醒我年十六七紛紛事才情綺語不如古字與
聲淚傾中歲頗涉獵學書記姓名筆札耗年月風
雲勞神形薄譽挍世好撫懷恒怔營憶初與君交
兒歲乃在丁旋旆過下里玉色耀扉荆紵縞荷投
贈素心良已盟雖未覩蘊奧亦足達郊垧音書逼
夢寐耿耿三年縈庚子時維夏溫經卧山城翩然
重過存聯床話更長大暢身世旨言言洞真精爲

我決取舍期我登遠程空山落松子古壁明青燈
三夜飫餘論豁然如解醒自我學儒術所交皆老
英刮劘事章句頗亦騰虛稱自謂能擇術不與俗
子并君雖過獎許乃更煩陶成言外有遺旨太息
還丁寧我生嗟不敏好德性所承藥石甘瞑眩傾
受如飴餳未足供鞭策力薄懼弗勝流光一以駛
微名終纓纓我旣客京華君還卧巖扃客從莆陽
來投我雙瑶瓊上言加餐飯下言求鶯鳴懼我駁
通籍詞章淹性靈辛苦相刻責大聲呼瞶聾感君

意惻惻念此心忏忏我自陪館閣浮湛百無能雖有冰玉譽每似憂患攖五載耗廩米補闕嗟何曾年或勤載筆僅足供鈔謄佗山念攻錯孰爲新發硎緊君早聞道藴抱何渟泓正學趨濂洛高文媲歐曾中和外耿介表裏恒晶瑩道足氣自腴内重外乃輕宜其棄一切高與山嶽爭進者魚門師同譜尤服膺歎爲未始有今人無匹朋三射春官策明珠儕雀鶯遂厭利名學趨古彌堅貞薄田無一頃色養恆躬耕循陔采蘭芷潔名敷華榮著書積

年歲刻意搜蒙冥每懼道力孤遂人吐其誠苦心樂接引俾與正道行親炙及流輩同時多感興如我不才者亦獲循階登去夏新捧檄皤然遊上京毛生重親存先正有典刑燕山五六月荷香初送清古巷每廻駕多逢君眼青道念愈靜細深言何頻仍恍如春風坐和氣相蒸蒸時出所論著一編互品評愧我所得寡無以爲酬賡昨見君鄉人云君懶送迎正平刺漫滅絶跡畏公卿作吏不廢讀鍵戶坐秋飈二三同志外往來惟鄒生走也亦云然泠局如枯僧五載京塵中彌覺鄙吝萌微君發我狂孰撥霧千層道交言在昔鍼芥起彝恆君今馳尺符花縣飛雙旌禮樂試下邑吾道期共明稽古愛民者措注當鈞平宵肝咨循吏教化良可憑乃知經術貴欲善惟所令慈父與嚴師有感下必應所學異等輩鞠此溝中氓行矣毋瞻徊遠聽翹風聲

蓮花四首效雪村先生體

圓荷浮瑩泓輕風引微涼幽意滿懷袖更聞天外

香我欲乘風翔溯游水中央時因落故衣集之以爲裳　風

晴日下芳洲水天意俱遠搖碧金鄰鄰映空紅婉婉采采欲遺誰極目湘與沅美人期不來忽忽日將晚　晴

蒼茫菱荇外灑灑霡霂益香影入空濛千花淨如拭裛窃更沖瀜紅日濕欲滴會須一瓢酒話此西窗夕　雨

瀼瀼露華明拂拂荷氣清盈盈擎翠蓋濯濯浮金

莖朝旭漾光彩餘芬散層楹莫言恐易稀被此以爲榮露

田家鎭

晨發田家鎭遠聽洪流響回飈散朝旭陣雲飛湃滄鷺濤拍岸沙捩枕愬小淺夾岸足菰蒲得此平如掌澄波灑微雨浴凫戲兩槳風帽烏欹斜水枕山頰仰呼僮穪野蔬亨芼供午饌低舷跂足眠蓬腮偃淸傲歸夢橫大江倏然天外想

咏懷閩中古蹟分得榴花洞 榴花洞在福州東門外東山閩大紀載唐永泰中樵子藍超逐白鹿至此迷失道忽得古洞繞洞皆植榴花雞犬桑麻非人間世童叟數輩出迎叩之曰我避秦人也薄暝留宿凌晨告歸此中人折贈榴花而出遲日訪之杳不可得余旣感舊志之荒唐并靖節桃源亦寓言耳聊小詩寫意

龍死濡池璧芝隱商山皓閩亦有桃源古洞榴花好我聞永泰中樵鹿迷烟草羣雄競逐後遺此霜毳縞引之見秦人身世遊羲皞不知日月長但覺收成早磵戸解留賓雲青日杲杲相送洞門春一枝紅瑪瑙毋怪古神仙偏戀溪山豨不似武陵源畏與外人道重來問迷踪絕徑風烟摒我覲神仙事假託費探討古今念亂者避世懷其寶所以陶元亮松菊縈懷抱安知夾岸桃異境非心造吾閩丁唐季溪山取自保韓偓依南服周朴甘枯槁入山山不深塵鞅傷潦倒得非此輩人效顰彭澤老我行及春游遺跡按圖考茲洞如再開何必棲蓬島白鹿期不來側身聊睛昊

八月十五夜同諸同志登明遠樓翫月

秋中景逾靚鎖院閟羣寂高樓步月登衆星何歷歷烟雲歛萬井淪如揭暴壓顧兎茲夕肥千山萬

山滌百尺俯蒼旻斗參乍可摘地聽涵衆妙夜艮情乃適吾黨聚經年團圞如曩昔譬若月隨人形影無可析相期一瓢酒保此粲白皙圓缺旣不常舉杯盡餘瀝坐久忘秋更中天露欲滴徙倚復憑欄梟梟風吹笛

山山秋來

百感忽橫臆微風在簾幙高梧葉未飛早被琴心覺慄慄若遠行山城動寒角

夜來

蟋蟀何太急秋空顯將夕棲鳥起竹間獨立念今昔入靜悟無生夜聰松月白

雜述答吳劍虹同年八首

青陽不我居冉冉歲云晏我本豐草身如何受芻豢厲志各有圖黽勉畏譏訕尺蠖不求伸屈曲遊汙漫此志不少渝宅年或可按

美人在雲端投我湘蘭紉中有相思字蓄意殊未申春秋畏遲暮蕭瑟含酸辛我欲從之去大海無深津把袂願須臾含睇時見嗔揮手謝霄漢明信期難泯

陰陽有靜動氣化有屈伸安知括囊日必無張箕辰久蓄在必洩通塞恆相因一朝抉壅蔽金人亦稽唇所以君子身觀化聊逡巡三千六百鈞逢時吐經綸君看渭濱叟頗似尋常人

烈士與貪夫名利徒如鶩兩人遇諸塗唾面相慼扑我聞忽大笑爲爾解謗讟爭名如登山爭利如填谷山高或有展谷遂無緇轆源淸流自澄用汰取必酷名利兩相譏我願拔其毒

我本猖狂子當秋恆痛哭夙聞長者言破涕爲拭目贈我以忘憂養我雞如木至今客京華白圭日三復

我有金蘭契見招南山岑所期不一世力薄或難任我未行其言沉吟猶至今辛苦受藥石深淺自量斟亦願鼎君子式昭恆愔愔

浩氣天所忌大才人欲殺山雞斷其尾香臍麝自拔虎氣恆宵冲珠光每夜發

北池苦風霾窮冬扇浮靄嗟哉行役身逐逐事驅

僧出門宜見唾家居亦狼狽如何退縮身又以我爲泰奇節人所尤爭名在世外茎或罪斯言倪仰必無害

千乘行見讓豆簞有德色山崩目不瞬怒蠅氣橫臆忍乃德之符毅賓才所軾委曲濟艱難斯言幸見繹

飛鴻有遠志亦或受矰碆舞鶴將冲天盤翔試陵阿千秋萬載名寧肯爭延佽松栢有同志守皆如山河珍重寄短述君子意如何

卧龍岡擬梁父吟

衆星何歷歷長夜何漫漫浮雲翳四起欲往梁父艱遠想諸葛公躬耕南陽間華胄既失身瑾布亦彈冠胡爲草廬內抱膝神腑閉一言契眞主三顧遂出山莘野渭濱後見此魚水懽後人皆巷遇挾策相犯干此道邈千古風雲良亦難

題桃源圖

神仙誠渺茫桃源勞悵望彭澤作記後描畫窮殊狀摩詰自淸眞退之騁雄壯未得王介甫詞氣亦

豪宕流傳入歌詩圖寫上屏障彭澤本寓言異境發高唱武陵賢太守早被漁人誑南陽劉子驥蘊樸高尚遂令千載後迷津生惝恍我謂武陵溪一日可十往醉鄉與睡鄉人在羲皇上身世恍華胥懷葛又何讓大地盡畊桑尺土無閒曠康衢遊童叟斗酒可以餉壽域登吾人太和相醞釀比戶皆仙源處處桃花漲何事勤問津拏舟遠相向

佛手柑

閩中有珍果輪囷蒸文囷託根自祇園布地黃金

就如佛結心印跏趺在靈鷲三禪旣罷參千手所指授閩山八九月秋林隕霜桕暖沙孕奇姿古綠貯幽秀詩瓢茶臼間重簾戒挑透拂拂勝吹蘭襲襲起淸興七碗消渴餘一枕微醺候氣味沁肺腑吐納通盥漱名與魚魫宜素心蘭一名魚魫一品在文官右桔屬漳州産入室聞異香同心想其臭鬱爲上國珍位置尊彝後秖笑荔枝香驛騎紅塵驟

橄欖

吾閩重荔枝橄欖亦同稱酸鹹滋味外歷苦相欺

凌秎啖攢牟宇閒然若不勝頻回有餘味刹窗冬初凝古人比淸高忠言多見憎事後甘如飴叩咽愈服膺吾聲諸作者孟韓句崚嶒險語若齟齬澀茹寒冰舌本木强後彌覺至味增願君勿唾棄視同哀梨蒸

冬笋

高嶺鬱寒姿一夜挺孤勁冰崖凍壑中時與山雪迸龍孫蟄高枝君子含至性胚胎何凝奇軋茁氣縱橫長鑱雲外歸解縛司冬政品格入盾蘸菘韭

皆聽命榾柮煨根芽脫落想盤硬莫厭太瘦生聊
用醫俗病

小蘭陔詩集卷四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七古

古意五首

秋雲冪冪天將雨秋雷隆隆吼天鼓秋山巉巉巧
障空士不逢時鼠變虎士不逢時鼠變虎閉門感
秋心獨苦擬陳明劒報君知浮雲西北關河阻關
河阻將何補千年馬骨哭燕昭不見黃金臺上土
道路怨雨農怨晴二怨從橫排宇宙有時霜雹殺
嘉禾天道何心恣評訴君不見東陵門外客刺由
少正呼天詛司寇

莫搏兎兎死狐心悲莫投鼠鼠中器將虧四時寒
暑有代謝脣亡齒寒身亦危吁嗟乎瞞何奸汲少
慙羊羅雀網捕麟鳳當年客舍不容人宅日請君
來入甕
昔鸞翔今鳳斷昔彈冠今左袒狐裘握鋏羿衿煖
傚絮欺風雙肘短君不見一日花開蝶戀枝千尋
樹倒狙公散

狐鼠爲豺狼世人方錯愕麒麟爲豺狼衆生何所
託我爲此語豈無因杞國憂天非妄作非妄作語
有因牛見麒麟橫噬人嗚呼幾見麒麟橫噬人

玉枕蘭亭歌爲李聲巖賦 南宋賈似道命門客廖瑩中以燈影縮定武蘭亭刻用靈璧石經年始就木棉庵後遂入閩人之手嗣以官累入都求售適侍御蕭鹽庵先生以百金購歸自是吾鄉始知有玉枕榻本矣甲寅變後長君聲君舅式儒寓金壇復攜石以出子振所藏小冊乃蕭故物末附陳燕臣書蘭亭詩其後跋五則則盤巷先生手蹟也蒼涼悲痛前輩風流宛然在目予既感神物之淪亡又痛典型之凋謝長歌弔古羅深悼歎云

多寶開中光已久平章不知身是客晝挾宮嬪鬬
草蟲夜接名流讐金石御府蘭亭甲乙餘 宋理宗哀古今蘭亭一百一十七種部爲甲乙十冊 鬼斧何年鐫靈璧應龍不死瑩
中入燈火熒熒落檐隙神描定武動經年廿八行
中光彩射羽書且莫報樊城彫琢求賢方側席結
子開花正及時萬死投荒從此役妾御星稀壁亦
沉木棉花紅泣姦魄誰知至寶不殉身徑尺寒光
歸草澤三百年來人事更此寶淪亡少人惜清霜
御史京華客百金京邸欣相易書堂響搨饒名賢
寶護裝潢珍秘册文塚荒涼骨亦寒鬼守神呵歲
月積何年毡裹出閩關一石如遭再貶斥余生也
後所逮聞性躭筆墨今成癖雖有兩紙日摩挲不
見西臺舊體格李生好古頗經商墨寶常年矜創
獲遍示同人相賞真殘編斷簡期無斁我觀物理
一愴然辭翰流傳本陳迹半閒堂上昔猶今名山
室裏今猶昔 名山室蕭所居 獨有山陰脩禊亭流風餘韻
何籍籍歌殘健筆凌蒼穹秋雲卷雨長天碧

讀書

昌谷園中讀書客馴雞走蠹鼠相嚇巴童知我怨
秋深樂府歌殘秋月白青衫破帽閒出門阮哭劉
吟任促刺歸來檢點囊中詩殘編斷字背肝鬲草
元亭下有奇書風雨茂陵羞四壁君看熒熒鐙火
中莽蒼大野啼寒多

海棠花和東坡先生定惠院韻

春風如絲吹草木二月海棠媚幽獨殷梅偏早壯
丹開天遣此花洗塵俗嫣紅青白自天然匹配幽
蘭在空谷繁華不羨謁朱門雅淡羞言貯金屋若

將妃子比容顏辱殺名花眞食肉我家舊種當春
時一日十看意未足遊蜂舞蝶不聞香貞靜幽閑
女之淑世間香艷祗自娛挾臍秖爲麝藏腹豈若
此花性恬靜開向名園友菉竹獨立能存君子心
素粧不入庸夫目可知無意嫁東君品題何恨遺
西蜀百卉叢中著此花何異雞羣立白鴿我來相
賞結素心坐對手標歌一曲艷詞綺語徒紛紜無
用詹詹輕詆觸

題蘇文忠公書錢武肅王表忠觀碑後用韓
昌黎石鼓歌韻

嘗讀三節還鄉吟雄武不滅大風歌晚從斧山閟
碑本道遠莫致嗟如何在昔錢王起草莽銅丸警
枕橫琱戈殺宏誅昌歼吳越軍州十四爭濯磨八
都旌旗如霧布六營將校同星羅五百年間帝王
出鳳皇定鼎何嵯峨鄉閭林木皆衣錦即今光耀
騰山阿像圖凌烟表壯烈唐室妖孽須麾訶朱三
竊命徵詔至江東討賊言非訛羅江東嘗勸錢鏐討梁保障
江淮息兵革厥功先足銘蚪蝌潮頭倒退錢城築

鬼風神雨迸黿鼉四王五代相終始歲寒松栢詎
改柯有宋羣臣請留倣譬彼賢毋將投梭表文一
篋遺就國感激歸誠無委蛇忠孝累葉委抔土誰
辨父祖偕妃娥遂因淸獻訟遺德建祠伐石江之
沱髯蘸大筆紀梗概妙墨深刻等隨和豐功偉畧
何凜凜豈與諛墓文同科教忠教孝告有位風勵
萬載艮已多高墳今雖走狐兔石獸幸不埋銅駝
披誦遺文猶彷彿英姿颯爽窻前過天爲異人題
異蹟四碣八面如新磋我聞明祖求王後武肅鐵
券出江波大封功臣鑄帶礪一彷遺式無側頗王
之子孫尙寶守八百餘載未之佗武林王草堂錢王鐵券記云明太祖封功臣無鐵券式有漁父於江中網得錢王鐵券因以鑄封仍還錢氏計殘唐至今八百餘年矣
視彼社稷辱畝畝神物不守徒娭婀鐵範金符
閱九姓安得借取日摩挲錦囊位置此碑右高懐
古筆花間哦我生學書未學劍辨誰爲鴨誰爲鵞
縱橫無術恥佔畢蟲編蠹簡直甚那閒中日月歎
髀肉光陰滾滾車接軔孰與錢王起鹽販功名大
地起江河壯裏撫此三嘆息拔劍起舞毋蹉跎

題瑯琊郡王王審知碑後用蘓東坡石鼓歌

韻

冬十二月斗建丑蒹葭堂謁來齋叟得讀閩王墓

下詩悲涼蒼鬱雲烟走來齋舅氏示余和葉文忠過閩王墓詩屬予和之予

未能也奇情勃窣盤當胸古筆淋漓難啓口昔年打

碑慶城東曾操紙筆諸君後予嘗同林洓雲周瑜峯黃華田諸同志至

閩王廟搨碑欲尋遺蹟無二三按之史乘亡八九穹碑

兀兀恐行人古殿沉沉臥衰柳當年矢口水隨潮

王未入閩閩人有矢口潮頭之讖軍聲一夜森刁斗齋壇卜劍羅

腹心幕府橫戈清脉胕底慎財賦納龜琛斬刈榛

菅去稂莠四門視學隆師儒六籍旦賢置賓友聲

名文物人祖開至今生齒皆雛轂遐荒王氣鍾鳳

麟天府雄文勒蝌蚪日篤勳勞勅侍臣用垂觀德

璟童耆碑為唐天祐初奉勅建立于兢撰文維時元帥大梁王挾制

羣雄任使嗾開門節度擁旌麾晉爵台藩須𢀖卣

唐制三品始立碑伐石銘功奏朦瞍頌王懿績無

溢辭龜趺鼉製同岣嶁歷窺後嗣多淫昏有忝前

脩愧忠厚僭帝謬援騶無諸王延翰欲稱帝取無諸列傳以示羣臣

告廟不若元孫某稱兵西鄙無肘無坐使南唐有

所有帳中鳳燕汚斧鉞座上寶皇決韃杻僨傳搨

土乞春牛閩俗立春塑牛必於閩王廟前乞土空見撥金薦芻狗我

來祖廟謁王靈部從青紅森土偶功德吾民則祀

之八閩俎豆王居首春蘭秋菊報蘋香肆崒斯碑

難仆掊憑今弔古此焉存考獻徵文是之取烟雲

片石想喑嗚風雨千山淨氛垢自唐天祐到於今

野狐山鬼頻相守盛衰興廢有固然名伯甘棠期

不朽墜淚羊公齊峴首永峙三山萬古壽

裘唐十大家碑刻竟戲題幀首

率更畫字如畫沙長戈短劍紛盤拏出入晉法魁

唐家歐陽信本書皇甫府君碑秘書五絕帝所嘉廟堂遺韻燁

春葩虞伯施書夫子廟堂碑河南鬱鬱同州衙筆如㧋鋏驅

龍蛇雁塔雙門安足誇褚登善書同州聖教序知敬眞書筆

吐花藥書殘碣埒太華依稀朔漠建高牙陪陵班

劍鳴寒笳王知敬書李衛公碑蘭臺風格露丫叉險逾乃父

不爭些高寒一派撲肴花歐陽蘭臺書道因法師碑平原大節

爛雲霞豐姿肥筆頌蓮華顏魯公書多寶佛塔碑邕也鋒鋩

拭莫邪又如武士揚金瓜廻鞍御控拳毛騧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
幽深季海浩無涯怒猊渴驥勢奔遐徐季海書不空和尚碑
誠懸風骨久專家碑殘長樂人咨嗟其文
其筆雙無瑕柳河東書馮宿碑殿以公美森槎枒咄哉鉅
手揚僧伽裴公美書圭峯傳法碑

七夕

烏鵲橋銀河渡韻事流傳爭慨慕織女婦牽牛夫
今夕歡情事有無雲階月帳徒髣髴癡兒騃女爭
歎呼陳針蔗果既已誤柳州乞巧砭頑愚歸織不

成章歸田不服軛疎星淡月漢迢迢誰實撮女居
郎側牛女何年有此名天上人間供口實簫鼓如
聞空外音星眸雨淚雲房黑祇因迹本涉嫌疑地
老天荒難究測獨不見參商二宿分辰墟千古萬
古無疑惑吁嗟乎毀銷骨浪排山君子不處嫌疑
間

題說劍圖

壯士手持三尺水高歌羞入邯鄲市閒尋薛燭看
雌雄一彈三嘆寒光起牀頭時有風雷鳴虎氣龍
身九霄紫越女銀丸楚猶喜鬼母嗷嗷白帝死西
北妖氣尚未平以奉吾君在吾手掉臂拂衣從此
始

贈黃莘田

吾有好友林涞雲爲我數見言黃君詞壇建幟投
金鼓一隊可當千人軍我聞掉頭不復信忍以所
見易所聞憶識君時年尚少凜凜未敢期同調諸
君豪氣信翩翩光祿吟臺騁英妙顏熱耳赤情內
傷至今耿耿心猶標又尋樸訥百無成未忍逢人
露言笑生平不喜傾蓋交鬱鬱思君心自照殷蔑

何由得識僑蔔臯未遇誰知超不嫌踪跡日迂疎
知君有恨應相詢梅花點綴越王城才子聯鞭指
帝京詞賦功名期第一風雲萬里卜茲行茶鐺酒
椀盛筵舉銀燭高燒集舊典我獨何人得與斯惡
賓橫座何匆遽十年積緒詠今宵烟雨模糊讀書
處簇簇牙籤足異書超超玉塵聞乎著君家大父
騷壇師少陵有祖酷似之君家有舅詞華富中郎
後身見羊傳不學顏標庇魯公于頃澄波逢叔度

訂交始此未爲遲車笠他年肯回顧相逢恨晩各
欣然回首前蹤成一誤飲君酒爲君歌肝鬲今朝
爲君吐閩山風雨燕山雲萬里相思共朝暮

白菜長幅

霜明雪淨冰蠶紙直把霜根譜園史風吹一幅春
甕香白練離披吹不起甲噞玉露土膏肥匝地寒
酸射肝子羔羊悵下長如此根荄一夜濯江波齦
齶餠牙嚼泉水瓜壺烹剝陋亟人葅醢周官登鼎
錡畝得古人眞有以一圖上佐調羹七庶免蒼生

而已矣

對月曲擬李賀

蟾蜍夜禪燭龍位月午千山漾空碧玉皇鑄鏡瀉
餘銅鉛水凝寒落檐隙年年獨宿老孀娥妒殺雙
星渡七夕問天有月始何年照見人間幾今昔藥
風我欲叩瑶臺望舒進我眞珠液翩然披髮萬家
低牆角狐狸弄白壁花揮餘淚蘸苔堦糯眼斜窺
笑書客便應不缺月長圓何人偸得媧皇石

古意一首

窅竹貯雲雲不流檐蛛織網天孫愁小窓金翦鐙
花落西樓夜雁聲啾啾蕭蕭數點秋螢雨凭肩牛
女聞私語梧桐一葉打山窓疑是精靈夜來去枕
上餘脂漬衫袖醒來窓向幽蘭齅碧海青天悵望
中鮫綃鉛水凝寒漏春山蹙蹙容華損腰束鸞絲
手自忖靚面渾如隔九疑敎人只怨蓬山遠敗荷
一夜雨聲殘跳珠濺玉光團團秋來玉骨不盈把
耳邊誰復聞加餐君在江頭妾江尾所不同心如
白水請君但看芙蓉花寂寂秋光爲誰死

臘月十一日同莊犀水表舅林恭哲甥石林
探梅訪黃莘田不遇却寄用韓昌黎寒食出

遊韻

一冬琵縮花前病病起探梅興轉盛挈甥扶舅投
石林遥見寒晶相掩映俄然詩思從中來咿啞心
口如交競藤山丈人顧我言主人勢必强吾詠榼
中蔬酒呼淸溫花間筆墨排端正我行與君莫强
辭此地無詩後難更五字七字隨興作一飮一啄
莫非命吞江石上聳吟肩梵聞亭畔揮麈柄主人

兀坐慕儔侶掀髯破口握手慶依人禽鳥助懽呼慣看童僕知愛敬清泉白石鬬清新務脫凡鄙度險覓狂歌大叫浮五白玉山頹唐稱樂聖山廬襆被勿言歸纒綿午饌夕還併脫落形骸子所能爛熳天真本吾性言終停步欵柴扃巷犬狺狺勢豜横山童辭主晨出門却客不納如放逬各各無語縮步歸回首烟雲掩金鏡蕭森却畏山雨來一山泠落誰爲政遊情不免少闌跚詩壘還應張後勁因煩尺蹏馳山扃先聲爲報三章令

戲作吟梅不見梅歌

我家遂華無梅樹低頭染翰擬作梅花詩嗜梅吟梅梅不見便待詩成千首欲遺誰譬如登山賦詩招隱士隱士乃在山之巔與水之湄相逢握手艮非易安望生芻塲藿逼情辭又如思美人不見形管贈我空爾爲山椽隰苓乃有無窮慕夢魂千里徒相思此情此際三太息側身掩戸無語却成悲安得開山五丁壯士手爲我斸取羅浮半面面面皆絶奇位置當窓供我玩然後以酒澆我磈礧誦我之新詩十年積緒一旦豁花耶與我詎不兩相愛與兩相宜嗚呼何時點綴紅冰艷雪三兩樹使我對月臨風剪拂之

林洙雲以唐瑯琊王碑贈黄莘田且賦長篇索和遲久未答洙雲復以元祐黨人碑見貽余以賈秋壑玉枕蘭亭報之賦此奉答兼示莘田

君有兩道闔王碑操贏挾重揚鬚眉我乖饞涎已三載莘田一語便得之却賦長篇四百字自矜豪舉晴如台知我所無不我與且欲驕我以文詞譬如富人恣揮霍千金一旦贈所知洙雲詩有篋中兩道瑯琊碑什襲珍藏鎮武庫譬如主人擽雄貲一毫不拔乃其素之勺却過寒門笑貪儉故以劵契相誇遺我觀金石有聚散亦如貨寶之遷移惡滿忌盈古所戒寶劍紅粉當解推且知收藏大不易常藉世德爲留貽不然一人闢見眇縱欲致之猶難爲吾鄉嗜好有長物田園珠玉緊人眥金石文字喩者少藏弃收拾知有誰却羡君家富清秘左圖右史何鼎鼎祖孫父子日譔述兄弟叔

佰手摹追舅祖立軒公筤來齋鹿原二舅氏收藏昭陵金石考等書鹿原舅著有金石考畧與諸表昆季皆長於書法每輕宋元年代淺屏不
與列門牆麾明誠夫婦未足數歐陽集古多欠虧
郎如瑯琊碑一種乃有兩紙重鼎彝至寶固當慎
所與歸之莘田詎不宜莘田歲歲長安道充囊入
篋皆經奇坤五先生最博雅大寶法物多燕詒莘田
大祖維章先生著述收藏極富曩從高齋閱古本唐銘宋刻何紛
披率更六碑見載籍君得其四文在茲薦福彥謙
歇絕後完本更出太陽祠歐碑傳世六本莘田存有化度寺姚辨溫彥博

皇甫誕九成宮本獨缺薦福寺房彥謙二本又有太陽眞君祠碑乃在六碑之外者耳目紀
載所未見使我流沫思朶頤我生好古偏苦晚金
石有癖嗟後時弁陋家傳無秘本戶庭不出傷雞
羈敗肆村坊苦搜索殘碑斷碣手補治每因名蹟
廢餐寢思得古刻徒漣洏十年必精所蓄積不滿
百石寧非癡遺病忘憂胥此物妻嗔子怪恆爲斯
我與二君較豐嗇何啻大海測以蠡譬如貨賄在
人世乃祖乃父爲陶猗金錢刀貝甲郡國子孫守
富高不危覩彼家無儋石蓄一粒斗汗供箸匙開

創守成判勞逸相去豈至倍與蓰范丹本是窶人
子敢與崇愷量銖錙君戒多藏好施予我方泊產
日胼胝感君周貧指囷廩元祐黨石來先施自從
文德夜超後誰遺鬼物相訶麾肅冠瞻拜看名姓
宰臣散職了不疑翻恨安民名不見僅於史册聆
夙規我有永和九年帖云是賈相所剟削却以奉
君牓瓶供一粒如向太倉齋三百九人入我室黨籍
自司馬光以下凡三百九人二十八行臨君池以許易訪假白
璧景龍移鐘輕重劑予有唐睿宗景龍觀鐘銘多殘缺沫雲以完本相易譬

如錐刀謀小利械器易粟相爲資又如鮑管取錢
帛爾侵我讓無謾欺黽勉有無互遷貿勿謂市道
相羈維苦茗瓶花鬬奇勝嗜痂不畏傍人嗤答君
長句止於此會須劇飲撩詩脾

閩中吟

閩中吟者種芋山人感時之所作也俚鄙不文
不足爲採風之選抑桑梓盛衰所由集也冬居
多暇綴筆詮次定爲八篇以爲同志觀覽云爾

閩無詩

勺水無大魚荒山無佳禽鄭衛無正聲鞳鞳無洪音吁嗟王風久衰降坐使風雅日銷沉緊我闇邦古澤國先朝名俊耀球琳膳部林公首樹幟詞壇爺子何森森二玄入室繼淸唱休明鼓吹無荒淫降及晉安始稱泒綺麗柔脆譏儒林要皆彬彬亙引重中原旗鼓相追奔斯文一綫忽中斷人往風微遂至今儒生濡首埋帖括操觚搦管諱長吟五言七字竟絶響翀口結舌如病瘖我生晩在百年後才拙力薄難勝任隰苓山榛長慨慕翹首西歸懷釜鬵挽回大雅知何日愴然念此傷我心

定交

世事如浮雲浮雲聚還散人情等春冰冰結春來泮氣誼文章古所難乍離乍合同冰炭其初文酒共盤桓嘘寒送暖尸流汗交成爾汝毋棄損意氣肝腸金可斷一朝掉臂等塗人誰知當年面目換朝爲膠漆暮流萍谷風陰雨同嗟嘆緊余十載從文壇三山髦俊交遊半寂寞荒園笑索居獨行顧影誰爲伴名山訂業屬何人經濟文章無畏憚千

秋古道無人行盈庭芳艸同誰翫懷抱區區永弗諼凄然不寐獨申旦

嫁女嘆

父母必兒女果出門惘惘垂別淚行人退嫁粧來滾滾香奩傍鏡臺借問誰家有好女金蟾珠翠錦成堆盈箱積篋紛相沓塡街隘巷爭喧阨黃金飾腰礙白鑞襯桃杯妾媵皆羅綺器皿薄玟瑰不知人間何以有此貴毋乃王侯嫁女誇多財路旁老翁向寸道其家暴發邑中魁家貲强半飾此女猶言無物遣兒孩吾鄕慕效竟成俗世情蠢蠢良足哀我聞翁語三太息民風安得不卑頹詩美王姬執婦道肅雝車上無疑猜貧家嫁女孝姑舅富家嫁女滋禍胎荊釵布裘古所慕誇多盛飾胡爲哉不見飽家夫婦鹿車挽賢名千載供溯洄

悲華服

農夫勤稻粱所求在果腹紅女勤機絲取足供裳服天生物力能幾何忍令悉索爭誇逐閭俗漓澆遂至今世事浮夸不可讀在昔衣冠辨等威五章

五服無煩顛詩譏惟鶉有由來子臧取禍嗟何速
延及衰靴競增華泥土珠襦賤羅縠短褌袒服飾
華裝貂帽重裘耀愚目挑夫販豎有餘貲强半兒
孫不惜福千錢一履百金裘牛馬衾裾楚猴沐奇
服新裝所志浮儒生從衆何碌碌所嗟織女治蠶
桑鞲火寒燈勞杼軸翩翩紈袴飽膏粱一縑斗汗
供魚肉民貧國病將奈何坐使百產日衰壓漢庭
若起賈長沙流涕當爲二痛哭

弔三山

將進酒莫吟哦主人自作三山歌三山之歌拍拍
手世人不用相呼訶道山于山夾城峙展旗建鼓
迊陂陀屏山極北聳空翠海國萬象皆森羅越王
城中何鬱鬱鼎峙萬載奠山河一從刼火滄桑後
三山面目存無多鱗霄臺畔鞠茂草鼇峰金粟堕
嵯峨琴臺松栢委斷莽北山遺跡半荒坡在昔蕭
公力脩復道山以次皆脩和厥功未竟溘朝露坐
使名勝埋藤蘿後人展轉鑿山脉山靈不復相護
呵荒榛野火聞鬼嘯遊人到此雙滂沱閩中形勝

盡銷蝕民人凋瘵天薦瘥杞憂獨抱向誰語痛哭
流涕我則那願傳此語告鄉國無然坐視日蹉跎
矯首覩天天蒙蒙山乎山乎奈汝何

西湖

雲薇野風滿湖水晶澄瀾今在無山川老矣文獻
盡當年禽鳥空相呼荒烟落木風景殊羸童瘦馬
步城隅憶昔吾閩全盛日樓臺複道黃金鋪管絃
隊裏笙歌迭中州妙曲誇名都變後滄桑驚轉瞬
趙公疏復何勤劬十里波光通海氣肥田灌漑三

萬區暇日名賢欣載酒紛紛車馬爲歡娛扁舟泛
月醉賓客浪花風片跳明珠千年澤國古未有名
勝實甲東南陬制府金公再疏鑿柳坪梅嶼千萬
株閩疆水利資廟算前趙後金籌遠謨中流開化
恢古制琳瑯金碧紛華敷畫舫荷亭互輝映溪山
面面無塵汙一從內召向京闕沙隄堰版皆泥塗
十年樹木一朝盡寒水菱蒲逐野鳧曲塘廻榭半
湮沒湖天鏡裏任糢糊城狐社鼠恣中飽寒烟古
木迷朝晡我來西湖問遺蹟日暮但見城頭烏洛

嗟憑弔人何在斜陽今古無須與愴然感此必煩紓

詰盜

治水必先尋崑崙桃樹還有桃花根論人須論人本性禁盜當必窮盜源我今言此豈無謂願君安坐聽此言閩山瘠薄阻山海綠林充斥無寧村太平日久忘戰伐赤子弄兵驕烽屯其初饑寒相逼迫亡命草澤謀饔飧伐鼓張牙壯聲勢官軍不敢窺海門議剿議撫煩節鉞坐使種類日潛蕃虛懸

酒肉待盜賊登高而呼山谷喧賣刀買犢踵渤海朝爲醜虜暮承恩僕皂輿儓皆入海瞋目語難挾櫜鞬焚舟抄掠幸無事偃旗款幕啖羔豚蹂躪物力如糞土泥沙珠玉誰與論行人道上一側目冉書出入憑攀援抱火積薪謂無害罅漏弗塞終源溪安得堅持三尺法海不揚波無煩寃

名宦鄉賢祠

鄉賢祀名宦祠千秋公論常在茲林宗墓峴山碑萬古流傳無媿詞後人不復見此等遂使此道日陵遲宮釁有慚德道左無風規其初鄉人長沒世忽忽將隨秋草萎子孫稍稍逼金籍居然木主耀堂帷黃塵歌吹匝地起凌晨帳飲東西馳升堂入室紛雜遝陳籩薦豆了不疑碩德名賢羞與伍千秋萬歲將誰欺又如泣民長碌碌豈有治行東南師所親乃欲獻勤媚鳩金卜築烏山匯伐石題名紀功德穹碑豐碣徒纍纍踞祠立像志遺愛甘棠勿翦知有誰述行何必非孔墨銘勳何必非周伊所幸不久皆湮沒姓名寂寞無人知願將此語告

萬世幸勿留爲賢者嗤

竹醉日乞竹東吳劍虹同年

君家萬个迎風立積雨泠泠蒼珮濕得知今日正酕醄開徑斂延此君入舊聞竹醉竹生辰青玉館裏開雲扃松大夫及梅處士捧觴爲進湘東醞一先日爲劍虹壽辰主人連呼酌大斗願得長醉不願醒玉山頹唐雲纍纍花雨淅瀝烟冥冥又聞醉後大放遠壺裏乾坤眞廣濶六時酩酊任移栽名園曲塢遶雲拔七日未鑿混沌竅醉鄉浩蕩無天關長鑱使

者問起居粗繩清筐如安車更遣跛奚三兩輩扶
有搭背與之俱臂如駢脇公子英雄者蠶妾親鬪
謀桑下狐趙諸公醉遣行醒時已出齊疆也又如
虎癡夜縛東阿王平明身已達鄴漳丁儀吳質不
及覺車中夢囈吟文章由來醒醉如蠓蠛去住安
身塵一葉我亦瞢騰酒國春二十九日驚一瞥願
君安穩遣之行別酒無須到清洌園中郤掃稚子
迎涓有三杯爲解醒

登烏石山看刈稻歌三章同劉隣初犀水舅

丈賦
晨登兮東皐暮還兮西疇秋風四野兮耴耴兮畔
晨刈兮東皐暮刈兮西疇黃雲滿地兮金波流烏
鳶站站兮林雀啾啾緊我農兮農事畢柴門歸去
兮月如鉤
一編苫兮一秉秆甌窶滿兮汙邪滿大婦饁兮中
婦喜少婦停鐮看雲斷四郊聞道十分收秋稼連
天兮賤無算刈者懶兮烏食亦懶稻未歸家兮烏
先散

下兮秧兮耨兮蓼自春徂秋兮田祖兮禱不早不
潦兮收成早荷　君王兮赦稷秒官清平兮吏不
擾手足寬兮及刈吾稻刈吾稻兮飯吾老絜雞椒
酒忘天曉差勝文園兮生計杳研田寒坼生秋草

題池澍巖歸樂圖十幅

昔我初賦歸去來畊桑雲水縈吾懷歸山忽忽盈
三載不覺夙願成睽乖澍翁示我十幅絹圖寫眞
境咸淸佳先寫囊琴與枕笈白雲指點丹山戹一
圖煙隴春雨足一圖桑繭交參差一圖殘陽送歸

牧溅溅濕濕趨茅柴次復一圖呼晚渡一圖樵徑
形雲埋更寫漁竿釣明月煙江皺綠風颯颯次末
一僧投瞑寺梵鐘聲裏忙杖藜最後一圖大放達
雪山獵騎明韝鞚鬖髿渭城角弓散使我心喜倦
眼揩圖窮忽見長樹下先生一卷如心齋歸山之
樂樂種種知是托意齊形骸憶隨先生宦京國浮
湛金馬翔天街在昔邸廬奉函劍分同里閈陪歌
讌田園松桂那可問束身菌蠢如蹲黿慚謝先生
備衆樂宜付緗事誇同儕廊廟山林各位置易地

禹稷顏回皆濠上安知魚非我機趣洋溢歡無涯
披圖太息忽大笑先生此樂還能偕

送春

去年送春春景暮留春邀作同心賦今年山館又
送春小立斜陽沒烟樹文酒銷沉已一年一春花
事俄成誤桃花樂盡荼花香出檐又見榴花吐菊
秧亭亭帶晨露分泉插町不知數眼看秋色已滿
園可知無計留春住歸來池館俏無人挑鐙自寫
春歸句可憐相見又明年忍聽曉鐘簾外度

唐人碑八册贈有五林堉戲題順首

種芋山人吁可怪性耽金石勞收採七載京塵拂
袖歸篋中僅有殘碑在自憐少小癖遺文穹碑斷
碣披香芸銷磨歲月堆雪案揀選譔刻搜秋墳三
秦墨洞探奇蹟又向昭陵乞殘石漢栢秦松科斗
文嵩少諸碑矜創獲二十年來精力多裒成卷帙
供摩挲雕蟲小技壯夫恥姓名足紀傷蹉跎中年
弭筆趨三殿艸木蟲魚手自繕拾遺補闕我何曾
舍筆眞比傭書賤白雲親舍指南天行李圖書纔

半肩鬱林舟輕更無石陸氏庄荒安得田故山忽
忽五年久長物於吾竟何有空餘片石二梅亭漢
隸唐碑擁前後去冬遣女辭門闈布裙蕭瑟羞荊
釵得堉如鴻差足樂何必百兩盈堂階織縑織素
空機杼采蘋采藻湘筐筥眼前玉潤愧冰清彼姝
者子何以予秉鸞抱雁來蹁躚贈賄空陳朽蠹編
紫雲研朱讀晉史佐以湘管摹唐賢唐賢遺蹟石
九片甲乙裝潢爲八卷標識題簽手所書鐫入香
栟頗精善我觀少君屏飾歸鮑宣舜欽狂讀祁公

門此甥此舅足千古肯信古道無人敦又觀王孫
百僅遺司馬公間贈堉誇千祾由來豪氣能累人
紛紛但博市童詫所嗟筆札耗形神文塚沉埋四
十春半榻圖書不堪典一池風月未全貧即今兒
輩芸窓下也學雕鑽恣塗寫田園珠玉豈無人贈
君此物知音寡風雲大業少年期金石膏肓我自
知自誤誤人應不免請君勿學婦翁癡

十六夜雨得滿字

秋中已過秋過半傳杯人仍前宵伴過午雷聲送

夕陽同人憂雨如憂旱天公播弄何大奇秋行夏
令涼偏㬉初疑前峰漏霹靂列缺睒晹山川瞨及
暮雨汗走籍湜冰簟銀床左右袒嫦娥掩戸待豊
隆飛廉駕雲雨師趲霓裳不奏奏霖鈴碧海青天
夢魂斷傳聞燕山六七月赤地千里勞圭瓚萬錢
儋石澤鴻哀山川滌滌黃頭癉爾時爾地亦中秋
曷不雱霈活禾稈彼當雨此不當雨上蒼施澤未
中宵我與朋儕盼月生武昌清興南樓薾望旣偏
逢塊不乾魄哉如遊月下澣冥濛雲氣濕亭皐雜

颯雨聲撲尊盌空陳瓜果問蟾蜍辜負圓宵舊餅
餅推窓一任月還天唧唧重門掩孤館

重九日同諸同志登越王山

木葉下秋風孤城杳靄間今朝帽落向何處秋心
先上越王山迤邐越王山下路古巷荒坡莽回互
黥童解揹漢時營優婆請拜越王墓懷古悲秋兩
不禁何必登高幾作賦高天爽氣無纖埃川原鼇
戴鯨吞回峰如七校搴旗出雲似三郎騎馬來試
拂玩琴石重尋拜劍臺土花 明似繡刼火冷成灰

漢土唐宮宋行殿俄然鎭海高樓開千年八郡閟
幾姓我輩忍把茱萸杯君不見越王故國奄南海
越王故劍沉光彩越王城下治池荒湛盧飛去人
何在重陽歲歲恣奇探鄰霄鼇頂郡城南今辰授
簡上甌冶筆光酒氣凝睛嵐人事推移那可問明
歲何處謀歌酣在昔無諸宴九日石樽泛酒浮清
甘詎言前王躍馬會僮佐我輩掀髯談餘情散林
樾歸步下城闕昏鴉投林出復沒秋懷古意不分
明夢中再踏高樓月

上巳雨夜飲陳星齋使君酒次廖一天瑞韻

窮年撰史供殺青濕雲帶雨朝昏瞑燕泥銜落乖
雙翎林嵐海霧蒸窓檽陳侯晨夕欣聚萍一春批
抹門長扃春光誰唱眂鄉亭憶昨歸家辭畫屏荅
頭兩兩肩酥醽輿中拂拂聞香馨三月朔日予適歸覲見二急足夾持大甕問之知爲浙友遺使君佳醞明發入館升堦庭知侯得力
文字靈戒不外潑猶丁寧同人集如點水蜓又如
餒虎窺肥腥醵錢晚市佐尊餅三月三日雷冥冥
夜檐燒燭明星熒盤登韭俎鸛醯鯖酒行無算食

無經歌聲金石風前鈴極姸盡態學娉婷我生之後苦猶丁掩耳郱復聞雷霆春光寂莫春雨零永和以後禊事停懷抱寄託分渭涇惟侯與我白眼青酒闌燈熫情忪惺勝會豈必桑溪汀上巳日閭俗故事率

古今一致齊彭齡一觴一詠追先型但期放浪外型骸鉛槧知誰新發硎

於桑溪禊飮

莘田兄許以菊花釀醉館中諸同志已而寂然因邀陳星齋師顏劉隣初林渭雲何其芬

廖天瑞同賦懷酒詩

端溪使君過我忘形骸掀髯自詡菊釀淸而佳期我乘月提壺挈鮭菜欲以斗酒醉我之同儕我乖饞涎心醉已十日糟丘尙壘未破題封埋我今不懷其人懷其酒莫雲春樹諒亦彼此皆古云名花美人差可擬我云名酒難得如美娃不然何以白衣逕不至有如陽城下苶摧心懷使君風月味諳本情種吳宮花艸簫鼓喧秦淮襟上酒痕一半啼痕濕寧忍薄倖辜負相睽乖假如君之所權奕誓約畫船明月不見雙行釵君於此時情況定何似

毋乃神灰氣咽如枯柴急宜慫恿靑州從事至趣車道上攜手翩然偕不則但憑尊罍走急足我輩自解傾倒謀懽諧何得幽劉牾阮不遣發坐聽春色去去天之涯是日三月之晦使我綽虐不歡詩澀縮搔首凝竚日夕臨空堦

赤壁懷古

赤帝餘燄橫江東吳人一炬煎波紅衝風濃烟鼓聲死人言火德猶未終當時檣艣隨灰滅郎今兩岸光熊熊綸巾羽扇金蛇掣水軍百萬飛蝴蝶東南實不利阿瞞留與吳儂口中說火攻神策何雄

奇武昌夏口空旌旗臺上二嬌春不鎖月中三匝鵲無枝天敎奸魄江心落此地此舉非人爲大江日夜東流去千古英雄空割據怒濤猶似罵曹公折戟沙中無覓處古今同盡無冬春六朝以下俱灰塵憑山劳水勞後人君不見臨江橫槊東南下僅博高歌壬戌夜

泰山泰松歌爲趙大中丞壽

太山高高十八盤巨鎭表海稱雄觀五松落落不

知紀泰時曾拜大夫官沐日浴月光景吐參天溜
雨形神完陰陽昏曉未剝蝕影入齊魯青檀欒茲
山實冠洞天三十六恒衡嵩華空巑岏茲松眼閱
七十有二姓不與柂栝同隨刋東門秦篆虬枝覆
（太山有秦東門三字李斯篆）磨崖唐刻根株蟠（唐明皇封太山有御書磨崖碑）
上接大小天門之巉巖下瞰雞鳴日觀之團圞曾
笑青臣去疾銘詞誣且諛驅遣風雨掃作無字如
鑱劖（太山有秦時無字碑傳爲御史衛元疾博士周青臣爲文勒石）龍鱗之而一
千尺五粒靈丹當夏寒茯苓大如人虎魄光爛爛

直儷孔檜端木楷嗟介漢栢猶椿管天孫岳伯誕
神秀中有眞人摩挲石頂時灑松花壇竦身招雲
鶴馭氣驂青鸞俯瞬云亭及梁父之衆祉首同泥
九振衣萬仞衆山小譬遊聖門爲言難層雲盪胸
膚寸合蒼生霖雨沾被何溥溥九點齊州烟霧裏
周秦吳觀歷歷高青攢吾闞岱宗望秩三公貴九
皇圖籙氏號皆迷漫曾須金泥玉檢待東禪羣方
助祭於此偃息供盤桓詎止一方庇將騰萬姓懽
迎蜷蜷蟺朝青帝松兮松兮汝合交柯擁蓋迎與
鑾

平野堂分賦得聚星禁雪

聚星堂前微霰集聚星堂上催詩急佳話追尋四
十年當時號令如山立辦香今託老門生請仍舊
書牛耳執白戰空拳揖衆賓。推陳出新戒勦襲澀
得聰明雪漾鮮鵞毛柳絮休飛入句奇語梗韻險
覓字與牙爭喉亦澀譬如六月臥峩嵋口嚼瓊瑶
人絕粒乃知體物果爲累乞靈假寵徒尸給倚天
健筆擅雕鎪眞宰刻劃天應泣何况梁園賦已陳

道韞殘膏安足拾六花洗刷舊精神凍毫僵繭寒
猶澀但看歐蘇衣鉢間誰道今人不古及

題墨水仙花

雲中美人期帝子整珮凝粧照江水湘裳六幅不
受風脈脈幽懷散蘭芷脩娥娉女紛目成側耳反
顧態縱橫君獨胡爲雲之際嗟爾胡天爾胡帝横
江不肯櫛春心眇眇何年一流睇湘夫人正愁靈
均極目千里傷白蘋愛而不見難重陳歲歲江祠
薦寒澣春草春波幾回綠

舟中苦雨書所見

濕烟蒸雨紛氤氳南山北山炊白雲暝江漂沫平如掌舟子衝風飛兩槳愁心一片大江橫暴歷船燈隔樹明水枕風簑暗江水雲影入江黑如鬼蹲溪怪木森熊羆罡風抖葉聲離離低舷窄艢貼河渚千聲萬聲打篷雨

館西寓壁許雪邨前輩爲寫梅花大幅黙臨隣初各賦贈句用隣初韻兼示黙臨

許侯健筆凌長空能事不肯塗青紅霜齋夜月㧑古鐵璁琤環珮摐天風神清貌古冷到骨面目與我將毋同炎歊六月坐甑裏匹馬過我馬考功投我長篇寫我眾爲我位置寒山中劉也清唱能纖作暗香拂拂浮芳叢譬如二招弔枯槁春心作賦勞江楓貌得高冠與長劍形神郱復傷羈窮會須乞取三丈絹一一寫作張牆東兔使佗年老骨相零香斷艷驚衰翁

社集分賦得南齊雲矢

江淮陣雲暗白日南八彎弓破圍出臨陣軍中高宴張賀蘭不救張睢陽酒行樂作四座歎壯士灑涕何浪浪歸報中丞斷一指血汚模糊舉相示大夫坐視睢陽亡亡睢陽者大夫耳非怨而怨雲不爲矯首浮圖天外峙爲報雲身不可留欲留雲身請留矢雲自有矢能殺賊不仗賀蘭一箭力廻戈佗日指仇方誓當滅此而朝食言終矢發疾如飛沒石飲羽願無違時危難雪乞師恥戰鼓闐闐薄暮起一矢之恨何時償死腹猶楞報天子郎今泗上望浮圖半箭稜稜揷雲裏舟人漁子能指點老鶻盤空懺目視當年剡蒿矢何奇流星幾耿尹子琦唐史張巡欲射尹子琦乃剡蒿爲矢以射賊謂城中矢盡走白子琦悉兵出巡命南霽雲射中子琦左目賊乃走雷萬春面帶六矢矢凡三見丹書垂萬死一生臺在無張公忠憤揚眉鬚唐史睢陽圍急張巡築萬死一生臺募壯士數日人無敢應俄聞哭聲嗜鳴登臺者南霽雲也巡相持大哭颼颼鳴鏑間鉦鐸天陰猶自聞喑嗚

九日山越王石樽秋集分賦

于氏山頭九月九把菊囊萸紛載酒巖前窣窱卓山樽甌閩法物傳寺肉我聞在昔騶無諸高秋躍

原缺第六十三葉

馬閙山厨雙江鴨綠變秋酎四圍山色閙嵩呼醉
指陂陀石一片拍浮糟丘佐高宴龍頭茵蠢不濕
唇虹飲轆轤快奔嘶漢祖分杯事可嗤亞父斗撞
撲矦巵鴻樽獨抱平臺上項歷飆顛了不知此樽
傳郢及餘善不能折衝日攻戰尚餘八斗到王鏻
九龍帳裏酣春燕。劫灰爐後猶清溫秋雨年年濕
酒痕落帽筵中濺殘瀝遊人如醉迷心魂露華蕭
貯土花蝕夕陽但有鼯鼪跡落葉沉山不可尋

臘月十七夜宿一枝山房梅花盛放澆燭覘
之中夜復起雜感淒然剔燈哀吟得詩七首
短景寒催白日暮襆被山中成小住經年累月塵
霧昏乞傍梅花發沉痾側身天地集百感。呵壁毋
影成驚愕嗚呼山中兮足悲詫千峰遠響傳風榭

四山風高歸烏急梅梢數點寒星入誰將血淚灑
冰梢攀枝自齅幽香泣一夜空山不敢春麻衣萬
點皺綃濕嗚呼山中兮我獨醒霜厨清磬前山瞑
前山後山啼鵂鶹黑羆枯木對我愁嚴霜一丶夜鐘
聲覺布衿如鐵寒無幬山扉乍掩隙月小半墻花
影挂清幽嗚呼山中兮森百怪木魈乞火燈前拜
暗牕瞋竹挂慈萋饑鼯爰縮窺前楹。山城急柝斷
復續蕭蕭不雨沉寒更此時此際安敢出翻鴉挨
簌棲還鷩嗚呼山中兮增悔懊揶揄有鬼窓文藻

巫陽叻爆血未乾老烏叫月清露圓紙窗蟋蟀響
枯葉冷手撫我衣衾單醒來啓戶不知處落海苡
雨紛闌干嗚呼山中兮長耿耿夜臺何似山中冷
寥寥斷雁鳴寒空帶星掠月過房櫳幽人聽此雙
淚落兮飛蓬影將毋同魂然獨泣三年血親戚頓
盡來山中嗚呼山中兮苦茹痛永夜不眠那有夢
山扃九載門長鍵二子相從情婉婉獨餘嫠鶴嘯
空山肯信才微復蔵晩日嗟遊子事明發店月橋
霜山水遠長男璇時公車北上嗚呼山中兮太刺促商聲苦

調浩難續

題陳德泉學圃觀梅圖

先輩堂前千樹雪亂點牙籤散霏屑一圖心跡喜
雙清掩映玉堂兩奇絕君身本是瑶臺姿君詩雅
與孤山宜爲伍鶯溢衆芳歇早春獨步今其時霜
縑掃作梅花屋骨重神寒粲眉目冷香縈拂一條
冰古鐵槎枒十丈瀑挈來畫卷上長安玉宇瓊樓
高處寒忍忘高士三年卧留取儒生半點酸自偷
我亦聊[illegible]癖山館一枝春寂寂啁啾鳥琢匝片烟
門掩空山風雨夕知君着意托芳叢清夢[illegible]汙夜
夜逼凌風卻月低徊地應憶霜燕紙帳中

憫忠寺一首爲昆明趙鎮所先生賦先生諱謀雲南昆明人崇正中進士官御史甲申之變闖賊入燕京公率衆於蓮寺灣禦賊死之

蓮花灣京西路憫忠寺後忠愍墓禾黍秋風土一
抔日月烟雲猶擁護己未秋日予偕張月查陳德與二前輩謁拜公墓於憫忠
寺甲申之變移天闇鐵衣御史死不僵披柵畏劍
米巷戰一腔頸血飛丹霜丹霜夜凝旋化碧歲歲
鄉人畢寒食滇人宦京者每歲春月醵金以祭誰遣孤忠徹九閽

美謚鐫金石乾隆四十年侍御傅嘉言奏請褒旌賜謚忠愍君不見
烈謝文節易名異代旌高潔文山疊山二先生[illegible]亦泰中始
三謚之市木主雲中掣崇[illegible]院裏饑腸裂疊公先生絕粒於憫
忠寺崇真院憫忠寺後忠愍碣大都死義成三絕吁嗟
乎成三絕詩[illegible]載冲霄氣作祥雲靄相送騎龍返
滇海

金風來三峽慕瞑落五湖陰極目岑陽盡蒹葭萬
里心

又分詠秋聲

萬籟當秋發狐吟山月圓蕭蕭飄落葉瑟瑟和寒
蟬斷續蛩蟖砌蒼涼雁呼天梁王餘故苑相答晚
風前

題關夫子像

四百祀如綫三分勢已成只緣蜀餉漢不是弟從
兄責備唯陳壽虞眾孔明臨風拜遺像惆悵二

含情

得第後偶作

偶爲浮名誤離家入 帝畿肯將官樣錦換作老
萊衣白雪和愁積黃塵夾夢飛便隨南去雁併作
一行歸

種牡丹有感

井里悲寥落冠裳委淺沙却傳吳下客能種洛陽
花富貴如翻掌陽和待吐芽南園憔悴者對此一
長嗟

原缺第一葉

館試四首

雞冠

岸幘聳秋寒離披立夜闌切雲猶岌岌叫月每團
團豔奪明霞赤濃分茘子丹憑誰整欹側啼入曉
風酸

杜若

采采結幽思離離慰遠遊托心在帝子極目蕭芳
洲江珮期無棄汀蘭共見收美人香草意心事正
悠悠

剪綵羅

誰將玉燕剪擘綠更裁紅自有機絲度天然刀尺
工五銖雲曉露六幅颭西風倘共荷衣製長紉補
綴功

老少年

百卉經秋老嫣然尚少年衆芳白摧落豈敢獨鮮
姸錦繡蒲江國風流照遠天天涯畏遲暮不忍使
人憐

江樹

江樹不知名。臨流照影清彌維行客棹爲數去鄉程月暗如雲墜風高作雨聲湘潭提落者對此一含情

鷓鴣山房見新月有懷鄭觀常靜常兄弟

去年鄂渚見影入夕陽樓對酒看霜鬢。題詩咏玉鈎遥天飛破鏡何日大刀頭江漢吾憐汝清宵孰倡酬

牆隙光仍隱檐牙淡欲流星房涼似水版屋小于舟山鬼形燈瞑林鴉繞樹幽關河同一照惆悵此淹留

林二渭雲館中冒雨而歸愴然有寄二首

之子晨躡屐泥塗多苦辛布袍衝雨去曲巷每逡巡嗟余今衰老所交多賤貧無由一樽酒慰此眼中親

幽意各不愜相看無奈何林園多雀鼠骨肉有風波悵悵今何道蕭蕭孰見過所愁蹤跡僻應爲矜吟哦

又寄一首

山館蕭蕭雨伊人竟不來。書應嬌女授尊爲阿誰開燭跋憐餘興詩成感異才白衣凝佇久辜負菊花杯

鷓鴣山房雜詠八首

小堂

結屋依山麓。開堂傍翠微靜觀雲鳥態閒掛薜蘿衣樹帶嵐光濕蟲粘竹葉飛草亭吾不敢但使願無違

矮屋

草草三間屋蕭蕭一徑花初陽排闥入隙月逗林斜容少容雙屐書貧儉五車此身聊偃仰何必問烟霞。

寒井

石甃白泱泱寒泉護草堂凍狀知不覺脩綆引微凉蝙蝠宵中出栟櫚午蔭長我來深汲古兼得漱年芳

山厨

紅柿映蕉明山厨草草成暗泉通戸牖寒葉打窗

楹不羨羔羊酒時煨榾柮羨盤飧知市遠客至且
逶迤

苔垣

風雲驚萬狀付與短垣遮砌冷吟寒鵲苔深上濕
蝸割烟來補竹同月使當花止足元吾分長天望
眼賒

蔬畦

薄有一畦青長鑱復短鋤乞將新菜甲自號老園
丁剪韭飧晨露澆花立晚星吾生聊學圃鋤罷又

横經

石几

何必烏皮几天然白玉牀蕉屏開歴碌山案隱蒼
茫酒榼宜晨夕琴歌寄短長落花人散後蹄鳥下
斜陽

月階

花影午空階宵中月正催昔年凝竚地此夜不勝
懷舊事雞三唱狂吟手八叉空悲帝城夕車馬踏
天街

示劉隣初

等是食無魚蕭條共索居難勝一夜雨空有等身
書破帽三年在華簪數髩疎高堂各垂白萊袖竟
何如　余母與劉母皆此月誕長兄坐荒館有感而云

石林探梅

樹客江如帶梅疎石作林來舒遠望眼共訂歲寒
心暖玉烟中孕幽香醉後尋所期開爛熳更爲踏
層岑

梅花二首

萬點簇晨星逃濛散短檣香薰晴樹翠白入曉天
青恰與詩脾稱能令酒力醒吾生抱幽獨長與老
巖扃

竹外一枝好初陽屋角升渾忘衆香國相對一條
氷迢遞何由寄高寒自不勝柴門喋鳥雀離思正
騰騰

冬日過山房示二子

山館稱幽居來聽兒讀書午雲當戸暖涼月夜愈
虛大業吾終抱遺經汝孰如他年見頭角何惜老

蓬廬

閒犀水舅歸自洵江却寄兼訊林大輿井二首

山館雨蕭蕭懷人轉寂寥藤山新躡屐洵水送歸橈歲計勞村穀生涯蘐菜苗還思舊題句伴我可憐宵

故人冬病後卒歲定何如聞道同攜手能來訪卜居醵錢兼市脯煮茗及園蔬好探寒梅信枝頭萬玉初

卷五　八

晚過田家鎮

湖水接天平孤舟縱復横山隨晚帆轉月逐夜潮生不擊中流楫靑同委浪萍鷗盟已如巽不復羨魚情

花朝後一夜小集分賦二首

春事太匆匆春花撲玉缸（是日洞兄攜新醞適至）且拋書蒲架況復月當窗細草上幽砌微雲卷碧幢夜談非縱酒不覺晚鐘撞

未躡春山屐難邀春澤漁千金買宵刻九十半居諸燭晃輕烟夕梧傳遠漏餘欄干猶竚立淸露濕衣裾

春杪西齋雅集呈犀水舅丈兼示諸子姪二首

投紱歸來後猶然不學人依程親緒論（龜山先生得第後棄官從明道夫子遊日不圖今日復聞緒論）接孟得芳隣幸有同堂秀忻遊一月春草予吾未得游泳學潛鱗

羣從偕猶子光風末座人談經隨絳帳篝火惜比隣宴既追桃李詩當詠莫春靜看新雨頭角長龍鱗

卷五　九

癸丑冬夜館事將竣劉二隣初攜酒相款卽事二首

舊雨雲將散微霜曉欲凝餘暄聊偃仰情話每頻仍鳥拾燒殘字花摇斬後藤何當數晨夕不有酒如澠

劉侯知我意邀我醉巨攤過此勸不飲爲懽能幾何寒燈憐酒態皓月發狂歌隱隱山鐘動餘情散薜蘿

題王石谷畫册十二首
晴峯四五疊山春青悄悄松蘿蔭村落烟江溢昏
曉一徑入鴻濛孤亭高於鳥何當坐少年嗒然天
地小
古木撐高空茅亭倚硯碑無有結構勞天然巖穴
室風竿摇琳瑯露葉疎可擲孤人何處游青光虛
白日
春溪彴略外微茫見人家綠蘋白芷生涑浦浮漁
槎板橋人跡處前山紅日斜但話桑麻事田家生

計斧
藤樹老吟風葭菼微霜候遠浦落寒潮亂石奔腨
溜嗟余垂綸者欲釣烟江鰍笭箵帶月歸回首青
山瘦
一抹斷霞紅長林鬱深秀村村夕照中暝色入巖
岫遲天遠树微川原錯如繡揭來狎明月泉石容
清潄
愛此草堂靜一榻生微涼虛牆浮竹光古木陰成
行南塘儼濠濮北窗足羲皇會須攜琴至薰風賡

虞唐
雀散千峯暝烟火黯平原羣動一以息山月窺柴
門牧笛下前坡橫吹霜林昏逸響廷相答鉏聲何
處村
何處遠灘聲長江流瀰瀰沙鷗自爲羣撲簌烟中
起寒影落風汀亂點蒹葭水極目望涔陽孤岑天
外峙
秋山淨如浮秋水平如杯老屋帶疎籬竹石無纖
埃川遠望不極天長雁飛廻幽意適所寄杖藜歸

去來
邃谷帶蔡篠軒窗俯激湍逝者有如斯人情自波
瀾片石鬱古色長松當夏寒悠悠心不競遐哉愜
冥觀
絕巘壓孱顏洪波盪瀦澥天半矗遙岑星查近河
漢紅塵飛不到仙凡自茲判而我欲從之海山鶴
信斷
夕烟沉遠山霽雪明衰柳古道斷人行西風鴉散
後丹擻灞陵衣冷落灤河酒回憶十年遊寒風入

戸牖。

聞蟬二首

玉露吻猶燥秋聲散暮林。蕭森四壁靜呼吸萬山
深驟結臨風想因傷遠望心淒清不可聽空撫斷
絃琴

伏枕微吟後悠然獨閉關鐘聲黃葉寺。人影夕陽
山。故國風雲暝吾生歲月閒。鳴蛩又驚座颯爾正
摧顏

張月查先輩辱示令祖葆孺先生清隱事狀

並表碣一帙敬賦二律追頌耆德

鬱鬱石坪秀星占徵士廬醉風開譽詔灝氣走夔
魖舊是靈芝種真成碩果餘遠慚茂陵客身後有
遺書

嶽嶽一生節繩繩五葉連聲華留後進耆德補先
賢黃絹邯鄲字新安呂坦夯前輩宜興儲六雅同年爲製碑銘表墓天雲康
樂篇陶述祖德詩月查先生有集宅年按滇史蒼洱合爲[illegible]

恭和

御製瑞穀詩原韻庚申六月二十日河南巡撫雅爾圖奏進穀穗長尺餘

一人方省歲萬國自逢年貴粟貽謀遠歸禾拜
命虔和風騰洛水王道在情田
聖藻披宜日恩膏倍灑然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七言律

客有賦秋柳詩者詞旨淒婉非余志也秋蕭無事不欲以蕭條景物效宋玉之悲因反其意聊以自廣云爾

不作垂絲弄晩丰寒鴉初散碧雲封天敎脫落輕柔態山借描成淡遠容弱縷半拖黃葦岸疏鐘時間白門春鬱金枝上多蕭爽不似三眠春晝慵

樂府歌殘莫漫吹關河凄切獨禁持便隨塞草供飄頷肯爲西風賻別離水落羞窺緗曲曲霜深倦舞袖垂垂江潭歎息桓司馬何事秋來强自悲

荒原落日野烟拖不見雙柑斗酒過最是寒山螺寂後其如古渡月明何了乂莫惹行人手衰減休嚬少婦蛾玉露零時還自惜疎枝猶解舞婆娑

千門九陌眼迢迢烏桕丹楓伴寂寥敢怨高昊無雨露偏宜黃落賞風標影拖銀漢三千里葉薾江南廿四橋多謝西皇收拾意春光留待洩長條

枕上偶成三首

無疾安能稱古民蒼蒼成我鈍儒身舌强好語人先說踵綻康衢我後塵但看半生多美疢可知三十合沉淪夜分悟到窮通理未必哀吟便損神

足經五刖不爲窮儘日蹣跚斗室中跂敢羲皇人世界息機蠻觸國西東聖賢在上應傴僂兒輩從旁笑曲癃誰識而翁伸縮法乾坤局脊藐茲躬

豈敢形骸二豎欺文章於我亦如之詩甘有病眞無藥文不求工毋忌醫入骨春愁晴雪怕傷神秋感曉風詞書生灾障多如此畏與高堂白髮知

秋夜

寒角山城冷暮砧秋聲淅瀝伴吟蛩月明泣夜謳家笛風送安禪古寺鐘薄暝懷人傾琥珀長天有劍認芙蓉數椽茅屋擡頭處却訝形墀夢裏逢

與莊世承舅林恭哲甥讀杜詩

浹旬坐卧競探奇一卷杜陵得所師伯舅吾能無下拜此甥始可與言詩幸因文字追歡久老去年華愛業遲破臘梅花如有待凍雲寒雨稱心期

梅花八首

占得高名遂至今山南山北白雲深間余怨恐烟
霞老其奈生來鐵石心曲鳴屯春寒悄悄古香烘
月夜沉沉十年縱遇知音賞依舊霜更一紙衾

連宵風雨竹窓敲萬玉枝頭結露梢有子還須鹽
與伍此身眞共雪同胞羔羊帳下渾難稱桃李門
中不足交爲語風塵禮俗客移文吾欲鎭相嘲

乾坤留得淡形骸淡蕩山隈與水涯自此遠烟迷
客啟時聞明月款吾柴蘭應妒我得天厚菊不同
時易地皆自願行藏老泉石悠悠身世豈能諧

破臘催歸岸柳前胚胎數點洩先天遠村煖破千
林玉淺水晴拖一抹烟脈脈春愁消渴肺稜稜山
意壓吟肩不辭岑寂眞長往合載蒲團坐小年

自憐幽獨黯傷神月帳雲堦爲寫眞落落稱高元
有士嘐嘐慕古已無人嶙峋骨與山俱瘦浩蕩家
性鶴耐貧慚愧春前蝴蝶夢醒來不得逐香塵

冉冉香雲度野橋滿腔幽思掛吟瓢曉風不入紅
牙拍冷雨難禁白玉簫破綻可能同臭味飄零猶

爲報瓊瑤道交于我渾閒事千片慵勞夜月邀

家山半爲朔雲封水驛烟程認舊容須掃冰梢三
丈絹擬歸香夢五更鐘廊廟元有山林氣雲霞貞
同雨露濃補綴春工吾事畢敢將顏色傲長松

秋夜

繞屋低徊夜欲分凉齋如水漾星文一簾新月吹
鐙覺數點秋更隱几開書劍無成閑似鶴功名有
命薄於雲中宵却憶平生事歎息吾隨駑馬群

製木榻

廊廟山林跡未分先饒一榻擁高文陰晴天氣垂
簾覺斷續蟬聲枕上聞自與詩書敦夙好不吟西
北有浮雲丹鉛甲乙眞吾分野性應尋麋鹿群

秋夜聽琡兒讀書

河漢沉沉樹影疎暝鍾定後夜窓虛雲昏玉砌蛩
呼雨燈暗秋堂兒讀書毛羽可能期不忝頭顱猶
昔我何如他年莫學而家老三十無成一蠹魚

春杪下榻鎭圭堂口號

松風萬壑繞林間短榻靑鐙伴夜閒枕上蓬瀛超

法界殿前鐘鼓落空山笑呼木客歌長調夢與真官乞大還便擬排雲叫閶闔玉京有路欲追攀

道山觀留別

立馬秋山快着鞭且攜書劍共朝天松風扺我來時路詩酒懷人去後緣丹竈已迷雙鶴徑故家今在五雲邊可憐烏石荒臺月曾爲聯牀照雪篇

綠蕚初開呈賓客

園栽綠蕚已四年一寒徹骨劇可憐早知今日有賓客一夜玉蕤含鮮姸幽光點點照樺燭妙意脉

脉窺瓊筵試問春光上座者知花此意何居焉

秋日登隣霄臺弔蕭蟄菴先生四首

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爲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鴟鷺存遺草南土鯨鯢累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

碑傳百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公與當事脩復道山古蹟鎸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文不能與名山開面目滿百字名百字碑在隣霄臺左獨無奇計出樊籠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臺成日公牓聯云但願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隣霄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

衰草黃沙骨已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時道山就廢公與曾城紳士議興復致書督撫言論俊偉士論壯之脩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猨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

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舉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曾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

十九日仝犀水舅林洙雲涇雲石林探梅薄晚郝歸取酒

暝入前山一徑斜千株萬玉別山家村村返照銜

啣樹漠漠炊烟已沒鴉竹外呼杯眠石髮巖前結籠煮松花踉蹌忘却歸來晚回首霜林闘紫霞

秋日同林洙雲郭書禪黃莘田林卿源林與井表舅莊犀水登鎮海樓感賦呈諸同志

層樓高踞古城隈勢控全閩實壯哉五虎旂旛如北拱雙峯旗鼓自天來山川無恙曾經眼魚鳥多情待舉杯我欲憑高弔烟水不知誰是仲宣才

河流江谷鎭重抱首𨛦名都勝槪存面上寔奇淨
二塔高懸日月照雙門閒閣撲地塵常起闤闠排
天勢更尊騁我遠眸部絶處東南牖戶有誰論
漢塼陵墓鬱嵯峨刼火灰殘見斷坡臺訪釣龍芳
草偏瀏迎騎馬久陽多千年故國供撫節百代遺
風委逝波文獻凋零那可問登樓且莫醉婆娑
回首浮倉杳靄虛城孤久已耗儲胥上游輸輓運
非易下國魚鹽定有餘貢道百蠻徒仰止雕闌一
望無躊躇諸君久抱維桑志廟略寧忘爲發舒

常公雅化尙𢦏蒿濱海先生氣象高文物舊遐唐
刺史衣冠寧讓宋英豪子衿久已在城闕聲教何
人爲補牢今日登臨非漫興請君爲砥海天鼇
西征車馬警狼烟海水無波且晏然但使山樓長
鎭北不教鯨浪便掀天見愁執政持籌日未是華
賢觴詠年枕海盤山古澤國須令游食早歸田
漠漠炊烟雲樹遮都無隙地可桑麻飢烏欲啄晝
檐影黠鼠時偸秋稻花古峴西風羅綺客高樓夜
月管絃家可憐海國滄田後此日繁華更有加

蓮營拖虎枕長戈鈴鐸東西星斗羅北艦霜寒躬
絡馬山城秋閣暮開螺賜袍有日恩波動挾纊無
溫血淚多試問三千擐甲士其新其舊定如何
浸山風雨鬼神驚昔日君王死鉀成檻外烟雲迷
廢沼匣中龍虎躲秋城光鉏自拭爲時用鉛鈍休
誇竊大名我看諸君斂鋒鍔飛騰直逼斗牛精
勝遊聊復奮鵬扶慙謝登高比大夫詞賦政須歸
有用江山原自待吾儒烟開東嶠連南嶠氣捲西
湖及北湖蹔我天風寥廓處浩歌聲遏海雲孤

題九峰寺

九薇蓮華湧紫烟碑殘何處問唐年野猿餘笋茶
房外下山鬼翻經古佛前竹影搓空金碧瓦鬱蒼啼
破蔚藍天洒闌俯仰賢場地分付停雲好護禪

九峰山行

萬峰壁立石遊人烏道千盤面面新春澗怒爭藤
展跡岸花笑迸笋與塵傍溪水碓飛晴雪出岫濃
雲鑠翠筠見說山靈相待久馳烟先爲報芳隣

庚子榜後上給諫蘭顧齋夫子

筆鸞坡　帝眷增簡書鄭重使臣登三年獻晉
資喉舌萬里賡歌選股肱閶闔闢開五色日鑽闈
清淩一壺冰却煩補衮天家手擎出宮中餅餘綾
韓潮蘇海闢汪洋砥柱廻瀾不敢狂公謂維風在
經術人傳報　國以文章琢成珮玉超青瑣探盡
驪珠貯皂囊誰是眉山刑賞論佗年珍重答歐陽
繡畫鴛鴦畫畫眉芳年閒坐過花時貿絲毋許隣
機借素面惟教曉鏡知十載嫦成門外漢五更勞
絕里中兒海天無際恩波濶爭得林泉埋釣絲

花路雲梯跡未孤昔年曾此泣窮途[illegible]教換骨添
千佛遂使懷瑜動五都十二天閑策騕褭一江鐵
網選珊瑚不知繭徹文明日可許傳衣半夜無

上中翰春芸亭夫子四首

蓬瀛才子學宗工　帝遣聲華達海東一代經綸
堯舜典九閶桃李魯鄒風龍樓刻漏叢書[illegible]閣
旬宣百粵通自是醇儒兼博物都人進指漢司空
寶炬奎光爛夜堂紫薇華省白蓮廊唐人[illegible]詩有白蓮千朵照廊明樓前鐘鼓三條燭閣下文章一瓣香搜索苦

時心比蘖要津絕處節如霜傳聞千百孤寒語縱
不遭逢也激揚
伏櫪鹽車十載强一鳴驚絕見孫陽白描素面難
傾國拍案呼盧竟擅場自是柯亭矜賞識非關羈
線敢料量廟堂故事憑噓植免使遨巡數仞牆
和鉛舐筆業酸辛孤賤生來癖是眞青眼可憐題
國士繡絲都買到家人埋頭積爨焦桐夜親手遷
鶯出谷春從此山前謝猿鶴恩門那得有閒身

壽袁純一廣文

三十期盟赤幟壇萬榕影外抱微官少年結客芙
蓉劍白首傳經苜蓿盤濯濯松身和石瘦稜稜雪
貌入梅寒貲絲繪作岡陵勢當繡平原與俗看

十六夜舟中望月

每逢秋月便潸然況復蘆花淺渚邊歸客一千程
外宿離家八十五回圓江天露白推篷看永夜潮
喧襆被眠苦憶桂尊池館上團圞兒女話星前

灤河鎮題壁

春鞭遙指路紆斜冷落關河噪晚鴉遠樹餘霞橫

素練斷崖殘雪走銀虵六年館閣身仍客半月鄉亭到是家擬向高原歌陟屺側身南望暮雲遮

九峰寺坐雨同李霞舉賦

嶺走春雲樹帶烟空濛雨氣溼諸天石磴遠破千層浪松嶂斜飛百道泉寂寂鶯聲淒過午沉沉山磬杳如年桐廬頂上疑無路辜負前盟但醉眠

九峰寺雨後夜坐

空山新霽坐雲扃寂靜房櫳漾曉星吠蛤鬭鬭禪鼓杳流螢點點鬼燈青泉聲疑噴烟中浪野燒如鞭雨後霆一泒幽懷何處豁醉呼木客與吟聽

新移山房即事

半畝荒園割俗氛暫移棐几對朝曛山光瞑與鄰僧借樹色陰從別院分種得椶櫚連竹影欲書柿葉與蕉裙丹鉛清課容吾懶此外浮雲吾不聞

山房夜起

起剔殘燈思悄然引裘漸覺欲霜天柴門花影三更月古寺鐘聲二十年（予戊子歲習靜神光僧舍今復來此忽忽廿年餘矣）無力能禁通夜酒含嘶如咽萬山蟬參橫斗轉情何極延睇前峰吐曉烟

臘月七日手植紅白梅二株宵中起視引壺自醉率賦二首

經月看山不顧家典裘新買歲寒花一園紅玉冰壺映四角明珠絳帳遮自分生涯長冷落人疑氣習太驕奢昨宵雨過禪關寂冷蕋疎枝正吐葩

柴門料峭影交加寒漏丁丁禁鼓撾繞寺鐘聲驚鳥鵲半牆古鐵走龍蛇迷濛香霧花前立瀟蕩丰神竹外斜我已移家歸不得拚將酩酊醉流霞

山房坐雨偶成

一鳩喚午鎖層陰睡起誰能捉鼻吟半榻圖書忘檢點兼旬榼履廢登臨潮逼仙鄰輕寒悄花瑠垂門霧雨深高卧即今成錮疾烟霞半畝本無心

歲晏書懷八首步犀水舅丈韻

老我何心託闕書山中逋客跡敎除可知去住渾無詑便合行藏息舊廬黄菊有情猶帶傲寒梅無戀不曾疎故人也擬兟泉石詞賦河東莫漫噓

經年自擁半牀書一片矜心未易除魔不能降來

腑室禪難爲定傍僧廬可憐酒債貧來短多謝炎
情宦後疏見說彈冠有王貢莫將踪跡伏吹嘘同年

吳劍虹時將北上

逃名吾亦讀吾書寒雨寒風爲掃除長信柴門無
客到敢云高枕乃吾廬由來須鶴關情重未是鱗
鴻好友疏記得春明門外柳一枝枉染及呵嘘
半能爲圖半攻書兼得蘭陔侍爬除黃葉下時添
客恨白雲深處是親廬難將晨夕遇從便補取年
來省問疏歎息吾生作兒女猶煩老淚爲晞嘘

天祿當年憶校書花磚影外立堦除吾猶及史趨
青瑣余曾與會典一統志二館纂脩壯不如人歸傲廬綺語喃喃
五夜短霜風颯颯二毛疏墮書盛舉吾眞忝禿頳
何緣爲沫嘘時奉　旨勅脩省志開郡博將以予名應檄
艱難有弟玷賢書斗室蕭然鳥鼠除但看寡兄猶
仰屋日嗟予季困田廬自憐歲晚功名薄致汝關
河作計疏太息燕山舊知己枉將雲氣待吹嘘時秉弟鄉試倖捷不得上春官
淒涼二子抱殘書長與而翁守歲除稚子恆飢操

筆紙大兒無計戀蓬廬沉沉梵鼓烟中杳隱隱鯨
鐘雨後疏誰道空門可逃死便依蓮鉢爲枯嘘
夜起空山咄咄書悠然身世悟乘除魚龍得水終
歸海面日如山如訟廬卒歲豈堪長潦倒壯懷未
得忍迂疏歌聲金石驚寒臚嘯入寥天劍氣嘘

中秋後一夕懷李尚殷

巖棲禪誦近何如天半樓臺發浩歌古木烟中嘯
山鬼秋龕燈下病維摩詩聲欲破雲關月逸興應
橫檻外波擬向凌霄望鼇頂夢魂飛度兩峰多

山中聞師顏表兄養痾翠巖詩以訊之

詩成藥裹伴焚脩緩步吾還蕭寺幽瞑竹烟中擲
颱鼠寒山屋後叫鵂鶹低徊燈影憐同病斷續鐘
聲愴舊遊與報梅花香雪下可能高唱看吳鉤

館中夜雨步諸同志韻三首

一雨眞成滿院秋夜闌鐘定晚烟浮蛙聲閣閣紛
殘溜漏箭沉沉咽亂流短枕仰回京國夢遺編偶
抱古今愁丹鉛甲乙吾眞忝忍聽鄰雞亂曉籌
歲月堂堂歎墜顛空堦沓颯惱高眠貪餅亥豕敲

枯研爲註蟲魚拂短箋樺燭三條渾似昨寒衾一
疊香如年遥聞隔院歌金石恨不聯吟共拍肩
孤燈舊雨話嚴宵一派濤聲破寂寥繞筆風雷知
不妄（用陳桂事）漫山神鬼定非遥詩逢險道如遊蜀酒
入愁城儼下聊昨夜判花今日醉欲將清韻寫芭
蕉

古香齋雅集得佳字

蠟屐經旬續古懷招攜風日暢清佳瓶花合與幽
人約斗室偏於寡性諧十笏紫雲浮竹榻一竿殘

照射秋齋霜練倘許題高唱醉起還能作折釵

歲暮書懷次陳師顏韻

窮年簪筆學編年又見彤雲繞畫椽一片冰壺明
肺腑滿庭霜月皦尤慾南山隱豹皆藏霧故館梅
花欲破烟寄語紅梨校書手忍抛大業事高眠

前題次同年何其芬韻三首

幾番醉後拭霜華釀雪寒深酒債加長只夢魂縈
砌草竟忘消息問梅花著書歲晚驚投筆刻韻宵
深讓作家我亦百端交集者情田一帶長蓬麻
誰道高栖集萃萋故山風雨轉凄迷怨深北隴山
中鶴舞入孤窗半夜雞歲月淹留餘蠹簡文章馳
騁凝霜蹄茂陵有草他年事留待東封玉檢泥
名山石室我無如曾向崇文校秘書正憶趨朝三
殿鵲歸來踏雪一鞭驢依然草木蟲魚手僅博風
雲月露虛擬與諸君商不朽千秋大業費躊躇

疊前韻呈陳星齋戚渭艇二使君三首

鏡裏蕭騷鬢未華知非寧待五年加醒時不覺揚
生肘夢裏虛傳筆吐花千里揭來同玩月一燈愁

絕苦思家閩山浙水盈衣帶莫爲春愁攪亂麻
烟封山館艸凄凄竹塢蕉坪宿鳥迷幾日天中飛
野馬長年甕裏舞醯雞山書一卷封蛛網國史三
冬費寔蹄稍待晴霄香雪外好攜玉手踏春泥
文章瑟縮凍蠅如接勝名賢勝讀書班馬肯前驚
腐鼠買韓鉞芥在吟驢傳闕得句晨鐘動賭酒分
曹夜月虛好共歲寒矜晚節梅花數點正躊躇

元正五日雨中集惜陰軒

霡霂如酥蘭逕淹招攜共集謫仙檐寒深早被梅

花覺春近先敎柳葉霑人座杯光浮絳蠟一軒雨
氣晴湘簾屠蘇半醉歸來晚門外春泥幾尺添

壽林渭雲

名園新水漾高齋五十年來鬱綺懷退去殘毫真
似岳吞來名酒可如淮一春歲月龍鱗老萬木陂
塘山氣佳雲舘卽今資作述未應陶謝傲同儕

瘦鶴四首

遼海蒼蒼萬里心秋田蕭瑟下霜禽風清紫府仙
胎老寒聳玉樓道氣深瘦石孤松時顧盼閒雲流

水獨沉吟故山儘可容高蹋踪跡寘寘何處尋
修翎自刷曉霜青貌古神腴不紀齡幾縷茶烟晴
裊裊一簾巖瀑夜泠泠隱棲丹竈看脩藥虛步松
壇學禮星罥汝天風寥廓處猶堪長嘯過滄溟
竹柏聲中立少年苔痕淺印步蹁躚崚嶒不與猿
同病孤峭惟隨鹿共眠半臂縞衣迷曉霧一團寒
玉浸秋烟若敎繪得珊珊骨何必黃金鑄浪仙
瞥露清宵散暮嵐長身玉立尙巉巉斷紋絃外寬
塵匣羽化經中蛻石函肩似寒山銷積雪影依鉄
月上層杉稜稜高格千年在擬向金焦浪裏鑱

秋日偕同人遊九仙觀歸短述三首

寥寥山舘鎖晴烟挈伴平臺訪九仙古殿蒼茫殘
照外秋衫泠落亂峰前欲尋遺跡徵前史摸讀穹
碑感昔賢寂歷空山人跡絕白雲黃葉雁來天
丹竈仙牀舊福庭獨留傑閣鎮巖扃遲天鳥啄玉
臺篆上界雲封金字經松老微飄千障雨月明誰
步一壇星擬招羽客參無始斷鼓靈鐘入杳冥
蕭寺歸來郎閉關自隨史局事增刪神仙奧宅虛

無裹上帝高居咫尺間予志局在羅山堂軒楹中望見仙臺道觀諸勝冲
祐奉祠元引退洞霄提點亦投閒山雲期我開丹
詔便換頭銜領此山是日與諸同志戲言媿得如李忠定朱考亭故事提舉九仙觀云云

蓼祠

灌木陰森見古祠老猿呼晝野狐悲亂溪水奏無
絃曲破壁蝸題沒字碑落日蒿蓬霜後短空山雲
雨望中疑精靈夜月能來往時帶女蘿歌竹枝

廢營

飛騰戰伐想麾旌秦月曾窺赤幟營山水尚驚[illegible]
指點溪雲長護陣縱橫牧童細認前朝鐵野鳥訛
呼宿將名命賤威尊胥此地黃沙衰艸不勝情

殘陽

鴉背殘紅柳外明古原落日下秋城疎林澹似月
初上潭影昏如雨半晴少婦粧樓思遠道王孫芳
艸悵歸程古來殘局多如許何必崦嵫淚始傾

初月

星房烟幕雨悠悠界破晴霄控玉鈎曉鏡學描雙
黛小霜鐮新割一天愁沉沉影落秋千院琵琶[illegible]
高鍻鼓樓何處鐘聲催欲下碧空無際漢雨[illegible]

秋日田園雜興

舊是蓴鱸托興偏高秋爽致在林泉霜春[illegible]
邨夕紫蔗黃柑九月天愛聽斷蟬疎柳外閒看[illegible]
雁晚峰前帝鄉不作白雲想醉把金英又一年

秋集羅山堂話榕城舊勝二首

金粟臺前報早秋冶城風物慨冥搜圖經謬處訛
增補邱壑貢時所釣遊感舊思如黃葉積懷八必

與白雲悠東南名勝銷沉盡何處登臨騁遠眸
鼓角城高海日黃古榕曾閱幾滄桑遺封萬井恢
嚴郭故事千年說漢唐花鳥諱談長樂郡衣冠爭
憶晉安鄉試聽換水宮前漏可是閩王秋黠長

秋懷四首

山城伏枕對斜曛淅瀝秋聲隔院聞退士每憑南
郭几逢人但誦北山文燕辭門巷泥猶積艸滿池
塘研未耘悔起高樓傷遠目亭亭西北有浮雲
名山大業願多違桐井風來壯士悲黠鼠窺燈偸
退筆吟蟬抱葉續殘詩少孫史闕終何補子政經
傳却自疑勝有空山秋雨後滿庭柿葉石榴皮
桂花影外子雲居暝入前峰月上初倚竹佳人成
獨笑啼烟山鬼亦愁予蝸粘紅壁留題字雁灑[illegible]
天破體書讓與洛陽泉年少凌雲詞賦待吹噓
故園松菊半無存山館年年長竹孫苜蓿秋高馳
塞馬海雲天半息滇鷗所期三益時開徑獨對千
峰深閉門歲晚滄江話心事畏人鷗鳥已忘言

假山焚香作烟雲掬水爲瀑布二首效尔夫

子體

天然印壑勢孱顏只欠雲泉繞座間一縷裊成青冉冉半杯瀉作響潺潺嵐光澹沫空中練虹影濃梳烟外鬟自是高齋好清供香爐何必望廬山 李青蓮有香爐峰望廬山瀑布詩

拳石陂陀一勺强奇情幻作水雲鄉琮琤聲裏雲猶濕縹緲峰頭水亦香篆冷金猊容悄悄簾飄玉屑白泱泱生平歷落崎嶔癖泉石烟霞一芥藏

出館後重上道山同年何畹香過訪刪定舊

稿夜雨聯床爲賦長句二首

暫謝編摩返故山相期有客共追攀掀髯古木蒼崖下把臂西窓落照間卒歲丹鉛勞甲乙一編風雨重增刪千秋大業同懷抱石室蘭臺隱豹斑

颯沓秋聲響暮山一燈情話雨中攀乍聽松壑森沉裏擬逐雲龍上下間枕傍高峰三島近鐘敲殘夢萬緣刪他年擬勒遲峯上先乞淋漓墨汁斑

畹香阻雨不得歸用前韻寄師顏

曉色冥濛靜掩關遠簷高溜尚潺潺蹣跚屐齒苔添滑澀縮詩腸雨破慳蕉葉頻舒千點暗槐花暫放兩人間新詩報與然藜客擬剔層臺古篆斑 師顏習靜天秀岩余與畹香約觀李陽冰大篆阻雨未果

方竹二首

方塘曲嶋寒不勝元霜夜擣質當凝如何千艇青裊裊散作萬个風稜稜崖奔石壓蝕不得蟲穿鳥啄嗟何能青光斫取作簡版楚詞一夕供抄謄 李昌谷有斫取青光寫楚詞之句

渭川鳳尾何珊珊昆吾巧斲青琅玕一簾霜榦露

圭角四楞蒼玉森極樂曲欄有貌骨愈峻壁月碎影光仍團戴譜六十一種外安得潑墨臨千竿

題陳茂季春江泛槎圖

詩卷琴尊好是閒一槎容裔聽潺湲鷲黃影曳三篙水鴨綠光浮四面山合唱春江花月夜淚傳秋渚女牛間知君清思如潘陸會向澄波濯錦還

壽林素園先生

東國名儒應地仙攜來詩卷聽揮絃袖籠閩嶠千灘雨筆吐齊州九點烟鳩杖花間繙洎譜龍臺江

上展吟牋遥聽萬井笙歌起合與雲璈曲並傳

送同年倪嶧堂得告歸吳江

清時聯轡直承廬忍復投簪賦遂初幾處稻田蝌舍晚一江楓葉雁行疎遠山露淨宜攤畫高閣雲深憶校書（余與嶧堂預修四朝實錄）應爲禁鐘回鶴夢仙翁休信爲鱸魚

送甯騁千省問旋里

寒雲淒雨送歸舟岍柳江梅動遠愁馬帳談經空造次雲亭問字倘淹留門承庭訓宜陪對邑有詩

人許上樓佗日不忘舊琴策還能五月看披裘

朱博菴堂後臺成詩以紀之

小築眞堪號四宜平臺花卉布星碁風輕乍可頗襟滌月午猶呼講席移馬帳有經皆注易雲亭無字不探奇靜看芹茹盈春牖一泒歌絃繞璧池

壽西江李侍郎座主四首

彭蠡胸襟萬頃寬豐城氣象九霄寒典謨一代推燕許竹帛千秋紀范韓中土鳳麟爭入網西江砥柱獨迴瀾鄴侯封事無多暇還觸牙籤策策看

廿年黼藻潤鴻圖講席官方兩楷模典選激揚山吏部雅醇經術董江都身爲寒畯干閒屋手是陶鈞百煉爐今日太平基再搆鼎新日月仗重扶

典午中樞制便宜支承八柱盤坤維苦心帷幄干行箸雅量園林一局棋軍旅芻糧安耒耜廟堂干櫓重書詩蕃戎近亦知名姓能使臨洮不敢窺

岳降靈英有篤生卿雲復旦載歌賡黃流玉瓚分金掌紫氣鸞波接鳳城海屋搜來珠十斛女牀栽得筭千莖麻姑堂上餘杭醞恩重彭宣獻巨觥

六月十八日蒙

恩以內閣學士兼領成均陶月之朔釋菜

文廟歸成紀

恩詩四首用志感愧兼示六堂諸子

琢玉無能毓國賓經年愧市愧逡巡正貽韓愈從旁笑誰遣何蕃詣闕陳（唐陽城以國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等上書乞留）舊是莛鐘難大叩重摩石鼓振於論何當望日雍容負柏影風聲黯愴神（被　命之次日道承釋奠　先師計將出南學矣瞻望几筵不勝悽感）

談經曾不煗重茵敢冀
君恩聽借恂上相傳言仍布席十八日相國泰安趙公入對傳旨命臣道承仍兼祭酒小臣祓命更承塵深慚薇省忝知日猶
署橋門典領臣佗日題名廳上石莫敎指唾累吾
閭

又依晨露薦芳蘋閏月初吉以兼衙釋菜文廟衣袂襜襜聽覲
新散地可宜人再到冷官不恨願終身舍分中上
名何美業在冬春道更親濤福餘生應折盡虀鹽
不改是前因

卷六　秉

殿上親承
寵問頻讀書務判爵天人鼓徵警衆無多語引見敘
習日崇恩垂問學業奏對數百言並揭示天爵人爵之旨命臣傳諭太學諸生次日於率性堂述旨
詔命重中未浹辰十四日閣學命下十八日命兼國子監國子師
儒恆兀兀蘇湖氣象要循循願同讓席升堂者共
播笙鏞翕大鈞

七言長排　附

代上某太保一百韻

聖主重熙累洽時明良五百應昌期再朝元老謨
猷壯千載君臣際遇奇勳爲成周生召甫天於王
國產鼎夔懸弧始誕香盈襁取印方週氣溢眉累
葉教忠先敎孝一庭聞禮更聞詩家承赤芾丁傳
呂國協禎符陟繼伊管樂比才魚得水蕭曹週主
日傾葵巍科俯拾金爲字玉署旋登火映藜蓮炬
分來光炯炯花磚立久日遲遲孔明夙有稱王佐
德祖眞堪屈小兒經術動關天下慮韜鈐觸破古
人疑兵符一捧龍和虎節鉞三邊貅共貔定遠雄

卷六　羕

豪方擲筆謝安鎮靜正彈棋柳營人恃旌旗帥齒
敦風淸鳥雀窺星斗森羅分將校門庭鎖鑰馭非
東階前萬諾如雷動閫外三章挾電馳雲護儲胥
粻乃峙霜明上駟馬如驪劉琨塞外風傳嘯庾亮
樓頭月滿卮已遣嚴兵屯細柳更敎長劍斬癡茲
軍中韓范歌方沸域外樓蘭骨亦疲部勒揵皆如
兒脫編丁制或仿魚麗坐銷金甲春農喜更鑄銅
標秋草爇吮血裹瘡皆德意賜袍覆鎧盡機宜圖
成八陣雲迷壘占決三春月在箕刁斗不傳人自

樂籌沙作唱士無饑營連涇水還浮渭箭落天狼
更射麋大將鼓鳴爭曲踊總戎貂插試交綏指揮
部落連冰窖管領蕃戎到瀚漄漠漠自西還自北
桓桓如虎復如羆空山草木知名姓荒磧丁男望
領頤天遣良臣同保泰帝咨碩輔待乘離維時聖
主六龍御正是元戎一柱支三顧人煩紆廟祉屯
年身早繫安危丹書尚父能推戴寶册東郊待保
釐七姓景鐘銘閬閥三河緕筏沐恩私專征玉戚
堂堂壯調摭金牌對對隋一德既能孚主契萬幾

還欲備疇咨將軍推轂爲心膂小醜當車息喙砦
拜表陳師詞慷慨揮毫草檄墨淋漓鋒先突騎容
何盛勇式鳴蛙技不遺控駕蒼頭偕箵纛邀還賓
佐及偏裨軍中作氣憑超距帳下籌機若卜蓍沙
鼎霸青朝馬度巖城月白夜糧齎連鄉勲里依軍
令魚鳥風雲演握奇壁壘何須八百里縱橫只用
五千師懸知塵薄兵無銳聽得烏譁幕又移九地
九天謀是秘如山如岳陣能持火來夜半連營拔
刃接兼旬帶甲掀奪角僅闘逖可汗（羅卜藏丹金逆去）令

圍報已蕆開凡（丹金之妙阿爾泰啓屯破擒）蒸八聞有恩言云
漠主敖將雨露施驚獸檻中懲虎兕遊魚釜內歡
鯢鰤山無藏寇金撥穴木亦成兵盡伏尸白日照
時開戶歸黃雲盡處外籓籬孤城寂寂無驚柝邊
館屯屯各換旗露布早敖馳闕下降幡徧見樹西
陲馬駝甲仗連雲起劍槊戈鋋帶日麾飲至諸蕃
歸毳幕論功元帥坐皐比蛇行黑齒輳門邏螭鑄
黃金肘後垂一路名香迎絳節十行長鬣夾刀鈹
車還甲歸無動鄉馬放牛歸各服犂酒號葡萄人

盡醉漿名醴酪士如飴騰歡匝地酬金帛走汗如
波犒草皮避夜不闘勞軌軌防秋無用更登陴公
安反側盟能信帝獎元勲賞不訾晉秩台衡頒瑩
卣銘功帶礪重尊彝汾陽異姓鄭終代姬旦周虎
欠治岐位宅百揆勞出入階隆三府答神祇廟堂
執馘旌鴻烈郊社陳牲卜大龜定有殊庸流奕禩
何徒盛美洽蒸黎撝謙德本無矜伐蓋瘁臣猶有
後詠十道封章籌善後一心丹赤進書思眼周萬
里黃沙地手築千秋實鼎基戀闕每懷欣至止歸

朝有日忍參差采薇雨雪勞方者天保岡陵志弗
衰百兩韓侯來受命三年曾政報淳熙錦衣故里
何侳偬矜矢前驅敢委蛇簇簇候人馳遠近行行
驕馬迸透逾山頭父老瞻顏色道左班笳擁鼓吹
借問何如霍去病翻疑再見竇車騎郊迎鷲亭多
矜式 廟告鴻行藉典司身號長城心作屋神如
龍馬鶴如姿九閶洞啓朔仍鞫三殿宏開步中規
拜舞起居親玉案密陳方畧上彤墀侍臣屢報天
顏喜異寶頻敖內使詒温語數番勞側席御筵親

賜重分匙君臣道合無吁咈將相身兼汝翼爲劍
履趨來恭有歸形弓錫後素爲絲西平有子愿齊
慰郭氏多孫隧及賦鳩杖衎陔扶鶴髮斑衣繞席
祝麗絲標來家乘供圖繪播入青緗付剞劂詎止
燕然堪勒石好敖浯水更磨碑緜生本向天瑰管
蟲技羞言海測蠡黃石未逢誰進履青雲既渦想
褰帷請纓僊抱終童志杖策難邀鄧禹知寸管經
綸傷浪擲六年館閣愧虛糜定知名世勳鴻業元
爲皇家表羽儀覲海方知溝瀆少登山彌覺培塿

卑飛鴻早有東人賡補衮愚陳吉甫詞膠序曲言
竊在昔云亭相禮兆于茲蕪辭薄佐巴人曲莫訖
當筵迭奏篪

小蘭陔詩集卷七

晉安古梅謝道承若

五言絶

閏六月十九夜漏下三十刻夢閱榜發痛哭亡弟哭聲未絶亡弟忽趨跪膝前勸余勿哭乃抱持大哭而醒葢耳畔猶自聞哭聲也急起挑燈記之得詩四首

夢裏哭南闈哭酬亡弟歸醒來還哭汝斜月上牕扉

汝殁已十年夢哭能相見拚得夜夜哭勾見死人面

汝殁呼我名汝魂勸我哭汝子亦有夢胡不能勸讀

襆被重承夢還期夢夜臺殘燈揹淚眼孤雁數聲來

綠牕綺事十二則

挽垂楊作同心結

縷縷萬絲牽疊疊雙環綴留與大堤郎解此相思結

葬落花

粉奩妥香魂祔以明璫飾不敢咒東風自憐好顏色

浣手繡觀音

密意祝楊枝慨我紅塵惄艷思懺不來挑作巫山像

問侍兒月上花梢幾許

月色午空階應繞寒枝宿記取淺深痕尚容清夢逐

見花開墜淚

喜極翻成泣儂心不敢春尊前調笑者誰道有情人

女伴互道小名

匿笑說芳名燕燕鶯鶯伴昨夜夢中身故把人人喚

對春禽自語

兒女學呢喃心口何匆遽誰似汝多情掩面歸房

去

自描小影

筆下貌傾城自憐好風調福分誰家郎直得眞眞

叫

枯蓮子打鴛鴦

君自逐波流妾自憐文采心苦知不知西湖明月

在

停針不語時

簇線鉤春腸一片沉吟意生憎姊妹行絮問為何

事

砥筆寫曹娥碑

千秋幼婦辭一片朋情託奴所不能書臨風看花

落

叙鸚鵡念詩

借我錦繡腸演子笙簧舌不比觀音經口業憑空

說

送友南歸口占二首

我已不能歸君歸更何語一物若累君攜我夢魂

去

親老偏為客家貧却在官百端交集我豈止別離

難

題何氏東山圖十二首

園林門首

藤杖昇平日柴門太古風白沙連翠竹相送月明

中

祠宇

菊秀復蘭芳峰環亦水抱几席空山中寒泉薦蘋

藻

草堂明月臺

東山草堂靜古月臨高臺杳然塵動息幽人獨往

來

古樹

老樹不知名黛色霜皮古月黑時熊羆高枝作風

雨

酣白亭

山木息憒憒一亭虛生白守此敎嬰兒稚稱談今

客

繹圃

葭菼鬱蒼茫淼漫川無極伊人不可見日夕但山色

六月息

青松架短壑何似在人間自有披裘客空山六月寒

鹿園

平疇帶長薄日莫蘼蘼跡古木發清陰秋草連天碧

凌雲亭

古度隱千章一逕通危亭遥思結天際前山復送青

藝芸處

一雨桑麻長三秋禾黍高山翁與溪友情話共郁醪

水香亭

曲磴連雲上清泉噴雪廻胡麻澗前水珍重送之

來

池上樓

映水復沉山冲融窈渺間澄波涵倒景獨鶴夜應還

小蘭陔詩集卷八

晉安古梅謝道承著

七言絶

病中口占

殘陽半樹透窗虛。瘦骨支牀夢亦蹉。多謝秋風吹鬢影。近來病或似相如。

秋夜

橫窗花影散輕紗。漸覺涼風拂面寒。秋月圓時人臥夜。不曾長倚竹闌干。

南臺竹枝辭十首

釣龍臺下起龍風。釣龍臺上月朦朧。江濤拍拍脫來急。無數青山在鏡中。

三寸魚兒一尺蝦。販鹽肩上挂魚叉。市南一派腥風起。昨夜春寒雨滿街。

兒郎三五鬪豪華。貂帽重裘暗自誇。昨日阿爹趕魚市。芒鞵水褲日初斜。

野花堆向鬢邊多。稅課官人許見過。村酒一壺儂已醉。可知性格要溫和。

片篷雙槳泊烟蘿。萬頃韡紋漾碧波。郎約夜來新月上。好從燈火認漁簑。

暹羅一去夢魂遙。遠浦輕帆不可招。試向羅星塔前望。雙江春漲又平橋。

雙丫高髻縮層層。一尺新裁束臂綾。年來番船久不到。知買點金鐲未曾。

天后新宮散福還。刺船遥指虎頭山。神燈點點梳頭動。水勢連天月一灣。

萬壽橋頭踏月歸。江風片片襲人衣。梅花塢口無多路。聽說睢陽正被圍。

三篙兩篙帆影開。一日二日潮信迴。前面游船相借問。可從關上駝船來。

雜咏二首

一曲紅牙拍已停。樂遊原上哭冬青。千秋萬古詞人骨。楊柳風前夢未醒。

江南落拓一狂生。袖上啼痕血迸明。誰是夢中張好好。鐘聲勸我莫多情。

詠古蹟六首

陽臺

神女巫山謫諫深忍令雲雨進荒淫高唐賦繼離騷後猶是靈均一片心

黃金臺

高臺重價杳難尋歸趙元非索駿心莫怪功名代騎刼君王招士用黃金

避風臺

昭陽妙舞欲淩空七寶層臺揷漢宮已向尊前護花落如何紈扇有秋風

釣臺

龍鱗百尺竟躋攀合讓羊裘此地閒不有雲臺三十六釣竿難上富春山

琴臺

草成封禪待何如慙愧文園伴著書一曲求皇便千古不勞狗監更吹噓

銅雀臺

漳河一望草淒淒臺上餘香鳥雀啼誰信當年兒女語基田還是漢征西

七夕

房移斗轉月黃昏。銀漢迢迢一水痕。自有文心能織錦。不須瓜果媚天孫

九峰雜詠十二首

舊從畫裡看青山。好似神交未識顏。今日山頭看眞畫。烟鬟九點出雲閒。

捲靄前山曉嶂開銀河一片自天來曉風江月非虛語逞聽春林響瀑雷

春溪十里碧溪澄石勢崚嶒步未能乘興頓忘藤

蕨窄一川烟霧挾飛騰

溶溶春水欲平疇高下𤲞田綠未稠山色波光供筆底絕勝秔稻十分收

春泉樹杪噴林皐山碓雲舂捲雪濤應笑無心似溪水不分曉夜代人勞

溪山領畧情方好風味田園性亦宜是處烟霞是處景都來印證右丞詩

詩腸鼓吹太分明滌盡塵心耳亦淸自到山中無別福六時無地不聞鶯

嶺頭肩販呼分筍山下村姑喚採茶可笑老僧眞好事愛陪賓客不當家

小飮溪橋倒玉尊一鉤新月醉黃昏山僧恨我相逢晩破衲朝朝有酒痕

横空鳥道鬱苕蕘一抹殘陽掛嶺腰斷續山歌出深谷暮雲天外數歸樵

數聲啼曉鳥聲幽暴歷禪房冷似秋一枕喚人春夢覺鐘聲瞻遠遠溪流

飽喫山厨筍蕨羮便抽竹杖踢烟行勝遊莫道非天意七日登山七日晴

與心開上人話別四首

名山小住思依依日看高僧錫杖飛不聽流鶯聽杜宇無情誤我不如歸

三山是處訪名僧北嶺今來得未曾願結他生好兄弟講堂長伴佛前燈

他年儻得遂田園所不同心負嶺猿如此青山如此水一天星月聽吾言

晴嵐踏遍百千重消受霜厨竹外鐘歸去自鐫方寸石九峰山下太平農

甲寅冬十月同年晉江李職部還朝便道三山出舊藏夫子廟堂碑九成宮醴泉銘古搨見示率題幀首兼以道別

古驛梅花供奉舟千金秘搨愜冥搜錦囊攜得雙碑去悔不同君十日留

秘書曾賜黃銀印虞永興進廟堂碑本太守酬以右軍黃銀印一顆奉表稱謝見停雲式古堂石刻

舊說居龍鎮外洋明成祖時淳泥國王遺使請唐歐陽詢居龍碑百本以厭海舶龍風之患詢之即九成宮醴泉銘也文爲魏鄭公所製蓋沿碑說魏徵夢斬涇河龍所謂耳詔書有本賜之君是歐虞拨天手莫貪絹本奉文皇

釋褐日謁　文廟三首

摘句尋章一腐儒也隨臚拜立階除　君王若許鐫題版願奉還山更讀書

松栢千行想翠旗題名如笏紀前碑今朝姓氏誰君後他日賢奸知是誰

六經原不爲科名爵判天人在此行今日瓣香分獻後驅車歸去自分明

送人之武林

走馬湖西劍氣驕送君南望聽鳴蜩寄將囊裏金
鈚去爲我錢唐射早潮

同年索詠綠牡丹賦詩四首謝之

渴夫未遇傾城色淡墨難描豔異花我本孤邨雪
山筆可知無力賦清華

海棠也解窮工部南國梅花怨楚辭若要詩人許
品格頻煎鴨綠浣詩脾

帝子王孫自有眞山椒野荔亦天成稍憐顏色同
秋水猶占人間富貴名

天香台讓洛陽春綠筆還他夢裏人留待鶯聲俯
竹下一泓溪水爲傳神

書九峯山寺扁額應山僧心開之索却寄代

柬

題牓馳烟當卧遊一緘珍重老僧收須知筆到覔
先到九點螺鬟上枕頭

書法塵埋九百年壁窠聊復撫前賢山靈若問題
名者元是蓬萊舊散仙 寺舊額爲唐栁公權所書

溪山是處我曾經多少奇峰未勒銘 山有古竹林雙涔蔚月心潭赤霞坡諸勝曩欲勒石紀游未果 憑仗流鶯報方丈白雲休把洞
門扃

山農舊篆在塵函 予向鐫九峯山農印庚子入都日山僧欲奪之日居士已出山無用此余未許也 擬向高峰頂上劖他日來歸銷短假頻
君懺悔換頭銜

贈趙東籬

十六年前聞姓字微吟吾亦賦東籬譬如遠慕陶
元亮和得南山幾首詩

不道長安名利塲逢人但說爲詩忙可憐汨汨京
塵客吟到東籬墨便香

寄李鳳臺守府

巖疆分鎮借膚功。緯有輕裘緩帶風。見說花邨無
犬吠。夜山如畫月明中。

登龍在昔望麾旌况復維桑久繫情遲想栁營春
晝永戟門人靜好論兵

鯨鯢久矣靖烟波海國于今樂事多我有家山萬
榕下不知松菊近如何

書生聲筆在承明壯志猶能縱復橫他日來歸事
談劍揚鞭定扣亞夫營

送鄭丹麓比部得告歸蠡江四首

百日郎官早拂衣秋田稻熟蟹螯肥爲憑好語傳
鄉國雲霧江天看少微
葛巾歸里吳編輸萊服辭朝李紫薇（謂劍虹廣卿二同年）莫
道休官林下少鶖江又見一帆歸
新詩百幅比瑱玕皇甫無能序亦難（鄭以新集見示乞序于余）
見說名山懸衍久莫貪紙價貴長安

圭組由來豈厭貧江南嬌好訪乖綸移文休便馳
烟驛蓴鱸乖涎尚有人

送林洙雲南歸

君有雙親在　帝畿望雲吾亦夢慈幃與君同是
未歸客今日君歸不當歸

題林來齋舅氏甘泉宮瓦册子三首

白頭遺老委西風碧瓦猶傳出漢宮爲想當年親
拾得短衣匹馬亂山中
蘭話堂中暗夕陽蒹葭秋水鬱蒼蒼空吟蠹簡蠨
綠何不見掀髯出錦囊
金石遺文廢典籤漸看松柏長岡阡若敎此瓦歸
新定合與蘭亭一樣傳

盤塘阻風五首

五日歸舟滯浦漵邊盤塘江上水連天秋風不假尊
鱸便書卷茶鐺抱枕眠
閒抽竹杖撥魚叉傍浦臨溪有幾家最愛遠山橫
處好風吹一帶木棉花
摘來豌豆綠盈盒釣得魚兒一寸強恰好行厨缺

鮭菜新撈白酒喜分嘗
沓尾鱗鱗貼水居連山掛席避風餘波搖桅影秋
蛇走絕好鸞䳘半幅書
七年不見舊田園蟹舍漁燈幾處存今日湖山滯
歸帆淡烟新月近黃昏

舟中夜起

四圍雲樹波聲小江霧沉沉山悄悄野渡舟橫空
月明村雞啼破湖天曉

田家鎮泊舟

水外平沙沙外山一篙秋水撥潺潺殘陽半樹虹
收雨鷗鳥畏人飛去閒

乞竹東吳劍虹同年二首

參差一徑綠琅玕爲減瀟瀟影數竿留待他年風
雨夜來聽孤珮響珊珊

三間矮屋迎朝旭幾樹稜梅媚晚暾今日小園寒
未蟄長鑱先合種龍孫

無酒二首

梅寒詩瘦老文園辜負花時倒一尊脫盡鷫鸘誰

取酒黃金不見買長門
那管別酒倒清溫烟月籠山出寺門可惜無人對
愁絕一庭花影自黃昏

課二子讀刺客列傳短述三首

堂阜俄然仲父榮唐家王魏亦成名獨憐豫子身
爲厲枉殺呼天訴不平

伏劍孤行軀命酬黃金辭去代人讐獨憐韓市從
亡女未受人恩何所求

銅柱秦廷七首橫匣中鉛筑祖龍驚獨憐博浪沙
中客不得椎標刺客名

春日山館卽事四首

掃除版屋豁塵襟把臂欣當再入林最愛滿園新
綠好一庭花鳥話春深

遲日空傳折柬招柴門靜掩艸蕭蕭一春早作秋
來計自去分泉插菊苗

梅子青青沁齒牙榴花艷艷逗窗紗自煨榾柮添
寒葉新試清明雨後茶

沉沉午夢黑甜饒看畫如年不自聊評道漫山風
送雨柿花萬點打芭蕉

陳師顏莊彥昂同集神光山房出小箑屬書
不可得戲題三首

楚竹濤牋膩素肌秋來十日手中持可憐文字緣
何薄難乞同人一首詩

歸山只合把鋤犁白袷輕紈墨跡迷莫怪當筵枚
馬客不將高唱簡頭題

弃篋難將斑扇開迎風還怕庾塵來怪他貪鶩誰
家子問字雲亭日幾回

題金文瀾山莊讀書圖三首

氷天雪窖淚盈襟幾日圖書歸舊林松鶴恍如遼
鶴返淡雲一似塞雲深

青袍猶有玉關塵對酒聽詩寄此身讀罷試歌前
出塞不須按劍也沾巾

人間孝子亦奇男雲散烟馳兩不堪今日長安舊
交少更誰風雨慰茅菴

題林輿井古花莊圖四首

疎籬錯落板橋東古木蕭森曲巷中城市山林人

不識題名合署浣花翁

五雲閣冷蹟如烟紅雨樓荒九十年見說名園長
春艸有人攜雨劇花田（井兄新居即宋陳韡花園故宅）

百花潭水憶江皐歸夢横江四望勞爲問攜家杜
陵老幾時撲棗送櫻桃（井兄淘江故居饒花卉之勝自謂百花潭水江庄）

瀟瀟脩竹護秋廳我亦頻過眼欲靑不是看花人
莫到請君付與白雲扃

題李梅亭採菊圖三首

白雲廳事謝朝冠三徑歸來共歲寒種得黃花滿
江國頭銜猶合署秋官

北嶺雲濤接素心漸看叢菊媚秋陰落英好在松
花釀勝有循陔樂事深

田園蕪廢罷琴尊我亦投簪歸鹿門咫尺乞花應
不遠幾時白袷共黃昏

壬子初秋志館辭歸重上神光山齋戲作十
斷句

未必長閒勝覓寒又攜枕笈叩禪關雲扃岫幌都
無恙猿鳥何曾怨出山

層垣古木護輕陰石磴盤紆落葉侵怪道秋牕雲
影碎手栽絲竹已成林

廿年前是此山樵猴嶺歸來夢鶴遼慚愧斧柯猶
未爛高峯重得聽笙簫

赤文曾校石渠書又倣管毫補象胥愛寫夜窓松
月句南山依舊掃精廬

別院遥分藜火清自傷心事愧傳經秋河淡處
廊前風送書聲亦好聽

山鬼吹燈夜打門零編斷簡更評論初心舊與星

前祝不待鐘聲月下捫
生憎蕭艾穢崇蘭未忍榛菅長桂檀自炷心香拶
苦佛但供戶業到阿難
虎嘯空山捲暮濤龍吟殿角響蒲牢道心不用摩
登咒文字魔還十丈高
鎖廊舊似賦心遐寂歷禪房噪陣鴉倚遍闌干敲
盡竹疎星淡月紫薇花
柱下名山檢舊藏閒抄種樹兩三行茂陵却笑相
如渴猶託遺書詆武皇

題十美圖
蘭因絮果兩模糊淨業三生省記無小院黃昏偕
惆悵起看明月要人扶
薄羅衫子弄輕紈檀口微遮氣若蘭似妬文鴛憐
巧燕背人偷轉玉欄杆
自憐原是掌中身微步輦來欲碎塵攜傍流蘇歸
斗帳也應不夜照傷神
夜香一段剪秋雲人比黃花瘦几分曉注金盤收
菊水自研花露禮元君

千紅萬紫欲盈櫓羅襪輕移曉露霑爲語粧樓凝
竚久莫敎蜂蝶撲春奩
欲傳雅調託孤桐別鶴離鸞曲未終七柱泠泠何
處好一庭花氣月明中
雲髻霓裳烟外身春身淚灑漢江濱凌波若許君
王見妖夢何須賦感甄
人如奔月叩瑶臺玉斧脩成八寶裁丹枕一枝風
颭處好從金粟喚如來
風傳一曲白瀟湘楊柳關山欲斷腸隔院人家怨

秋月簫聲休更傍東牆
晚泛秋松倒小磁夜來中酒倦裁詩易安居士原
多恨記得拋簪茗戰時

洪塘竹枝詞七首
門對洪江萬里潮門前舟楫往來飄閩南第一傷
心地不數姑蘇楓葉橋
折桂官齋送別離潮生潮落話歸期南官怕唱楊
柳曲個儂怕唱竹枝詞
堤上女兒唱月光刺船江上去遲郎夜來騎馬洪

塘過不怕洪塘江水長

勸君莫上妙高峰勸君莫聽壇河鐘鐘聲催月沉江去峰上烟雲隔予儂

春蜆淘沙清復清綠荷裹飯進西城長蟶赤蚧輸風味海物由來浪得名

桐溪溪口水溶溶蝌令漁村蘆荻風盡說年時喧晚市賣鮮燈火照江紅

石倉倉裏但蓬蒿聽泉閣下水嘈嘈去聽溪橋明月夜有人揮淚說南曹

題陳師顏舊照四首

文史縱横三十年鏡中手貌舊詐傳壯心千里依然在肯爲長鳴皂櫪邊

江上青衫感歲華花時會醉美人家玉缸春酒猶堪把忍向風前掃落花

潘愁沈瘦變星星玉樹臨風酒力醒芳草天涯未遲暮春光柳眼又廻青

丹砂何必餌顏酡袖有青萍試一摩見說宫中不好少壯夫休轉魯陽戈

題惲南田折枝畫册二十首 為趙仁圃中丞題

水仙

高冠長劒影離披沅芷湘蘭結夢思齊解明璫投洛浦無人再拜水仙祠

白石清泉帶女蘿春心脉脉水會波美人遲暮憐幽草我欲臨風唱九歌

松梅

謖謖雲濤百尺身紅粧斜綴一枝春正如龍馬梯神容茜袖香穠擁美人

玉笛紅牙拍已停霜笱雪貝鬱葱菁精靈夜出來往不乞丹砂乞茯苓

桃花

千片明霞烘曉日一簾紅雨灑輕寒劇憐顏色隨春盡試抹胭脂與畫看

洞門三月絕人寰吠犬聲中雨氣潺珍重胡麻泗前水莫流花片到人間

牡丹

園中美人語紫烟吳絲蜀帳紛相牽歌鐘乍歇月

初上興慶池頭供奉年

花時春事太闌珊池館樓臺若等閑悔買臙脂臨
粉本除疑自潑雪中山

罌粟

罌豆花殘燕麥黃春歸有日別名園判將着玉千
鐘粟傀與東皇十日糧

舊向蟾宮乞種頻肯教移植過花茵幽姿不解臨
歌舞慚愧當筵虞美人

紫藤

碗英滿架紫雲鮮裊裊柔情百丈牽小院黃昏人
定後一簾香影度秋千

依微帶雨飄檐瓦淡滴和烟過曲欄燕剪鶯梭春
寂寂爲誰抛擲野藤中

蓮花

曲院風來水跳珠孔擎翠蓋自持扶波光演漾魚
爭躍一幅華清出浴圖

出水猶今半臂姿托根端合在瑶池不貪笑靨舒
朝露怕見風清欲墜時

桂花

井榦蔭虛柯全古雲外飄來色正酣蟾窟一枝分
出後不堪招隱托淮南

山陰歲歲一床書漸覺天香暗襲裾秋思今宵何
處落起看枝上月明初

菊花

山城風雨杳如年九日何堪伏枕眠展却生綃秋
一幅可憐辜負菊花天

一寸霜毫氣更遒籬東山色欲凝眸但憑呼得玉
宏酒何必黃花插滿頭

題林濟雲硯銘册和黃二莘田韻十八首

翰墨因緣文字知硬黃響搨闘瓌奇吟臺爭唱叅
風句三載難題幼婦詞

八體原從古篆分圖書清閟就如君卽今羲獻留
家法保毋甎如誓墓文

齋仍樸學抱遺經妙手揮毫有典型更羡童烏與
爭筆雲亭之後見林亭三表姪晥十歲夙慧所題研銘多老成語洵異物也

西清大筆夢難回家有驪珠埒玫瑰安得蹈天割

雲手㸦羊搜峽乞銘來
硯才管領洞西東詞翰題鐫奪鬼工何事凌雲㧞
知節壯夫亦復擅雕蟲謂黄二莘田
無夢片石亘交情巧製鋤犁亦有名㦛用横纖總
盧劔和叩何日有秋成
新詞吐屬競芳芬片片鐫成九華雲爲問硯田餘
幾畝可容退士耦耕耘
馳烟擬勒艸堂文問字門前數屐裙消受博山香
一縷直從硯北結停雲

紫薇縣直餘方硯漢體森然內史題我本羊曇分
筆法敢將野鶩混家雞
昔裝珉瑁玉籤標蘭話堂前鍥事雕長紀鳳池三
世墨青花豆眼映芭蕉
蘇銘米史競傳芳端歙何容爲軒輊金石盟深手
澤永宏農世譜後來敦
昔年文酒艸堂開燒硯相從歎異才我有石交留
隻眼秦淮幾日有書來
古碑評跋擅宗工文字他山藉錯礲何日瓶花供

銘冊詩成酒壘攸堅攻上二首謂蒼岩三兄
流傳寶墨發奇香祇恐雷霆下取將十日摩挲百
回讀裝成珍重校書娘
黑頭文錦百朋如餘瀋光浮竹榻虛莫遣神偷來
鬼闕元精一夜失蟾蜍
鏤冰琢雪稱雲裁巧奪天孫織錦才請就六書收
八法管城湯沐好歸來
名作縱横雒誦琅翩翩大雅共登堂琴歌居左茶
經右合配蘭亭廿八行

陶泓封拜遇何前伐石名勳應盛時他日披圖稱
研史鬪山舊雨鑿交期
七日羅山堂雅集六首集同陳星齋戚渭牲林渭雲黄莘田劉時初林與井陳師顏廖天瑞
閩山越水一尊同忍使佳期酒琖空好似移牛兼
掇女襍陳瓜果梵王宮
羅山堂上鵲南飛金粟臺前兎未肥等是羈人愛
良夜臥聽簫鼓不須歸
西泠才子苦情多怕見銀潢擲錦梭何事風情狂

杜牧連呼移席看星河星齋藏閣賭酒莘田若之連促下階看牛女

月帳雲笙寂寞過笛聲能和鄭櫻桃莘田出歌兒侑酒當

筵莫唱長生曲鈿合前盟已不牢莘田數許奇遇故云

針縷原無兒女態孟公驚座態縱橫粧樓凝竚盧

良夜辜負銀盤弄化生志館愛事以來師顏每夕必歸玆久竟抱衾裯而至

半規山月淡雲眉綺語喃喃酒力醒慚愧佳期擬

天上自供口業懺雙星

閱黄二莘田硯銘因題二首

踏遍蠻烟琬琰空詩人筆墨尚熊熊文昌樂府三

千首誰爲傍書李浙東

牂牁一葉下閩江黄時自粵歸閩十硯蕭然鎖夜窗起別

殘燈拜東野寒風襲襲影幢幢

題畫三首

拄笏言從石廪間高秋爽氣露孱顏誰將淡宕徐

熙樹塡補熹微馬遠山

蕭摵踈林聳入旻平山攜手阻前因詩翁供待紅

塵外貌得當筵醖藉人

浪將詩卷混長安蘿月松風鶴夢寒疑是故山青

繞闌呼僮急爲捲簾看

秋宵不寐忽念六堂諸君子口占三首寄

一葉秋風落枕函春來肺病劇猶寒可憐千丈天

家錦藥鼎繩床不得看

蹣跚鶴步立還浮隱約蟬吟夜更輕記得去年槐

影下私移曲巷聽書聲

舌是珊瑚知在否琉璃作咽恐難憑不能更把東

堂塵莫長槐龍斬後蘇

詩餘附

滿江紅

林素齋福州人今崇祀典先生初任濮州

守靖難兵陷州城不屈文皇注高竿上射

死妻氏抱讎自焚

燕子南飛孤城遠陣雲愁結誓百戰江淮遮過臣

心終竭曹濮尚流嗚咽水金川俄濺糢糊血問何

如睥睨供高皇東藩鐵　危杆上胸吞鏑裂鐵衷

霓裳滅看全宗報國臣貞婦烈江荔盤中丹血染

山花髻上紅蛇掣歷閩山四百有餘年旌雙節

檢點花間耐炎暑消除清晝穩辦取諧音協律尋
章分讀敢道雕蟲吾輩恥忍甘繡口稱牙後博聲
前無事醉高歌君知否　南北宋流傳久長短句
諸名手辛劉不可作廣寒難又戀酒眠花悲柳七
私書密約喚黃九對吟蟬咽澀怎生吞將進酒

頃杯樂

壽李梅亭太母

元禮人豪浦江家法麗譜燕衎正高門灰葭綠永
笄梅英綴砌蘭香遠青牛老子東遊遍看五千字

紫氣函關欲滿玉瑱雪鬢長與金公陪宴　瞻白
照鳳綾一片記白雲廳事秋曹篆賦歸來起居二
老跽進青精香膳北山上鳩笻宛轉北堂下鶴[illegible]
雙紋衍喚取飛瓊至把瑤籌算

桂枝香

憶母

青燈白屋正三酌停斟一編罷讀猛憶白頭老母
晚妝新沐日嗟予季孤吟處剪西風小窗人獨證
吟乍急鳥棲未穩隙月相逐　恨在昔才華碌碌

念經濟文章少酬劬育年晚三殘以外了無拘束
北堂眠食知安否這其間難靠奴僕秪應夢時時
猶繞慈幃中宿

鳳皇臺上憶吹簫

有感

劍射江光袍翻猩血功名三十登壇羨五湖清興
未老抛竿回首青楓嶺上猶彷彿戈戟聲寒歸否
也名姬織掐招隱欲彈　盤桓一槎獨泛笑鷗揚
尚父猶未歸磻看龍峰虎岫迴漩千盤壯志風雲

魚鳥且付與流水高山仙年事憑君顧盼縱擲離
恨

題廖一天瑞離鸞集

波底魚鰥樓頭鵠寡聲聲譜向哀絲問多情春傳
此恨何居疑是靈臺偷藥人奔月風裙霞衣但有
取綵雲易散脆是琉璃　噫嘻是君怏若生怕了
胥心綵筆分題想夜臺猶恨文福難齊覩破悲懽
圓缺再休對鈿盒淒迷淒迷處撥琴一曲鼓雉朝
飛

小蘭陔集十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道承撰道承字又紹號古梅閩縣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集詩十卷文二卷道承假歸養親故取南陔補亡詩語名集而集中所載則應制館課之作皆在焉不專家居作也其中碑帖題跋亦頗具鑒賞